

仿古字版精印

印鸞章 夏田監修

袁了凡
王鳳洲

綱鑑合編

(本訂重)

▼精裝二厚冊 實價一元五角 (寄費掛號
二角三分)

本書體例。分綱目鑑三種。以年為經。以事為緯。自周威烈王以前。及宋元以後。蒙水滸鑑。考亭綱目。俱未之載。本書則酌用金履祥之通鑑前編。劉壘源之通鑑外紀。以開其端。陳子經之通鑑續編。商案庵之宋元綱目。以紹其緒。凡關於國之興亡。世之治亂。帝王將相之賢愚。土地人民之分併。與夫政治制度之改革。文化經濟之變遷。凡足以資鑑戒而昭鑑戒者。無不備載之。

世界書局發行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一

唐紀

高宗皇帝

諱治。字孫壽。太宗第九子。母長孫皇后。無忌妹。承乾嫡。無忌力勸

在位三十四年。崩。壽五十六。○帝弱愛祚席。不戒履霜之漸。卒使妖后斷費唐室。貽禍邦家。

庚戌永徽元年正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壬子三年以褚遂良為吏部尚書同三品

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

十一月僕王泰卒書法書僕王何。翁帝也。高宗於是可謂以恩始於矣。

癸丑四年二月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初房遺愛玄齡之子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圖辯機僧之名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

掖庭令陳玄運伺官省穢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武謀

房遺愛謀反

無忌同心輔政永徽有貞觀之遺風

奉荆王元景為主以舉事。謀洩。於是遺愛萬微。令武皆斬。元景與恪高陽巴陵公主並賜自盡。恪有文武才。素為物情所尚。初太宗欲立恪。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滅族。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執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甲寅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為尼。忌曰。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為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由是有廢立之志。書法武氏。志陽始也。直書太宗才人。而專宗之寵。不可掩矣。

尹遂昌按朱子於真觀十一年書以武氏為才人。至太宗之終十有三年。則武氏在宮中十三年。待太宗矣。嘗高宗為太子入侍之時。見而悅之。已有無父怨蒸之意。若以春秋逐心之法論之。其去楊廣僅一間耳。時移地改。浸便忘之。一旦忽見可欺。此心勃然而生。蓋其不善之念。猶投種於地。有待而發。而終不能改也。漸有轉動之氣。遂為秋人所滅。唐有聚賭之輸。子孫藏城幾盡。自古淫行內亂之事。未有不亡國敗家者。又於是年書以太宗才人武氏為昭儀。則高宗上蒸父妾。罪曉然矣。求免禍亂之作。得乎。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曰。天子有急。敢畏死乎。登門。大呼。以警宮內。上遽

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按唐書。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會處臣也。書法三月立昭儀。而閏四

以才人武氏為昭儀

仁貴大呼

以無
子人
三子
為朝
大散

以裝
行儉
為西
州長

李勣
稱疾

月大水。夜入寢殿。無宿三
千餘人。女寵之戒昭昭矣。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為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

更相譖訴。后寵遂衰。然猶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

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陽與作通。發被觀之。女已死矣。

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

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

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姪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仍

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

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

忌厲色折之。

范華陽

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侵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

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惡。來恭臣之謀。

乙卯六年八月。以裴行儉為西州長史。西州高昌地。

長安令裴行儉

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

事。遂坐左遷。

九月。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上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

于志甯褚遂良於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宮中。既受顧託。不以

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

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武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既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撲殺投擲而擊殺之。獠音老。又音爪。西南夷曰獠。兇良抗

州人。故云。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甯不敢言。撲弱角反。

韓瑗因間奏事。泣涕極諫。上疏曰。邇已傾廢。襄繼絃周。每覽前代。當興嘆息。來漢上表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兼開令淑。獨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陛下不用臣言。恐宗廟不血食矣。

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於

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

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潭州。隋之州名。今改爲長沙府。屬嶺南道。

胡致堂確良良忠矣。然昧於備息盈虛之理。姤壯勿取之義。若當武氏長髮之時。率植華公。上書皇后。但止其事。保讓高宗。制制邪欲。勿干先帝之私。

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不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頭出血。無益矣。

十月。下詔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命司徒李勣齎璽綬。冊皇后

武氏。

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

武氏。

嘗念之。聞行至其所呼之。王皇后泣對曰。至尊若念曠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即有虞。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日令一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祟。如死時狀。故久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胡致堂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
納果刺王妃為法乎。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
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丁南湖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貶壁州司馬。後以王儉德之計。建策立武
論者但恨不
夷義之耳。

丙辰。顯慶元年。春正月。以太子忠為梁王。忠既廢。官屬無敢見者。右庶子李安仁獨侯見。錫位拜辭而去。立代王弘為皇太子。弘武后所生也。善以何。宜廢也。忠則為宜廢。帝之立之非也。立子以繼。無嫌以賢。王后利忠母之易制而請之。私也。

領目於比書以而不書題。

七月。貶王義方為萊州司戶。時李義府侍寵用事。洛州婦人傅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

賈瑗 賈瑗 賈瑗

正倫 正倫 正倫

不與 不與 不與

銷長 孫無 忌官 子志 齊不 立中

及於親則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

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斷不可長。對仗

叱義府令下。義府願望不退。義方乃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

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參考〕按唐書。王義方事母孝謹。淹究經術。性審

特。黃自標榜。始羅微愛其才。每假太直率。不容于時。〔發明〕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孽后之意。

丁巳二年。夏五月。帝始隔日視事。〔發明〕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孽后之意。

八月。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發明〕是時李義府當國。承望孽后之意。

詆奏遂良與瑗潛謀不軌。皆坐貶。瑗振州。濟台州。遂良愛州。柳爽象

州。後詔斬瑗柳爽。瑗已死。發

戊午三年十一月。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晉州刺史。

李義府有寵於上。貪冒無厭。賣官鬻爵。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

每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上兩責之。後義府除名流嶺州。〔發明〕李

貶。蓋寬而用之者。齊宗之私也。杜正倫無罪。亦例有貶何哉。正倫前朝舊德。不恥與

小人同列。又以私意忿爭。不能斥官其處。是亦義府之流耳。然而責之。夫豈過哉。

鄂公尉遲敬德卒。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術。不交

愛州刺史褚遂良卒。〔書法〕書幸其不與於

己未四年四月。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武后

以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志甯中立不言。亦不悅。會人

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許敬宗與辛茂推鞠之。敬宗因誣奏季方

欲與無忌謀反。上泣曰。我家不幸。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

改氏
志
爲姓
錄

勳格

令皇
后伏
百事

微
風
錄

元舅復然將若之何。朕決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移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詔削無忌爵官。黔州安置。殺之。籍沒其家。黔州。隋之州名。今彭水縣。屬四川重慶府。

六月。改氏族志爲姓氏錄。初。太宗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

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敘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以后族爲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爲準。於是士卒以軍功至位五品者。預士流。時人謂之勳格。

庚申五年。秋七月。廢梁王忠爲庶人。書法。書廢何。甚帝也。

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上初苦風眩。目不能視。百司奏

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蠶涉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書法。書未有皇后決事者。武氏之

辛酉。龍朔元年。徙路王賢爲沛王。賢聞王勃善屬文。勃字子

爲修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爲檄周王雞文。檢刑教反。尺書也。上見之。怒曰。此

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壬戌二年。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仁泰

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

將軍 三箭 定天 山 來濟 死

劉仁 軌平 百濟

殺上 官儀 死 王忠 志

人餘皆下馬請降。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十月，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時來濟將兵拒虜，謂其

衆曰：吾久當死，幸蒙存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赴敵而死。

胡致堂諸處民至愛州。上友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唯願餘命。乞陛下哀之。遂民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癸亥三年九月，燕津總管孫仁師攻百濟，拔之。

初，劉仁願、劉

仁軌、平百濟，詔仁軌鎮百濟。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所奏事皆合

機宜，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皆仁軌所爲也。上悅，加仁軌六階，

遣使勞勉之。西臺侍郎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

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甲子，德麟元年十二月，殺同三品上官儀。劉道祥罷，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

作威福，上欲有所爲，動爲后所制，不勝其忿。上官儀言后專恣，請廢

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

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

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賜忠死於旒所。右相劉道祥坐與

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

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

許敬宗
宗躍
對馬而

張公藝九
世同
居

劉軌
仁執
相為右

中外謂之二聖。（發讀）哀哉上官儀之死也。彼昏不知。為可與之有言哉。

乙丑二年五月。行麟德曆。李海風以戊寅履推步便時。乃增損劉焯皇極曆。更撰麟德曆行之。

十月。車駕發東都。十二月。至泰山。上至濮陽。問左右。冀德玄

僕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

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壽張人。壽張。東。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

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之緡帛。

胡致堂。新誠三老。唐漢高以君臣之大義。壺關三老。悟武帝以父子之至情。湖中三老。非不能忍之也。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以忍勉之。故知其朴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家。政權在男子。而婦人不能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

丙寅。乾封元年。春正月。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至亳州。尊老君為太上玄元皇帝。

七月。以劉仁軌為右相。初。仁軌為給事中。按畢正義事。李義

府怨之。會討百濟。仁軌當浮海運糧。遭風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

往鞠之。義府謂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至。謂仁軌曰。君宜早自

仁軌
補正

李勣
平高麗

盧承
慶考
內外官

爲計。仁軌曰。仁軌當官失職。國有常刑。公以法斃之。無所逃命。若使自引決。以快讎人。竊所未允。式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自效。及爲大司憲。異式。懼不自安。仁軌瀝觴告之曰。仁軌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既知政事。薦爲司元大夫。監察御史。杜易簡謂人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丁卯二年夏六月。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百藥之子張文權趙仁本並同三品。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爲然。

○戊辰。總章元年九月。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時薛仁貴乘勝。將攻高麗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願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遂平其地。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然夙夜小心。奉公憂國。皆莫及李勣也。

○己巳二年二月。以盧承慶爲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

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冬十一月。李勣卒。勣寢疾。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

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謹察視之。其有志

氣不偷。交遊非類者。皆先搗殺。搗。搗瓜反。言擊殺也。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勣

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

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

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共功名。勣嘗謂人。我十二三

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

為佳賊。臨陣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諡貞武。孫敬業嗣。

尹遂昌

勣在兩朝。論其勳業。殆與衛公鄂公諸人等。今綱目獨削其官。疑至與兩朝素同科。素有廢立儲君之罪。勣有廢立中國之罪。故其書法若一。是皆

深貶而錄之也。不效。以勣之公勳勳績。可少惜哉。

蘇東坡

李勣李靖。可謂功臣。終始為唐之元勳也。然其所為。止韓彭衛霍之流。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比兩入者。蓋憚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兵以堅太宗。武之志。幾成不敵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后之禍。幾及機。唐室不絕如。則二人者。為賊心之病大矣。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刑少常伯裴行儉

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

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

判。唐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端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計資量勞而擬

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噭。集衆告之。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告身（按）唐選舉志。親品及流外。則判取謂之辭。通典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書李嶠奏。告身印與舊印文同。請加告身兩字。曰吏部告身之印。給自唐時。李嶠也。有劉曉者。上

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况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

理體。文成七步。魏曹子建七步成詩。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

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丘文莊唐徐選以言書判擇人。四者之中。惟判爲切用。蓋非頭腦事情。結練法

取其體律。明辨是非。發掘隱伏。不能爲也。但其用駢儷。語爲拘耳。若其於身處

吃。皆在所棄矣。雖以孔子之聖。猶謂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鑿

衡者皆中人

之才哉。

庚午。咸亨元年。正月。劉仁軌致仕。

壬申三年。八月。許敬宗卒。以邢文偉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

將軍。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

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次至

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擲倒。伶官。樂官也。臣若奉命。

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繒百匹。尋遷左千

牛衛將軍。

邢文
直士

取士
以爲
先行

甲戌上元元年三月以武承嗣為周國公。皇后兄元爽之子也。秋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九月大酺。上御鸞翔閣觀之。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

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漢書。角抵戲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以爭勝。郝處俊諫曰。二

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

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參攷】按漢孔融四歲時。與諸兄食梨。融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

乙亥二年三月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

處俊諫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元萬頃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

等書。時密令參決表奏。以分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按】唐書。處俊

教言。自東政。在帝前論議諱諱。必傳經義。凡所規勸。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

四月太子弘薨。諡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弘仁孝謹讓。天后以其

丙子儀鳳元年九月以狄仁傑為侍御史。時將軍權善才。中

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

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為不孝。狄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

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坏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

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主。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為不道。且羞見

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為侍御史。初仁傑為并州

錢異

立重
孫大

發行
人倫知

盧結
名士

既飲死。賢又強賊。
疎忍一至於此。

辛巳。開耀元年。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以劉仁軌
為太子少傅。時少府監裴匪舒為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

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觀四壁。有數天
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壬午。永淳元年。春二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書法】太子在而立太孫。非矣。倫時重照不得良死。蓋原於此。

聞喜憲公裴行儉卒。行儉有知人之鑑。初為吏部侍郎。前進

士王勳。【勳】梁陳父。王勳物之兄也。咸陽尉。咸陽。今屬西安府。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

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銓官衡。言其平也。僕有弱息。息生也。謂其願以為

托。是時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華陰。今屬西安府。范陽盧照鄰。范陽。今屬天津府。

義烏駱賓王。義烏。唐縣名。今屬浙江金華府。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

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

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書法】

謂得善其終也。既而勃渡海墮水。海謂南海也。王勃父福時坐勃作門鴛文。故左遷交趾。年二十九。炯

終於盈川令。盈川。唐縣名。今屬江西。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河南符登封縣東。

賓王反誅。唐英公李敬業起兵謀立武后。使駱賓王作檄以數其罪。后遣李孝逸。勳味

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書法】若程務。後多為名將。李勳號

作奉天宮

仁貴免胄示虜 以妻部德為河源使

行儉皆功臣也。勳不具官。而行儉嘗
隨。一予一奪。其示臣子之大節最矣。

丁南湖

行儉嘗論武后之立為稱始。蓋無忌寔良之黨。正人君子也。是故入綱目以來。大臣皆平論自此始。曰聞喜道公裝行儉卒。

七月作奉天宮。在嵩山之南。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監察御史襄

行李善感諫曰。數年以來。菽麥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

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

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

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詳卷阿篇。鳳鳴矣。于彼

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突厥骨篤祿寇并州。薛仁貴大破之。圖是歲突厥餘黨入寇。仁

貴將兵擊之。虜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

州死久矣。象州今屬廣西柳州府。仁貴於咸亨中以失并州之敗。貶象州。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虜

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

以妻師德為河源軍經略副使。圖吐蕃寇河源。師德將兵擊之。

入戰入捷。上以師德為北部員外郎。左驍騎郎將。充使。曰。卿有文武

才。勿辭也。

癸未。弘道元年。十二月。帝崩。太子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圖上

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即位。政事咸取決於皇太

后焉。

賀善贊高宗在位三十四年。顧目善贊王開府。善贊獻鷹犬。皆予之也。自贊武氏為昭儀而後。其可予者惟幸涼州不舉行一事耳。若其墮亂人倫。委政房闈。幾殆宗社之禍。可勝罪哉。

中宗

中宗皇帝

名顯。高宗太子。即位後。為母武氏廢為廬陵王。居房州十四年。一且張柬之等囚置位五年崩。壽五十五。○帝久居廬陵。備嘗險阻。一旦

得志。荒淫不悛。親遇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附則天順聖皇后

名曷。僖位二十一年。壽八十一歲。○乘唐中衰。據輿神靈。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海宇。其禍極矣。

甲申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正月立妃韋氏為皇后。擢后父

玄貞為豫州刺史

豫州周之州名。今改為汝寧府。屬河南道。

劉仁齋

題【按】文公感懷詩曰。晉陽唐祚。王明結集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應聚唐天倫。杜絕司親凶。乾綱一以廢。天福遂崇崇。淫毒穢宸極。虛婚

播者穹。向非秋盡徒。誰勝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執此密。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又【按】尹氏曰。昔范氏祖禹修

唐鑑。取法春秋。黜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而編歷則本之唐史。列武氏於本紀。即以光宅紀元。自是盡用武氏之號。今朱子綱目止以嗣聖紀年終武氏世者。蓋中宗國之正統。

武氏無故廢之。甚至革命易姓。無異莽操所為。然天下猶唐之天下。武氏安得而絕之。繫嗣聖而黜光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示天下以正大之義。使後世亂賊之徒。無以自立於天下耳。愚讀朱子之詩。與尹氏之言。益以

主先生之所命為尤信。故敢狂僭而正之云耳。

二月太后廢帝為廬陵王立豫王旦

立承平王成器為太子。廢重照太孫為庶人。

中宗

欲以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

可。而惜侍中耶。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是月戊午。太后廢中宗為廬

陵王。

廬陵。今改為吉安府。

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為皇帝。政事決於太后。居睿宗

於別殿。睿宗。即豫王也。中宗之弟。不得有所豫。

太后
為廬
陵王

憤。天下傳而討之也。敬業爲是舉兵。其名正矣。然曷不書討。敬業等本以失職起望。非真有討亂之心。故書勣書起兵。姑卽此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子敬業也。

袁了凡

勣寶王首事信卓卓然。馮師朝以正武氏之罪。而非以是子敬業也。能禦之。而卒遠以段。蓋然辭奇介之士與。及關所上表吏部書。乃愧愧自托於徐元直李令伯之流。蓋慈孝之義。然斯言誠愧愧一節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真夫。虎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因已業矣。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爲內史。李景讓同平章事。李敬業取潤州。李孝逸擊殺之。

初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以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

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李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用元忠策。先擊敬業。走之。進擊敬業。因風縱火。敬業大敗。孝逸追斬之。

陳嶽論

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舉以匡復時事。縱軍取身殺。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直爲叛逆之流。不亡何待。

袁了凡

李世而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上損賊性。老向在側。大義而善前意。勣可謂有子矣。何燕泉謂徐氏覆宗之禍。距勣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

報。嗟夫。使天報惡。率以令子。則世之子孫爲善。不幸而福禍者。舉爲惡父不善之報。

卷二十一 唐紀 中宗

九三五

袁王顯能合編

耶。而首鼠草間。全賴保妻子之臣。且反為家之孝矣。蓋何氏以惡勸可也。使姪殆及於殺業不可也。

乙酉三年。太后垂拱元年。春三月。帝在均州。〔書法〕每歲皆必書帝所在。存正統也。

尹遂昌。背季氏逐其君。春秋每歲必書公所在。今武氏既廢中宗。然綱目始書帝者。不于武氏之廢也。每歲必書帝之所在者。本春秋之法也。或曰前已書太后廢帝為肅陵王立豫王且矣。今此所謂帝者。得非豫王耶。曰非也。何以知之。以下書獨政豫王且知之也。夫書法之嚴。本諸春秋。固已明白。至於書所在。或恐疑為豫王。故不得不詳之。

三月。太后遷帝於房州。房州唐之州名。今湖北廣安縣舊漢陽縣。今綱

五月。太后制百官及百姓皆得自舉。〔書法〕舊儀也。務欲于譽。而廉恥之道自此盡矣。

胡致堂。女而自謀。求貞女為之。士乃自薦。求區土者輕之。武后之詔。不足論多士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精忠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街衢之門。惜廉恥之道乎。

太后以僧懷義為白馬寺主。**懷義**得幸於太后。太后以為白

馬寺主。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

以事之。懷義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

勗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

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闈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後蘇

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令左右批其

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

犯也。〔書法〕書太后以繩之也。

袁了凡。結夏嗣高宗時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探疑竹江南。將誅上苑。宦者所過據。至荆。袁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貶。取竹囊之。武后時盡文旨。

帝在房州

開告密之門

撰告密經

歌刺史德美

太后殺劉之

左相。命左右批碎懷義之頰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擬擬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美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大史公許申屠嘉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邪。

丙戌二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置銅匱受密

奏。太后命鑄銅匱為匱。朝堂四匝。塗以方色。青曰延恩。在東。丹曰昭。在南。白曰申密。在西。黑曰通玄。在北。置之

朝堂。以受天下表疏。時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

以久專國政。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

乃盛開告密之門。如今告許之類。有告密稱旨者。則不次除官。於是告密者

蜂起。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

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又周與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共撰羅

織經數千言。或倒懸。石慘其首。或以醢。每得四。輒先陳其。其具以示之。皆斷探旃。望風自誅。織成反狀。教其徒網羅無

辜。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

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

郎。

丁亥四年。太后垂拱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以蘇良嗣

為西京留守。

太后殺同三品劉禕之。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

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

從。

悅。或評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胡致堂

禕之受知武后。位爲宰相。有所見面陳之可也。况返政大權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雖然。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此則宰相之言也。

九月。虢州人楊成初。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書法〕人微者之。然則其書矯何。以爲果義也。雖與權可也。綱目顯義之意深矣。

十月。太后罷御史監軍。

太后欲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奏

請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闔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皆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胡致堂

武后不置監軍。可爲法矣。自明皇繼代。德憲皆不免此弊。賢臣論諫。終不肯回用。足見武氏習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

世偶效

戊子五年。

太后垂拱四年。

春。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書法〕武氏堅冰之坤。以陰代陽。乾元之號。非其意明矣。於是繼立明堂。因行其計。毀乾元殿。以其坤爲之。綱目書曰。毀乾元殿作明堂。違心也。

河南巡撫大使狄仁傑奏焚淫祠。

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

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八月。瑯琊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唐宗室。

史監

奏焚

太后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因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匡復唐室。太后遣將軍邱神勳等擊殺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撰。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時狄仁傑為豫州刺史。貞黨以當坐者。六七百家。當籍沒者。五千口。仁傑密奏。彼皆誑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突於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張光輔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恨不得向方斬馬劍。加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歸奏之。左遷仁傑復州刺史。

丁南湖直書太后殺除宗室。則如宗室之有罪。又似李唐之無人。非良史也。故綱目改書曰。豫州王越王舉兵匡復。不克死。太后殺大殺宗室。則諸王之節義。一襲一更并見矣。

己丑六年太后承昌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月。太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書法。討罪大義也。而以信任之。非其人矣。而

閏月。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

終始不逾。謂之耐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或教之告密。冀得召見。自陳。玄同嘆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

十月。太后殺鄭王璪等六人。初太后問陳子昂。當今為政之

要。子昂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甚美。至是又上疏曰。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陛下何不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豈非至德克明哉。

十一月。太后享萬象神宮。始用周正。（書法）周士曠始封國也。改用庚子。而太后以周代唐之意。決也。

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太后自名嬰。音。改詔曰制。蓋開侍郎宗泰。改造十二字以。至是行之。鑿即照字也。

庚寅七年。周武氏天。授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胡致堂謙策謂賢良。非誠之也。延于大廷。結以理道。其事重矣。若貢士題既試。說其當。求未能行焉。無亦說其名而未察其實與。其

況其事始於僭竊淫亂之武后。不可以不革也。

七月。太后旒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史。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告裴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徙和

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解豸何嘗識字。

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州人王弘義。素無行。太后擢爲殿中侍

御史。時思止弘義新進。入獄者非死不出。朝廷人人自危。相見莫敢

交言。道路以目。或因人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

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

遇徐
杜必
生武
后改
號稱
皇帝

周興
來俊
臣

皆曰。遇來俊必死。來俊臣。遇徐杜必生。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

時侍御史傅遊藝。帥關中百姓詣關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

武氏。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上尊號曰聖神

皇帝。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神都今改稱河南府。以傅遊藝為左右鈐衛大將軍。

游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發明】武氏為唐安

滅唐社稷。綱目自是書周書武氏。蓋絕之於唐。明其不得為李氏婦。而中嘗亦不得而母之爾。

丁南湖游藝於今年九月建德改唐為周。是反賊之首也。明年九月亦登崇靈殿。有

天傾至近矣。而奸臣尚可不悟哉。告其謀反者。而下獄自殺。夫以謀反為詞。則人官至公矣。明年為限。則

○辛卯八年。周武氏天授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疏其右丞周興於嶺南。興或告文昌右丞文昌唐之縣名。一云文昌天之星名。北斗魁星

之前。蓋周興為武后親侍之臣。故號為文昌右丞也。周興與亡神勳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

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

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

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

后原之。疏興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

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

之。以慰人望。

丘文莊按武氏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應用。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受誅。而當時宰臣順成之者。亦咎其陪己於淫州焉。

九月周以武攸寧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太后謂狄仁傑

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汝者之名乎。仁傑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先是王

慶之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元輔等不從。大忤諸武意。皆坐誅。慶之復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

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

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袁了凡李昭德為相。而告殺王慶之。特殺侯思正。勇哉。此申屠處所不能得之文。帝。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蓋古之大臣者矣。史稱其頗佔權。為衆所指目。弗察矣。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佔權之有。檢乎丘棺。乃為擊小甘心焉。武氏祿之。以放於死。悲夫。

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周武氏引見存撫使

所舉人。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

試官自此

此賦 皇嗣

以傑 仁傑 同平 章事

杜肅
樓表

姪姪
何如
父子

善思
公直
政言

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五月，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衆，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餞。

餞與饗同。勸言一餞，謂一口之食也。

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心腹。昭德曰：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弑其父者，况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

胡致堂以文而觀，理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備去承嗣，所以窮其策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餘亦少損矣。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御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

鬼朴言其身必見誅，死為鬼也。

掩捕族誅，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

告密者，以天下被密事上告也。如今告訐之類。

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搆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宰相
漢時
政記

厚德寬
德寬師

殺裴
裴裴

安金
藏刺
心

十月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爲厭呪。太后殺之。遷於宮中。其知所在。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璿之請也。書法。武后行事。所職非職。姚璿爲之撰。故建是議。魏書。史館。則史官所記。一受成于宰相矣。是得爲信史乎。

癸巳十年。周武氏長壽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愀然容色變也。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

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薛文清薛。益惡之心。人皆有之。師德豈無是心。而忍於唾面自乾邪。蓋以武后亂朝。薛史深惡。故爲此必刺之言以誦其弟。殆有過於言孫默容之戒矣。

周殺其尙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

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十一年。周武氏延義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圖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真宰相也。

袁了凡

杜景儉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惑國之權也。

圖十一月周明堂火。

圖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慚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懷義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刺膝血為之。為數百

段太后諱之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人毆殺之

段乙未十二年周武氏天帝春正月帝在房州

圖十二月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圖攸緒少有志行恬淡

寡欲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

優游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攸緒於是高人一等矣。書法講武方為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淡遠禍。其高人徵等矣。故特具官書焉。以深予之。

方正學

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為所變者三人。司馬氏之子。武氏之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知篡逆之非。唯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榮為最賢。子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矣。

圖丙申十三年周武氏萬歲春正月帝在房州

圖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圖欽明為突厥所執默啜寇靈州

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美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

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論其意者。書法觀欽明亦可謂忠節之士矣。綱目不嘗周。不以周之臣罵欽明也。

突厥 入寇 欽明 求美 梁米 及

武攸 緒棄 官隱

元崇
如旒

張昌
宗張
易之

來俊
臣伏

帝還
東都

周以姚元崇爲夏官侍郎。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侍郎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十月，周以徐有功爲殿中侍御史。太后思有功用法平恕，擢拜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

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丁酉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周以王及善爲內史。

周來俊臣伏誅。俊臣倚勢貪淫，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搆良善，

賊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噉吐覺反須臾而盡。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皆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

戊戌十五年，周武氏聖歷元年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爲

狄仁傑
立經

天下
未定
唐德

仁傑
威權
武氏

太子。太后意未決。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文皇帝擲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先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禮謂合食於廟也。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乘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托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怏怏。遂發病死。殺明。廬陵之歸。自仁傑爲相之後。從容進說。觸目於此。先書以仁傑平章事。不係之屬。則明其本志爲唐。非武氏得而臣之也。備書置東都。正以見唐之遺。由於仁傑爲相之後也。

胡致堂

人臣策。妨計。當原其心。狄公請立。遂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避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而其心乃本救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計耳。又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

納言官名。

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

仁傑
足蹟

行沖
藥物

味
後

以傑
仁傑
為河
北道
使安撫

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蔡虛齋古人謂笑疾不如藥石。則參朮攻疾與珍味適口者。其所得孰為多哉。梁公之在唐。固有國之員醫也。桃李植矣。參苓收矣。而行沖之數規諫。尤藥籠中物不可一日少者。非行沖不能致梁公之重。非梁公不能容行沖之規。二者相通而交相成焉。此所以為藥室藥劑。而李唐宗社既危而復安歟。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謂人曰。虞事不欲明白。但摸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稜。摸末羅。廣登反。摸稜摸索。謂探也。四方木摸之可左可右。

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曰。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諸為突厥契丹陷從之人。皆是計迫情危。且圖賒死。今且潛竄山澤。露宿草行。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河北邊安。

胡致堂陳子昂陳說武氏。其論亦矣。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喪關唐。狄公所為親期。恐百姓虛算。根本搖動。為唐計耳。

己亥十六年周武氏薨。春正月。帝在東宮。八月。周約言婁師德

人德師

卒。師德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據陳西反。太后覺之。嘗謂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妻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袁了凡袁氏德善自彰。或疑其詞。與勞績。八爲八克。蓋儒士哉。及後功。傳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致其所爲。大謂皆空。皆更事之主。曹之賢以其。隨前。而曹之賢存乎推。然曹無受其。至要有關於存。曹賢矣哉。

十一月周貶吉頊爲安固尉。太后以頊有幹略。以爲同平章

事。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耶。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爲宮女。進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搨。三七首。鞭之不服。則搨其首。搨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汗朕七首耶。頊惶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陳一言。太后問之。頊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

狄仁

仁傑
面引
廷爭

張東
之寧
相之
才

得安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哀了凡記處強風妻於武三思以違其身。而吉頊始二女弟於武承嗣以故父死。紀無
遺妹事。亦可原者耶。吉得幸武后。而能繼絕來俊臣。以廢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
至於勳二張以易瑪為費之責。請相王廙陝以亂人望。則周之反唐。實有功焉。賢於鄭寄
之費友矣。

庚子十七年周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司空梁文惠公狄仁**
傑卒七十一歲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能及。公為幽州都督。太后自製
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及薨，太后泣
曰：朝廷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歎曰：天奪吾國
老，何太早邪。太后常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

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為將相。仁傑對曰：文學醜籍。醜籍者
之稱。諸積之謂也。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之材。卓犖有才
猶言文章寬博也。

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柬之為洛州司馬。
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

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秋官今刑部是也。久之，卒用為相。仁傑又

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
率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考秋官所取門生謂之桃李。即所謂李作秋門桃李是也。悉在公門矣。

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善法。卒不嘗囑何。若仁傑之始欲為唐也。卒具官
傑宋張李及馬燧裴度。其說官爵隨者郭子儀。

張嘉貞
張嘉貞

張說
許元忠
昌宗
從旁
進言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爲監察御史。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調析理分。莫不恍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請以己官授之。太后曰。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癸未二十年。

周武氏長安三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九月。周貶魏元忠爲

高要尉。疏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爲相。嘗面奏。臣自先帝以來。蒙

被恩渥。今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

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與戩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

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音。賂以美官。使

譖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

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闕

力爭。與子同死。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使速言。說曰。

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

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

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

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

二張
環宋

裴懷
古有
文武
才古
懷古
才古
文古
武古

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併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天下望。太后不聽。竟貶元忠高要尉。戩說皆流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易之昌宗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在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說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舉坐悚惕。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常欲中傷之。中勝仲反。陰。太后知之。故得免。

胡致堂

武氏雖肆行毒殺。而當時雖爲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慮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亦有功朱碧。則宋璟之從。則保鏢尤力。其與璟者遠矣。非盛時。則如志。及其末路。衆正舉。非盛時。則如志。及其末路。衆正舉。非盛時。則如志。及其末路。衆正舉。

周以裴懷古爲桂州都督。

始安獠反。

始安。今桂林府。

朝廷思得良吏

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以爲桂州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沉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

甲辰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以姚元崇爲春官尙書。

楊再思高麗舞

以張東之章事同平

宋環志安社稷

宋環不地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

七月。以楊再思為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諛媚取容。司禮少卿

張同休。嘗召公卿宴集。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

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

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曰。不然。乃蓮花似六郎爾。

九月。周以姚元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東之

同平章事。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曰。張東之

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東之同

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舊法】自東之相。而帝有復位之病矣。編目於其同平章事不書周。所以表其為唐也。

丁南湖東之於八十歲之十月拜相。八十一歲之正月舉兵討武氏。三月罷政。八十

兵也。不先不後。特在神龍元年正月頓項之間。向使其機會一失。豈復有餘力乎。然武氏之天命必以此一日而絕。東之之功業必以此一日而成。此所謂問不容髮者矣。

十一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時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

者累日。惟易之昌宗侍側。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

占相。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崔神慶宋璟鞠之。璟奏昌宗包藏

禍心。法當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在社稷。非為

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後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

太后特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

璟謝。璟拒不見。

胡致堂

太后不以內嬖之私。居外庭之禍。皆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繼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略。殆與孝武等矣。

乙巳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

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東之崔玄

暉與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謀誅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

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

厄二豎謂易之昌宗也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

分遂與定謀

初東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

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為右

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

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彥範以事白

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

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唐宰相孫道弼改稱南牙。宣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東之玄暉彥

範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潛詣東宮迎太子

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

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

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

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

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

昌宗

張東

之等

舉兵

討武

亂氏

之

宗

之

新

易

之

昌

宗

之

新

易

之

昌

宗

查範
以事
白母

新易
之昌
宗

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致堂武氏之稱。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始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氏以才人篡滅嗣帝。一罪也。殺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位。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滅宗室。七罪也。權德彰聞。八罪也。任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大罪。廢為庶人。隨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室謂殺魯桓。哀室謂殺二君。聖人例以誅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等乃照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唐。稱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辜。不能善始善終快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絕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

復立章氏為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賞艱危情愛甚篤上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皇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書法】書復立章氏著唐再稱之始也。

以武三思為司空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誅產祿猶在呂產呂祿比三思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

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爾夫何能為所誅已多不可復益也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朝邑西魏縣名今屬陝西西安府亦謂桓彥範敬暉

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

唐書論

二張乳臭怙寵。竊於諸武。三思奸謀。二張遠甚。五王定計。假假於一。惟恐不盡。粉。至三思官。坐韋氏。五王獨不知韋氏足以制帝肘。事。必資明哲而後濟。

得如丘山而弗省。故君子遭

上女安樂公主

也。上次女

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者。辯慧善屬文。明

習吏事。則天愛之。自聖歷以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及上卽位。又使

專掌制命。益委任之。拜爲婕妤。用事於中。三思通焉。故黨於武氏。又

薦三思於韋后。上使韋后與三思雙陸。而自居旁爲之點籌。記點數也。三

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上不聽。

【發明】武氏亂唐。亘古未有。五王不能誅諸武。誠爲失策。然中宗獨不念愈囚之辱乎。既登九五。掃除元惡。惟恐弗及。夫何復位未幾。乃反信而用之。是亦無人心矣。

夏四月。以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

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

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

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

不聽。

馬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時暉等畏武三思之讒。以考

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

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詣事二張。坐貶。亡

入東都。闕三思曰。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之權。膽

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乃噬大王之肉。此情所以爲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問自安之策。引爲中書舍人。與崔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特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暉等爲王。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奪之權。上以爲然。以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暉爲博陵王。罷知政事。三思令百官謀修則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胡致堂

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爲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康諸人。分稱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爲晚也。若中宗與韋氏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赤審宗以主社稷。雖爲法受惡。輒不贊於三思所贊不及比。其受禍也宜哉。

以楊元琰爲衛尉卿。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情。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太后武氏崩。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

丙午二年三月。殺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廢皇后。皆坐斬。憬亡入比干廟。大言曰。比干之忠臣。知吾此心。遂自到。

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己。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武三思使暉等與王同校誦謀。故各貶之。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敬暉。桓彥範。張東之。袁恕己。

崔玄暉為武三思所殺。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勝於天津橋。

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為。請族

誅之上。可其奏。崔湜說三思矯制。遣周利用等殺之。三思既殺五王。

勢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為之善人。何者為之惡人。但於我

善者。則為善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

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書法】不書三思殺。書為所殺何。咎在我也。【唐書贊】

五王提衛兵。除變臣。中興唐室。不決辰天下宴然。其謀深矣。謂中宗為

所乘。劫擄數辱。若放豚豕。何哉。毋以神奪其明。厚章氏毒。以興先

天之業乎。雖然。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玄宗先天中。誅愈后。

丁未。景龍元年七月。太子重俊起兵。皇后以太子非其所生。惡 誅武三

思。崇訓。兵潰而死。太子重俊與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發

羽林千騎。殺三思。崇訓于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

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初太宗選官戶及

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初太宗選官戶及

胡致堂通鑑 肅宗時增為千騎。據左右羽林。中宗增為萬騎。謂之百。太子走。為左右所殺。

魏
顯
侯
章

魏
仁
馬
三
受
降
城

置
文
館
舉
十

封
官

可得乎。爲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
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讎死。不亦傷乎。

丁南湖三恩崇訓。殺五王。亂宮禁。人人得而誅之。况重俊太子。李多祚五王黨
傳。史稱其功不足
而諒有餘。宜矣。

戊申二年二月赦。官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命

圖以示百官。侍中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

昔神堯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

天未受命。天下歌城媚娘。城媚娘曲名。太宗時召武氏爲才人。既見。皇后未受

命。天下歌桑條韋。承徵後。民皆歌城媚娘曲。謹上桑條韋歌十二篇。請編之樂府。

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愷。又引而伸之。上悅。皆受厚賞。

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

城。首尾相應。以絕突厥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收牧。滅鎮兵

數萬人。參攷三城。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

四月。置修文館學士。以學士名選公卿善爲文者李嶠等二十

餘人爲之。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下靡

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

請謁受賦。請求干謁。貪受財賄。雖屠沽臧獲。奴曰臧。婢曰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

官。宮中降行墨書勅命。無朱色印信者也。斜封付中書。不取正封付與中書施行除官也。時人謂之斜封官。

觀宮
女故

己酉三年三月辛亥武門觀宮女拔河。上每與近臣宴集令

各校技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暉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暉敕

嘉美之。彼河地名也。清明節以大麻繩兩頭係于鈴。小繩。數人執之。爭挽以力。弱者爲輸。

袁了凡。中宗宴近臣。使編爲技。而郭山暉猶撰蟋蟀二詩。雖乖書謬。實於祝飲。明遠矣。晚乃與祝欽明比而論。願以希氏亞。鄭郊祀。其不終也哉。舊史名殆。

備舉。當焉。一類之。

三月以章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爲中書令。蕭

至忠爲侍中。章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時監察御

史崔琬對仗。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

大臣被彈。俯俛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

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

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政出多門。濫官充溢。

人以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庚戌四年。睿宗皇帝景雲元年。夏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

作八風舞。西北立冬日不調風。正北冬至日廣莫風。東北立春日條風。正東春分日明庶風。西南立夏日清風。正南夏至日景風。正西秋分日闐闐風。此八搖頭轉目。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

盧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六月皇后章氏弒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

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初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

稅公
五經
掃地
皇后
章氏
弒帝

和事
天子

欽明
八風

欽融
不撓

王隆
隆基
起兵
討韋
氏

羽林
士成
命

亂干預政事。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馬秦客名。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洩。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餼中進毒。餼。餼也。音嚼。中宗崩。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中宗第四子。爲皇太子。皇后臨朝攝政。廢帝卽位。時年十六。（舊法）按中宗復位以來。殊無一番可紀者。變繼韋氏。唐室再亂。不保其身宜矣。

范華陽

易垢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羸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弑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弁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

臨淄王隆基謀匡復社稷。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爲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劉幽求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於是葛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狗曰。韋后醜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

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功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等，皆斬之。封隆基爲平王，以紹京幽求並參知機務。武氏宗屬誅竄殆盡，上以李日知同三品，宰相蕭至忠等貶官有差。

胡致堂

臨澤舉事。不白相王。袁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致言爾。惜乎。睿宗之不見獲。幽求之不知變也。袁氏得亂。睿宗會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勇歸之。幽求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昇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勢能拋亂。而智不獨微。

相王曰：即位。

是爲睿宗。少帝制稱位相王。

廢重茂復爲溫王。

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平王

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莫大。語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按先備有言。審哉宋王之讓。曰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此萬世不易之論。愚謂宋王所言。因事處變。一時之體也。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太子者。君之或父之嫡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一公立言垂教。斯所謂萬世不易之大經。然宋王之志。奉伯之處也。秦伯不絕。則王季不得立。宋王不讓。則明皇不得爲太子。若宋王如隱太子之不避。則開元治亂又未可知也。然則宋王亦無憾而稱者乎。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與太子共誅

韋氏。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圖議大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

姚心
革弊

罷斜
封官

命太
子監
國

復斜
封官
置十
道按
察使

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 〔義明〕是時姚元之等請用。故其假地如此。政事清明。故其假地如此。書之子册。笑可知矣。

睿宗皇帝 名旦。中宗之弟。武后之廢中宗也。立旦為帝。及后改唐為周。立孫聖祖。封相王。中宗崩。乃即帝位。僅二年。壽五十五。○帝因其子之功。在位不久。無可稱者。然監前代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

辛亥。景雲二年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幽王守禮為幽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徵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午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於是出二王刺州。公主安置。命太子監國。**

復斜封官。 〔按〕尹氏言帝清變有餘。而明弊不足。是以其弊至於此耳。

六月。置十道按察使。 按察使之名始此。 **時遣使按察十道。又置二十四**

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李景伯盧倕等上言。都督專生殺

之柄。權任太重。或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奸宄自禁。其後竟罷都督。但置按察使而已。

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

以陰陽術數。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

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

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按〕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

以至道。答曰。至道之精。窮對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備。形將自正。毋勞爾形。毋挫爾精。乃可長生。〔書法〕承禎道士也。不善何。承禎有道者也。非黃冠師比也。

太子。太極元年。玄宗皇帝先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

太上皇。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

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壬辰

上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

政。庚子。太子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至大刑政。決於

上皇。〔發明〕唐朝傳位於太子者四君。然而書法則不同。在太宗則直書太子即位。在肅宗則書

太子即位於靈武。惟睿宗順宗書帝傳位於太子。蓋此二君制命在己。出於由衷。而彼

二君。則兼於寵矣。

胡致堂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其相讓也。使無玄宗

立妃王氏為皇后。疏劉幽求於封州。幽求黨於太平。故

疏之。

詔傳
太子

召司
馬承
禎

李日知不
行捶撻

十二月。刑部尙書李日知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二

唐紀

玄宗皇帝

諱隆基。睿宗次子。以功平韋氏之亂。立為太子。未幾即位。享國四十四年。壽七十八。○帝開元初。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

天寶後。奸臣執權。勳紀亂政。至於宸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癸丑開元元年。

國號起壬子。今從編目起癸丑。蓋以一年不可兩君也。

二月。御樓觀燈。大酺。酺音蒲。布德大飲酒也。

布德大飲酒也。

開門燃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

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合音

醜極處反。會。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俗也。

勅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發明】玄宗初政。首得御樓觀燈。殆與中宗無異。何哉。是時睿宗在上。猶擬大禮。而太平後。或共同。玄宗未免尚為奉承。是以結

致為樂有此舉。直道者。亦可歎也。

五月。罷修大明宮。

【書法】修宮未畢。上以農務方勤。特勅罷之。可謂有愛民之誠矣。

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與懷貞。羲。至忠謀廢立。與又

宮人元氏謀於赤眉粉中。賈壽以進。

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

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具言其狀。上曰。誠如

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

佩刀

之亂

御樓

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時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定計誅之。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賜死於家。

胡致堂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妻印上皇。然後罪。則無倉卒之慮矣。會不是思。乃勸兵深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玄宗處於王孫之謀。欲去其害己者。雖觸父而不及。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莫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其德優伯。不樂世務。然則豈於傳位之時。盡釋其翼。則太平亦可無恃而謀亂。乃有睿宗之情。向知大政。味於克儉有悔。是以不智處身。而以不老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

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太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

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上在藩

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

時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寔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

官之盛自此始。

范華陽

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臣之表。然終不替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好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縱宦官者。增其其。自是以後。幾于國政。其第一。未就不可復。唐室之禍。基於開元。著曰。變於先王威。其承無。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丁南湖

高力士之事。玄宗有類於君子之行。者四焉。領其任林甫。一也。諫其驕。信。是以要譽。周旋四十餘年。而宦官之禍。遂快。

宦官之盛自此始

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

講武於驪山

元大有功於社稷

以姚元之同三品

虞懷平章事

置左右教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講武於驪山。上幸新豐。講武於

驪山之下。以軍營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纛音毒。軍中大皂旗名。將斬

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功指誅大平公主首。不可殺。乃旆新州。

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懼失次。惟薛訥

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之。薛法。謂

刑。帝兩失之矣。

以姚元之同三品。時元之為同州刺史。召詣行在。帝曰。卿宜

遂相朕。元之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十事要說。以堅帝意。奏曰。臣

一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幸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宦豎不與政事。

五願租賦外貢獻。一切絕之。六願戚屬不任臺省。七願接臣下以禮。

八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九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鑿祿莽闔梁

之亂。為萬代法。帝皆納之。元之乃頓首謝。上勵精為治。每事訪

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

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按天下安危。貴成宰相。明皇初政清明。故其簡任率皆良士。惜其所得亦直。雖俗故時

之紛耳。使有伊傅受立左右。鮮克有終之弊。豈終罔之乎。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制選京官有才識者。

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

置左右教坊。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

坊

樂園子弟

名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中官爲之。自是不讓太常。以教

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子弟。

隋有法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之。選樂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子弟。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子弟。居於宜春北院。

胡致堂玄宗不以太常樂爲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

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後請擊契丹。崇。削其官爵。并州長史

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

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范華陽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耶。嘗成之。爲非耶。當爭之。不可備諫而止也。君可以威脅羣臣而掩其非也。使君聽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復置十道按察使。五月罷員外檢校官。發明與治之世。其精明氣

如相姚崇。定官制。伏官尼。置陸吏。皆有足改。今又罷員外檢校官。大齊於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盛矣。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爲有唐盛德之主哉。

魏知古罷。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

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尙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

之選官。知古銜之。崇二子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

子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

是必以事于知古。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與而翼之。臣

子愚。故敢干之耳。上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竟罷爲工部尙書。

魏知古罷

薛訥

長枕
大被

蕭藥

雙金
王鏡

作興
廣宮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上弟也。薛王守讓。從兄也。

上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乙角。幄四合。象宮室也。

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養藥。回

鸞吹火。誤燕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鬚何足惜。

范華陽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為於兄弟之愛如此。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

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則其為善。豈不出於衷心哉。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上以風俗奢靡。是月制乘輿服

御。金銀器玩。宣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

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更毋得採珠玉錦繡等物。罷兩

京織錦坊。晉武焚堆頭表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

作興慶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制許之。仍各

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

王素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丁南湖。明皇與諸兄弟相厚。專以聲色飲博。博戲者養娛樂之。范公祖禹謂成器辭位

是故舉臣委請以成器等各為諸州刺史而後。諸兄弟得保全矣。

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選

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贊明）蘇軾有言。操劍男以赴江湖。語人曰。我非劍也。不如捐劍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

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採擇女子之言。一出宮人。而說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修。明皇蓋得之矣。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

貲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

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委於萬反。積子屬反。言堆委而不能理也。懷慎不

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

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德一作得。得色。譚客色。自矜為得志也。懷慎與崇同為相。自

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陳止齋特姚崇佐明皇。盧懷慎不事事。一歸之崇。而天下號為伴食。然姚崇卒立大功於唐。而懷慎以長者留。亦無損於國者。何哉。自度其才之不足。而不以己妨賢。非長厚君子不能也。蕭蕭然挾己之私以分人之權。好於自用。而

惟恐其不出謀己。此吳起所以忌田文。張延賞所以沮李晟者。君子為之乎。

山東大蝗。人皆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

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莊

王食瘞而得蛭。恐左右見。監食不諱。則瘞法。食吞之。令尹賢曰。王

有仁德。則天所輸也。是夜啖而蛭出。久而得愈。○蛭聽日反。水蟲。孫叔殺蛇而

致福。孫叔殺為兒時。見兩頭蛇而埋之。歸而位。其母問故。叔故曰。爾見兩頭蛇者死。

令。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蘇氏崇委遣御史為捕蝗。使分道殺蝗。其臣多不以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為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正禮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為事。抑末矣。

九月。置侍讀官。侍讀之名。始見於此。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

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

黃侍讀官

伴食宰相

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褚無量時已羸老。尋遣待以師傅之禮。

【發明】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贊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羸老克讓。書之於冊。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發明】韋氏之亂。肅求首建大策。太平之世。又發其毒。玄

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肅求既不論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儲

於中。是以輕於讓逐。略不念其有功。綱目推求其實。故於肅求之卒。特揭郴州刺史。書

之以見斥逐遠外之意耳。

○丙辰四年春二月。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上雖欲重都督刺

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採訪班景倩

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

曰。班生此時。何異登仙。【書法】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重者為之。帝可謂知所權衡矣。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能

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埋之。【發明】。為害益甚。拒御史

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

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

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

○王鳳洲。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為相。安捕之。夫捕之固非本務也。而變之

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斯假人於螽而救禍于者論也。

所獲謂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將孕孕長厲而以為保和。是盡廢人以傾蟻也。

且夫除毒蟲。攻蠹物。除稗蟲。去蠹蠹。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法乎。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惟鄆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

令。餘一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六月太上皇崩。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

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爲西京留守。姚崇無居

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曰數十輩乾曜奏事稱旨上

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治崇子彝異頗

受賂爲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

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

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

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范華陽

昔申振以忠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性無怨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璟爲

相務在擇人隨材投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

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

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

協心輔政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

稱姚宋他人莫能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

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贊曰 姚崇以十事要天子而後輔政。顯不傳。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
天下之務。宋環則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仰。曾屈意聽納。故唐史稱崇善適變以成
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環不肯實邊臣。而天寶之亂。卒陷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
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
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蓋難矣夫。

袁了凡 唐史稱房杜姚宋。而當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姚宋。劉柯上
之獻可替否。宋廣平所深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杜不及。然
未正居相位。又承房杜之後。稍加潤色。故止以諫諍顯。而不以功業聞。至姚杜之有
見覆者。蓋房杜以謀斷相資。而姚之所屬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全者大。然
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或曰始無狀。梁公陸宣公整頓公乎。曰。唐
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君臣相遇。以
義始終。否者。有臣無君。固始於遇也。

丁巳五年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名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

正又御史彈百官服豸冠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食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
聞人論則非不正者 楚懷王嘗獲之 以為冠 執法者

得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

屏左右密奏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

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

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環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密旨

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書法良法也 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
臣無私諂之言 朝廷清明矣 故書予之

袁了凡 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此武氏紀元之初政也而後此置銅匭開告密處坊
間亦密矣哉

愛味識人亦密矣

矣網亦密矣哉

行飲酒禮

優人作賦之狀

以字文融為農使

戊午六年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劉廬陵

郭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慈顧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謂元而已。雖舉一廢百。而顧目書之。其亦顧半之微意歟。

庚申八年正月宋璟蘇頌罷。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

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

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魘狀。魘之形狀也。魘音故。旱神也。詩旱魃為虐。

戲於上前。問魘何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

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

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

隱之官。罷璟類。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致堂

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乎。姚崇強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頌。介賊守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處也。張九齡乎。乃可與

環同日而語矣。○甚集。記反。敬也。謀也。

辛酉九年二月。以字文融為勸農使。

田。監察御史字文融

上言。天下戶口。迭移巧偽甚眾。請加檢括。聽百姓自首。或於所在附

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以字文融

充使。括徙移戶口。及籍外田。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

天下。使者競為刻急。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

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百姓苦之。

陸象先
向寬

陸象先
向寬

蘇頌濱田開元之初。雖號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宇文融得其隱而論之。請治蒲外。楊璠以為種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坐左遷。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為羨。編戶為客。歲終納錢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後言之。則失在吏。諱。無言之。則失在貧利。時帝方以耳目之奉責任於人。行之不疑。於是羣臣爭為聚斂。以迎修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矣。○權攝程尉。○璠戶部侍郎。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梁文獻公姚崇卒遺令禁追贈冥福。承著之以為後法。〔參攷〕按唐書。姚崇實。禮部。然當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擢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奏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

王戌十年制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書法〕書儀。非古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

真西山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始募兵充宿衛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優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書法〕志府兵。分次更替。上謂宿衛。下謂歸家。兵農之分自此始矣〔書法〕志府兵。所以廢也。故

特書

范華陽唐制。諸衛府兵。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不離。故民。後世最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廢壞。非其法不替。蓋人失之也。

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得。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禍。常應於諸臣之好改舊章。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張嘉貞

癸亥十一年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

祐賊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伯先下獄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臣曩巡北邊聞妾咬杖於朝堂咬官登三品亦有微功奈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伯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袁了凡

廣州都督裴伯先抵罪嘉貞請杖之說以刑不上大夫宜為士君子也

監察御史請擬坐獄上命減死論杖裴耀卿以解體受笞不當及於士人先後皆開元時而戴國諸公之論蓋上尊國體而下流稱於士大夫抑亦宏矣

五月置麗正書院

書法書美之也

冬始置長從宿衛

書法志守兵所以終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

蒲同歧華州

名皆州

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

年兩番州縣無得雜役使

尹起莘

府兵唐之舊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

甲子十二年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

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賜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安

西都護關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

書法都護關暹居母憂詔起為之

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

置麗正書院

置麗正書院

綱目書廷復。皆續詞。惟夜祭以厚。社運以金革。無讓也。故不書。

綱復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隋制聽逃戶自首。閱所在閑田。隨宜收

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

賦役。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由中書省

司。亦待融指撥。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畏融多

張虛數。議者多言煩擾。上令集百僚議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惟戶

部侍郎楊瑒瑒且亮獨建議。以爲括客免稅。括檢也。客爲避役不利居人。徵

籍外田稅。見存籍內者。爲正田。籍外括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

瑒出爲華州刺史。

綱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七月。以楊思勗爲輔國大

將軍。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勗爲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法

宣者稱大將。軍始此。

綱廢皇后王氏。羣臣請封禪。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

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唐書）張說。是謂者也。自是帝之議。心始疑矣。免社。其源乾曜乎。

綱乙丑十三年。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

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

耕耘以時。

綱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曠騎。曠若邪反。曠張弩也。曠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

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

曠騎

作勸農社

張說首封禪之議

將軍

爲輔國大

將軍

以楊

思勗

爲華州

刺史

楊瑒

獨建議

以爲括

客免稅

不利

居人

徵

籍外

田稅

作運
天咸

黑水
入見

習每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人為六番。唐百官處。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射。曰監門。曰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左右四衛不領。故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為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水運渾天。上具列宿。往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掩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一木人。每刻擊鼓。每晨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車駕還幸孔子宅。十二月。還東都。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大有年。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關陝二錢。〔發明〕自太宗貞觀四年大有之後。

高宗朝曾書大盈矣。程孫相梁。至是又書大有。於時玄宗留意功事。修心未動。故其治效如此。夫以玄宗尙能致是。人主觀之。可不自勉於善哉。

丙寅十四年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靺鞨名。北渤海王武藝

聞之。恐其與唐謀攻己。乃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強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西安。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上以鷓鴣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司馬公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高獲罪而自歸。天子當察其任直而賞

藝。是。不能。用。門。藝。為。政。之。體。也。若。不。能。討。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威。不。能。服。武。小。國。乃。誅。嶺。南。之。歸。報。不。亦。可。疑。哉。

立分
番法

以帝
生日
爲千
秋節

更字
文獻

戊辰十六年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嘗遣中使訪之。（參攷）按唐書。張說教氣節。重與張謀密計甚發。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爲。必使視草。

改曠騎爲左右羽林軍飛騎。

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勸勵法。勸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每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勸勵五轉。

己巳十七年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策。每歲毋過百人。（書法）書限何。續所裁損。獨限明經進士。故書之。

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書法）生日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張等說。而修贊自此廣矣。

范華陽（書法）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也。明皇享國既久。精心變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爲說首以逢迎之。而後世繼以二人爲名臣。不亦異乎。尹氏謂拜表一過。聖闕稱賀。亦足以見臣子尊君敬上之意。世必張大宴報。而後爲說哉。

工部尙書張嘉貞卒。嘉貞不管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宰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貶字文融爲汝州刺史。融性精敏。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

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上怒。融坐貶。後坐徙巖州。道卒。

者皆程

丁南園

明皇天寶之亂。其惟宇文融為禍本乎。蓋融以典利得幸。而韋堅楊慎矜王

無不至。以致乘輿播遷。唐作莫視。融實為禍本也。望科錄忠。權類骨身。西法皆覆。可行民怨。而融乃得完屍貶所。亦有賢嗣。子竊為天憤不平云。

庚午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休日。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也。

教德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

之福也。然浚竟不行。太子瑛之福。成於此。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致堂

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對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嚴備遠而平入。必如古法矣。故著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萬也。

辛未十九年。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縷。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

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為汝召客。明

早。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向西向拜謝。飲不盡。后

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篤彌如此。毛仲驕恣日甚。嘗求兵

太宗 儀類 忠王

王毛 仲 女

部尙書不得。快快。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遂貶毛仲於遠州。追賜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又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卽決。勢傾內外。

○以詩書賜吐蕃。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

休烈。志寧會孫。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

國之寇仇。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袁了凡。漢東平思王字疏。求諸子史記。成帝納王鳳言而不與之。唐吐蕃金城公主表請文籍四種。玄宗用裴光庭言而與之。按經術德義諸王宜應明也。舍之而

子史將爲博士乎。且中平武勇。會未開師傅之訓。其前所未聞也。而求他書。幾矣。至於王者。以同文建治。使詩書之籍披乎遠夷。忘信之教行於蠻貊。豈非願乎。明乎詩書。則茂宋王之義。明提俊之威。明乎禮春秋。則將以義文之讓易時俗。以名分之嚴束惰心。於是乎四夷有冠帶而旗也。葵不可之有。故均之求書也。以僕則不與之爲是。以唐則不與之爲非。

○癸酉二十一年三月。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

庭者。時裴光庭卒。嵩欲薦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端

直。端也。不干榮利。及爲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

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按〕唐書。宋璟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問韓休

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嘗順旨。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計。非為身也。

袁了凡

明皇親。吾相韓休。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世善帝知休。亦謂帝能知情克己。故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負帝宏矣。爾謀顛倒。四海動搖。五十年來作瘡痍。誰果為之。避衝在天下。旋旋虎類。使食其肉。何知勿能可矣。未有書所歸。

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舊法〕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惟賢者之遠也。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復張九齡同平章事。從提獎為一條。

初。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乃皆以為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發明〕異哉。明皇之

處直。且有吾用休為社稷之語。然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七八月耳。倘時明如林甫。惡賢嫉能。無與為比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有若玄宗之異者。

是歲分天下為十五道。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中。嶺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黔中。各置採訪使。以大條檢察非法。石不運。田宅墾闢。二條。二千石不恤。疑獄。制裁繁元。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發賢。寵頌。五條。二千石子弟。怙勢請託。六條。二千石。阿附。慶。贈行貨賂。兩畿以中丞領之。餘

皆擇賢刺史領之。

甲戌二十二年。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

張守珪
王奕丹
宰相
非賞
官功之

張
復
父

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嘗稱旨。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相，若盡滅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乙亥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御五鳳樓醕宴。醕音蕭。布也。王布德大飲故單飲。謂金四兩。故謂醕得會聚飲食也。唐無醕禁。今亦賜醕者。蓋原作伎樂。高年賜酒醕。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帥

所部音樂，集於樓下，各較勝負。

三月，張瑄、張瑒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杖殺之。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瑄、瑒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加科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勅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敦孝之人，展轉相讐，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諫，斂錢葬之。

胡致堂

復讐固人之至極，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讐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論亡矣。理瑒爲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然於可報，其處亦可矜矣。

九齡欲弑之。豈非為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可慮而擅殺當之。仍神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顛乎。

袁了凡唐書。王君操報父讎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命原之。周智壽智

殺御史楊任。九齡欲活之。裴李據法置之死。夫君操智壽與瑒理皆舊節復備。或慮歲久

謂英君之卓犖。彼裴李輩特知法有擅殺之罪。不知父以無辜受殃。子能殺其讎人。正足

以誅有罪實父命耳。有司不能得民之福。乃善人之子自營其寢乎。夫君父之倫一也。君

猶者以擅殺之律。職調律之未平也。而當報父

十二月册壽王妃楊氏妃故蜀州司戶楊文瓊女也。〔發明〕壽王。玄宗第十八

四月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平盧唐之軍名。安祿山討契丹敗績。〔發明〕壽王。玄宗第十八

之別種。餘屯契丹。後為契丹所併。以安王休祿所居建城。號中京。故曰安契丹。其地

居上東燕三京之中。西臨再孟山六十里。其山南北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之西。

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

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

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按〕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

齊景公。召為將軍。使莊賈監軍。均出師後期。

三軍。軍士服藥。乃進伐故地。孫武斬宮嬪。〔發明〕壽王出宮人為二隊。以竊短二人為隊長。

欲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

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

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

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

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

綠山有相反

相王

王

石勒

張守珪
新發
山
積直
詩莊
賈

石勒上黨匈奴人。所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

勳已去矣。後果叛據襄國。留稱後趙。攝稱晉帝。

州雜胡。祿山姓康氏。初名阿荖。

山母再嫁安氏。冒其姓。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

史率千者。與祿山同里閭。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

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胡致堂

稱福各有定數。若由人事。今豈壽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發山瑤致亂。發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韓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威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暉。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得山。此處德事也。過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發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時。反以王夷甫論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保嬰毒邪。復遠忠諫。安得為成德哉。○敬仲陳朝公儲之後。以罪奔齊。專桓公為大夫。其後世世齊政。魯孫王。是為田齊。○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相。帝不信。景帝時果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是日明皇誕日也。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按唐書。九齡上疏。稱十為不書。九齡比錄。為人主者朝夕覽座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袁了凡張九齡以忠亮大節。當明皇千秋節。奉上金鑑錄。備陳警戒之意。蓋卷阿也。為嶺南節度使。揚貴妃寵甚。稱而不忘。特之以視察乎。大臣之風與。九臬公季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臬獨以所獻精進加三品。呼。懷乃尼矣。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朔方漢郡名。今改寧夏。陝西道。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聞而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納言。喉舌之官。職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必以信也。唐

興以來。惟舊相及數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並隴州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不可。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

為功。陛下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言於上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尙書？

〔按〕玄宗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曰：卿雖仙客，何必辭舉？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十一月，賜仙客爵隴西縣公。隴西唐屬

食實封三百戶。〔殺現〕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修

立賢無方，但問賢否何如耳。仙客所以不賢，九齡豈不知之。顧拘拘於資格之末，特以阿諛使典為吉耶。此所以昧於無方之旨，而屈於玄宗林甫

之權也。

裴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

品。初，上欲以林甫為相，問於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

下相林甫，竊恐後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時九齡方以文學為上所

重。林甫雖恨，猶曲意事之。侍中裴耀卿與九齡善。林甫并疾之。是時

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慾，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林

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傷之。日夜短九齡於上，上寢疏之。於是耀

卿九齡並罷政事。〔按〕唐書：九齡既與帝旨，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驕白羽扇，乃嚴

修事。終感恩於國中。帝疑慢容。然卒罷政。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雖親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

事而相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政養恩矣。以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為工部

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按〕九齡忠直，事無細大皆力爭之。卒為

胡致堂〔按〕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疆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處不愛者，惟其身

及危極之心，使九齡當立於朝，則放心必收。移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丘文莊〔按〕唐室治亂之機分於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

以九齡
上為文
重所

亂自此已
分矣。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按）唐書

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

所長也九齡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

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召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

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厓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衛立仗馬食三品料

食與例同唐始九品登三品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璠官名嘗上

書言事明日出爲下邳令下邳縣名今陝西清水縣是也自是諫爭路絕矣林甫城府

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

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偃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

術者。

丁丑二十五年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諫貶張九齡爲荊州刺史

子諫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擻之於殿庭絕而復蘇乃杖

之朝堂流懷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諫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

爲荊州刺史書法杖流道卒耳其當殺何諱心也子諫委彈仙客怒之可也而擻之絕勢及其蘇也擻杖而後流之則帝之欲殺明矣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而殺之先是駙馬都尉楊洄私附

武惠妃惠妃方有寵生壽王瑁三子以母失寵有怨望常伺三子過失令惠妃位訴於上上大怒

欲廢之張九齡力諫乃止至是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

張九齡 荊州刺史 子諫 委彈 仙客 遺瑛 瑒 瑁 爲庶 人 死城 東 縣

杜璠 下邳 令

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廢瑛、瑤、瑒為庶人，賜死。城東驛。〔書法〕書廢。毫無罪也。而殺之。帝之怒亦甚矣。林甫成之。

范華陽

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誠為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鶴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龜國公。

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發明〕宋璟在玄宗朝第一偉人物也。

劉廬陵

書官爵諡。自秋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馮煥。裴度。若郭子儀。誠官爵諡具。則又非五人所可及也。

戊寅二十六年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書法〕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六月，立忠王嶼。玄宗第三子也。為太子，改名亨。

己卯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為文宣王。圖先是祀先聖先師。

周公南向坐，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

宮懸，追贈弟子皆為公侯伯。

丘瓊山

〔按〕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加文與文不在楚乎。以是諡之。固亦僥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為諡法之美者。不備聖善周闕而已。豈足以盡聖人之大德哉。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諡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謬之君。行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庚辰二十八年二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圖〕上雖以九齡忤旨罷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書法〕書

蘇東坡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國。以致稜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丁南湖唐史。見張公九齡卒。未嘗不為明皇恨。而亦未嘗不為張公喜也。向使公若不死。豈得步於稜山稜山之害乎。夫林甫之毒。稜山之然。舉朝不

相。明皇不復聞其國。以致稜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唐史。見張公九齡卒。未嘗不為明皇恨。而亦未嘗不為張公喜也。向使公若不死。豈得步於稜山稜山之害乎。夫林甫之毒。稜山之然。舉朝不

相。明皇不復聞其國。以致稜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以安山平爲節度使

唐兵三變而府兵爲騎變而爲鎮

以韋堅爲江淮運使

能知。惟公約知之。舉朝不敢言。惟公力言之。是兩敵之衝公者。磨牙俾劍久矣。幸而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乃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節。卒之天定應人。尋其歸伯。證文獻。贈司空。而林甫羅斷棺之慘。殊山墳所屬之痛。然檢知忠奸之獲報。毫髮不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王午。天寶元年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變謂風聲。羈縻之州八百。

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其真誠版圖多不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上戶部。號爲羈縻。凡府州八百五十六。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

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劍南。嶺南。又有長樂經略。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

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十萬。天寶之後。邊將

奏益兵饜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一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

始困苦矣。

呂東萊論唐之制兵。其所以處內之制。何其曲盡。處外之制。何其疏戾也。人以爲

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爲十道。而以軍鎮城戍之。兵爲十二道。而置使虞之。

鎮之。焉都督者。此其爲方鎮已成之兆。特時時而張耳。以天下之權。

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天寶之初。沿邊置十節度。經略使。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

萬餘匹。而安祿山遂以范陽反。當是時。府兵之法已再壞矣。其初壞也。復設募兵補之。而

謂之募兵。又其壞也。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廢停上下魚書。但有兵額存耳。而

大軍宿衛皆市人。不復受甲。更比二壞。掃地無餘。於是外兵強盛。其反者以募兵。而

討平之者亦以募兵。而居重取輕之意。不復存矣。今爲唐兵三變之說者曰。府兵變而爲

募兵。特末之考耳。

三月。以韋堅爲江淮轉運使。韋堅。初字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反。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

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鉞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而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

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法為時名。年曰載。

二月。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時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譽其美。二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王鳳洲席謙稱祿山公直。而林甫裴寬皆順旨阿之。予謂此皆林甫之為。而席裴裴寬比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相。權震天下。而阿保祿山。故以鳳旨授謙。謙則寬非小人。史稱謙清直無欲。當官不據於權勢。稱寬謙也。寬之德庇。小廉也。皆無足取焉耳。

乙酉四載七月。册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為貴妃。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即將韋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太真肌態豐艷。曉音律。性警穎。善承迎上意。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

以楊太真為貴妃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安祿山焚香祝天

以王
京畿
使訪

王忠
嗣制
四禮

至是册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

范華陽

明皇親三子。範子婦。用李林甫爲相。使族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命以爲天子乎。

以王錡爲京畿採訪使。

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

右。藏取之。錡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豫經費。上以錡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錡務爲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丙戌五載正月。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

嗣仗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

石。皆大捷。

青海在臨羌縣西。有旱水海。謂之青海。積石在金

又討吐谷渾于墨

離軍。吐谷渾。西域國名。瓜州西十

虜其全部而歸。

丁南湖

忠嗣與吐蕃戰。戰勝。又惜民命而不取右堡。又寄價馬價以空虜資。又早

圖而抽於謀身。予與入臣以爲身

爲義。豈可計其謀身之工拙耶。

初李林甫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採之可以

益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

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

王與也。太玄經曰。

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

甫爲愛己。而疏適之。適之乃自求散地。罷政事。時林甫欲除不附己

者。求治獄吏。蕭炎薦吉溫。林甫得之甚喜。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林

羅紺

李邕
千將
邪莫

以稷山
夫史大

甫引之。遷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紺吉網。

丁亥六載。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琬。李適之。自殺。

江淮司馬王琬。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

快快。李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

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千將莫邪。千將莫邪

陰曰。千將。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也。邕不能用。羅愛子。且不免。况子

大夫。陳紫峯。李北海才高氣方。剛毅激烈。即其發書。一覽了辯如響。拜右臺。彈劾不

文。擢名天下。其學富矣。助宋璟斥曹思經韋氏之鋒。其氣其文茂矣。折二強之角。四海稱

賄謝。政避自肆。並崇疾其險。林甫責其趨忌。行年七十。而不得以善終。千將莫邪

之福其偶缺者也。雖孔璋世代之奏。杜甫作八哀之詩。果何濟於終之敗亡哉。○曾

思。中宗時鄭督思以方技幸也。八哀詩。杜子美知邕負誇死。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充肥。腹垂過膝。三百斤。外若

癡直。內實狡黠。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

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爾。上悅。祿山得出

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

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發明。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流

丁南湖

勳夫過婦。莫不有矣。彼玄宗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怪乎太無恥耶。引之

以賞其淫。深之威管之樂。以警其欲。三日。見兒。別深戲於物房而不以為忌。與妃

對食。則同牢於胡虜而不以為嫌。蓋玄宗恥心既喪。無子陪禽獸之行如此也。

王忠嗣不吐蕃

哥舒翰之寃

李岫以滿盈為懼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上欲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上意不快。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諫之。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

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上佐官名。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

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貶忠嗣為漢陽太守。時哥舒翰入朝。或勸多

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寃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為。上聞翰名。召見悅之。以為節度使。翰力陳忠嗣之寃。上感悟。乃

貶。范祖禹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為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

之得罪。不亦宜乎。既助勉率師而復挽其謀。使過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林甫專政十有九年。鈞軸。瓦輪也。

宰相乘鈞當輪。言其以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

一夕屢徙床

以高仙芝為四節度

林甫杜嗣相將之

以高力士為驍騎將軍

騎百餘人。為左右翼。引其翼。若鳥翼之為也。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

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戰

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

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

如阿史那杜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契苾何力。契音乞。苾音結反。虜槍不專大將之

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

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宗。忠王名亨。即肅宗也。並領節度不出關。宰相

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

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

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

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

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

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書法。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人矣。李林甫為之也。

范華陽明皇祿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所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遂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戊子七載。四月。以高力士為驍騎大將軍。 **力士承恩歲久。**中

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為兄。諸王公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

林甫安祿山輩。皆因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敢驕橫。故天子

以楊
劍支
實支

御覽
左賦

停折
後府
上下
魚書
木契
銅魚

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賜安祿山鐵券。（會法）實錄

寬也。

以楊劍音召判度支事。劍、楊武妃之從兄。不學無行。言辭敏給。度支並名。其官掌庫藏輸入支給之事。度其出入以充國用。

劍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一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爲國夫人。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嬪。出入宮掖。並承恩澤。至是封韓勣妻三夫人。與韓

籍五家。號尚書。修。勢傾天下。

己丑入載。春二月。帥羣臣觀左賦。賜楊劍金紫。是時州縣殷

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劍請令糶變爲輕貨。輸京都。屢奏帑藏充
物也。古今罕儔。故上帥羣臣觀之。賜劍紫衣金魚。上由是視金帛如
糞壤。賞賜無限。

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先是折衝府皆有木契銅魚。朝廷

徵發。下勅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曠騎。府兵

日益隳壞。死及逃亡者。有司不復點補。又府兵入宿衛者。本衛多以

假人。役使如奴隸。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
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至是無兵可交。李林甫乃奏停之。是後府兵
徒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夫亦恥爲之。曠騎應
募者。又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久。識者多謂中

一盤
費十
入十
家之
產

為安
祿山
於義
仁坊

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為武官。父兄擯而不齒。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書法〕府兵至是盡廢矣。故終唐之。綱結疆圉。寓兵於農。所以常無事而為有事之防也。府兵大宗之筆削。今書皆折衝府上下魚書。其為強備。不亦甚乎。

庚寅九載二月。以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書法〕時諸貴戚競以進

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義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發明〕古人不求侈靡。所以長有其有。明皇通求侈靡。至不能保其所。有。綱目特書。而明皇專遠口腹之欲。則亦不言而自見矣。故免糶餼

之乞得乎。

五月。賜安祿山東平郡王。唐將帥封賜楊釗名國忠。〔書法〕書賜名

名也。

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書法〕勅令但窮壯麗

不限財力。既成。具幃帘。帝音亦。四合象宮室曰幃。平帳曰帘。屋中坐上承。禮也。皆以綉為之。又曰在上曰帘。四旁悉周曰幃。器皿

充牣其中。充實也。切滿也。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上及貴妃

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襪

襪。襪。襪兒。襪。襪兒。襪。襪兒。令宮人以綵與昇之。以綵與為兜子。昇者扛昇也。上聞後宮喧笑

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

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

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范華陽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變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轉磨我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袁了凡陰陽之和。不長一類。其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阿祿山。何怪也。不可。不願也。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段大金雞俸。第一大樹。認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亦厭之。則帝亦心知其必反矣。乃降其帝之尊與連錮。又徙其寵妻與之陪枕。帝。舉天下勤兵健馬悉界之。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爲厭哉。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祿山既兼領三鎮。賞罰己出。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

上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連之。呼。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當君也。朕萬歲後。代朕君位。祿山曰。臣。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初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卽反手據床曰。噫嘻。我死矣。

因林甫須用檢校之語。而謫得譏以死。

胡致堂

祿山之禪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弭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治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務以氣勢。使之畏己而已。其罪可贖言哉。

壬辰十一載。三月。改吏部爲文部。刑部爲憲部。

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鉞伏誅。

十一月。李林甫卒。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

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

意。知其情而逢。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

李林甫夜坐屋下

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按〕林甫每夜坐屋下，有所謀。明日必殺。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

上不之悟也。〔發明〕林甫迷國諫朝。變成天寶之亂。法當處死。綱目特書其卒者。著明皇鑒愛奸回使之獲保首領之失。謂。制官皆足以盡其罪也。

丁南湖唐史以奸臣立傳者。僅十餘人。秦而甚者。惟一李林甫焉。天生大盜。皇若是其不數乎。按林甫唐宗室也。史氏於宗室宰相特立傳焉。以示親親之。於於林甫則不以爲宗室而以爲秦臣。且秦臣傳置於四。與傳之按者。此亦此諸四與之遺意。史氏之識。冠絕矣哉。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國忠爲人強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己任。裁決機疑。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

國忠以下爲己任

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懼。〔實〕實若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己用者。皆出之。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曰：見之富貴立可圖。

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五畝之中。巖也。

癸巳十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書法〕國忠以右相兼文部。處於都堂。唱往而召集左相始事中。在座以奪其省署之權。則專恣矣。

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發明〕楊國忠使人誑告與阿布思謀反故也。〔按〕林甫之罪。死有餘辜。但諫以謀反。失其實。故不書其罪。

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祿山以林甫狡猾。險己。故

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以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與祿山不協。欲厚結翰。

國忠厚結

與共排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使。

丁南湖哥舒翰被王忠嗣以報知己。藥應龍城以絕吐蕃。似有可取矣。乃攻石堡。殺人數萬。於是除強所嫌。而其身宛繫於楊國忠焉。始為國忠所喜。而節度河西。蓋為國忠所忌。而出兵擊之。乃致縛於虜將。降於祿山。旋其素履之英雄。不亦可悲矣乎。雖然。降於祿山而不能死節。嗣又為賊招降諸將。是死有餘辜者也。

甲午十三載正月安祿山入朝。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即至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祿山必反言於上上不聽。

加安祿山左僕射。上欲加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瑄草

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為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為僕射。

三月安祿山歸范陽。方辭歸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

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發明通將入朝還城乃常事耳。而祿山必謹書之者志其反逆之階也。

乙未十四載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祿山使副

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胡人為三十一人代漢將上命立進盡給符告身。按唐書通鑑志。親品及流外別列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其中有襄貶調戒之辭。即所謂官符也。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

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見素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其請。

祿山表請馬

安祿山反

得揚色

臨

七月安祿山表請獻馬。祿山三千匹。每匹執轡夫二。遣中使諭止之。上於是始有疑祿山之意。

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祿山專制

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揚

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

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悉召諸將示之曰。

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揚國忠。諸軍宜即從軍。衆愕然相顧。莫

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十五萬衆。反於范陽。引兵而南。時承平日久。百

姓不識兵革。倖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祿山統內。所過州縣

望風瓦解。言自解。敬也。上聞祿山已反。乃召宰相謀之。揚國忠揚揚有

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

上以為然。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

詣東京募兵。旬日間得六萬人。乃斷河陽橋為守禦之備。善法。祿山之

亦帝寵之太甚。以成其驕。而國忠又數激之。以建其反。其求兼舉。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

委裨將軍五百。統中郎將二千。可以悟矣。而帝不悟。至謀以舊將代深德。則益可以悟矣。

而又不悟。遂其藏焉。然後擒也。又不為之備焉。則西南之行。非不幸矣。

丁南湖高宗伐兗方。三年克之。蓋用兵之道。貴乎持久而慎重也。祿山之反計。

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名。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澄御史中

丞盧奕懷慎之子死之。

時祿山陷榮陽。常清所部兵皆白徒。未經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再戰皆敗。祿山陷東京。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平原郡名。今山東濟南府。真卿果卿從弟。

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縣名。屬山西平陽府。

真卿使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北河一節。領郡二十四有四。會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豫以舉兵討祿山。繼以帥位。士皆感憤。諸郡共推真卿為盟主。軍事皆集焉。

林之奇燕化府。七十餘城皆為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矜死節。無忠義之心。苟其艱難之際。有一為信。則聞風之人。孰不從之。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真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選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真卿為之倡也。

殺高偃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上以翰有威名。命將兵八萬以討祿山。與田良安等軍於潼關。

祿山遣兵寇振武。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拔馬邑。書法。凡書使。歸功上也。懷恩未保。光弼心。忠義者。必書于議使何。著光弼之為子儀屬也。故特書兵馬使。然則疑郭李難相統一者。過矣。

常山太守顏果卿富山。今直隸府。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時祿山至藁城。縣名。今直隸府。果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果卿至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

卷二十一 唐紀 玄宗

一〇〇五

河北諸郡

安祿山稱帝

許遠為睢陽太守
顏杲卿罵賊死

為着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圖會從弟真卿

遣人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圖杲卿命

崔安石等徇諸郡云大軍已下井陘朝夕當至先平河北諸郡先至

者賞後至者誅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其附祿山

者惟范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盧龍今改為永平府。密雲今改為密雲縣。汲鄴今改為衛輝府。

是時朝廷徵兵諸道皆未至關中恐懼會祿山方謀

稱帝留東京不進故朝廷得為之備兵亦稍集。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正月安祿山僭號大燕皇帝。書法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

與向逐之時異矣。

以李隨為河南節度使許遠為睢陽太守。書法自改刺史為太守者五。惟許遠以功進。來填以選陞其餘無非逐出者。若遠者可為無負矣。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鏡陽。圖時杲

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

於王承業承業欲竊其功。杲卿使子泉明獻李欽之及何千年書於京師。張利

於城陷遂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執杲卿及袁

履謙等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

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耶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奴

奴。營州柳州新胡。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

奴。

以李光弼為東節度使
張巡起兵討賊

為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為反也。滕錫狗。滕錫也。錫虜也。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弁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剛之。剛。刺肉至其骨也。杲卿履謙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是諸郡復陷。參攷。唐書忠義傳。玄宗禮杲卿為衛尉。卿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人。九門與樂福。望者謂大軍至。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大懼。急攻城。六日而陷。為賊所執。罵賊。狗斷其舌。論曰忠節。

胡致堂杲卿拒賊。河北皆應。會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奉靈寶。殺賊諫士。天因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轟所不得與矣。

尹起莘杲卿死節。忠義顯著。書之宜矣。然袁履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之比。是以杲卿書於綱目。履謙見之分注。則亦不沒其賢。此因輕重之權衡也。

上命郭子儀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先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出降。史思明失勢。退入九門。九門邑名。今入壘城縣。屬真定府。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為賊所據。

真源令張巡起雍丘討賊。張巡鄴州南陽人。先是譙郡太守譙郡。今亳縣名。楊

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張巡為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突於玄元皇帝廟。唐封老子為玄元皇帝。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至雍丘。今河南杞縣。

令狐潮引賊精兵攻之。潮引為雍丘令。舉縣附賊。從乃屠其妻子。據城上。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人馬辟易。辟易。驚却貌。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藁灌

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時伺賊隙。出兵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

范祖禹

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燕。中原瓦解。而魏梁齊首謀於常山。莫與倡義於平原。張介誠挫無敵死其城郭。李愬處夷藜。清死其官守。賈竇以一時計賊。張瑄以孫令選兵。郭子儀厲揚於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與復唐室。卒賴於忠賢。詩云。無幾德人。四方其謂之。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綱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綱加顏真卿河北採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客李萼。

李萼
爲郡
乞人

真卿
奇李
萼

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于真卿曰。公首倡大義。河北諸郡。恃公以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錢帛於彼。以贍北軍。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肢。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隣。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謂輕易也。左傳輕則寡謀。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爲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

崞口。崞音郭。崞山之口。在大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二里。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

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於幽陵。幽陵地名。然

後率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孟津地名。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

之路。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

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博平地名。兵五千人，軍

於堂邑。堂邑地名。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

振。按：李等之策善矣。而唐諸將事未聞施行。此明皇所以卒至播遷也。

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

真卿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之，相揖突

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

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捨任意

勅加進明河北招討使。進明攻信都郡，久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

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范華陽。真卿先建明起兵。又為河北招討使。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非庸常山之賊乎。愚謂二公德猶不及。方果與進等京師也。張融與進行以效宗族。果勤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露宿此。相與協力破賊，乃可以自衛。今行未有

益也。如此，則奸謀沮矣。果亦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又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與郭李較也。而進明是讓

真卿忠義發奮。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

子儀
光弼
復河
北
郭李
嘉山
大捷

哥舒
翰
靈寶
寶殿

安祿
山
克
潼關

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嘉山，大破之。嘉山在真定府城西四十里。復河

北十餘郡。時子儀、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躡其後，子儀至恆陽。思明隨至，子儀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

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

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大破之。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

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路再絕，賊將十家在漁

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六月，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會有告賊將崔

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哥舒翰進兵復陝洛。

陝洛二州名。俱屬河南道。翰奏：「祿山必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

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國忠疑翰謀己，言於

上，謂翰逗留，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使翰不得已，撫膺

慟哭，引兵出關。遇崔乾祐之軍於靈寶西原。靈寶唐縣名。天寶初得符寶於古函關。因改曰靈寶縣。屬河

南府。高平之地曰原。翰大敗，諸軍皆潰。翰獨與麾下百餘騎入關。乾祐進攻潼關。

克之，蕃將火拔歸仁執翰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

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

范華陽國史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益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其計。不關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誤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

范華陽國史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益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其計。不關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誤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

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帝出奔蜀。

哥舒翰麾下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

首倡幸蜀之策。

蜀郡名。

上然之。

乃御樓下制。云欲親征。聞者皆莫之信。

乙未黎明。上獨與貴妃

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宦官宮人。

妃子皇孫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至咸陽。日向中。上猶

未食。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

手掬食之。須臾而盡。

書法云。書出奔。罪無備也。

丁南湖。

所謂幸蜀者。舊史之文也。曰幸。則昏淫之君無以為播遷之警矣。故綱目改書之曰。帝出奔蜀。夫以天子之貴。而為匹夫之奔。則凡人主自好者視之。可不寒心哉。

范華陽。

上下之傳。以勢相扶而巳矣。天子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合而從之。則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明皇享國數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不四十里而已無宜。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次於馬嵬。

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上至馬嵬驛。

馬嵬地名。在咸陽西路。與平

縣正西三十五里。有馬嵬坡是。

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稱由楊國忠欲誅之。會吐

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國忠未及對。軍士呼曰。國忠

與胡虜謀反。追殺之。

并殺韓國秦國夫人。

上杖屨出驛門。慰勞軍士。令收隊。軍士

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

割恩正法。上曰。貴妃居深宮。安知國忠謀反。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

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

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於是始整部伍

爲行計。〔發明〕國忠妻子及魏國夫人走陳倉。縣令薛景仙錄之。

胡致堂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德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役。使鉞居三十年相權。蓋侯顯外錢兩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疏族遠。薦幹于仲恩。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戍。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餽救。則毒又偏於畿甸矣。貴戚私於深山。以至叛反。則毒又其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怨。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而重感至此。使陳倉不亡。明皇竟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陳玄禮韋諷。

丁南湖

國忠貴妃之死。皆陳玄禮之功也。而杜甫北征詩云。不聞夏殷衰。中自諫襄。鐵奮志烈。商爾人盡非。於今河嶺活。則玄禮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發馬鬼

留太子東討賊。圖上將發馬鬼朝臣惟韋見素一人。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第泣。跋馬欲西。諫回。建甯王倓。與李輔國執鞚也。於馬勒。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與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繞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後微皆太子之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反。闕。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

父老

遮道請留太子東討賊。圖上將發馬鬼朝臣惟韋見素一人。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第泣。跋馬欲西。諫回。建甯王倓。與李輔國執鞚也。於馬勒。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與復。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繞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於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削平四海。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乎。廣平王俶亦勸太子留。後微皆太子之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上總轡待太子。久不至。使人偵之。反。闕。還白狀。上曰。天也。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廐馬。從太子。且諭將士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西北諸胡。

太子

太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德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役。使鉞居三十年相權。蓋侯顯外錢兩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疏族遠。薦幹于仲恩。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戍。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餽救。則毒又偏於畿甸矣。貴戚私於深山。以至叛反。則毒又其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怨。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而重感至此。使陳倉不亡。明皇竟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陳玄禮韋諷。

討賊

太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德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鉞爲色役。使鉞居三十年相權。蓋侯顯外錢兩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疏族遠。薦幹于仲恩。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戍。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餽救。則毒又偏於畿甸矣。貴戚私於深山。以至叛反。則毒又其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怨。一人三失。怨豈在明。而重感至此。使陳倉不亡。明皇竟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陳玄禮韋諷。

鐵奮

志烈。商爾人盡非。於今河嶺活。則玄禮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商爾

人盡非。於今河嶺活。則玄禮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於今

河嶺活。則玄禮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河嶺

活。則玄禮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活。則

玄禮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玄禮

之功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之功

昭著矣。○杜甫字子美。

昭著

矣。○杜甫字子美。

矣。○

杜甫字子美。

杜甫

字子美。

字子

美。

美。

○杜甫字子美。

發無
必無
心

長安
陷

房瑄
恐或
不來

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太子南向號泣而已。又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太子至平涼。時太子既留，未知所適。建甯王倓曰：殿下昔嘗爲朔方節度大使，將吏歲時致啓，俛略識其姓名。朔方道近，士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無貳心。速往就之。此上策也。衆皆曰：善。通夜馳三百餘里，至彭原。太守李遵出迎，獻衣及糗糧，遂至平涼。閱監牧馬，得數萬匹。又募士得五百餘人，軍勢稍振。

賊將孫孝哲陷長安。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孝哲將兵入長安。殺紀主皇孫數十人。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垆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埒爲相，其餘朝士皆授以官。既入長安，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

帝至魯安，以房瑄同平章事。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垆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瑄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遛不進，觀其意，似有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房瑄爲相。

人子即位
於靈武

肅宗

李泌
至靈武

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時朔方留後官名。留杜鴻漸迎太子於平涼。說太子曰：朔方天下勁

兵處也。今吐蕃請和。回紇內附。四方郡縣大抵堅守拒賊。以俟興復。

殿下今理兵靈武。靈武。漢朔方郡。今夏州是。按轡長驅。移檄四方。收攬忠義。則逆賊

不足屠也。太子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牋表。書也。於書中有所表記之也。請

遵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許。冕等言曰：將士皆關中人。日夜思

歸。所以從殿下遠涉沙漠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散離。不可復集。踐

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肅宗即位於靈武。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

下。改元至德。發明。裴冕勸進等語。分注皆棄而不錄。見肅宗之意。固自有在。綱目直書即位於靈武。以著其自立之實云爾。

本紀贊女子之罔於人者甚矣。自高祖至於中宗。數十年間。再嫁女禍。唐祚既絕。而

復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可以監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廢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感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財。不足為其樂。而傾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外國而不悔。考其結髮之異。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可不惜哉。

范華陽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比乃太子叔父。何以討殺山也。唐有天下幾

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李泌至靈武。初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

布衣交。太子嘗謂之先生。後隱居潁陽。潁陽。漢縣名。今省入登封縣。屬河南府。上自馬嵬北

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

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上欲以泌為

郭侯
力辭
相位

張巡
賈令
張期

張巡
斬六
將人
總城

西中
六矢
不動

以顏
真卿
爲工
部尚

右相。然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書法〕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易爲不
書召。必非可召而至者。此乃矚目之特筆也。

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潮與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

平生。

勞去聲。慰勞也。惟其對苦也。

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爲

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

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朝廷已幸蜀，復以書招巡。有大將六

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

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

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

射之，久乃知其藁人，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賊笑不設備。乃以

死士五百斫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慚，益兵圍之。巡

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問，語未絕，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

動。潮疑其木人，使諜問之，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

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

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收兵入陳留，不敢復出。

胡致堂

人倫天運。同條共貫。秦漢以後學者。不能知也。而巡之言及此。則巡之才識。得特能取軍守城而已乎。殆可以爲相也矣。

以顏真卿爲工部尚書。

真卿以蠟丸達表於靈武，乃以真卿

爲工部尚書。

兼御史大夫。領使如故。

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領於諸郡。又

書

郭子儀李光弼

回紇請助討賊

遣使奉册靈武

凝碧池樂苑秦苑雷海清樂器於地

遣人傾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郡留守。並同平章事。

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書法〕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夷請助討賊。觀此則知天命在唐。而逆賊不足平矣。

上皇遣使奉册靈武。天子即位及上尊號。皆上玉册。寶傳。靈武國難也。天子以玉。后太子以金。

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乃令韋見素房琯奉

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按〕史略。時開元掌制德寶會子買至省顯揚。帝曰。昔先帝德命。乃父為之辭。今命册又爾為之。兩朝咸集出

靈武傳位。首尾備三十六日耳。蓋少時遣使上請。俟命下而後即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胡為欲速見小利。而陷於不忠不孝之罪哉。

丁南湖〔按〕綱目今注曰。靈武使者至愛而不言。德宗遣使奏知即位。是肅宗子臣之

之世兩失。而備奉於其子臣也。

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祿山宴羣臣於凝碧池。凝碧池在陝西

西安府城內。盛奏象樂。梨園子弟往往歎歔泣下。〔按〕歔歔。感貌。賊皆露及曉之

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

前支解之。

丁南湖〔按〕士人之忠義不足為奇。最奇者惟安金藏雷海清。皆以樂工而知忠義。雖朝

於地。樂器皆有所不懼。此見樂人可以為勇矣。康志義佛鏡全錄而失錄海清。予

孫史之闕文
多傳云。

祿山聞曩者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又令府縣推按銖兩之物無不窮治連引搜捕枝蔓無窮民間騷然益思唐室。

九月以廣平王儼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建甯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爲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泰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爲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爲儲副同立功者其可已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儼爲元帥諸將皆屬倓聞之謝泌曰此固倓之心也上與李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爲侍謀軍國大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屈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遣使徵兵回紇後回紇遣葛羅支將兵入援〔發明〕實華賤夷春秋之法。肅宗急於討賊。借助回紇。徧目捐書衛兵回紇。備者逆發召命之辭。不使中國局於夷狄。此

正春秋之意也。

以房瑁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於陳濤斜地在盧敗績。瑁喜

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詣行在。言於上曰。晉用王衍爲三公。祖尙浮虛。致中原板蕩。
謂中原亂也。今房瑄專爲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
板蕩並詩亂名。眞王衍之比也。上由是疏之。瑄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悉
以戎務委李楫劉秩。二人皆書生。不嫻軍旅。進遇賊將安守忠於咸
陽之陳。縹緲。瑄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十乘。兩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賊
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者四萬餘人。存者四千而已。

范華陽

房瑄有異志。虛名。而無實才。唐宗既疏之。而瑄以爲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爲見疏。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大下之務。未之聞也。且唐宗任用瑄。而瑄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唐朝總論上

顧廻瀾曰。隋失其鹿。羣雄蜂駭。分山裂河。皆爲戰場。

李世民謂曰。晉陽城外。皆爲

戰場。李淵以世民爲子。提一旅之羸師。

李淵自號云。當河涇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

成而盡

隋。奮跡太原。使能正名仗義。分擊二京。以執子嬰於咸陽。殪商

辛於牧野。則義聲之先路。火烈烈而風發發。

古

執能擣之。乃淫汙

宮掖。設詐罔衆。

謂詐爲徵書。發太原河內。西門楊邑民爲兵。擊劉武。

臣附突厥。以爲掩耳盜鈴之計。

雖能進克長安。除隋苛禁。而舉動之不中禮者多矣。君子謂唐室

初政無足觀者。蓋以其詭正並用。駁而不懿也。斷云。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與王之術。駁而不懿也。

然電擊強妖。鋒無前對。

傳亮作武帝。九錫文。

圍折據。

音雙。姓名。

而仁杲降。攻洛陽。

而世充縛。據武牢。而建德俘。戰并州。而武周定。破山東。而黑闥平。伐江陵。而蕭銑馘。奮夷險。芟荒之略。

張固寶蓋。酒掃辟。穰。夷險芟荒。

收白旆。黃鉞之

功。白旆。易七德舞云。白旆黃鉞。定兩京。擴充戰鬪。四海歸。

而六年之間。化家而國。成功何速也。開國

之初。定律令。建學校。奠先師。擢直諫。孫伏伽。李業立等。制租庸調法。錄隋氏

子孫。皆足以興起人心。無愧於興王之業。享國長久。豈無自而然

哉。○太宗以不世出之英主。首建大謀。佐父削平海內。尺寸基

皆其功也。不爲兄弟所容。不得已而有六月四日之事。玄武門之變。世民殺建成及

吉。卽位所行。如日方升。纖翳不作。諫官入閣。京官宿內。惟勤惟儉。

以總萬機。山東旱。則行賑恤。關中饑。則救天下。畿內蝗。則出宮女。

而恤民至矣。置弘文之館。躬釋奠之禮。而文教振矣。錄刺史之名。

慎縣令之選。申用人如器之論。而舉措審矣。讀明堂圖。禁答囚背。

謹三覆五覆之奏。定失出失入之規。刑法志。律失入減三。失出減五等。而刑獄平矣。

收瘞暴骸。葬隋戰士。遺使詣高麗。葬隋戰士。而澤及枯骨矣。霽威從魏徵。諫疏

比韋絃。飛白答劉垺。而納諫容言之美德昭矣。他如不受康國之

附。不邀功也。罷鄭氏充華之使。速改過也。毀巢縱鶻。抑符瑞也。剪

豫也。帝範以賜太子。端義方也。賜絹以愧臧吏。勵廉恥也。黜萬紀

之利。賤貨殖也。封比干之墓。錄忠賢也。詣苑中而吞蝗。重稼穡也。

勅詔勅未使者執奏。示無我也。建府立衛。肅綱振紀。肇造區夏。其

功大。弘濟蒼生。其益多。是以在朝踰踰。在野熙熙。終歲斷死刑

二十九人。剪髮黔首。文身裸袒之國。王褒論莫不梯山航海。交臂屈

膝。梁元帝稱喁喁然向風慕義。願爲臣妾。司馬相如喻而胡越一家。窮髮

爲編戶矣。讀世南聖德之論。觀師古王會之圖。想呂才慶善之樂

閔貞觀政要之書。善政纍纍。榮一時之史籍。治道之盛。三代以還

未有也。議者曰。鄴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劉文靜謂世民。此非常人。鄴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

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豈虛語哉。惜其臨父臣虜。避暑九成。非孝

也。喋血禁門。推及同氣。非弟也。亂弟之婦。與之生子。元吉妃楊氏。上

明。非配也。故君子謂其三綱不正。有夷狄之風。蓋以此也。且欲殺

田舍翁。停婚仆碑。而君臣之義以絕。太子勿爲限制。以先承乾之

逆。而社稷之本。幾搖。處突厥於內地。布列朝廷。而內外之防已潰。

奮劍於洛陽之蠻。逞雄心於一獸。技癢於遼東之師。挫威聲於小

醜。而神武之略以墮。十漸不終之太宗。非復貞觀以初之政績。而

君子爲之三致慨矣。○高宗以懦弱之資。賴舅氏得續丕基。首引

刺史入閣。問民疾苦。詔獻鷹隼犬馬者罪之。察道裕希旨而自咎。

觀胡人進戲而自戒。上曰。朕聞胡人善為摩糖。嘗一觀之。昨初升樓。即有胡人舉輪。謂朕為好之也。朕因焚此輪。亦自以為戒也。矢

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通鑑。奈何溺愛於長髮

尼。太宗才人武氏為尼。帝納之。而忘父子聚麀之取。禮記。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後融寶王續曰。致吾君於聚麀。○斌

媚。初太宗賜武氏號媚。入宮甫越月。而大水繼作。女寵之戒昭昭矣。乃廢皇

后。王氏。立昭儀武氏。以致垂簾二聖。而棄太宗之法。如掃塵燥凍。寵笑

刀之李貓。用北門之學士。太后時。引元萬頃劉豫之參決。表奏。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反使忠良之臣

吞聲赤族。殺徐良無。則亦寄生焉耳。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知子莫

若父。信哉。○中宗欲以天下與玄貞。而天后廢徙於房州。后以鴆

賜之心。豺狼之性。賢王續則天文曰。加以鴆賜為心。豺狼成性。一旦太阿在手。運動四海。呼

吸霜露。女可殺。初武氏生女。誓抱女可殺。以誣王后。殺死。弘。兄可殺。殺兄。惟皇后可斷

其手足。武氏誅去王后淑妃手足。殺。令二婦骨碎。一摘使黃蓋瓜詞曰。種瓜黃蓋下。瓜熟子落。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肉視諸李。除唐屬。而李氏危若

朝露。開告密門。撰羅織經。周興來。俊。索禮。之徒。助惡於下。而一時

無辜者。皆泥耳籠頭。枷研楔。擗膺籤爪。懸髮薰耳。以求賒死。周

上疏曰。殘刻之吏。皆相務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擗膺籤。擗

膺。擗爪。懸髮薰耳。人非木石。苟求賒死。○選報曰。除。甚者改旗幟。易服色。

立七廟。而文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倏轉而為周。自李敬業之師

終蹶。瑯琊王之舉無功。初瑯琊王越王舉兵。既後。不克而死。孰有出一戈匹馬。以興義

者。噫。武曌。昭。字。以女統男。當時公侯卿相。無不以男而事女。補闕車

載拾遺斗量。眯目之聖神。

太后懼用存權使。時人誦曰。補闕連車轍。拾遺平斗量。繼繼待御史。盤殿校書郎。懶心存權使。

目聖神。

虐焰播蒼穹。

文公詩曰。怪毒穢瘴。極。虐焰播蒼穹。

而房州之帝子。久不見天日矣。

上之遷房陳也。與韋后私誓曰。異日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武皆得分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亦非長久之計矣。

張昌宗易之。

二小兒為亂階。

魏元帝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

終為亂階。

向非狄仁。

張之。

取日之功。鸚鵡折翼之夢。則廬陵何有反正

之期乎。○中宗橫罹酷廢。可謂切骨之戒。而即位之初。即與婦人

共政。

桓彥範曰。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

而牝鷄復鳴。

韋后用

祿產再振。帝乃點

宮中之雙陸。信妖女之撓權。

制。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廳。

竄殺五王。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等。

擢用方士。崇獎僧道。請謁公行。三思結寵。而五狗株連。

周利貞。李俊。宋

之禍。誅絕之。為三思耳目。人謂之五狗。斜封亂飛。除官。斜封付中書。謂之斜封官。

處。無坐奠。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觀宮女拔河。

拔音致。觀燈市里。御梨

園。幸隆慶池。以快淫佚。甚至比昵羣小。以作和事天子。

崔瑒。宗楚客。李林甫。宗楚

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為何如哉。積惡之極。僅止毒身。

韋后殺

幸之幸矣。○隆基起兵。以誅

章黨。而社稷宗廟。賴以不墜於地。相王。

宗。恬淡寡慾。黃屋非心。因

子基之功。以御少帝。之座。太平公主謂其帝曰。天下已歸相王。此非兒座。處提下之。

政。而帝惟一妹。

太平

是聽。向非早傳儲位。其不啓中宗之變者幾希。

○玄宗。

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宗。紹統。是為開元。而政迹所彰。卓有可紀。定官制。汰僧尼。

黜酷吏屬利貞等十二人

行鄉飲酒禮。罷員外檢校官。禁女樂。而出宮嬪。殺

友于而敦骨肉。

舊唐書

芟麥於苑中。躬耕於典慶。焚珠玉錦繡於殿

前。選名臣爲刺史。禁酷吏之子孫。禁錮來後抑祥瑞之奏。復臺諫對

仗奏事之儀。姚崇。宋璟。張嘉貞。韓休。諸相皆披肝瀝膽。以佐昇平。

而帝亦委心任之。甯瘦貌以肥天下。二十餘年之間。政如冰霜。

陸曰。政如冰霜。奸史消亡。過舉者少。故淳風美化。盈塞區宇。博亮行者萬里不持

寸兵。而號稱至治焉。然令百官休日。巽勝行樂。而逸志萌。寵任宦

官。門施棨戟。而奄人用。賣方士張果。果自言有神仙術。上迎聞空中神

語。而左道倡。倚口蜜腹劍之奸。李林甫成羅鉗吉網之酷。希輿嬖

楊玉環。貴妃小名芙蓉之面。壽王妃楊太真。帝幼爲貴妃。白居易寵阿聲山。安祿山小名

赤心之兒。崇楊右相。楊國忠太山之勢。啓楊五家奢競之風。楊氏五家除各爲一

矣。以姚思義爲檢校進食使。而嗜慾靡矣。一日殺三子。瑛。瑊。瑒宰相

以刑措賞。而恩威倒矣。停折衝上下魚書。而武備弛矣。蕃將代漢

諸道節度用胡人。而精兵咸戍於北邊矣。邊功不息。南詔喪師。而

元元罹鋒鏑之毒矣。凡亡國敗家之事。靡有不舉。是開元之時。一

玄宗也。天寶之時。又一玄宗也。勵精於前。怠荒於後。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帝之謂矣。胡雖以百戰驍勇。乘銳焱起。楊國忠激殺山歷

旬聲動。衝天羯羶。

古賦。天寶之際。僞陽兵起。旬聲動。衝天羯羶。

值中國玩弛之後而賊剪

我王室。傾覆我國家。虔劉我邊陲。

太白歌。天津號水

彼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

而大河以北無堅城。

文丞相詩。一朝僞陽動。擊鼓。大河以北無堅城。

馬嵬之際。愛妻

不保。五十年太平天子。

初明皇所幸蜀驛馬。高力士叱衛士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秋何歸。

親犯露霏。崎嶇於

劍門道上。

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悲悼。

小說大真外傳。帝出幸。劍嶺野。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

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

雖草野之臣。孰不知有今日哉。

明皇幸蜀。郭從謹曰。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三

唐紀

肅宗皇帝 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靈武。其後克復兩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壽五十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居經遠之謀。專務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情可知矣。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靈武。其後克復兩京。不失舊物。在位七年。壽五十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可謂賢矣。然不居經遠之謀。專務姑息之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則其情可知矣。

綱丁酉。至德三載。正月。安慶緒殺祿山。 **綱**祿山自起兵以來。目漸昏。至是不復覩物。性益躁暴。嚴莊與慶緒謀。夜遣關賢李猪兒執刀直入帳中。斫祿山腹腸。流血數斗。遂死。慶緒尋即位。 （按）史略。祿山欲以

朝。慶緒使人執之而立。

游默齋 祿山以臣而叛其君。慶緒即以子而叛其父。天。處好遺。豈不昭昭然可為萬世之戒哉。

綱殺建甯王倓。 **綱**李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之。建甯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為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

胡致堂 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慘京因多矣。親見其父廢於宣女。聽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綱賊將尹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 **綱**時安慶緒使子奇寇睢陽。許遠告急於張巡。巡入睢陽。與許遠合。賊悉眾

守睢陽。 許遠。合兵。守睢陽。

卷二十三 唐紀 肅宗

一〇二五

字俊
則如

列萬
矢

將
始

逼城。巡督將士晝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殺士卒。衆氣自倍。遠謂
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爲公守。請公爲遠戰。自是之後。
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接應而已。戰鬪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夜遁。
二月。帝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
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
前策。遣安西西域之兵。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
能待此決矣。

胡致堂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如而避之。不可言仁。棄遠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果與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果與郭不率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三人之謀。惜哉。

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

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

陽。思明擁強兵。據富資。益驕橫。

驕橫而暴。凌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

制。書法。賊僞署官多矣。不書守范陽何。恨矣。深之不行也。賊之所先攻。賊之所先守矣。

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

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推

牛饗士。盡軍出戰。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

而不識。乃劍蒿爲矢。劍以冉反。銳利之也。蒿乎高反。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

其狀。使霽雲射之。喪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收軍退還。

四月。以郭子儀爲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清渠。敗績。清渠

地名。在陝西。靈昌縣城東。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

空名
告身

給空名告身。

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范華陽

官爵者。人君所以取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爲賤而加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雖假名器。而輕於賞士。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敝。不亦宜哉。

張鑑
爲相

房瑄罷。以張鑑同平章事。

瑄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瑄不以

職事爲意。日與劉秩、李楫、高談、釋老。或聽門客董庭蘭鼓琴。御史劾之。罷爲太子少師。以鑑同平章事。上嘗使僧數百人爲道場於內。鑑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也。上然之。

七月。尹子奇復寇睢陽。

睢陽爲賊所圍。城中食盡。日蹙。張巡

命南霽雲犯圍而出。告急於臨淮。

時賀蘭進明在臨淮。擁兵不救。進明愛霽雲勇壯。具

食延之。霽雲泣曰。睢陽之人。不食月餘矣。霽雲雖欲獨食。且不下咽。

大夫坐擁強兵。會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臣義士之所爲乎。按唐書。霽雲見進

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出兵何益。霽雲曰。賊或未下。請以死謝大夫。因嚙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霽雲既不能

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示信。歸報。座中皆爲泣下。初房瑄爲相。惡

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而以許叔冀爲之。都知兵馬使。俱兼御史大

夫。叔冀遂不受其節制。故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

所襲也。

捷明
張鑑
霽雲
不食
咽下
霽雲
嚙指
示信

胡致堂

○ 聰明亦可謂不愚矣。然遠危迫。我絕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莫於救者。直以事理為斷。聽命可也。遂疑異議。起義不立。豈不辱乎。房瑋若知盛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退之。以鈞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政柄。操此心以取人材。難乎功業之成矣。

袁了凡

○ 房瑋為相。總河南帥。贊勳進明。則用聰明所忌之許敬實為都將以牽制之。神所輕之韓愈為京兆尹。屈紳看參以激怒之。故紳愈。許而並去其官。宰相選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公。而以己私私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為國忠於人之所為者。顧爾虎於弄兩。立己於平地。躡足而徐觀之。感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其伎倆可罪已。

九月廣平王儼

○ 儼。傷六反。

郭子儀收復西京

○ 時上勞饗諸將遣攻

長安。謂郭子儀曰。事之濟否。在此行也。對曰。此行不捷。臣必死之。回

紇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等。回紇俗號太子曰。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

翔。○ 府屬陝西。廣平王儼見葉護約為兄弟。因率郭子儀李嗣業僕固懷

恩等與賊戰於長安城西。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明日賊

將吳守忠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長安。初。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

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

王儼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為賊

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曰。當為陛

下徑往東京。即與僕固懷恩引回紇西域之兵。自城南過。營於滻水

之東。軍民胡虜見儼拜者。皆泣曰。廣平王真華夷之主。上聞之喜曰。

朕不及也。○ 儼兼入城。百姓老幼。夾道歡呼。悉泣。儼留長安。編修二日。引大軍東出。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 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

還東宮。修人子之職。泌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奈何。泌曰。今請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陛下歸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甯耳。上曰。建甯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甯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甯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

一摘矣。慎毋再擣。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對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娣忌而譖之，故必言及之。必復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彷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皆卿之力也。

胡致堂

謂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觀於君臣哉。正坐再婦輔國。表裏相結。無除之之道。寧極相位。隱於山林。冀君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必反。

謂數百言。而肅宗終不諭耶。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教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先。藥片驚於內。轉運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嗚呼。郭侯亦可憐。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冬十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時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謀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之。始與士卒同食茶紙。

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既盡，巡出愛妾，殺以食。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人知必死，莫有叛者。賊登城，將士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

城遂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

生致許遠於洛陽，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萬數。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

張巡
許遠
死節

羅雀
掘鼠
保障

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常，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每戰，巡立於戰所，爲士卒倡，又推誠待人，無所疑隱，臨敵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甘，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河南節度使張鎰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鎰至，睢陽城已陷三日矣。【參攷】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爲也。公知我者，敵不死。亦不肯降。巡呼曰：南人男兒皆爾，不可爲不義。鎰笑曰：汝將有

【按】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爲也。公知我者，敵不死。亦不肯降。巡呼曰：南人男兒皆爾，不可爲不義。鎰笑曰：汝將有

【按】唐書忠義傳：子奇執巡，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爲也。公知我者，敵不死。亦不肯降。巡呼曰：南人男兒皆爾，不可爲不義。鎰笑曰：汝將有

廣平王 郭子儀等收復東京

【按】唐書：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京師幸用其力。王室再安。

圖

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交擊之，賊大敗。慶緒率其黨走河北，殺所獲唐將哥舒翰，程千里等三十餘人而去。許遠死於偃師。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殺明】回紇之力

馮多。然漢目止有漢平王及子儀而不書回紇者。一則尊中國。二則御夷狄。三則不事回紇之有其功。四則或後世不得與異類共事也。

范華陽唐宗欲復唐室。荷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則何患乎賊之不滅哉。乃好結我狄以求勝。不為謀遠。至使諸胡結怨。與賊無異。其失民也。不亦甚乎。

袁了凡以小人竊小人。必稱國。何進呼董卓謀常侍。崔暹召失全忠殺軍容是也。者可為承。以爽秋竊爽秋。必稱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真滅契丹是也。稱國

李泌
山

李泌歸衡山目泌求歸山不已。上固留之。不能得。乃聽歸衡山。勅郡縣為築室於山中。給三品料。時克復兩京。稷請復山。泌必有不足於中者。夫肅宗親張良婦。任李輔國。其親於愛子。且

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帝入西京。上皇發蜀郡。目上入西京。百姓出國門奉迎。二十里

不絕。舞躍呼萬歲。上入居大明宮。勞倣與子儀曰。吾之國家。由卿再造。

十一月。上皇還西京。目上皇至鳳翔。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胡致堂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誠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慮深矣。肅宗之德之也。當威威偵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既啟其端。於是釋刃而劫。之不得考其死。高生于是矣。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表累請避位還東宮。上皇不許。

以郭子儀
為李光弼
空司
明史

史思反

以魚朝恩
為軍容使

立廣平王儼為楚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有差。

追贈死節之士。李愬、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

蔣清、龐堅等，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

史思明高秀巖各以所部來降。安慶緒忌思明之強，欲圖之。

思明遂以所部十三州來降。滄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涇州今屬河南府。安州今屬保定府。深州今屬冀定府。德州今屬德商府。棣州今改為武定州。屬德商府。雖相州未下。相州今屬新德府。河北率為唐

有矣。

戊戌，乾元元年。春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射。輔國佐附張做。魏、魏、魏朝與。

大赦，改元。

三月，立成王儼為皇太子，更名豫。

史思明反，殺范陽刺史烏承恩。張鎰上言，思明凶險，因亂竊

位，力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彼雖入面，心如野獸，難以德懷，願勿假

以威權，至是思明遂殺承恩而叛。

丁南湖。玄宗不聽張九齡言，安祿山。此覆轍之至戒也。肅宗又不聽張鎰言，魏、魏、魏朝與。何其一念之相傳耶。

八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上命朔方郭子儀、淮西

魯炁等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

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官。慮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書法〕郭李不可以統郭李乎。是故書宦者。所以掩肅宗也。領目等光弼子儀節度。獨攝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爲可統光弼也。其旨深矣。

范華陽〔書法〕風分術賢齊節。瑋璋郭景曰。子儀國帥。齊之尊也。以諸侯之節。闖入殿

廟。郭李不世出之時也。使朝恩節制之。發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擧十六萬衆。其不亡亦幸哉。

十月。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副使。〔圖〕時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

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溫公〔書法〕夫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大柄存乎己也。苟或操之。則彼此勢均。何以

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惠。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縱習爲常。傳之姑息。乃至信禪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釋之。然則國機廢置發生。舉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備有種子。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機起。民靡塗炭。以陵僭節。僭得得以陵殺命。則將帥之陳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靡塗炭。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創軍法。使以階級相承。有小違犯。成服斧質。是以上下有級。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治謀之遠哉。

己亥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圖〕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

州。〔圖〕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諸軍既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

體。官軍與史思明刻日決戰。未及布陳。忽大風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驚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甲仗

遺棄殆盡。諸節度各潰歸本鎮。〔書法〕書九節度之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勢在於無助也。

九節度兵於相州

以侯希逸爲平盧節度使。自唐立此

史思明殺安慶緒，僭號大燕皇帝。

制停口勅處分。初李輔國自上在靈武，侍直帷幄，宣傳詔命，

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勅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

百官皆因輔國關白，口爲制勅，付分施行，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

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爲相，於上前叩頭，論制勅應出中書，具陳輔

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勅，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

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書法書子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諱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勅處分，二世，其斯而已矣。

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時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光

弼治兵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

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賜僕固懷恩爵大甯郡王。懷恩從郭子儀爲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

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思明入洛陽，城空

無所有，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

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

挺身取之，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旒而進。橫旒而獲

半涉，懷恩責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

高李
人敵

光弼
降二
將易

高庭
驍才
勇過
日越
短刀
置驍
中

以郭
子儀
分領

之龍僂易之。慢罵如初。孝德噴目大呼。揮矛躍馬。斬之以歸。**圖思**
 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
 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
 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諗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
 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
 不得則勿反。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
 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
 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
 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
 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時光弼屯
 中潭。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
 乃命出戰。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
 不利。諸君死敵。不令諸君獨死也。率諸將致死擊之。賊衆大潰。思明
 乃遁。

胡致堂

圖中潭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若不懸郭子儀。使與犄角。賊必
 可平矣。史言魚朝恩。子儀。而不言所授之事。竊意子儀。僅供重厚。不為
 肅宗屈。此其所以不可及也。使子儀奉承朝恩。以固權位。雖換足明。平河北。未免枉尋
 尺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懸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於是乎。

圖庚子。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圖**以郭子

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圖**時黨項等兇。**圖**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圖**時黨項等兇。**圖**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鄆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爲鄆坊節度使，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鄭州刺史杜冕領之。分道招討，以子儀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鎮之。〔書法〕領者何，不行也。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讓，各在無助，而處切題之體。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以鎮之。知假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

五月，以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天子宮禁曰內。上皇居興慶宮。在陝西西安府治東南五里。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宜迎居大內，上不聽。會上不豫，輔國與張后謀，矯詔迎上皇於西內。居甘露殿。高力士疏巫州。巫州，今改杭州。屬湖廣辰州府。陳玄禮勒致仕，上皇不懌，寢以成疾。後上

稍悟，欲誅輔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發明〕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逐，不從所請，就未幾專橫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能制，反以甘言順其意，幾至慈父孝子，兩不相保。使信任小人之禍也。

鄉九峯。齊姬之士，必不立於堯舜之庭。桑中之女，豈能容於共室之室。故惡蠱之臣，以遂其奸也。肅宗常君父播遷之日，而自於靈武即位。當時之臣，已竊其有無父之心矣。雖以玄宗甘心傳位，然其臣之竊伺者固已逆料其欲而懷離間之謀矣。封禪之舉，豈非肅宗啓之歟。使肅宗誠有愛親之心，則輔國之罪可誅也。顧乃慰勞之耶。以奉秋之法加之，其能免於自縊之罪乎。雖哀慈成疾，而至於死，亦不足道也。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

辛丑二年春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

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於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稱賊鋒尙銳。未可輕進。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勇而懷。麾下皆蕃漢勁卒。亦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與懷恩進攻洛陽。思明引兵薄之。官軍大敗。河陽懷州皆沒於賊。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之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悅。縊殺之。朝義卽位。朝義。思明之長子也。無寵。愛少子朝常欲殺朝義而立之。故有是謀。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尙書。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

官不可爲。其如朝望未孚乎。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己。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地氏曰。肅宗信漢祈之小術。以爲更制改號。可以致禱而弭禍。不亦異哉。

壬寅。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程景山。有裨

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

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

御失所以致亂。不復推究。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都知兵馬使

辛雲京爲節度使。從之。是歲絳州突將王元振。以儲積不充。殺

行營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

白孝德爲節度使。朝廷皆因而授之。發明所貴乎天子者。爲其能守上下之分。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福業者也。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豈

自卒盧亂時。由軍士廢立。於是軍權倒置。從不可制。自是而後。承襲爲常。至於唐七。而

史朝義殺

思明

李輔國

裴冕

裴冕

裴冕

河東軍亂

以辛雲京

爲節度使

諸鎮

殺節度使

諸鎮

殺節度使

諸鎮

殺節度使

諸鎮

殺節度使

始於肅宗

河東諸鎮皆奉法

大上皇崩

代宗即位

後已。君子觀其目所書。則知肅之亡也。由於播。而播鎮之禍。實始於肅宗。

建辰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絳州諸軍剽掠不已。命子儀鎮之。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臥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謂貞治軍。軍屬。

朔方將士不樂。皆思子儀。故元振因之作亂。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七月。收元振及其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案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太上皇崩。甲寅。上皇崩於神龍殿。神龍殿在陝西西安府。唐西內太極殿之西北。高宗建之。年

復以建寅爲正月。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初張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使者送后下殿。宦官宮人殺之。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越王係及充王儼。發明皇后所以殺曹何耶。張后與他國表裏。張建寧。建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直書曰殺。所以正皇后之罪。若輔國專橫之惡。又可知矣。

范華陽。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太子即位。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

卷二十三 唐紀 肅宗 一〇三九

號爲尙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亦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發明〕以一宦者而居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

李光弼使田神功擊史朝義。大破之。〔史朝義自圍宋州數月。城中食盡。果毅劉昌曰。倉中猶有麩數千斤。請屑食之。不過二十日。李太尉必救我。李光弼至臨淮。諸將以朝義兵尙強。請南保揚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爲安危。我復退縮。朝廷何望。徑趣徐州。使兗鄆節度使田神功。進擊朝義。大破之。〕

號爲尙父而不名。以李輔國爲司空兼中書令。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書法〕書使何。歸功光弼也。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於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慰撫之。子儀遂留京師。

以宦官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發明〕是時亂根未除。而代者已踵其後。則是一輔國未去。而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

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時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元帥。會諸道節

入。舉兵回紇。將大元振爲驃騎大將軍。時而弭。

以宦官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發明〕是時亂根未除。而代者已踵其後。則是一輔國未去。而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

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時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元帥。會諸道節

入。舉兵回紇。將大元振爲驃騎大將軍。時而弭。

以宦官程元振爲驃騎大將軍。〔發明〕是時亂根未除。而代者已踵其後。則是一輔國未去。而一輔國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

九月。回紇舉兵入援。十月。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賊將薛嵩張忠志以州降。

時上遣中使劉清潭使于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朝義。先是肅宗以僕固懷恩女妻可汗。可汗請與懷恩相見。上令往見之。懷恩爲言唐家恩信不可負。可汗悅。遣使上表。請助國討朝義。制以雍王适爲元帥。會諸道節

復東
京

盜殺
李輔
國

以劉
晏同
平章

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加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廷。戊辰。諸軍發陝州。懷恩與回紇爲前鋒。與李光弼、李抱玉等數道並進。壬申。至洛陽北郊。賊衆數萬。立柵自固。官軍驍擊之。賊衆敗走。懷恩進克東京。使其子瑒乘勝逐朝義。累戰皆捷。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煙火累旬不滅。十一月。露布至京師。

盜殺李輔國。圖上在東宮。以輔國專橫。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爲刻木首葬之。〔發明〕輔國驕天子。

遷上皇。弑兩母。其罪大矣。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代宗乃遣盜殺之。何與夫以天子而行盜賊之謀。是亦盜賊而已矣。

胡致堂圖己之問。人君可不慎乎。夫張后正位中宮。猶大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爲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爲功乎。

代宗皇帝

名豫。肅宗太子。繼世嗣位。歷一十七年。壽五十三歲。○帝平亂守成。足爲中材之主。然慈愷難儉。上陵下替。養成亂階。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

唐代爲之也。

癸卯。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圖僕固瑒

等追及朝義於莫州。圍之。朝義屢出戰。皆敗。選精騎五千。自北門犯圍而出。李懷仙遣兵追及之。朝義窮蹙。縊於林中。懷仙取其首以獻。

僕固懷恩與諸軍皆還。

丁南湖

李懷仙者。史稱義之將也。朱希影者。李懷仙之將也。李懷瑗者。朱希影之將也。懷仙殺朝義。故希影亦殺懷仙。希影殺懷仙。故懷瑗亦殺希影。以一殺相承。六傳不爽。其故何哉。以天道之好還。夷俗之俗襲。而玄宗之昏淫。遂於前。隋代二宗之姑。為發理於後也。

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

薛嵩為相衛邢洺貝

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

防禦使

魏博德瀛自田承嗣始。傳五世至田弘正入朝。七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曰貝。魏。相。磁。洛。博。衛。

李懷仙仍故地

為幽州盧龍節度使

盧龍德瀛自李懷仙始。更二姓。傳五世。至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曰幽。涿。營。瀛。莫。平。薊。

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

臣

張志忠。賜姓李寶臣。

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

之

之

范華陽

唐失河北。實自比始。由任藩與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是乎。

袁了凡

四方多事。比小人之福也。故袁卓謀而賈錙錘賊黨李惟郭兒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兵攻長安。燬之。燒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授降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於河北分為大鎮。迄於唐亡。不可復取。錙錘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養孫以自固其威權也。小人之為身謀。不顧禍福殃民如此。其罪深矣。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河東節度使辛雲京與

懷恩構隙。奏懷恩謀反。上優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

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諭回紇。再收兩京。平定河

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所構陷。憤怨殊深。上書自訟。有曰。臣實不能

事者。死一門。四十

薛嵩
田承
嗣李
懷仙

死一門
事者
四十

大人

吐蕃

程元振

不以

子儀

却吐

程元振

官爵

保家。陛下豈能安國。言甚切至。上遣使慰諭之。懷恩竟不奉詔。

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

吐蕃遁去。關時吐蕃之初入寇也。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及至奉天武功。奉天唐縣名。屬陝西。武功亦縣名。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元帥。

子儀為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將軍領軍。部曲有出。曲有軍侯尉一人。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二十餘萬眾。瀰漫數十里。子儀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已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掠

府庫。市里焚廬舍。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至商州。今陝西商縣。行收兵。合四千人。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又使長孫全緒

將二百騎出藍田。縣名。今屬陝西。今屬陝西。觀虜勢。全緒畫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子儀為中書令。故稱令公。自商州將大軍

不知其數。至矣。虜以為然。悉眾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京畿逾

安。發明。綱目言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致逼入。則唐其能固乎。

胡致堂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僅委用之。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嫌本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生死以之。其忠義精神。仰莫日月。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誠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

十一月。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書法。書放。失刑也。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

神仇
諸經
元振

以魚
朝恩
為觀
軍容
使固
懷恩
反

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使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

○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為犬戎犯關度隴不血及而入京師却官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至者此將帥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服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但削官爵放歸田里

丁南湖柳伉此疏可謂忠言矣然予曾見此疏全文內稱魚朝恩戮力陝郡而有成人之美歟後元振被漢州

胡致堂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可謂民之父母矣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違國讓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其輕重肆諸市朝則代宗之心如天地日月云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善衣入窳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騎至使使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向河朔之保諸乎

十二月上還長安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書法書著代宗章

甲辰三年立雅王适為皇太子蕭關寺之亂也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

以劉 晏爲 河南 紅淮 轉運 使 劉晏 具陳 漕運 利病 李光 弼卒

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懷恩子瑒爲其所殺。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母曰：吾語伊勿反。國家待伊不薄。今衆心既變，痛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子儀燒瑒首詣闕。羣臣入賀，上不悅曰：原信不及人，致勳臣顯謫。深以爲愧。又何賀焉。命擊懷恩母至長安。始待甚優厚。月給以壽終。具禮葬之。

范華陽代宗之貴己也。厚其持人，也起而謀。不能成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惡隨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袁了凡僕因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以讎芥寔棄而從賊。固初蓄異志。其子埋啓帝早爲之備。及懷光敗而毒死。君子薄懷恩有母而懷光有子也。

三月，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汴河之水也。源出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梁洋二州名。梁州今漢中府。洋州今西鄉縣。俱屬陝西道。道險勞

費，乃以晏爲河汴江淮以東轉運使。時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接奴何反。手管摩也。傳始醉反。禾成秀也。官廚無兼時之積，晏

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病，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爲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初上之幸陝也。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

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上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光弼治軍重嚴。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懷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書法〕綱

幸。具官爵。此其止於爵位何。致不備也。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器有大尉副元帥之官。削不復書。以爲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而利害之念重也。

袁了凡

子儀光弼皆軍職功起。爲中興元帥第一。不幸爲僉王所奸。禍切於刻。

此垂備主。與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自衛。雖天子詔授京師之命。亦不行也。而身反益危。其名節亦稍貶。且子儀拒袁甲之請。以爲燕趙軍容之始。而愈明思爲之危下。光弼一爲遷延。即諸將皆不受約束。遂以憂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令行禁嚴。臨火赴坑者乎。以所知信乎則無貽。機件則無使。而全身遠害。果不在他。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八月。子儀

自河中入朝。河中。今山西。今山。會涇原。涇原二州名。涇州今因之。原州今爲涇原縣。俱屬陝西平涼府。奏懷恩引回紇

吐蕃十萬衆將入寇。京師震駭。詔子儀帥諸將出鎮奉天。上召問方略。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

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

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

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在速戰。吾堅

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

李抱真

為諸
步兵
為諸
備最

以平
盧將
李懷
玉為
留後

矣。敢言戰者斬。子儀夜出，陳於乾陵之南。統陵。一唐高祖之墓名。在陝西西安府乾州。未明，虜

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涉涇而還。涇

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千，請監軍柏文建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禮恩有返，

禮恩而入。志烈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聽其言，未

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涼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陷。

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子儀辭尚書令。

乙巳，承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澤潞，即昭儀諸鎮也。有州五：曰潞、汾、晉、澤、沁。

抱真以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

乃籍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武備也。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

視山東。由是天下稱澤潞步兵為諸道最。

丁南朔，史稱李抱玉為特臣之良，而抱真乃其從弟也。抱真尤以忠賢顯著，其所長

朱滔等功，種種可錄。况平生節行，一無所虧，故屢從征伐，而得以令效焉。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武三，劍南。厚敏敏，病奢侈，極殺戮，母數戒之，武不

其境。書法】嚴武書府。非表笑之也。正以著儒林之論耳。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己。

時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成德，唐之藩鎮名。鎮州四：曰常、深、趙也。自李寶臣時有之。魏博節度使

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

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名藩臣。羈縻而已。謂馬純頭。廉牛。言人被割如馬牛之受羈縻也。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書法）其教有自內

出。必書。所以病代宗也。

郭子儀
德屯

○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十月。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

○時懷恩誘回紇吐蕃等數十萬衆。俱入寇。懷恩以朔方兵繼之。郭子儀使諸道節度使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已而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丙寅。回

紇吐蕃合兵圍涇陽。縣名。以居涇水之北。故今屬陝西西安府。子儀嚴備不戰。是時回紇吐

蕃聞僕固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知之。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

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固在此乎。汝給我耳。若果在

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

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

○郭晞時。子儀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

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

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

○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

大驚。其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

子儀
見虜

回紇諸會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吾而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不致直言曰死。故托云捐館。捐。棄也。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

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既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會長共飲。子儀與藥葛羅執酒爲誓。諸會長大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率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靈臺縣名。大破之。殺吐蕃萬計。殺明回

紇吐蕃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至德所致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奚可謂社稷之臣矣。

胡致堂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勳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於遠。則其聲音容貌。亦將有孕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爲說而倖入吉。子儀其庶幾乎。

袁了凡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子儀免胄見回紇大將。已失匕箸者。况臨陣耶。然仁貴遠從破突厥。而子儀即召與飲。誓好如初。蓋仁貴聽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度力以爲。欲大創之以優其後。子儀散兵未合。而虜衆數十倍。故示之至誠。以服其心。然假好於梅罪之回紇。而併力於藥親之吐蕃。因歸于我。內不懷中國。而外鄰戎狄之合。使不獲相爲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謀合。誠與信行。此令公之所以未易及也。

子儀自耕百畝士卒不耕而新學校不可廢

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以魚朝恩判監子監

郭子儀入朝

子儀囚啜特罪

郭子儀還河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

是爲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丙午，大歷元年春正月，勅復補國子學生。自安史安祿山·史思明·

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

故有是詔。書法復補何久廢也。書善之亦慈之。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率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

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

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

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

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

測也。書法宦者判國子監，此古今學校之大辱也。書以慈之。

丁未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

名，其子曖尙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爲天子邪？我父薄

天子不爲傳輕之也。謂天子不足爲也。公主恚，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

是，彼欲爲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囚曖入待

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疑不孽，不爲家翁。兒女子闈房之言，何足聽也。

子儀歸，杖曖數十。

魚朝恩作章敬寺。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以資太后冥福。窮

極壯麗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爲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塚。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才而何。

○戊申三年。春正月。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發明】一家奴作寺而爲之。幸。比事觀之。失可知矣。

○徵李泌於衡山。○泌既至。復賜金紫。爲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

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爲相。泌

固辭。【書法】從前不肯。貴之也。比則品爲復舊。泌之初至。余義也。於是而不至。則君臣朋友之義缺矣。故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著疑。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

相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無所建立。而後就觀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故從恒辭舊儀。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己酉四年。正月。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

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

魚朝恩邀子儀遊章敬寺

徵李泌於衡山

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致堂

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己盡人格。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梁我者安得不服。聽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所感動其心者也。

袁了凡

元載問魚朝恩於子儀。子儀恬不為動。卒歸憾於朝恩而服其心。李逢吉雖轉泉等參劾。方無狀。復夜皆罷。逢吉信險賊。多智善運巧。然亦晉公之權量。差貶於逢吉。故逢吉得乘其微。且元載亦逢吉也。使子儀一或其說。聽其下之衷甲。載必復使人聽而害於軍容。此春秋費無極所以惡御寇於子儀而殺之。漢劉舉之所以盡其大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人之機詐可畏。而貴在君子有以待之也。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

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

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憚。令元載為方略。擒而縊殺之。以屍置其家。購錢以葬。

元載既誅。朝恩上寵任益厚。載遂志氣驕溢。每象中大言。自謂有

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載有丈人來從。載求

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

惟署名而已。丈人不得已。試謁判官。聞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

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發明】代宗朝除元惡。宜復太宗

舊制。內侍不置三品。盡擧兵柄歸於將帥。庶幾歸絕。今則不然。使宦者因仍自若。比為唐室不救之禍。豈不深可歎哉。

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時元載以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

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

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

以樓筠為史大夫

召模入見

彈吐著

屬少遊使善待之。〔發明〕從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疑又國辭。今屈佐外藩何哉。惟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復歸衡山足矣。何必下喬入谷。自虞備豫之未幾。

辛亥六年八月。以李棲筠為御史大夫。〔按〕唐書。棲筠性方挺無所屈。喜英善而樂人攻己短。子吉甫。

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勅除六品以下官。

乞命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棲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繼。

范華陽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如嚴國。然主勢不已卑乎。

癸丑八年九月。召郇模入見。傳姓。模名也。郇音胡。

髮持竹筐。韋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屍。貯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發明〕軍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時吐蕃入寇。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璘亦敗。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雪恥。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否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

朝那虜至百城返。城邀之於隘。盡復得其所掠。馬璘亦出槽。兵虜輻輳。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胡致堂

任其失。實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以此侯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武侯街。奉之殿。高深不用命。因殿之。原自諱殿其後。

元載奏請城原州。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今國家西境盡潘原。潘原。隴右之西境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石門木峽。皆地名。在平涼府隴州西南境內。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書法。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法請也。是故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原州而屯之。蓋領之也。稱目不以人屬言如此。

甲寅九年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泚至蔚州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屍而前。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關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正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

元載
奏請
城原
州

朱泚
入朝

從之。蓋疑之也。今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

田承嗣反。陷相州。勅貶承嗣。發諸道兵討之。李正己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上嘉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

遺之百緡。承倩詔晉。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豈子尙爾。况寇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

資。寶成遂有玩寇之志。終唐之世不能取。十一年赦承嗣入朝。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十二年上復命討承嗣。既而釋之。

范華陽寺人紹風少衛。皆以宣寺取國寶歸。承倩一怒寶臣。而諸嬖解體。巨瘡遺毒。終唐之世。不能取焉。其爲害也。過於寺人紹風少衛遠矣。

丁巳十二年。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賜自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載妻子皆伏誅。遣中使殺載祖父某。斷棺棄屍。毀其廩主。又貶王晉爲梧州刺史。

丁南湖元載之妻惡甚矣。唐書乃以置於諸臣列傳。不入於妻臣傳者何哉。蓋德宗香想斯時史臣頗旨回轍。以致外諫之相承。奈何歐陽修宋祁諸公撰述唐書。亦不明辨此也。

四月。以楊館常袞同平章事。館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二。京兆尹黎幹。驩從

甚盛。謂車馬及隸卒也。又發馬人名曰驪。甚盛言其衆多也。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他卿堂屋爲當時望。亟毀之。發明楊館孫相像三月。而舉政修俗爲之。俗爲之。斯革者。正其身以率物也。

范華陽揚雄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正己以先海內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

之謂也。

袁了凡常疑唐相楊綰。是日鎮出而郭令公時方宴客。聞之。急命燒其座中琴樂之半。以爲令公以一代宗臣。制行實儉。不能自裁。而顯有所畏。及讀蔡汝傳。沈歷四縣令。吳政旅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廳下曰。蔡汝令縣供備備有案。士得蔡。斂足矣。毋論其情也。由此觀之。蓋公威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類如此。

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上方倚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

卒。上悼痛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袁了凡常疑唐相楊綰。及綰卒。大常請易名文貞。袁微風幸符薛端駁議。謂公爲元載所薦。引載之咎惡。悉歸於公。梁繼不然而之。乃代大常答。謂公與元載。微物爽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氏。况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歸而守中。因疏爲贊。適見清節兩顯。今見文粹。致唐符本傳。綰嘗以侍郎歷禮部吏部。元載忌綰望高。因拜綰酒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敬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息也。而端之駁綰。實哀味之耳。

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楊綰常奏薦之也。九月。以段秀實爲經原節度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己未十四年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澧音刺。時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蔡虛齋代宗徵從衡山。復歸之。及召見。又聽常袞之言。以爲澧州刺史。夫而後用之耶。若此則古鈞饋耕莘之徒。皆必使首州縣而後可以爲相。僞文何所見而遽大用之哉。然則袞之言。亦休休有容之量。帝之聽失任賢勿貳之誠矣。

五月。帝崩。太子卽位。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卽位。

丁南湖唐自太宗以後。幾乎無唐者屬矣。至玄宗而社稷始定。是亦中興之賢主。究其卒也。何又不加代宗之全身保國耶。嘗讀玄宗平滎亂而讓。代宗歷禍

以顏真卿爲刑部尚書

澧州刺史

德宗

天奉楊綰之速

以崔
祐甫
同平
章事

崔祐
甫除
百官
人八

以郭
子儀
為尚
父加
中書
令

亂而得。蓋人主之懷心。有懼而懼者。有警而懼者。懼則備之恒豐。警之懷慮是已。警則聖賢之慮。裁料代宗乃亦然乎。蓋帝自少從其父祖流離艱險。出入干戈矢石間。誠所謂操心危慮患深者。故於李光弼僕固懷恩則皆追念其功而優容以待之。於元載程元振魚朝恩李輔國則雖知其常殺而隱忍以處之。帝意若曰。疾惡甚者必速其亂。捕賊急者必破其巢。是以嚴圖徐究。而不敢輕殺以動聲。蓋父祖之警警之也。或曰警之之過不亦失而為拙乎。應曰。觀元程魚李四凶皆能以次除之。此其所以全身保國也。豈懼乎哉。

閏五月。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及常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常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為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溫公斷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賢之。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親之。以親故而舍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以節。而不致妻妾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職官之病矣。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大尉。兼中書令。上以山陵近。禁屠

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誦奏之。或謂曰。君獨不為郭公地乎。誦曰。此乃所以為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即位。以為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可乎。書法。書法見子儀之可尊也。而代宗之知所尊亦著矣。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繼馴象出宮女。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

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胡致堂

君以養人參權。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故禹放鯀。周公驅虎豹。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先是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

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

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纒七

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

雖與之。莫敢受。

范華陽

德宗稱代宗之失而深惡宦官之蠹。豈不明哉。及其末也。舉不信賢臣。而惟宦者是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頹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闇於知己乎。昔者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傑稱代宗之政者。賜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其者未有不甚者也。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上素聞滉措

克過甚。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權鹽以佐軍用。及晏代

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

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

日漕。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

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時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

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

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

以劉晏判度支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爲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罷榷酒。

〔按〕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元年。以軍食方屬。乃禁京師。

酒。二年饑。復禁。非光
發祭祀。草實。塞不御酒。

胡致堂

先王善政。後世弊克運之。不啻之政。與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

捨民去奢之漸也。德宗懲罷之。莫矣。既而爭利。最急。故知過罷之。未若勿榷而以平民之病爲也。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

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

器業。工業。

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

太原人。性粗率。

論言粗

喜啟諧。和韻之言。

無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

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胡致堂

大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訪表百康。莫大於選退之節。當是

乞骸之請。他人何責。

焉。祐甫則不當然也。

丁南湖

以學術之義涉而薦於韓琦問之喬琳。固不足貴也。獨怪崔祐甫作相。自謂

機密用私。其素習也。祐甫會不之知。而所薦誰何在那。抑炎未得志。

○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

十餘年。恃地險兵強。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

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

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

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

吐蕃
南詔
入寇

崔祐甫
楊炎

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遣李晟等擊破之。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大府。四時上

其數比部

比音

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

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言於上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政。上卽日下詔。用舊式。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丁南湖

假公濟私。小人之所以得計也。諫天子出私儲。斥奄宦。比儲君子之爲。亦楊炎爲之。由是悅君心。無所不爲矣。

十二月立宣王。誦爲皇太子。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四

唐紀

德宗皇帝 諱适。代宗長子也。繼世嗣位。歷二十六年。壽六十四而崩。○帝猶以至於敗。小人之能亂國也如此。

唐庚申建中元年正月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

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版籍所以書戶口與地。

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不勝。

困弊。率皆逃徙。至是楊炎建議作兩稅法。兩稅法。夏稅無備六月。秋稅無備十二月。視大曆十四年整田數為定。

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

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中如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男。年十六以上入一頃。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

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徭賦也。租庸調雜徭。所出不一也。上用其言。以勅令行之。

呂東萊 田制雖商。被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存。歷代之典制。皆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

范華陽 德宗之政。名廢而實存。故其令始成。吏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違求之意嘗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法而不奉法。避法而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馬端臨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益稱。而後之爲國者。莫不一遵其法。或變之。則反至於頽廢無稽。而官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時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

大政。專以復恩讎爲事。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炎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渠興屯田。段秀實以爲邊備尙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乃徵秀實爲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尹。欲城原州。涇當爲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坐席未煖。又投之塞外。吾屬何罪而至此乎。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爲帥。詔以泚代懷光。

六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書法)書其官。賢之也。

築奉天城。奉天。舊在陝西。西安府乾州。**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

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以防變亂。辛丑

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不三四年。果有朱泚之變。

殺忠州刺史劉晏。晏之非罪。故不去官。**時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旨。奏**

劉晏與朱泚書。辭多怨望。炎譴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寃之。初安史

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府庫耗竭。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於晏。晏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

築奉天城

楊炎殺劉晏

遞相望。規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賤之憂。晏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精悍。謂精神強悍也。至於勾檢簿書。

考功郎中掌百官功過。故以四審。審。狀之外。有三十七最。其十七曰。明於黜陟。稽失無隱。爲勾檢之最。勾占候反。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

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嘗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必吏多貪汚。

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終莫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之後。掌財賦有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按。一。綱目。晏屬官。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約。

又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豐。餘也。歉。食不滿也。以白使司。豐則貴糶。歉

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疲。

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爲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緡。季年乃千餘萬緡。

胡致堂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出納必委之士類。理

可法之五事也。然晏能足國。不免於諫死何耶。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

不測則怨起。怨積則禍生矣。且史臣言兼顧疾之。是必有說矣。以故翁爲國者。不謀利。

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害而言。背於義者也。

十月。貶薛邕爲連山尉。

上初卽位。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

卷二十四 唐紀 魏宗

一〇六三

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衙文臣。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獨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范華陽

德宗之不明。是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齊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愷。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討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是因噎而廢食也。

辛酉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魏博田承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

之死。寶臣力爲之請於朝。使以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爲寶

臣子。惟岳請繼襲。上欲革前弊。不許。或曰。不與必爲亂。上曰。賊本無

資以爲亂。皆藉我土地。假我位號。以聚其衆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

之多矣。而亂益熾。是爵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許。悅

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李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駭。

胡致堂

國宗所官。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夫本末先後之序也。

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盧杞。奕之子也。

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

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遣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嘗請立獨孤

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誅炎之意。擢杞爲相。不專任炎矣。

盧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

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

李惟岳稱留後

盧杞爲相

子儀悉屏

醜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丁南湖按。盧德漢為浙賢相。異子奕吏治清白。與宋瑛齊名。奏禮緣山之亂。首
遊新郛。愚謂此臣之得矣。是宜不顯奕世。以食無窮之報。夫何奕而生杞。以致家風國祚之
為替將衰而鄰鑿之子有却趨。宋將衰而韓琦之後有侂賣也。豈非氣化之感哀相。人事
之得失相
應也哉。

袁了凡徐徽業。世勛之子。李憺。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元

田悅舉兵寇邢磁。時田悅李正己李惟岳定計連兵拒命悅

欲阻山為境。曰邢磁。二州名。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乃舉兵寇邢

磁。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子儀為上將擁強

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

謗不行。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

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

遣兵衛送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肅宗乾元

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

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領五歲。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

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

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

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

李惟
岳反

田悅
王建

朱胤
紹

三歲
連衡

河北
再南
自此

以李
惟岳
徐海
沂觀察

圖王戊三年。馬燧等諸軍直趨魏州。田悅率軍四萬。踰橋掩其後。燧結陣縱銳兵擊之。悅軍大敗。悅收餘兵千餘人。走魏州。

圖李惟岳反。以張孝忠朱滔等討之。惟岳將王武俊殺之以降。成德遂平。圖滔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武俊欲得節度使不得。又失趙

定。復有詔分武俊糧馬。武俊疑未肯奉詔。田悅聞之。遣王侑說滔曰。今主上志欲掃清河朔。不使藩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爲之次矣。若司

徒矜魏博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伾說武俊曰。三鎮連衡。若耳目手足之相救

則他日永無患矣。武俊亦喜。遂合兵反。〔書法〕河北之再。稱自此始矣。

胡致堂武俊殺賊。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鎮。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比則朝廷臨年而快也。惜哉。事機已至。而隨之失宜。使李泌頻與李勉在朝。何至此耶。

圖三月。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圖先是徐州刺史李洧。正己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苟得朝廷詔書。必取李納所有海沂以成功。程先白張鑑。盧杞怒。不從其請。以洧爲招諭使。至是劉洽攻李納於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又遣房說入見。會中使宋鳳翔稱納勢窮促。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洧兼徐海沂觀察使。而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朱滔
王武俊
反

胡氏謂盧杞若不駕程。則平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肅宋鳳翔。則田悅等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平安。小人之不可用如此夫。

四月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上

遣中使發盧龍恆冀易定兵萬人盧龍郡名。恆冀。易定四州名。詣魏州討田悅武俊

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劫其衆而南以救魏州滔將士始不肯行

滔既誅其大將數十人後又密訪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

餘衆莫敢前却遂命懷光等將兵討之

范華陽謂民之常性。豈樂爲叛亂哉。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故奸雄得乘而用

以省己而修政矣。將行仁政。使民親其長。愛其上。好德當得而驅之哉。

括富商錢謂時百河河北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

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以爲貸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

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上從之詔借商人錢又括僦櫃質錢僦即

也。質物相質也。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窖居效百姓爲

之罷市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范華陽謂人君任伐不疑。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慮其民。暴歛之害。甚

民心。則不可復收矣。

胡致堂謂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靡得資材。

充養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克之必矣。乃致連成而失其序。於是借商稅屋之事起。而京城內潰。大叛駭聽矣。

召朱泚入朝以張鎰爲鳳翔節度使朱滔遺書朱泚欲與同

召朱泚入

括富商錢

盧杞
張
祿
張
崇
甫
務
崇
寬
大

盧杞
張
祿
張
崇
甫
務
崇
寬
大

李
子
千
為
臣
版

反。上得之，亦不之罪。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圖**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厲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圖六月，李懷光擊朱滔，王武俊於愜山，敗績。愜山。在直隸大名府大名縣。 **圖**時滔

武俊軍至魏州，是日懷光軍亦至，馬燧等盛軍容迎之。滔以為襲己，遽出陳，懷光勇而無謀，遽擊滔於愜山之西，官軍大敗，退保魏縣，以拒滔。

圖以關播同平章事。 **圖**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政事皆決於杞，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慙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耶。」播自是不敢復言。

圖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圖**田悅德朱滔之救，與王武

俊議，奉滔為王，稱臣事之。滔不可，判官李子千等共議以為如此，則常為叛臣，用兵無名，請以為四國，俱稱王，眾從之。 **圖**於是滔自稱

冀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

胡致堂

李千之題爲叛臣。豈非秉勢籠德乎。惜乎。屬其名而不隱其實。見其小節。幸而見聽。功績與比。不幸斥而見殺。其處。主。終古不恨。方之爲大監。指纒不亦遠乎。

十二月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癸亥四年正月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圖時李元

平薄有才藝。性疏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以爲將相之器。薦爲汝州別駕。李希烈以計縛去。元平見希烈恐懼。便俛汚地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輕也。初盧杞惡真卿。欲出之。至是上問計於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爲然。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至許。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希烈掘坎於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有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耶。希烈乃謝之。

胡致堂

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已知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不相容之辭。而以其所惡。聞者

繼以古
贊矣。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所謂除陌錢者。
陌通作伯漢制有阡陌之得阡謂千錢陌謂百錢俗謂百錢為一陌是也。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留五十錢給地物及相貿易者均錢為奉。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國與民受困至此。益見劉晏之為功。【書法】書初。備給也。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如此。

范華陽

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用養民。而先用斂民。愁兵怨讎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怠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丁南湖

用一劉晏則民財愈積。而國費愈充。用趙贊陳京章都賀等諸奸。則民財愈空。而國費愈乏。德宗至是尚不悔殺劉晏。而惟冀諸奸以結民怨。則奉天之難。奚待道茂之官而後快哉。

八月李希烈寇襄州詔發經原
原州屬陝西。原州屬鞏昌。等道兵救之。

初上
 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及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之半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故

祿山竊倒持之柄。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蒂之慮。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大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徵發已甚。漢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馮翊。曰右扶風。唐改爲關內道也。宮苑之內。備衛不

全。萬一將帥之中。有如朱滔希烈。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

何以備之。臣願追還神策大軍。及郎將子弟。明勅涇隴邠甯。涇隴邠甯。四州名。俱屬陝西道。

更不徵發。仍降德音。罷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

獲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不能用。

范華陽

官論用兵之治亂。如著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上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上發涇

原等道兵救襄城。是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

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滻

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羈食菜餼。橫口到反。軍餉也。食脫粟飯。餼。衆怒。杜覽反。餅餼也。餼粟菜爲之。

蹴而覆之。蹴七六反。隨也。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

命拒白刃耶。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

旗鼓譟。擐胡串反。披也。春秋傳。擐甲載兵。擊先反。擊呼也。還趣京師。初。神策軍使白志貞。掌召

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

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

人至者。賊已斬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章淑妃太子諸王自苑北門

出。宦官竇文場霍仙鳴。率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言曰。朱泚嘗爲涇帥。廢居京師。心嘗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爲主。則難制矣。請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圖**姚令言與亂兵謀曰。今衆無主不能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數百騎。迎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含元殿。在陝西西安府唐大明宮內。設警嚴。自稱權知大軍。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己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至奉天。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

尹遂昌

圖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德宗志在削平叛亂。用兵不已。征調日繁。一旦寇賊竊發。大駕發。幾亡社稷。是果誰之咎哉。

圖史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圖**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

將銳兵二千。聲言迎大駕。實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孳。段秀實謂歧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爲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時。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加伏手行也。謂言伏地也。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上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胡致堂

圖秀實不死。志將有所圖也。然無濟理也。則亦死爲正。秀實亦可謂知所處矣。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執屬約以從。人臣所當爲也。

秀實不知此。而猶爲司農卿。見幾不。惜哉。抱忠負才。草草而死也。

朱泚稱帝

丁南湖按領目。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夫謀不克。然後不得已而死。則其

朱泚借號

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尋改國號漢。以源休

同平章事。休勸泚剪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樊系為泚撰册文。既成。仰藥仰首而歎而死。大理卿蔣沈詣行在。為賊所得。逼以官。沈

絕食稱疾。潛竄得免。按系能拒變。不作册文而死。豈不為忠臣。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書法書赴長安。予義也。

李懷光帥眾赴長安。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

慟哭。懷光遂赴長安。書法書赴長安。予義也。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上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

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

上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泊邊郵。行者有鋒

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讎並興。陛下有股肱之

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

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與。

胡致堂陸公論羣臣之罪。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此指盧杞而不斥其名也。贄既上。於此處紀。蓋贄之說明辨有理。方之詆訐毀罵者。其效優矣。

李晟將兵入援。渾瑊擊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時泚攻圍奉

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縋

人於城外。采蕪菁根而進之。李懷光李晟俱倍道入援。時朱泚百道

李懷光赴長安。陸贄明致之由

李懷光

攻城城中危甚。賊已有登城者。上與渾瑊對泣。懷光引銳兵敗泚於醴泉。泚引兵遁歸長安。衆以爲懷光復三日不至。則城不守矣。

李懷光至奉天。詔引軍還取長安。時懷光赴難。數與人言盧

杞趙瓚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而懼。言於上曰。

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

舉可以滅賊。此破竹之勢也。上然之。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

曰便門。漢武於此作橋。跨渭水上。以通茂陵。其道易直橋。正與便門相對。因號便橋也。與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光自以

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

吾今已爲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行。

丁南湖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懷光欲請誅盧杞。正宜謹言密慮。防其奸險之術。闕乃數與人言。以致杞之排擠。後雖得奏疑杞等。而其數變

之志。亦自此萌矣。信乎。密成而失身。皆從不密也。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喧騰。亦咎杞等。

上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新州唐所置也。今白志貞爲恩州司馬。恩州

賈也。今屬廣趙瓚爲播州司馬。播州唐州名。今改爲宜

以陸贄爲考功郎中。贄辭曰。刑賞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

犯。刑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祿大勞。次徧羣品。則臣亦

不敢獨辭。上不許。

甲子。興元元年。庚申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今盜遍天

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上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後李抱真入朝。爲上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咸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丘文莊圖感人之易者。莫易于言。故人君一言之善。雖千鍊宮之中。九重之上。四之誠。下必有感孚之效。不徒然也。觀光武勳始之風行于上下。德宗引過之誠感夫士卒。可見矣。人君誠能誠實其心。審定其命。擇視草之臣。守煥好之信。則雖愚童之夫。羸者。而况懸直之民。得良之吏哉。

圖李希烈僭號。圖王武俊田悅李納見赦。皆去王號。惟希烈自恃兵強財富。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圖**遣其將辛景臻謂顏真卿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

圖二月。李晟還軍東渭橋。東渭橋在陝西西安府城東北。漢高祖所築。以通樓障之道。**圖**時李懷光既

臨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安。遂有異志。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懷光屯咸陽。累日。逗遛不進。密與朱泚通謀。事跡頗露。李晟屢奏。恐其有變。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

圖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圖**李晟以爲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上欲親總禁兵。幸咸陽。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也。懷光大懼。反謀益甚。詔加懷光太尉。賜鐵券。遣使諭旨。懷光

懷光
張繼
秀於
地於
義芬
士

李懷
光反

李晟
以忠
義繼
士

魏博
之亂

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鐵券。是使之反也。辭氣甚悖。懷光潛與朱泚通謀。其養子石演芬遣客詣行在告之。事覺。懷光責之曰。我以爾爲子。奈何負我。死甘心乎。演芬曰。天子以太尉爲股肱。太尉以演芬爲心腹。太尉既負天子。演芬安得不負太尉乎。演芬胡人。不能異心。惟知事一人。苟免賊名而死。死甘心矣。懷光使左右鸞食之。皆曰。義士也。以刀斷其喉而去。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梁州今漢中府。

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河中今爲蒲州。同絳二州名。加平章事。晟得除官制。拜

突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晟以書遺懷光。辭禮動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憚而。未忍擊之。

丁南湖韻天者昌。說天者亡。李晟行師。一以忠義爲主。可謂順天矣。是以走懷光。新朱泚。再取吐蕃。而社稷是賴。厥後以張延賞之奸計。解其兵柄。而不得終。其風靡流右之功。謀者皆以延賞爲恨。固矣。予獨詩風幸焉。兵柄既解。故得優閒七年。以保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顯著。然則晟之功名福祚。殆子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而已。

三月。魏博兵馬使田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事。緒承嗣之子也。凶險多過失。悅杖而拘之。緒遂與左右謀殺悅。朱滔遣馬

實攻魏州。別遣人說緒，許以本道節度使。李抱真、王武俊又許以赴援。其幕僚會穆盧南史曰：用兵雖尙威武，亦本仁義。然後有功。幽陵之兵，幽陵即幽州。乃朱泚也。恣行殺掠，今雖盛強，其亡可立而待也。奈何！以目前

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方蒙塵於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不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

李懷光奔河中。始懷光方強，朱泚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泚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且徵其兵。懷光慚怒，內憂麾下爲變，外恐李晟襲之，遂燒營東走河中。將士在道，散亡相繼。

車駕至梁州。上在道，民有獻瓜果者。上欲授以散官。陸贄諫曰：若獻瓜果者，亦以散官授之，則諸將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乃是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然贄數直諫，逆上意，盧杞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奸邪致亂，上雖面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僚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

獻瓜
果得
官

以陸
贄爲
翰林
學士
陸贄
內相
李晟
不顯

家

盛以
衣
盛
衣
盛
衣

以賈
工部
賈
工部

賈
工部
賈
工部

賈
工部
賈
工部

賈
工部
賈
工部

李抱
真會
王武
俊於
南宮

朱泚善遇之。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時晟家皆為賊質。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渾瑊率諸軍屯奉天，與李晟東西相應，以逼長安。

○以賈耽為工部尚書。先是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使行軍司馬樊澤奏事行在，澤既復命，方大宴，有急牒至，耽納牒懷中，顏色不改，宴罷，召澤告之，且命將吏謁澤，牙將張獻甫怒曰：行軍自圖節鉞，事人不忠，請殺之。耽曰：天子所命，則為節度使矣，即日離鎮，以獻甫自隨，軍府遂安。書法：書美耽也。代德以來，方

○李抱真說王武俊於南宮。時朱滔攻貝魏，二州名，久不下，賈林復為抱真說武俊，合兵攻朱滔，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真自臨洛，名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事，繫天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亦惟子勳將士以雪讎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敘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纒纒，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然，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書法：兩軍相親。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向未相信。微州城病中相國。舉朝注見。以兩將終未孚。而朱滔之賊未可知也。然則此一會也。所謂係天下安危者。非誇言矣。

自負
糞米
中置
舟

李晟
收復
京師

五日
內無
得題
家信

五月，韓滉遣使貢獻。

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於行在，幕僚

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則

薪米儲待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每擔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糞米置舟中，將佐爭

舉之，須臾而畢。時關中斗米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滉為人疆力

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絹裙，破然後易。〔書法〕天子有常尊，諸侯有常貴者，則非常時之比矣。環海內王臣會無勤王之心，韓滉獨能遣使貢獻，而又措

置有方，得以達之行在。故顏目大書于尊者，一以幸之，一以予之也。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於貝州。滔為抱真、武俊所敗，還歸

滔恐范陽留守劉怵因敗圖己，怵悉發守兵具饌仗迎之。時人多之。

〔書法〕見會南宮之故也。故

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庚寅，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遂引兵至通化門外。泚兵大至，晟縱兵

擊之，賊敗走。再戰，又破之。賊衆大潰。姚令言帥餘衆西走，晟屯於含

元殿前，令諸將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朱

若小有震驚，非用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內

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人情安如堵，堵而不動。秋毫無犯。是月，晟遣掌書記于公

庠作露布上行在。軍中露布，皆書于帛，於于錄等。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簾不

移。簾音巨，說文，鐘鼓之類。廟貌如故。謂者觀也。所以擊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

移之期，以猛氣為飾，廟貌如故，謂先人之容貌也。」

為社稷非為朕也。朱泚將奔吐蕃，其眾隨道散亡，至彭原西城。彭原縣名。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

朱泚國亂。德宗以機嫌之卒，守一縣之地。當朱泚十萬之師，內則朱泚，李希烈，韓絳，交亂。外則李懷光，觀望，逼使，回紇，驚于河北。吐蕃伺變于關外。唐之不亡，僅毫髮耳。所恃者人心未去耳。故李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厲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編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上發梁州。時朱泚既平，上問陸贄，今至鳳翔，諸軍甚盛，因此遣人代李楚琳何如。贄上奏曰：如此則事同脇教，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議者或謂之權，臣竊未喻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今輦路所經，首行脇奪，易一節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面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夫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此古今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也。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彼將奔走未暇，安敢復勞勞誅鉏哉。

胡致堂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章絕矣。唐棟之華偏其反，而其後不與上相承也。說者乃實之為一。謂唐棟之華，一反一正，以論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禮之義不復明于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陸贄之學，其於承不可考。然觀其陳輕重之義，微以道之說，皆參經語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固，議論端實。微為過淫而不泯於道也。使遇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令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開。謂昭。輒宴勳臣，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帝紀晟之功，自文子碑勳。

卷二十四 唐紀 德宗

見太子而立于東側
禮。以示後世云。

胡致堂

致推功于下。而引咎歸己。此固吾人之所為。而風能之。宜其為忠獨立。而追陳涉也。○郭子儀封為汾陽忠武王。曹鳳之功。可追子儀之遺也。

徵李泌為左散騎常侍。

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學文於

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之遊。及上在興元。泌

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睦州。今為嚴州府。杜亞俱詣行在。以泌

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河中密邇京城。朔方兵素稱精

銳。朕晝夜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愛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

陛下已還宮闕。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竄伏河中。不日必為

帳下所梟矣。

八月。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希烈聞希清伏誅。忿怒。遣中使

至蔡州殺真卿。中使曰。有勅令。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

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

遂縊殺之。（發明）賴有老臣如真卿者。不能保全始終。乃使之為賊所殺。

會南豐

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綠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魯公獨以區區平原。處折其鋒。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擢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如西宮。公首率

百官請開起居。又輒斥。楊炎置祀既相。德宗。益恐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

陷徐州。紀即以公使希烈。勿斷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之學問

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

况公之自信也歟。不足以觀公之大。何謂。及至於於勢窮。有不得死。雖中人可為焉。非為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以李晟爲鳳翔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

以竇文場王希遷爲監神策軍兵馬使。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官典兵。上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典禁旅。

丁南湖德宗卽位以來，愛護奸臣，姑息藩鎮。至是而又重任宦官，期亡唐之事備矣。

加韓滉同平章事。議者或言滉聚兵修城，陰蓄異志，上疑之。

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所以修城爲迎扈之備耳。此乃人臣忠篤之慮，奈何更以爲罪乎？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上卽下泌章，令臯歸覲。臯至，滉感悅，卽日發米百萬斛，聽臯留五日，卽還朝。自送至江上，冒風濤而遣之。○陳少游卒，大將王韶欲自爲留後，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爲亂，吾卽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懼而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遂加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滉入貢無虛月，朝廷賴之。使者勞問相繼，恩遇始深矣。

乙丑，貞元元年正月，贈顏真卿司徒。諡文忠。【發明】表其死節之烈。爲後勳也。

以盧杞爲澧州別駕。杞後竟卒於澧州。

懷光
五不
可救

馬燧
中平
河

三月馬燧敗李懷光兵於陶城夏四月燧及渾瑊又破懷光兵於長春宮。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今河中斗米五百芻藁且盡陛下但敕諸道圍守旬時彼必有內潰之憂何必養腹心之疾爲他日之悔哉。馬燧自行營入朝奏曰懷光凶逆尤甚赦之無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爲陛下平之上許之。

八月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時馬燧

以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乃逕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光庭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反叛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乃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撫慰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曰西城擐甲矣。又曰東城旰隊矣。疑譚也。謂隴其隄伍也。須

臾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舉火諸營不應不知所爲乃縊而死。燧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璿爲監家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降。璿密言於上。

曰臣父負陛下。宜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言。上驚曰卿大臣發子當爲朕妻曲綢繆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也。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復有何策哉。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李晟赴陝。上謂之曰朕所以欲全懷光誠惜瑾也。璿至陝。故爲朕招之。對曰陛下未幸梁洋。懷光猶可降也。今璿請謀。臣不敢受。况紹之乎。璿固賢者。必與俱死矣。若其不死則亦何足貴也。及懷光死。璿亦自殺。

胡致堂嗟呼李璣之死也。知父非義。說之而弗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再燬。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急當勤王。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璣勿死。而璣亦可以不死矣。

加馬燧兼侍中。燧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

詔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被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

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姓。一無所問。王者記功忘過。而嚴叛以理。德宗

一子。使之收葬其尸。至于李希烈之逆勢已窮蹙。亦開其自新之路。未幾淮西自平。果不逆陸贄所料。然目書之。蓋予其虛厚存心以慰待入之意也。

丙寅二年。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車美

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

滋映多讓事於造。造久在江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度

支轉運等使。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送京師。令宰相分判

大曹。齊映判兵部。李光判刑部。劉造與戶部侍郎元琇善。使判諸道鹽鐵

榷酒。韓滉奏論其過失。罷之。

胡致堂四變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盡轉運一事。而所以易之者。卒

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古人行王佐之業者。必始於格物致知。意

夏四月。淮西將陳僊奇殺李希烈以降。以僊奇為節度使。時

希烈在蔡州。蔡州今為汝寧府。屬河南。**兵勢日蹙。會有疾。是日僊奇使醫毒殺之。因**

舉眾來降。詔以為節度使。

秋七月。陳僊奇為其將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書法】不以少誠同於希烈。故異

其文。異其文者。異其事也。而俱實之。是以傳奇同于希烈也。唐之無事甚矣。

胡致堂

陳深奇為國殺賊。實以節義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傳奇。亦以與之。則實謂混淆。北淮蔡之亂矣。美以毫釐。縶以千里。此類是也。

九月。置十六衛上將軍。初上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

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農隙教戰。有事徵發。則以符

契下州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

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行者近不踰時。遠不踰歲。高宗以劉仁

軌為洸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又牛仙客以積財

得宰相。邊將效之。誘戍卒。使以所齎繒帛。帶隨。身用者。寄于府庫。而苦役

之。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

有外叛內侮者。誠以顧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

募長征兵。兵不土著。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禍亂遂生。向使府兵之法。

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急復府兵。此乃社稷之

福。太平有日矣。上以為然。因有是命。然卒不能復也。

李晟遣兵擊吐蕃於併城。敗之。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騎三

千。伏於併城。戒之曰。軍至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虜

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尙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

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

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十一月韓滉劉玄佐曲環入朝。先是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中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還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滉遂入朝，過汴，與劉玄佐約爲兄弟。滉曰：「弟何時入朝？」玄佐曰：「久欲入朝，力未能辦耳。」滉曰：「滉力可及，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滉留大梁三日，大出金帛賞勞，一軍爲之傾動。玄佐驚服，遂與曲環俱入朝。

丁卯三年正月，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延賞，真之子。

李晟初與延賞

有隙。至是爲其子請婚於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怨於杯酒間，則不復貯胸中矣。非如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

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滉卒。

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

其長，無不得人。有故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

參攷唐書。

滉宰相韓休之子，性節儉，衣粟藿菹，十年一易。門常列戟，以父時門德不思讓，乃不請，居頃允。清深疾惡，不爲家人所進。幼時已有美名，所與遊皆天下豪傑，唯劉玄佐特相敬。論者疑其飾清尚也。微得志以發諱。黃白其進云。【書法】滉於諸鎮最忠順。故實卒。

三月以李晟爲太尉。

初吐蕃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

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反其

渾侍中
厚信
於異
城
吐蕃
却盟

李晟
所
犬戎
我

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

夏五月。以渾瑊為會盟使。

吐蕃尚結贊請和。欲得渾瑊為會

盟使。而詐誘之曰。渾侍中信用厚。聞於異域。請必使之主盟。

渾瑊與吐蕃盟於平涼。吐蕃却盟。

初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

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

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

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

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

矣。晟聞之。泣謂所親曰。我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

廷為犬戎所侮耳。辛未將盟。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瑊等皆不知。

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唐

將卒皆東走。虜縱兵追擊。或殺或擒之。是日上謂諸相曰。今日和戎

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

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

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却盟。上大

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上由是惡

馬燧。愚按。梁子曰。智者處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全越之會。則勝不旋踵矣。吁。柳渾之言。蓋疑石也。

去三
人則
唐可

以李
平章
同幸

宰相
之職
不可
分

尹遂昌○與秋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烏可刑性敵血。要實鬼神。與結誓。况吐蕃是盟乃唐人所欲。非出於吐蕃之請。德宗猶忌多疑。反乃信其所不當信。特命大臣與之結盟。人自取之耳。雖然。後之欲輕信夷狄者。其爲脫鑿。豈不可哉。

○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弁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乃止。

丘文莊○春秋之後。世之惡者鮮矣。德宗乃亂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離間矣。而

又失渾瑊馬燧。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

○以李泌同平章事。○泌初視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

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讐。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矣。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

○上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科兵科。舍人則有大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胡致堂○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存交修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亂也。故置相者以擇人爲要。

不以多員
為善也。

○以李自良為河東節度使。○自良從馬燧入朝。上欲使鎮太原。

自良固辭曰。臣事燧久。不欲代之。上曰。卿於馬燧存軍中事分。謂李自

忘事馬燧之勢分。誠為得體。然北門之任。謂河東為國非卿不可。卒以授之。

○募戍卒屯田京西。○上復問以復府兵之策。必請鑄農器。給

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

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

及其將滿。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

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

下無復事矣。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初渾與張延賞議事。數異同。延賞使

人謂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得矣。渾曰。為我謝張公。柳渾頭可斷。

舌不可禁。乃罷為左散騎常侍。按柳渾放曠清儉。不樂檢局。不營產利。儲王

吐蕃劫理。算無遺策。尤其制勝之奇者。總保省中樞史。則讓其頭立威福。延賞勸其節言。

則曰舌不可禁。卒為所擠而歸。免後數日。召故舊出餞。脫然無累。卒曰。不亦宜乎。

○幽部國大長公主。太子妃母鄭國。旒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

適蕭昇。女為太子妃。李昇等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上怒。幽主於禁

中。旒昇等於嶺南。切責太子。欲廢之。乃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

長。復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姪。且陛下所

募戍卒屯田京西

柳渾罷為左散騎常侍

李泌

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曷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無與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閏二日。上聞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諭不許。

范華陽

李泌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真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處矣。疑以爲天子以四街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相之

職業

冬十月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

書法。城原州。元載計也。今爲吐蕃所屯。李日深致輸之意焉。

戊辰四年二月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先李泌諫上曰。

李泌
張悛
言不

龍安
同平
章事

董晉
充位

古者天子不求私財。願陛下勿受貢獻。至是上復徵歛之。且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書法〕逮至錢帛有稅外之名。然則其非惟大盛以供私用。李鄴侯格君之事業。於是亦少愧矣。正之供多矣。既不能推以予民。而又輸之

六月。徵陽城爲諫議大夫。

城夏縣人。

夏縣。後魏之所置。以禹克商。故名也。

以學行

著聞。隱居柳谷。李泌薦之。

己巳五年。春二月。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時李泌自陳衰老。

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勞苦。但未得其人耳。因從容與泌論卽

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

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

奔奉天時

之亂乎。上曰。建中

之亂。術士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

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

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既而泌薦

竇參。董晉可用。上遂相之。參爲人剛果無學術。多引親黨。置要地。董

晉充位而已。然晉爲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泄於人。子弟或問

之。晉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

胡致堂

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李鄴侯智過常人。而以竇董自代。豈果

贊之先。舍賢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凶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

否則非。而以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非。謀參固安危之本也。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有

者何事耶。是直大言以

蓋其獨歎充位之咎耳。

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侯李晟卒。○必有謀略而好去。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參攷）按唐書：晟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嫉。嘗兩京復。晟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

丁南湖李晟輔肅宗。被擯。立朔廷。又佐代宗取兩京。而二君皆不以爲相。備其謀事近忠。其經去近高。又不出乎誠意。懼乎。晟之不得所置也。然宋祁立傳。建上宰。近立功名者。蓋亦唐一代之異人歟。

辛未七年八月，以陸贄爲兵部侍郎，解內職。○寶參惡之也。

胡致堂陸贄自李晟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以賜度之。正謂長源周旋。謂有社稷臣者歟。不然。誰合別從。不令則去。乃天民矣。○長源李晟字。

壬申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卒。○玄佐有威略，每李納

使至，玄佐厚結之，故常得其陰事，先爲之備，納憚之。其母雖貴，日織絹一匹，謂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貴汝至此，必以死報之，故玄佐始終不失臣節。

以尙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陸贄請以李異權判度

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延齡，贄言：度支準平萬貨，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奸，延齡誕妄小人，用之恐傷聖鑒，上不從。

胡致堂德宗與郭而秉正。思直而喜過。好傾而說欺。多疑而與誨。每論疑是四隱。故得行其說。傾乎。贄論之不許。去之不力也。德是則婚陰日提。開地將制。不可過隱。論之詳。去之不力。德不行焉。本身而退可也。而贄猶隱隱以位。再失之矣。

帝柔
德柔
葛邦

初稅
茶

張茂
時不
負國

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遣使宣撫諸道。陸贄字敬輿以大水請遣使賑撫。上曰：淮西闕貢賦，不必遣也。贄曰：昔秦晉饑饉，穆公猶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甯人負我，無我負人。

胡致堂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討詐謀爭功利者，率多用之。感亦自語之語也。寧人負我，守而用之。知命之事也。徵與之學，吳詩加之使微。〇陸贄字敬輿。

九月，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從陸贄之贄言舊制關中

歲運東方租米，至有斗錢運斗米之言。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以為國之大事，不計費損，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以為不若畿內和糴為易。臣以為兩家之語，互有短長。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食而畜用貨泉。

癸酉九年正月，初稅茶。凡州縣產茶及茶山於要路皆估其

直，什稅一，從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預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書法〕罪其始為民害也。

胡致堂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夫物山澤之蒸，酒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誕，豈足效哉。

二月，以張昇雲為義武節度使，賜名茂昭。〔書法〕書賜名何，美也。為茂昭四諫除代，曰吾不負國，可謂不負國矣。

三月。貶寶參爲驩州司馬。尋賜死。李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

怒。欲殺參。陸贄曰。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叛臣得爲辭。參之貪縱。

天下共知。至於潛懷異圖。事跡曖昧。若遽加重辟。駭動不細。乃更貶

參驩州司馬。時宦官恨參尤深。謗毀不已。竟賜死於路。

胡致堂

世傳陸贄與有憾於寶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贊佐天子。用刑賞賜物平。適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七月。詔宰相迭乘筆以處政事。時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

百官白事。更讓不言。乃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乘筆。旬日一易。詔

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尹遂昌

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昔人嘗有是言矣。是時如賈耽趙憬盧邁。欲用贊而參以舉。是益以駭。贊與贊並。贊宗果欲經檢。則一贊足任其責。必引。何待贊逐而後去哉。此君子所以不爲德宗惜。而爲陸贄惜也。

置欠負耗贖染練庫。戶部侍郎裴延齡以左藏正物。徙置別

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其實無所增也。權

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上不從。

裴延齡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

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正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

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

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書法〕德宗嘗

庫矣。於此再書。漢也。廷齡之歎甚矣。

李晟卒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參攷〕唐書。晟姓疾惡。臨下是。雖屬養小翁。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每進對。嘗書盡大臣節。未嘗置於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夕不覲見。有十五子。其聞者愚者趙德云。獨足式矣。

胡致堂

李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開元七年而死。向使陪侍應堂。參斷治政。其有益子國也。可勝數哉。

舊唐書

西平器偉才雄。長於取吏。誠一代之賢將也。觀邢州之役。立於薄二帥之

之必詐。阻星變之請。移涇橋之軍。可不爲忠義乎。料白華之進軍。知平賊疾惡有變琳之請。列亂行希壁之議。可不爲明於決斷乎。而德宗將斷不明。無人君之量。使因漏閣之口。懸刻涇橋之石。勒烟閣之銘。亦何心哉。

宣武軍亂

宣武軍亂。逐其節度使劉士甯。兵馬使李萬榮會士甯出敗。

分兵閉城。士甯逃歸京師。陸贄請選朝臣宣勞。徐察事情。此安危強弱之機。不可不審。上欲令萬榮知留後。贄復奏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

范華陽

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王之法。必求而無放者也。不君位危。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雖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入主。據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甲戌十年

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章泉遺崔佐時論雲南。佐時與昭華吐

之。敬

十二月。陸贄罷爲太子賓客。

贄爲相。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

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

裴延齡
代共工

陸贄
不負天子

陸贄
所不負

趙悅
而無言

遙制。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

范華陽

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善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裴又上書極陳延齡奸詐。數其罪惡。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也。昔趙高指鹿爲馬。鹿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陸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嘗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銳。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裴延齡日短贄於上。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奸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不言。贄罷爲太子賓客。

贊曰

德宗在危難時。聽贊謀。及禍亂已平。進仇讎言。佛然以爲僂倖。猶棄土梗。至時病。皆本仁義。以爲前任盈極。不移如山。昏保之相濟也如此。裴贄論諫數十百篇。雖帝所用。皆十一。唐終不覺。惜哉。

范華陽

延齡之禍。陸相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懼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懼其爲諫首歟。

乙亥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爲忠州別駕。裴延齡

因譖李充張滂李銛黨於贄。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

別駕。忠州遠四川重慶府。裴延齡及充等皆貶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

隔官不辭

韓愈作爭

萬福臣

萬福名重天下

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之諫諍死職下。死職下句絕。謂城必因諫獲罪而死于此職也。

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亦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

士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貶。上怒未解。中

外端恐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奸臣。殺無罪人。即

帥拾遺王仲舒。熊執易。崔郊等守延英門。守去聲。論也。延英殿名。上疏論延齡奸

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乃解。金吾將軍張

萬福聞諫官伏閣諫。伏閣。謂將伏闕下而極諫也。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

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還拜城與仲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

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

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乃改城為國子司業。坐言

裴延齡故也。按：裴萬福業儒不願。從從軍功仕進。終工部尚書。年九十年。食祿七

俸。大夫也。

也。

歐陽公諱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譏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特

獲。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延齡作相。欲裂其麻。城兩事耳。當為宗時。可謂多事。付受

失守。板結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信任小人。於此之事。豈無一事可言。而當七

年。宜當時之事。豈無急于延齡陸贄兩事者。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而為諫官七年。

何謂通。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後復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

范諱陽諱論者或譏城以在位久而不言。贊若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是不然。城有

德而為者也。循張任齡為相。救陸贄將死。終身版放。死無所恨。自古處

鄭用
麻

宰相
不能
據拒
中人

諸道
進奉
市恩

士之有益于國如城者。鮮矣。後世論
賈之無已。其不成人之樂亦甚哉。

丙子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偃鳴爲護軍中尉。初上置六
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
比視。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絅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朕今用爾。不謂無
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脇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之。謂絅曰。
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

胡致堂人心雖有所蔽。亦有所明。齊宗寬任輔國而情宰相。嘉祥恩之不從。德宗
屢信寶運而惜白麻。各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斷誠心足以感格。
乘其明而格違之。收還兵柄。不
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被殺。

以嚴綬爲刑部員外郎。初。上以奉天窮乏。故還宮以來。尤專
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
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
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章舉在四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
裴肅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贇卒。判官劉綬
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十一月。以韋渠牟爲諫議大夫。自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
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
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頌。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

盈門。

宮市

張建封奏
宮市

貶陽州城

丁丑十三年十二月。以宦官爲宮市使。先是宮中市外間物。

令官吏主之。隨給其值。比歲以宦官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復置

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鬪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

與。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乃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

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

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每

勅使出。雖沽漿賣餅之家。皆撤業閉門。權。五列。反。去也。諫官御史數諫不聽。

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

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

言宮市者。皆不聽。

丘瓊山嗚呼。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乃與小人爭分毫之利。甚至白奪而有之。是

者復矣。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豈入君之體哉。胡寅曰。匹夫交易。價不相依。取而有之。奇觀不平。廣

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承監乎。

戊寅十四年。貶陽城爲道州刺史。太學生薛納師事司業左。猶下。也。議法。

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左遷城刺史。左。猶下。也。議法。

城道尚右。故謂貶官爲左。城治民如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諂讓。自署其

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

耳。留一二日未去。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臥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丁南湖國城在懷州。至順宗立召置。而城已卒。橫歲。據國城以據字治民。以直不妄以終身。所謂無後焉大。會不之知邪。

己卯十五年十二月。中書令咸甯王暉斌卒。斌忠 斌性謙謹。

雖位極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斌每奏事不遇。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夏四月。姚南仲入朝。義城監軍宦者薛盈珍欲奪節度姚南仲軍政。上知之。召盈珍還。南仲入朝。上問曰。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祜杜預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

于頔山南東道節度使奏貶元洪爲吉州長史。頔因討淮西。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有據漢南之志。誣鄧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爲之旒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復以洪爲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勅下。頔怒已解。復留爲判官。上一一從之。

于頔
奏貶
元洪

姚南
仲入
朝

暉斌
私喜

范華陽

德宗初有精平藩鎮之志。其得似剛而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然血氣之剛可挫也。志氣之剛不可挫也。匹夫之勇可挫也。天下之勇不可挫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初欲有為。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焉則其屈必深。其發輕則其挫必亡。是以其然。怯畏如此之甚也。

胡致堂

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在己而不在物。唯喜怒在物。故登以其德。行其成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忠賢則惡斥之。致罵則畏懼之。宜剛而柔。宜怯而勇。使德宗知持志之方。豈有此患乎。

以李藩為祕書郎

杜兼謀代張建封為徐泗節度。幕僚李藩

過之。兼遂誣以搖動軍情。上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祕書郎。

癸未十九年。貶韓愈為陽山縣令。

愈時為御史。言京畿百姓

困窮。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徵明）當清既以深官杖流。則君明可以見幾而作矣。况韓愈為監察御史。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愈既無責於言矣。則夫政為臣而去。歸隱丘園。亦何不可之有。陽山之行。不必往可也。

甲申二十年。九月。太子有疾。

得瘧。

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

叔文善書。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聽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

王叔文無言太子不宜言外事

以李藩為祕書郎李藩儀度安雅

貶韓愈為陽山縣令

余陟昭

者。以陸倕之明於經。呂溫之優於史。柳宗元之妙於文。劉禹錫之工於詩。

彼其平日以文章相負。而今也傳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顯不能擇所從而比之匪人。是亦鄙夫之流耳。

顧延瀾

德宗初立。知名器不可假人。而欲平藩鎮。自顧顯於梁州之奔。而姑息之

太阿覆鏡。執非

帝有以啓之。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五

唐紀

德宗

順宗皇帝

名漼。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帝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家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

乙酉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承貞元年。是歲順宗即位。八月。春正月。帝崩。太子卽

位。圖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

容牛氏侍左右。昭容牛氏。侍左右。理帝婚官名。九嬪之一。德宗將授。

不能離宰相以社稷。故太子既立二十餘年。而宦者猶有供職。衛

范華陽

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爲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其大弊有三。一曰。姑息德類。二曰。委任宦

官。三曰。聚斂貨財。夫志大而才小。心精而寬。不能推誠神物。實費徒能。以爲果

及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專任宦官。且有密察。則聚斂排克甚於切矣。是以編

於漸

胡致堂

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痺。畏子廣陵王淳年二十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建爲太孫。使攝聽斷。則神器有託矣。而貪有其位。不肯早決。

唐之不一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圖時叔文依依。伾

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

宣於中書。章執誼承而行之。叔文言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偕和。外黨則韓泰柳宗元

王叔文
文忠
禮中
會

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倡和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儼然自得。

丁南湖見文有其君之昏庸而弄權。一時殊不知君已垂危。比權必不久也。任文後見。本不足貴。獨怪宗元再錄以文名世。豈不明理識時而忍為哉。蓋權利迷人。凡文士多遭其累。若班揚之屬皆是也。

大赦罷進奉官市五方小兒。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事為人患者。如官市五方小兒之類。

悉罷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書未至卒。惜之也。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

道陸贄陽城赴京師德宗十年無赦

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刺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爲憂。而吉甫欣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吉甫。栖筠之子也。韋皋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唐荆川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尸出處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所以經綸於世者。亦深矣。求其鑿國之輕重如孔明。李侯。其經綸雖未名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遠而不欺。恬愉而少欲。無人焉。而非滿滿欲功名。自喜者。可以較而望也。

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

范氏杜佑以善相不與小人共事。而爲之用。其可賤也夫。

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初名淳。更名純。百官觀太子儀表大喜相賀。

賈不視

章表請
太子監國

傳位
於太子

賈宗

有感泣者。

賈耽鄭珣病不視事。**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珣**嘆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遠近大懼。

范華陽賈耽珣為相。碌碌無補。然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取矣。方之杜佑高郵。豈不有間哉。

章皋表請太子監國。**皋**上表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皋同。〔發明〕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司馬。叔文為渝州司戶。伾尋病死。死所。明年賜叔文死。

韓昌黎願宗之為太子也。留心學術。籌議書。德宗工於詩。每屬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德宗仁有醫。禮重任官。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犯邊。常身先搏賊。乘城控戰。督勵將士。無不奮勇。德宗在位歲久。檢不置權宰臣。左右侍臣如裴延翰李齊運索集牟等。因開罪。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殆集牟為相。嘗侍宴魚藻宮。德宗請賦。贄難應。宮人引舟為檣。船竹間。德宗懼甚。太子引舟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奏。未曾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除受其賜。克昌運祚。贊哉。

太子即位是為賈宗。**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名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

太子即位是為賈宗。**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名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

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

劉闢
自爲
留後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卒。南康。隋室郡名。今輪州府。闢副使劉闢自爲

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按〕唐書。皋。梓州人。厚恤其民。泉綏。蜀

辛。厚恤其民。泉綏。蜀人。見其遺像必拜。

○十二月。以劉闢爲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能

討故也。

○始令史官撰日歷。目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書法〕志時相之好也。日曆之名。始見於此。

胡致堂李義符許敬宗不許史官闢仗後事。稹請又令宰相撰時政記。今執誼又奉命史官撰日歷。日曆云者。猶紀年也。特加是正而親色焉耳。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語言文字。可以變移黑白。故此數人之題。至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憲宗皇帝諱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爲宦官陳志宏等所弒。諱言華發。善頤。功。唐之威令。衰於復振。足爲中興之主。及其晚節。法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闢既得旌節。

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三川。謂東川。西川。山南西道也。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梓州。州名。

○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

獨曰。闢狂蕩書生。蕩。涉降。反。蕩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

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戊子。命

黃裳

計闢

反闢

闢

黃裳以法創
灌漢
者宗
處置
得其
理

元稹
請復
正牙
委事
李師
古卒

高崇文與李元奕嚴羈同討闢。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物故謂死也。言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死。但云已故耳。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審之，卽降旌鉞。旌者，旌權也。鉞者，大斧也。行節制者持之。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先

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劉闢陷梓州。執節度使李康。二月。嚴闢討。斬其刺史文德昭。發明。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叛。帝能應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討。不置監軍。未幾徐克成。由其所以處置者得其理故也。擊綱目所書。既鎮且明。則知憲宗中興之氣象有自來矣。

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胡致堂制策亦以空言取人。要必先通中外。精求多聞有舉行者。勿令先嚴所業。召試與廷。而觀策以當時之急務。其言可采。就加任使。則瑰璋之才不困於廢揚淘汰。而國收多士之實用矣。○稹之揚之。應。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爲拾遺。元稹上疏條奏請次對百官。復

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之。

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疏斥在

外。及師古疾篤，謂判官高休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師道爲帥。二人從其言。久之，朝命未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爲留後。

胡致堂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裳良計。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據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

九月高崇文克成都府名。擒劉闢送京師斬之。崇文長驅直指

成都所向奔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

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

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指揮。謂以手披斥事務也。一境皆平。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

無所犯從容指揮謂以手披斥事務也。一境皆平。初黃裳建議征蜀及指

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

也。

杜黃裳

胡致堂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濟讓。理固當然。在周則曰。不自滿假。在

非克有正位。在漢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魯則歸君。通則稱己。則

如是。在己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取功名之正

法。非誇對也。王愷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故標美詞。囑關多矣。

丁亥二年杜黃裳罷為河中節度使。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

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愚按黃裳請討劉闢。不置益軍。以法制諸賊。勿行姑息。至於論帝王勞逸。皆大略也。如顏延之。是其小節之不修也。必如胡氏所謂憲宗方欲削平僭亂。而資其長算也乎。

丁南湖杜黃裳約佐郭子儀。能破李懷光之陰謀。及為御史。不受裴延齡之怒。及

然忠烈者也。帝以受黃小失出之河中。而明年歸卒。帝之負其功者多矣。

袁了凡按黃裳傳。稱裳頗通法術。無潔白名。辛後御史給其編徵寡節度高崇文錢

黃裳有經

濟大

略

李師古跋扈，僭黃裳爲相。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輕車一乘，候於門。某日，有錢自宅出，婢從二人，青衣藍襪，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抑其錢，然身不敢失節，寤然。別杜公濟倫一德。內學於深閨，外險於強藩。蓋庶幾乎誠而動矣。又何無潔白之稱哉。且當子瑒王叔文用事，而處之怏然，不羈不黨，其立節如是。真宰相也。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謂裴垕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鑑，願悉爲我言之。垕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胡致堂李吉甫不得在胡亮之列。彼於陸敬輿。能忘滄芥之憾。於裴垕。能輪訪問之。相業豈可少器哉。其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夏蜀既平，藩鎮惕息。

楊惠琳知夏殺留後。元年拒命。兵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莫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卽政。錡求朝則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爲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冬十月。左右執錡。械送京師。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垕李絳上書。以爲李錡僭侈。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四月。以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爲旄甯節度使。崇文

徵文
登安

盧從
史擢
出屯
屯邢

鄭綱
佳士

以白
居易
為翰
林學
士李
吉甫
元和
國計

策試
賢良
方正

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洛。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還，從史不即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綱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縉紳之論，以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書法〕書據何。殊

意也。從史之請，非誠也。而引兵東出，召不時還，故世譏罪之。

居易為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

居易字樂天，為翰林學士。〔按〕唐書：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詩。士人爭傳，初與元稹相呼。故詩元白。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

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書法〕吉甫心

近未為純臣。然諸裝明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

戊子三年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

湜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策。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

姚南仲
文權

裴均
同平章事

裴均
定稅法

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群臣賤賈之等官。僉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書法〕書賈方正。故言極諫。不惟久不使。又因以罪老官。吉甫於是為不弘矣。

以裴均為左僕射。盧坦為庶子。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南仲。肅宗時人。均尋改左僕射。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務。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臧否者也。陛下何悉疎棄之耶。

以裴均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俸。及均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

范華陽古之賢相。不惟以諫諍為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若若此。若裝相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者矣。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宣慰使鄭敬等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潘孟陽登博學宏詞科唐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使紹德觀紅帷財賦并察諸路治否

孟陽所至會買客留連嬉樂名譽大損

丁南湖初變之才而食民二雞子處為衛侯所斥馬周之賢而食民雞頗多且民財憲宗乃不即刑

為小吏所訟潘孟陽不才也不賢也而飲酒遊山留連嬉樂以修費乎賦而姑容之何也

鄭絀罷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

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瑄薦藩有宰相器上擢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胡致堂裴瑄論事諫官喜批勅始事此宰相所難能胡何能爾觀其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始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疚矣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瑄

子孫世世因祖父之爵士而有之也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瑄

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武俊士真父陛下前許師道許容

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今奪承宗阻勸違理彼必不服

由是識久不快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嘆

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今為其定府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

年人情慣習謂習熟也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

詔又范陽魏博易定淄青范陽劉齊魏博田季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

李藩

王士

李藩

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師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鎮冀州名二坐待機宜必獲

申蔡之利申州今信陽府蔡州今汝州府○屬意李絳蓋欲先其易而後其難一此恢復之序也

○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命桓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專令中使統領者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不聽

○十一月田季安取堂陽縣名屬魏郡今改順德府○時季安聞承璀討王承

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代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奈何其將請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譚忠幽州牙將使魏知其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計今王師伐魏

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則必取且怒再舉必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如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遣趙書使解陣障遺魏一城持以素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

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庚寅五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東鹿。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後罷為軍器使。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御史元稹奏攝

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

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白居易俱救稹。上不

聽。

胡致堂

元稹治事忠直剴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聽之。稹經挫折。不克固守。遂與野人君子為讎。自弱。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才也。嗚呼。豈非人

君之鑒與。

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

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洗雪承宗。

前創其地。據二州。今復與之。以為成德軍節度使。悉罷諸道行營將士。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鎖。

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

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以李絳為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白

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

貶元

王承宗乞賦

李絳

居易
志在

李絳
必諫

李絳
真忠
臣

李絳
不進
羨餘

梁悅
報父
仇

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

辛卯六年二月，李藩罷爲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

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且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生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胡致堂

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同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堯宗曰：急於始興於學，厥德作。則聖誠。使知學爲王者事。異端何自而入耶。

以李絳爲戶部侍郎。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爲進奉，臣不敢踵此弊也。

九月，梁悅報仇殺人，杖而流之。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果

自詣縣請罪，赦復仇。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仇之條，非闕文也。蓋

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甯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仇者。事發。具事申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杖悅一百。流循州。

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爲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

爲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

鯁古杏反。骨強四股。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鯁與鯁同。

數爭論於

上前。上多直絳。由是二人有隙。

上御延英殿。

延英殿。在陝西西安府唐大明宮內。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木不及。

發言不治軍。激之事也。

家給人足。賈誼猶以厝

火積薪之下。不可爲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

腥羶。近接涇隴。

二州名。

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

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上欣然曰。正合朕意。退謂

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胡致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出。夫聖王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懼。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

丁南湖

李吉甫對君之言曰。天下太平宜樂。是導君爲隋煬之流也。又曰。人臣不當強諫。是自處以爲堯舜之徒也。槩錫以剛直著。而吉甫願以諛佞名。嗚呼。可謂上負所事。下忝所生也。

壬辰七年。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絳惡其爲人。出爲郾

李絳
宜爲

李絳
鯁直

李絳
同年

崔羣
直

李絳
策論

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李同。上曰：朕謂李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

王守涇義方事承瑞。固為可斥。然許李同者，仕為西川韋臬府判官，遇劉闢反，棄妻子而歸，則其為人亦非厚德君子。而李絳乃奉義方之官以事之。謂絳無私於同年不可也。然其言宰相之職，量才授任，若避嫌而棄才，是為便身，而非公也。此則正大之論矣。

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直，命學士

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反。古且汗透御衣，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桓為皇太子。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田季安卒，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

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與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言其幼稚猶餘乳哺臭氣。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

田興 魏 朝

李絳 魏 節

李絳 魏 節

裴度 魏 君

田弘 魏 正

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拜田興推為留後。興謂眾曰。汝肯聽我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申請也。版籍所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待將士表請節鉞。節長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秦漢以下。改為節。鉞之形。鉞。大斧也。節鉞必上賜之者。示征伐自天。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圖**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

不沾王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剗。空胡反。剗也。傾叛亂之

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

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乃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

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懽聲如雷。成德克鄆。成德軍名。克。鄆二州名。使者數輩

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偃強者果何益乎。偃音屈。偃強者強。偃。強也。度為興陳君

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極厚。

范華陽德宗可謂知所取與。能善用謀矣。然猶不遇於一傳而復失之。雖德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師易竭也。況不恃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癸巳八年。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書法。齊賜名。弘。田興也。

後受
降城
於天
軍

李絳
論朋
黨君
子與
合

丁南湖田弘正者。李安之同宗。諸鎮之賢傑。憲宗特賜此名。所以褒其壽命。為謀及討王承宗。又討李師道。元和中興。此足為功臣之勳碩矣。及其卒也。父子皆為賊所害。惜哉。

六月。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盜。毀受降城。李吉甫

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

積石。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百里可矣。天德

故城。僻處确瘠。烽埃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

二百里也。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書法。書從何。非所從也。

甲午九年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絳以足疾辭。故罷。上問宰相。人

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

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

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

以亡國。此皆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

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

胡致堂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問。以氣節。以議論。朝則相益。達則相推。以勢利。窮則相離。達則相離。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惡。以恩私。

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廣也。并

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橫崔遠等

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韓傑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

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夫小人憎君子。然欲一而罪之。則君子所制。豈可假借。

惟以朋黨目之。則人君之明。或局克者。必信。故朋黨二字。可以空入之。至有宗廟湯

之喻。及宗有怠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遠城君子。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異皇甫鉞則不之疑。蓋絳度數諫。異鉞頗從。乃自陷於此。比而

不自知也。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或丁師傳說。所學者。正心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怠之失也。

以吐突承瓚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絳。先出承瓚為監軍。及絳罷。上召瓚之。復以為左神策中尉。

范華陽字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瓚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信於民。可謂達。不可謂退。使其選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閏月。彰義節度使彰義。維西鎮名。今河南汝寧府是也。吳少誠卒。其子元濟匿喪。

自領軍務。十一月。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綬領其官路。殺十六道兵討之。

乙未十年。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上惡王叔文之黨。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禹錫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

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愛。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待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又作種樹郭橐駝傳。為世傳誦。參攷。按唐書。宗元少嗜進用。功業可就。既坐廢。處不擾。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可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從宗元辭者。經指授。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

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吳元濟遣使求救於

桓。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

裴度
宣慰
淮西

宗元
宗元
宗元
宗元

吳少
誠卒

神策
中尉

李光顏而義
元殺盜武

裴度以平事
同章

光顏以許
國

未有功。是月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不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上以裴度爲知人。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自李

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昧旦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顛骨而去。顛骨都反。首骨也。又擊裴度傷其首。度氈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參考)元衡身在討賊之責。不以彈議爲之。以身許國。苟不失其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忠肝義胆。直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也。

丁南湖元衡諱。任職監獄有守。拒王叔文之構黨。識李絳之奸謀。持正於李吉甫。而忠肝義胆。直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也。

裴度同平章事。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

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指王承宗。李師道。乙

丑。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

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

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遣李光

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

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范華陽

弘靖言不矢。雖現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恆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施。宗則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耶。

十一月以柳公綽爲京兆尹。

後爲河東節度使。

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

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爲葦葷師表。今治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爲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丁酉十二年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

愬李晟之子。唐鄧隨三郡名。

西人有以常敗高袁二帥。

指高靈。袁投師。

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人謂

其軍藏。愬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

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

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

柵。障也。木爲之。

立爲賊左臂。官軍不敢

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

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三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愬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

李煜
李煜

北行
北行

裴度
裴度

將李憲有材勇。總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總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爲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總使廂虞候史用誠擒之。總待以客禮。士卒不悅。乃譖言祐爲賊內應。總恐謗。先達於上。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總。總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

五月。罷河北行營。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師。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恆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營。

胡致堂謂憲宗能用強弘辯忠實之言。專事淮西。任裴度以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維平矣。然後先之以文告之辭。申之以種種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斂其聽命也。其有不服。然後武震以協滅之。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爲賊所輕。傷失亦大矣。

七月。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

悅六月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丁南湖

朱子嘗言。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憊倦於其所難必。予觀裴度嘗不與賊俱生。其與諸葛亮死而後已。祖遂嘗痛中原。皆所謂竭力當為者也。裴度之成就如此。而亮遂之敗亡如彼。信乎。不可憊倦矣。君子勿以成敗論豪傑哉。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

愬攻吳房

吳房縣名。本房子國。以其封吳。故名吳房。

克其外

城斬首千餘級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

時李祐言於愬

曰蔡之精兵皆在回曲回胡瑰反。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

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遣掌

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等夜至張柴

村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鵝鴨池。即懸瓠池也。在

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

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

以先登瓠。轉反。大鎖也。壯士從之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

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爾曉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

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

左右登牙城拒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牙。曰牙城。即內城也。時董重質擁精兵萬人

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

李愬
州豐蔡

雪夜
濟擒元

李愬
招降

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輸者。愬度入城。李愬具橐鞬出迎。兵甲之衣曰鞬。橐言閉。鞬兵甲也。橐音袋。鞬巨履巨。僅二反。李愬具此出迎者。軍禮也。以示尊敬之義也。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愬曾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憤恨。愬獨喜。朗山在伊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愬獨喜。朗山在伊子城。今避宋諱。改名樂山。山頂有皓月池在焉。勝於吳房而不取。愬攻吳房。或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丁南湖李愬所論用兵。凡將將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夫論者恆情其讀。發李愬乃仁義之將。而過爲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倪劍之善略有克肖乃父者乎。

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矣。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李師道
自獻

俊節
首領
起承
顯殿

王承
宗獻
地

劉縯
地

劉縯戊戌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沂州今山東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膠州今濰州府。上從之。

三月。浚龍首池。龍首池。今陝西西安府東苑內。起承暉殿。土木寢興矣。裴度等切諫。

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不聽。

朱泚國遼海之大。杯旗不加。溝壑之盈。一用無益。人之器重。小大猶是也。唐能

之神猶故也。六服羣辟。承遠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虞成功之後。類皆何異哉。晉武帝平吳而歸。隋文帝平陳而歸。唐高宗定淮蔡而修。是與兩集政論。施泛四出何異哉。當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縯向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天下之事。不備人忘者。其類尚多。夙夜兢兢。猶恐不及。今弓矢未盡。土木已興。開闢未奏。諍諍已復。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獲慶于。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曩之不安也。

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裴度之在

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

二子爲質。及獻德諫二州。德州今屬濟南府。隸州今屬武定府。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

幽州大將軍譚忠。亦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

史吳元濟。阻兵憑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願盼之間。

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

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駁駁北來。趙

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愛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

歸朝廷。詔洗雪其將士。復其官爵。

李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

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甯

橫海兵共討之。宣武軍名。今河南開封府。魏博藩鎮名。今直隸大名府。義成軍名。今直隸大名府。武寧軍名。今直隸徐州。橫海軍名。今直隸河間府。

府徐州。

李夷簡

七月。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

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胡致堂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己非人之心。於逐逐趨取徐殆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八月。以皇甫鏞程异同平章事。

時淮西既平。上寢驕侈。戶部

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

供其費。由是有寵。是月。鏞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判使如

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販負者亦嗤之。

裴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天下治亂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

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宏與疾討賊。豈

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昇平之

業。什已八九。何忍還自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之省。

由是鏞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

敢知印乘筆。故終免於禍。鏞傳云。帝銳於立功。而皇甫鏞聚斂以害相。中興之不終。有焉而然。

范華陽

人君當一人。而天下莫不歸。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德光之衆哉。虞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

皇甫
程
异

程
异
不
敢
知
印
乘
筆

不克。何爲而不感。變度可謂知言矣。
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

天台山名。在浙江天台縣西二百一十里。

上晚節好神仙。

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鏞薦山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又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胡致堂

濂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覆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漢武喜方士。婁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爲乎。憲宗使以物機驚其罪。臣而不稽其理。會未幾時。金丹毒作。幾起取禍。豈非無窮之承監哉。

己亥十四年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

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唯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尙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宣政殿名。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感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世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

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

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史。

史記 愈為 潮州 刺史

真西山

按後世入主之事佛者。大抵鑿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謂深切而著明者矣。而遺宗佛之悟也。方是時。既誦金丹。又禮佛骨。求仙求佛。二者交會。曾未期年。其效乃爾。豈復果安在哉。

朱沛國

佛學之學不見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佛愈論秦人之禍。與後世不能使之息滅也。釋氏後入。言最宏闊。其罪惡報應之語。既足以震戒愚惑之人。而其見心明性。超出器形之論。又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後學食肉費。既足以耗盡海內。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惑亂風俗。此禍星之禍。不啻數十百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為論辯之者。雖未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困。獨為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懇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與著本末之論。於原道序文。雖見之。備骨一表。忠誠有餘。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眾。史氏謂功齊五子。而其力倍之。能不信然。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

李愬田弘正屢敗師道

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鄆音輝。塹。斬輪反。坑也。塹。城水。修守備。役及

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勒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

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露布者。蓋露版不封。布諸視聽也。每戰克。欲使天下聞之。乃以版書覆捷之由。懸於竹竿上。

名為露布也。淄青悉平。自廣德以來。廣德唐僖宗年號。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

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裴度纂述蔡鄆用

兵以來。帝之愛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

也。弗許。

范華陽

范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得其矜侈之心。卒任小人。以覆成業。何耶。蓋亦則也。范則心心生。安則秦。秦則心心生。是以天下不平。而

病患長生於所忽也。○〔按〕丁南燭謂帝於蔡鄂甫平。而曠修即肆。豈
漢不神不伐者耶。蓋欲沽其譽耳。范公此言。不亦處帝之顯情乎。

胡致堂述主德。請付史官。詰諫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領諸常人
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愧取之
之難。必思守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

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領
事。收刺史縣令之權。向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
不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隸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
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淮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置
得宜故也。〔按〕唐書。史臣曰。重胤忠於事上。仁以待下。淮蔡之後。勳亞光顏。

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鏗之黨陰
擠之。詔度以平章事鎮河東。

貶裴璘爲江陵令。○柳泌至台州。驅吏採藥。歲餘無所得。憊而

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
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璘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
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
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上怒貶璘。

庚子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卽位。○初。左
將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於粉。爲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

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上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潛王。憚。閏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貶皇甫鏞為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書法】不書賊。罪唐之君臣也。

贊【書法】德宗粹忌刻薄。以強明自任。竊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難。深自翫我。徐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空弱。方議愈強。至於唐亡。其責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毅然發憤。志平僭賊。能用忠謀。不取孽謀。卒以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得討。皆其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敵而可知也。及其與節。信任非人。不熟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取國也。不及賜君暗主。豈遠明聖智。苟有諫焉。未有不為也。

范華陽【書法】德宗代叛討逆。威令復振。而發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宗謀賊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治世。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獻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疑。復何疑哉。

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書法】綱目書柳主道。於方士必以伏誅也。黎道古於從之下。所以示臣子而表能也。

二月。赦天下。【書法】綱目書柳主道。於方士必以伏誅也。黎道古於從之下。所以示臣子而表能也。
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

胡致堂【書法】憲宗既不知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是以一日踐阼。失道至此。善為國法。國家至急。至切之禍也。

以柳公權公綽之弟。**為翰林侍書學士。**【書法】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

下。赦天

尚公
機筆

王承
宗卒

承元
請盡
節盡
子節
天

承元
不為
師道

劉道
棄官
為僧

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九月大宴。圖上甫過公除。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特禁制也。卽事遊政聲色。

賜與無節。

○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時承宗卒。其下立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誼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穆宗皇帝名恆。實宗太子。在位四年。竟因服金丹崩。壽三十。○變已成之藥而不能保。自是以來。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

○辛丑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盧龍節度使劉總棄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弘靖驕貴自尊。

政事多委之。幕僚。韋雍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糧賜。

數以反虜詬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

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牛李之黨豐成矣。故德者之。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傾陷也。軋乙辭。以勢相傾也。垂四十年。

范華陽牛李之黨。始於甘陵二部相讎。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讐。唐之朋黨。始於牛李。而強宗閔與宗。而成於錢崇之貶。皆由主德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誠以駭。之。觀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向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斯哉。

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滅族。眾共殺之。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魏博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安甯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輒敢殺之。是輕魏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眾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曰。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勦王庭湊。元翼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兵。乃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封之。按。唐書。魏人素德弘正。以

李愬
元翼

盧龍
軍亂

李德
裕

○王寅二年正月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救之不能進朝廷不得已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君之義遂往至鎮庭湊以兵威恐之愈厲聲責庭湊復謂軍士曰自安史以來子孫無存而田令公等以地歸朝廷孩提皆為美官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存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突圍出深州。

尹遂昌韓愈宣慰之行殆與真功無異而偶得免者幸耳觀其誥實宣慰之辭前縣切直至今凍凍猶有生氣其忠觀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舊法】穆宗即位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該幸。免欠錢。拘輪處四事耳。

○四月詔免江州選戶欠錢。○時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厚利今宰相領鹽鐵使中書舍人章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雜

以罷務。實非所宜。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勃奏今歲旱災。奈何徵前逋欠。詔免之。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尹遂昌裴度元勳孫也。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僕射。高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命可經綸天下者乎。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後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得免。懷之。不亦淺乎。○裴度罷相。開綠野堂。

癸卯三年。二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

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浙西州名。八年不還。以為李逢吉排己。

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益深。

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鄭注巧譎。善揣人意。以醫遊四

方。李德裕鄭注藥頗驗。署為牙推。官名。浸預軍政。妄作威福。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憲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見之。坐語未久。大喜。促膝促膝。言語相近也。恨相見之晚。守

澄入知樞密。薦注於上。上亦厚遇之。始則徵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工部尚書鄭權。因注通於守澄。以求

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尚書左丞柳公綽。字子真。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山南東道。即今

公綽過鄧縣。縣名。今壁縣。州屬襄陽府。有一吏一犯賊。一舞文。舞文。弄文法也。謂鑄

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

牛僧

李德

鄭注

柳公

韓愈
為京兆尹

郭太后
手書

八關
十六子
以裝
夜同
事平

者。〔按〕唐書。公紳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不讀非聖書。憲宗數出遊畋。公紳奏太醫張元諱。帝謂愛脫解。當置坐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九月。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按〕唐書。李紳與李德紳以文藝操節見用。屢為惡仇所抑。紳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終為威烈。或附墓刻云。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上疾作。命太子國監宦官

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也。取制書手裂之。是夕上崩。敬宗即位。

幸中和殿擊毬。中和殿。乃憲宗遇殺之所。敬宗居喪。甫及是月。於此擊毬。忘哀甚矣。自是數遊宴奏

樂。賞賜宦者樂人。不可悉紀。賜宦者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

者。時人目之為八關十六子。〔按〕逢吉傳。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略新。李續之。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

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時翰林學士韋處厚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廟算。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

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乃加度同平章事。

冬十月。賜韋處厚錦綵銀器。不用其言。而厚其賜。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處厚諫

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

胡致堂

魯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沉湎可也。豈得為忠乎。蓋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滿死。况今陛下宮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獨宗社付託。豈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

敬宗皇帝

名祺。穆宗太子。在位二年。為宦官劉克明等所殺。壽十八。○帝昏戾失德。自殞其身。宜哉。

崔發

乙巳。寶歷元年。正月。赦。先是。鄆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命

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給事中李渤救之。諫議大夫張仲芳亦上言。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垂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扈六箴。上遊幸無度。昵比羣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

小。昵親狎也。比。朋比也。視朝月不再。二大臣罕得進見。是月。德裕獻丹扈六箴。狀

極度
耳語

崔咸
舉端
觀度

裴度
諫修
東都

宦官
劉克
明弒
帝

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鵬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與終也。所由。猶言所錄也。 咭囁耳語。語也。 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 圖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尹遂昌諱入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奸邪不能欺。以徽宗之任縵。而能知裴度之賢。雖使持盈耳。略不為之動搖。微排擊險。獲之為相。又能聽其謀議。如諫李東都。及到鄭幽獄待罪。皆如探囊。使度於時從容提說。深表應用之非。若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則亦未必不能改其所為。而度會無一語及之。何哉。書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說之為深矣。

三月。罷修東都。 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以來。宮闕營壘。百司廩舍。率已荒弛。陛下倘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弒帝於室內。立絳王悟。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 上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褻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餘人飲酒。土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進討賊黨。盡斬

事。知樞密王守澄。以衛兵迎江王涵立之。是為文宗。進討賊黨。盡斬

之。絳王亦為亂兵所害。

范華陽

裴度位再宰相。安危所繫。君然不討賊。君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定者三易主而不亂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壞。以度之勳德。處之驗如此。而死不

賢者

胡致堂

徽宗之題。在於神虎羣小。然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何也。曰。帝之習為不義。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救大甲之難。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

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上自為諸王時深知兩

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方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六

唐紀

文宗皇帝

名誦。穆宗第二子。初封江王。拜宦者所立。在位十三年崩。壽三十三。○優辭不顯。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穆之美。皆不足稱也。

丁未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納聽而不能堅決。處厚於延英殿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尹遂昌

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德也。韋處厚極論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

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解矣。

【按】唐書。瑀居官寬和。無赫赫聲。所至吏治。士人懷之。

戊申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

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上親策制舉人賢

良方正。昌平

諱名。屬朔方府。

劉蕡對策極言其禍。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

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譁然稱屈。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

登科。能毋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乞回臣

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蕡由是不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宦人深疾蕡。譏以罪。貶梓州司戶。卒。後贈蕡左諫議大夫。【發明】親親策制舉人。而不

劉蕡
下第

親策
制舉
人

韋處
厚請
避位

言所得之人。當時中選如裴休。李紳。杜牧。崔慎由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者。則亦以
此言嘉謀若劉蕡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以不足錄耳。嗚呼。制舉以特非常之才。而非
常之才反若是而擯黜。
觀儻若是。果何取哉。

胡致堂

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仲贊。何也。贊兼有三事焉。一則讓及文宗。
二則譽譴宰輔。三則力誣宦寺。此裴度所以拒之而不取者也。疑然。此
尋常之見耳。二公累朝領袖。盡以公譴取。臣君被奪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
若以贊首置之高第。然召公雲。并貴德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詰訪屢中。
公雖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強。則不出中受。大計定
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貽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贊所陳。異乎
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於門戶掃除耳。有草種禽獵
之危。事必可行。惟乎。裴韋譴之不詳。惡之不精也。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書法】宰相卒具官。予贊也。終
唐世三臣焉。崔杜甫。李諫。韋

處厚。舍是
無書者矣。

己酉三年八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

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

裕逼己。出之滑州。

庚戌四年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薦引僧孺同平

章事。於是二人相為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與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新軍起福賜之薄。故叛。貴監軍楊叔元。兼之
也。後復造為節度。盡殺新軍。而反。繼繼叔

元何
微。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

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習邊事者。

訪以險要。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乃練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

宋申錫之

悉恒謀以維州來降牛李之讎

牛僧孺

蜀人粗安。

○辛亥五年二月，貶韓王棲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開州，今四川夔州府。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字愛，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誣告申錫謀立韓王，貶為司馬。申錫竟卒於貶所。

○九月，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維州，今改威州。屬四川成都府。不受。○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副使悉恒謀請降，已遣兵入據其城。具奏其狀，且陳出師之利。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御戎，守信為上。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恒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胡致堂一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光既為僧孺，而胡公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獄紛乘，將執從而折衷耶。悉恒謀吐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州時雖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於策。然則單目之意，固孺之矣。此法斷兩詞由直之辭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亦有之。唐人失領宗之境土，隋衣冠於七雜，此則孺子孫之恥。幸而德裕果作方略，悉恒謀請眾來降，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極而不納，真一何險故土盡復版圖，亦將終而絕之乎。故其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編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丁南翔蜀人以許易物。秦發漢之曰：「鄭伯使宛女歸特。我入特。蓋以許為魯之祖。」為不以春秋為律乎。維州亦唐之祖。宗故壤，則李是而牛非也均矣。

○壬子六年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

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溫公

君明臣良。上令下從。俊良在位。按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好究僧伏。兵革戢。諸侯服。四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

當斯之時。闍寺專機。會君於內。弗能遠也。猶讓阻兵。陳衛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斂日急。骨肉縱橫於原野。杼軸空竭于里閭。而汾陽謂之太平。不亦誕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提則險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莫大焉。

癸丑七年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

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德裕

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楊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初以志誠爲吏部尙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誥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別遣使慰諭之。

後志誠爲幽州軍所逐。詔旌幽州軍所逐之。

圖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自姑息乃作罪言謂不當位而言

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大衛原推又作戰論(參攷)按

直有奇節不為龔繼小體敢論列大事指陳利弊尤切原也

胡致堂治天下而先自治者莫為三王不總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但不如其所謂自治者何事也若使以復十大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是

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已

丁南湖胡致堂議杜牧言近似而實不至蓋以文士少之也愚謂牧憤藩鎮之桀驁可謂孤忠復祖宗之兵法可謂至論况牧於是時為侍御供奉可謂克舉

諫職史稱其剛直有奇節不為龔繼小體論列大事指陳利弊尤切然則文士其可貴哉

甲寅八年冬十月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上欲以仲言後改名為諫官寘之翰

林德裕曰不可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

乃薦奸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顯

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悅而罷內敕出

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乃以

德裕為兵部尚書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於是復以

德裕為鎮海節度使鎮海今鎮江府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

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愚按文宗曠去朋黨難辛自不免於

翰林德裕難之是也而帝乃堅欲用之德裕以仲言為始以李逢吉之言欲用李仲言為

諫以覆之是不謂之立黨乎彼其心傑以朋黨為題竟自陷于朋黨其所黨也又抄小人

此所以卒受讒於訓注。而鬱鬱以終其身也。

溫公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故謂之朋黨。若人主有以辨之。則朋黨何自而生哉。惟其明不能燭。強不能斷。邪正並進。威福層移。是以端履得志。而朋黨之譏興矣。夫不廣而羸生。暗蔽而納策。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羸臣也。文宗不能察羸臣之弊。不肯而進退之。乃內羸臣之體。治。是猶不種不去。而應田之荒也。明中之黨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乙卯九年正月。俊曲江及昆明池。鄭注言奉地有災。宜興後以禳之也。

胡致堂天地神明之理。不詳詳以言示人。則人竊喻其所為者。故聖人修其德正厥。知其變而不知其所以災。甘霖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直。奉地有災。良非虛語。鄭注徒。文宗又聽而從之。震驚之及。其能免耶。

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初宋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外

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因進講。數以微言

動上。上見其才辨。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

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人言無不

從。聲勢烜赫。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

之立也。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

以分守澄之權。**李訓**雖因注得權。及旁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

宦官。故出注為鳳翔節度使。其實俟既誅宦官。并置注也。**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

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

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貶逐無虛

日。班列殆空。**相。**訓起微人。明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

士良 訓注

李訓 鄭注 為神策中尉

俊曲 江及 昆明 池

謀注
宦官

甘羅
之製

仇士
良殺

○殺王守澄。○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冬十月，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誅，而疾訓注之陰狡。

○十一月，李訓舒元與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士良殺訓注元與及王涯賈鍊等。○時王守澄葬於澧水。

在陝西西安府咸陽。鄭注奏請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澧水送葬。注因闔門，令

親兵斧之，使無遺類。訓與其黨謀曰：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官，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稱

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

唐殿下兵衛曰仗。有左右兩班。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殿，而金吾殿中立仗。自東西閣門而入。謂之變仗。即此也。訓等奏非真，上顧

左右中尉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之。良等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

者甚衆，又聞兵仗聲，驚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曰：事

急矣，即迎上扶升輿，決殿後梁，梁房尤反。○梁房尤反，應新慈反。綱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網狀。即所謂梁應。即今是也。疾趨北出，金吾兵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

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閣門討賊，殺金吾吏卒千餘人，諸司吏卒及

民酤販在中者皆死。王涯賈鍊舒元與皆收繫斬之。

李訓爲人所殺。傳其首。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使斬鄭注滅其家。自是天下

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

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人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官稍屈。縉紳賴之。

范華陽

文宗懷宦官之祿。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實謂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滄針。

欲用甲兵於陸贄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七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韓七則反。隨齒也。

丁南湖

是時宦官大熾。鄭覃李石皆能檢局其威。可謂中流砥柱矣。然覃不辨王誼。賈

劣亦不辨也。載考覃清正。與始。疾惡大過。石爲宗室。以身殉國。不恤近侍二子。誠皆賢相云。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

訓鄭注因遣分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召還京師。全操追忿

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

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

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哺乃定。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

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李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

使覘之曰。有神策將軍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

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

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以薛元賞爲京兆尹

元賞白服見士

庸可怒乎。中尉與國同體，爲國惜法。元賞已白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發明〕崇寧臺橫。一京北尹固無如之何。然歸元賞不殺強輩。克學乃職。故特書其爲京兆。以著其稱職之美也。

綱丙辰開成元年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昭義節度使劉從

諫上表言：王涯等荷國榮寵，安肯搆逆？李訓等實欲討除內臣，雨中尉誣以反逆，臣欲面陳臧否，恐弁陷辜戮，謹當修飭封疆，訓練士卒，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漸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因暴揚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強。

綱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閏月，以李聽爲河中節度使。

綱丁巳二年四月，以柳公權爲諫議大夫。上對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綱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因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書法〕溫故清士。於是可謂知機矣。其後太子卒以醉宴澣死。溫亦賢知矣哉。

胡氏謂韋溫不從鄭往之時。諱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恥。見微知著矣。

戊午三年春正月以楊嗣復李珣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荆南節度使。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嘗於延英名殿謂宰相曰我與卿

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醕酒求醉耳自甘露變後人情危懼宦者恣橫石忘身殉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焉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從之。

方正學謂文宗之德行唐諸宗皆不能過。然而無益於危亂。內因於刑臣。外制於藩

今觀其斥李德裕而用宗閔調注。不可以為明。不能革厲民之政。不可以為仁。可會之幾險於前。而不知適之之術。不可以為勇。蔽於近習毒殺之後。賞罰不隨乎功罪。不可以言智。淫惡倫之節。粗若可取。亦特匹夫之行耳。雖駁為凡主。何能免乎。

己未四年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按唐書。度字中

終。及歿。天下莫不感其風烈。謂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稿。以儲嗣未定為憂。

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

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按史斷云。以功業

于歲之國。以心術論之。則度實同子儀之場也。勳業著于社稷。感望達于四夷。二人不可以優劣論也。

唐書贊謂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寶外連。參臣刺宰相。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慈

度之為難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祭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穆宗不君。論人弱夫。乘譽鍾。故度能無間功。非前哲後愚。用不用勢當然矣。前史辨度晚節頗浮沈為自安計。是不然。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度何訛云。

十一月。上有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

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擗驚曰：彼亡國之主，何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擗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丁南湖文宗太和初改。撤宦者衣濯綬。而風年規畫。欲除宦官。比其紛亂之志何厲之好。乃至至極。乃比。擗位與德。不亦可憐也哉。周赧頗有直譽。而以堯舜觀君。歸矣。

庚申五年。春正月。立潁王漣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仇士良**魚宏志以太子立不由己。故矯詔廢之而立漣。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是為武宗。

胡致堂昔成王有疾。不以疾病因殆。而正衣冠就公壽。出經世保濟之格言。女子咸王斯臨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終始大節。擗擗焉。不然。當疾病之時。力疾御殿。引召宰相。面命太子。弟見羣臣。仇士良矯詔發移焉。亦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秋。公認必書。其所以垂教之意。深矣遠矣。

賀善贊文宗恭寬倫勳。多可紀者。於深惡朋黨。而不知所辨。欲去宦官。而不知所倚。太弟以矯詔立而不書。綱目尤不備焉。

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珣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事苟無實。得以辨明。若其有實。辭理自

窮。小過則容其悔改。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

袁了凡

武宗初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聽仇士良言。欲殺之。杜稔奔見李德裕。竟釋之。懿宗時。稔為宰相。一日。宣帝使楊公慶出書授稔。稔之。乃宣宗大漸時。宣帝請郭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稔曰。主上欲殺宰相。當於延英面示稔旨。況主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養君之初心。以忠厚存國之大體。皆稔力也。稔亦納臣哉。色甚悅。兩事相類。而以仁愛養君之初心。以忠厚存國之大體。皆稔力也。稔亦納臣哉。

十一月。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

蔭其子。給事中李中敏劾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出為刺史。

胡致堂

李中敏判語題近畿。然探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南司。故豈不為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唐分宰相為

云南牙。

武宗皇帝

諱憂。穆宗第五子。文宗嫡。無嗣。宦者仇士良等立之。在位六年。反掌。享國不永。功業未竟。惜哉。

辛酉。會昌元年。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天德軍使田牟欲

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溫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

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回

鶻屢建大功。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

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又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

敏中
詞學
不減
居易

附悉
恒謀
右衛
將軍

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壬戌二年八月，以白敏中爲翰林學士。○上聞白居易名，欲相

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議。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發明〕居易而歸敏中，此乃李林甫元龜盧杞之故智也。德裕所爲如此。

其相業不絕，豈不宜哉。

○癸亥三年春三月，贈悉恒謀右衛將軍。○李德裕追論維州悉

恒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

兵之路，自爲吐蕃所陷，號曰無憂城。在四川成都府威州。從此得憑陵近甸，肝

食累朝，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

歸，南蠻震懾，山西入國，皆願內屬，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

送悉恒謀等，命彼自戮，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

事，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溫公論者多疑維州之敗，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爲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爲唐計者，官何先乎？悉恒謀在唐，則爲向化，在吐蕃不免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難焉。且德裕所言者，義也。惟德裕所言者，義也。匹夫殉利而忘義，人猶恥之，況天子乎？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胡致堂維州本唐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其區之信，舉論要而棄之，可乎？夫奪我之地，而納我以盟，此正爾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氏不以義爲斷，而以利害言之，則矣。故以維州歸吐蕃，豈祖宗土字，謂臣悉恒謀，謂臣歸附之心，前疆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恒謀，謝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按〕孔子居陳，去避衛，會公叔氏以蒲飯，衛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德，吾出子，與之盟。出孔

去避衛，會公叔氏以蒲飯，衛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德，吾出子，與之盟。出孔

去避衛，會公叔氏以蒲飯，衛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德，吾出子，與之盟。出孔

去避衛，會公叔氏以蒲飯，衛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德，吾出子，與之盟。出孔

去避衛，會公叔氏以蒲飯，衛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德，吾出子，與之盟。出孔

子東門。孔子悅而衝。子貢曰。盟可
魚耶。孔子曰。更盟也。神不聽。

丘文莊

維州番恒謀之事。司馬氏是曾獲。胡氏是德裕。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終

以其事之朝廷。且置書宰執。俟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
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過譽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
既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其地而不予其人。則實感於恩信。
而歸附之人。亦不致懷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裕之失在于急功名。曾
獲之失在于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實為彼善於此
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薨。其子積逼監軍奏請。命積為留後。上謀於

宰相李德裕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

化。澤潞二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

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對曰。積

所恃者。河朔三鎮得鎮魏二軍名。魏謂成德節度。魏謂魏博節度。不與之同。則積無能為矣。

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宏敬。以河朔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

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

賊平之日。將士弃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阻撓。官軍則積必

成擒矣。上喜。遂決意討積。命德裕草詔。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

宏敬為南面招討使。

丁南湖

武宗之能任德裕。曾憲宗之能任裴度。德裕之能歸李回。曾裴度之能容李
者。何哉。元和之時。藩鎮之積禍方
盛。會昌之日。憲宗之餘烈猶存也。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

李德裕
諫議

劉從諫
李德裕
諫議

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常閑，宜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我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愛懼，則我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後詔削仇士良官爵，猶役其家。

胡致堂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己無疏斥之亡之地，則更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務止於疏斥而已哉。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

圖秋七月，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圖**令幽州早平，回魏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宏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饗，魏郊迎，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中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范華陽武宗不能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禍始所以至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柄天下，豈有不由一相哉。

圖甲子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圖**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稹謀士也，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宗族盡殺之。誼稹首降，宰相入賀，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跋扈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郭誼等至京師，皆斬之。

溫公溫公董重質之在維西。郭誼之在昭義。吳元禧劉儼如木偶人在扶兒之手耳。彼二宗錄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實好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爲國。如誼等免死。儼之遠方。殺降不勝可矣。殺之非也。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

以李德裕爲太尉。衛國公。

李德裕三解

李德裕三鎮

德裕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官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鬥者。皆怯弱之士。每戰視事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設其謀略。故所向有功。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面諭之曰。何朔兵力雖強。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使。與其使大將邀勅。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勅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發明）劉儼之。王元禧何安敬之。皆爲之用。而楊

范華陽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歸諱而告之。再三不可。然後任之。則其

告之命。戒飾之詞也。是以兵加而不。恩厚而愈。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量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丙寅六年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初憲宗納李錡妾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上疾篤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太叔見百官哀感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上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浙。

胡致堂

武宗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願命焉。而會不一端。李錡拱手。一聽宦官。君相皆笑。特入也。尙且如此。其餘固無足貴矣。

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遽罷。聞者莫不驚駭。

宣宗皇帝

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武宗崩。子幼。故以皇太叔嗣位。歷十三年而崩。壽五十。○帝精於斷聽。以察為明。無復仁恩。自是而唐衰矣。

丁卯大中元年二月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初德裕引

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敏中秉政。

凡德裕所薦。皆不次用之。德裕尋貶潮州司馬。潮州。今屬廣東。

戊辰二年正月。貶丁柔立為南陽尉。初李德裕執政。有薦柔

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冤。坐

阿附貶。書法。柔立德裕所蒙也。於此獨能為德裕訟冤。可謂至公矣。敏中以私害公。從而貶之。非也。

胡致堂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重德裕。而人終不附也。

丁柔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使宣宗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美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為偏私也。發臣子之非公難矣。

袁了凡李德裕引白敏中入相。而不用了柔立。於其貶也。敏中語之甚力。而柔立

穎望必詣助。蓋君子之於人也。忘己好惡。惟其人之臧否焉而已。小人亦忘己愛憎。惟其人之或衰薄而已。柔立可以訴德裕之寃。而敏中可以數告李時。柔立強敏。君子也。以其人之臧否為好惡。而不以己之恩怨故也。敏中可以不德裕之非。而德裕可以深譏李時。敏中強伯。小人也。以其人之或衰為愛憎。而不以己之恩怨故也。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綯令狐楚之子。上權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保對其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五月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

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子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袁了凡周墀節度鄆州也。表署韋澳幕府。會墀入相。澳曰。願公無權。按澳此語。即其子所謂臣無有作威作福也。能如其言以相天下。即古之阿衡莫陽焉。

其曰烏用權。是乃所謂善用其權者也。

秋九月再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戶。崖州。嶺南所置也。今嶺南崖州府。

己巳三年閏十一月李德裕卒。善法。崖州司戶也。不責何。情之也。黨禍不解。德裕與有責焉。

范華陽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裴度。而德裕不及也。蓋度

而不死海上也。夫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疏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嚙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不爭。嚙而

不黨能
免乎。

丁南翔魏揚者。橋跨之孫。吉甫之子也。其功烈顯赫。通於祖父遠矣。其節操比之宋。粹乎唐室。乃祖則不足。比之乃父則有餘。使其不領於朋黨。則近配裴郭。而遠逸姚之真才矣。

辛未五年。冬十月。以魏暮同平章事。

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

壬申六年。夏六月。以畢誠爲邠寧節度使。

黨項復擾邊。上欲

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證今。具陳方略。上

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爲朕行乎。誠欣然奉命。後冬十月。誠

招諭黨項降之。

甲戌八年。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

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

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音託以論詩。屏左右。屏音丙。除也。與之語曰。近日

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手曰。

全未全未。尙畏之。其策將安出。澳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

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未策。朕已試之矣。

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

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官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

惡南北司

兩司宰相。不相生也。如水火矣。

胡致堂

章漢之謀。非未策也。昔李德裕與羅密議劫勳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制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慮之未必不善於外庭所為也。令狐

殿。易以有不出戶庭之戒。

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先是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

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

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是月。行言除海

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

殿柱之帖示之。

乙亥九年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

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

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諸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

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勵。衆始知之。上聽察強記。嘗

密令韋澳纂次。纂集次州縣境土風俗。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

分去聲。處置合度也。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

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范華陽

宣宗扶病細微。以驚服其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庖刻之吏。儲治簿書。期會而不

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儲哉。

丙子十年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

禮夫
言徑之

陽之

李君
奭有
異政

韋澳

斂手。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爲河陽節度使。上欲以澳判戶

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煩劇爲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玳仲野之子尤之澳

曰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裴）胡氏曰：韋澳

可謂見得處
義者矣。

二月魏謩罷爲西川節度使。謩爲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

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戊寅十二年正月以劉瑑同平章事瑑柱克反瑑與崔慎由議政

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王衍表字祖尙

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遠

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崔慎由勸

之建儲上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袁了凡唐宣宗曰：若立一太子。則朕便爲閑人。宋太宗曰：人心虛驚太子。欲置

人。請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其言甚速。庶幾哉。有竟發宮天下

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雖無主宰。固知尤能貽禍。知進退存亡難矣。

冬十月以于延陵爲建州福建。今刺史。延陵入辭上曰建

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

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我

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絢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

與劉曰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

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絢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

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

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設施。知其優劣。以行黜

陟。而詔命既行。刺史不得外徙。格音關。留上不得下也。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

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

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

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

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背恩忘德。曰負。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

令狐絢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殿。奏事未嘗不汗

沾衣也。

范華陽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勸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勳於德也。宣宗從輪相

之以威服。故所用多儉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補救。白敏中令狐絢之徒。

丁南滿宜宗以令狐絢徙一刺史。而欲抑宰相之權。殊不知絢之權權而欺君者多矣。

豈但徙一刺史。過於是惜帝之信任。臣人。獨亂朝政。而釀成亡唐之禍也。

己卯十三年秋八月。帝崩。鄆王懼即位。澤音權。取根反。**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

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勅將出。丁元寶謂曰。丁者聖人不豫。踰月中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斥歸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斥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更名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諒之。謂之小太宗。

范華陽

宣宗之治。以家為朝。嚴禁規諫。而性實猜忌。雖吝惜爵賞。而人多飽官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寧靜。幾十五年。繼以懿僭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也哉。

李玄伯等伏誅

玄伯方士也。故書伏誅。

懿宗皇帝

名繼。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壽三十一。驕奢無度。淫樂不悛。李氏之亡。於茲決矣。

裴甫 庚辰。咸通元年。浙東賊裴甫。

裴巨構反。雖也。本

攻陷象山

縣名。在浙東。屬諸州府。

浙東騷動。安南都護王式討平之。

式擒裴甫

諸將請曰。某等生長

去聲。

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

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

給之食。則彼不為賊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庫適足資之耳。不

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

民使自饋亂耳。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賊盜爲憂。夏侯致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至是卒成其功。

○辛巳二年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棕同平章事。○是時士夫深疾

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率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

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途。馬上相揖。因謗議。愠然。遂沈痼終身。

其不相悅如此。

○癸未四年八月。以吳德應爲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

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勅命已行。不可復改。〔書法〕武宣以來。屬

尤痛抑之。懿宗昏懦。復任宦官。故嘗以深病帝也。

○乙酉六年正月。以杜宣猷爲宣歙觀察使。○宦官多閩人。宣猷

爲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人分祭其先塋。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

人謂之勅使墓戶。

○丙戌七年十月。以高駢爲靜海軍節度使。○自李琢侵擾羣蠻。

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節度使。

○范華陽成秋自古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唐室之衰。宦者盡

其內。南蠻擾其外。而國以亡矣。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

嘗爲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動遠而

遠。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掃其本也。

○戊子九年。桂林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衆至十萬。康承訓與朱

邪赤心討平之。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克用之以爲大同軍節度使。

○丘瓊山

唐末之亂始此。宋祁曰。曷云。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

桂林
成卒
之亂

官駢

林。易之
意深矣。

續庚寅十一年九月。貶劉瞻爲驩州司戶。溫璋爲振州司馬。

續癸巳十四年春正月。遣使迎佛骨。夏四月。至京師。羣臣有言。唐宗迎佛骨。生得見之。死亦何恨。乃膜拜燒飾。〔書法〕此唐宗貽誤之效也。綱目書迎佛骨二。皆未變而稱及。則凶穢之應耳。

袁了凡 鑑宗迎佛骨于鳳翔。或言唐宗嘗爲此。積憂驚。帝不納。四月佛骨至。袁了凡中。七月而帝崩。或者之言驗耶。曰不然。此枯骨安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天也。或言迎佛骨而無效於死可也。謂以迎佛骨而死則非也。使憲鑑無迎佛骨亦死。蓋論事於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爲之斷。而無以禍福之說恐而捕焉斯可耳。敬宗許游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寶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勸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之徵也。

傳宗

續秋七月。帝崩。晉王儼卽位。 目上疾大漸。中尉劉行深韓文約。立

上少子晉王儼爲皇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帝崩。太子卽位。時年十二。是爲傳宗。

胡致堂 章保衡劉鄩趙隱。雖不能大正人主之惑始。盡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必欲贊私立少。若涉冰淵。衆演難矣。宦官中豈無中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而寔安寤焉。丁不預知。至使傳宗踰越四兄。處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佞相者。其邪隱保衛之謂歟。

傳宗皇帝

名儼。鑑宗太子也。以幼年爲諸宦者所立。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七。○昏庸相繼。禍亂相仍。民愁盜起。不可復支。蓋亦天人之會歟。

續甲午。乾符元年。春正月。關東旱饑。

續十一月。濮州人王仙芝作亂。 目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宰相。北司。

官。互相矛盾。搢搢時允反。互相矛盾。不相合也。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

南北
互相
矛盾

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被表反。無所控

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是歲濮州。瀋山東東昌府。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

於長垣。屬直隸大名府。

乙未二年春正月。以田令孜為中尉。圖上之為晉王也。小馬坊

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

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除官不復關白。書法。嚴有張父趙母。傳有阿父。貽亂之君。如一轍矣。

胡致堂唐自明皇以來。尊宦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是以明主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

五月。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眾應之。圖巢少與仙芝

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難行州郡。力折公侯。是也。或曰。任為任使其氣力。俠之言狹。以氣力挾輔人也。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剽掠州縣。橫

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眾至數萬。

戊戌五年。大同軍亂。殺防禦使段文楚。推李克用為留後。圖初

李盡忠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行。此乃英雄立功名取富

貴之秋也。李振武。國昌為振武節度使。子勇冠三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

也。眾以為然。乃殺文楚而推克用。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其父國昌上

言。請速除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率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

負國家。朝廷乃以盧簡方為防禦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

除克用官。必令稱愜。後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不奉詔。

以田令孜

王仙芝黃巢反

李克用

招討使會元裕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大將軍。

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尙讓率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爲王號衝天

己亥六年春正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謙遣使徐雲虔如南詔

驃信與秋天子之號使人謂雲虔曰貴府謙欲使驃信稱臣奉貢驃信已

遣人與唐約爲兄弟否則朔舅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之先由大

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今驃信欲修

好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

名分禮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授以木夾用

黑漆板夾繫文書刺字於上謂之木夾遣還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秋七月黃巢陷廣州黃巢上表求廣州節度使朝廷不許巢

急攻廣州陷之高駘奏請遣張璘將兵五千於柳州守險王重任將

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自將萬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

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不許

胡致堂高駘所建良策也而朝廷不從

袁了凡黃巢陷廣州魏書求太平節度使某臣或謂巢衆以饑聚如以恩釋罪使

淮南天下動兵又諸道兵方至奈何論說令四方解體耶帝是權策乃巢破穴維人皆

格擢編作樂死巢入京師斷棺殮屍史曰唐祚亡禍爲之勳焉宜天之假手於賊

殺侯昌業

授。槽口甚多。致使疆域主之威。納變將之策。以保境爲解。蓋夫於朝廷寂之無其道。非疆內之失其人也。且高駢素。備將攻守。處分已定。而廷請不從。後失事會。是朝廷責未嘗大用駢。何得以用。駢拒巢之請爲獲罪乎。

○庚子。廣明元年。二月。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關東。

而上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攷專權無上。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書省。賜死。上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捕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鬪雞。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駁不放。不放。上笑而已。書法。僖宗昏庸。殺諫臣宣矣。以昏主亂朝。而拍。猶補闕。猶有人焉。書所以罪僖宗而予昌業也。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七月。黃巢自采石山名。在直隸太平府城北。渡江。

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乘勝長驅。若不據險擊之。必爲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璠已死。自度力不能制。不敢出兵。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上走興元。鄭畋鳳翔節度使。謁於道次。請車駕

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爾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可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行事。從之。

○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

遺類。巢將碭山朱溫。少孤貧。與兄存昱。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

朱三

黃巢稱帝

黃巢入長安

鄭改還鳳翔。合鄰道兵討賊。會巢使者以詔書至。監軍與之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靳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聞者莫不泣。改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尙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使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逆。密約鄰道合兵討賊。〔書法〕黃巢之亂。首義者鄭改也。成功者。李克用也。罪之魁。其高駢與。

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出兵收復京師。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

漢陰令李康以驢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

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辛丑。中和元年。春正月。幸成都。陳敬瑄遣兵奉迎。請幸成都。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龜爲翰林學士。裴徽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

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爲翰林學士。

三月。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先是李可舉討李克用。大破

之。李琢討李國昌。敗之。國昌克用亡走鞏。嘗曰。吾得罪天子。願效

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

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至是沙陀

友金入援。乃說監軍陳景思曰。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爲衆所服。

請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爲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賊不足平也。景

思遣使言之。詔如所請。

圖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圖先是黃巢遣其將尙讓寇鳳翔。畋

使唐弘夫伏兵擊之。賊大敗於龍尾坡。至此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

之。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

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發明）畋一信率。遠近響應。他時收復之舉。畋若無

圖忠武監軍楊復光克復鄧州。

圖時黃巢陷長安。周岌降之。嘗夜

宴。急召監軍楊復光。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曰。丈夫所感者恩

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

吾不能獨拒戰。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灑酒爲誓。

分軍八千人。遂克鄧州。（發明）善有可錄。雖盜賊不棄。唐亡於宦者。而楊復光乃

特賞

圖秋七月。殺左拾遺孟昭圖。

圖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

待外臣殊薄。昭圖上疏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

天子者。九州四海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

必盡無用。若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臣恐收復之期。

尙勞宸慮。疏入。令攷屏絕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碁

頤。聞者氣塞。（書法）橫絕殺之者。令致也。不齊令致何。諫臣天子耳目。宦者得以殺之。不君甚矣。

范華陽

自借宗掃地。幾於亡矣。而諫諍之職。豈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行。惟其君不能用也。昭圖豈不知言殺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

孟昭

孟昭

李昌
官作

王鐸
以諸
道逼
長安

李克
用進
河中

李克
用復
長安

李克
用破

十月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作亂鄭畋赴行在不書逐何。為賢者諱也。

王寅二年二月以鄭畋為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四月王鐸時為諸道行營都統。以諸道兵逼長安。官軍四集巢勢日蹙。

號令所行不出同華。

朱溫以華州降。以溫為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後為梁太祖。

十一月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時黃巢兵勢尙強河中留

後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雁門李僕射指克用。驍勇有強

兵彼亦有徇國之志誠以朝旨召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王鐸宰相。

在河中乃墨勅召克用克用遂將沙陀萬七千人趣河中。

癸卯三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克用與黃巢軍戰

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諸軍逼之。號策大奔。巢焚宮室遁去克用時年二十八

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強諸將皆畏之克用

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時以黃巢未

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書法克用前比有叛國之罪朝廷乃赦而用之。遂能破賊成功。綱目大書破黃巢復長安。以序其績。

克用始得焉全人矣。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於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善撫士

卒及卒軍中慟哭累日發明伊氏言復光一宦者而卒。書其辭。當予其忠於王室也。

甲辰四年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尙讓率衆降。

巢奔瑕丘。其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以降。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克用走還。○時克用至晉陽。大治

兵甲。遣使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黃巢大功。為全忠所圖。僅能自免。

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

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

丁南湖予觀克用功臣也。全忠降賊也。謀害功臣。則克用之始大有理矣。奈何傳宗誅嗣。乃致克用之怨不伸。而全忠之惡愈肆。比唐祚之所以日促也。

范華陽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極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仇。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傳宗兩無子孫。何以衛全忠而罪克用耶。

○進李克用爵為隴西郡王。

○乙巳。光啓元年。春二月。車駕至京師。時荆被滿城。狐兔縱橫。上饑然不樂。

○王緒前鋒將擒緒。奉王潮為將軍。○緒以漳州道險糧少。令軍

中毋得以老弱自隨。惟潮兄弟扶其母以從。緒責之。潮等曰。人皆有

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怒。命斬其母。潮等曰。

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為之請。乃

捨之。至是潮說其先鋒擒緒奉己。

○丙午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

孜。請誅之。令孜劫上如寶雞。縣名。三月。車駕至興元。朱玫逼鳳翔百官

奉襄王煥權監軍國事。攻部將王行瑜斬攻。執襄王煥殺之。詔以行

瑜為靜難節度使。唐乾元初置靜難軍節度。於靜州。今屬西安府。

丁未三年二月。削田令。改官爵。長流端州。

三月。車駕至鳳翔。

以李罕之為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為河南尹。

初。東都府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

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者如市。數年之後。

都城坊曲。全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為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

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

綵衣物。有田荒蕪者。集眾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戊申。文德元年。二月。以楊行密高駢部將為淮南留後。後為吳王。

上疾大漸。觀軍容使楊復恭。立壽王傑為皇太弟。癸卯。上崩。昭宗即位。體貌明粹。有英氣。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傑。踐祚之始。中外欣欣焉。

贊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六君。然則唐之衰亡。豈止方鎮之患哉。蓋正天下。其可得乎。史綱於此大君。皆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

昭宗皇帝。名傑。懿宗第七子。初封壽王。及僖宗崩。宦者楊復恭立之。在位十

六年。為朱全忠所殺。壽三十八。○天德已去。民心已離。昭宗殺之。

其安能乎。

朱全忠
忠徒
王爵
焉

詔討
李克
用

己酉龍紀元年朱全忠大破秦宗權傳宗時。宗權稱帝于蔡州。斬之。全忠既克蔡州。兵勢益盛。進全忠爵東平郡王。

十一月。上祀園丘。上在藩邸。素嫉宦官。及即位。楊復恭特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

庚戌。天順元年。夏四月。詔削李克用官爵屬籍。以張濬為招討制置使。會諸道兵討之。朱全忠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

以上議之。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濬欲倚外勢以擠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指克用。所為也。臣嘗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

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也。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

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與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之言。一時之體也。張濬

所言。萬世之利也。上以二相言協。龜勉從之。曰。茲事付卿二人。無貽朕羞。

冬十月。李克用遣兵拒官軍於趙城。官軍饋官軍出險地關不戰而走。張濬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援於朱全忠。全忠表訟其冤。朝廷不得

已。並聽自便。先是克用遣韓建討趙城。附表訟其冤。至是已敗。朝廷震恐。

范華陽李克用有復社稷之功。朱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諫。全忠與諸將以請討克用。由張鑑爲比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和扁救之。未必能起也。而李嗣安舉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非攻。豈不速其死乎。

辛亥二年正月。貶孔緯張濬遠州刺史。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

七月。王建自稱西川留後。後爲蜀王。

壬子。景福元年。六月。楊行密擊孫儒斬之。遂歸揚州。**行密屢敗孫儒兵**。擒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

秋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若此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而鄰道所無者。相與貿易。選守令。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田頴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癸丑二年正月。以柳玳仲節之子爲瀘州刺史。**柳氏自公綽**以來。

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玳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宦者惡之。故久謫於外。玳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類。疵玉病也。類鍊節也。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齊梁子弟。學宜加

王建
殺陳敬瑄

勤行宜加勸。僅得比他人爾。

【參考】《法》唐書。我以明經補調。敬瑄正字。由書封拔萃拜御史大夫。盧海有父風焉。

夏四月。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建屢請殺敬瑄。令孜朝廷不

許。建使人告敬瑄作亂。令孜通鳳翔書。皆殺之。使判官馮涓草表奏

之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專殺

不行於闕外。先機恐失於轂中。

胡致堂

謂謂者。人主制世勸俗之柄。不可以失焉者也。令孜敗亂國家。致有敗亂。倒授之柄。昭宗宜。會王建有請。當亟下詔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殆且不許。斷而不聽之說也。

七月。楊行密克廬州。

先是廬州刺史蔡儻發行密父祖墓。遣

使求救於朱全忠。全忠惡其反覆。牒報行密。行密遣李神福將兵討

儻。至是克而斬之。左右請發儻父母冢。行密曰。此儻之罪也。吾何爲

效之。

胡致堂

父冢家見發。人子至痛之。攻虜斬之。然可釋矣。儻極其罪而釋之。豈後快。是自為寤也。行密於是知孝道之輕重矣。宜其能獨取舉材而闕有一方也。

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此閩王之基。

甲寅。乾寧元年。春正月。以鄭綮同平章事。

綮好談諧。多爲歌

後詩。譏嘲時事。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聞者大驚。堂吏

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

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賓客至。綮搔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

猶豫未決。蓋寓曰：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尙危，大王若引兵渡渭，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尙不欲我入朝，况天下之人乎？乃表還鎮，表至京師，上下始安。

胡致堂克用於三載。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而來。其所與謀者。皆爲後患之意而掃除之。釋此不爲。使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發發。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遠故敵。

丙辰三年七月李茂貞舉兵犯關。上如華州。八月李克用發兵入援。發明是時克用雖有奏請。尙未出兵。朝目已書其發兵入援者。予其有勤王之心也。向依昭宗早從克用之言。克用早伸正國之義。又安有復出之禍哉。

以朱朴同平章事何迎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上召對。朴有口辨。上悅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朴自言得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爲相。朴庸鄙迂僻，中外大驚。

丁巳四年春正月立德王裕爲皇太子。

秋八月韓建劉季述殺通王王茲等十一人。建與季述捕制發兵。國十六宅。盡殺之。以謀反聞。

胡致堂即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天閭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于天地之間。况大槓。焉易世之後未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善哉。

九月李克用攻幽州。劉仁恭與戰敗之。

王審知王潮之弟。潮捨其子而立之。自稱福建留後。後稱閩王。參攷按唐書。兼諸州爲而劍三動者。我以爲主。至審知。劍埋於地。衆以爲神。皆拜之。審知延閣。自爲閣。

王審知自稱留建

李茂貞舉兵犯關

○戊午。光化元年。李茂貞與朱全忠皆欲發兵迎天子。八月。車駕還京師。

○庚申三年。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殺司空同平章事王搏。○上

素疾樞密使宋道弼等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以相傾。王搏搏。羽逢有度。時解反相。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

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其勢未可猝除。宜待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譖搏使自盡。

○十一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時崔胤與

上謀誅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立。乃引兵突入宣化門。季述乃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揭畫地。數上罪數十。乃鎖其門。鎔鐵

錮之。錮音固。講。鐵塞之。穴牆以通飲食。矯詔令太子裕即皇帝位。以上為太上皇。

○辛酉。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上復位。黜太子裕為德王。○初。崔胤密遣人說德昭曰。今反

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之手矣。德昭遂擒述等斬之。賜

德昭姓名李繼昭。承誨姓名李繼誨。彥弼亦賜姓。皆以使相留宿衛。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崔胤欲盡除宦官。上獨召韓偓問之。

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

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况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茂貞
車駕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入朝，進爵岐王。遷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

肘腋之患。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遣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十月大舉兵發大梁。【發明】全忠是時已有移國之勢。然崔胤與胤召之欲誅宦官，故觸目亦止

舊其舉兵發大梁，而不書其向關之罪也。

全忠
表奏

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師大駭。十一月，中尉韓全誨等、陳兵殿前，劫上如鳳翔。上不許，拔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不得已，乃與皇后嬪妃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誨等

遂火宮城，車駕幸鳳翔。上遂知全忠置鎮，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范華陽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強請以為外援。而岐亦倚宦官宰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

受其禍。豈不足為將來之戒鑒哉。

壬戌二年三月，汴兵圍晉陽。汴兵，全忠兵也。取慈州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李克用見

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克用寵姬晉氏所生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

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我家代襲忠貞，大人當尊養時晦，以待

其衰。奈何輕爲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

歌以侑酒。侑助也。所以助歌。敬之意也。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

壬戌二年。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果敗。儲峙已竭。上嘗御衣及小皇子

衣於市。以上乃召茂貞等議與全忠和。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發明）件兵

充用。鳳翔已困。全忠知其可取。故假是以欺當時耳。

癸亥三年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

徵藩鎮入援。師範見之。泣下沾襟曰。吾屬爲帝室屏藩。豈可坐視天

子困辱如此。遂發兵討全忠。後爲全忠所破。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奉車駕還京。上喜。收全

誨斬之。并誅宦官七十餘人。車駕入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

奏宦官典兵預政。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

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

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

麗埽。

司馬公官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

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彈也。其間復有性遠權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

色。承迎旨趣。受命則無違汗之患。使令則有稱頌之效。自非上智之主。偏知物情。慮

慮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詞之諂。有時而從。幾

李茂
貞誨
韓全
誨

王師
範
朱全
忠

開闢受之。有時而廢。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漸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欽廉。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稱驕橫。然未有封疆天子。廢置在手。如庸世者也。所以於者。僕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離闕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昔伯之疾惡。寺人按之事君。鄭衆之辭官。呂強之直諫。曾日升之救惠。馮存亮之弭亂。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容臧否。欲草棘而再歸之。能毋亂乎。是以袁紹行之。而董卓弱漢。崔昌親襲之於後。而朱氏東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覆衣之形而焚之。臨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明皇晚節令高力士奪決章奏。至是復將相。亦與之爾。宦官自此熾矣。○唐肅宗收兵靈武。以宦官李輔國參預軍謀。竄避而歸。不能復制。至不能保其父妻。代宗踐祚。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視天子如家妾。穢宰相如奴僕。致許多疑叛。吐蕃犯關。乘輿播越。○德宗以李晟傳璽爲不可信。悉奪其兵。以賈文瑞霍仙琦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大河之禍。落其掌握矣。肅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變。其後文武宣懿傳昭六帝。皆爲宦者所立。勢益驕橫。自稱定國老。曰天子爲門生。而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等爲魁傑。○昭宗爲季述囚。又爲韓全誨劫獲。○晉獻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公命寺人披伐蒲。重耳險垣而走。披追之。斬其衣袂。後重耳立。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也。○漢和帝時。鄭衆首謀誅竇甯。班賞特辭多受少。○漢靈帝時。呂強諫封賞及選罪法。○魏宗時。魏國南陽甚急。日升請與十騎冒關入賊宣慰。賊不敢逼。○魏宗時。張紹與卜者蘇元明爲變。存亮逐之。○魏宗時。楊復光帥八部將敗朱溫。○昭宗時。嚴遵美歷軍容使。表曰。吾人以黃衫給事。今欲笏。覆矣。遂賜青城山。○承業傳宗時定者。後唐莊宗時即位。承業請求立前唐之後。莊宗不聽。遂不食卒。○魏。蕭除其根之義也。

貶韓偓爲濮州司馬。

上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胤

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爲幸。不忍見篡弒之辱。

胡致堂

主暗國危。韓偓久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取荆南。表其弟匡明爲留後。

時天

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

朱全忠表
請遷

三鎮合兵討全忠
朱全忠表

胡致堂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是時唐室垂滅。藩鎮不謂之忠乎。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是時唐室垂滅。藩鎮

甲子。天祐元年。夏四月。朱全忠密表崔胤專權誤國。離間君臣。弁其黨鄭元規陳班等。皆誅之。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官及民間廬舍。長安自是邱墟。上至洛陽。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於四方。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發明三鎮合兵。不能損全忠之毫毛。猶矚目赤子。其討者。所以勸得義之人。且以正逆賊之罪也。

秋八月。全忠弒帝於椒殿。太子祝卽位。全忠遣朱友恭及叔琮。弒昭宗於椒殿。遂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於柩前卽位。時年十三。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范華陽唐末藩鎮。惟李守用張勳有功。疑骨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僞爲藩扞。以不費於汴。而全忠獨強。吞遠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唐末藩鎮。惟李守用張勳有功。疑骨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僞爲藩扞。以不費於汴。而全忠獨強。吞遠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聽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昭宣皇帝名祝。昭宗第九子。朱全忠弒昭宗。擁而立。祝爲帝。在位三年。壽一十七。諡曰哀帝。

乙丑。天祐二年。即帝祝元年。

朱沛國

自古即位。未有不改元者。雖垂亡殆盡之國。有革命遜位之勢。而事不改元。示天下之出於己。嗣君之據虛器也。而

子夫嘗不使嗣君改元以欺天下也。惟臣后立常山王。朱偁立昭宣帝。一朝士猶與全忠爭九錫禮制次第。不亦愚乎。

二月。朱全忠殺德化王裕等九人。全忠使蔣元暉邀德化王裕九人。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屍池中。皆昭宗之子也。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柳璨侍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欲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誅。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屍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謂之鴟梟。

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詣闕。尋放還山。初。圖棄官居虞鄉。

王官谷。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

書法。書油官何。吳國也。圖自僖宗時棄官歸隱。蓋智士也。於是陽爲衰老失策。可謂保身亂世者矣。

胡致堂

唐末進退不汚者。惟司空圖一人。其論在韓偓之右乎。然近而意遠。情疏而罪微。此蔡邕在瓊周旋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其可謂

易島

白馬之稱

朱全忠 德化王 裕九人

實安後。○蔡任周三人。皆漢豐帝時人。俱附董卓。

十一月吳王揚行密卒。子渥代爲淮南節度使。

丙寅三年十月李克用遣兵攻潞州。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焉克用以爲然乃遣周德威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范華陽

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于三代。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于貞觀。而終之以天寶之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可稱者。憲宗元和之政。號爲中興。而晚節不終。身且不保。此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此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亂者。謂之定內難。過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間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肆我有宋。太祖受命。神武所臨。海內有茲。繼以太宗文治。仁宗守成。太平百有餘年。內則家道正而人倫明。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于按察。按察之權歸于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是其取之也雖無遺例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較之唐世。天壤不作。夫唐之已事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于唐。取法于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胡致堂

唐有天下歷二十君。爲子所逐者三焉。爲婦所逐者五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醫臣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成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也。其治效則亦亞於西漢。而賢君如是其詳。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美。其謀而行之。其過者則文皇矣。若夫明讓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章亦未足與漢也。故雖至斗米數錢。戶外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家國之禍。乃屢感於前代。豈無所自哉。文皇結兄。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爾。他日宗支並覆我毒。出子爾者反乎爾。天理之必然者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顧欲以威權獎誅禽制百千萬人。使惟我之服而不敬。其可哉。文皇誠以爲舜文王爲師。則其德必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至於斯極也。

行之多。而其治必至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地運。為人魚肉之慮矣。

唐朝總論下

顧迴瀾曰。安史繼亂。中國雲擾。天下掀然。根萌熾燃。杜牧罪肅宗以

國之元子。因父老之留。返旆而東。收舊物於靈武。謂宜嘗膽臥薪。

痛心疾首。以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古而乃乘危篡國。叛父不

顧。寵幸良娣。博打聲聞。君父在顛沛。而以位為樂。國家將焉賴之。

幸而盲胡授首。慶緒殺諸將協心。自此而太原捷。史思明破太原。李光弼擊破之。自此

而河東平。郭子儀平自此而兩京復。復與子儀收復奄有河北。思明等降。河北率為唐有。

奉迎上皇。興復之勢。蓋在於此。奈何以宦者。魚朝為觀軍容使。而

使九節度步騎六十萬眾。無故自潰。以宮人武士。為菩薩金剛。置

揚於三殿。以宮人為備等。北門武士。為金剛神主。而日食月食之變。不聞修省。又遣一介之使。

徇行伍之情。而節度由軍士廢立。由是楚州殺刺史。高幹殺李河東

殺節度。河東軍殺節度景山。請行營殺都統。王元振殺丘夷淵實。下陵上替。

而生殺予奪。朝廷無與焉。甚至寵飛龍小兒。李輔國本飛而下不保

其子。殺上不保其父。初邊上皇於西內。上皇不憐而崩。中不保其身。內不保其妻。帝

之貽笑者。若此。唐之亡。豈非幸歟。代宗繼之。明不足以燭理。武

不足以決疑。而威權倒置。立三帥。薛嵩。田承嗣。李而河北之亡。已

北用元振

官

而蒙蔽之害日深。吐蕃入我長安。而束手無策。出幸

陝州。斯時也。將帥叛。公勦叛。三輔叛。四方叛。而郭令公諸臣率敵

甲澗兵。以抗方張之虜。向非忠貫金石。義蓋山河。則京師汚左袵。

而大河南北。盡爲盜區矣。又不悟。而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判國

子監。俾文武大權。宦者握之。是以功臣解體。頓興反側。懷恩以大

罪自訟。而引誘異類。

回紇吐蕃等。黨韓處。

分道入寇。其來如飛。賴汾陽身爲

虜餌。寸兵不血。而受盟

回紇吐蕃等。誓。

刻危而安。截旬告寧。唐之家國。

蓋令公之再造也。大半雖靖。而藩將稱雄。誠宜宵旰。顧邊埃不置。

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王仁經。幸章敬寺。賜孟蘭盆。而不空

胡。蓋國公之辭。

與齊魯。

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

李懷玉逐侯希逸。詔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己。朱希彩殺

李懷仙。命希彩知留後。

權知留後者。卽爲節度。

李懷瑗殺希彩。留後。賜名正己。朱希彩殺

擯殺兵馬

者。遂與刺史。

李懷瑗殺去鑾。詔以監理爲刺史。

自隳紀綱。甘作盲聾。彼錚錚者亦何

所懲哉。德宗初立。動遵禮法。勵精思治。禁祥瑞。縱馴象。出宮女。銳

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故淄青軍士。嘆明主之復出。而吐蕃歸俘。稱

天子之威德。

吐蕃歸俘。稱新天子威德治於中國。

卓然一令主也。夫何保養巨奸。

使容容在旁。

國語。

而殊不覺。而政亦緣以大敝。其始也。知名器不可

假人。

劉海濱爲劉文善求節。上曰。名器不可假人。我節不可得也。

而欲平藩鎮。李崇義傳首。李惟岳

誅夷矣。自姚令言變起京師。恹惚於奉天之幸。

令言幸奉天。

李懷光

憤激稱亂。狼狽於梁州之奔。而姑息之政行。莫少誠殺陳仙奇而

爲留後。宣武軍擁劉士寧而爲留後。平盧軍推李師古而爲留後。

魏博軍推田季安而爲留後。宣武軍逐主帥士而李萬榮爲留後。

橫海軍逐主帥程而程懷信爲留後。主威廢落。太阿墮鏡。孰非

帝有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之弊。懲宦官之蠹。而杖邵光超矣。幸

烈嗣光超僅馬及神七百匹。上杖而斃之。自南衙文臣。賊至巨萬。張榜懸以誅。宦官武臣。頗忌

宿將。不知倚任。而宦官之寵專。白志貞則觀察矣。孫榮義則中尉

矣。竇文場則神策矣。霍仙鳴則護軍矣。柏良器則降秩矣。官市則

有使矣。中官執柄。勝氣籠宵。韓伯康文。孰非帝有以成之。其始也。罷貢

錦服玩。生日不受獻矣。自朱泚之亂。恨襦袴不獲。泚國非天。僮兒出

袴上馬。求之不獲。慨蕪菁供御。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問架。除陌錢。增商稅。

括富商。增稅錢。猶不足以填左藏。而椎肌剝髓。崇聚私貨。以豐瓌

林。大盈之積。李兼則有月進。章梟則有日進。仙客因之。而得宰相。

嚴綬因之。而遷員外。裴肅因之。而遷觀察。李錡因之。而錄用。楊履

因之。而免罪。呂謂綬嚴肅。曠曰。已市馬進奉矣。上悅。進奉之言。免官而已。當此之世。推錢而已。政以

賄成。蓄怨滋厚。謂謂。徵貨滋多。蓄怨滋厚。孰非帝有以啓之。故范祖禹論德宗

弊政有三事。姑息。任閹宦。好聚斂者。以此。然猜刻爲心。強明自任。

裴延齡以欺誕而寵擢。陸贄以忠誠而貶逐。陽城以直言而左遷。

張宗茂尙主而起復。吐蕃以輕信而劫盟。韓全義以屢敗而歸功。全義討吳少誠討賊。上曰。全義能招吳少誠。其功大矣。吳少誠以背叛而復爵。則稅政之不可掩者。豈但二者而已哉。順宗嬰疾嗣位。政在叔文。人情噂音。噂。音。

而入司馬之黨。劉禹錫。程昇。陳。諫。佛宗元等。交構縱橫。章梟表請太子監國。而帝能傳位以安社稷。可謂賢矣。憲宗元和之初。親賢納諫。與宰相

共談爲理之要。且曰。事有違宜。卿當共論。而却毛龜之獻。毀安國

之樓。吐突承璀住安國寺。立聖德碑。上命夷削碑。德。德。德。獨淮浙之賦。禁進奉之舉。遣賑恤之使。

於東南八道。杜黃裳勸帝以法度。裁制藩鎮。而帝奮然掃除猾逆。

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

冀。其討淮西也。逆盜五發而不回。五書盜以著。其斷也。霞寓大敗而不挫。高靈

敗。帝曰。豈以一緋衣小兒用。而天上有口。已被驅逐。民話。緋衣小兒。祖

其失利器耶。祖。祖。祖。其討淄青也。平李師道六十年之跋扈。而河

南北三十餘州。盡遵約束。羣逆夷殄。所在變。古。古。古。惕庶乎洗積年

退怯之習。誠不世奇偉之功矣。故史稱剛明果斷。良有以也。惜其

弓矢未彙。土木已興。閔閔未奏。諫諍已復。寵宦官而中貴橫。用盜

臣。皇甫。皇甫。皇甫。而聚斂急。好進奉而貢獻頻。迎佛骨而韓愈譴。用方士而

裴璘貶。璘。璘。璘。明斷者果如是耶。張弘志官。官。官。弑憲宗。梁守謙官。官。官。等

卷二十六 唐朝總論下 一一九三

論穆

論敬

論文

奉穆宗而立之。帝不能推討逆臣。甫踰月而遽與羣臣釋服。因肆赦而盛陳倡戲。八月浚池。九月大宴。十月幸華清而修樂過淫。又

聽銷兵之說。初不以國事為意。故盧龍囚節度。成德殺節度。雖以

諸道十五萬之師。不能討幽鎮萬餘之衆。朱克融則與平盧。史憲

誠則與魏博。王庭湊則與成德。比河朔三鎮也。而河朔再失。不可復取矣。

敬宗初立。擢劉栖楚。賜章處厚。處厚諱謙。兩縣鎔銀器。罷戒壇。王智與以上生日請度僧尼。李德裕諫罷之。

止東幸。次幸東都。裴度諫止。宥李漢瑤臺之諷。答德裕丹扈之箴。二年之中。有

善十餘節。若忠賢久於輔導。庶幾漢昭之比。獨怪夫忘哀作樂。中和

與華。音奔。其私嗜。比暱入關十六子。以紊朝政。而自取滅燭之禍。

帝與劉克明華。獨獨亦獨何與。克明官。弒帝立悟。王守澄等官。殺悟

立江王。文宗。二日之間。宦官凡三易主。而敬宗不得正其終。文宗不

得正其始。曹節侯覽復生。今日西頭之勢。過於南衙。可謂唐室尙

有紀綱乎。文宗深知兩朝之弊。去奢崇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禁

母得衣綺綾綾。羅。服三浣衣。虛己。羣臣兩上尊。號不受。焦心。對宰相羣臣。廷訪政事。取為凡主。故當時以為

太平可冀。奈何以衰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而又欲仗訓注。李訓。鄭注。

以除肘腋之患。卒之甘露之變。用兵甲於殿城。城七則反。陷也。之間。天子

震驚。千門流血。致堂曰。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公卿大臣。舒元興。王連頸赴戮。

而天下事決於北司。仇士良等凌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語曰。寧為秋霜。毋

為檻羊。秋霜有屠殺之風。檻羊受制於人。帝受制於家奴之手，而愁居攝處。戰國不敢

言宦官者終其身。蓋恭儉有餘而剛果不足之故耳。帝崩宦官士

廢太子而立太弟潁王。武宗帝天資英果，委任能臣。李德裕擒楊弁

之微賤。河東楊弁亂。德裕奏擒。弁戮沒。決不可恕。而取太原如反掌。戮劉稹之孺子，而克

上黨如拾芥。驅役三鎮。王元逵何弘敬二鎮討歸。張仲武一鎮討劉稹。若臂使指，無愧於武也

已。然毀佛寺，歸僧尼，是矣。而築望仙觀，於禁中，受法籙於道士，或

為教授先生。以道誘為道。門教授先生。或為崇玄學士。以道士劉元靜為崇玄觀學士。是惡所惡之

異端，而好所好之異端者也。帝疾篤，宦官馮元以光王為皇太叔

稱太叔。宣宗而立之。宣宗帝有隱德，深自韜晦。帝太和以後。益自韜匿。及為太叔。裁決庶務。人知有隱德焉。及

即位，明察沈斷，用法無私，重惜官爵，惠愛民物。唐書貞觀政要於

屏風焚香盥手，以讀大臣章疏，威攝閭宦，而杖宗景。宣宗威攝閭宦。於是監軍始有會

者。其配克成先志，而復河湟，對羣臣如賓客，無情容，故大中之治，海

內安靖者幾十五年。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特以察為明，無復仁

恩，已非長年永世之計。而受三洞法籙，惑於長生之說，無改於會

昌。武宗年之非，甚者懿安太后。郭太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以曖昧而不令

終。憲宗之崩。帝疑后預謀。至是遂崩。帝疑之也。穆宗以下，以諛言而詔出主。李景讓言穆宗乃陸

宗乃兄之子，拜兄尚司，拜疑可乎。宣遷四主出太廟。肆行不道，何以為君。是以日食見於正旦，大

水溢於諸路，數月之內，亂者蠅起而不可弭。湖南。湖南。江又謝立太

論能

宗論傳

子朕為閩人。至藥發始以少子屬王歸長官。等而致宗實之賤。得

以權行國憲。上唐以藥王歸王歸長。中尉王宗實復立郭王。其味君人之大體。一至是夫。懿宗

驕奢無度。淫樂不悛。章保衡路巖之徒。以貪縱居相位。吳德應以

宦官主館驛。李可及以新聲為將軍。上好音樂。薛官。供奉樂工近五百人。可及善為新聲。以為將軍。於

是彗星告變。彗星出。司天監。寇盜盜竄區。勳等。徐州軍逐。民逐

其主。懷州民逐劉仁規。陳州民逐。光州民逐李若翁。而上下無復典章。方溺愛一公主。同昌公主。

而嫁葬踰度。崇奉異端。幸于國寺。至死無恨焉。羣臣諫。德佛骨。上曰。朕

十一年無一善可紀。而唐室大壞矣。帝崩。劉行深官。等立僖宗。專

事嬉游。而委田令孜官。以政事。王仙芝黃巢之寇。播關東方自誇

擊毬狀元。上謂石野結曰。朕若應舉。須為狀元。戮殺忠諫。侯昌業孟昭等。昏迷不悟。當時宰

相若王鐸諸人。既非公輔之器。而將帥之討賊者。又留賊為富貴

之資。劉巨容。碎巢于荆門。或勸窮追。曰。國。家存負人。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以致巢寇陷東都。汚宮闕。流

血成川。而唐之君臣。了無一策。宰相盧稱疾不出。天子垂泣。大庭

令孜首創幸蜀。帝出走若狐兔之避鷹犬。不欲密邇巨寇。遠幸興

元。斯時也。極目千里。斷絕烟火。而詔令阻隔。置身於飄搖檣杪之

中。猶不思去奸責己。以鼓勤王。而垂頭弭耳。受制於十軍阿父。朱

日。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闕寺之手哉。○令孜為十軍觀察使。帝又呼為阿父。故稱十軍阿父。則是被袞冕居齋殿。僅一木偶人而已。噫。自大中皇帝宣。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網絕。膠膠

擾擾。迄無寧日。黃巢之首雖梟。林首斬巢。暴尤甚。而宗權之暴尤熾。宗權暴尤甚。全忠陸梁。克用進逼。而奔鳳翔。如寶雞。走散關。再至興元。四海雖廣。無容足之地。而朱玫立李氏一王。朱玫曰。我立李氏一王。異議者斬。立襄王權監軍國事。向非王行瑜。王重榮。戮斬反者。行瑜斬朱玫。重榮斬襄王。則十八葉天子。何有駕至鳳翔之日乎。楊復恭官定。於荆墓中册立壽王。謂之昭宗。帝憫威權之不振。憤王室之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阼之初。尊禮大臣。夢想賢豪。中外欣欣望治。奈令致甫離中禁。復恭又領中軍。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自負定策國老。而謂門生天子。其三五大臣。若崔胤。張濬。孔緯之流。又皆要結藩鎮。憑依宦官。求如歇後鄭五之作相。鄭五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亦不可得也。已去之天祿。已離之民心。其孰與救之。是以始用張濬謀。詰李克用。而一失於克用。繼違讓能議。而再失於茂貞。三鎮王行瑜。李茂貞。孫德昭。犯關。而駕幸石門矣。茂貞犯關。而駕幸華州矣。劉季述官定。專權。而幽於少陽院矣。崔胤召朱溫來。而韓全誨官定。劫駕幸鳳翔矣。一為劫天子賊。茂貞。一為奪天子賊。全。兵戈騷擾。御膳不充。蓋至全忠。劫駕於洛陽。自擬於紇干山頭之雀。上至華州曰。鄭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巢樂。朕今觀。而大家夫婦。竟委身全忠矣。何后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椒殿之獄。溫之受惡名於萬代也。奚辭。哀帝之立。寄命諸侯。薛貽矩揚涉狗苟輩。狂於噍噍之祿。國語曰。噍噍之祿。不足狂也。狂貪也。急成受禪之意。

初薛貽矩言于帝曰。元帥有受禱之意矣。

手持天子璽綬與梁

唐遣使奉冊寶如梁。攝沙于疑式曰。大

保富貴。奈

而公議不顧焉。噫。堂堂臣宰。食祿多年。回面汚行。効忠盜

賊。視孫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

幕府燕聞昭宗有微。各輪拜。號孫供奉。朱

溫亂殺之。噫。唐

歷觀唐之立國。歷二百八十九年。女后淫虐於前。

臣愧此復多矣。

溫亂位。令朝賀。微望見德。即號拜不肯拜。

章后。胡維傾敗于後。

安祿。羣闖獨亂於中。唐自玄宗用高力士。宦官始得專

以來八世。而為宦

藩鎮尊大於外。而又以盜賊剪殄其宗。

之。不滅。所自來乎。

朱溫。黃禍釁

右唐二十一帝。二百八十九年。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七

五代紀

公五代多
有同異。

〔按〕梁唐晉漢周諸各有一代之史。宋歐陽文忠始謂爲五代史。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雖取歐陽公一二論說。而所援引書多是舊史。其官辭諱略。與歐陽

後梁紀

太祖皇帝

名溫。姓朱氏。宋州瑯山人。其父瑄以五經教授鄉里。初溫從黃巢爲盜。既而降唐。拜爲宜武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後天

子以說令諸侯。竟移唐祚。在位七年。爲子友珪所弑。壽六十一。

丁卯。唐天祐四年。

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四川稱唐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舉越。湖南。荆南。福建。嶺南。凡五嶺。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顛徐溫作亂。

時楊渥淮南節度使既得江西。驕侈益甚。顛溫泣諫不從。二人帥牙兵露刃直入庭中。執左右亂政者十餘人。殺之。謂之兵諫。

三月。唐遣使奉冊寶如梁。

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歸隱。冊等。秦王景傳國寶於梁。

四月。梁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爲濟陰王。

略全忠。所以保罪。唐臣也。濟陰郡名。今山東曹州。

張文蔚讀寶冊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王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慙伏不能對。獨薛貽矩蘇循

稱頌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毋滅吾族乎。梁王不懌而罷。

袁了凡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忠曰。朱三爾作得否。余爾怪全昱不能自為。及為其二子辭封。雖身死。而二子終見殺。知亦族之禍。而不能避也。史稱全昱無他才能。以其明理識勢。如是豈可馬季所望。初全昱當唐時嘗為淮南節度。及全忠無君之萌。遂斂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向。吳季札。曹子臧之衡。夫何遠焉。

淮南西川移檄與復唐室。

是時惟河東

鳳翔

淮南

稱

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遣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居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李克用平黃巢有大功。唐昭宗封為晉王。後其子存勳即位。為梁末帝。

丁南湖

克用平黃巢。功冠當世。而賊區區之。然克用堅志為唐純臣。每有除史之體。為唐末第一流。更有以矣。

岐王李茂貞開府。

茂貞濠州人。本姓宋。名文通。傳宗時。以功賜姓名。昭宗時。封岐王。唐莊宗改封秦王。至唐明宗時國除。

茂貞治軍寬簡。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竄地。不致稱帝。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錢鏐杭州人。至宋朝國除。

鎮海節度使判官羅隱說鏐

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震素
不慕
榮官

蜀王
建稱
帝

李存
勳

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據江陵。至宋朝國除。唐進士梁震歸蜀。鎮

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

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

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

謀主。呼曰先輩。

徐氏偶見梁震特唐末一健士耳。未有官守。後位若楊師之為宰相者也。乃終身稱前進士。不受高季昌辟署。豈不卓然偉人與。惜乎未能脫然遠去。而

為其所稱

梁以安武節度使馬殷為楚王。馬殷據潭州。盡有湖南之地。至後周太宗朝。為南唐所滅。

以清海節度使劉隱為南海王。據廣州。盡有嶺表之地。後改號漢。至宋朝國除。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蜀。國號大。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

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爽。失也。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

不從。涓杜門不出。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王禮而用之。使

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戊辰。晉。建。號。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國。五。姓。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

勳立。晉王曰。此子志遠氣大。必能成吾事。參攷。按。五代史。克用攻王。鎔。於。鎮。州。以。十。餘。騎。破。鎔。

先。視。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鐵。人。鑿。之。克。用。匿。林。中。鎔。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

梁王晃弒濟陰王。道。諱。曰。唐。哀。皇。帝。

夏五月。晉王存勳。攻梁夾寨。破之。梁。遣。康。讓。貞。將。兵。攻。潯。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梁。真。讓。夜。攻。之。牛。月。不。拔。乃。於。潯。州。城。下。更。

戰之

築長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諸將謀曰。上黨潞州。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

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遂帥兵直抵夾寨。大敗梁兵。梁王聞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

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存。屬小名。

胡致堂謂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祭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後焉。然後從禮制而無誨。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禮命誥之後也。李存勗夾寨之戰。與此類爾。

君子深有取者。

與此類爾。

淮南張顥弑弘農威王。立其弟隆演為留後。攝行宮於淮南。其子傑嗣為弘農郡王。國號吳。後為徐

知誥所廢。危為南唐。

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姓。梁王遷都洛陽。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黃巢亂。審知鎮福。有閩嶽五州。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姓。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

次於高邑。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晉王自將救之。欲速戰。周德

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持者騎兵。今壓賊壘門。騎

無所展。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承

業入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驟

晉王
被趙
次於
高邑

然而與拔營退保高邑。

〔書法〕凡救書次。繼也。此其繼敵。矣。性謙也。知難而退。君子所許。

胡致堂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短於用人。高邑之役。非承業改其志。則德威必死矣。他日胡佛政育。德威之謀。幾失其將。故君子

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眾。習不擊。焉能處大事。晉王自用。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食歟。

辛未。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主。

春正月。晉王伐梁軍於柏鄉。梁

兵驚悸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父子兄弟。餉軍

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響聲動天地。〔發明〕晉非純子義者。特假之而行。故

其破梁之功。亦足少伸大義於天下矣。

二月。梁清海節度使南平襄王劉隱卒。其弟巖襲位。知留後。南平襄名。唐

傳宗時封劉隱爲南平王。今四川遂寧府。

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曰。俟彼卜年。吾

當問其鼎矣。

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爲未可。繫獄得

免。亡奔晉。張承業薦之。晉王以爲掌書記。〔書法〕奔者何。危不早也。守光囚父殺兄。僭稱大號。道不聞直諫。

而區區於易定之役。道所以自全也。得免宜後奔。故書危之。

壬申。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主。

梁主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

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

李克用對於太原。餘孽謂克用已死。謂下庶孽。

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

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言必爲晉所有。死恐無葬地。

嗚咽絕而復蘇。

梁主

六月梁鄧王友珪弒其主冕而自立。

初張后廢儲多智。梁主冕多微憚之。后崩。冕恚。變色。其子紹友文妻王氏。

友珪妻張氏。嘗邀入侍。王氏色笑尤寵。因命王氏召友文。友珪遂即帝位。

友珪妻張氏。

嘗邀入侍。王氏色笑尤寵。因命王氏召友文。友珪遂即帝位。

氏知之。密告友珪。

友珪遣海兵刺冕。刃出於背。友珪遂即帝位。

胡致堂

朱溫雖篡逆無道。若其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榮。嗚不平貨財。沈溺乎子女。擗銳之鋒。勢自銷。較屬之智。幾以昏昧。何足怪哉。

末帝

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及太祖遇弒。乃起兵誅友珪。即帝位。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在位十三年。壽三十六。

友貞
起兵
討賊

癸酉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二月梁均王友貞起兵討賊友珪

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友謙復歸梁

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嚴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

一言喻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

鄧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師厚乃遣其

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庚寅旦象先帥禁兵數千人突入

宮中友珪聞變自度不免令庭諤先殺妻

王乃即位於大梁

張

次殺己庭諤亦自殺均

尹遂昌

歷代討賊者多矣。未聞書法如此明者。蓋以均王正名仗義。詞旨暴白。特筆予之。豈以朱溫之故而論討賊之法哉。

十一月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誅之

晉王分兵

徇燕山後八州皆下之進逼幽州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詰之

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

露布者。蓋應板不封。布諸視聽也。緘

晉王
緘燕

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

○乙亥。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歲。

秋七月。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華城。

○八月。梁劉鄩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

○劉鄩饋運不給。晉數挑

戰不出。梁主遣中使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尙強。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所矣。

○梁主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張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巖等依勢弄權。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丙子。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是歲凡五國五歲。

春正月。梁以李愚爲左拾遺。

○二月。梁主屢趣劉鄩與晉王戰。鄩兵大敗。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從之。兵至晉陽。夜急攻之。城幾陷者數四。

○代北故

將安全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安全帥子弟等數百人。夜出擊梁。梁兵大驚。引卻。

安全
全保
晉陽

梁以
李愚
拾遺

劉鄩
默然
不悅

晉王不行晉陽之實

梁承勳張

契丹開盤

李嗣昭昭義節度使遣牙將石君立救之。與金全等共擊梁兵。梁死傷十
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不行賞。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
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胡致堂

安全全之保晉陽。其功德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難。上重復存。願以策非己出。不復行賞。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
人。歲再三也。

晉以張瓘為麟州刺史。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

者。承業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
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由是瓘所至。不敢貪暴。

丁丑。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天漢元三月。契丹圍幽州。

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時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

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
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

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
之。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

臣請身為先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
之兵繼之。八月

八月。劉巖稱帝於廣州。國號越。用楊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

晉王

承業
成業
生王

承業
承業
唐官
終身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晉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張承

業。承業勸課農桑，蓄積金穀，軍民肅清，饋餉不乏。王或須錢給賜，伶

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繼岌為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

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

業曰：「僕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

之，何問僕為？」王怒，索劍。曹夫人聞之，召王。王惶恐叩頭謝，請承業痛

飲，以分其過。分解釋也。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曰：「小兒忤特進

已咎之矣，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

但稱唐官終身。

胡致堂強承業之志行，雖樞紳士大夫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為晉業

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適，強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身。義也。使中常侍督率於道，為有違高。石顯。張璠之禍故。

戊寅晉岐吳兩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是歲凡六國四錄。正月，晉師掠梁鄆濮而還。鄆州，今鄆

城縣。梁克州府。濮州。今東昌府。梁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域日蹙，陛下居

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

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

必若乏才，乞於邊陲自效。疏奏，張瓘之徒，言翔怨望，梁王遂不用。〔按〕

〔按〕五代，太祖與蔡人戰於汴，翔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喜以得翔之疏，梁之軍械，翔謀為多。

夏六月，蜀王建祖太子宗衍立。

徐知誥
淮南
行軍
副使

晉王
大舉
伐梁

胡德威
破之

秋七月，吳以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知誥後篡吳。是爲南唐。

知誥

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求賢才。納規諫。除奸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以宋齊邱爲謀主。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火爐。以鐵筋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八月。晉王大舉伐梁。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

數四。賴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係於王。本朝中興係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將出。李存審叩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先登陷陣。存審之職也。王爲之擯。營而還。他日輕出。爲謝彥章所困。始以存審之言爲忠。

胡致堂存疑不自寧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懸乎定。定於得之易。而居之久。漢高祖。唐太宗。國以兵取。未有不假仁劍義。使百餘見德者。故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十一月。晉王與梁軍戰於胡柳坡。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

破梁軍。時晉王自將萬騎直趨大梁。至胡柳坡。周德威曰。今既

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王宜按兵勿戰。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遂與戰。父子俱敗死。王將閻寶李從珂等。復以騎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

亡者幾二萬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罪也。

胡致堂

仲由問孔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德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取，德威有之。世所不取，存焉。

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

己卯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乾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三月，晉以郭崇韜

為中門副使。

崇韜，潤州人，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

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秋七月，吳越王鏐攻吳常州，吳

人與戰，敗之。

蜀主王建昶太子衍即位。

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

有勝負。右護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濡，瑭而緣反，緣河邊也。梁人擊敬瑭，斷

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橫衝軍官之號也。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

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參攷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

敬瑭後為晉高祖。知遠後為漢高祖。

庚辰，晉改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是歲，梁、晉、岐、蜀、漢、吳、凡六國。吳越、湖南、福建、荆南。凡四鎮。五月，吳宣王隆

演卒，弟溥立。

徐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曰：蜀先主謂武

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顛之初。

豈至今日耶？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

辛巳

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肅德元年。吳睿王楊溥順義元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春正月，晉得傳國寶。

蜀

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曰：昔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得魏州僧獻傳國寶。張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胡致堂

朱氏未滅，吳蜀大國，周區三種，存歸於是，證登尊極，則欲使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於存是，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秋，晉以蘇循為節度副使。

○晉王欲稱帝，求唐舊臣。朱友諒遣

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望府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命循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發明）蘇循，故唐之驕島，晉主悅其諂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

○壬午。

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是歲凡六國四鎮。

十一月，唐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

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行服。如子姪之禮。晉王聞之，亦不食者累日。【發明】唐七十六載。易爲冠之。以唐。著承業之乃心。唐室也。

尹遂昌晉書尹官。既足以著其美。然承業在晉已非一日。而綱目必係之唐者。表其始終爲唐。不失臣節也。

後梁總論

顧迴瀾曰：朱溫以碭山一民，從巢爲逆，脫釜中之微息，以歸命國家。嚼板蕩之祚，而悍然顛唐氏兵權之半，怒鬚仇目，螽鋒中人，弑君樹黨，而進退伸縮，惟擅指揮，視唐猶机上之肉，欲烹醢而食之也。久矣。秀昇曰：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乃爲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盜焉。噫，使不

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全忠曰：假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耶。所忌者，晉克、燕守、岐用、蜀王，皆爲勁敵，未敢遽受禪者，蓋有待也。將玄暉曰：晉燕岐蜀。皆吾勁敵。王遂受禪，汝汝心未服。

夫何文蔚等效推戴之力，以滅唐家三百年之社稷。朱昱曰：朱二後本碭山一民也。

奈何一且滅唐家三百年之宗社。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御座之設，野狐升據，見固人人得而嚮之者。

而當時興復之舉，惟見於淮南。淮南。西川。建。二鎮決與岐王晉王會兵。恃復唐室。卒無應者。

而又不克終焉。後惟南西川皆稱帝。豈天下甘叛逆之凶頑，衰季少忠勤之節

義耶？見之篡位，未幾而外多晉王之師，夾塞之戰，鋒摧氣沮，柏鄉

之戰，挫衆隕師。晉王敗梁於柏鄉。斬首二萬級。梁之精兵殆盡。幽州之戰，收跡遠遁。晉王伐幽州。吳煥營夜遁。

鬱鬱然懷斯抱報，常不伸眉，可以省矣。矧淫污雜採，備兼醜行，避

暑宗爽。幸不中謀。繼祚。謂晉張宗爽第。亂其婦女。而子婦入侍。友珪友文妻。

文妻美。竟以釀成內歿。事急計生。易疾。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張氏

尤寵之。老賊萬段。友珪曰。老賊萬段。廷謁操刃。腹背受鋒。吾無葬地之禍。豈知不

在世仇之李氏。友珪曰。李氏吾世仇。而在悖逆之友珪乎。易謂友珪曰。女悖逆。知

夫。朱晃以臣弑君。以致友珪以子弑父。祿山之報。昭昭不爽。生為

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懼快。豈天之假手以雪唐恨歟。友珪既

立。遽作荒淫。均王友珪。同楊令公厚之謀。而義兵起。鄂王友珪。血馮僕

夫之劍。而刑憲明。友珪命馮廷謁殺之。正名仗義。朱瑱友。即真。故綱目不以

朱溫之故。而廢討逆之法。惜其得位之後。不克自強也。分天雄之

鎖。則軍士離心。分天雄為兩軍。魏兵曰。吾六州權代諸城。兵專趙。張漢。漢漢

之任。則政多乖舛。柄墮臣掌。聽人穿鼻。張孝曰。天子聽聽人穿鼻。劉鄩敗北。劉鄩

李存勗等。王檀無功。朱三三三十年之經營。竟為左右所竊。左右竊。國圖

而鬪雞小兒。王彥章曰。李亞子門雞小兒。何足畏。奮然挈其國而有之。當時君臣不能

揮劍出死力。而徒作楚囚之態。梁王聞彥章就擒。唐軍且至。梁族而哭。命彥章自殺。宗廟立毀。

追廢庶人。晉王顯。梁宗廟。追廢梁王為庶人。豚犬非敵之料。不誣而他日滅族之戒。畢

驗矣。異日賊晃面李氏於九原下。吾不知其恚心而覲貌否也。噫

嘻。謀之不臧。詩。其辜自速。一時醜逆。垂晉萬年。苟可起奸雄既朽之骨。吾當以是問而辱之。

右後梁二主共一十七年。

後唐紀

莊宗皇帝 名存勗。雖朱邪。沙陀人。先世唐高祖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

封晉王。及存勗襲封。以兵威。稱帝。號曰後唐。在位三年。因中龍

晉王

癸未 晉岐稱唐天祐二十年。梁肅宗三年。晉十月四日以後。唐莊

勗稱皇帝於魏州國號唐 〔參攷〕按五代史。存勗年十一。從克用破王行瑜。獲

堂富貴。無忘予家。及長。善騎射。諸勇過人。習春秋。備大義。尤善音律。歌舞俳優之戲。

尹遂昌 晉王父子。處於唐室。初志甚奢。於時錢賊尚在。乃據自稱尊。其視朱

年。繼續唐統而不絕之矣。故書存勗稱帝。國號唐。特以列國而別異之。比國公天下之法也。

唐遣李嗣源襲梁鄆州取之。以嗣源為節度使。 **嗣源自胡柳**

有渡河之慙。常欲立奇功以補過。曰。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

悅。遣嗣源將精兵五千。趣鄆州。日暮。陰雨道黑。夜渡河。至城下。鄆人

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拔之。嗣源禁焚掠。

撫吏民。唐主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爲天平節度使。

八月。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初。晉李繼昭以萬州叛。裴約據澤州不下。 **裴約遣閻**

使告急。唐主曰。吾兄不幸。乃生梟獍。裴約獨能知逆順。願謂指揮使

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卿代我取裴約以來。紹斌至。城

裴約
獨能
知順

嗣源
欲立
奇功
以補

已陷。約死。唐主深惜之。

○梁以段凝爲招討使。遣王彥章張漢傑攻鄆州。○梁主遣段凝

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

過。則社稷危矣。凝乃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

張主之。竟代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

○梁將康延孝奔唐。○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來奔。唐主問以

梁事。對曰。梁地不爲狹。兵不爲少。趙張擅權。段凝智勇俱無。聞欲數

道出兵。臣竊觀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俟其分兵。

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主

大悅。【書法】書毒。志梁所亡也。凡內將必關於成敗之故而後書。是故得李祐而後推丙之破狄。得延孝而後朱梁之亡決。綱目每書之。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大梁。梁主瑱自殺。唐

遂滅梁。○時唐王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召諸將會議。郭崇韜

對曰。段凝本非將才。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

魏。固保楊劉。楊劉城名。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

必望風自潰。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

勿疑耳。唐主曰。此正合朕意。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唐

主以大軍濟河。至鄆州。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改中縣屬兗州府。圍其城。

城無守備。少頃。梁兵續圍出。擒王彥章。○唐主欲降之。彥章曰。余

王彥章死志

郭崇韜料

大梁

延孝

康延

梁將

不以爲

力爭

錐垂

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命斬之。

丁南湖

志章起自軍卒。事梁祖。以血戰輔成大業。事均王。多被猜忌。遂歸。以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唐。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喧。斯言也。斯志也。不以生死易其心。不以利害論其志。執意五代而有遊人也。歐陽公作傳。特以爲死節之首。其異史也。

耶。

康延孝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唐主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段凝軍臨發。皆亡匿。後唐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自降。吾首不可俟彼刀鋸。卿可斷吾首。麟泣。弑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溫恭儉讓。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故老舊臣。以至於亡。

敬翔李振趙巖張漢傑等。伏誅。夷其族。發明敬翔始終爲梁。已先爲死。謂目以伏誅書之。蓋以傾附唐存。敬翔實爲謀主故耳。

唐毀梁宗廟。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唐主欲發梁太祖墓。

斷棺焚屍。張全義言。朱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

敬翔
始終
爲梁

宗廟

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唐主從之。但鑿其闕室。削其封樹而已。

胡致堂

朱全甫并號二主。毀唐宗社。凶神殘暴。無與爲比。莊宗列數其罪。誣告多方。莊宗過聽其言。而略於討罪之典。措機。

吳遣使如唐

唐王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嚴可求曰。

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十一月。唐以李紹欽爲泰寧節度使。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

於宮掖。故有是命。唐主幼善音律。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

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自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

遽前批其頰。唐主失色。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尙誰呼耶。唐

主悅。厚賜之。由是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

袁了凡

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殘民田。中牟令當再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令去。轉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道。令擒至馬前。責之曰。

伶爲縣令。爾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殘民糧。以供賦稅。何不縱伶逐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驅驅。伶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令得免去。與世所傳。晏子殺養馬主烏者。東方朔諫殺上林鹿。郭舍人被乳母者相類。夫新磨曾批莊宗頰。以侮其君者。乃能諷諫以止君之妄殺。蓋小人實有小翁微益。以結知於君。而不知一借之威福。其肆毒滋多矣。

張全義請唐主遷都洛陽從之

高季興還鎮 初。季興將朝。梁震諫不聽。既至。唐主惑謠言。欲

鎮
吾於
十指
天上
得於
天下

留之。以郭崇韜諫遣歸鎮。謂諸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綱甲申。

後唐同光二年。○是歲。降後唐。凡四國四歲。

二月，唐立夫人劉氏爲后。

綱初，郭崇韜

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自附於汾陽王子。

子

之後，多甄別流品，引拔浮華。

於是嬖倖嫉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時宦官朝夕短郭崇韜，崇韜扼腕不能制。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尹途昌

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崇韜希世入臣。處心行事。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然則正之一言。其真萬事之要乎。

之手
之拘

綱唐以李存賢爲盧龍節度使。

綱唐主嘗與存賢手搏，存賢不盡

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仆唐主。至是以存賢鎮幽州。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

綱八月，唐以孔謙爲相庸使。

綱謙自是重斂急徵，以充唐主之欲。

民不聊生，賜豐財贖國功臣。天平節度使。

綱契丹肖阿古只寇唐幽州。

幽州州名。

唐遣李嗣源鎮成德禦之。

綱乙酉。

後唐同光三年。○晉成德元年。

○是歲凡四國四歲。

二月，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

綱唐主以契丹爲憂，與崇韜謀欲徙李嗣源鎮真定。崇韜深以爲

李嗣
源鎮
成德

便時崇韜領真定。唐主欲徙崇韜汴州。崇韜辭曰：臣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旌節，乃大願也。唐主曰：卿爲朕畫策，保固河津，直趨大梁，成朕帝業，豈百戰之功比乎？崇韜固辭乃許之。

三月，唐黜李從珂爲突騎指揮使。唐主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宿將。

唐主作清暑樓，唐主苦溽暑，命王九平建此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郭崇韜諫不聽。

八月，唐主殺其河南令羅貫。貫性強直，爲河南令，爲政不避權豪，后與伶宦共毀之。唐主含怒未發，會往視坤陵，道障橋壞，怒下貫獄。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法不至死，唐主怒曰：太后靈駕將發，時太后曹氏崩。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平，臣之罪也。唐主不聽，貫死，暴屍府門，遠近窺之。

胡致堂莊宗五日不食，舉禮者之所難也。然會子曰：斷一機，殺一敵，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爲伶宦譟毀而殺賢令乎。然則莊宗之不食五日，才足爲小節。而殺賢聽令，是乃大不孝。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十一月，唐師滅蜀。蜀主王衍降。唐主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

張文潛

都崇籍於五代。亦曉明禮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

莊宗襲之。因請立爲后。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補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宗日以昏語。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籍者。劉氏也。使崇籍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奸謀之士敗於謙。奸辯之士窮於辯。惟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稱極之變。豈足慮能究之哉。

唐殺其睦王存乂及李繼麟。李嗣源入朝爲謠言所屬。時諸軍

安爲其言。信唐主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震主。宜

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可避。皆委之

於命耳。

二月。唐討鄴兵。却李嗣源入鄴都。嗣源至鄴都。下令軍中。詰

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率衆大譟。焚營舍。嗣源叱而

問之。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云克

城之後。當盡坑魏博之軍。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欲與城中合

勢。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諭之。不從。乃詭說得出。遂

引兵向大梁。李紹榮奏。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

數輩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

決。而敗於猶豫。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

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軍勢大盛。紹榮請唐主幸關中。招撫

之。唐主從之。被明。歐陽公作五代史。於莊宗本紀。書李嗣源反。自以爲得春秋之法。今嗣

亂兵所劫。又欲東身詣關。復爲紹榮隔絕。迫於地死。既而衆軍悅歸。然後入洛入汴。夫春秋善心。惟見至理。嗣源本心甚明。初無他意也。

郭從謙
主殺

李嗣源
入洛陽

太原
軍亂

李嗣源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勳。圖從謙率所部兵攻興教門。唐主爲流矢所中。須臾遂殂。

李嗣源入洛陽。圖是日嗣源至轘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

上素得士心。止爲羣小所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乃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焉。百官三上箋請嗣源監國。

嗣源乃許之。

丁南朔。莊宗以弱年制羣將。奄有天下。可謂壯矣。夫何滅梁之後。任宦者。悅

尤爲可憐。書史皆謂從馬直指揮郭從謙弑之。至解目特改書唐伶人郭從謙弑其主存勳。於以見其死於所好。使後世知伶儂之禍云。

唐太原軍亂。初莊宗命張憲守晉陽。及莊宗遇弑。推官張昭

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先帝之恩。豈可偷

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

存詔者。莊宗之近屬。謀殺憲及巡檢李彥超。彥超欲先圖之。憲曰。僕

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軍士共殺存詔。憲

奔忻州。

袁了凡。張昭遠以雄士說張憲。委授監察御史。莊宗及難。憲欲死節。昭遠贊而成

之。時論重昭遠能成憲之節。不謂其趨憲之死。蓋昭遠知憲當死。亦料

憲之必能死故也。可謂相知心安。然昭遠以布衣自起官。委授憲職。縱不爲憲死。亦料

當爲莊宗一死耶。既事明宗爲都部侍郎。又要事晉。謀周宋。歷封數國。君子謂昭遠能成

憲之節。惜不能自成其節也。

唐主嗣源立。李紹真等請改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

位

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讐。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
 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謂李高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
 先帝。謂李克用及莊宗。垂五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
 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李琪曰。若改
 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
 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極前即位
 之禮。象從之。

胡致堂

李琪之言似也。然國亡君絕。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向有大於此者乎。

唐初令百官轉對。命百官五日一赴內殿起居。轉對奏事。

胡致堂

轉對。謂朝令。而實始於此。豈可以目不讀書而忽之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唐主目不識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
 奏願做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
 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冬十月。王延翰自稱閩王。

丁亥。

後唐天成二年。吳越貞元年。是歲後唐。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吳。凡四國。吳越。荆南。閩南。凡三國。主稱。殿二名不虛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時議置相。孔循乃薦鄭珣。又薦

崔協。而任園欲用李琪。珣素惡琪。故循力阻之。謂安重誨曰。李琪非

令百官轉對

置端明殿學士

馮道

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氣度者。足以儀型多士矣。他日

議於朝。唐主曰。宰相重任。及在河東時。見馮書記。書記官名。乃屬也。多才博

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

誨謂圓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圓曰。明公舍李琪而相崔協。是

猶棄蘇合之丸。取蝘蛭之轉也。言不能考慎其相也。西域有大蘇合。國人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溫無毒。能以土包煮。煉成丸。後知尸解而去。莊子注。以蛭蝘而笑蘇合。孔循與重誨曰。

短珙而譽協。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二月。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時以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

使族誅之。

胡致堂

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最捷之徒。不聞被刑。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賊之賊。其勢甚易。遠則人心悅而大義立。觸則觀望息而綱紀振。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事也。

五月。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

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爲國者

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

師派旆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

物。辭其稱臣。

胡致堂

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牛養而牛利。蓋見可欲不能過也。高氏輕君之心。自此生矣。

冬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後守殷自殺。安重誨恐失職者爲患。

奏遣使賜任國死。趙鳳突謂重誨曰：「任國義士，安肯爲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國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國與重誨爭事不合。坐貶。

十二月，唐以周玄豹爲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

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滅族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賜金帛而已。書法：趙鳳於是可謂善悟主矣。明宗於是可謂能聽言矣。書交策之。

有年。是歲，蔚代遼邊粟斗不過十錢。義明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於策，新羅五季而

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戢兵保民之效乎。

戊子。後唐天成三年。○僕大有元年。夏四月，唐武義節度使王都反，奚契丹

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破之，遂克定州。王都伏誅。○時晏球

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享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是月入朝，

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久，頗餽運而已。

胡致堂王晏球非知兵術者。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不愈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奪王都之勢。不及一年。

都謀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十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己丑。後唐天成四年。○吳太和元年。○是歲凡四國三歲。三月，唐以趙鳳同平章事。○唐主問

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

曰：「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

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翰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
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綱有年。**圖**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
記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中山。漢郡名。今屬保定府。井
陘。隋縣名。今屬直隸保定府。

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地。放轡自逸。俄而顛隕。凡爲天
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爲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
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
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糴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
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農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爲勤苦。人主
不可不知也。

丁南湖

馮道知此執轡之喻。故以曲謹保位。而後始四朝。知此惜農之詩。故以私
惠悅民。而盡取虜畜。然而比喻此詩。則固聖賢之遺意也。豈可以人而廢

哉。

綱庚寅

唐長興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

慰諭之。彼二人運兵反。發明唐明宗有徵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如慰諭。夫
則其餘從可知矣。夫君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乃無故稱亂。兵連禍結。夫
豈天祿所能救哉。

綱八月。唐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
之名自此始。

綱十一月。楚武穆王殷卒。子希聲嗣。

綱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舊

三司
使之
名自
此始

鎮之舊。止稱節度使。唐主以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希聲居喪無戚容。韓之日。頻食雞鵝鵝。其臣屬起議。

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飯。何代無賢。○雖音愈。

辛卯。唐長興二年。○是夏四月。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發明】重誨專恣。不為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去。而終焉又誅而族之。故書殺書爵書致仕。明其既已諫事。而猶不得其死也。嗚呼。仕於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何不相時而動乎。

五代史。重誨以天下為己任。欲內為社稷之計。外制諸侯之強。然輕信韓攻之機。何延未至而董璋叛。四方騷動。詔誨並加。投齊止火。此獨見之慮。例費所生也。

壬辰。唐長興三年。○是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書法】書費之何。讀此始。故特書之。

胡致堂。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唐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於所習。善矣。誦之可也。器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共業。安得人人而頌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都邑皆傳刻焉。何異於不特哉。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立。**瓘**。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後更名元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

九月。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蟲賊傷稼。不足懼。賢人匿藏。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戮

六可

印鑄

發安

重安

重安

重安

重安

重安

睿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勿失。唐主優詔獎之。〔書法〕證言六可畏者。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終

綱目書論事二。賀琛書詔詰責之。康徽書優詔答之。然則帝武明宗。優劣見矣。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會契丹入寇。唐主命

擇帥。延光等皆推敬瑭。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癸巳。唐長興四年。○閩主王延鈞。龍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歲。春正月。閩主王延鈞稱帝。更命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主延鈞更名其宅曰龍躍宮。自以國小地僻。嘗謹事四隣。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秋七月。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十一月。唐主賈昫。明宗性不猜忌。與物與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為少康。

胡致堂

明宗美善類多。禮學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論足據者。內無聲色。外無遊攻。不任宦官。廢內廷。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廢

當廢吏。高治誠意。放賜四方未平。而由上婚媾。京師之報。若輪相傳。即此強舉。當又損矣。其於承視天之宮。於於誠心。天降降。於此期人。用是觀之。武丁先觀風。恭得得說。明公物。不可深矣。天人交感之理。不可深矣。

賀善贊

明宗不以位為樂。綱目於其得國無讚辭。即位數年。每多可紀。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是爲閔帝。改元應期。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卽召學士

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新主幼弱。爲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廢帝

名從珣。本姓王氏。嶺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初封秦王。既而廢。帝。而自立。未幾石敬瑭以兵入洛陽。帝自焚死。在位二年。壽四十五。

甲午。

唐主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珣。唐泰元年。蜀

春正月。唐路王從珂

蜀王
從珣
至長
安

至長安。唐王以康義誠爲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唐主憂駭。不知所爲。遂出奔。路王從珂引兵將至。馮道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路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耶。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矣。後路王至蔣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

胡致堂

事當從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與。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勸道朱弘昭馮贊。續錄中外。則難何由作乎。

夏四月。唐路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尋復弑之於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方閔帝之在衛州也。惟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

胡致堂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官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路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其國矣。所以不納者。

身乏股肱。觀無憤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廢而廢君臣之義。雖王亦幸。裝約何以意焉。
○死節三人。王亦幸。裝約。劉仁贍。死事十人。張源輔。夏魯奇。韓供。王清等。
丁南湖○王從珂本王氏。為明宗養子。蓋至是而國姓三變焉。方其入洛。許軍士也。我民以賣國。其終也民散而國亡。況從珂既殺閔帝。罪惡甚重。而又促敬瑄之起。欲不焚死得乎。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覲同平章事。**○**唐主欲更命相。問所親

信。以朝臣聞望宜為相者。皆以盧文紀崔居儉對。唐主不能決。乃實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箸挾之。首得文紀。遂以為相。

○唐主與石敬瑄。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瑄不得已入朝。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蜀主知祥胤子昶立。

○乙未。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是歲凡五國三讓。冬十月。荆南梁震退居土州。**○**楚王

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斂。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州。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溫公○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客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胡致堂

震成壽氏甚衆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壽季有割地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知之不容歟。或者季與父子苟得無恥不可救論歟。

十二月唐以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後唐總論

顧迥瀾曰。李克用以沙陀兵馬之子。起甲雁門。墨敕應召。蕩滅黃巢。功居第一。雖平日不受控馭。如朱溫尙憚之。何壯也。斯時也。天子幸石門。宗社無托。而晉王建鉞擁麾。威振天下。使挾天子。據關中。受九錫。作禪文。誰能禁之。而乃能戒子以存忠孝。誓於此生。靡敢失節。雖有憤憤逼京之罪。緣全忠扼之也。而君子當有以原之矣。存勗莊宗以童子嗣之。承業老奴奉克先命。李克寧謀亂。大夫人召盡承業指晉王曰。先王托此子賢羣策見推。以晉王孫龍躍虎步。而桓桓然有

回山倒海之勢。問鼎於燕。而守光父子仁泥首聽命。周德威伐燕。守

策馬渡河。而僞梁君臣破膽自裁。蜚雄譽於西方。酒遺

恨於三矢。克用將終。賜存勗三矢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三

朱晃所謂克用不亡。晉王所謂必成。吾事者。存勗無負矣。使

當此時。能汎掃宇內。爰立唐裔。然後函僞梁之首。宣盈尺之書。獨告天下曰。吾不忘父志。殲茲大逆。雪國家之恥。復列聖之仇。誓不敢有妄念。愈推愈讓。白首不渝。則是舉也。傑然桓文復作。吾焉得以五代君目之。惜其忽承業爲唐之忠言。悅蘇循畫日之佞舉。卽位於汴。賊未誅之日。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滅梁之後。不承權與。詩曰。吁嗟乎。不承權與。承。繼也。繼與。始也。非荒於色。白傅稱。與優人共。又采民女入宮。則賄於貨。寶貨山。非般於遊。唐王敗于中牟。令。則淫於獵。羅於近郊。於。伊闕。於白砂。以脍削而失軍心。府錢不始。以拊斂而失民心。以孔謙爲租庸。使。重斂急征。優伶僕宦。侮弄縉紳。而失士心。汗馬勳臣。闔門屠膾。焦武曰。郭崇韜何罪。闔門屠膾。而失功臣之心。衆心乖盪。古辰。朝野征訟。徐音中。望運也。嬖寵權奸。搖弄國柄。志驕於業泰。徐如。政怠。於功成。無一可人意者。故其取西蜀降王衍也。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所料度其應如響。蓋有以窺莊宗之隱。而計其終也。卒之唐主帝河南。令公帝河北。而登高浩歎。石橋涕悲。唐主聞嗣。源已滅大。梁。登高而歎。曰。吾不濟矣。傍徨四顧。悽然無歸。昔之所謂志氣遠大者。何前後若兩人哉。伶人弄矢。骨燼肌灰。伶人郭從謙爲亂。唐主中流矢而祖。善。友斂樂器焚之。嗣源抽骨于灰燼之中。古人謂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者。莊宗之謂矣。於乎。裂膚汗血。不櫛沐。不解甲。苦戰十五餘年。僅能定天下於十指上。而波頽瀾倒。於三年之內。是何收於東隅之難。而敗於桑榆之易也。

明宗源。即位遠女色。誅宦寺。留三十人。選文學。謹天變。斥私獻。縱鷹

隼。蠲逋負。廢內藏。即其所爲。美善頗多。雖軍士兩優給。爲五代一

大弊。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發明云。一二年書大有半。至是二百餘畝而一博。求於漢唐之間。亦賢主矣。惜也。年幾七十。諱言儲

嗣。以致從榮稱兵。驚亂宮闈。父子祖孫。一日而絕。殺從榮及其子。俄而唐主想。其

亦不學之故與。閔帝從厚之立。非有他過。特以四三小人。朱弘昭等。皆累兵在

位。而路王舉兵入闕。從珂曰。朱弘昭等。專制朝綱。今將入朝。以術君側。綱目不以反書之。書舉兵

也。以著朱馮等產禍召亂之罪也。路王掃清君側。雖足以大豁衆

憤。然鞭胸杖背。出財爲賞。民有怨語。唐主敏民財以賞。軍士有黷色。市人

背。出財爲賞。俾唐主曰。除去菩薩。扶曹翬掃掃自得乎。而除去菩薩。扶立生鐵。軍有悔心。軍士曰。除去菩薩。扶

有悔心也。則帝位已不可長特。而乃幸石郎之骨立。石敬瑭入朝。將佐

骨立。復縱蛟龍於深淵。桑維翰謂敬瑭曰。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然其

俛首從命也。不亦難乎。卒之引誘契丹。言之而心膽墮地。契丹及敬

唐主曰。勸業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新天子至。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而身焦烈焰。

噫嘻悲夫。敬瑭兵至。唐主

後晉紀(附契丹)

高祖皇帝

名敏。姓石氏。沙陀人。明宗婿也。初與漢王有隙。借契丹兵滅唐。建國曰後晉。在位七年。壽五十一。崩。

丙申。唐僖宗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閏春正月。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石敬瑭聞之。益懼。

五月。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唐主欲使敬瑭移鎮鄆州。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薛文遇曰。

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曰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唐主大喜。卽命學

士草制。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唐元和中。於東平郡置天平軍。今爲州。敬瑭謀於將佐曰。吾

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復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

春節與公主所言乎。都押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

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

虎口乎。**固**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

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相授。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

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愛壻。契丹主素

與明宗約爲兄弟。公能推誠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

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怒。裂其表抵地。以

張敬達討之。敬瑭令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

成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

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以致其兵。不必許以土地。恐

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許俟中秋傾國赴援。

丁南湖

父事契丹。而獻幽薊十六州。陷於羅豫者。四百三十二年。是固石敬瑭之罪。其實委維翰之勸謀也。敬瑭以此而得國。維翰以此而得相。君臣富貴。維翰十年。即遣契丹奇物。與京師。而國亡矣。維翰身歿。而家滅矣。嗚呼。為人臣事其君事夷狄者。鑒此可寒心哉。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主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

懷州。時契丹主將五萬騎。與唐騎將符彥卿等合戰。敬瑭乃遣

劉知遠出兵助之。唐兵大敗。唐主懼。下詔親征。諸軍驕悍不為用。唐

主至河陽。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輩勿言。石郎

使我心膽墮地。諸將校皆飛狀迎晉王。唐主遂攜傳國璽。登玄武樓

自焚死。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

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

勸進。乃許之。契丹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是日即皇帝位。割幽

薊十六州。十六州。謂幽薊。涿檀。順新。雲蔚。瀋莫。武。朔。朔。儒。懷。雲等州是也。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

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

胡三省

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撥藩鎮之始。予謂雁門以北諸州。盡州界。自劉守光僭稱。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築山後及懷遠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即雲羅諸州。而懷遠即蔚州軍號也。比乃天福初。始與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資盜糧。自此中國

晉為夷矣。

敬瑭十六州與契丹

契丹石敬瑭

周禮
三司
使
桑維
翰
輔

和凝
自署
其門
張誼
致書
於凝

丘瓊山中河之土地。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也。一旦以吾欲求富貴。吾自爲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不見天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敬德之罪大矣。幸而天生我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我太宗文皇帝。繼於是乎建都焉。聲名文物。一置乎二帝三王之舊。嗚呼。厥功大矣。

晉主入洛陽。晉以周瓌爲三司使不拜。

丁酉。晉天福二年。○南唐徐知誥昇元元年。○是歲吳亡。晉。蜀。僕。國。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閩南。荆南。凡三鎮。晉以李崧爲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側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詞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吳徐知誥更名誥。建齊國於金陵。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晉主謀徙都大梁。名。桑維翰因說晉。以

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晉主乃下詔東巡。

六月。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凝**署其門。不

通賓客。張誼致書於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

胡致堂

攻己闕而知其賢。和疑有勇人之度。曩時最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心順其利害。勞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附隨。有不可處拘之實。內雖強備。則誠然智謀有不可掩屬之事。安能並行而不悖耶。前論此言。必有其策。福乎。高祖之不問也。

○秋七月。吳主下詔禪位於齊。齊主誥徐知。即皇帝位於金陵。大赦。

改元昇元。國號唐。尊吳主曰讓皇。是為南唐。結尋復姓李。更名昇。歷江

○契丹改號遼。

○戊戌。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歲。一月。晉詔求直言。書法。於是五季之世。而有此舉。書島之也。

○冬十月。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晉主因契丹加己尊號。至是

遣樞使契丹稱謝。權取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

老疾。晉主怒。停權官。書法。書子權也。避讓榮矣。

○己亥。晉天福四年。○蜀主暉承漢元年。○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歲。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

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恥與重威同職。制下數日。杜門不受

晉主怒。欲落知遠軍權。趙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滿五千。為

唐兵十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晉主意解。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胡致堂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

古王者之制矣。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館院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

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護守。歷代

○

劉知遠
金

鑾星

以楊光遠爲節度使

成規而已。晉主以爲然。

庚子。晉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秋七月。晉以楊光遠爲平盧節度使。

胡致堂信者。帝王之大寶。晉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譏而斥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

然。復寬以大拯。晉祖失之矣。

晉以閩主曦爲閩國王。曦驕淫苛虐。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於是兄弟積相猜狠。治兵相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矣。

辛丑。晉大福六年。○是歲凡五國三鎮。夏四月。唐遣使如晉。唐主遣通事舍人

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卽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

榮恥臣契丹。上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發明。遣使發虜使者。輕舉妄動。其事甚悖。然其志則是。其理則正。故深目書之無貶辭。

唐主不忍言兵

胡致堂重榮駭臣契丹。是也。請不機命而與匪。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而事似正而非正。不能稱位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向也。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

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答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營使。**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

使。代劉知遠。重威所至贖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胡致堂晉祖為楊光遠而出。委惟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比七國之本也。契丹之事。輪遠任之有始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設備不久。則政不整。他日契丹入寇。雖輸無備。而知遠願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華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比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繼用而不量。是不可曉也。

壬寅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主玟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歲。六月。晉主敬瑋。兄子齊王重

貴立。**晉主**有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

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及**晉主殂。道與景延廣議。以

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立齊王重貴為嗣。重貴帝兄之子。是日。齊王即皇帝

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胡致堂**晉主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盡明言之。乃舍禍不測。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苟息為何如。

丁南湖石敬瑭為唐朝翁婿。而德尊其國。不義甚矣。况其立國。誠三綱。梁五帝。以叔母為妻。而夫歸。尊梁與為父。而父子亂。為中國主。臣子

契丹。而君臣亂。三者皆失。使中國淪胥為夷。故既無嗣子。而又一傳即滅。何怪乎其然也。

晉主以幼子委

馮道

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齊王名重貴。高祖兄敬簡之子。初封齊王。及高祖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在位四年。為契丹執之以歸。而國亡。

癸卯。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奉保大元年。廢主王延政。天福元年。南漢主成範和元年。○是歲分歷凡六國三歲。春二月。晉主還東京。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延壽本唐人。晉初為契丹所虜。欲伐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唐主昇昶。唐主嘗餌方士靈丹。寢成躁急。疽發背。召齊王瓌入侍疾。唐主謂瓌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瓌元宗即位。

胡致堂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強曰。命乃在天。雖積善何益。今無疾以求益。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其戒不待貶也。始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老之難。或割除親愛。或遺棄體事。灰心攝形於寂寞之窟。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君子不可不慎。

閩主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後復改號曰閩。

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甲辰。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歲。正月。契丹陷貝州。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殺閩王曦而自立。後文進為閩人。林仁輪所殺。

夏四月。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乃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以杜
威備
契丹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時桑維翰兩乘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時李守

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契丹援兵不至。光遠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濬等。送其首於守貞。

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門納官軍。（書法）劫其父降何。反正也。子臣者也。故則乎承勳。予承勳則不書行師圍書里矣。上書圍下書劫。則承勳亦帶禍而思變矣。承勳能爲子者。當諒於歸秋入寇之初也。若是則承勳焉爲無罪辭。更承勳則家改備之矣。

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以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

胡致堂

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

何安。無乃彼國之時。自康
及稱。故為劫奪之計歟。

乙巳。

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
國二歲。殷改稱國而亡。

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

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胡致堂

以知遠自守之宜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契丹之
德待勢。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于國中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
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嗣確之。而委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契丹主謂廷壽曰。若得之當立為帝。由是為契丹盡力。實取中原。

時趙廷壽引契丹兵攻祁州。

沈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

虜廷。帝。由是為契丹盡力。實取中原。忍帥犬羊。以踐父母之邦。不有愧取。

更有驕色何哉。明日城陷。斌自殺。發明】沈斌為晉守城。城陷而死。固其分也。
觀其論善於廷壽之語。可謂明于君臣之大義。

夷夏之正
理矣。

丙午。

晉開運三年。○是
歲凡四國三歲。

十月。南唐主崇文魏岑攻福州。李弘義求救

於吳越。吳越主錢弘佐遣兵救之。議鑄鐵錢。以益軍士賜祿。其弟弘

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

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商賈不行。二也。民有鑄釜鑄犁。犯法必多。三也。

閩人鑄錢而亂。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賜祿

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

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契丹大舉入寇。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請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

胡致堂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說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遷度之。維翰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契丹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逼。況為之下乎。

十二月，契丹以兵環晉營。杜威與李守貞、宋彥均謀降契丹。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降。

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張彥澤以兵使人縱之。囚景延廣。後延廣自殺。初，杜威之降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胡致堂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之。應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避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使首斷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人爾。如晉史則斷夫也。如晉書則斷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後晉總論

顧迥顧曰。石敬瑭以明宗愛婿。供進實敬瑭曰。公明宗愛婿。當相與共之。是難亦宜相恤。手握利器

於河東。千春歸反之疑。天平節度之授。而敬瑭之興亂。而朝廷發之矣。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殺之。安能束手死于道乎。劉知遠唱謀。桑維翰進策。而借兵契丹。

卒以亡唐。吁。契丹之德。不敢忘也。後晉主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吾不敢忘德。獨不思割

雁門關以北十六州。我中國失控扼之險乎。白石晉以山外十六州與契丹。中國失控扼之險。而北

始。又不思向穹廬屈膝。爲異日中國之患乎。縱不得帝。猶於帝室

爲郎舅。敬瑭明宗婿。至是帝也。反爲犬羊一臣子。南面居中國。北面拜夷

狄。而不顧手足之倒懸也。晉王之黷利忘害。至此極哉。卽位數年。

善政無聞。強藩外制。權臣內顛。爲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爲杜重威

而疎。劉知遠。兵權之失人也。職此矣。豈深根固蒂之道乎。重貴晉

兄之。以社稷長君。馮道等舍重睿。違顧命而立之。使其蒙故業。修

政教。和契丹。兩主交權。則戎翟雖無厭。亦豈能遽以鱗介易我衣

裳。而憤然。是景延廣之狂謀。以狡焉爲啓疆之思。吁。嗟。愚哉。夫亦

思吾中國富矣乎。強矣乎。又安矣乎。而可以快志夷狄否乎。水旱

疊仍。室如懸磬。今日括民穀。明日藉民兵。後日括民財。元元顛頓。

若燒若焦。六子書。哀我人斯。詩。痛徹心髓。蔡琰胡笳十八拍。哀。雖保境息民。

尙嗟晚矣。乃欲先收贏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下傳。後

傳。大軍。往平陸。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契丹曰。

幽燕。蕩平塞北。有能擒獲虜王者。除七鎮節度使。吾固知陽城一捷。先時契丹入

等。等。是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左傳。契丹鼓忿。胡騎長驅。若舉炎火

以焚檣蓬，覆滄海，以沃標炭。袁紹檣危在旦夕，尙自釋其閉修，謂調

鷹苑內，而不知備焉。噫，翁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初景憲

丹主曰：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去。今上乃中國所立，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

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無悔也。至是契丹主謂延廣曰：我兩主失權，孫

皆伶所爲。十萬橫磨劍安在。禍至神惑，運盡天亡。晉主孫隆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稱至神惑。

孫勿憂使有噉飯之所。契丹主與晉主曰。孫勿而賴彼成之者，自

彼傾之。仗口舌之虛辭，召兵戈之實禍，生爲負義，契丹封晉主死作

羈魂。契丹以晉鬼重前恥，人增厚顏。契丹賦云。鬼雪前晉之君臣於此，奈

之何哉。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夷，事之太過者也。故雖能剋晉之社

稷，而卒以階亂華之禍。齊王之於夷，絕之已甚者也。故雖能易始

之弦轍，而竟以召翦祀之羞。創業非賢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

不血食也。夫何怪哉。吁，石氏之亡，無怪也。使契丹之並有漢疆，以

生窺伺，俾後人猶被其禍，飲其毒，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至四

百三十二年，是誰之作俑，愚故表其罪之魁，以戒後之邀利而忘

害者。

右後晉二主，共十一年。

後漢紀

高皇帝

名壽。字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

被廢。壽乃即位于晉陽。

建國號後漢。

在位二年崩。壽五十四。

丁未。漢高祖劉知遠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閩南。荆南。凡三國。春正月朔。契丹主至大梁。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契丹主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劫奪也。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蓄殆盡。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二月。晉劉知遠稱帝於晉陽。知遠在河東富強冠諸鎮。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知遠不許。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吾王而誰。宜先正位。然後出師。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鎮陝。陝人苦其暴虐。王晏趙暉等謀曰。劉公威德遠著。吾等若殺愿。以應劉公。舉陝城歸之。而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乃斬愿及契丹監軍。以應知遠。二月辛未。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發明】唐棧京邑。四方東自立。是以少延中國之正氣。故綱目書之無取詞。是亦予之之意也。是亦不得已之意也。

胡致堂五代之取國。始後唐與漢。為其善于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與焉。非若李嗣源之運莊宗。石敬瑭之奪劉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漢禪。知遠不效。固為罪矣。然定時朝禮則付之李蓋馮道。而顯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議舊重結如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貴李蓋。而後世不當以李稱貴知遠也。

羣盜陷宋亳密州。東方羣盜大起。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以蕭翰為節度使。契丹建國號遼。遼王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

袁了凡

契丹主德光入晉。北歸。留蕭翰守汴。後德光死。翰亦北歸。有同州佛圖縣令胡璠為翰掌書記。入契丹而翰見殺。璠居虜中七年。亡歸。略能道其所見地軍風俗。作隋書紀。且云契丹謂璠曰。與秋之人豈能勝中國。彼晉所以敗者。主昏而臣不忠。因其進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與秋所虜。吾國非人境也。按此必出自吾中國人及陷虜廷語。歐陽公五代史備書之以志戒。越數十年。而宋事之慘。有過于石晉多矣。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為太原尹。

後為河東節度使。

晉主發大梁。自陰地

開出晉絳。史弘肇奏克澤州。弘肇為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所向必克。晉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晉主由是倚愛之。

夏四月。遼主耶律德光死於殺胡林。

胡本作狐。殺狐林者。村民於林中射殺二狐。因名焉。今名死狐嶺。在漢定府

樂城縣北。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狎。狎音巴。純臘肉也。

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諸鎮多降。始改國號曰漢。

隱皇帝

名承祐。高祖太子。即位稱匡聖。諱戰大臣。及郭威舉兵反。舉下歸附。帝為亂兵所殺。在位三年。壽二十歲。而備亡矣。

戊申

漢改乾祐元年。二月。隱帝承祐立。○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漢主更名昝。

漢主高祖杜重威伏誅。周王承祐立。

漢主不豫。召蘇逢吉揚

郭威
郭威私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

威
四月漢以陽郭同平章事 郭素愚蔽不喜書生言國家府庫
實甲兵強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八月漢以郭威為西面招慰安撫使 漢自河中丞與鳳翔三
鎮拒命繼遣諸將討之久無功漢主患之欲遣重臣臨督以郭威為

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制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時
鐵連衝。推李守貞為主。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

所持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胡致堂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買烈致亡。是後皆用賂販國。郭焉二公。豈不知也。

風期望重。曾試問之。而德以威已得兵權。因而歸之。而二人相與之心。實于言表之矣。或曰。蓋欲圖大事則有之。德必不至是也。曰。隱帝幼冲。政柄二三。禍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唯老子販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己酉

漢乾祐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七年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威入

城閱守貞文書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王濤
諫曰鷲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

八月漢郭威以白文珂為西京留守 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
斂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肩輿出迎威怒不見即以頭子命白文

珂代守恩守恩猶坐客次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狼狽而

歸。見家屬已逐出府矣。朝廷不之問。〔發明〕郭威易置京尹之事。歐陽公論之當矣。然條目但書以文珂爲留守。自是以見

郭威專制無君之罪。而王守恩之見逐則不書者。蓋守恩自有貪鄙之罪。宜於見逐故也。

歐陽公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

得拒。威既處之不疑。而保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

九月。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威至大梁入

見。勞賜甚厚。辭曰。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兵食。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遍賞諸官及藩鎮。從之。

胡致堂

郭威比舉。推馮道不受官物以當士平之意而激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

庚戌。漢乾祐三年。○是歲。漢凡四國三鎮。漢亡。二月。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

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壠。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享之。

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契丹入寇。橫行河北

諸藩鎮各自守。無扞禦之者。故有是命。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以蘇逢吉異議。怒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

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

從可出。章擊破劫命。尤不事文臣。自是將相始有隙。如水火矣。

胡致堂

舊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觀而廢之。一概下視。摩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絕之新編。

甚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顧其國者也。郭以倉庫實甲兵。強為賈于禮樂。弘肇以長鎗大劍為可定國家。始則專權。愚被恣橫。未幾死于變傳之手。會不及知其禍。又豈衛生之士之所為乎。

漢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天雄衙內都指揮使。榮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威微時。刺其頂上為雀兒。人皆以

袁了凡

初魏人柴翁女。備莊宗掖庭。明宗入洛。遣出宮女。取裝其分其半以予父。兒見滿帝。舍殿長項。雖為雀形者。極貴人世。兩事之。

乃郭威也。他日語威曰。君貴不可言。妾有婦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威因其資得為軍司。柴翁好備察。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大笑不已。妻問之。對曰。吾好飲。其妻勸飲極醉。因語曰。花項傑作天子矣。其妻頰露之。見宋史。張承德傳。歐史。紀聖緣。柴后傳。皆不載。但云與太祖同里。愈以歸焉。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亦無榮翁事。不輕信。歐史所以獨詳其美也。

十一月。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使司王章。遣使殺郭威不克。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漢主遣使奉官孟業。齎當為亂。漢主信之。遂謀誅邠章等於東廡下。漢主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殺王殷。郭威王峻。郭威召郭崇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君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君已死。吾何忍獨生。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為。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自將大軍繼後。至封丘。人情洶懼。漢主遣慕容彥超等將

兵拒之。彥超等戰敗遂還。是日漢主出勞軍。兵敗為亂兵所殺。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胡致堂

謂嘗為成慶策。至是。威事已成。雖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其情狀亦可見矣。而或者謂道能以是屈威。其說誤矣。

漢迎武寧節度使劉贊於徐州。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

早立嗣君。太后曰。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承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郭威王峻議立贊。威之討三叛也。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誰為之。使者以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至是令草詔。令具儀注。倉皇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

漢主入寇。漢太后命郭威將大兵擊之。十二月。威發大梁。館於澶州。癸丑。日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令閉門。將士踰垣發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己未。太后詔廢贊為湘陰公。以侍中威監國。百官請鎮相繼上表勸進。

史臣斷

知漢素非除亂之才。又無果仁之德。偶然得之。已無所憑藉。况始入洛陽。

史臣斷

謂劉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無多少皆死。所為若此。其能久乎。國帝

自三叛既平。日驕日縱。寵任郭允明之語。王章之聚斂。以致天災屢見。况無故殺戮

大臣。嚴窮則搏。豈非自貽伊戚耶。○許王從益。唐明宗子也。藉輸糧而立之。晉主入大梁。密令殺從益。

天子
頻特
為自

范質
宰相

後漢總論

顧邈曰：劉知遠以晉陽贅壻，效力晉朝，外分機權，強藩自固，車堅馬良，將勇兵強，而契丹覆晉，衰音如充耳。經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俟邪？

契丹主謂劉知遠曰：汝不事南朝，不事北朝，朕何所俟耶。天下無主，先正位號於晉

陽，賴弘肇之力，不血寸刃，安行入汴，斯時也，尙有不忍忘晉之心

噫，與其稱天福於既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力，而救齊王於未北

之先乎？且輕殺幽州兵，而寃及無辜，嚴爲盜賊法，而犯者卽死，是

政猛則民殘矣。原杜重威，而罪大者逃刑，是大背而亦肆矣。春秋

大新天子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甫二傳，主器僅四

歲，自古祚脉之蹙，莫有甚於此者，豈非高祖之失於培植邪？漢主

既殂，隱帝承祐嗣位，其始也，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肇典宿

衛，王章掌財賦，顧命大臣，各專一職，共據所長，以濟時艱，吾意未

必遽亡，而不知漢之亡，實自此基之，何也？鎗劍定國，毛錐出賦，而

將相如水火，陛下禁聲，有臣等在，而漢主不能平。實曰：陛下但禁

不能，甚至郭威遙領兵權，而請加恩內外。實法：以高歡分封邑，以內制

自帝之心，鄴都樞密，而以外制內。以威爲鄴都樞密，蘇達言曰：以內制

假之以難馴之勢，數臣桀驁，政柄一二三。胡氏曰：隱帝幼，政柄一二三。威福傾分，陰

凝冰結甚矣。非國之福也。願不以禮馭之。以漸杜之。而一旦之間。殺揚郟。戮弘肇。斬王章。若刈草菅然。又欲飛一紙詔。走一介使。聚郭威等而殲之。彼郭崇威等。各懷富貴。豈忍威之延頸俟死哉。擁兵而南。以清朝廷。漢主卒斃於亂兵。而高祖之業。一朝墮地焉。劉即位。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墮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徐州之使方行。威請立嗣君。遣使迎劉贊。而劉氏之立。威懼。贊至。諸將曰。我等居陷京城。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而黃旗已蔽威體矣。噫。朝爲漢臣。暮爲周主。天子惟兵強馬壯者爲之。初晉安重榮謂壯者爲之耳。五代之世。大抵然耳。吾於威奚訾哉。

右後漢二主共四年。

後周紀

太祖皇帝

姓郭。名威。邢州魏山人。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國號後周。在位三年而崩。壽五十有三。

周。○辛亥。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凡五國三歲。春正月。郭威稱皇帝。國號

周。漢河東節度使劉崇。表請相陰公歸晉陽。

周。劉崇聞隱帝遇害。

欲起兵南向。聞迎立相陰公贊。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李驥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相陰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

間吾父子命左右斬之。及威弒贊，崇哭曰：吾悔不用忠臣之言，以致於此。為李贖立祠，歲時祭之。贊被弒，崇乃即皇帝位於晉陽，更名昞，仍用乾祐年號。是為北漢。崇知漢之弟也。歷子鈞孫繼。

丘瓊山

舊史書劉崇為北漢。此止稱漢何。按劉崇乃知遠之弟。承祐之季父也。於沉漢之亡。在宋太宗之太平興國四年。其國祚視周時遠矣。豈得以其微弱之故。即不乎以繼漢乎。宋人作國鑑。亦登晉人之作三國志。以魏承漢。以為地爾。今既隔斷世矣。安得尚物其舊哉。

其舊哉。

漢湘陰公故將鞏廷美等舉兵徐州。

後周克徐州。廷美死之。〔發明〕廷美可謂知義矣。書故將。所以見其不忘舊君。書舉兵。所以見其不肯事仇也。

周罷四方貢獻珍食，詔百官上封事。

周主毀漢宮寶器。

周主悉出漢宮寶玉器，碎之於庭曰：凡為帝王，安用此物，仍戒自今珍華悅目之物，毋得入宮。

胡致堂

公曰：不貴異物，民乃足。郭太祖千辛伍，非知古訓者，獨盡千漢。其合帝王之威節。其識有領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始無稱焉。

太祖次之。其始無稱焉。

周以王峻范質李穀同平章事。初周主討河東，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周主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周主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周主前論議，詞氣慷慨，又劍備悅。

善譬喻以開主意。

善譬喻以開主意。

善譬喻以開主意。

善譬喻以開主意。

○周廣順二年。○是歲周。南漢。蜀。唐。北。平章事。六月朔。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三月。唐以馮延巳孫晟同

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子百世帝王

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墓。命禁樵採。

○癸丑。周廣順三年。○是。春正月。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或

言營田有肥磽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

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發明〕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

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發明〕周太祖既立。訴訟法。又定稅牛皮法。又

三月。周主以郭榮爲開封尹。封晉王。〔書法〕五季不立太子。封

爲晉王。則將承大業矣。

世宗皇帝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

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羣臣希得見周主。中外恐懼。聞晉王與兵人

心稍安。壬辰。周主殂。晉王卽皇帝位。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周主命趣草制相溥。宣畢曰。吾無恨矣。

○三月。周主自將。與漢戰於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伏

誅。○時北漢主聞太祖晏駕。自將兵三萬。與契丹兵萬餘騎入寇。

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之南。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

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犯

敵。

周世宗卽位

周主伐北

馮道

馮道
著長
敘老

推官
高錫
上書

矢石督戰宿衛將趙匡胤宋太祖也。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大敗，愛能等聞捷，稍稍復還。周主責之曰：汝等皆累朝宿衛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

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宏，人莫能測其喜愠。滑稽多知，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皆以德量推之。書法馮道一身，歷事四姓十君，無貳其矣。故綱目

歐陽公禮義廉恥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馮道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天下國家可知也。予于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于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而不肯出師。嘗聞是時有王凝者，家齊齊之開，為德州司戶參軍，以疾卒。妻李氏負其遺骸歸，東歸開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知，委其棺而出之。李氏仰天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被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背。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答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獨李氏之風，宜少知悼哉。

五月，周主攻晉陽不克，引軍還。時周主以違眾議，破北漢兵，

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曰：四海之廣，萬幾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褻迫疑忌，舉不信羣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

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以掌金穀。能原情定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體乎。不從。

十月。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備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姑息。

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衆。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周主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賧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書法）五代之世。兵卒強悍。不敗。猶仗久矣。世宗力行之。此兵之所以精練而莫之敵也。

胡致堂

五代之主。多刻于民而得于軍。世宗則嚴于軍而寬于民。既得兩制。輕重之。奈何。被民膏血。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衆無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

北漢主旻。殂。子鈞立。

契丹册命爲帝。

鈞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

民。禮土境內粗安。

己卯。

周世宗仍稱顯德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周制舉令錄法。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

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

胡致堂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道祿難。處困窮。臨勢利。檢交黨。比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故連坐之法。似笑而實哭。人若能與學明道。識披忠誓。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備木于山。育魚于淵。惟君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始目前。策之下者也。

策之下者也。

二月蜀以趙季札爲雄武監軍使。周世宗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

周以王朴爲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按五代史。朴爲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世之務。至陰陽律歷之法。莫不洞焉。

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壤。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既得江南。則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置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惟王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世宗意。世宗由是重其器識。

丁南湖五代之世。未嘗無賢臣也。其在無賢君以用之耳。既有世宗。卽有王朴。而其事任伐。內修刑度。以至陰陽律歷之法。無乎不舉。豈天心之厭亂。

而篤生此君臣邪。抑有宋人才之盛。固已歷胎于此邪。

○九月。周始毀佛像鑄錢。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公

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丙辰。

周顯德三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正月。周主下詔。親征淮南。命歸德節度使李

重進。將兵先赴正陽。唐劉彥貞引兵來拒。重進大破之。斬彥貞。唐人大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周主命趙匡胤襲之。暉等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擁馬突陣而入。擊暉擒之。并擒鳳。遂克滁州。後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勳人趙魯。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因薦魯爲滁州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魯請先訊鞠。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時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陣。必繫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爲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

尹遂昌

帝王之興。其氣爲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擊兵南伐。而我太祖身任先鋒之寄。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真。

世宗
欲盡
得江
北地

立二
稅起
徵限

匡胤
表用
趙晉

乎常人遠矣。至于宣祖傳呼殿門。而太祖以主事不敢開。實儀備錄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銜儀。趙晉全活衆盜。而太祖益奇趙晉。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即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綱目於克鑑州之日。備述于下。則太祖威德大業。蓋有由矣。

唐主屢敗懼遣李德明來言請割壽豪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以求罷兵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唐主大怒命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趣六合以拒周趙匡胤奮擊大破之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迹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冬十月周立二稅起徵限周主謂侍臣曰近朝徵斂數帛多不俟時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民間便之

周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入朝除太師遣還鎮審琦感悅周主謂宰相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

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匡胤表趙晉爲節度推官

十一月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晟使周周主待之甚厚周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命曹翰與之飲酒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曰有旨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整衣冠南向拜

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書法】孫吳可謂不辱君命矣。不書死之何。遺也。

尹遂昌

孫吳能盡忠所事。故特書官書使者以美之。明其不夫將命之職也。然笑在使者。則職在子人主矣。

周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尋遣還山。

周主召陳搏。問以飛昇

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

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發明】搏非偽矯治醫為仕宦捷。想者。故特以華山隱士書之。

胡氏

陳搏之職。非世宗所知也。飛昇黃白之術。不亦隔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惜乎。世宗不能詰以治道也。

丁巳

周顯德四年。○北漢天會元年。○是歲凡五國三讓。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

使劉仁贍死之。周以壽州為忠正軍。徙治下蔡。時唐壽州城中

食盡。唐遣兵救之。周主大破唐兵。清淮節度使劉仁贍病甚。不知人。

監軍使周廷構昇仁贍出降。周主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病。又制曰。

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其以為天平節度

使兼中書令。是日卒。周主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參

案五代史。李景兵敗。奉表降臣。割地納貢。而仁贍獨堅守不下。仁贍子崇諱幸其父病。謀

與諸將出降。仁贍命斬之。病甚。其副使為弔并為仁贍書以城降周。是日卒。【書法】仁贍終身唐臣。憤恚至死。綱目書唐。所以明其心之為唐也。故雖以疾死。而書曰死之。此特筆也。一人而已矣。

九月。周以寶儼為中書舍人。

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

正鍾律。作通禮正樂。又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

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

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乞令宰相各舉所知。而量才受職。考其治狀。能者進之。否者黜之。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唐團練使郭廷謂命參軍李延鄉草降表。延鄉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鄉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爲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城降周。

南漢遣使入貢於周。不至。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於周。爲湖南所閉。乃治戰船。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

戊午。周顯德五年。唐中興元年。○南漢主張大寶元年。○是歲凡五國三歲。正月。周主克唐楚州。唐防禦使張彥卿死之。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彥卿固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胡致堂世宗之短。李穀。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匡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威武馳揚。而德信未孚。觀楚州之不下。而甘心速死如此。則亦異于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曰大業者。遂成不若矣。成也。

三月。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盡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世宗如迎鑾。屢至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恐。

遂南渡。又取降號稱藩。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翼。使聽命于中國。覺至迎鑾。見用兵之盛。白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地。畫江。

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與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賜唐主書慰納之。唐主奉表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

胡致堂

韓熙載之走江南也。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謂。而熙載之言不謂。中原。豈皆文士無用。卽曰天下形便無常勢。而非李穀沈約有志略之比也。然自昔都江南者。例不能北取。經營大業有常理。亦惟係乎君德之昏明強弱耳。

五月。唐主更名景。

避周諱也。

去帝號。

稱國主。

奉周正朔。

南漢主晟。殂。子鋐立。鋐年十六。國事皆決於龔澄。樞等。臺省備位而已。

曹彬

周遣閣門使曹彬如吳越。周遣曹彬以兵器賜吳越。事畢亟返。不受饋遺。吳越人以輕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其數。歸而獻之。周主曰。向之奉使者。乞求無厭。使四方輕朝命。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爲農夫蠶婦。置之殿庭。欲均田。面租稅。先以元稹均田圖賜諸道。至是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

己未。

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諱立。○是歲凡五項三續。

春正月。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周主見鐘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

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考正雅樂以王朴素曉音律詢之朴上疏曰。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蓋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入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罕能用之。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依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鐘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四調。此法久絕。出臣獨見。詔從之。百官皆以爲然。乃行之。〔書法〕自元魏書陳仲儒奏律準。已亥年。至是。幾四百年矣。於是復見定樂之法。先定律準。故綱目

備書之也。

周淮南饑 **世宗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胡致堂

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

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始耗。遽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冬殺秦點。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盡弊也。立兩稅限。如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塊貧也。併鄉買田。絕公草侵漁也。嚴課戶。省官吏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露膏惠也。常命刻木。爲排夫織婦買諸庭。留心邦本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賈誼錫火之中者。時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將然興祀。南面指揮。而四海賓服也。

周主
伐契
丹

唐泉
州入
貢不
受

三月周樞密使王朴卒。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夏四月周主自將伐契丹五月取瀛莫易置雄霸州途趣幽州有疾乃還。周主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滄州屬河間府即日帥步騎數萬

直趣契丹之境契丹守將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關南地名宴諸將於

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周主不悅適有疾乃還。書法瘦者何。快辭也。乃者何。不復已之辭也。非有疾而華夏之氣伸矣。

尹遂昌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雖伐契丹。取關南如反掌。佳天意要與犬戎。則禽燕之域可以坐復。權乎。未檢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

六月唐泉州遣使入貢於周不受。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

使入貢於周請置進奉院於京師詔報曰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受而有之罪在於朕。

尹遂昌周世宗可謂知大義者矣。南唐未服。則躬行征伐。既服則務存大體。前書錢之監還其俘。至也後書泉州入貢不受。世宗之宏規大度如此。豈淺量者可語哉。

唐城金陵。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周主問謨

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向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

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爲子孫計。護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溫公

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而二主精賢。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計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教明信義。以兼愛

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再廢建其子希範入質。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都豈能得之哉。都曰。馬氏之臣佐也。希範兄弟愛國。莊宗言。卒殲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故唐梁之後。曾不數年。內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體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實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蒙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于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爲殿前都點檢。周主欲相仁

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爲疑。周主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爲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乃用之。魏仁浦爲人謙厚。周主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忤。又以吳延祚爲樞密使。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

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

時甫七歲。

世宗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

是日周主殂。周主在藩多務輟睡。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皆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周主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

無所忘發奸摘伏。摘，捕也。伏，隱也。凡聰察如神，聞暇則召儒者讀前史。

商推大義。博求義理，當否也。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

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

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長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

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置之極刑，雖素有

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致遐之日，遠邇哀慕焉。法

如書治禮運運斗昆制學命錄法作刑統等，皆良法也。書魏錄因罪贖民均定田租等，皆善政也。書漢書禮定大樂等，皆文治也。書魏閱諸軍等，皆武功也。至于語言得失，實王頊、襄仁

時，保嚴禁，御泉所貢，命金

歐陽公謂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世宗區區五六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

歐陽公謂威武之聲，震耀夷夏，而方內延備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禮禮，定正樂。

歐陽公謂其制作之法，皆可法于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即位之明年，遷天

下德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

以身爲安，而以利人爲急。使其羣身尚在，持利于世，猶猶斯做。況此佛像，豈其所惜

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政治之本也。王者

之與自比始。乃擬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

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模志意大矣哉。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及世宗崩，乃嗣位。時方七歲。在位半年，禪位于宋，而國亡矣。

庚申周恭帝仍稱顯德七年。正月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是歲周禪位于宋。正月，周恭帝降制，禪位於殿前都

點檢趙匡胤，是爲宋太祖。

後周總論

顯迴瀾曰：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屬衆心之推戴，自謂周室之裔，號叔之後，滅漢代立，而建國爲周，殺承祐，弑劉贊，雖無逃弑君篡國之罪，而卽位之初，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毀漢室之寶器，其可謂節儉之主與，而又謁孔子之祠，釋唐人之俘。傳其敬禮聽過淮之糴，立聽訟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君人之度者不能然，得國雖淺，而爲治已固。唐主議取中原，韓昭徽曰：郭氏有國，雖淺，再治已固。我兵輕動必無益。吁，亦賢矣哉！世宗梁以柴氏子嗣太祖而立，撰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而文教彬彬，敗漢兵，閱諸軍，平江北。伐唐。唐主處地。伐契丹，攻無堅城，戰無強陣，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抗節而蒙褒，張美以供奉而見疎。初周主任懷州張美由爲供事。周主不以公忠待之。馮道以叛國而被棄，威武之聲，真足以砥礪人心，激發一世，遠者畏，近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木，務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囚徒之錄，恤刑也，貸淮南之飢，賑貧也，立二稅之限，便民也，注意黎民，留心治道，而良法美意未易枚舉，信爲五代十二君之令主矣。惜乎立李崇川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縱柴元舅之罪，而父子未倫未盡，孟漢卿以監納取耗死。有司論罪不至死。周主曰：欲以懲衆耳。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張順以隱落稅錢，刑孫延希以役徒噉飯，斬微疵小愆，往往加之極刑而不惜，其自謂不因怒刑人者，嘗言服不因事賞。因怒刑人。未足信也。美德之玷，豈非不知學之

故與世宗既殂。梁王宗訓繼立。雖以小兒寡婦處南面。而太祖世宗之德澤未斬也。倉卒遣將於陳橋。而出袖中禪詔。殿前點檢作天子。而加身上黃袍。不動聲色。手移大位。而當時比肩公卿。不能以寒松爲操。風霜其節。而鳴玉曳組。趨翔廊廟。寧負慙事人。天理民彝。至五代之季。而消磨盡矣。嗚呼。田橫之客。豈不笑人哉。齊陸超之曰。恐田橫客笑人。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八

宋紀（附遼紀）

太祖皇帝

帝初仕周。為歸德節度使。掌軍政。及陳橋兵變。位十七年。壽五十。崩。廟號太祖。

○帝諱明仁。字元德。大梁。陳橋之

變。迫於衆心。時帶國十餘。盡削平之。信任備臣。分理郡國。御奪權豪。除豪民

力。號稱英仁之主。○帝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四世祖晟。唐宣宗令。生抵。唐

御史中丞。抵生敏。涿州刺史。敏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

匡胤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容貌雄偉。氣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累官殿前

都指揮使。掌軍政。建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中得木。長三尺餘。題

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乃命匡胤代之。及宗諫立。加點檢太尉。

領歸德節度使。時主少國

疑。中外皆有推戴之意矣。

○宋太祖建隆元年。遼應歷十年。○宋。北漢。南唐。南

漢。蜀。遼。凡六國。吳楚。荆南。湖南。凡三鎮。○是歲周亡宋代。

春正

月。辛丑朔。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胤自立而還。初鎮定二

州。言遼北漢連兵入寇。周主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

卯。發汴京。時都下謠言將以出軍之日。點檢為天子。

次陳橋驛。在開封

石守信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

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都知匡義。

匡胤弟

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甲辰黎明。

明。諸將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

黎黑也。天漸

明。諸將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

黎黑也。天漸

明。諸將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

黎黑也。天漸

明。諸將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

黎黑也。天漸

明。諸將起。披衣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披之上馬。

點檢
作天
子
陳橋
兵變

擁逼還汴。汴即汴梁。今開封府。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曰：甚善。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不然當族誅。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劉定之

取天下者，上世以德，中世以力，末世以謀。德取者，仁斷義讓，而人不謀取者，運機遊會，驅馳險峻，而人莫能覺。宋太祖是也。夫宋太祖取周，亦因其有可取之機，而其謀得以施焉耳。何也？周世宗以郭祖妻姪爲其養子，而有周之基業，固以處非其據，而來奸雄竊據之心矣。中世祖祖，符后入宮，繼十日，恭帝承統甫七歲，寡婦孤兒之易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是以舉動合謀，託言有違讓之語，而空函授之於太祖。及舉種事定，何嘗見違讓有匹馬隻輪竄邊哉！且太祖之入也，遣親吏趙瑛轉入報其母，杜太后曰：吾兒素有天志，今果然矣。由此言之，謂太祖先不娶謀，殆未可也。特其方取之際，朝不改節，市不易肆，既取之後，修文偃武，以虛代寬，殆有以超漢唐而造霸周焉。斯則可尙耳。

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朝未罷，聞變，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禁中天子所居，侍御不得妄入，故曰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時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六軍天子之軍。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

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

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庭北面拜受。乃升殿。即皇帝位。國號宋。色尚赤。命周宗正郭玘音起。祀周陵廟。奉周主爲鄭王。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

李東陽宋太祖北面周室。東征西伐。不爲無功。身爲豐稷。其報不薄。恭帝嗣位。不取。亦將有運而奪之者。安可守匹夫之小節。而忘撥亂之大計哉。使太祖追念世宗厚恩而報之於恭帝。則安可與。亂可彌。而天下國家可安矣。天遣豈可評乎。

宋論 堯戴功。石守信。高懷德。王審琦等。並加爵。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有差。華山華山。即陝西之華陰縣。隱士陳搏聞帝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韓通 爲中書令。帝贈通以旌其忠。仍詔以禮葬之。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贖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節鉞。毛爲之。取象竹節。專殺也。鉞。大斧。專斷也。〔廣義〕韓通仕周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爲水路都部署。則是同官於周。而均食周者也。一以寡周得國。一以死周盡忠。千秋之下。是非定於史。君子寧不快韓而鄙趙哉。

宋主以其弟光義即匡義也。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宋立太廟 追帝其祖考。宋世祖昭宣皇帝。立四親廟。韓琦在長爲借祖文獻皇帝。宣祖始爲類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恭皇帝。懿皆爲皇。考弘廟爲宜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五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饗食。饗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發明〕依禮。祫之時。宜享帝立廟。何者。祖考之精神既散。故于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宋祖得國之初。先立太廟。追帝祖考。可謂知禮之遺矣。

朱熹世以爲太祖受命之初。未堪外事。首尊四祖之廟。後以太祖受命立極。當爲心之所安者。而祫享東向。其信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禋而已。臣竊考其說。而以人四世之後。篤生神孫。以寧兆庶。其功德蓋不啻自親爲之。然後爲成也。

宋主視學 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

備臣 讀書 盡令 武臣

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發明】宋主視學。乃見於得國之始。宋氏是而後。猶猶稍稍振起。迨至顯國。漸格之。文選大享。祭日所以待書而樂之。三百餘年。其精神命脈。盡在於此。自

二月。宋主尊其母杜氏爲太后。后定州安 後人。后治家嚴而有法。生

五子。曰匡濟。匡胤。光義。光美。匡贊。濟贊早卒。陳橋之變。先遣楚昭輔入沐。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天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取。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爲樞密使。質等自

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

專。同列書字以誌。通鑑云。如此庶幾盡承之方。免妄請之失。奏御之多。始此。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唐荆川范質持廉奉法。王溥魏仁浦寬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拉擢賢宰相。宋與焉。將校追慕。遠從北面。以保舉臣。蓋是國務全賴保舉子。寧知仗節死義。

求不自于社稷哉。實垂深察之衣。與何及。

丁南湖三公坐而論道。必先王求治之盛禮也。其謂范質等公坐生費。忘君事仇。是歷代興亡之際。諸公臣職習多矣。獨保質等君相之初。始如太祖。乃將生

壬威禮。一旦廢。則質等作僭之罪。特尋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鮮可論耶。

夏四月。周昭義昭義軍節度使李筠會北漢師伐宋。宋主自將圍澤

國明 義節

御多 始比 之禮 途順

吾兒 大處 盡有

度使
起兵
伐宋

李筠
李德
錫位

李筠
死節

衛融
得死
所

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圖先是帝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

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

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撫慰。北漢主鈞聞之。乃

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遂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澤州。秦上黨郡。屬山西。北漢

主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

讎。不悅其語。因使徽宣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

心甚悔。帝遣石守信王全斌等分道擊之。而自率大衆討筠。山路險

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即日平爲大道。遂與守

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筠走保澤州。帝列柵圍之。入其城。筠赴

火死。獲衛融。融曰。陛下宜卽速殺臣。臣必不爲陛下用。陛下。秦李斯與始

因卑賤。帝怒。以鐵搗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嘉其

忠。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帝進攻潞州。潞州。晉州。今澤州是也。屬克州府。【發明】李筠可謂知

降。帝釋其罪。以爲單州團練使。單州。今澤州是也。屬克州府。【發明】李筠可謂知

伐宋。所以正宋主之罪。此皆予之之辭。

呂氏中圖先取澤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楚。自此而取荆襄。銀一規模。大略亦可觀矣。

圖七月。帝至大梁。以大梁爲東京。開封府。洛陽爲西京。河南府。

圖帝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

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趨會

之謀也。

湛甘泉宋都大梁。無山河之險可恃。故尤倚兵爲重。其創制有禁兵。南兵。之。又皆健壯練習。有警則徂征。無事則更戍。統領屬之三衛。奉天子之命。而召發之。屬府。蓋得居重馭輕。以爲使臂之法。胎體倍宏遠矣。然造於末世。兵勢不振。則

八月立王氏爲皇后。以趙普爲樞密副使。

淮南李重進謀反

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重進周太祖甥也。帝卽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青州。今青州府。屬山東。重進乃陰懷異志。帝使陳思誨賈賜鐵券。以安其心。鐵券。符契也。以鐵爲之。朱書字。重進猶豫。多疑。別有鑿。則發登木。上下不一。故不使曰鑿。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

求援于唐。唐主以聞。遣石守信等討之。尋親征。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唐主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來朝。**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帝惡其不忠。斬著。配良爲牙校。遂還汴。

呂氏中韓暹死於宋未受禮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

鄭天民韓暹二李之死。呂氏中概以三人爲忠而無辨。宋史源則右韓暹李重進而左

李筠。皆未爲定論。韓暹之忠尙矣。無可議也。重進安受中書令。及後起兵。非其本心。初誠有爲舅報仇之心。何不致於青州未移鎮之先乎。李筠雖像對使而泣。天譴而良心失發。天譴而痛惡承繼。長子守節之謀不聽。而軍力羸弱不暇顧。謀雖未善而心固忠矣。焉可以昔日憤忤於君。而遂廢其死節乎。後周忠臣。筠次儲。而重進又次之。

以竇儀爲翰林學士。先是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帝謂宰相

以竇儀爲

曰：深巖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即日復入翰林，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而坐。憲謂曰：岸，髮布曰幘。岸幘，覆其巾以示禮敬也。跣足，赤足也。因却立不肯進。帝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最傑聞而解體也。解體，如四肢解。析，無所統一也。帝斂容謝之。由是對近臣未嘗不束帶。

綱目作冠帶。

袁了凡

實係自周朝袁文章議度有聞望。以公純自許。處於大用。乃發方略以經世。為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括賣民田。增其賦稅。欲期厚贖。以取相位。俗人苦之。又嘗奉詔按宿州獄。悉皆獲贖。坐族誅者二十四家。儀豈不知勸人主以官刑勝稅為盛德事。而一念圖相位。縲迷失路。愈至於此。然相亦抱不得也。余故發儀之過微。且以為戒焉。

辛酉建隆二年。大國二錄。凡夏六月，宋太后杜氏殂。初太后疾革，召趙晉

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祖考及太后之積慶也。

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

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義，光美。光美，傳德昭。德昭，大子也。國有長君，社稷之

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晉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晉即

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晉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后遂殂。廣義：杜后知周亡於幼君，而不知周之所以亡者，託孤罪人也。後其知成王之

傳德昭。假如太后在位二十年，光義亦知之。德昭至是年已七十餘矣。焉有塞木

既抵之人。而可以帝天下。杜后惟疑一時目擊之見。而從此屬階之說。是安得為賢。不比之

邵二泉

春秋之義。大居正。昭博之命。端常經。特正義。太祖歸德之可也。惟不知此。其後太宗致弟雖俱不得其死。驗此之由也。

圖帝既誅李筠李重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

八姓。謂梁太祖朱氏。唐莊宗朱郭氏。明宗李氏。漢王王。晉高祖石氏。漢高祖劉氏。周太祖郭氏。世宗柴氏。

鬪戰不息。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

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

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也。帝悟。一日

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

音

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

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居此位者。

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

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

應大將旗。卒進退。故稱麾下。

一日有

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

白駒。日影也。隙。孔也。過隙。衆言易過也。

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

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

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旦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

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

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

謂使死者復生。而白骨再生肉也。

明日。皆稱疾。乞罷

典兵。賜資甚厚。

呂氏中 禁衛之兵禍。方鎮之機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英
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仇。則勤王之師。諸侯爭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能正韓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抽婦鬻亂於內。則亂匪擊鼓必不塔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亂匪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機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耳。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興元。今漢中府。唐陝西。

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齊州吏民愛之。齊州。今濟南府。嵩山東。

鄭氏英 太祖知關南非儲趙不可治。而強娶民女。不償民錢。又法所不當容。於此果聽民之訟而罪漢超。受民則是矣。如疑於臣何。聽趙之強娶而不治。則且安將之心。復險論漢超。而姑贖其罪。不惟可以絕民之訟。而民為心而愛臣。臣以君為心而愛民。豈若專於為臣而不恤其害民。專於為民而以刑名繩下者哉。

唐主景昶。子煜立。景方議東還。以疾卒於南都。煜時留建康。即金陵。今應天。遂即位。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書畫。明音律。

壬戌 建隆三年。○唐後主李煜元年。○凡六國一變。春正月。命州縣長吏勸課農桑。能車國本也。

帝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寶董其役營繕既畢帝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翫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王陽明按史稱太祖欲遷都關中。以光義諫而止。建都大事。不博謀於羣臣。而聽光義之一言。按帝之意。以德位太宗。兼既定。其意不欲。終於改卜兩。夫惟創業者。可以徇一時未定之見。而貽子孫百年之害哉。汴京四塞之地。無名山大川之限。唐劉玄佐諸人作鎮常苦之。梁都不再世。其效已見。蓋不惟邊城無儲。且有長驅之患。而河流湍急。終宋之世。其病為劇。子孫既不能折衝禦侮於千里之外。謀臣猛將。又不能時得其人。其後全人長驅。若履平地。豈獨積宗荒淫。亦地勢使之然。故城大名。以為北都。誠臣吏輔謀國之至策。即日駕幸關中。此漢高祖乃所以為英雄主也。

二月初詔常參官轉對。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發明轉對。唐制令典。特書初見。非前此所及也。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跋扈。言強梁也。風竹籬也。水未至先作竹籬。俟魚入水。小魚獨留。大魚跋籬而出。故曰跋扈也。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之。

宋史斷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弔伐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能禁耳。太祖初興。深知是患。故以人命為重。蓋由國柄下移。奸臣枉法殺人。而主不

冬十月宋以趙會為樞密使。

宋主匡胤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發明宗訓者出。匡胤臣也。雖已篡位。各名分。其旨切矣。

○癸亥。乾德元年。○是歲荆南。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先是五代諸侯疆盛。朝廷不能制。帝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或因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初。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武平。今常德府。屬湖南。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文表

叛。襲潭州。據之。衡州。今衡州府。潭州。今長沙府。保權請救于宋。帝命慕容延釗釗音助帥師討文表。李處耘為都監。及行。帝謂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

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葛洪洪音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陵。以討文表。

處耘至襄州。襄州。今襄陽府。屬湖廣道。諭高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

冲曰。中國自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

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

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

輕騎數千。倍道前進。倍加也。兵法日行三十里。謂過一倍而行。繼冲聞宋師奄至。惶怖出迎。

束手聽命。因盡籍其境內州縣戶口。奉表納之。延釗至潭州。時保權

牙校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已。懼為所襲。相與拒

守。延釗因長驅而進。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從保權以歸。湘湖悉平。一

文表陳其主。宋國與師伐之。義也。今既元陽授首。是宜撫慰。而

襲執保權。比何義耶。不過假公營私。詐力以利人土地。恐足命哉。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帝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

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普曰。陛下

置州通判

節度使之權始

以常參官知縣事
起像

殺都虞候張瓊

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

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由趙晉之

言也。廣義趙晉之相太祖。稱兵權。以文臣知州事。止符彥琦。置諸州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之興也。晉有力焉。

呂氏中。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殺者。方鎮之

據者。方鎮之專親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鎮之專利也。太祖與趙晉長慮深謀。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

不治。故特選常參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為令。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太公廟也。毀白起像。帝歷觀武成王廟

兩廡。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參攷唐憲宗追立廟祀之。以歷代臣將白起等十人爲十哲。范義等六十四人配享。起殺已降。周赧王時。秦將白起攻趙。剽趙將趙括。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

丁南湖。設聖賢像。作孔顏贊。而文教闡。幸武成廟。去白起像。而武教肅。文教

皆太祖廢之也。

八月。宋殺其殿前都虞候張瓊。初帝爲周將。瓊隸帳下。嘗以

身蔽帝。中弩矢死。而復蘇。及帝卽位。擢爲殿前都虞候。軍校史珪。石漢卿。譚瓊。擅作威福。上召瓊。面訊之。不伏。令學之。漢卿卽奮鐵搥擊

其首。血流氣絕。乃曳出下吏。瓊自知不免。解所繫帶以遺母。即自殺。帝旋聞瓊家無餘財。甚悔。責漢卿厚恤其家。〔參攷〕綱目不去其官。所以表瓊之無罪。以著太祖信讜之失也。

周德恭〔圖〕瓊乃宋之舊將。身履艱險。死而後蘇。其致身事國之心。宋主之所預知。抑而死何哉。蓋由是當以殊遇加之。不容浮言播弄可也。夫何或軍校之譏。加以非法受心中無主三耳。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卻之。〔圖〕郭進為山西巡檢使。威令嚴肅。嘗有軍校自山西詣汴。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訟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汝敢可自投河東。其人即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遷其職。帝從之。

丘文莊〔圖〕人君用將。而能任之以法。使其法之必行。則號令行而事無不集矣。後世則為法者不知所守。而為其下者無所畏矣。然則奈何。曰。有來訴者。欲以置之。他日別勅以戒之可也。

○甲子。乾德二年。春正月。宋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普既相。以天下為己任。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帝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拜迎。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普計下太原。〔圖〕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邊患

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圖〕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姑試卿耳。帝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

策。曾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因曰：翰可取乎？曾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曾曰：翰死，孰可代？帝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曾常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曾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曾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曾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曾堅以爲請，且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曾亦隨之。帝入宮，曾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於帝及己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物色，謂形狀也。自是不敢復言。

羅豫章

實謂者。人主之大柄也。太祖時。臣寮中有功當遷官。此天下之大功也。帝不喜其人。欲勿遷。此緣於私也。優力諫之。至犯帝怒。曾之言實謂。

蓋合天下之大公。無可取者。欲古之善諫者則不然。優辭不迫。因其所明而進之。別其難之也易。故許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若曾者。不過剛明之君。能勿觸觸乎。吁。太祖真大度有容者也。雖不免於私。然亦不能障其光明也。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帝以趙普獨相，欲置

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樞密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殿廷別設磚位，敕尾署銜降宰相。月俸雜給半之。未欲與普齊也。發明：居正餘慶。故國之弱。宋主乃悅其才而用之。獨不念其賣國於盜乎。直筆書之。失自見矣。

袁了凡太祖詔以文臣知州事。分刺史之權。又令節議所領支務皆直隸京師。得自參知政事。尋與併更知印押班奏事。所以分宰相之權。轉即不自安求去。何哉。

宋以秦再雄為辰州刺史。再雄武健有奇略。蠻黨畏服。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諸蠻從風降附。自是荆湘無復邊患。因其才而治其地。太

秋七月。宋頒刑統。判大理事。實錄所重定也。

九月。宋攻南漢郴州。克之。時潘美克郴州。得南漢內侍韓延

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劍。劍刀山劍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

冬十一月。宋范質卒。遺命其子勿請諡立碑。帝弟光義嘗稱

之曰。宰相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爾。

袁了凡太宗曰。范質可謂賢宰相。橫欠周世宗一死耳。余以人臣事君。讓名委責。豈一兩世宗耶。或曰。質至周始相。然則必相乃死人國事。尤非也。或曰。假質死陳橋之變。向亦不負周乎。曰。無及矣。周為宋豈一日耶。夫爾時之威名舊矣。宜檢戮其兵柄。而倉卒遣將。舉國之兵而授之。實於宋若佐命焉。而謂一死足以報耶。或曰。使質不死。晉讓而死周。亦庶幾哉。周之殺讓矣。然質常稱馮道。道厚德量。雖朝代還質。人無閉言。則質固為道中人。其不死固然耳。

蜀約北漢侵宋。宋遣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等伐之。先是蜀主

日事奢縱。以王昭遠趙崇韜等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及宋下荆湖。蜀

部下掠子女奪財物蜀人苦之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餼王全斌等不及奉命蜀兵憤怒行至綿州綿州屬成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獲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兩川民爭應之全斌等大懼久之曹彬劉廷讓力戰大破之師雄走死康延澤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夏六月宋賜孟昶爵秦國公尋卒蜀主孟昶舉族與官屬至

汴牽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備禮見之封昶為秦國公及昶卒帝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

宋置封樁庫書美其公子民而不私于己也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

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于我當以此酬之不然朕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尋亦置講武池時臨觀之

女直遣嗚突刺來貢名馬女直古肅慎也。在混同江之東。即今昇平之部。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

呂氏中女直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隔長之國求饋于夷狄也。安得不格中國之禮使。是亦自沙門為賈傳一語。然建隆之貢馬。

丙寅乾德四年。凡五國一獻。春正月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子祀宜孔子四

由早
主簿

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冬十一月。宋竇儀卒。初帝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

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怪之。出示宰相。皆不能答。翰林學士竇儀曰。此必蜀物。昔蜀王衍有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帝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矣。

袁了凡。宋主改元乾德。以為前代無此年號矣。及三年。得蜀宮人鏡。其背法乾德

苑。江南佖大中波泰惟。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今據宋綱類。令諸儒參論。丞相公祐反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并其國號亦同矣。宇宙間變化紛紜。何事沒有。獨以紀年之號。必求前代所無。不減也。

丁卯。宋乾德五年。○是春正月。宋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有差。以

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帝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全斌等

不法事。遂盡得其狀。乃皆徵還。責全斌等贖貨殺降之罪。各貶其爵。

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獨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

人。彬之還也。橐中惟圖書衣裳。綱目又能戰下。秋。毫無犯。帝深

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帝

曰。卿有茂功。又為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呂氏中。我太祖平蜀之功。當留彬而責全斌。任義其偏而責仁贍。蓋以曹彬用兵。秋

愛民之仁。御將之術。稱得之矣。

以曹
彬為
宣徽
南院
使

戊辰。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廣。春二月。宋立宋氏為皇后。○后左衛上將軍偃之女也。〔發明〕按宋主賈氏早卒不書。繼立王氏亦不書。而此獨書。宋其通嗣之意。亦深切哉。

三月。宋覆試貢士。○權知貢舉王祐。綱目作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

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策。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令中書覆試。

袁了凡。陶穀。唐末受知李崧。入晉。李崧為蘇逢吉所陷。下獄。穀厚誣盜於朝。李崧負于陶氏子。後穀問助誰李侍中乎。助曰。遠從救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嗟夫。世乃有以怨報德者歟。穀父與以夷州刺史。唐亂。為鄆助攝崇本所害。穀幼隨母仰育崇本家。至然長仕。且貴。終其身。造于不聞有他。此固報教與分天者也。世乃有以德報怨者歟乎。

宋以董遵誨為通遠軍使。○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

帝徵時往依焉。遵誨憑籍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帝皆不對。及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尙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怨邪。乃自驍武指揮使拜是職。遵誨至鎮。召諸會長。會長。魁帥之稱也。諭以朝廷威德。封。封音塞。割刺也。羊醜酒。醜音醜。下酒也。宴犒甚至。眾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自是夷落秋毫無敢犯。

丁南湖。按董運海不知書。船徒無定岸。多方略。武藝絕人。嘗事周世宗。屢建大功。宋主知之。索矣。於是釋縛而用之。以當西夏之一面。夫釋縛而用。

賢。若齊桓公之於管仲。唐太宗之於魏徵。此所以為創業之英主也。漢高祖非管仲之比。宋主誠為桓公之亞矣。

○秋七月。北漢主鈞疽子繼恩立。

世宗嫡女。生繼恩。及繼恩時幼。世宗嫡女。生繼恩。及繼恩時幼。世宗嫡女。生繼恩。及繼恩時幼。

其妻。居常快快。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鈞乃自刺。繼恩時幼。世宗嫡女。生繼恩。及繼恩時幼。世宗嫡女。生繼恩。及繼恩時幼。

初。帝嘗因北漢謀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營。宜不屈。今我與爾無

間。何為困此一方人也。若有意中國。宜下太行。太行山名。其勢綿亘數千里。以決勝

負。漢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我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故終鈞之世

不加兵焉。至是則其卒。遣李繼勳等以恭軍伐之。

方餘姚。

太祖遣劉鈞降。繼勳曰。河東法不足當中國。然區區為守者。懼劉氏之不

定。思信未著。我民未有親上死長之誠。而彼未有後後來蘇之望。後之運為替齒。命必

赴援。未易卒勝。有待而未發耳。觀其夜入管家。計下太原。晉曰。太原當西北二面。漢

寇正然。則其所以不加兵者。豈非其言也。若果哀之。則他日唐李煜僅餘數成。

何以曰。天下一家。風樹之例。豈容他人解睡。而獨不哀之耶。

○己巳。

宋開寶二年。○是歲凡五國一變。春正月。宋李繼勳等進據太原。薄音博。追近之說。大敗

漢兵於城下。帝自將發汴。至太原。築長城圍之。城中大懼。然猶恃遼

為援。夏四月。何繼筠逆遼師於陽曲。陽曲縣名。敗之。斬首數千。太祖命以

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

○太原圍久。殿前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

盡死力。太祖曰。汝曹皆我所訓練。所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

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乎。衆皆感泣。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蕞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太祖從之。乃命趙晉諭諸將解圍而還。

十月。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時鳳翔節度使王彥超及諸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彥超諭意。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等。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新安宋主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虞儲鎮收兵權之道。既以從容杯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諸鎮不可除之禍。一朝而解矣。

周德恭宋主杯酒釋兵權。一言濕藩鎮。雖能革一時之宿弊。然等於王者至誠無欺之心。則未也。且諸藩鎮雖屬艱危。其傳後裔。一旦罷之。謂之何哉。苟或有功則賞。有罪則誅。勿行姑息。自然畏服。安用誅焉。故綱目不曰王彥超等罷。而曰罷王彥超等。則其義亦深切矣。明矣。

庚午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徵處士王昭素爲國子博士。昭素
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學者多從之。帝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愛其言。書於屏几。

丁南湖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帝召見。講易。不贊仕。求聘。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就決之。每巾物。問所言而盡。直市者亦不忍欺之。有盜神門。

省官
增俸

前朝
諸陵

潘美
伐南

盜其棧木。乃即自擄棧木於外。盜者懼而去。以致軍中無盜。家有一驢。必先問外無假驢者。而後乘之以出。此其行何賢也。

○秋七月。宋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很多。難以求治。俸祿

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官以戶

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九月。宋詔修前朝諸陵被盜發者。

張時泰宋太祖恩及前朝行骨。視他人取天下而殺掘諸陵者。不啻覺風厲鷄之相去。噫。延祚三百。而為垂統創業之主。宜矣。

○宋遣潘美將兵伐南漢。冬十月。克賀昭等州。南漢主鋹委政

宦官。龔澄樞尤貴幸用事。後為宋祖重斂苛刑。奢侈無度。嘗舉兵侵宋。

帝未欲遽加兵。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鋹。鋹囚唐使。報書甚不遜。帝命

潘美等將兵伐之。鋹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郭崇岳禦之。

宋師至富州。富州。今屬湖南。澄樞遁還。崇岳無謀勇。惟日禱於鬼神而已。

○辛未。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凡四國一領。春正月。潘美克英雄一州。英雄。今英德縣。進

次龍頭。漢主懼。欲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捍禦之備。美遂進攻。

宋師濟水。郭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

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會暮夜。萬炬俱發。南漢軍

大敗。明日。鋹出降。送至汴。帝封為恩赦侯。鋹有口辨。性絕巧。嘗

以珠結鞞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鋹能以習巧

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帝幸

講武池。賜以卮酒。鏊疑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乞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邪。命取鏊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鏊。鏊大慙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溫叟性厚。重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溫叟焉。溫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帝曰。必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受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

丁南湖

溫叟歷仕唐晉漢周。而又入臣于宋。與時浮沈。始細取容。後謂好古執禮而方正。所介者乃如斯乎。

呂氏中

國初用人之道。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庸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劉中丞任之十二年。始中令之相十一年。郭進之守山西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十一月。唐貶國號曰江南。遣使朝宋。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

趙晉。晉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晉辭。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資白金。如遺晉之數。唐君臣皆震恐。服帝之偉度。

張時泰

密資者。正欲使神聞之。適足以愧其心。如漢文之於張武是也。不然。何其所資者。如遺晉之數焉。噫。唐之君臣。但知大報之偉度。焉足以知大報

之所以待晉者哉。方當有事于唐。而不顧晉之失者。太祖善處之術也。

河決澶州

東匯于鄆濮。壞民田廬。帝怒官吏不卽以聞。遍判

姚恕坐棄市。

○壬申。

開寶五年。○是歲凡四國一歲。

春二月，江南主殺其南都留守林仁肇。

○初

仁肇及沿江巡檢盧絳密陳取宋之策，江南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

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

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

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廣義）李煜之有仁肇，項羽之有范增也。太祖之間李

煜。陳平之間項羽也。項羽亡於漢高。李煜亡於宋祖。一轍耳。

○癸酉。

開寶六年。

春三月，鄭王郭宗訓卒，宋人葬之，諡曰周恭帝。

○帝素服發哀，輟朝十日。

○宋初殿試貢士。

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有進士徐士廉訴昉

用情取舍，帝乃擇終場下第，弁已舉者，親御講武殿，給紙筆別試，得

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謫昉爲

太常少卿，殿試遂爲永制。

（發明）欲得乎真才，須備于遴選。宋主前命覆試貢士，此命殿試貢士，則其惓惓於求賢之意切矣。豈不曠古而

僅見者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四月，命薛居正監修五代史。

○五月，宋行開寶通禮。

○初，帝命李昉、劉溫叟重定開元禮，附以

國朝制度，損益爲書二百卷，號通禮，至是行之。

○八月，宋趙普獨相十年，爲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檝，以

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魯。及海物十

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帝至。帝顧問何物。魯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

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魯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

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魯遣親吏詣市

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魯市。貨鬻音粥。賣也。都下。

三司使趙鼎以聞。帝大怒。即欲逐魯。王溥力解。乃止。會詔參知政事。

與魯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魯不自安。求罷。遂出爲河陽。縣名。今孟

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大漸之際。言其疾大盛也。

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諸宮中。〔藏

也。〕魯懼自危。然恐妨賢。好利而險。受吳越財金。貨公而私。市秦隴大木。則是失爲相之道。禍德多矣。故稱目直書魯免。以著其罪。

呂氏中〔中。〕於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漢諸之禍。護幽燕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

天下爲己任。故爲政專。所以爲雷德驥父子之鑄也。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魯以自是之後。居正義論。不遇方重。漸介自守之相耳。

〔圖〕九月。呂餘慶罷。〔圖〕時餘慶以疾解職。帝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

章事。

〔圖〕甲戌七年。凡四國一歲。九月。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圖〕初。帝屢遣使諭

江南國主入朝。不至。乃命伐之。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

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

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丘文莊王者之師。代天以行禮也。所以代王者以行天之禮者，雖敵。將帥也。將帥生命曹影之辭。及其授劍之不能語其下。則有仁不能施。有義不能振。號令不行。而事功不立矣。宋意。可見其仁義之兼備矣。

十月彬等發江陵克池州。南京鎮江縣。池州。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

水以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釣魚采石。在太平府城北。江上乘小舟載絲

繩以度江之廣狹。度量也。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

師。帝然之。及師南下。試舟於采石。不差尺寸。大軍渡江。若履平地焉。

帝以若水爲右贊善大夫。

五代史成凡百五十卷。帝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

賊虐於子也。

乙亥八年。是歲。江南亡。惟北漢。至太平興國四年乃亡。春二年。曹彬大敗江南兵於秦淮。進

圍金陵。江南所。軍使李德謂諸子曰。吾必死于此。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歿於陣。

周靜軒宋建隆初。易爲分注其年號。而此大書何。天下未一家。亦列例耳。故細

年例。是亦史外傳心之要法也。

冬十月。江南主使徐鉉來乞緩師。不許。**曹彬**圍唐江寧。屢敗

唐師於城下。唐主危迫。遣尚書徐鉉貢方物。上表以求緩師。鉉言于

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管。而太祖持之。曲加存恤。江南與師。不殺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策。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自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春正月。曹彬振旅而還。詔賜李煜爵建

命侯。時帝御明德門。煜至樓下待罪。帝釋之。授煜為光祿大夫。

帝召徐鉉責以不早勸煜降。鉉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當問

其他。帝曰。忠臣也。因責張洎。又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纘丸書示之。

洎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變。帝奇之。以為太子中允。史臣曰。張洎初勸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掉寸舌。使倖苟免。厥後禍胎百端。總毀正

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

二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彬歸自江南。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閣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

總師伐唐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使相並去聲。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

之使。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

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乃還獻俘。

左傳。獻俘授職。注。獻。謂獻之於廟也。俘。軍所獲囚也。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

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

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丁南湖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北宋使命將之語也。非若成王剪桐封弟之甚言也。夫成王剪桐。史佚其贊成之以剪桐弟矣。何謂美之微笑而不能聲

以曹彬為樞密使

以曹彬為樞密使

侯之贊成耶。况宋理之老練。而何不學成王之幼冲克踐其言也。噫。此宋治之尙謂。所以博于周禮之輔王也。

呂氏中漢高帝嘗將將者。以不名將將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諸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困陳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十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曹彬

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卒祿以數十萬錢。而斷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

吳越王俶來朝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

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音志。祀也。

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奏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

既歸。每視事。命徒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

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于庭。焚香而後遣之。

蔡虛齋宋理之於錢俶。封疏遣還。人皆以為不取。不知乃所以深取之也。昔孔明

類是乎。帝果有誠信於下之心。則食言之疑。帝不必先發也。羣臣之疏。不必封識也。

雖而甚固。賜令密覲。帝之深用其術。使俶中於其餌耳。譬如漁者之下鉤。魚吞餌不深。

則其得不固。黃狀之封。固帝之術也。俶甚感懼而伏於天威之不遠。則俶中于帝之餌不

自覺矣。故余謂太宗之取。實帝之取有以誘之也。不然。單騎而來。強使納土。豈太宗

之力能彼之然哉。

八月帝遣黨進潘美等率兵伐漢。九月。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主

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將耶律沙救之。

帝幸晉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

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瘡。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對羣臣言。光

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冬十月癸丑夕帝崩。甲寅。晉王光義即位。號宋后。為開寶皇后。遷

之西宮。初傳位之議。自太后遺命。已無貳適。太祖疾大漸。宋后遣宦者繼恩。召皇子德芳。繼恩徑召晉王。宋后見晉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宦家。晉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按〕此正史也。續編載大

載不厭之疑。嘗考李贄云。上不豫。夜召晉王。繼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相携見燭影下。晉王時處離席。將有誅誅之狀。既而上引柱斧勸地。大覺謂晉王曰。好為之。俄而帝崩。愚見依正史。

圖 帝享年五十。性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宮中葦簾。

緣用青布。常服之衣。崇灑至再。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為天子容易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嘗讀

二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止於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自開寶

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刑人於市。與棄市

為差。則未嘗容貸也。又善於任使。垂意將帥。分命李漢超等。控禦西

北。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與管音。權音。之利。筦。水上橫木。所以渡人者。謂為

民私費。酒鹽茶鹽之類。官自開置。悉以與之。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以致平蜀楚。拓越吳。所向途志。蓋能推赤心以馭羣下之所致也。

宋史斷

太祖得國。親督漢。亦豈能相。及其後。就魂舍。名滿大。將官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諸兵權。歸諸吏。以宰制亂之

源。州郡司牧。下至縣。躬自引。務農。與世休息。危於不平。治

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異。後。代而降。考證名文物之治。禮。仁

義之風。無。於。唐。規模可謂遠矣。

丁南湖

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愚嘗聞諸程公敏政之辨。謂為錄而申之。蓋謂是疑也。李德潤謂湘山野錄而序之。陳經附會宋水紀聞而成之。夫李處之所以皆之者何也。曰。森為長編。以太祖顯命實錄。正史不載。而湘山野錄之事附其下。然野錄謂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勝之狀。而森遂改不勝狀為深避。太祖下踏殿雪。顧太宗曰。好個好個。而森改殿雪為殿地。好個為好跨之。又加贈聖體。玉色凝然等語。則亦初無毫髮可疑之隙。而森略加刪潤。遂不免有畫蛇添足之病也。夫經之所以成之者何也。曰。輕據無所刪潤者善之。又以好跨之。妄以己意添而帝踏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則處疑人之差闕矣。母子託命之語。本為王龜恩召德芳而發。出於蔡丑帝崩之後。而經以處之王子。且并去召德芳之事。而獨存此語。其附會比雍之罪。尤甚焉。近世某賢劉之復指經所為者。以坐太宗之罪。則其不考又出輕下矣。然按邱氏丁氏之辨。最為明晰。故錄之以解後世之疑。

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

廷美也。即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並兼侍中。封武功郡王。今西安府。武功縣。德芳為西山南路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今漢中府。

十二月。大赦。改元太平興國。

晉王光義既即位。改名昞。大赦天下。令緣邊禁戢士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所有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

劉呆齋

太宗即位。至是歲兩月。又越一月。則明年正月矣。而不肯少待。遽改竊傳之太平。言政洽由我也。無非欲誇越其兄也。原始要終。而見其事。又見其心矣。

太宗皇帝

諱晟。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初封晉王。及太祖崩。即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帝承太祖以昭憲太后顯命。捨其子而立。及即位。仁超恭儉。好文守成。而誠北懷。天下復歸於一統。可謂有帝王之略矣。然於一第二疑。似不得其死。後世不能無憾焉。

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遠保寧九年。北漢廣運十年。是歲凡三國一統。發明此二年也。為書之。改元

卷二十八

宋紀 太宗

二一九九

於去年也。去年分往會編書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春二月。賜禮部進士呂蒙正等及第。書蒙正。美得賢也。蒙正字聖功。河南人。進士第一。起居郎呂儼國之子也。

圖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未曾爵祿。曰布衣。條陳十事。平并汾。富民。封建。執事。

太祖怒令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

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

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

史臣斷大皇帝太宗之心。彼亮為公天下之心也。得張齊賢而不自用。乃命太宗收

宗復傳位於魏昭。事未可知也。向使大程有自為之心。能於漢高安劉必勳之語。安得不

以奇士遺魏昭。反遺之太宗。以自稱其羽翼乎。太祖之慮則不然。以為天下大業。非太

宗不能繼。國家善政。非賢才不能立。故寧使吾子孫不得天下。不可使吾弟不得手賢

才。而假養生也。故自三代以降。以生民為念。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圖二月。置江南榷茶場。榷音角。橫水渡水。官榷茶者。謂禁民賣茶。獨官

圖三月。加河陽節度使趙普太子少保。**圖**知江州周述言。廬江

州。白鹿洞。學徒賞數千百人。乞賜九經使之肄業。詔國子監給本傳

之。白鹿洞。在南康府五老峯下。唐江州刺史李渤與兄涉獵於此。洞中嘗養白鹿。以自

娛。因名。南唐昇元中。於此建學館。置田供給諸生。以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

圖戊寅三年。遣保寧十年。○北漢廣運十一年。春二月。立崇文院。乾德初置三館於長

以漳泉二州來歸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唐天寶初。陳洪進

張齊賢十事

一榜盡賜及第

立崇文院

吳越王錢俶

冠絕
當時

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歸其兵甲求還。帝不許。俶乃籍境內軍州縣獻之。俶朝退。將佐始知之。皆慟哭曰。主不歸矣。帝以淮南節度管內為淮海國。封俶為王。弟義信。子惟濬。孫承祐等。皆授官。賜資選待。冠絕當時。

許浩

太祖平蜀。平吳。平南漢。兵及於北漢矣。而蜀不加於彼者。豈以其甲兵之強。宗廟之位。恩信未著。而欲以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之主。單騎來朝。亦可料也。太宗因而

撫之蜀之。彼必懷德不復二矣。今欲留之。而強使納土。是猶驅既入笠。而又招之也。堂堂大宋。豈不能取江南。而幸其自來而取之耶。幸哉。當時四方略平。推一朱耳。豈再有之。豈不阻其來乎。

己卯四年北漢亡。是歲。春正月。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

時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剪太原之孤壘。如摧枯

拉朽爾。帝意遂決。命潘美帥崔彥進等分道伐漢。又以郭進為太原

石嶺關都部署。石嶺關。在大原府東北。以斷燕薊援師。燕。四名。薊。州名。周武王封召公

遼遣撻馬長壽。撻馬。恩從官也。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

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二月。帝自將伐漢。帝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

言於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屬從。若掌

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以沈倫為東京留守。王仁贍為

大內都部署。

帝至太原。督諸軍圍城。五月。漢主繼元降。詔賜爵彭城郡公。

遼問
何名
伐漢
自將
伐漢

北漢

時潘美帥師伐北漢。漢求救于遼。遼遣兵赴之。潘美等大敗遼師。築長連城以圍太原。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及帝自至督戰。城無完堞。漢主出降。北漢亡。

丘瓊山圖

所謂五季者。梁。唐。晉。漢。周。是也。史編以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蓋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代周。而在繼元之歸宋也。其諸異乎。歐陽氏五代史所書漢亡者數。况自唐末以來。乘時帶禍者。至是始殫滅無餘。譬如氣殺陰陽。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機也。

帝發太原。遂伐遼。遼將多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

遼主遣耶律休哥救燕。帝與遼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今順天府昌平縣。沙

敗將遁。休哥兵適至。復戰。帝大敗。乘驢車走免。自是遼好絕。帝還京。以石守信

劉通從軍失

王叔所圖

太宗藉太祖初定之威。一舉而滅漢。雖其殘暴垂亡。然亦不可謂不武也。雖而繼將積財。蓄力以謀契丹。尚恐非其任。而乃欲乘新勝之勢。恐明最

強之術。以掩其得志。此曹操之雄不能得之於孫權也。而太宗中主。其下皆漢才。乃欲得之于契丹。宜其敗也。曹操知兵消賊之過。而失之於劉。雖不獲利。而不及害。太宗失慮不知成敗。而復有攻漢之舉。由是紅崖驚蟻。幽州震恐。繼遷西眺。終其身為基禍亂之主。夫不見兵之勢。且料敵與己之身而領於戰者。其有不敗者哉。

八月。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

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會知帝處。乃止。帝聞不悅。及還汴。故久不

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

而自劍。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屍。大突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

宋史斷斷

太宗可謂嚴仁者也。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然情有間隔。豈能盡治理之道。然則君臣之間。且難不可。况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猶則君臣。視猶父子。各在道者。以大相待者也。太宗實察其才足以處之。若果有人君之偉度。則帝器重之。如其實性未純。尤當以厚正人以輔心之。乃竟託行陣。實從征

伐。及百太原之賞。乃大怒曰。待後自爲之。實未晚也。處使漸念自創。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黨惡滅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處深爲之。是則德昭之自創。乃太宗疑而殺之耳。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保其命能乎。嗟乎。太宗慮後之心。可謂至矣。然徒能憂天下爲德昭所有。而不能憂社稷爲蔡京童貫所傾。豈勝於理。可勝嘆哉。

以楊業爲代州刺史。業善戰。號揚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於邊事。拜代州刺史。遼人忌之。望見旌旗輒引去。

蔡虛齋以立功。可謂合古八用將之體矣。不然。信任之不專。則將教機之不暇。而何以伸其無賴之威哉。

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論平漢功也。文武諸臣進秩有差。

庚辰五年。遼乾亨二年。二月。定差役法。分民戶爲九等。上四得充役。下五等免。

三月。衛公劉錕卒。錕有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錕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且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降王。長帝大笑。至是卒。追封南越王。

楊業敗遼師於雁門。殺其將蕭咄李。時主將多嫉之。或潛上

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付業。【發明】太宗之任楊業。委任實成。誇者封付。可謂得君尊而任將篤矣。豈知何由而不寐哉。備言千冊。交

也。予之

十月。遼王賢圍瓦橋關。在保定府雄縣。耶律休哥敗宋師。追至莫州。今河南

李昉
力陳
不可
張齊
賢諫
北伐

以趙
輔高
司徒

任丘。帝自將禦之。次於大名關南。諸將大敗遼師。復戰。宋師敗績。會遼王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不可。乃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其略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_民。而後末_夷。安內_中。以養外_夷。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利。則戎狄浚衽而至矣。

李丹稜

齊賢之論。其知本也。然徒知遠不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燕齊民陷于左衽。二則中河之險移于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虞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得高枕而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辛巳六年春三月。皇子與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

夏六月。薛居正卒。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苛。衆論賢之。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初。普奉朝請累年。表朝曰朝。後朝曰請。如古者諸侯朝覲之禮。

李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立憲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李朝會請召而已。慮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普邸舊僚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幸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是職。

王守溪善哉。人君之心不可不澆然無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於心。由是無觀望。比太宗之所慮也。以奇中其蔽。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羣臣庶不能則復相成。秦檜以歸罪聖恐高宗。別有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寵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為之志。而卒歸惡聲。其咎陷於欲先其私也。

壬午七年四年。遺乾亨。春三月。貶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憲太后遺

命。太祖傳位於帝。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歿。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宋史斷太宗以傳國意訪於趙普者。蓋由其衷心發見有所未安。故特觀物論何如。耳。為趙普者。正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晉書之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繼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趙普患失。竊費。狗彘其心。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使

太宗聽然改圖。遽起背恩負始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運。人之大倫。為普一言而喪之矣。

袁了凡杜太后金匱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海公書或其事云。趙晉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

秦王德芳。皆由晉以死。今宋史皆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著述別傳。始言晉將死。見廷美坐于庭間。與晉忿爭。昭不明言與太宗締構除謀。欲盡書諸王。使萬年大統。獨歸子孫之意。及其始始未曲折。然大概可見矣。

勳秦王廷美就第流盧多遜于崖州。**趙普復相**多遜不自安。

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交通秦王

事。帝大怒。責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命衛尉御史等雜治之。

多遜具狀。累遣趙白密告秦王。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等狀。獄上。

帝詔文武集議。王溥等奏廷美多遜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

夏廷

遜官。流崖州。徙其家屬。期親于遠裔。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
初皆稱。女落皇女公主之號。〔參攷〕按宋史。初多遜父億為河南令。服用儉素。及
皇子。一旦富貴。至。吾未知稅駕之所。人服其謙。〔廣義〕秦王之寃。多遜之逐。皆趙晉漢好肆
趙之所致也。厥後京棟素檢。低背彌遠之徒。排斥忠良。操戈王室者。無非晉之作俑不可也。

五月。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安置房州。涪陵縣在重慶府。今涪州是。房州今重慶府房縣是也。

趙曾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而怨。

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貶房州。曾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

流之春州。盧多遜之流崖州時。符白趙曾。珠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秦州稍近。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曾不答。至是即以符知秦州。歲餘。卒秦州。今

秦州。

定難留後李繼捧入朝。宋以為彰德節度使。獻銀夏綏宥四州。今四州既

歸。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燕今順天府。十六

州謂幽蓟瀛莫涿檀順滿新武。繼捧族弟繼遷聞之。叛走地斤澤。繼遷出其疆

或人拜泣。從者日聚。其後使強而不可制。釐成西夏之禍。

周靜軒閱此足可以知夷夏之大機也。宋併列國。天下一統。中國之地。所未復

造匪窮荒。既後使禮而不可制。為子孫西顧之憂。詎不深可慨哉。

秋七月。契丹耶律賢死。子隆緒立。〔按〕契丹即遼也。通鑑俱云立。至尊母

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契丹。〔按〕契丹至此世為

癸未八年。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春正月。罷樞密使曹彬。以王顯弼德超為樞

密副使。

實進士
林苑

以姚
益奇
胡善
姚坦
假山

姚坦
志良
正直

二月以宋琪參知政事。

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帝親試

禮部貢士于講武殿。始分三甲。賜宴于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六月以王顯爲樞密使。

顯既拜。帝語之曰。卿家世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因取賜之。

富河南大臣不知學。則暗于大體。王顯一武人。難以才力任用。太宗慮

冬十月以姚坦爲益王府翊善。

王帝第五子元傑也。嘗

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

山。安得假山。王驚問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

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

亦爲假山未成。聞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

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

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輔王爲善。今乃欲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

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趙魯罷爲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魯奉詩

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翌日。帝

謂宰相曰。趙魯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擇

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導意。宋琪對曰。昨日晉至中書。執御詩。涕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幾來世得效犬馬力。臣昨聞晉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可謂兩全。

張時泰

故晉輔相。有朝。可謂君臣相遇者矣。然以失節之醜。而陷君於不善。禍且於其隱而去其官者。歷之也。

十二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音勉同簽署樞密院事。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雅量。廣義。照此條。則太宗得人之蘊可見矣。

宋史斷

正人在位。則朝野為之肅清。太宗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昉以相位未定。頗為多遜。解釋。後以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張齊賢王沔同簽署樞密院。

兩制之臣。皆文學適用之人。操履方潔之士。由是語言龜息。近朝政務之肅然矣。

以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帝勤於讀書。自己至申。

然後釋卷。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

丁南湖

唐太宗宋太宗。皆好文學。而俱發兄弟之倫。吾不知其所學何事也。然在唐則曰。弟負太宗。在宋則太宗負兄弟。豈一律論哉。

甲申。雍熙元年。吳丹純和春正月。詔求遺書。帝謂侍臣曰。教化

之本。治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宋立三館。謂昭文館。史館。經籍是也。遺

詔修
太平
御覽

太宗
求遺
書

侯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者，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錄也。錄則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聞出矣。

○涪陵公廷美以憂卒。趙普死，李王於涪州。則陛下置容再讓之言誤矣。噫。晉其忍人也哉。帝弟廷美至

房州，憂悸成疾而卒。年三十。八歲。進封為涪王。涪音哀。諡曰悼。以其子德恭，德

隆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

○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搏兩入朝，帝待之甚

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相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

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

教人乎？搏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黃白之事，

也。漢武內傳曰：李少君言臣能凝汞白銀飛丹砂成黃金。金成服之，白日升天。抱朴子論仙

藥曰：夫作金皆在神仙集。後淮南王安鈔出以作燒寶枕中書。雖有其文，然皆其要。所用

藥物，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使用。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升天，亦何

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日之表，搏達古今，深究治理，真有道

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

琪等以其語白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發明搏亳州

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遂不復干祿。以山林為樂。因服氣辟穀。日飲數杯而已。歷二十餘

年。乃隱華山靈臺觀。每歲歲多百餘日不起。發明搏非偽隱活譽為仕宦捷徑者。故特以華

山隱士書之。觀其對宋琪等之言，深切義理，是誠抱道自樂，不支兩捷者乎。

○十二月，賜京師大醕三日。醕師古曰：饋音薄。布也。王者布餼大飲酒也。

○詔曰：王者賜醕

推恩與衆共樂，所以表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泰，歲種種祀天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三日。至期，召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食。明日，宴羣臣於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

乙酉二年，契丹統和三年。春二月，李繼遷誘殺都巡檢曹光實於葭蘆川。

葭蘆川，在延安府。今葭州是也。遂襲銀州據之。

夏四月，江南饑，遣使賑之。宴羣臣于後苑。先是，帝召宰相近

臣賞花於後苑，謂之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

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賞花。（按）綱目：帝召翰林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命羣臣賦詩。曲宴賦詩自此始。（發明）是時江南大荒，民不聊生，西夏用師，殆無虛日。宋之君臣，常屬意

實畏，講求治理，尙慮弗及。而太宗以四方無事，賞花曲宴，謂之何哉。

秋九月，廢楚王元佐爲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慧，貌類帝。帝

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會重九，被酒

焚其宮，帝大怒，廢爲庶人。

丙戌三年，契丹統和四年。春正月，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爲都部署，將兵

伐契丹。賀懷浦將兵屯三交，浦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

後爲契丹誘殺。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

然之，故有是舉。諸將陸辭，帝曰：潘美但先趣雲朔，卿等宜持重緩行，

不得貪利。及彬等乘勝而前，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

曹彬
之敗

陳家
谷之
戰

潘美
死戰

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晝則以精銳設伏。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在保定府城東。今雄縣是。以援餽餉。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彬引師緣白溝河。在保定府高邑縣治南。與米信會。休哥以輕兵薄宋師。因出大兵逆戰于岐溝關。岐溝在順天府涿州城西南。宋師敗績。死者過半。

呂氏中

岐溝之敗有三。平朔後。三出師。屢與敵接而不獲俟時。一也。其事始於哲合圖之父子。而變成於王國導。中皆不預聞。二也。曹彬諱詔旨。三也。

張靜峯

雍熙利子。曹公以不善戰而交師。建炎利於守。魏公以不善守而愛國。然岐溝之敗。魏公兵家勝負之常。而燕薊從茲不可復。富平之敗。魏公社稷安危之故。而恢復之業墮矣。若論其失。則曹公名將。有退軍援糧之失。魏公名將。未免剛復以自用。使之以春秋責備之法。二人均不得辭其責矣。

楊業及契丹耶律斜軫戰於陳家谷。敗績死之。耶律斜軫入賓州。

兵勢甚盛。楊業業潘美欲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

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

今諸君責業避敵。尙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相援。

業轉戰當至此。侁許諾。業轉戰而前。與敵相搏。侁望西方烟塵蔽天。

謂業得勝。欲分其功。遂引兵而前。及聞業敗。卽揮兵却走。擅離谷口。

潘美不能制。業敗。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乃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馬重傷。不能進。被擒。其子延玉死焉。

業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返。爲姦臣所迫。致王師

敗績。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死。事聞。帝深痛。詔贈業太尉。而除

卷二十八 宋紀 太宗

仇名。（發明）楊業之死。非戰之不審也。非謀之不深也。非力之不勇也。所以然者。以軍
難聚。而為盡臣所陷耳。夫以儒英之稱主將。不能制一王侯。去留任意。無如之何。
獨不記業臨行之言乎。則屬美亦不能盡其責矣。使谷口之兵
少駐。則楊業安得而敗亡哉。故深目直書死之。以著其節。

冬十二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瀛州部署劉廷讓與戰敗績。契丹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遂掠邢深德州。

以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齊賢大敗契丹於土鎰堡。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弁師來會。戰使為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柏。弁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燧燃芻。契丹兵遙見其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弁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鎰砦掩擊。大破之。（廣義）齊賢之列端。漢語之增麗也。隨機

周靜軒張齊賢特一考。生。相豆之事。則當留之。軍旅之事。夫之學也。乃能以微弱亦能不負所託也。

戊子。端拱元年。契丹統和六年。李昉罷。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臣蒙正同

平章事。帝諭普曰。卿勿面從古人。取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

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聞國元老。蒙正以後進同相位。普雅重之。

呂氏中閣諱祥再相，與物入相不同者。蓋大程規模廣大。故曾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任事。太宗想其繁密。故并不允進。雖存形迹。而被遇之不暇。然以元老重望。雖正之晚輩。稱呂氏之台輔。蓋入之有故。若己有之。此所以保我子孫黎民也歟。

夏五月作祕閣。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閣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賜李繼捧姓名曰趙保忠。復以爲定難軍節度使。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李繼捧鎮夏州。帝加賜遺焉。

呂氏中閣保忠之再入夏州故地。趙河之謀也。後保忠反與保吉合。大爲邊患。何術能知其詐。而不知保忠之不可復歸其州耶。

八月。鄧王錢儼卒。帝較朝七日。卿正衙備禮。追封爲秦國王。諡忠懿。命中使護喪葬洛陽。儼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七子皆顯貴。

丁南湖諱錢氏武肅王得。攻黃巢。討劉漢宏。并遠州以奉節。及以總版。則後破李景兵。收福州。而仁安之弟。爲德王。又大有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幸以平蜀。平江南。平河東。竭天下之力。皆果。越不涉告命。入以士。此其美世處。富貴無窮。蘇子表與。韓論之爲矣。韓史者其合而考諸。

己丑二年契丹統和七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於燕。詔羣臣

上備戎策。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仍命親王出鎮。魏府以控其要。

則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宋琪謂兵凶

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最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李昉

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帝嘉納之。

圖都巡檢使尹繼倫襲契丹耶律休哥于徐河。大敗之。徐河在保定府論城縣南。

圖時朝廷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糧餽趨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尹繼倫適領兵徵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憤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爲忠義。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遁。餘衆引去。契丹爲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自是邊兵少息焉。

富河南謂尹繼倫以千餘之兵破虜衆數萬。可謂奇功也。大將盡上其狀。太宗召而厚賜之。人臣荷天子之知。而思實如是。不惟繼倫盡心以報。而諸將無不感也。

庚寅淳化元年。契丹統和八年。春正月。趙會罷。帝優禮之。至是以疾力求致仕。

夏四月。詔貸江州今九江府。義門陳競粟。**初**江州陳崇數世未嘗

分異。唐僖宗詔旌其門。南唐又爲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衮。衮子昉。九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婢妾。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

建書樓以延四方之士。鄉里率化。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至競之世。子姓益衆。嘗苦乏食。知州陳戩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發明）張公華九世同居。公也。恐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則治家之良法備矣。顏曰書義門。所以美陳戩。曹貨粟。所以美太宗也。

丁南湖陳毅乃南朝宣都王叔明之後也。夫陳之立國。始於武帝之篡奪。終於後主之荒淫。不過三十三載而滅。宜都一裔。預以孝義相傳。歷隋唐五季以至感如此。宜矣。

辛卯二年。契丹統和九年。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爲樞密副使。初。準爲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

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羣臣問以得失。衆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問以不平狀。準請召二府至而言之。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河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旋又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河。河頓首謝。於是準爲可大任。故有是命。

袁了凡感學面賈參政王河。庶弟。惟罪。帝喜其直。龐大用準。宋史於準傳書之。蓋著準之剛直故言。太宗嘗用言也。至宋白傳。亦載此事。乃言準方欲託求。故河被出。河既伏罪。而準言不處矣。因問誰此何名爲許。至主知權用。豈準之本謀所及哉。然宋白實準之主司。河妻即白女弟。準復因河及白。以門生攻主司。疑其受人賄器而又非其實。準不爲無過矣。擢費之者。清介純篤士也。嘗曰。偏仲舒病準。用擲擊取賈位。使後輩務建賢。禮俗寢薄。然則準不幸以飲之服受賈不讓。蓋自有以致之。老成名言。森然法度。殊可畏也。

趙保吉

○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爲銀州觀察使。賜名曰趙保吉。繼遷實無降心。姑以是

疑兵耳。

○九月。王沔陳恕呂蒙正罷。○時三日之間。連罷三相。蒙正居首

相。以寬簡居位。因有奏毀者。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沔甚明敏。毀

者慙而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十月。趙保

忠降於契丹。契丹封爲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

○壬辰三年。契丹統和十年。春正月。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本

頒天下。

○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年七十。帝聞之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大

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沈。剛毅果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

下事爲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

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

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

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諡忠獻。封韓王。（晉書）評卒不具官。謂之也。易爲削之。

陳橋之事。符實預謀。其罪一也。爲政而有其德。喪失之心。其罪二也。秦王廣多遜之獄。收符成之。其罪三也。此三罪皆其官以示更微。

袁了凡（按）晉臨政處事。自是更切於吏事。非獨論語。實事申論語有幾。夫讀此

晉傳所載止此。今世傳少論語。即晉書禮志。久而出之。其讀定也。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已極之矣。匪論語。夫能輔太皇。幾部上下可哉。論

恩帥師討平之。中書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於是繼恩爲宣政使。

置起居院

置起居院。右諫議大夫張秘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爲

周翰請以起居注進

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上嘉之。乃置院於禁中。命梁周翰等掌其事。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始此。

張詠以益州知

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等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詠至以言激正等。仍盛具錢之。舉爵屬軍校曰：

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師老曠日。卽此地還爲爾死所矣。正由是決意深入。大致克捷。當寇掠之

際。民多脇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其爲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先是城中屯兵尙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詠度有二

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吾無憂矣。

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帝第三子也。進爵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

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對曰：陛下爲天下擇君。謀及中官婦人。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

三以
其人
對蒙
器量
如我
不

呂端
大事
不糊

副天下望者。帝曰：壽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若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以寇準參知政事。

呂氏中

東漢李膺，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稱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膺柱石，亦難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寇準，

開之一役也。

乙未，至道元年。

契丹統和十三年。

四月，呂蒙正、柴禹錫、蘇易簡罷。

蒙正

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

即名。今陝西寧夏衛是。

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

蒙正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

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

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竦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

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園林歡宴，政

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丁南湖

宋初將相，多五代舊臣，失節可醜。雖其在宋之功，猶奚取焉。宋史編錄贊相，特以李昉、呂蒙正、張齊賢、黃中四臣同傳。然李贊俱優厲舊臣，惟呂盡同登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同登仕於太宗，同為一代名世之相。彼失節諸子，與二公齊列者，愧心爾面，當何如耶。

以呂端同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初，帝欲相端

或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

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

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奏聞。端愈謙讓，不

敢當。

卷二十八

宋紀 太宗

三月帝崩。太子恆卽位。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因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聞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官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后默然。乃奉太子卽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不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呂氏中

王繼恩以漏窺而啓稱於內。李昌齡李繼勳以大臣而羽翼於外。高斯之謀已也耶。幸而託得呂端。臨時應變。足以制其奸於下。持正不屈。足以備其私於上。而沙邱之事無自作矣。及其平立殿下。升視降拜。尤其知端之遇人也。慮不及此。安知其處非皇子之召不召所靖憲王府皇太子乎。大

胡新安

帝卽位之初。首令樞密使覈綱察官吏。自是監司之職重。雖宰相侍從節帥。不免啓大臣相傾之風。然盧師增正。未嘗使邪得以勝正。他如李時呂端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戒辟李沆向敏中亦已參大政。俱爲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政者之風。李覺在經筵而得進近習之譴。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諫之。重德吏之選。嚴職吏之誅。賈奉則親世族不令與孤寒並進。齊吏人之及第受教者。受民則作戒辭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崇聖術則養先聖之後。李學以講先聖。又李學以講書。似慈等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儲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逮大相宋皇后崩。羣臣不爲成服。其於人倫之禮。未爲無憾焉。

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

五月立郭氏爲皇后。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

六月。追復陪陵王。廷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義明〕廷美之不得其死。元佐之

無故廢棄。皆公議之不容也。帝即位之初。首行此舉。是亦天理人心之不可泯焉耳。大衛特書。傑予之也。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九

宋紀（附契丹）

真宗皇帝

諱元侃。更名慎。太宗第三子也。初封襄王。尊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即位二十五年。壽五十五。○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然好奉僧教。信惑異說。於是天書屢降。東封西祀。而符符天書制作紛紛矣。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寇。向徽宗學藝帝親征。議和澶州。幾於亡國矣。

戊戌咸平元年。

契丹統和十六年。

四月。遣使按諸路逋負。

逋音哺。逃亡也。

悉除之。

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始用三司判官王欽若之言也。

呂居仁

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臨事以後之小人易知。臨事以前之小人難見。蓋自古小人所以誣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欽若若則請調兵。釋廢囚。丁謂則請罷兵。廢監獄。與君子之處事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應得應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好者。王且李沆而已。

十月。呂端李至溫仲舒夏侯嶠罷。

端器量寬恕。知大體。帝深

重之。每見其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姿儀瓌大。瓌古回反。官

庭陸峻。特令梓人為納陛焉。尊者之階曰納陛。謂從中階而陞也。至是以疾罷相。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向敏中參知政事。楊孺宋湜為樞密副

使。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

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但道

除逋負

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袁了凡

李汝衡使者引燭。燭天子謂。燭曰宰相也。唐何易於顯色。下吏也。焚天子燭。以一身易萬人之命。不益異乎。

己亥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夏六月。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

圖彬疾

帝臨問。因詢以契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經營和好。

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楊子先知謂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曰。隱在於綱紀。

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起。雖有羅網。隱得一日而正諸。存大體。卽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後事。對

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瓌璋材器可取。皆堪爲將。然瓌不如璋。及卒。帝

突之慟。彬性仁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位兼將相。不

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

後見。居官俸入。給宗族無餘積。君子謂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

彬爲宋良將第一。（發胡）平其官爵。笑之。

丁南湖

周太祖貴起於此。彬之從許也。是以太祖太宗待彬恩禮至。故彬亦自謂周室近親。復參內職。夫彬之功業。爲太祖是矣。而其情實之爲周則非也。

憤乎。費彬者。卒能道此。

七月。以呂文仲等爲翰林院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圖**侍

讀侍講之置自此始。

冬十月。契丹隆緒入寇。侵瀛州。今河間府。圍之數重。左右請都部署康

保裔易甲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數十

曹彬
仁恕

臣不可
以爲
李汝
密無
密矣
曹彬
卒

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宋順死之。帝聞保裔死。優詔諱之。贈卹中。錄其二子一孫。

十二月。帝自將禦契丹。次於大名。後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范廷召追敗之。

丁南湖。功費宋成。徒死無益。唐侯奇按圖之時。或教其易甲以遁。且以老母何必傷之首。所以

傷死也。

庚子三年。契丹統和十八年。二月。王顯罷。以周瑩王繼英知樞密院。王日同

知院事。初。日爲翰林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

者。必此人也。

四月。太子太保呂端卒。諡曰惠。

辛丑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詔羣臣子弟補京官者試一經。

秋八月。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帝以趙保吉雖入貢。

而鈔劫益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靈武郡名。在陝西寧夏衛北。在陝西寧夏衛北。必難固

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於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

言靈武地方十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

環慶。二州名。宋改爲環慶路。今慶陽府及環縣是也。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之爲一。二患

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或取足乎西戎。既割分

爲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爲西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

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爲一。夏賊桀黠。音入。挾諸戎反。

不得貢馬。則不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博樂耀德二城。以通河

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猶豫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武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事。

諸理齋按。靈州之池。廣方千里。表裏山河。比吳宗所受於祖宗。而不可尺寸棄焉。棄之。非滿盜糧乎。使其時朝廷有備。雖之資。擊擄餉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志耶。裴濟刺立書奏。而援兵不至。然後失陷。卒資元昊。以致富強。朝廷無人。志意衰弱。儲人不足恃。李沆而亦爲是言哉。是以知宋之君臣。儉安苟幸。以劇致靖康偏安。其立國之勢然也。

壬寅五年契丹統和二十年。春三月。趙保吉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先**是保吉反。陷清遠軍。濟知靈州。謀輯人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死焉。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詔王超屯永興軍。

周靜軒濟以孤城抗敵萬之衆。兵少援絕。身死王事。可哀也已。夫以靈武西鄙之儲。豈不深可惜哉。故報曰於裴濟。特書死之。以著其全節之實。

癸卯六年契丹統和二四月。復以張詠知益州。**帝**以詠前在蜀。治政優異。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詠威惠並行。

復以
張詠
知益
州

趙保
吉陷
靈州
裴濟
刺血
染奏

建保
吉辛

倒置。與狄深入。則請大軍親征。將的無功。則取聖慈嚴譴。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真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捷。而不能頌其直諫之功也。

趙保吉死。子德明嗣。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詔撫之。帝乃賜德明詔。令審圖去就。曹瑋彬之子也。上言。繼遷擅河南北二十年。使中國

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甲辰。景德元年。契丹統和二十二年。七月。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

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及卒。贈太尉中書令。諡文靖。

丁南瀾。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矣。李沆作相。獨得以此四字著聞。史稱其焚封妃之禍。以被入主之私。請遷涇州之民。以奉西夏之謀。嘗謂邊患既息。人主修心必生。厥後王欽若之徒。思售其說。又告真宗不可用喜事之人。只後神宗信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皆爲宰相。亦頗有見矣乎。又觀沆有曰。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萬民耶。其道豈好邪之狀。誠非宰相不能言也。

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對曰。臣爲鈍不足以勝任。三司使寇準兼資忠

畢士
安寇
準同
平章

李沆
卒

寇準
請帝
回向契丹
請和寇準
要其
輸臣
盡地

至由是和議益決。丙子，帝至瀘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車駕所止曰駐蹕。寇準固請過河，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殿前部指揮使高瓊仰奏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兩府，謂東府主文之中書，西府主兵之樞密。』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即揮奮士進輦，帝遂渡河，遠近望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寇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瓊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營，留準居城北上，徐使人視準何爲。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譁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曹利用自契丹還，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歸地事極無名，若欲貸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準不欲賂之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反。帝方厭兵，乃曰：『數十年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尙未許，契丹遣使持書來請盟，準不從。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誓約，各解兵歸。自是南北弭兵，準之力也。」

以楊 德林 翰林 學士 楊億 清忠 耿亮 增置 制舉 六科 學士 安有 古人之風

陳瑩中當瑒若無瑒學。天下分爲南北矣。律之功不在於主觀任之說。而在於當時實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害種用。不惟無盡層之禍。亦無靖康之禍矣。靖康之役。亦瑒德之役謀之也。瑒德王師一動而宋隕陳。契丹不能渡河也。使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視廟之不渡河。瑒德不戰而和。欲和者當也。使使靖康坐視廟之深入。而屬意和好之可久。瑒德既和。而福邊郡無盡廟歸。所以示大信也。使使靖康使人遠割吾之三疆。而猶嚴防不追。其守不足以爲謀。其和不足以爲信。其緣不足以爲德。律之官至是驗矣。

乙巳二年契丹續和二十三年。春正月大赦。以契丹講和。放散河北諸

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

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

皆畢士安之謀也。【按瑒】漕運之阻。春秋所駭。夫夷狄無信。王者外而不內。烏可與休息。乃盛德事耳。故又喜而書之。然不書其事。而直書大赦者。又恐中國納侮而諱之也。

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億情忠耿亮。博覽強記。典章法度。爲時取正文章精密。當時學者宗之。尤喜誨誘後進。因以成名者甚衆。然剛介寡合。王欽若等惡之。

秋七月。增置制舉六科。賢方良正等三科久不行。至是增置

爲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

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

寄。凡六科。詔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奏聞。臨軒親策之。

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

謹。有古人之風。遽爾淪沒。深可悼惜。王旦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四

卷二十九 宋紀 真宗 一三三

焚而唐將遷。晉出帝遣杜重威擊契丹。重威叛晉而求契丹立己。於是出帝禙而晉社危。周太祖以福密使爲橫擊契丹。至境而倒戈以入。於是漢亡。宋太祖以鄧綽機爲周擊契丹。出門而返旆以還。於是周覆。中國之視契丹。猶驕也。烏虜則人必死。契丹來。則中國必易姓。二三十年之內。四大變相等。皆由於此。真宗將欲使如趙社二公者乎。欽使如周宋二祖者乎。漢唐乎無不危也。然則不自以其身爲孤注。而以誰注也。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羣注皆合而勝。不自以其身爲孤注。則羣注皆散而敗矣。故準之計是。真宗不當以爲過也。然準所以來欽若讎口者。其失不在於以真宗爲孤注。而在於自矜伐耳。雖時不祥。至於不得已以吾君爲孤注。能照城下。歲奉禮幣。當用以爲愧。而何足矜伐也哉。其後富弼更固和好。而不自以爲功。累辭賞功之美。可謂有見矣。故張詠謂準不學無術。其以此類也夫。

戊申。大中祥符三年。契丹統和二十六年。春正月。有天書見於承天門。大赦。

改元。先是帝深以澶州城下之盟爲辱。居常怏怏不樂。王欽若

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恥。帝曰。河朔生靈。始

免兵革。朕安忍爲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

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天瑞然後可。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盡有以人

力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帝

沉思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喻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爲

且言。且黽勉從之。帝尙猶豫。會幸秘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圖洛

書。果何事耶。鎬不測帝意。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由此

意決。遂召王且欽。懽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及歸

發封。則皆美珠也。且自是不敢有異議。而封禪之事成矣。至是帝謂

羣臣曰。朕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

人星冠絳衣。告曰。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

陳夔
以夔
經義
附和

王欽
若言
得天

或準
北門
續論

門有黃帛曳鷗尾上蓋所降之書也。王旦等皆稱賀。帝步至承天門遣二內臣升屋奉之以下。王旦跪奉而進。帝再拜受之。付陳堯叟。堯叟封其書詞類老子道德經。讀訖盛以金匱。欽若之計既行。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默然。

三月詔議封禪。夏四月以王旦兼封禪大禮使。

六月王欽若言得天書於泰山西南具威儀奉導跪授中使詣闕帝御崇政殿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夢神人言來月當賜天書於泰山朕未敢宣露惟密諭王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日等稱賀於是羣臣奉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丁南湖

初繼封禪。帝祝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謹以聖意。宜無不

可。是君臣畏且之心。惟以其一官為行止。使旦知孫奭宗機之慮。則此
論立疑矣。史乃曰。且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遇之厚。夫君有德則諫。反覆之而不
應則去。此大臣之至義也。且不能諫。又不能去。似乎業已同之。則其為小人而不自別
於五鬼也較甚。然若比之馮道。雖或有見乎。或曰。且於欽若之言。趨勉從之。非出本
心。而臨終自悔。此亦似可憐者。答曰。且以碩儒重望。為景德以前之賢相。夫何美譽
之歸一領其賞。今日兼封禪為禮使。明日兼玉清昭應使。容悅論
之。甘為五鬼之領袖。斥之則同為小人也。神之則君子而未仁者也。

十月帝封泰山

得天書於泰山。社首山名。在嶺南府泰安州。

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嘗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皇太子

孫奭
不可

孫奭
孫奭

呂氏中當寇律之主觀征也。恐欽若有以沮其罪。則出於天雄軍。及敢若之用國事也。恐寇律有以奪其罪。則亦出於天雄軍。然君子在朝廷則朝廷重。在邊郡則邊郡重。比寇律所
以起虜使敬畏之心也。

己酉二年契丹統和十七年。四月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庚戌三年契丹統和二二月贖呂端第賜其家後。意者諸子皆不自與。

夏五月一日皇太子生賜周起錢太子後宮李氏所生也知開封

府周起方奏事帝曰知朕有喜乎對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

入禁中懷金錢出探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官侍劉修儀莊重寡

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得生男

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甚喜已而果生子是爲仁宗。劉修儀擢爲己

子李不敢言中外亦不知（參攷）按史略。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蓋謂真宗實向上帝求嗣。問學。出誰當往者。皆不應。

亦脚大仙一笑。遂命歸爲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腳。其驗也。

辛亥四年契丹統和十九年。春二月帝祭后土於汾陰大赦初將有事汾陰。

而歲旱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陳不可者十事汾陰縣名。今平陽府榮河縣。

且曰陛下纔畢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卜征五年重謹之意今國家

土木之功累年不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

乎時羣臣爭奏祥瑞奭上言方今野雞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

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

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陛下何

為而不思也。帝不能從。

呂本中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快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於欽若祠道演說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建學

入相。亦以未能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與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三月太子太師文穆公呂蒙正卒。

壬子五年契丹開泰元年。夏四月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時**舊相出

鎮州郡。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張齊賢調儻

任情。惟敏中盡心民事。帝愈嘉之。由是有復用之意。及東封西祀。皆

以敏中留守。厚重鎮靜。人情帖然。遂復拜相。

五月賜杭州隱士林逋粟帛。**逋**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

家貧。衣食不足。寔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西園在杭州府城西。孤山在杭州府城外西湖上。獨立二峯。為湖山勝

處。三年足不及城市。帝聞其名。賜以粟帛。逋後為墓於廬側。將死賦

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賜諡和靖先生。廣義

將歿。所賦之詩。豈自高其行哉。使天下後世皆知封禪之為非也。逋之識見超越如此。豈直遠宋間人物。遜司馬子長亦當作衡官矣。

丁南湖天書封禪之日。備朝朝相。馮道如狂。而吳宗乃召羈野。賜林道。無乃自

誇殿殿。望引儀禮。許令無守等語。道之毒死。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則二子之罪。可以覆死且舉諸公矣。

以王欽若陳堯叟為樞密使。丁謂參知政事。馬知節為樞密副使。

時天下又安。欽若狀貌短小。項附枕。時目為樞相。自以深達道教。多

所建明。而謂附會之。與陳彭年劉承珪等。蒐講隆典。大修宮宇。以林

五鬼 王且 風李 仇先 李文 韓真 聖人

李迪 李德 德妃

馬知 節面 欽若 王若

特有 heart 計。使幹財利。時人目為五鬼。五人交隨。王且欲諫。則業已同。事已於日業。謂。事已同於彼矣。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李伉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知節以衆方競言祥瑞。深不然之。每言於帝曰。天下雖安。不可忘戰也。

丁南湖真宗封禪天書之歲。君子之所謂病狂者也。當時搆成此惡。蓋王欽若丁南湖主於事鬼一也。誠爾天書。有如遇鬼。二也。邪誕聯舉。若魘魘。噴聚黑夜。三也。欺君可殺。狀類唐之鬼朴。四也。此其同利為惡。而勢排君子也必矣。王且反為其所倚。何哉。

十二月。立德妃劉氏為皇后。后父通為虎捷都指揮使。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銀為業。攜之至京。得入眾。王邸。自美人進位德妃。

翰林學士李迪言。妃起於寒微。不可以母天下。帝不從。后性警敏。能記憶官幃事。有問輒援引故實以對。帝深重之。由是漸干外政。

甲寅七年。契丹開泰三年。春正月。帝如亳州。謁老子於太清宮。

六月。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免。知節素惡欽若之為人。議論未嘗少屈。欽若每奏事。必懷數奏。但出一二。匿其餘。退則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帝前。願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之。欽若不悅。會廬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欽若久不決。既而擅超擢之。知節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帝召王且質之。且至。欽若猶譁不已。知節疏第曰。願與欽若同下御史府。且叱欽若使退。帝大怒。命付獄。且從容

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忿爭無禮。且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無以威遠。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使少間。罷未晚也。帝曰。非卿言。朕固難忍。月餘始罷。欽若知節弁及堯叟。

王敬所敬若所不出。屢抑邊功。敗君罔上。所患者人主不及知耳。再知節旣白當有所歸。何假於廷。使帝稍有英快。則一言可判。何至相館。比其相館。則曲直之實刑實。滄亦正。向為有紀綱乎。王且不以紀綱大體告帝。且固知帝以天書之事。然欽若之謀而相為比也。

司空張齊賢卒。文定。參攷一按宋史。齊賢妻。似豐碩。論論慷慨。喜提笑。蓋雋。

以寇準為樞密使。

王且謂之也。

十二月。戶部獻天下民數。戶九百五萬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

乙卯八年。契丹開泰四年。二月。加楚王元佐天策上將軍。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

夏四月。寇準罷。先是準以三司使林特附會邪險。惡之。每事

沮抑。帝以特能幹財利。以佐興造。聞之不悅。竟坐罷。初準數短且於

帝。而且專稱準。帝謂且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且曰。理固當然。

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

重準也。帝由是益賢且。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以上聞。且被責。

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

戶部
獻天下民數

準數
短且
所以

益兵

者。迪曰。璋知喃厮囉欲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乃詔發關內
兵赴璋。未幾。吐蕃結連入寇。璋大破之。自是喃厮囉退保磧中不
出。

張時泰

曹璋之敗吐蕃。卽謝玄之與苻堅也。一則以叔安之屬。一則以父彬所稱。爲乎。若二子者。可謂不負所深。而謝曾二公。欲所謝公於所譽者哉。

丁巳天禧元年

契丹開泰六年。

春二月。陳彭年卒。

彭年敏給強記。尤

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
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丁南湖

陳彭年以辭章禮遇天子。久居翰林。人譽其官銜爲一健冰。及得此
官。而始附王欽若丁謂。人識其性行。九尾狐。烏乎。此譽之譽不足以譽
之。

王旦
真情
不欺

夏五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旦固辭。許之。且素廉。
多疾。求
解職

七月。王旦罷。

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

力求避位。帝謂之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
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帝固問。旦曰。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褻。更思
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

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

廟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
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

南人
未嘗
當國

子明。王且遲我十年作宰相。

劉定之

古稱立賢無方。真宗欲相王欽若。而王且以爲祖宗未嘗使南方人當國。皆南方之人。果不可爲相。蓋自天地開辟以來。水土所以平。民粒所以食。

微樂衣冠所以制。何使綏荒服所以成。皆由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上以體乎天。下以則乎地。德化流於中國。聲教被於四夷。此則聖人順天地自然之理。地氣自北而南也。禹實有南人爲相。治化自南而北也。且天下風土。誠有不齊。南方土力綿薄。人多浮薄。北方水土深厚。人多持重。萬一得間氣所生。則南人秉心寬澹者。十止二三。北人強犢不回者。十常七八。比漢唐之世。所以欲求宰輔之臣。必於濃厚之方求之也。是故漢業初興。蕭固是一任。諸侯夷城。平勃有功。魏相以嚴精見稱。丙吉以寬和相濟。唐有天下。居輔弼者固非一人焉。然與仆植重。而房杜之功不少。應變持正。而姚宋之謀居多。比漢之名相。所以稱蕭曹丙魏。而唐之賢輔。亦稱房杜姚宋也。難矣。彼微相者。固皆得北方之正氣。其在治功烈。亦豈敢望於三代之聖臣。然其德度寬和。規模宏大。亦足以解疑萬姓。氣軌百僚。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備乎。真宗不遇王且之言。遽以王欽若爲相。欽若爲人。陰險無良。陰謀詭說。掩明丁謂。修好承珪。爲施天降之書。標爲忠貞之士。威權既振。大德漸遠。故會不歡。善政未聞。災異屢見。而宋之元氣索矣。至於神宗信任安石。地氣南而妖氣生。天下多故。不其然乎。

辛王且

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且卒。

且爲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以爲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

賓客恒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差擇也。謂擇其賢否也。拜官曰除。謂除故官就新官也。必先疏白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

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且素入。無不俞允。丁謂因是數譖其專。而莫知其故也。且凡薦人。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且曰。且處安得有毀

寇準
得天
於乾
山

丁謂
揚

馬知
節直
敢

曹瑋

己未三年。契丹開泰八年。春二月，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於乾祐山。

乾祐山在西安府城南。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準由是得召用矣。

時王欽若有罪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

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

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廣義：寇公諱準，字平仲，華州郃陽人。而亦稱天書以復是，以不懌人言。銳意甘爲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也。烏乎。寇公豈直有懷張益州。而亦有懷於門生焉。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極之剛耳。曷足貴哉。

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而事之甚

恭，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

官長拂鬚耶。謂大慚恨，遂成讐隙。

呂祖謙王欽若罪則寇準用。此君子小人不可兩立也。以寇準爲相。而丁謂參政。比又君子小人不可共政也。然準當時不可出矣。方其始召也。門生有勸準

三策者。其爲準謀則善。而準不悟何耶。

八月，彰德留後馬知節卒。知節慷慨，以方略自任，所與善必

一時豪傑，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天下稱其直。嘗與王欽若爭

論上前，退見王曰：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恐驚動

君相爾。卒諡正惠。

庚申四年。契丹開泰九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瑋沈勇有

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每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

撫士卒，能緩懷邊人。羌戎畏服之。

參攷二按：宋史：曹瑋爲將四十年。未嘗少失利。曉臨邊每留瑋所在，合手加額。契丹

使遇天雄部。騎兵無敢動。初守邊時。山東名士賈同進。客外舍。疎接邊。即同舍。與俱。同問徑兵安在。曰已具。飯出就。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問人馬。同問諸人曰。誰殆名。將也。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敏中性端厚。

梯體多智知人。善處繁劇。時以重德目之。帝深倚信之。（發明）自咸平以來。擢臣之卒。得書辭者。僅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諱天壽之失。君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景靈使。而特具其感如此。

○六月寇準罷。○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

一日請問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付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乃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

令揚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因力

潛準。請罷其政事。遂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副使。

○貶寇準知相州。○先是內侍周懷政失寵懼誅。素附寇準。因謀

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殺丁謂而復相。準謀洩伏誅。丁謂與皇后

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為太常卿知相州。

○八月。貶寇準為道州司馬。○時遣使捕朱能。能據衆叛。未幾衆

潰自殺。準坐是再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自若。

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

何久不見寇準。羣臣畏謂感。莫敢對。

目不
久不
見寇
準

賊寇
準

寇準
李迪
以為

李迪
不附

丁謂
弄權

劉錡
與德
齊名

時號
楊劉

丁謂
始既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錡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內出制書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奉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洽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置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錡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錡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錡自院出遇殊殊惶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錡曰佞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乃請補外遂知廬州錡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袁了凡

宋世執政。未有兼東宮職者。天禧末。初命宰相丁謂攝攝兼少師傳。攝密使曹利用兼少保。參政王曾副攝錢惟演皆兼實名。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

師傳十日一赴齊室。賓客以下後日五陪侍講。從之。蓋居其位。則思任其事。稱其職。雖謂等知之。僥餘入乎。元祐強以姚樞爲太子太師。樞曰。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授制置中書。其不欲虛受官職。謂等意也。而直氣勁節係情元長計疎國本遊豫然矣。今東宮虛位。而師傳保以東宮列衛者殆偏於閣部院。奈何無一人以爲言者。

詔太子參議朝政。詔自今軍國大事親決。餘皆委皇太子。

辛酉五年。契丹太平元年。十一月。貶王欽若爲司農卿。分司南京。欽

若在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之曰。上甚思一見君也。

欽若信之。卽輿疾至京。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故貶之。

壬戌。乾興元年。契丹太平二年。二月。帝崩。太子禎卽位。年十三。太后與帝

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聽政。丁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

內侍雷允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

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王會曰。兩宮異處。而柄

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恃勢專恣。而丁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

獨王會正色立朝。時倚爲重。

胡新安質反。懷宗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資君。祥符以後。不過爲補綴

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沈之賢焉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旦若。陳堯叟。馮拯。丁謂。

曹利用。皆小人。而欲若之好邪焉最。惟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

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驗。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成敗如此。

張時泰胡臣二公之論。因時當定。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嘗懷宗欲與妖妄之時。

史氏在朝。直言之士哉。此所以昭昭矣。以答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與國不敵。君

有幾。尤當直諫。使如孫侍制之言。羣臣必將兼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爲解消。默奪之矣。

萬一欲若何能爲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爲妖人之倡。使君改笑當時。殆隔矣。遺臭

萬年者。且實爲之也。烏乎。且能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且者。

功之首。罪之魁也。

夏四月。貶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爲衡州團練副使。帝

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己。遂誣以朋黨。貶之。初。議竄逐。王會疑責太重。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勿復言。恐亦未免耳。會嘗以第舍假準。會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

醜徒干紀之際。屬先帝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土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勅。就賜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爲。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

內侍雷允恭伏誅。丁謂免。丁謂爲山陵使。允恭爲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人不敢違。后命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內侍毛昌達自陵還奏之。詔遣王會覆視。會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并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

袁了凡了謂擢移皇堂。太后怒欲誅之。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神宗時。陝西用兵失利。內批斬一漕官。蔡確曰。祖宗來未曾殺士人。不可自墜下始。帝欲制之。諫得免。如此即不如殺。士可殺不可辱也。抑了謂大好惡。一漕官小官耳。而三人悉力保之。故三百年士大夫無以誅死者。雖蔡確開其之威。亦其臣維持之力也。擢傅瑄爲小人。而所執有大臣之節。君子欺焉。商鞅治秦。刑及太子。已而身軀繫獄。方悔爲法之自禍。亦太遲暮矣。蔡確一殺仁官。而異日車蓋亭之禍。幸以身全。故說人者自賊也。存人者自存也。吁。可不畏哉。

七月。以王會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

章事
王會
方張
持重

使。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理當。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嘗問會曰。凡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會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

圖丁謂有罪。貶為崖州司戶參軍。職於女道士劉德。妙老君妖誕事。始謂命宋綬草寇準

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即

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

準。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

半歲。謂亦貶。人皆以為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也。謂竄崖州。準遣人

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亟杜門

使縱博。俟謂行遠乃罷。廣義。謂之待準伺其短。準之報謂何其。孔子所謂微服私知仁。於此可見矣。

圖帝初御經筵。以孫奭馮元象侍讀。王會以帝初即位。宜近侍備。乃請

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召輔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

瞻矚。及容體不正。輒即拱立不講。帝為悚然改聽。

周靜軒商高宗學於甘盤。周武王於箕子。古之聖王。好學如此。所以國祚茂隆

會說野之為相爾。特於久也。仁宗即位之初。首御經筵。以親文學。其志誠可命也。蓋由王

會說野之為相爾。特

書曰初。保平之也。

仁宗皇帝諱頊。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在位四十一年。壽五十四。○帝之

子為朝。恭儉仁恕。始或如一。然柔仁有餘。而剛

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禍。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寇準
丁謂
議

不講
立

癸亥天聖元年。契丹太平三年。秋九月馮拯罷。擢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

袁了凡當景德祥符間。不與馮拯相業。天下亦不以拯為君子。及史稱拯氣貌嚴肅。宿者傳聞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曾論拯。累日不得見。韓惟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於雷州。公諱為雷州司戶。初太宗得通天犀。命工為

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沒。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蟪月。枯竹盡生。荀彘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後

附中書令。復茶國。公。諱曰忠題。

李氏感忠路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

三策則落之。甚至遭屠之役。不但不屈。親扶御筆。屹然如山。百萬鎮撫。

袁了凡可欺君子乎。此立朝大業發軔之言。則世所傳公異日欲變髮連叔宰相服地

黃望龍尤著矣矣。公為樞密。嘗謂其母。乳母泣曰。太夫人喻時。求一線作表裡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因之慟哭。然身不蓄財產。外奉內儉。無聲色之娛。則世所傳高州花廳圖。云是說公燭法者。或亦一時少檢之失。恐非所以養生乎也。或云。公在位時。與垂齊對相傾。朱能為天官。知而不言。曾從獨明其不然。曰。審如是。則丁謂捕鬻足以悅之矣。溫公謂倫文。亦言其奢侈。公沒後子孫丐於海上。然以史考之。公蓋無子也。由此觀之。則崇之厚誦公者多矣。

益州交子

置益州交子務。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爲一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爲額。

呂東萊益州置交子。比一時舉偏激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額。交子行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其故何哉。蜀用鐵錢。行能繁持不便。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也。今則銅錢增輕。行取非不可以扶持。銅錢却便於極券矣。豈知昔者之便而今日之不便乎。

甲子二年契丹太平四年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后平盧節度使崇之孫女也。

乙丑三年契丹太平五年夏五月幸御莊觀割麥。聞民間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十一月王欽若卒。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真奸邪也。王會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同惡。時稱五鬼。奸邪儉僞。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爲樞密使。旻守更名若太后徵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召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勳勞。徒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爲樞密使也。后不悅。

旻殊

王欽若卒

旻殊

旻殊

丙寅四年。契丹太平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壞民舍，溺死者數百人。時宰執方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會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先歸者，咸愧服焉。

丁卯五年。契丹太平七年。晏殊出知宣州。今寧國府。自五代以下，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

論天下事，殊深器之，薦為秘閣校理。

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

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獨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袁了凡。史稱程琳敏深嚴。長於政事。而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垂簾例。人以此誅之。余謂刻於誅。程琳善溫，程司長者於呂武。武為唐鴟。程尤得於

呂。而琳有基焉。以用見薄於士大夫何哉。琳嘗知開封府。時正之子齊雄與章獻連類。身力爭以步。卒正其法。又章獻族入政。一。竟論其。帝馬入奏。中道成幾于非。唯。以事。人。竟論其。

以孫奭為龍圖學士，奭侍講久，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諫。

因畫書無逸為圖以進。無逸。即成王初。周公懼其幼。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書以訓之。帝命施於講讀閣下。

戊辰六年。契丹太平八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文節。

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

宗道 宗道 宗道 宗道

劉氏 劉氏 劉氏 劉氏

呂夷 呂夷 呂夷 呂夷

薛保 薛保 薛保 薛保

龍虎 龍虎 龍虎 龍虎

己巳七年。契丹太平九年。春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諡號。時太后

臨朝。宗道屢有獻替。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遊慈孝寺。

欲乘輦先帝而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后遽命輦。後乘輿

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

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發明〕宗道不負是職。故辛而其官以笑之。

張時泰宗道雖清劉氏帶傷之心。不動聲色。如太陽一出。而羣陰自伏也。非社稷之器孰能哉。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爲樞密副使。

初。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

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

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

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非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

寶時事以聞。帝然之。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會知兗州。初。太后受冊。將御大

安殿。會固執不可。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裁抑之。太后恚不能

堪。會昭應宮災。會以首相罷。〔發明〕王會執法不阿。見許太后。慈因災異而以首相罷。則謂之非其罪也。其疏斥忠賢可知。

冬十一月。出秘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其疏斥忠賢可知。庚午八年。契丹太平十年。夏五月。賜信州龍虎山道士

龍虎山。在貴溪縣西。龍虎山。在貴溪縣西。龍虎山。在貴溪縣西。龍虎山。在貴溪縣西。

張乾曜號澄素先生。乾曜。飛道。陸之後也。

辛未九年。契丹太平十一年。六月。興宗宗真景福元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死。子宗真立。其

母蕭搏斤自爲太后治國事。及太后暴崩。契丹主哀毀骨立。突必囉血終制三年。

壬申。明道元年。契丹重臨。元年。春正月。眞宗宸妃李氏卒。魏州人。 婉儀李氏

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爲己子。與楊太妃保護甚至。而婉儀默然

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爲

婉儀出也。至是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后妃傳。第九。有順容。攝帝所

一品位。在是日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爲首相。奏禮宜

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

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

母子耶。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

喪。夷簡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

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勳懼。馳告

太后。乃許之。

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初元。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

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元昊

曰。英雄之生。常王霸耳。何錦綺爲。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自號鬼名。

趙元昊

呂夷簡治宗妃喪

宸妃李氏卒

吾祖。

○契丹册李元昊爲夏國王。

○癸酉二年。英丹重臨春二月。太后有事於太廟。太后欲被服天

子袞冕。以享太祖。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爲拜。后不聽。服儀天

冠衣袞。初獻。皇太妃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儀義】祭

事。婦人死生子。國政會不可豫。况服天子袞冕。【儀義】祭

而主國之大事乎。言太后有事於太廟。禮之也。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后稱制十一年。建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間未嘗妄作。內外 equal 有節。

遺詔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同議國事。御史中丞蔡齊入白執政曰。

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豈可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侍御史龐籍請

取垂簾儀。盡焚之。由是止尊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修

寺觀。裁抑僭倖。中外大悅。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禎。晏殊罷。夷簡手

疏陳入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

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耆竦等附太后。欲悉罷之。夷

簡以爲然。帝退以語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

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

所厚內侍閻文應。詞之。【詞音】說去聲。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

有以傾之矣。

大有事
大舉

廟樂
垂簾
儀制

呂夷
簡罷

以李迪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

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荆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

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始知為宸妃子。因號慟累日。下詔自責。幸

洪福寺。洪福寺在開封府陳州。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斂。玉色如生。冠

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廣義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與儼先見之功也。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

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

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蔡京虛齋臺官以諫為貴者也。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俱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為職亦匪輕矣。使臺官必由宰相選用。將為私人加私恩。而宰相過失莫敢言。是皆國家之福哉。仁宗獨有見此。而快然行之。宜乎式序在位。而社稷靈長終必賴

之敬。

廢皇后郭氏。請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時尙美人

楊美人俱得幸。後漢命氏為道士。楊氏安置別宅。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尙氏於上前有侵

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內侍閻文應

因與帝謀廢后。且勸帝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

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

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將廢后。夷簡勅有司毋

得與后言。遂廢后。夷簡勅有司毋得與后言。遂廢后。夷簡勅有司毋

作延
英義
成義
於無
於無

命重
定精
樂

故后
暴卒

乙亥二年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二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於宮中。宗實太宗之會孫。商王元份之孫。江甯節度使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之。生四年矣。（英明）非之所。以重國本也。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薦鎮

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寫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時西北二郵。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於嶺南。后居瑤華宮。帝頗在樂府。后和容之。詞甚凄婉。帝亦悔焉。嘗密使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是方可。文應時嘗譴后。懼其獲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扶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卒。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停殮畢。出殯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遂寘之嶺南。死於道。

丙子三年。契丹重熙五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范仲淹
百官上

范仲淹
四論上

歐陽修
書責論
高若

四賢
會一不

夏五月，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理尹洙，歐陽修於外。初，仲淹與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卽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爲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尙，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民，四曰：推委。」大抵譏切時弊。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仲淹落職知饒州。余靖言：「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者，恐鉗天下口。尹洙言：仲淹忠亮有素，並落職監酒稅。」歐陽修貶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能救，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令。夷陵州名，今屬荊州府。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閣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諍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爲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美仲淹。靖誅修，而譏若訥。人士傳寫，粥書者市之，得厚利。

冬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

丁丑四年。契丹重熙六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

戊寅，寶元元年。契丹重熙七年。夏景宗元昊天授禮法夷祚元年。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中，石立

免。隨爲相，無所建明。會忻代地震，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

非輪弼才。億子綜為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為代。皆免。琦遇事
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

以張士遜章德象平章事。德象為翰林學士時。章獻太后每

遣內侍至學士院。德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
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且未

嘗干請。今日用卿。職由此也。愚按。一據斷謂章獻臨朝。權侍用事。章德象與夏竦
皆與士遜相繼秉政。日舉德象之善。而擢劉沔等之短也。故
士遜與若而孔道輔為其所賣。德象遂用而於仲淹為其所請。

趙元昊稱帝。國號夏。禮待中。諱文正。史略。曾初舉進士。發省禮部。廷試皆
志不在。或曰欽元欽三場。一生喫着不盡。曾曰。曾平生
獨能。

十一月。沂公王會卒。會性資端厚。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
嘗問會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會曰。夫執政而
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帝之初即位也。少。而太后將

有專制之患。會正色危言。以立於朝。由是宦官近習。不能覬覦。而帝

德日就。太后亦全令名。會可謂社稷之臣矣。

丁南湖。王會諱某。宗信符瑞。又傳玉清瑤臺之說。既乃於乾興天聖間。裁抑母
后。計除丁謂。而於仁宗德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諱文正也。

己卯二年。契丹重熙。夏四月。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發明為討元昊
也。書以獻宋之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贛。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自

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偉，面黑，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既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言談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袁了凡王武，著欽武裏。皆積戰功。起行伍。殿兜鑿。致位兩府。滿紳所敬。貌類藝祖。宅竹乾嶺。結廬南孔道輔言之。宅見光怪。始合書。陳師承。故謂原甫。言之。且稱職之父母。雖受之祖宗。皆用為罪。四公非編人者。以所知文武分途。爭進為忌。君子猶不免。亦以徵求世備者委蛇守文。駁言兵事。劣視武夫。其所由來斯。

王鳳洲王德用不為謀己者。橫孔道輔為忠臣。欽青不為謀己者。處劉易如平昔。二人之德字寔矣。殆皆相材也。

六月詔創趙元昊賜姓官爵。

冬十一月夏人寇保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寇保安者。元昊耳。稱人敗之也。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侵保安軍。鈐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契丹重照九年。春正月元昊寇延州。副總管劉平石元孫

戰歿。二月貶范雍知安州。初元昊詐乞和。於雍伺之。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乘勝抵延州城下。平與元孫戰勇當先。遇賊被執。帝召兵入援。既而自守而已。

除越職言事之禁。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

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事。言朝政得失。發明書曰。禮越言。會己

從人。是知古先哲王。未嘗不以文審爲先務也。願治之朝。豈有聽聽吉事之禁乎。

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陞

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踪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

仲淹知永興軍。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宰相致仕。自士遜始。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以夏竦爲陝西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爲副使。仲淹言爲今之

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

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指元昊也。此上策也。

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日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

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廣義。文正之策。即所謂先自衛而後攻人。若文正者。可謂不負魏公之所知矣。

元昊陷塞門諸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

爲宜屯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

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

也。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人。分六將領

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

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指范雍也。仲淹又

大興營田。修堡砦。招流亡。通斥堠。斥。度也。堠。望也。所以望烽火。於是兗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

周德恭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免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為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拔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機也。師真丈人古无咎。

韓琦有焉。

○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時塞門諸砦既陷。世衡言延安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

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然城險無泉。鑿地得泉。

因賜名青澗。命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發明】城背澗耳。何以書。所以守其能守要地也。

○辛巳。慶歷元年。契丹重熙十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趙元昊。不果

行。○先是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使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遣韓

琦奏言。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

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帝善之。詔期正月會

師同進。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不如候春深入。且鄜延密邇靈夏。

西兗必遊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變。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

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帝從之。○尋詔嚴邊備。毋輒入賊境。

周德恭

范仲淹等在相州。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外患勢難之。趙氏深世誠屬。朝廷每存姑息。既元昊入寇。邊城論

詔會
兵討
元昊
不果
行

趙元
吳寇
三川
諸砦

趙元
吳請
和

好水
之
川
敗
銀
泥
合

仲淹
對使
焚書

仲淹
志在
招納

段。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事循弱。無補於事。故備目錄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韓范之是非定矣。

圖元昊遣人議和於延州。范仲淹以書諭之。令其去帝號。以盡臣節。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圖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縣名。今屬原縣是。元昊遣衆寇渭州。今靈州府。琦乃趨鎮

戎軍。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琦戒令出敵之後。度勢未

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遇敵。戰於

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佯北。福等頗易之。兵乃益進。然不知已陷其

伏中矣。至好水川。在平原府。今屬原縣。與夏軍遇。遂格戰。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

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

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俄而夏人

陣中忽樹飽老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士卒多墜崖。墮死

福力戰而死。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爲之盱食。徙琦知秦州。

圖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在開封府城北。元昊復遣人持書至。語多不遜。

仲淹對其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

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贖

其責。〔發明〕按宋庠即宋郊也。以文學致位。初不爲任事之務。因文正一敗。卒請斬之。史稱其涉官故。遇事輒分別是非。登其然哉。〔發明〕仲淹志在招納。趙元昊。

以殺禍日持久。沒備益疎。不爲無過。故仁宗因浮言。舉兵討之。期其懷唐甯專任葉皮以威克黎之功多矣。

夏
免

分陝
西爲
四路

始爲
中國
用

呂夷
德
使契
丹

富弼
義不
懈勞

冬十月。招討使夏竦免。知諫院張方平言。豐州之陷。將校皆被斥。而竦爲主將。獨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也。乃改判河中。

分陝西爲四路。以韓琦、王公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

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龐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

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帥師築招安砦於橋

子谷旁。招安砦在延安府延安縣西南。以斷寇出入之路。復於要害築十一城。境內所

亡地悉復之。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

人約爲鄉導。事覺。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問其人馬

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中國用矣。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

老子。仲淹又據要險。築大順城。大順城在邊瀾府城西北。當後橋川口。宋范仲淹所築。與白豹金城。皆歲然屹立。

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白豹城在西北夏邊界。范仲淹建議廢之。築北城。東接安邑寨。西接東谷寨。南接鞏州寨。北接慶州寨。金湯城在延安府

保安。寇皆不敢犯。仲淹在邊。其子純祐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鈞深擯

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壬午二年。契丹重國十一年。春三月。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使蕭特未來

言。取關南之地。地是石晉所割。後爲周世宗所取。帝許增歲幣。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素

不悅弼。因薦之。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

爲動容。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何遂以官爵

賂焉。遂往。弼明。宋以富弼使契丹。出於臣與私意。然而終成和好。則弼之不憚君命可知矣。

此子
囊城
鄧計

富弼
使契
丹

用兵
非人
之主

丁南湖呂蒙正疑其為宰相，則蒙正雖夷蠻之諸父，垂實知親父也。富弼之
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則蒙正猶有少學於呂氏。蒙正之嘗曰：此兒他日名位與
其死。獨何歟。君子則夷蠻此輩有三罪焉。違逆歸父，是不肖也。賊害忠良，是不仁也。
但欲快其私忿，而不顧國
事之成敗，是不忠也。

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圖時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議者請

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鄧計也。左傳：子囊請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鄧云云。可不謂忠乎。使契丹

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益。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

都大名，示將親征，以沮其謀。帝從之。大名，即真宗駐蹕處。

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

秋七月，以呂夷簡章德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

富弼還，復如契丹。弼至契丹，見契丹主曰：兩朝人主，父子繼

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

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

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

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

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

耳。今中國提封萬里，東方朔傳：提封，謂領。注提舉四方之田，總其封數。精兵百萬，北朝欲用兵，能

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

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

兄弟之國
豈可榮辱

啓視
國書

與契
丹平

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縣名。今永平府盧龍縣。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姻婚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嫁。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弼還奏。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何開齊縣。縣是。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而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疾馳還都。入見曰。執政故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夷簡問之。夷簡曰。此誤爾。弼語侵夷簡。遂易書以行。

○九月。與契丹平。 ○弼至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契丹主曰。南

朝既增我歲幣。其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則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乎。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留增幣誓書。而使耶律仁先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因言二字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與之。于是歲增銀絹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歲送至白溝。和好復定。〔段〕晏殊云。與簡快不以此。誠恐誤耳。富弼云。晏殊奸邪。當與弼以救陛下。夫弼者。殊之垢也。殊之救贖。所以避私嫌而歸同策。弼之怒殊。所以申公義而略私戚。兩者皆得之矣。

李丹稜

前輩認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港港也。方契丹擁重兵。嚴徵於心。義形於色。以華身入不測之勞。庭誥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省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要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陳孺子與秋霜烈日爭嚴。惟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惡羹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饋。而有所不能語。烏乎。邇古之良使。何以加。

十一月。以韓琦范仲淹爲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翰林學士王堯臣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

靖為
右正

以社

街為

福密

使韓

以韓

仲淹

密副

為此

使怪

事

范仲

十事

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周德恭

仁宗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正言。別警路開而正人得矣。觀依之所進朋黨一論。皆不切中時之弊。而實也。揭而書之。為有在矣。

圖以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為諫官。夏竦既罷。因大喜曰：此盛德事也。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指竦也。詩出。其師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害事也。此句本綱目。【發明】仁宗用韓琦范仲淹杜衍而罷夏竦。可謂得好路之正矣。

丁南湖

謂之不生。則言語以為階。此易進之至也。石介以易教授。而聖德一詩。樂善嫉惡固可取。但其出入大臣之門。事實密。預政。事。善其身。人多論其不自安。此所以在言而致禍也。

圖臣夷簡罷。

圖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

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乃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為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首言明黜陟。抑僥倖。獨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亦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于是小人始不悅之矣。

圖冬十月。以張溫之王素沈遵為都轉運按察使。**圖**先是歐陽修

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

朝官。丞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

一何
哭如
路哭

詔行
科舉
新法

兩孫
復五
品服

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官吏能否以聞。詔從之。**○**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哭路耶。遂悉罷之。（一）

范文正富鄭公。千載偉人也。觀二公論勾官之一事。則知其識見亦不能無軒輊矣。

○甲申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至

是復命會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發明）人主不可一日不學。仁宗因西廡多故。廢兩進講。於是有年。今當復御。既喜之。又

○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

學。數言興學校。本行實。帝從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克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匪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四月。作大學。五月。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

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海陵縣名。今揚州府泰州是。胡援為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

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時方尙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大學。詔下湖州取其法。

著爲令式云。〔漢〕仁宗福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有賢才之遺著。作六學。馮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以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爲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者。區以此。

六月以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富弼宣撫河北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帝以其士望所屬拔起而大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同心輔政裁削倖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宏大論者藉藉由是謗毀稍行初石介會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伊伊霍太甲霍光廢昌邑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弼既去朝攻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石介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

羅從彥

小人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美明。急於圖治。而富弼等倒於其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明足以斷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殺其私。權幸不得

撓其成。若慶曆之事。殺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毋乃有未至耶。

丁南州

君臣父子夫婦爲三綱。存之者以有良心耳。彼夏竦者也。壞國事。是不內竄。致妻楊氏搆訟。是不夫也。竦。一

心傾險。則三綱壞而百行乖。有如此。

許公呂夷簡卒

諡文靖。

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宴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

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

憂國忘身

晏殊推重以杜衍平章事兼樞密使

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
屈伸舒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
嘗謂羣臣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呂夷簡者〔發明〕夷簡之卒何不具其官而獨
存其醫蓋其乏休休有容之量而
愧是職多矣故削其官
此子而未盡乎之意也

朱晦庵

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
者將起復用是以事稍放恣以為救之桑榆之計其慮衆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
而補例之善天下已被其驅則與世之變非長遠力驅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
去遠矣

九月晏殊罷

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為世推重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

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
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十二月册元昊為夏國王

傳錄非秉常乾順仁孝安全運頌德旺現
九王至理宗寶慶三年為元所滅

劉永新

夏之得志于宋亦甚矣哉所以然者宋之得天下與前代異慶業殊項
藩而宋雍容委蛇以取之開創之司武功已微而後世何所繼承爪牙之任武略已寡
而文臣何能抗禦乎至其守天下亦與前代異此麟矣丹故不敢專意於西西拒元昊
故不敢肆力於北譬如貽燕之人既以千鈞視其首復以百鈞視其尾向安得掉臂以搏
布武而撫乎宜乎北讓兄弟之好得為北狄之兄亦可以為難也西讓父子之權得為
西戎之父亦可以為尊也勢使然也然當時天下之勢如此故其君臣相與孜孜乎內修
鼓鼓乎外防以遠恥含垢之難為憂民保邦之烈而仁宗得為宋之賢君入則無法家拂
士出則無敵國外夷者國恒亡也詎不信哉

乙酉五年

吳丹重陷十四年

范仲淹富弼罷仲淹內剛外和汎愛樂善咸惜

其當朝不久。莫能成先憂後樂之志。范公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性至孝。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族。海內之人。無不敬慕其德焉。

張時泰仲流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費功偉績。豈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其不督款甚焉。

袁了凡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嗚呼。二夫者。義也。范文正公為議也。子思之母嫁於衛。明禮之婦。嫁於王。夫豈無家範。禁不行也。公以為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為之法。使亦得以治吾身。亦仁者之用心也。

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琦以杜衍范仲淹富弼罷去。乃上疏

曰。陛下用杜衍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命弼使虜。以正辨屈強虜。忘身立事。古人所難。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弗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任。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其志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耳。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陛下察之。疏入不報。琦懇求補外。罷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羣邪益忌修。尋左遷知滁州。懷法地

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

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賞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

王敬所

任予監則朝命輕，唐勸諫則官邪伏。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之不可不變。佐。勉其不顧身家之怨，而力舉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舉小不便，謫言朋。與仲淹朝罷命。而三法者已夕更矣。快小人之心，獲積久之弊，可恨也夫。

十一月

罷京東安撫使富弼。夏竦憾介。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

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

訪介存亡，杜衍以閣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

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復監處州稅。介子孫羈管他州。

丁亥七年。契丹重陷。十六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二月。賈昌朝吳育免。

不恤故也。

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

竦制下，諫官交章言，大臣

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

故改之。

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諡文定。李迪字復古。濮州人。狀元從神放學。

戊子八年。契丹重陷。十七年。衛士作亂伏誅。

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

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官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翰林學士張方平上四事。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帝覽表驚異之。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張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

己丑皇祐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夏。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初河北京東大水。流民就食青州。弼勸所部民出粟益

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率五日趣遣人持酒肉飯糗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川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又活五十餘萬人。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禮部侍郎。弼曰。此臣職也。敢受賞乎。〔廣義〕富弼公青州教荒。至今關我人口。故說其時月而備世之者。褒之也。

周靜軒富弼治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秋荒歉。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誦弼寸功。已誇人者。豈非人哉。

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適爲副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

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爲也。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智高叛。始此。

○詔改大慶殿爲明堂。秋九月。大享天地。

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准命有司攝事而已。至是始親享焉。

明堂乃布政之宮。非享祭之所。大享天地於明堂。特書以著其失。君臣俱罪之也。

○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閏月。置詳定大樂局於秘閣。召

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同定雅樂。時黃鍾律短。而所奏樂聲高。又其鐘

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

乎。已而果然。

○辛卯三年。契丹重陽二十年。詔州郡自今勿得獻瑞物。

○十月。以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爲英州

別駕。文彥博免。○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其伯父張堯佐驟除宣徽

使。唐介力爭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爲首相。介遂劾彥

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按〕長編云。編修

得執。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帝怒。却其奏。不視。且

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誦。帝急召

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是何言也。時

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

文
免

胡
瑗

享
明

唐子
方史

范仲
淹卒
立生

折節
讀書

帝怒益甚，聲色俱厲，衆恐禍不測，修起居注蔡襄趨進言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伏望全貸。」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由是介直聲動天下。編目作開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周靜軒

仁宗行介之言。賞介之直。罷堯佐宣贊之職。降彥博從官之列。斯得好處之至公。賞罰之正理。夫何堯佐職任如故。彥博僅克免官。而廣介乃貶英州。是以見其忘己用。

人處心從諫之實子。

王辰四年

契丹重熙二十一年。

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

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爲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廣義文正佐宋。皆稱賢事軍。皆無假者也。

呂本中

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中流爲第一。觀其所學。必由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其流與否有不在前者。雖兩賢不能必。此語甚武。候不計成敗。則純之誠心也。觀其治上壽之氣。雖曼珠有所不能曉。寬仲均之氣。雖高強有所不能知。而十事之新機。雖張方卒余靖之請賢有所不能讓。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即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以狄青爲樞密副使。

○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元昊反，以

青爲三班差使，青數立奇功，尹洙與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折節，折支節也。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台諫等諫其不可，帝不聽。

九月以狄青為荆湖安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時智高寇擾日甚。楊政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安撫使。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以廳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故特專任之。

冬十月以孫復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土。瑗弟子十常居四五。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廣義】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於論見不合而常相避者。要亦循諱之未盡也。人之全者。豈得多見哉。

袁了凡【學】學為教強。胡翼之孫明復兩公。據南北。各以遺德經義抗頤人師。任斯輕。然胡曾與孫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於文正門下。及同在太學。而四方士多歸胡。卒舍不能容。至孫非兵營以頤之。太學立朝廷。又下有同取胡學以為法。明復於此。蓋不能無耿耿心焉。其常相避不見也。則學名為累。豈賢者亦不免耳。

狄青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今屬柳州府。廣西鈐轄陳曙乘

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在南寧府城東。青曰。令之不齊。兵

所以敗。乃按曙等以敗亡狀。悉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僅作愕

諸將股栗。股慄也。栗。震也。莫敢仰視。未幾大敗智高于邕州。後五年正月平廣南。以青為節度使。後智

高死於大理。廣西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廳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

之力

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復賞其功。以為樞密使。【發明】觀教育之用兵。可謂好謀而成。出人處表者矣。其成功偉績。為何如哉。

劉定之

特重於時者。數千萬億人之命係於此一人。若致於覆亡。則當誰委疑焉。蓋所遺者少。而後有所急以故所全之多。故古之法。節覆則就。未有能改者也。春秋之時。楚敗於城濮。殺其將子玉。其後勝於鄢陵。殺其將子反。用能轉敗為勝。以弱為強。吳晉爭霸。橫行於江漢。唐李光弼河陽之捷。由於韋中。之刀。我朝曹彬江南之功。亦本於中。之劍。與王之將。大率然也。今秋青新陳。而智勇亡不旋踵。青亦可謂知兵矣。宜乎見稱於韓范二公也。

癸巳五年

契丹重熙二十二年。五月。以孫抃為御史中丞。未幾。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曰。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

呈身御史

唐韋廉讓請其意。不肯以高元格。曰。吾無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官耶。

甲午至和元年

契丹重熙二十三年。春正月。貴妃張氏薨。追冊為溫成皇后。

二月孫沔罷

時內侍附會上意。欲令孫沔讀冊。宰相護葬。帝從之。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乃知杭州。

周德恭

觀此。則仁宗溺愛之心益著矣。張氏以美人位貴妃。已為過寵。今卒而求罷政。然亦不能正其罪。較諸宰相。則彼善於此耳。孫目沔沔於册后之下。則其因事而罷。亦可知矣。

樞密使

以王德用為樞密使。德用時以太子太師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拜樞密使。

黑王相公

乙未二年

契丹重熙二十四年。八月。以改封孔子後文宣公。世愿為衍聖公。

太常博士

祖無擇言。祖諡不可加。後嗣乞更定美號。

史爲續
御抄

文彦博
富弼
平章
事同

乃改封焉。仍令世襲。及知仙源縣如故。仙源縣。今克州府曲阜縣。〔廣義〕無標所寄。不惟不敢對先聖。而且爲先

圖以趙抃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凜然。

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

過。當力竭而絕之。君子不幸註音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時吳

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

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

得召還。〔廣義〕仁宗用骨鯁之臣。朝廷寧清平之強。唐諫公一言見用。吳充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皆以直言居外。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由是悉得召還。

圖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

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耳。至是彥博與弼

同召至郊。詔百官迎之。范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及宣

制。士大夫相慶於朝。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

之命相。或得夢卜。兩高宗夢得傅說。西伯夢得太公。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

卜哉。修頓首賀。會契丹使者耶律防至。王德用與射於玉津園。玉津園在開封府城

南。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將相皆得人矣。

王鳳洲文富二公素望誠高。華夷著聞。今特

袁了凡史檢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台閣四夷。而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仁宗嘗以

同相。與同朝。天下之望。仁宗亦自喜得之。至語歐陽修曰。文彥博有才。然德大。

富弼其詞。又語歐陽修曰。爲朝無有私。至於滿朝口同詞。夫並相之弊已無反汗。而天子

大廷公背，舉臣懷子之言。乃復急有新經。豈異時張貴妃所服。瑞門所見。猶在仁宗居聽閣耶。

詔秋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子洪基立。復以重元爲皇太叔。

詔李仲昌修六塔河。地。瀾勞民。河入中國，行太行西，曲折山間，既

出大岨。音皮。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禹迹既湮，河併爲一。特以隄

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衆流所匯，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濶等郡，及

開封往往受其害。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檀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

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後河決六塔，流仲昌於英州。〔廣義〕六塔之役。

富弼公是之。文忠公非之。至是時四月矣。竟無成。而接招人夫國用者。則二公之議見可知矣。

丙申嘉祐元年。契丹潛師。春正月，帝有疾。文彥博等宿衛禁中。二月，

帝疾瘳。

五月，罷知諫院范鎮。帝初暴疾，三皇子皆早夭。雖育宗室宮

中，而未有建儲之意。文彥博因請於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至是鎮奮

然曰：天下事尙有大於此者乎？卽上疏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

天下之大公也。眞宗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

行眞宗故事，以係億兆之人心。章累上不報。鎮退復上疏以請。前後

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皆白。朝廷知不可奪，乃改鎮糾察在

京刑獄。同修起居注。時司馬光歐陽修包拯吳景初趙抃吳奎等皆

上疏力請。於是宰輔文彥博富弼王堯臣相繼勸帝早定大計。皆不

見聽

張時泰建德國之大事也。大事者何。大本也。大本不立。則慶好善惡者。誰無亂國之心哉。魏公不顧成敗利鈍。而極言其事者。此仁人君子正發明憤。無謀利計功之說也。度之六四日中。行獨復。惟其公其庶幾乎。

秋七月。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為樞密使。圖時京師大水。青避

於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知制誥劉敞出知揚州。陸辭言曰。陛

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然之。乃以使相判陳州。青為人慎

密寡言。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故人樂為之死。青在

樞府日。有狄梁公之後。秋仁傑封梁公。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唐漢學志。觀品及流外

身。其中有褒貶訓戒之詞。謂之告身。詣青獻之。以為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

安敢自附梁公。厚贈其人而遣之。

劉深源魏之郊也。祀魏。唐之郊也。祀魏。皆謂其遠祖。款以誇耀天下。而不免為有鬼而祭之。謂也。其冒他人之姓者。曾次款之不若也。

袁了凡秋梁廷家甲科。致位侍從。卓然以清節自砥礪。蓋名士也。王荆公第公神

樂告身製。華委錄國寶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梁乃不知國寶者。仁傑之後。分仁

武襄誕復享。秋位樞府。一時士大夫交口攻之。然青能却梁公像。梁不及也。

十二月。以包拯權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毅惡吏。苛刻為政。務敦

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與人不苟合。不偽辭色。以悅人。

平生無私書。及知開封。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以其

秋青

以知包拯開封府

包老羅

笑比黃河清焉。

丁酉二年。○夏成都元年。春二月，太子太師祁公杜衍卒。圖衍臨

終作遺疏，其略曰：無以少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嗣，以安人心，語不及私，諡正獻。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圖時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與政通，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爲奇，驅扇浮薄，重虧雅俗，非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歐陽修知貢舉，痛抑新體，時所推譽，皆不在選，燒薄之士，候修晨朝，羣聚詆斥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

三月，護國節度同平章事狄青卒。諡武襄。

戊戌三年。吳升清寧四年。夏六月，文彥博賈昌朝罷，彥博以老求罷，以使

相判河南，封潞國公。

以韓琦平章事，張昇爲樞密副使。時帝春秋高，且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稱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帝不答。

以包拯爲御史中丞。圖拯言：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夫萬

歐陽修知貢舉

以韓琦平章事，張昇爲樞密副使，以疾不能御殿，而儲副未建，琦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稱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而又生女，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帝不答。

御史
中丞

召河
南處
士邵
雍不
至

邵雍
德氣
粹然

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稱執大焉。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爾。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己亥四年。

契丹請舉
五年。

夏四月。封周世宗後柴詠為崇義公。

給用

十頃。以奉周祀。從著作佐郎何昶請也。

〔廣義〕昔成王封微子於宋。其公平。大氣象。至今踴熱可想。今仁宗舉此。

則是周成王復見於
宋也。賢矣哉。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書處士
子雍也。

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就

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既而踰河汾。涉淮漢。周旋齊魯宋鄭。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修。修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雍時居母喪於蘇門山。躬饜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雍由是探蹟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富弼司馬光。岳公著諸賢居洛中。雅敬雍。雍德氣粹然。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留守王拱辰薦雍遺逸。授將作主簿。後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不受。

周靜軒清遠士。予禮也。程明道感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己。不以孔孟之禮見於人。誠難之上九。衆方有爲。而明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迨夫靜軒。廷聘召。力辭不就。其倪塗軒屬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

綱庚子五年契丹請寧。宗愷天勤民之心。不爲無有。然前有欲六塔河。此書變二股河。會謂是役非民力乎。蓋由中心無主。易於感動云爾。民者國之根本。斧其根。則枝葉豈有不凋瘵者乎。此君子所以深爲仁宗惜也。 春正月。鑿二股河。從德轉使韓贊之言也。役三千人。費月而成。未幾。又併二股使之。〔發明〕仁

五月。召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撫州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

會鞏字子國。號南豐。擢其所撰。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次進用。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

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

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

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

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嚮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

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

嘗以財不足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

堅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

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悅焉。

張時泰字子頤。自號時泰。南溪。深德官。官相也。故得法相也。今文淵文忠文簡安石之賢。受其學。又所以著亂政之漸也。

受其學。又所以著亂政之漸也。

歐陽修
新唐書

六月。歐陽修等上新唐書。修及宋祁會公亮等修之。凡十有七年而成。二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

辛丑六年。契丹廢事七年。春三月。起復富弼同平章事。固辭。許之。

以母喪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請終制。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帝乃許之。〔漢義〕即去位。君起之類。公辭之固。是誠不以寬利易其心。而深得大臣之體也。公以母喪

以司馬光知諫院。光入對。首言臣昔通判并州。所言三章。願

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復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其二論御臣。其三論揀軍。又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謹微。五曰務實。帝深納之。

以王安石知制誥。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至八九。乃受。及逕除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矣。

秋八月。以會公亮同平章事。張昇爲樞密使。胡宿爲副使。宿爲人清慎。忠實。臨事不妄發。既發亦不可回止。其當重任。尤能顧惜大體。羣臣多務更張革弊。宿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

司馬光請建太子

包拯直取介

以歐陽修參知政事。時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會公亮文。

學之事。問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起復濮安懿王子宗實。知宗正寺。固辭不拜。司馬光上疏曰。向者臣進豫建太子之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

唐宦官傳。攝復恭立昭宗。自攝爲定策國老。斥昭宗爲門生。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半夜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時知江州臣誨亦上疏言之。及琦入對。以光誨二疏進讀。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誰可者。琦惶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官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命下。宗實乞終喪。凡十八

章而後許之。

壬寅七年。契丹請舉八年。春三月。孫抃罷。以趙概參知政事。吳奎爲樞密

副使。

夏五月。樞密副使包拯卒。拯性峭直耿介。與人不苟合。無一

毫妄取。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干謁。一切絕之。然惡吏苛刻。務敦厚。

於人未嘗不恕。其飲食服用喜儉樸。雖貴如布衣時。卒贈禮部尚書。

諡孝肅。〔發明〕包拯端直耿介。公正無私。是誠

宋室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美之。

丁南湖

〔發明〕古賢臣多矣。皆非庸人庸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庸子論國家者。輒云包拯。而不知其所以為賢。輒云趙鼎。而不知其所以為賢。所謂民到於今稱之。其二公之謂乎。夫黨家者。厚之是向。此二公所以為賢。宜宋史以之並傳也。趙鼎則忠。

○秋八月。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曙。九月。進封鉅鹿郡公。〔發明〕今

鉅鹿郡今

宗實既終喪。帝復起之。猶力辭。韓琦言於帝曰。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若遂正其名。帝從之。詔下。宗實復稱疾辭。司馬光言於帝曰。皇子辭不贊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諱。君名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之。宜必入。帝從之。宗實遂受命。將入宮。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滴嗣。吾歸矣。因肩輿赴召。良賤不滿三十人。行李蕭然。故書數廚而已。中外相賀。既為皇子。慎靜恭默。無所飲為。而天下陰知其有聖德云。

○癸卯八年。〔發明〕契丹清寧九年。夏樞化元年。春三月。帝崩于福寧殿。夏四月。皇子曙即

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遺制下曰。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

呂本中〔發明〕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漢。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

以不殺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於成紀之者。誠確論也。

胡新安〔發明〕仁宗可謂至仁之主矣。存心到治。待乎無以加矣。白璧

立高氏為皇后。〔發明〕后侍中環之曾孫。母曹氏。太后稱也。故少育宮中。與帝同年生。二

子。至是册
為皇后。

○秋七月。帝疾瘳。

○初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

右多不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嫌隙。內外洶懼。知諫院呂誨上書。

兩宮猶未釋然。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

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后意不解。修進

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張貴妃有寵。及卒。溫成為皇后。

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

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

同列聞者。縮頸流汗。後數日。韓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

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哉。父母

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

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帝自六月不御殿。

至是初御紫宸殿。見百官。琦因請乘輿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大安。

龜鑑

母子之間。人所難言。竊公以此保祐之詩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太子。卒

之慈。庶以慈繼。華宗以孝聞。龜公之功。豈亦偉矣。他日門人親友。戴坐。從

久矣。臣子何謂。勢而不位。此仁宗神德昭著。為天下計。至是太后母道內助之力。朝廷定議。微視神功。安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可見。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

宋紀

英宗皇帝

諱。漢安懿王元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於宮中。立爲皇太子。更名宗實。在位四年。壽三十六。○帝之初立也。以曹太后同聽政。

官者。兩宮不和。帝憂。遂致疾。幸輔宰相韓琦。韓琦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主。享國不永。惜哉。

韓琦

甲辰。治平元年。契丹請夏五月。太后還政於帝。加韓琦尙書右僕

射。圖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裁決悉當。琦卽詣太

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太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歸深

宮耳。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琦卽稱前代如馬鄧之賢。馬鄧。漢二后也。馬

后。鄧后。馬之孫。和帝之后。不免貪戀權勢。今太后便能復辟。誠馬鄧之所不及。未審

決取何日撤簾。太后遽起。琦卽厲聲命鑾儀司撤簾。簾既落。猶於御

屏後見太后衣也。

呂氏中

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無德

望以顯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辦天

下之事。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浴笏。而播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曆嘉祐之時。可

屬大事。垂厚如勃。其德望。庶人心已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

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在英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秋八月。內侍任守忠有罪。竄蘄州。初。仁宗未有儲嗣。屬意於

內侍

韓琦
出空頭敘

刺陝西民
爲義勇軍

王珪

帝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構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敕一道歐陽脩已簽趙概難之脩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概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敕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爲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咸快之

冬十一月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韓琦言唐置府兵最爲近古

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若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今若於陝西諸州刺手背以爲義勇甚便乃命徐億等往籍陝西主戶三丁之一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司馬光上疏力諫不聽光至中書與琦辨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懼光曰今雖益兵實不可用彼知其詐尙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於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乙巳二年契丹成禮元年春一月罷三司使蔡襄

夏四月詔議崇奉漢王典禮 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

神愛可勝耶。其末流之弊。必將割持大河。而授人以柄矣。其禍可勝言哉。溫公所以力言其不可者此也。

〔資治〕益兵二十萬。則是軍也無疑矣。又曰。永不充軍。嗚呼。小民至愚。而

續錄
本漢
王典
禮

司馬
光獨
奮筆

宜稱
皇伯
而不
名

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衛太子名桀。漢武帝子。衛后所生。故曰生。故曰史皇孫。鉅鹿縣名。光武祖劄回。爲鉅鹿。南頓縣名。光武父劄。爲南頓令。此萬世法也。既而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帝令須大祥後議之。至是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衆以爲然。議成。珪卽命吏。具以光手稿爲案。而上奏曰。先王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敬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仁宗皇帝深惟宗社之重。祇承天也。天性之親。願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辰。負。背也。辰。天之象。廣八尺。其爲形。卽辰之屬風。則壇象也。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與斧。殿南面而立。端冕萬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宜稱。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參知政事歐陽脩。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太后手詔。詰責執

政以不當稱皇考。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許浩

英宗詔論崇奉。安懿王典禮。司馬光王廷信宜律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其為伯。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歐陽修引喪禮大記為說。使使稱親。雖不決。

詔有司博求典故以聞。施肇基禮官引漢宣光武事。論稱親非是。復與禮官范純仁呂大防傅亮會禮始結教而極諫之。朝廷不省。竊意歐陽修所引喪禮大記之說。即典故也。喪禮大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三年為期。不曰為父母。而曰為其父母。以見為人後者。以所後為父母。故於其父母不得直稱之。而謂之其父母也。其之者何。外之也。夫既外之。則不得稱之為親明矣。若既稱乎大宗。而又稱其父母為親。則祭祭之時。有二考也。天無二日。廟可有二考乎。且其降而期者。委而降之。誠以為人後者。既服新於所後。則不得更為其所生父母稱而不得降也。服既以降。則名亦宜從其親矣。若名則存之。服則降之。非惟難有二考。而有妨大宗。而服禮其名。亦非義矣。又其所謂禮無加尊之禮。則又無謂。安懿之於仁宗。從兄弟也。從兄弟之子。服父之從兄弟。止應大功。今既加而期矣。服既可加。獨不可加乎。夫加爵於安懿。則所以尊榮之者亦已多矣。烏得崇禮安尊。以紊夫大宗乎。以是而折之。歐陽無辭。則所以尊榮之者亦已而安懿之所稱所崇奉。可即此而定矣。何必他求之與故乎。

圖 秋七月。富弼罷。以足疾求解政。乃以使相鄭國公判揚州。

圖 以文彥博為樞密使。彥博自河南入覲。帝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

圖 丙午三年。春正月。翰林學士范鎮罷。鎮之罷。因諫王逸樂事。侮君子矣。故具官書。鎮之。是以君子而攻君。罪在情也。

圖 契丹復改國號曰旌。旌。發明。契丹改國號。則與中國等。故自是卒則書旌。侵則書入寇。不使得與中國並也。

圖 詔稱僕王為親。立園廟。貶御史呂誨等於州縣。**圖** 初。僕王崇奉之議。久而未定。翰林學士范鎮上言曰。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加於

契丹
改國
號

富弼

太后
手詔
王尊
禮

司馬
光編
頭條

劉超

劉鄩

濮王則其失非細。宜如王珪等議。執政惡之。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純仁子也。呂大防等。復引義固爭。以爲王珪等議是。章七上而不報。誨又與純仁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妄引經據。陷陛下於過舉。請下脩於大理。大理寺。乃鞫囚之刑之所。即儀廷尉也。正琦傳會之罪。亦不報。既而太后手詔尊濮王禮。爲濮安懿皇稱親。夫人並稱后。呂誨謂長君臨御萬幾。自出宸斷。何必假母后命。以箝公議之口。皆繳詰待罪。誨純仁鎮堯俞等皆罷。濮議亦寢。

胡新安

歐陽修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繼以讓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讓以私。救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過深於私恩。是以先王稱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統。然不以正統之親而皆爲期以別之。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義。其失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至當之論也。聖嘗稱立孫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毫髮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榮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使歐陽修之執以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非於先帝。次亦不得爲非於濮王。可勝惜哉。

夏四月。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編歷代君臣事迹。光奏曰。紀傳之體。文字繁多。竊不自揆。嘗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採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通志。伏見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脩。詔從之。其後君錫父喪不赴命。太常博士劉敞代之。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穎王瑁為皇太子，大赦。先是，韓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甯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帝乃書曰：「立大大王為皇太子。」琦抗言曰：「必穎王也。」適長而賢，方平諱書其名，帝力疾書之。方平退，草制，太子既立，帝因泫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情也。

張時泰英宗禱以於受命之初。是未切氣與龍掌之為美也。至其傳位於子。而猶有難色者。是不忍舍與龍掌之味也。然則堯舜者。是不有與龍掌者也。故至人無欲。

帝崩

丁未四年三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大赦。

史臣斷英宗以禪誓之資。唐繼統之命。其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政事與古治所宜。每歲伏青出羣臣意表。恐以疾或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冰室。至德。如其感哉。

以韓琦為司空兼侍中，文彥博兼中書令。

二月，立妃向氏為皇后。后大謝於中。之。定國嗣後。經之。女。帝為王。定孫妃。

三月，歐陽脩罷。脩以議濮王典禮，言者詆之，因求退，乃以觀

文殿學士知亳州。

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是

職非卿。其誰能堪之。光乃就職。

以吳奎參知政事。奎入謝。進治說三篇。又嘗言帝王所職。惟

在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

時四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地為度。未

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近要地耳。帝然之。

丁南湖宰相之職。以親賢斥其誦首務。吳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子人也。信乎其為君子。而與包拯趙抃一例矣。

閏月。以王安石知江寧府。終英宗之世。安石被召。未嘗起。韓

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

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安石自代。帝由是想

見其人。及帝即位。召之。吳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非自

用。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帝不聽。命知江寧府。衆謂安石必

辭。及詔至。即起視事。

張時泰安石之好。李師中知之。韓維公知之。呂希知之。吳奎知之。一而唐介蘇圓亦知之。韓維維呂公著兄弟不之知也。使其知而聽之。則韓呂不惟為諸公之罪人。而且為萬世之罪人也。

之罪人。而且為萬世之罪人也。

九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罷司空侍中韓琦。會公亮疾。琦

專。因力薦安石。觀以閻琦也。琦執政三朝。或言其專。帝頗不悅。中丞

王陶。因劾琦不押朝班。琦求去。益力。帝以琦為司徒兼侍中。判相府。

入對。帝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曰：公所爲誠然，萬一陰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矣？琦歎曰：是何言邪！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爲。聞者愧服。與富弼並著功業，故時人稱賢相。必曰富韓。

趙抃參知政事，抃入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初，御爾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

清澗守將種諤，虜夏嵬名山以歸，遂城綏州。自是四方用兵，蓋始於此。

十一月，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詔韓琦經略陝西。竄種諤於隨州。時種諤既受嵬名山降，夏王諒祚乃詐爲會誘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趙鼎言：虜既殺王官，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命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初言綏不當取，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言者交

詔王
安石
越次
入對

歡與於下。天道運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由此而上。則爲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爲哲宗徽宗欽宗。而至於南渡。乃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四月。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耳。

九月。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爲安定郡王。

安定今平涼州。〔發明〕封太祖後。則其於天運民樂不可得而假假者。

宋歷四世。弗克舉行。惟神宗行之。此亦從厚之深意也。

己酉二年。

遼咸雍五年。○夏惠宗乾道元年。

春二月。以富弼爲侍中。司空。同平章事。初

弼自汝州入覲。

汝州在河南府城北。

詔命毋拜。坐語。帝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

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窺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鑒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先佈德澤。願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繫禍福不細。帝默然欲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是職。時帝以災變避正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於帝曰。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今古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圖以王安石參知政事。帝欲用安石。會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問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更變。帝問孫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猶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用安石。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也。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先。安石對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廣義〕安石雖好以堅神宗之意久矣。又非諸賢所能易也。

嗚呼。安石天且不
畏。况人乎哉。

劉呆齋圖王安石為神宗變法。大抵取民財與力。而用之也在於兵。兵之所用。至於破貨而春債之。亦收息十二。歲再收息。則名為十二。其實十四也。名為貸債。其實無故盡取民財也。曰免役。凡民出力以役於官者。皆無出力。而但納錢。官自以錢雇民應役。名為均役。而其官欲自操其雇錢之奇贏也。夫民執皆不貸債而自足哉。私貸債焉。治世之所不免。今也禁其貸債。而官與之貸債以利其息。錢之入民。執皆不雇募而自役哉。私雇募焉。亦治世之所不免。今也免其自役。而官與之雇募以利其雇錢之餘。即此二端言之。其他取民財之法無遺巧矣。而又編保伍以練兵。則民自為兵。而養兵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甲。編保伍以養馬。則馬皆在民。而養馬之費不以煩官。是曰保馬。豈不謂古者寓兵於農也。然今既有保甲矣。而特備之兵何曾為之廢。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民養無害也。然民既增保馬之勞。而備騎何嘗為之損。是其取民力幾於竭矣。民財與力悉歸於我。自以為款用於兵而復備唐之故。無不可也。然畏遠之大。故特於邊。必先於夏。又先於羣小夷狄。自小至大。嘗試以章。安石君臣相與深謀密議。而悉掃異己者之論。無非此心也。於是王詔試於鞏河。章傳試於湖北。餘本試於遼東。郭建試於交趾。皆能略有所得。而試於夏。則馴至偷澤之死。得不償其失。後運者不待其試而先來求地。安石低徊踟躕。為款取之。必如與之之說。卒遣韓維與七百里之地。無得而有失焉。若疆者置然。則虜家。而辭易於虎。失其所操以歸。蓋安石之技巧。神宗攻以自附矣。然所援引共事之人固在也。雖其故智以用於哲微之時。而後攻之謀破綻。則不用兵。不用兵則不大取民財與力。不大取民財與力。則何至俾羣小為之交

立制
置三
司條
例司

漢互採於天下也。抑原其始謀。亦不備如唐太宗擒頡利可汗。姚太宗用魏徵。先以策

民為務。而兵自隨。安石先弊其民。不及魏徵矣。乃動以堯舜周公藉口。其弊安哉。

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即陳旭王安石領其事。以

王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周禮泉府官。掌國市之征稅。故市之以權制兼

併。均濟貧乏。變通天下之財。後世惟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學者不

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則當修泉

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言。安石猶恐帝不決意任之。復言曰。人才

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事。則異論乘之而起。

臣謂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

豈能無失。要當計利害多少。而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

遂廢所圖。此所以少成事也。**圖**安石既堅帝意。因呂惠卿自真州

推官秩滿入都。輿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因言於帝曰。惠卿之賢。雖

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遂以惠卿

及蘇軾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與惠卿謀。章惇會布復附

會之。由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

並興。號為新法。頒行天下。

宋史斷三司之職。御古之大府。以天下財貨。五代時已謂是制。蓋隨廢度支戶

詞。檢詳文字。檢詳。原以好郡之資。同心助。則不足論。蘇軾亦有直言之名。受
任之日。正宜端紳正節。如司馬光所云。宰相以道佐人主。尚恐用側。苟用側。則皆吏

足矣。安石創立新制。蓋欲使臣佐行青苗法耳。臣若受之。事同欺罔。恐為天下患。臣不敢奉詔。如此。則安石虛饑庶幾可厭。而亦蘇亦必自止矣。轡乃不然。推則受其無名之職。退則証其殘民之政。正若受人之鳩。然後思悔其毒耳。言雖激切。事亦何補。故不能安石起其擾政。出補外任。雖神宗謙沖退托。亦不之信矣。故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可不慎歟。

參知政事唐介卒。介簡伉敢言。居政府。數與王安石爭辯。而

安石強解。帝主其說。介不勝憤。遂疽發背卒。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

喻。佛說謂人有輪迴。自生而老而病而死。皆苦境也。謂王安石為生。會公亮為老。

介為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參政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

立免役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了單丁女戶寺觀

少。隨戶等均取強值。既已足用。又率止數。增設二分。以備水旱欠缺。總之免役寬剩錢。其說始於韓絳。成於王安石也。詔劉彝等八人。劉彝。謝

叔巖。程顥。盧秉。王。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險翼。會仇。王廣康。

四月。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

能。深惡之。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置賣鹽場於永興軍。罷通商法。

五月。罷翰林學士鄭獬。宣徽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不許行新

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公輔言獬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難。安石怒之。

六月。罷御史中丞呂誨。初。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皆以為得

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

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

呂海
安石
事石十

光愕然曰。象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上疏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今略疏十事。初此疾。及徐知軍府。乃安命。辭。二也。倚議侍讀。乃請坐自第。三也。居政府。多乞御史以用異議。四也。欺情壞法。物私親德。五也。入翰林院。惟欲其弟黃祖。在政府則無事。費弄威權。六也。敗黜異己。專權害政。七也。奏言不知災異。爭論寃至館。八也。上方親睦九族。乃黨。誠恐陛下悅張辟光。獲阿坡王。九也。邦國經費在十三司。乃欲額外增員。十也。其才辨久而倚畀。大奸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安石亦求去位。帝詔視事宜如故。誨遂求去。乃出知鄧州。在南陽府城西南。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

丁南湖字安石。此立朝諫說絕筆也。自誨罷去。御史劉述等皆以言安石被說。落。乃以言資遣序。

七月行均輸法。漢武帝置大司農。治有均輸令丞。凡諸州郡所省雖於官者。皆令輸其土物所稅。牛衣所在時價。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稅者既便。故曰均輸。

目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豈可以多致而不能贏餘。歲歛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弊。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

運使實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勢復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徵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安石。不納其言。然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邱文莊

此桑安字之故智。然安字自立法而自行之。猶有其弊。况後世之人。不及多少。易以過激。準折致害。宜與民為。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定。錢之私心詭計。百姓其問。而欲行之有利無弊。難矣。正不若不為之。而為之也。

罷判國子監范純仁

仲純子也。

初。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

措克財利。民心不甯。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純仁每上章疏。激切。帝悉不付外。純仁盡錄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今山西蒲州。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阻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周靜軒

靜軒字汝登。故不出四日。而擊者之被擊者六人。擊者以見安石而罷。而左遷。嗚呼。信一小人。如是其專。棄棄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影而不夫其管。實有所謂友。

以程
類為
御史
初家

程顯
勸帝
勿輕
天下
士

蘇轍

行青
苗法

以程顯權監察御史裏行。初顯河南人舉進士調晉城令民以

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

難相恤而姦偽無所容凡孤癯殘廢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

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

正句讀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其善惡在縣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去

之日哭聲振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

曰類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

史不知上未食乎顯前後進說其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言育才為

先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常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

曰當為卿戒之

張時泰神宗顯治之心。可謂至矣。向非安石疊其心志。而知用程顯。則以

蔡虛齋吾民三代之舊也。而孝弟忠信之化。雖不可行於今乎。觀明道合符。以

匡君也。務欲導之。而民治其化。詩所謂惟弟君子。民之父母者。其在斯人歟。及其

天家欲平治天下。而夢鎮借安石。則雖在朝。且未幾乞罷矣。吁。奈之何哉。

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人使

於四方求遺利。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出為河南府

推官。

九月行青苗法。轍作立常平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以常平

糴本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一如陝西法。陝西總運使李參。以

糴法。

都內所糴多成兵。而

糧儲不足。審訂其缺。令民自隨度粟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乃還官。就青苗錢。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錢數。依陝西青苗錢例。

邱文莊 青苗之法。謂諸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爲民者有三。曰微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議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未嘗微錢。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納者聽。則是樂取。夫未嘗微錢。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請建之初。姑爲比美言以蔽公聽而厭衆論耳。夫未有四海之大。德彙之衆。所以富國之術。無不可。而取舉貸取息之利。則是其策前爲匹夫之事也。假令其不微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尙且不可。况無利而有害哉。

冬十月富弼罷 時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帝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遂出判亳州。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儉。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十一月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 安石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安石恃以爲助。

增置官觀官 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輿閑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之。

邱文莊 先王設官以治事。治事以立國。無非以養民而已。故有是事。則設是官。既設是官。則程功以多寡其祿。祿雖出於君。而實則民之所供。愛民之所供。而無益於民。受之者固非。而受之者獨無愧乎。宋以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然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恐其趨轉。乃爲利祿處之。嗚呼。所謂官

小民不使兼併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皆令強借。與初詔絕相違戾。陛下勵精求治。若但躬行節儉。以化天下。通鑑化字作先字。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

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乞盡罷諸路提舉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帝終以琦說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會公亮陳升之欲卽奉詔。趙抃獨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由是連日不決。安石因求去。詔呂惠卿諭旨。安石乃起。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安石令會布條析其不然。刊石頭之天下。琦申奏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禮。以惑上聽。皆不報。〔廣義〕琦遂舉

欲安石之出者。則知新法之病。乃琦論不能耐舉之所致也。其在其爲副直哉。劉琦謂其牽掛振手。但務空言。信矣。

周靜軒〔廣義〕當時奇貨之害。無政官其非者。轉琦上幾力諫。神宗惕然悔悟。而安石小則安石之罪。可勝哉哉。

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光辭曰。陛下誠能罷制置

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疏凡

七上。收還詔赦。〔廣義〕題目光詞辭不拜者。以著其制行之勇也。

解韓琦河北安撫使。琦以論青苗不見聽。請解四路。止領大名府。王安石欲沮琦。從之。（發明）司馬光以不兼新法固辭。韓琦以不改青

操守兩方者。詰請辭安撫之職。此皆行人之所不能行。琦非立心正大。馬克孫是哉。

馬克孫是哉。

三月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

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洽詆祖宗以媚時宰。而

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

才亦高。但所學不正。故其言跌蕩至此。數請黜之。

邱文莊（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孰既為士人所道。而天下靡然嚮

委。有不十年而至宰相者。往往多為名臣。自洽平更三歲之制。遂以安石變一代之法。

信一家之言。一時士子。咸著其意。習其說。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與合安石意。

傳為首選。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呂蒙正王會者出於其間。而所得者皆

會要蔡島檢邪小人之輩。阿諛時好。誣陷善人。以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蓋由王氏之

學不正。有以啓之也。然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乎。

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初。青苗法行。首議者指為周官

泉府之法。覺乃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

也。故與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

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

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會會公

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

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寢罷。遂坐奉詔反撻。貶知廣德軍。（按）安石行新法。蓋議用屬

給試以進士

疑錄

青苗有抑撻之

官泉府之說也。孫覺制所幾微。上陳天聽。此固當時革弊一大機會也。顧漢然若罔聞。而重加斥怒焉。宰相虛心以圖治。固如是乎。

夏四月。貶御史中丞呂公著。知穎州。監察御史王子韶等皆罷。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臨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悉皆罷去。

以韓絳參知政事。絳繼陳升之。附會新法。未數月。復預政事。韓與乞繼絳新命。不報。

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及同知諫院胡宗愈。先是李定爲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曰。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爲此言。定卽往白安石。石安大喜。立薦對。帝問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遂拜御史裏行。

監察御史程顥乞罷。許之時。新法行。中外皆以爲非。攻王安石甚力。顥被旨赴中臺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顥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捨而之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與利

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臣奉職不省。論議無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遂出爲西京路同提點刑獄。顏固辭。乃改授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

詔貶知諫院李常通判滑州。常請勿收青苗息。安石不悅。坐不奉詔。竟落職。

詔貶監察御史裏行張戢。戢之知公安縣。戢屢言王安石亂法。故黜。

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王安石復稱疾不朝。詔諭之。乃起視事。以呂惠卿兼判司農寺。【廣義】馬露韓韓。王氏黨也。一入中書。一判司農。新法之根益固矣。雖貴猶豈能披哉。諸賢無以爲也。

詔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巽。出其妾劉氏而生壽昌。數

歲乃還父家。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及知廣州。棄官入秦。行次同州。得焉。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

言者共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至。但付審官院折資。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母卒。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

張時泰壽昌天資純孝。何預於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亦始之何邪。蓋壽昌之正。李定之邪。相反者也。若右壽昌。必在李定。李定一去。則安石之牙爪失。

矣。何人助行新法哉。此其所以去壽昌而右李定也。嗚呼。壽昌無預新法。而安石尙忌之。况其諫者乎。

七月。罷呂公弼知太原府。以馮京爲樞密副使。公弼以王安

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罷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爲

家賊

蘇軾
上言
不便
新法

會公
亮罷
上與
介甫
人一

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惠不明。不惠不勸。不惠不斷。但惠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事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又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獨任管仲而霸。燕噲獨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九月判司農寺呂惠卿以父喪去職。以會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

會公亮罷。

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一

切陰助所爲。安石深德之。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字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己。於是聽其罷相。

劉深源

王安石之進始於會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公亮始欲結會以排韓琦。而不知琦因押球之責卸去而去。彼小人易然而難退。變法之禍。公

亮可逃其罪耶。

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爲樞密副使。○○京爲中丞。嘗上疏論王

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而亟用之。

○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今慶遠府宜山縣。范祖禹同修通鑑。許

之。光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齊夫利口。光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

邦家者。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

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爲然。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

在坐。光蓋指之也。

○罷翰林學士司馬光。○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

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

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孰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

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乃

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貶秦鳳經略使李師中知舒州。○坐力言王韶開邊不便。故貶。

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

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

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諱。

○翰林學士范鎮。乞致仕。從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

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

司馬
光讀
資治
通鑑

利口

夫論

司馬

光讀

資治

通鑑

利口

夫論

司馬

光讀

資治

通鑑

利口

夫論

司馬

光讀
資治
通鑑

利口

夫論

立諸
成法
立保
甲法

行募
役法

粥廣
惠倉
田

更定
科舉
法

願乃自草制逐詆之。遂以戶部侍郎致仕。

十二月立諸路更成法。

舊以兵燹成者。善以兵燹成者。善以兵燹成者。

立保甲法。

其法十家為保。五十家為大保。十八保為都保。遇警所保丁聽自互為講習武藝。

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羅。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由是下戶得免。

時諸州置保甲。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珪為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對見賦詩。有所感歎。帝聞而憐之。故有是命。

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珪參知政事。

行募役法。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此法卒行。富戶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辛亥四年。春正月。粥廣惠倉田。

竇成德七年。○夏。天。粥廣惠倉田。仁宗因徐鉉公之言置之。以給老病貧不能存者。所

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粥之。以為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

廣惠倉者。仁宗因徐鉉公之言置之。以給老病貧不能存者。所

粥惠而不費。恩至渥也。今粥其田。則廣惠之恩絕矣。安石之罪。可勝

耶。

二月。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士。從王安石議也。既而安石請廢春秋儀禮。從之。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安石言。欲追復古制。宜先除去聲律。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

俟朝廷與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

邱文莊後世不用策禮取士始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五倫之在人。故非而誦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其君。實舉不以取士。序序不以盡官。經籍不以建士。先據胡氏。謂斷因論者。無所折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嗚呼。春秋之經。聖人親手所筆者。世之叛經僭經者有之矣。未有僭經者也。竊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禹民以取利。欺世以盜名。皆其罪之次者也。罪之大者。惟在於此。黃與蔡君叛國者同科。若安石者。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為之回護。不知何異也。

四月以司馬光判西京留臺。**光**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公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攻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

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綰**初通判甯州。唐立九寺。其八曰司農。在禮部。唐東南。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曰。陛下得伊周之佐。作

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誠不世之良法也。復貽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遂召對。明日。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

丁奉鄧綰舉進士大魁。乃甘笑罵而得一官。不亦喪心矣乎。蘇子瞻武進以父之請。安石者。論二弊。而開天下之禍源。論者以綰為安石之犬。則綰武猛犬子也。

五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先是誨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

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性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寢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跋扈之苦。又將慮心腹之變。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誨病亟。手書屬司馬光爲墓銘。光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光呼曰。更有以見屬乎。誨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遂卒。〔發明〕呂誨重是職。卒而其官。豈過乎。此綱目於善之大法也。

許浩字子國。臨邑人。以國事歸之。公。公且死。以國事歸之。公。二公心乎王室。故避氣息僅續之際。發拳拳如此。所以氣類相感。死生不二。而事也。

○六月。知青州歐陽脩乞致仕。許之。○脩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斥。年六十。卽乞謝事。及徙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安石惡之。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富弼官。徙判汝州。以沮格青苗詔旨。乃落使相。

○御史中丞楊繪知亳州。御史劉摯監衡州鹽倉。繪上疏曰。老成人不可不惜。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年六十有八。歐陽脩年六十有一。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一。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豈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深惡之。繪言官難行者有五。劉摯上疏言陛下有勸農之心。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

劉夢
陳率
發助
害十

復以
來受
三美
試士
王勇
一世
以勞
勇論
於版
市于
安石
與程
新法

意今倚以為聚斂。其言愛君愛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擊嘗面對，帝問從學王安石邪？安石稱卿器識，擊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擊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洽者，誰致之邪？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洽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貶謫。

丁南湖

仁以己任，死而後已。其家學之理乎。擊自幼輔政。至為相。修廢墮。說死。而一無所悔。法。特別邪正。一勸安石。再勸擊。三勸擊。乃至擊邪中傷。竟以。試非仁者不能也。

八月復以春秋三傳試貢舉士。王安石常言：春秋經為斷爛朝報，故貢舉不以春秋取士。至是帝命復之。

議取河湟，置洮河安撫司。

洮河二州名。今俱置鞏昌。民指揮使司。設陝西道。

命王韶主之。

圖以

王勇為崇政殿說書。勇音安石子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舉進士，時晚一世，不能作小官，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勇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鑲板鬻于市，遂傳達於帝。鄧綰會布又力薦之，召拜是職。安石更張政事，勇實導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勇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沮，故與程君議之。勇大言曰：暴

韓琦富弼之首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顯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弼不樂。

張時泰昔者麟啗天津。鄂子以下南人作相。今王安石以臨川颯風而壞宋之國。當時擊賈。一鑽打盡。然猶未為酷也。又有王粲一獲豐出焉。幸而宋祚未克。告終。而粲也早殞厥類。是亦宋不幸中之一幸耳。

九月以鮮于侁為利州路轉運副使。涪州路今保寧府廣元縣。 **侁既為副使**

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

【廣文】此張善其青苗之法。是也。子為稱其為三難。不亦當乎。

丁南湖君子救亂之籍。每有異世而同符者。史源論黨人。但云平原自無。鮮于侁論新法。但云民自不願。皆詞極而義竭。所謂有德者之言也。

立太學生三舍法。帝垂意儒學。生員釐為三等。始入學為外舍。不限員。考優等以次升。外舍升內舍。二百員。內舍升上舍。一百員。生員各治一經。

壬子五年治成運八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撈時政者。收罪之。

二月以蔡挺為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效。

行市易法。 **自王**詔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即用草

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欲市於官者。則度其

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呂嘉問提舉其事。

保馬法

立保馬法。文彥博以爲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令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

或官與其直。價令自市。歲一閱其肥瘠。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

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

其後遂行於諸路。

秋閏七月。詔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紅頭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紅

有五州。皆自太祖以來。受朝命。隸辰州入貢者。及博住羅。則彭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

制。蠻自相繼納土。願爲王民。始創城壁。比之內地矣。時帝思用兵以威

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會。刻剝無度。蠻衆願內附。辰

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紅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

湖北路。經制蠻事。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

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物。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

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

者善計。自有付度。豈爲工師所欺也。彥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

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廣義】神宗與安石論邊。言一人而不可破。遣使路公如聖

豈非天下。信哉。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是歲有詔求脩所撰五代史而脩卒矣。脩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謗益衆。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搜刻駢麗。脩於是獨為古文。然力不足以變士習。脩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蹟。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之。諡文忠。大常初諡曰文。當秩曰。脩有定漢之功。請加以忠。乃諡文忠。秩有定漢之功。

周靜軒

脩以文章德行高一世。見忌嫉邪。弗果大用。誠可惜也。故卒而具官特請致仕者。所以明賢人處於微地。則其不備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袁了凡

韓公為歐陽公墓誌銘。稱自漢司馬遷後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節相傳。莫與齊下。韓文忠序六一居士集。則云自漢以來五百有餘年。而後得韓愈。穆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算韓子孟子以推於孔子。二公推崇歐公。以公配韓愈則同。而一止繼其源於子長。一乃極其統於孔子。蓋蘇以文人相表。其致宜然。而忠藏絕確矣。

唐朔

朔初附安石。喜而薦之。將用為諫官。後疑其輕脫。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朔果

易己。

朔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朔乃因百官起居日扣

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陳之。遂召升殿。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朔訶之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朔大聲宣讀。凡六十餘條。大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會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廝僕。且讀且目珪。

力病
安石

珪慚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珪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閤門糾其續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周靜軒謂百事而敗。易爲削去其官。違心也。期初附安石。神宗悅而用之。然其心實復矣。驕耳。迨夫授官不協。遂背安石。然觀其六十餘條之奏。固折廷爭。其志爲可矜耳。故因悔悟而

不責有罪。其褒貶之意深矣。

丁南湖謂附之以自售。繼則劫之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認其終。所以勸改過也。

頌方田均稅法黃義神宗論勸懲舉。獨此相爲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什一也。傑目以爲彼善於此。故書。

癸丑六年建康理九年春正月。王韶取河州。獲木征妻子。

三月。置脩經局。以王安石提舉其事。訓詩書周禮義。以呂惠卿王雱同脩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王安石不可。

文彥博罷。彥博久居樞府。以王安石多變舊典。求去甚力。遂以司空判河陽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四月。貶同知太常禮院劉敞。通判泰州。今屬揚州府。敞博記能文章政事。

與兄敞及敞子奉世名相埒。埒古等字。世稱三劉。敞與安石論新法不便。

遂貶。

丁南湖劉邵黜士子河時之變。以反事。論新法不便。以屈安石。敞不諱。詔典禮。不容宦官當柄。奉世不合。然確章博。此等直節勁氣。宜乎以三劉並稱云。

六月。知南康軍周敦頤卒。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名敦實。避眞宗諱。改

周敦頤卒

世稱

局脩經法均稅

焉。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分寧縣名。今屬昌府寧縣是也。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

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南安宋之軍名。今為府。屬江西道。有囚法當

不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辨。達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

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釋。調桂陽

縣名。在郴州城東。今屬湖南廣道。令。改知南昌。縣名。今屬南昌府。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

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為恥。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

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原。究萬物之終始。著通

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

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瑄。以其學為知道。因使二子

顯頤。往受業焉。**圖**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顯嘗曰。自再

見周茂叔。敦頤字。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

頤。未悟。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

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於蓮花峯下。蓮花峯在南康府西北。山

下。前有溪。合於益江。取營道所居。濂溪。濂溪在永州府道州西二十里。以名之。學者稱

為濂溪先生。

蔡虛齋

濂溪固宋之仲尼。而二程則宋之顏閔也。先生盡圖論書。通萬古之蒙蔽。則端孟子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惜夫。神宗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

得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棄賢之為無所逃矣。

衰了凡。濂溪先生之學。其于聖人。蓋具體而微耶。以生於道學文衰之餘。而又處於卑官下位。不盡抒其所志。時又窘及門之賢以發其蘊。故人鮮克知之。

復比
周族
法

折二
錢

而先生之學亦快非世之所能及知矣。蘇黃二公。天挺人傑。力卓絕。其綱章文學。以編動一世。空闕千古。而獨雅知有先生。豈非秉彝之德。果有不可忘者。而其超然絕倫。亦非世之人所得及與。○又曰。異端假吾儒而重久矣。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謂謝漢之學出自壽岩。佛師者。此類耶。然謝漢他日闢老九江。曾于歸林寺結青林社。以與漢淨文。佛師者辨。若以護夫蓮社之故者。而又名寺左之溪曰鶯溪。以擬虎溪。其事為佛者所感傳。皆偽耶。抑謝大德宏無不可耶。考先生嘗隨大願堂詩有曰。與之自謂如夫子。原謝深排老佛非。不讓大願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觀其編與之之屬。例其他皆然。快然也。

○八月。復周制比閭族黨之法。五家為比。二十五家為閭。百家為族。五百家為黨。

○木征復入河州。王韶伐取之。岷宕洮疊。四州今俱為鞏軍。民指揮使司。首領皆以其

城降。帝受賀於紫宸殿。賜王安石玉帶。廣義。王經此據。神宗喜而受賀。由君子觀之。恐可取。蓋堯爽之黨。地無賦稅。人無積義。所得者不過半字。絕馬而已。詢不知朝廷軍費可償否乎。今朝廷之舉。乃安石生事之謀。每得一半。神宗即有賜帶之喜。然不知嗔怒一就。而元氣索矣。何其見之淺而德之短耶。

○行折二錢。○初收免行錢。

○甲寅七年。建威。建春二月。詔三司歲會天下財用出納之數以聞。

○三月。遼使蕭禧來議疆事。帝手詔韓琦富弼會公亮文彥博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臣為今計。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啟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帝因遣太常少卿劉忱如遼報之。

圖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辛酉。詔罷新法。是日雨。呂惠卿請行新法。詔從之。遂下監安上門。安上門。汴京城門也。鄭俠御史獄。帝以久旱。避殿減膳。

憂形於色。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不足貽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脩耳。今取

免役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

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逞快也。不逞謂不得恣肆快意。以京爲歸。

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北流民。每風

沙霾。曉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

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圖。發

馬遞上之銀臺司。即今通政使司。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

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

能寐。翌日。令罷新法。青苗免役等凡十八事。民聞之。歡呼相賀。先是

帝語翰林學士承旨韓維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對曰。陛

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

己。廣求直言。因上疏極言青苗及開邊之害。帝感悟。卽命維草詔。詔

出。人情大悅。會俠疏至。帝慨然行之。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

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奸切

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鄭館言於帝曰。陛下數

法行新

王安石

法法

年以來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日聞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暫罷

史臣斷

宋自開禧以來人臣上書言事未有如鄭俠能盡其忠者也故神宗感悟悉罷新法天祐既久大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需求直

周靜軒

言胸中之劍隨頭斷矣治夫權罷新法即日大雨則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誣哉然不曰罪而曰權所以讓其禍值天變始且罪之非真能革去者也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王安石有罪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為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罷相知江寧府今應天府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王敬所

宋備知王安石絕世之操卓犖之學曩舜君民之志出而用世得君如彼

執拗之性使動柔制使天下慕然至於引引小人以圖快意使其根蔓枝連遂為宋世不救之患以迄于靖康未已也安石誠有不得辭其責雖然亦有不幸焉全觀宋之創國其君則厚于錢土而薄于德其臣則安于榮養而志氣作用不振北顧西慮歲幣困民兵威不立胡夕恬即一二三六臣以獲飽雍容為德政一二台諫以與論攻讟為

謀職。會無一事行之數年矣。後世習以為常。而於國事之尤急。視爲無可奈何而不加料。料理則舉其而置之。以爲好學喜功矣。安石突起。獨然以時賦軍事爲念。非軍謀而更張之。彼雖均雅容者。皆視以爲詭異。老成者既以爲疑。則後生者味聲氣起。其中間所更之法。皆無有利害相全可以斟酌損益而施于民者。乃一切指以爲不容。而動氣相攻。彼此不平。宣安石之無成也。是時歲幣輸送。女真未滅。靖康之禍。出自徽宗昏淫。而歸其責于公。朱子尤歸罪之。於全書中引其妻書修廢姑之儀。曖昧不明。尤爲屈情。此余所以謂不幸也。

綱初推蜀茶。

發明種茶之法。前比未有。神宗始創而行之。書初者。志作備之端。繼其始耳。

綱秋七月立手實法。

綱呂惠卿言免役出錢未均。令人戶具丁口

田宅之實。於是民益困矣。

綱乙卯入年。

遵大康元年。

春正月。編管鄭俠於英州。罷參知政事馮京。放秘

閣校理王安國於田里。俠上疏論呂惠卿朋黨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述。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惠卿奏爲謗訕。遂編管俠于英州。御史臺諫楊忠信謁俠曰。

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疏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諫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

綱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辯。而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璪。承惠卿旨。劾京與俠

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舒亶往捕。遇於陳州。搜其篋。得所錄

名臣奏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置

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

與安國等皆得罪。

丁南湖

安石以變法之權彙成神宗。號令四傳。結附之者。呂惠卿。鄧綰。張璪。李定之徒。立政當貴。而韓絳頗賢。且亦俊首其列矣。公爲安石之親弟。年僅四十。

始獲請書。任教授。其窮約何如也。及帝以安石弟之故。特賜召對。使公而少阿其語。則豈不爲韓璪輩要邪。公乃對神宗。則編陳文節王益。而願帝以堯舜三代爲法。論其別。則以其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爲恨。又曾諫兄。不聽。則哭曰。吾家誠門矣。實會布。則勉曰。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而自是之後。等則歸田矣。陳無已序其文集曰。惟其窮處其。故其得愈多。信所贊人窮而後工也。嗚呼。如此言。如此行。而終於如此窮。其視乃兄如彼。如彼法。而能如彼健者。果孰得執失邪。君子當無以窮變論人物也。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初呂惠卿迎合安石。故驟得執政。既

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絳頗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

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倍道而進。七

日至汴京。惠卿尋罷。

○三月。遼使蕭禧來言代北疆事。沈括如遼時。蕭禧留館不肯。辭曰。

必得請而後反。帝遣知制誥沈括往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牒。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奏之。帝喜曰。大

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括至遼。遼相與

議不能屈。遂舍黃嵬。

河東地。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

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爲使契丹圖。翰林學士沈括所造。上之。

○六月。頌王安石所脩詩書周禮義於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

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焉。

頌王安石所脩詩書

指古長城爲境

安石倍道而進

惠卿石局安

同禮

兩朝
定策
元獻

安石
割地
昇遊

求直
言星
法實

以王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辭許之。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雱隙尤著。

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魏國公韓琦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擢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顯命定策元勳之碑。諡忠獻。

史臣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用宮變成難際。琦處之裕色。措天下如泰山磐石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袁了凡范文正公表袁先中廟。韓魏公晚履先論語。吁。學未大闡也。

秋七月。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昇遊。縝初。帝得韓琦疏。善其策。

會王安石復相。蕭禧等又來。韓琦亦卒。帝問安石。安石對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

之端云。〔廣義〕安石以祖宗之地。輕以與人。則後之禍好誤國。得以救尤矣。是以汴宋之也。詩曰。維生厲階。至今為梗。信矣哉。

唐荆川宋與契丹締好以來。疆界分畫已定。一旦遣使以地界為言。得非有所侮而故中業。主疆卒隳。非阿保詔之比。不得已而用兵。豈處出虜下哉。神宗用安石之策。割祖宗之土宇。是契丹不費斗糧。不折一矢。而坐收七百里之地也。宋之創朝亦甚矣。安石之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終宋之世。何曾取償。其尺寸哉。此蓋內不能辨。而外為大言。以罔其君而已。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

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語王安石。聞民間殊苦新法。安

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弁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帝慰勉起之。

呂氏中司先言安石有三不足之說。以為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由今觀之。實有四不足之說。然神宗之於安石。真以衆論為俗。以善論為弊法。以人言為密情。皆趨險從之。而天變常變之論。安石竟不能成。故令州縣不得妄災傷。以致聰明。而早曠甚爭。又不可掩。故七年之旱。安石以常數對。而上不之信。旋託言交趾以解之。雖不明言天命不足畏。而微意可觀矣。自相聖至政宣。奸臣諛國之論。盡出於安石。而天命不足畏之說。使務尤酷。災異不言。而祥瑞輒書。甚者臘月之雷。指為瑞雷。三月之雪。指為瑞雪。其視天變。若童稚之可侮。痛哉。

韓絳

十二月。以韓絳參知政事。會孝寬簽書樞密院事。絳在翰林。諂事安石。而安石常德會公亮之助己。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故同升。

交趾之亂

丙辰九年。遼大康二年。夏太安元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

人圍邕。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殺其家三十六人。因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五萬人。千餘口。〔廣義〕蘇緘死難。始于王船之開邊。善注其功。而釀成交趾之變。無妄之六三有曰。或係之牛。行人之災。邑人之憂。此之謂矣。

周靜軒謂是時交人圍邕。蘇緘拒守。外援不至。城陷而亡。則其大節雖乎不撓矣。而強難不險生。苟免者幾希。器歎。人臣受國祿於無事之時。而不放死於有事之日。向何大馬之足齒乎。

丁南湖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二者相類。若輕利斯能授命也。蘇緘在廣州。州之富商習以客禮見主者。或獨誌其商而杖之。是輕利之節。養之有素矣。是以授命却敵。雖使習焉亦受其挫。而交趾之難。特以合眾。今節而約國。神宗曾以張洵許遠比之。信乎其相比也哉。

二月。召李憲還。以郭遵為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帥師討交趾。詔

鄭給
免

惠
安
石
免

王
安
石
免

三
鄭
免

古城占臘合擊之。古城即林邑。占臘本安南屬國名。亦名真彌。

○秋七月。御史中丞鄭綰有罪免。呂惠卿既出守陳。而華亭之獄又不成。王雱令呂嘉問及陳亨甫共取鄭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致獄。安石不知也。省使以告惠卿。於陳。惠卿因上書訟安石。

省云。惠卿所失志。創行逆者。殆不如也。又殺安石私書。云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縮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壻。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縮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縮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發明】呂惠卿書有罪免。則當官責。綱紀所司。而乃為安石乞恩。失職之甚。此固小人之羽翼耳。故特具其官。具官正所以著其罪。疾惡之旨。段矣。

袁了凡王安石子。嘗稱商鞅為變壞之士。言不諱異議者。法不行。安石亦有時之。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父子間論如此。雱卒。安石哭之。云。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之。云。謂文皆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介甫氣歷天下。於可馬

辛 邵雍

書 經世

辛 張載

七月。河決濱州。〔發明〕河決者。陸地而與海氣交并之所致也。變不慮生。必使人為之感而生。災不安見。必使人為之感而見。

河南邵雍卒。〔發明〕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

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

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

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邵雍字〕內

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先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

知之。及疾。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墓銘。稱雍

之道。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周靜軒〔發明〕雍未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總賢也。然何為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

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任仲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處

傑之才。聖賢之學也。覺他處士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處士。則不足以盡其美。必

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為河南之人。〔發明〕無出其右者。其學之深矣。

張時泰〔發明〕康節先生。體德學行。備載本傳。其世學者。仰如山斗。固非後生末學。

至授之以官。皆固辭乃受命。既而竟稱疾不之官者。感鶴舉之論故也。然一則不

廢詔命。一則能行己志。敬君行己。可謂兩得矣。非深於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知太常禮院張載卒。〔發明〕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

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晝。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

續漢
先生

鄧綽
復肉刑

程顥
程頤

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橫渠先生。著正蒙西東銘行於世。程顥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兼前聖所未發。與孟子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戊午。元豐元年。遼大康四年。春正月。以王安石爲集禧觀使。封舒國公。

九月。以呂公著同知樞密院事。帝初卽位。韓絳會布建議。復

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歸貴履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剗刑之。剗。割其鼻。斷其足。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己未。二年。遼大康五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顥自知扶

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脩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

不納。顯竟歸故官。

周靜軒

神宗知安石之奸而罷黜。知靜軒之賢而召置。胸中之德。謂使幾少明矣。奈何。大勢。定而勿用。嗚呼。此皆生民之大變也。只公著上疏切諫。怒然不納。抑不知神宗何信端之易而樂善之難耶。良由心中無主。隨感而隨運云爾。善。古人有言曰。用賢不疑為難。斯言信之矣。綱目書此。始焉喜之。終焉悔之也。

綱秋八月。增太學生員。

綱太皇太后曹氏崩。

綱帝事太后致其誠孝。后亦慈愛之。至帝常有

意於燕薊。與大臣定議。而白其事。太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丁南湖

曹太后之戚德。不但檢視曹氏諫伐燕薊耳。而又有歷代母后所難及者五焉。一。寬容。二。力勸神宗。勿行新法。三。捐撫英宗。冀復嗣位。四。賜然救蘇軾。五。此固宋朝福澤之所鍾。抑亦曹氏之仁厚而得此孫也。

綱下知湖州蘇軾。御史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綱軾自徐徙湖。上

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言軾怨謗侮慢。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

發錢。謂救青苗錢。業資也。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強半。一年有大半在城中支官錢也。上二句云。杖屨委街去。如忽。送眼青錢轉手空。

云。陛下明法。唐制有明法科。以課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識律。致君堯舜終

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斥鹵。地也。鹽池。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去。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其飽觸物即事。應口無非。以詆謗為主。逮軾赴臺獄。

運坐者二十八人
鮮于侁

定百官寄祿格

馮京

詔定等治之。且令多引名士。欲置之死。坐軾詩案。黜罰者。張方平。司馬光。范鎮。錢藻。陳異。劉放。李常。孫覺。曾鞏。王汾。劉摯。黃庭堅。戚東坡。吳瑋。馮備。王侁。王愛。王安。周放。杜子方。顏復。

初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攽。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庚申三年。運大康六年。夏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政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辛酉四年。運大康七年。春正月。馮京罷。京初不爲王安石所容。後傾於呂

惠卿而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會。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廣義〕小人之在朝。勢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必見鋤治簸揚。弗至于罷去不已也。雖然。安石。惠卿不能容京於當時。而于萬世士君子之公論。自然容京也。會何損于京哉。

袁了凡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會宋庠馬京。手按宋庠纔試第二。沈遘第一。時遘已由父陞為齊郎。乃擢京第一。則京京三元。亦數偶然耳。此外有孫僅鄭觀復皆三元。而實友彭宣作龍首山人。實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此位之稱。我其然足乎。則實且四試皆第一。又張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殿合格。次升補上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名。惟宣天名位不升。孫慶公鄭觀南官止侍從。綱雖為名臣。迄不至相。會庠皆位宰相。馬京執政。史是以錄。謂宋世三元官止是三人者。不考也。僅事見胡野齋紀文獻志考。綱見石林燕語錄。實見史本傳。綱見坦齋錄。綱

四月。河決澶州。詔李立之築堤捍之。自大名至於瀛州。

周靜軒河決之異。雖因隄防不固。然亦天變所致。為神宗計者。但當修政令。明賞罰。革弊政。崇天道。自然天意可回。何不為善。蓋君心無形之隄防。人力有形之隄防。無形之隄防優倍。有形之隄防自固。苟忽無形之隄防。惟事力形之隄防。則雖靡費財用。何足恃乎。

夏人幽其主乘常。宦者李憲等言。乘常見囚。大舉征伐。此千載一時也。遂以憲等會陝西五路師討之。孫固諫不聽。既而師出無功。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

壬戌五年。建太康八年。春正月。以會鞏為中書舍人。

鞏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遷韓愈。為歐陽脩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脩撰。至

是以官制將行。故有是命。

初行官制。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改參知

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以章惇張璪為之。置尚書左右丞。以蒲宗孟

王安禮爲之。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害。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爲容。

周靜軒宗孟卽位一十五歲。其子過者。皆一時之君子。所捷者。皆一時之小人。宗孟卽位一十五歲。其子過者。皆一時之君子。所捷者。皆一時之小人。宗孟卽位一十五歲。其子過者。皆一時之君子。所捷者。皆一時之小人。

九月夏人寇永樂。徐禧帥師救之。敗死。詔沈括隨州安置。在撫安

陝州。隋橫山。夏人必爭之地。徐禧等死。九月。夏人以數千騎。經新城。由珍使報。禧往視之。或止禧曰。被擄得城。非戰也。禧不從。遂與李舜舉俱往。沈括留守米脂。時夏人三十萬已屯堡。人來告者十數。禧等皆不信。夏人傾河而至。縱騎襲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退。若得地則其鋒未可常也。禧不從。鐵鷄渡河。震道衝突。大兼驅之。珍煖卒接戰而敗。夏人乘之。珍策大潰。珍敗餘衆入城。城中乏水。渴死者十六七。會夜半大雨。夏人愈攻。城遂陷。諸將舉夏承繼死之。惟珍與王維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

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

圖塞門六堡葭蘆堡在延安府城南。今葭州是也。吳保義在延安府城南。今吳保縣是也。義合堡在延安府綏德州東。米脂堡在延安府城北。今改爲縣。浮圖堡在延安府綏德州。今克成城也。

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屬兇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慟哭爲之不食贈禧等官

而貶括珍等自是帝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

人亦困弊矣廣義葭承樂城者。徐禧也。陷承樂城亦徐禧也。禧不度夏人來爭之勢。惟驚策收承樂之功。昔子囊城郢向爾取。况承樂之懸崖過者乎。嗚呼。

癸亥六年建太康春正月追封楚三閭大夫屈平爲忠懷侯

惟驚策收承樂之功。昔子囊城郢向爾取。况承樂之懸崖過者乎。嗚呼。

惟驚策收承樂之功。昔子囊城郢向爾取。况承樂之懸崖過者乎。嗚呼。

惟驚策收承樂之功。昔子囊城郢向爾取。况承樂之懸崖過者乎。嗚呼。

惟驚策收承樂之功。昔子囊城郢向爾取。况承樂之懸崖過者乎。嗚呼。

蘭州之捷

二月。夏人寇蘭州。王文郁敗之。夏人數十萬。寇至。時李階知蘭州。聞賊拒守。賊心。然後可存。此張達所以全合肥也。堅請不已。階許之。乃募死士百餘。夜縱而下。持短刀突之。賊驚驚潰。爭渡河。溺死者甚衆。時以文郁方附建德。云。賊李憲爲熙河都總管。時中丞劉摯言。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州。今寧夏衛。靈州今靈武縣。會師之期。頓兵以城蘭州。遺害至今。詔貶之。

閏五月。夏主秉常上表乞復脩貢。詔許之。

夏主乞復脩貢

大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卒。遺表大略云。陛下卽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窮困。豈諱過取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兇夷較勝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陝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緩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人之辨。爾弼早有公輔之望。名聞夷狄。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訃聞。贈太尉。諡文忠。

富弼名聞夷狄

周靜軒弼歷仕三朝。養身持國。忠義之性。老而彌篤。觀其所上遺表。則爲國憂民之心可見矣。故卒而其官爵者。所以深嘉而垂予之也。

十一月。太尉判河南府。徵國公文彥博。以太師致仕。彥博自河南

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祖道。行祭爲備路所也。顏師古曰。黃帝子名。瓊苑。好遊遊而死于遊。故後人以爲行神。出

文彥博瓊林苑

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落陽 會英 以孟 軻配 食孔 子荀 揚韓 爲伯 司馬 光上 資洽 通鑑

行者祭之。

因飲食焉。**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

白居易故事。

唐白居易爲香山會，有九老。

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尙官。洛陽多名

園古刹也。

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

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暮故事與焉。凡會致

仕。予知止也。亦謂歷仕三朝。老於王事。值斯之時。弗克大用。苟不致仕而去。則不惟強者及身。抑且漢餐之恥矣。君子其可不仰幾乎。

甲子七年。道太康十年。

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追封荀况爲蘭陵伯。

蘭陵名。兖州府縣也。揚雄爲成都伯。成都屬四川。韓愈爲昌黎伯。昌黎縣。遼直隸承平府。從祀廟廷。

【廣義】孟氏祀享。其要當矣。荀况爲雄。孔孟而反正德。以之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洽通鑑。

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

就崇文殿開局。許自撰官屬。得借館閣天

章三館。開書籍。給御府筆墨。御用。

光遂與劉攽、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卽位，賜名資

洽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

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是遍閱舊

史，旁採小說，扶擲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

代，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

俾歸一途，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爲資政

殿學士，降詔獎諭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悅、漢紀遠矣。【參攷】荀悅，漢

曹氏。悅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佐左傳體。劉漢書爲帝紀二十篇。

會無書。每於人家見其讀。一覽卽記。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

周靜軒

資治通鑑乃光帝自稱。事非不備。而功非不久。蓋亦所以寓一王之法。存褒貶之功。誠有天下之所宜聞也。光以是上之。庶幾有愛君之心耳。其與上會計錄璋卒圖者。豈不異哉。故察目直書以著其美。

乙丑八年

建大元元年。

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為皇太子。

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敕。

三月。帝崩於福壽殿。時年三十八。太子方十歲。

胡新安

神宗之朝。濼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經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來學於德萬斯年之久。實光前而耀後也。況同時而康節耶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施耀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往之學。而補漢張子之正統。司馬溫公之圖經。又為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其有不可及者。不其感歎。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使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成就其大有為之處。吾知其闢世道于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不然也。

皇太子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同聽政。

太后英宗后高氏也。

太后下詔曰。先帝

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不能布宣實惠。其

申諭中外。協心奉命。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出近侍尤無狀

者十三人。罷戶馬保馬軍器匠物貨場免役錢。免行錢保甲錢。方田

團將新法十餘事。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

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

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因之驚憤。馴致大故。而遵裕得免

刑誅幸矣。吾何敢顯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黃卷）高遵裕至親也。觀其位禁確之請。非其心之至。胡至公者能之乎。且垂廉之始。政事俱有可觀。而神宗之不逮遠矣。史稱其女中堯舜。信哉。

哲宗
即位
太后
臨朝

帝崩

司馬光自洛入臨。臨，喪哭也。夏五月，詔求直言。光居洛十五年，天

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

實也。君實光之字。及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

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

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

上封事者千數。

程頤爲宗正寺丞，未至卒。頤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

之。激，激也。新法不可行。遂致今日之禍。豈可

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頤自十五六

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

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大經，而後得之。

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

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秦漢以來，未有臻

斯理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閉

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頤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

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周

公汲，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

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

孟子
之一
後人

三旨
宰相

司馬
光前
改法
新法

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周靜軒

諱廷樞。善之也。書未至卒。稱之也。蓋顯于神宗之朝。弗果大用。時方知其名。召用之而顯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幾乎。使天假之以年。其道則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恐後逐民。充塞仁義。是以君子深爲憐惜。而又爲斯世惜也。

王珪

珪以文章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時號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司馬光

爲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屬山東召還。沿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光上言新法之弊。當時進言者。猶謂三年無

改父道。光毅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也。况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羅豫章

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之居喪。志于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

事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光不即深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

闕萊蕪。則失之矣。世後至經聖時。排陷局民。以害于治。豈非光有以召之耶。

孝子徐積

以呂公著為書左丞

保甲法

罷方田法

子駿一星

罷市易法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

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之食。亦不受也。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耳。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公著知揚州。被召入對。上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凡欲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歡呼鼓舞稱便矣。

罷保甲團教法。罷杭州增置堡砦。保甲法行於京畿及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凡十九萬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歲省餉軍兵錢百六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三緡。而民間應調。不勝其苦。司馬光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故罷。

冬十月。詔置諫官。罷方田法。

十一月。詔執政侍臣講讀於經筵。

復以餘于侁字子駿為京東轉運使。熙寧末。侁嘗為京東轉運

使。至是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十二月。罷市易法。貶呂嘉問知淮陽軍。

費王煥鑑合編

麗保馬法

袁王綱鑑合編卷三十一

宋紀（附遼紀）

哲宗皇帝諱煦。神宗第六子。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五。○帝幼冲嗣位。太皇太后后高氏攝朝。任用賢相。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照豐黨人得志橫行。迫貶元祐正人。殊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興致業重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丙寅元祐元年。遼大安二年。○夏大安禮定元年。閏二月。蔡確有罪免。○右司諫王

觀上疏言國家安危治亂繫於大臣。今執政入人而姦邪居半。使二三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政。章數

十上會右諫議大夫孫覺侍御史劉摯右司諫蘇轍御史王巖叟朱光庭等累數十疏論確罪。遂罷政出知陳州。○按確為相。與羅織之獄。

丁南湖○羅織為諫議大夫而無官。韓子作爭臣論以譏之。予觀王巖叟仕臨寧。政績已彰。哲宗初立。呂公著范純仁薦擢右正官。姚頌諫。等上疏劾蔡確等以倡導覺劉摯諸公之策論。是等朝拜官而夕上疏。稱于闐城者多矣。使馮韓子。當何如其敢嘗之耶。君子謂帝之納諫。朝之志職。臣於之知人。三者共成元祐之治。可謂世備之一慶矣。

以司馬光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按史略。時王安石已病。其弟以

作相矣。○按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

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

以司馬光為尚書右僕射

王巖叟羅織之奸

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項義）哲宗初政。即罷秦鞏。相司馬。可謂知所先務矣。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哲宗其庶幾乎。

詔詳定役法。免役法。每歲收緡錢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初神宗之力主免役。顯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故。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解前日困弊。故舉議。起。意不致。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倍斂民財。十室九空。聚斂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嘗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緣此爲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皇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卒。自邈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而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爲役法可僱不可差。第不當於願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不致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願。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謂之。范純仁曰。去其秦甚者。可也。又曰。差役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恐爲民病。願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

三代
兵農
爲一

差役
當熟
講而
緩行

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初差役之復。為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知開封府蔡京獨如約。悉改畿縣僱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公。何不可之有。（廣義）區公一聞縣賦范純仁之論。而即謝之。可謂改價不吝。而為其世學者之師也。

吳氏中司馬光主差役。王安石主僱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爭。蓋嘗推原二法。皆吾國分當為之事。無所恨也。其所可革者。衝前之重役耳。官物隨失輸之出。官備費用費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衝前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于差之法矣。至僱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宜。而開門安坐。可以為生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實剩之兩數耳。實費之用。固所當出。額外之權。非所當錄。苟以寬剩之數散而不飲。則樂于僱之說矣。因其利而

以呂公著為門下侍郎。李靖臣。呂大防為尚書左丞。

以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頤。顯弟也。年十八。上書仁宗。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至是。司馬光呂公

著共疏其行義。召為校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

張時泰哲宗以客妖之任。特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與者矣。使。明年愛禮。其賦之。而反成黨。備哉。雖然。此亦不足為伊川損益有無也。然其。道在萬世。誠安得而悔哉。頤曰。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雖其文無於辭。實足以見哲宗崇儒重道之意。學。者味之。義自見矣。

王安石卒。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洗。面垢不

洗。世多稱其賢。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

三不足畏

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高。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力倚任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以是不克令名以終。

薛方山

介甫振古之豪傑。方其出也。將以堯舜其君也。將以堯舜其民也。究其志。夫何法制一立。而朝頌頌之。天下嚮之。後世嚮之。是非有懸于介甫也。據其當日之功未至。而稱贊以成誣耳。甚哉。介甫初欲爲何知人。而乃今一至于此也。良由其國贊之人。及己若。此所以擢天下之心。而忌已毀者。蓋集焉。以利其敗也。由是所行一不得其當。所任一不得其人。吾以一身處于廟堂之上。而散處于天下者。莫肯平心易氣。以推行其法。而勢固以起。將以治天下。而亂天下。豈非理勢之所必至耶。

袁了凡

公小官。恪守活潑。及除知府。酒不復飲。公之濟貧以廉者。與初見神宗。以漢文帝無緣色之者。而優其妻斥逐婦嬖。詬叱官吏。公之濟經以廉者。與初見神宗。以漢文帝甚大宗不足法。以諸葛亮魏元成不足爲。卓然欲復三代之政。而卒以讓國殄民。宋社幾墟。公之濟後以直與。牙。公不能以此道知人。故甘受惠卿之毒。以讓其身。而又不能以此自知。故終身以其毒誤天下。故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固難知。自知亦豈易耶。

詔太師致仕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彥博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時年八十一矣。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歲委升朝文

臣各舉所知。以勉勵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於是詔自今凡遇科舉。令升朝各舉經明行修之士一人。俟登第日。用以升甲。

周靜軒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有德行而無文藝。是爲有實無文。固不可也。有文藝而無德行。是爲有文無實。亦不可也。必如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子。

司馬光請立經明行修科

袁老宿德

程頤
制定
學制
改試
爲謀
呂惠
亦更

司馬
光上
十科
舉事
法

今而舉經明行修之士。則其概明經而又修行。是乃本末兼全。舉而用之。不亦宜乎。時
司馬光爲相。請立是科。上能行之。君臣之間。兩無所缺矣。顧目特書。交與之也。

程頤等修定學制。頤大概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

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觀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置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

六月。置春秋博士。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建州今建寧府。以蘇

轍王覲劉摯歷數其奸。故貶。時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蒲宗

孟范子淵等皆斥外。言者論之不已。范純仁言於太后曰。錄人之過

不宜太深。后然之。乃詔前朝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言者勿復彈

劾。惠卿黨稍安。或謂公著曰。今除惡未盡。將貽後患。公著曰。治道去

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材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耶。

秋七月。立十科取士法。司馬光奏。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

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

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

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取士。從

之。

張時泰。周成王曰。能其官。性彌之能。匪稱其人。爾惟不任。蓋欲大臣以得人

事君之心也。大易蒙之九二曰。包蒙。吉。子克家。其渥公之謂乎。

八月。詔復常平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河內公司馬光卒。

公為相八年。月而薨。

時兩宮虛己以聽光為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及卒。太皇太后

為之慟。即日與帝臨其喪。京師為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

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突私親。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

畫其像印繫之。畫工有致富者。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

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

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

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

書。其誕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呂惠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

剋革略盡。或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也。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

禍作矣。光毅然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

皆先帝本意也。

史臣斷國。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日光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

路。甚于更生。一變而為嘉祥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

能。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而不克終治。惜哉。

衰了凡關。元祐初。楊畏過得罪于光。請刺劉洛。嘗曰。畏官濇。避深山擊磬。聞

優契。惟不知的。故于政事未審也。也。畏反體。畏與反體入也。然其持許光。豈安下

矣。或問君實海叔信日大州當何如。韓公曰。才過規模小。避嫌公因不以政事

司馬 光亦 欲以 身殉 社稷 四方 皆畫 像以 祀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軾自登州召還。十月之間。三遷清要。尋

兼侍讀。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啓悟。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

太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對曰。待

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

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

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

耳。軾不覺突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泣。已而命坐賜茶。

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十一月。以呂大防為中書侍郎。劉摯為尙書右丞。摯為中丞

數月。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時人以比呂誨包拯。

丁卯二年。遼大安三年。○夏崇宗。○夏崇宗。○夏崇宗。○夏崇宗。春正月。禁科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時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子自一

語以上。非安石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

進。精熟者輒上第。故科舉益弊。呂公著當國。始請禁主司不得以老

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毋得專

取王氏。尋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說。（實義）前此以是取科。所謂學者。實買焉

得蘇合也。當時學

者。一何幸焉。

周靜軒

安石經義字說。不惟附會穿鑿。抑且性入釋老。當時主司。用以取士。學

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至其政者幾希。今于科舉革端。則可以復天地神人之憤矣。故特書于之。

○復賢良方正等科。

程頤

○八月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頤在經筵。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

諫。然多用古禮。

按。頤目。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

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侮

玩。方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

日突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制此禮也。

頤怒。二人遂成隙。於是頤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庭等。不能

平。劾軾館職策問謗訕。軾因乞補郡。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狗

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遂置不問。於是御史中丞胡宗愈。左

諫議大夫孔文仲。給事中顧臨。連章力詆。頤不宜在經筵。會帝患瘡

疹不出。頤詣宰相問曰。帝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

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爲寒心。翌日。呂公著

等以頤言奏。遂詣問疾。帝不悅。乃罷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

獨當國。羣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

黨以頤爲首。而朱光庭。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陶等爲輔。

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

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各爲黨比。以相

訾議。惟呂大防。秦人。慈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帝聞

洛黨
朔黨

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息矣因作君子無黨論以進

劉定之

漢之衰也。李廣范滂等合為一黨。在位者惡之。惡之者富貴。而在黨中者劣。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李德裕牛僧孺等分為二黨。以相傾奪于富貴之途。李德裕元祐捨權術法。司馬光為魁。光之黨賢。而安石之黨非賢。及光歿。而其同黨又自分為三。謂富強黨。除者其故。謂之所以得黨名者。則勢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遊親密。所守之理相近。而輿論相合。自為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若乃格黨之以頭為首者。謂之頭。則其理見。哲宗繼折一棟枝。則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賢麗而往。則拘于歌哭同日。如此之類。見於君子。以致為其所攻擊。而頭未曾報復也。門人代為之報復。是以有黨之名爾。若乃屬黨之以賦為首。則異于是。賦少年登朝科。一也。高才雄文。二也。兄弟為黨。三也。不異己而准頤為學者所宗。為黨之。豈欲使當時之士。不尊頤而推己之尊乎。不異己而准頤之異乎。夫聖人之道大矣。宰我子貢為發辭。若賦是也。冉牛顏淵。魯言德行。若頤是也。韓之入山探玉。入海探珠。各有所得。俱足為賢。可相笑而不相嫉也。乃上說云。臣深嫉程頤之姦。不假于辭色。比何為也哉。然則賦有心于立黨。而自為之首。以合眾助而攻擊人也。賢之兵家。則黨自守之兵也。洛黨屬敵之兵也。為黨借敵之兵也。其不謹有在矣。

丘瓊山元祐諸臣。皆一時奇賢。人君子者也。一旦神于久遠之驗。不幸而當羣姦忿小。雖自分黨與。互相攻擊。如私。嗚呼。彼徒以文章鳴其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斯文為己任。自謂端千載之絕學。而亦視其徒為之而不校正。何哉。

戊辰三年順天義治平二年。夏。乾。春正月。復置廣惠倉。廣義。哲宗恩及無告。可謂有志于民者也。

夏四月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

平章軍國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一。世羨其榮。

綱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孫固為門下侍郎。劉摯為中書侍郎。王存胡宗愈為尚書左右丞。趙瞻簽書樞密院事。**大防**

朴厚。謙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士風。諸賢同心戮力。太后

以呂公著司空同平章軍國事純仁

復盡心委之。故元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諫議大夫王覲。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不可執政。太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歷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共相慶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覲知潤州。而宗愈居位如故。

閏十二月。戶部獻天下民數。

主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二十三。丁二千八百五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四。客戶六百三十五

萬四千六百五十二。丁三百六十二萬九千八十三。

己巳四年。

在大安五年。○夏。乾順天。治平三年。

春二月。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三 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徒復逝。痛

閔久之。帝亦悲感。卽詣其家臨奠。贈太師申國公。諡正獻。公自幼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其識慮深敏。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王安石博辯驍辭。人莫敢與抗。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其敬服。

分經
賦詩
兩科

蔡確
賦詩
蓋亭

范祖禹

如此

夏四月定科舉法分經義詩賦爲兩科以試士罷明法科

專經者以經義定

取舍兼詩賦一以詩賦爲去留其名次高下則于論策參之

五月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五月安置光祿卿蔡確於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

遊車蓋亭安州今德安府車蓋亭在德安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靖攝名臣都極山忠言直節上元間

高宗上元中以疾欲遜位武后蓋亭在德安西北賦詩十章其詩云靖攝名臣都極山忠言直節上元間

後諫止之今思之乃謂蓋諫之不無諫也知漢陽軍府今漢陽吳處厚以爲謗訕

且論其用郝處俊上元間諫高宗欲傳位武后事指斥東朝上之中

書東朝指太后郝處俊安陸人唐貞觀中進士吳父爵爲臨山公上元中因於臺

諫論之不置執政議寘於法范純仁王存以爲不可文彥博欲貶確

嶺嶠純仁謂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乃免確安置新州今歸慶府新興縣未幾卒

六月范純仁王存罷吳處厚謂安世論純仁當確純仁亦力求罷政

袁了凡張南軒稱范正文公爲本朝第一人然忠宣不能及也○又云忠宣救蔡確則

利害也若温公則云天祐作宋必無此事豈復計一己利害哉予以事不可以一律論

方同列執議各懸異氣不相下不可論以義理也雖然而以危言動之雖正文之救吳

仲均富文惠且有他日主上手澤吾輩不能自免之語况處宣于劉等呂大防諸人手乎

十一月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劉摯傅堯俞爲門下中書侍郎

以范祖禹爲翰林學士初祖禹聞禁中覓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

女色之時。與諫議大夫劉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及乞太皇太后保
護聖躬。言甚切至。太皇太后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
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太皇太后深嘉之。

綱庚午五年。是太安六年。○夏。乾春二月。夏人來歸靈州之俘。詔以葭蘆

米脂浮圖安疆四砦還之。葭蘆米。浮圖砦見前。安

綱四月。知樞密院事孫固卒。**固**固宅心誠粹。不喜驕亢。與人居。久

而益信。故更歷險夷。而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

之士。不足學也。傅堯俞言。司馬光之清節。孫公之惇德。蓋所謂不言

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

綱辛未六年。是太安七年。○夏春二月。以劉摯為尙書右僕射。蘇轍為右

丞。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轍**轍除命既下。右司諫楊康國奏曰。轍

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者也。其

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之學。而用

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

異。不報。

綱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

袁了凡

宋文公。號東溪。以爲宋歐陽一王安石。今讀者多過之。此見蘇升。在元

運天下。所謂明。我爲大者。今蘇以文章舉。中外所聞。然其學。有所不足。爲翰

以蘇軾為翰林學士承旨

文學自負

以蘇軾為右丞

孫固 夏人 詔遣

蘇軾

劉章
不為
利怵
威誘

傅堯
俞卒

右司諫楊康國極力詆之。則當時已有公論。非文公一人之言也。

○十月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蘇軾以論事為衆所忌。趙挺之

王觀攻之。遂出知杭州。尋改知揚州。

○十一月罷劉摯知鄆州。○摯性嗜直有氣節。不為利怵威誘。與

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

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為朋讒。奇中。遂與大防有隙。及罷知鄆州。給事

中朱光庭駁之曰。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

不見其過。言者以光庭為黨。亦罷知亳州。〔廣義〕劉摯之罷。實大防為之也。若大防者。其于包荒之量有愧焉。

○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堯俞○堯俞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

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驚異色。素與王安石

善。熙寧初。自知廬州入京。時方行新法。安石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

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

論之。安石怒。遂不用。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

於欽之。堯俞字也。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

耳。及卒。太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

倚以為相。遽至是乎。

丁南湖正真之士名。為通著。此所以被稱獨操。其名平全也。予觀王存孫固雖稱得堯俞。而實善安石。及與堯俞法。皆以正直許之。及元祐貶斥小人。則又從寬。不

肯稱堯俞。凡與堯俞稱此節。故于元祐諸臣中。身名俱全。史以四公同傳。其知人和德也哉。

立孟
氏為
皇后

得賢
內助
非細
事

梁燾
以引
執人
為
意
高六
后類

壬申七年。建大安八年。○夏。天祐民安二年。四月。立孟氏為皇后。后洛州人。馬軍都虞候元之孫。梁門翟候在之女。

時帝年益壯。太皇太后歷選世家女百餘入宮。至是諭執政曰。孟氏

女能執婦道。宜正位中宮。命呂大防為皇后六禮使。六禮使。謂奉迎使。發遣使。告期使。納

氏使。納吉使。冊為皇后。因語帝曰。得賢內助。非細事也。既而歎曰。斯

人賢淑。惜福薄耳。異日國有事變。必此人當之耳。

六月。以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軾為門下侍郎。范伯

祿為中書侍郎。梁燾鄭雍為尚書左右丞。韓忠彥知樞密院事。劉奉

世簽書院事。頌器局宏遠。以禮法自持。為相時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雖職。且能授

任。杜絕僥倖之原。深戒朝議之巨寇。功在事。論議有未安者。毅然力爭之。

癸酉八年。建大安九年。○夏。天祐民安三年。春二月。蘇頌范伯祿罷。

六月。梁燾罷。燾自立朝。一以引拔人物為意。嘗作薦賢錄。具

載姓名。或曰。公所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

侍從。致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用之不盡。負愧多矣。

九月。太皇太后高氏崩。諡曰宣仁聖烈皇后。初太皇太后不豫。呂大防范純

仁等聞疾。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此事官家宜深知

之。又曰。正欲對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

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會賜出社飯否。因

曰。公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

史臣斷評 太后任用故老名臣。梁燾新法苛政。建興九年。朝廷清明。華夏咸定。力行政事。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

呂氏中

宣仁起光公著用之。二公未至。罷新法十餘事。皆從中出。非傳瑋所能阻抑。亦無待于光公著之建明。非安中與舜乎。二公既至。罷青苗。復常平。

禁字說等。是變澆習之法。乃神宗末年之悔意。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他日必有以子不改父之說。遂者。又罷役一事。變之太驟。秦晉利差之法。吳蜀利深。各有利病。不計究而速變之過矣。照豐之小人。不可不盡去。而照豐之法。則其善者。不必盡變。青苗均輸可罷。而保甲之法。去多取之費。而度能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特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說可罷。而提計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元祐惟不盡去照豐之善人。獨務盡去照豐之法。所以激而為始聖以後之紛紛也。

冬十月。帝始親政。詔內侍劉瑗等復入內給事。

時中外洶洶。

入懷願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上疏曰。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為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駁己草。疏入不報。會有旨召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未嘗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

十二月。范純仁乞罷政。不許。

初。宣仁太后寢疾。召純仁曰。卿

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勤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勤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位曰。敢不盡忠。及帝親政。純仁乞避位。帝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為朕留之。且趣入觀。時會羣小力排太后時事。純仁奏曰。太后保祐聖躬。功烈誠心。豈明共鑒。識

者不恤國是一何薄哉。因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時事詔書上之帝不納。

○端明殿侍讀學士蘇軾乞罷許之。**○**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

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竟起遷畏為禮部侍郎畏首叛

大防。畏與大防相反。自謂結。心在貽譴。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

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

臣等乞召惇為相帝深納之。

丁南湖○坐罪之法。必先其首。楊畏首叛大防。首倡紹述。首薦章惇等。紹聖之

元豐。關于元祐。遷于紹聖。天下目為三變。按畏與惇。未幾即叛惇而破斥。故本傳謂其進于

乙。繼附于丙。又叛而之丁。豈特三變已哉。傾危反覆。周旋不窮。在當時則雖會布蔡

本之奸邪而亦厭其行。在前代則雖張儀蘇秦之

○甲戌紹聖元年。遼大安十年。○夏。春二月。以李清臣為中書侍郎。鄧綢甫為尚書左丞。

○呂大防罷。**○**策進士於集英殿。蘇轍罷。

○翰林學士范祖禹乞罷許之。時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

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祖禹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每當

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

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

○夏四月。貶知定州蘇軾。知英州。**○**詔改元。會布上疏。請復先帝

一 策進士於集英殿

蘇軾稱講官第一

乞罷許之 楊畏首叛大防 神宗更法以垂萬世

政事。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從之。

許浩

宣仁之賢。遠體明憲。哲宗之才。不及仁宗。仁宗不致改明憲之政于三年之後。哲宗乃敢改宣仁之政于親政之初。此景祐所以日趨于治。而紹聖所以日

趨于亂。

圖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圖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惇專以紹

以王安石配享神宗

述爲國是。遂引其黨蔡卞、林希、張商英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黨。報復仇怨。惇之被召也。通判陳瓘從中道謁之。惇聞瓘名。邀與同載。

章惇先辨司馬光之奸

詢當世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爲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若果爾。將失天下之望。不察其心。徒疑其

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亦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廣義）當章惇赴召之時。因陳瓘之謫官而絕其朋類。改行從善。以輔哲宗。則懲儆

之禍無自而貽矣。惇乎。惇不足以語此。

蔡京林希

圖召蔡京爲戶部尚書。以林希爲中書舍人。

圖希赴成都過闕。惇

欲使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臣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

圖復免役法。**圖**以蔡卞爲國史修撰。

圖秋七月。追奪元祐宰執司馬光等贈諡。貶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官。詔諭天下。時臺諫黃履、張商英等。交章論光等變更先朝之法。畔

復免役法

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冢，斲棺暴屍。帝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

○十二月重修神宗實錄成，以蔡卞為翰林學士，安置元祐史臣范

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於永澧黔州。卞王安石壻也。以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

於是祖禹等皆坐坐罪罷歸。○初，禮部侍郎陸佃修實錄，數與祖禹等爭辨。大要是

安石為之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

乎。至是佃亦落職。言者又以呂大防監修神宗實錄，徙安州居住。

○乙亥二年。從壽隆元年。○夏。春二月。復保甲法。

○冬十月，贈蔡確太師，諡忠懷。咸定策。○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澌

州酒稅。○先是安民論章惇專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言

蔡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

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

不早覺悟而逐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時京之姦未著，人多未

測，而安民獨言之。未見信也。已而託他事，貶安民監澌州酒稅。

丁南湖。常安民自少遊學。不從王氏經學。且其妻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絕確不與往

京。攻張商英。攻周侯。既成，歸別之貶。尋蔡京用事。入澌州。攻落二

○十一月，安燾罷。燾，惇之故也。【廣義】惇不封其官，見不能引身

○貶知陳州范純仁，知隨州。時呂大防等竊議燾。會明堂赦，燾惇等自比數十人

重修
神宗
實錄

復保
甲法
安民
劫章
黨植

純仁
純仁

心悅回。所繫大矣。如其不然。死亦何恨。因上言大防等之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違老氏好還之戒。及孟軻反覆之言。顯斷自歸衷。原放大防等。疏奏。章惇大怒。故貶。

丙子三年。遼壽隆二年。○夏。天祐民安六年。**春正月。韓忠彥罷。****秋七月。安置元祐**

諫官范祖禹劉安世於賀英州。元祐中。民間傳言中求乳媪。祖禹安世聞之。入諫。宣仁后曰。無之。乃止。時劉幾好特寬內庭。入章惇京怨二人。欲害之。乃言乳媪指幾好故也。

九月。廢皇后孟氏為仙師。出居瑤華宮。時劉幾好。不聽于后。后對中不能平。因成隙。會宮中為后稱。事聞。章惇然所劉幾好。與幾好內侍悉歸廢棄之。

丁南湖。是元祐功臣。是君不君也。背宣仁太后。是子不子也。廢孟后立幾好。是難南。徽欽。二稱也。矣。哲宗何哲之有。

丁丑四年。遼壽隆三年。○夏。天祐民安六年。**春二月。追貶元祐宰執呂公著司馬光王**

巖叟趙瞻傅堯俞韓維孫固胡宗愈等。有差。三省官呂公著司馬光等。倡為好至深。處。追貶之。

復罷春秋科。**安置元祐宰執臣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

於嶺南。貶韓維劉奉世等以下三十人。有差。大防行至虔州。卒。天下

惜之。大防立朝挺挺。逢遇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微譽。執政八年。始終如一。

貶太師致仕文彥博為太子少保。是歲卒。年九十。彥博連事四朝。任

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雖窮極富貴。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惟

恐不及。立朝端正。公忠直諫。臨事果斷。有大臣風。功成退居。朝野倚

重焉。商英。言彥博背國負恩。廢附司馬光故也。

閏月。以許將為中書侍郎。時章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

欲舉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將對曰。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帝深然之。

○四月。追貶元豐宰相王珪。及司馬光。呂公著。為司戶參軍。據其有廢立之謀也。

○貶朝議大夫致仕韓維。為崇政軍節度副使。踰年卒。以其朋附

司馬光也。

○十一月。編管元祐講官程頤於涪州。頤時放歸田里。帝一日與輔

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經筵多不遜。於是言者論頤與

司馬光同惡相濟。削籍貶涪。

○復立市易法。○十二月。劉摯卒於新州。

○戊寅。元符元年。遼壽隆四年。○夏。天祐民安八年。○春正月。得秦璽於咸陽。得古玉印。有光顯

室。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在德不在難。臣亦曰。在德不在難。○天授傳國受命寶。〔廣義〕王孫滿對楚子曰。大而不難。小而不辱。元后初不肯與。終乃出投諸地。

○劉定之。時。歐陽祖。漢諸帝常佩之。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終乃出投諸地。

進向微玷。董卓之亂。帝辨出走。失璽。孫堅得于城南觀宮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

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魏刻犀角曰。大魏受璽傳國之璽。魏傳于晉。懷帝失位。

郭助守。因始得璽。懷以歸。尚恐璽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帝。為白板

天子。晉蓋取之。然則晉之璽始得璽。應者以璽此較也。應足盡信哉。不旋踵郭為慕容

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晉堅所併。而堅見璽于姚萇。萇從堅求璽。堅屬

比亡矣。玉胡次序無涉宛矣。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璽未嘗以送晉。而璽于

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七獨宇文周。周傳隋。隋傳唐。唐傳宋。宋傳元。元傳明。明傳清。清傳今。化及死。璽建德

進蔡
京爲
翰林
承旨

章惇
請遣
應宜
仁太

再竄
范祖
禹劉
安世

梁也。自云得顯于魏州僧。僧得于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賊所取于朱梁之
璽。與所取于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于唐矣。後唐廢帝從瑒。
與璽俱焚。燬之者後晉。晉出帝重費嚴遣太宗德光。猶德光曰。昔璽已焚。今璽先帝所
爲也。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贗之故。難盡究詰。而至于重費降遣之日。秦
璽之毀于火也。已灼然著于人人人口耳矣。哲宗蔡京而始復得之于成陽。璽聖之所處雖至
比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奉璽號年爲元符。既編號
其乃者神宗之法。又紹述其乃高者真宗之符。不亦異乎。嘗觀秦始皇傳國。非官著于璽。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
有于受天命而壽永昌哉。

二月。下文彥博子及甫於同文館獄。及甫坐短遂錮元祐宰執劉摯
梁燾子孫於嶺南。進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京覲求執政。故治同文
館獄。極意羅織。元祐諸賢。既成。而會布忘京。密言於帝曰。蔡卞備位
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遂止。進承旨。京布由是有隙。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帝不許。先是惇卞恐元祐舊臣
一日復起。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
廢宣仁爲庶人。皇太后聞之。號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
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卞惇奏。就燭焚之。明
日。惇卞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遂
得寢。

七月。再竄范祖禹劉安世於化梅州。祖禹尋卒。圖初章惇怨祖

禹安世尤深。必欲置諸死地。至是諷蔡京。併陷二人以罪。詔徙祖禹
於化州。化州安世於梅州。今湖州府安世至貶所。章惇將必置之死。陰

令殺陳衍使者。前殺內侍陳衍于崖州。過梅。臨安世使自我。使者不忍而止。惇又

擢士豪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承意疾馳。未至梅三十里。嘔血而

死。安世獲免。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遇事則判白是非。不必借

隱。長於勸講。論諫不啻數十萬言。開陳治道。辯釋事宜。平易明白。洞

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也。

○已卯二年。遼壽隆五年。夏永立元年。秋八月。子茂昭生。九月。立其母賢妃劉氏

為皇后。竄右正言鄒浩於新州。**○**初。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

未報。而劉后立。浩上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

累聖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蓋指真宗立劉德

妃也。浩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效其小疵耶。帝

變色。持其章躡踏。若有所思。因附於外。明日。章惇貶其狂妄。遂除名。

勒停編管新州。初。陽翟田畫。議論慷慨。與浩以氣節相激厲。及劉后

立。畫謂人曰。志完字。浩不言。可以絕交矣。浩既得罪。畫迎諸途。浩出

涕。畫正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

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

茫然自失。謝曰。君贈我厚矣。

張時泰

嗚呼。哲宗無罪而廢正后。而夫婦之道絕。無道而逐諫官。而君臣之道

節。固人所難能也。嗚乎。不諫于廢后之時。而諫于立紀之日。此乃功之所以難為。而禍之所以易招歟。

袁了凡劉元誠初稱諫官。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酒供職。鄭浩除諫官。恐為御史。辭不肯為。母曰。人言此官好。欲何得憂乎。遂就職。寧宗時。唐瑋拜監察御史。或忤瑋。恐重為大人累。母曰。後第盡言。吾有兩兒在。瑋乃就職。諫官御史。職雖增繁。人以為顯身榮親。三公顯以為親。不欲盡人官職矣。後元祐論胡宗憲至二十四章。給章博十九章。歷遭遠謫。鄭公諱廌孟后得龜管。瑋首論韓侂胄行能。皆不負乃職者。

庚辰三年。遼海隆六年。夏永安二年。春正月。帝崩於福寧殿。

呂氏中一老不感。而諸賢無宗主。光緒于今日。黨論則兆于明日。天傷寇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歷呂氏之禍。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黨。則以君子攻君子矣。明道謂辦法之行。吾黨有礙。紹聖之禍。吾黨尤有礙焉。元祐所以轉為紹聖。始於吾黨。或于調停。始于呂大防之引楊戩。或于擢呂。則至下布京借相之名。而用安石之法。安石變法之禍止于一時。而進引小人之禍繼于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淳下上親宣仁。下欲誅諸臣。誠心而論。罪浮于曹王甫之害黨。謂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奪入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皇弟端王佶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赦后向氏也。尊皇后劉氏為元符皇后。

二月。立皇后王氏。后開封人。德州刺史孫之女。以韓忠彥為門下侍郎。黃履

為尚書左丞。忠彥入對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太后納之。自是忠直敢言知名之士進焉。廣義忠彥之陳四事。何其切中時病哉。吁。忠彥之守家法如此。則魏公可謂不死矣。

二月。詔追封宣祖以下子孫三十三人為王。女為公主。

召龔夫為殿中侍御史。陳瑾鄭浩為左右正言。韓忠彥等薦

之也。御史中丞安惇言。鄭浩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也。

取宗
浩既
往之
著

蘇軾
以愛
君為
本

中丞不言。而浩獨敢言。何為不可復用。悼懼而退。陳瓘言陛下欲開
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悼乃誑惑主聽。規騁其私。若明示好惡。當自悼
始。遂出悼知潭州。

以韓忠彥為尙書右僕射。李清臣為門下侍郎。蔣之奇同知樞密
院事。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內郡。純仁時在永州。遣中使賜

以茶藥。諭之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
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徙居鄧州。
在道。拜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制詞有曰。豈惟尊德尙齒。昭示
寵優。庶幾顛論嘉謀。日聞忠告。純仁聞制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
責。既又遣中使趣入覲。純仁乞歸養疾。帝不得已許之。軾自昌化移
廉徙丞。更三赦。復提舉玉局觀。未幾卒於常州。軾字子瞻與弟轍字子師字子
父洵號老泉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
誦之。自為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但
為小人忌惡。不得久居朝耳。

薛方山

今之論子瞻者。不曰異端離說。則曰未改之捐公也。嗚呼。子瞻之在嘗

時。其政事。其文章。蓋以吾儕為歸。而後汲汲有為于天下者也。嗚呼。
雖行。而軍國之事。因之以就緒者。已大有可觀。而非庸衆人所及。出知方州。而民皆繪
像祀之。此其學術之不足以亂天下也亦明矣。但其施用排斥。而弗究其所據以終厥志
耳。彼不終而又使之蒙亂天下之名。吾恐子瞻不若是之甚也。荆公之是非。吾未及論。而
子瞻則有荆公有為之志。而又濟之以過激者。若其理學之未極微。則能之未純者。又焉

元祐
皇后

特子瞻為餘哉。特以叔孫繼嗣禮之宜遂起于伊川。而二氏門人。遂相攻擊。此其血氣屬事。子瞻固不能免。亦當時呂陶輩不能盡事師之禮也。吾嘗為之歎曰。蘇軾宋之賢臣也。雖而未純者也。取其合抱之才。而不計其尺寸之朽。則子瞻亦可為經世者之法也。

五月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初哲宗嘗悔廢后事。歎曰。章惇壞我名節。至是太后將復后位。會布衣何文政上書言之。遂降是詔。自瑤華宮還禁中。

盧東元宋徽宗初立。復哲宗廢后孟氏位號。論者曰。叔無復廢之禮。伊川不能快。論乃定。愚謂天子者。天之子也。受命于天。代天理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天地萬物。無所不宰。消乎千萬世之是非。于我乎定。後乎千萬世之禮度。于我乎立。哲宗廢后。賢后廢黜。千載之下。猶為之忿恨不平。豈有目擊其冤而不為之伸理者乎。在禮叔嫂不親授受爾。天子尊立封號。何礙于禮。而必假母后以塞眾口者乎。廢後秦臣倡邪。孟氏復廢。繼臣十七人皆貶遠州。則以大義不明。有隙可乘故也。嗚呼。義理無窮。是非易謬。為人上者。其可不以格致為先務乎。

蔡卞有罪。免。卞專托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脇同列。章惇雖巨姦。然猶在其術中。至是龔夬論惇卞之惡。卞乃免。詔追復元祐宰執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

秋七月。太后罷聽政。九月。章惇有罪。免。〔廣義〕蔡卞章惇罪惡彌天。嗚呼。昔者丁謂以山陵使敗。今惇亦山陵使敗。奸邪之敗。如出一律。可怪也夫。

十月。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未幾致仕。安惇寒辰序有罪。除名。〔廣義〕宋之中葉。破壞者皆潭州。是尚為能當其罪也乎。

蔡京有罪。免。劄林希官。徙知揚州。時御史陳師錫疏言京卞同惡。龔夬暨復紅公望又力論之。乃奪職居杭州。右正言陳

免。章惇
在卞
衛中

免。蔡京

祐論希當附機要。詞命詠題之罪。乃削瑄明殿學士。

○以韓忠彥會布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布初附章惇。凡惇所爲多布所建白。及不得同省。始與惇異。布既拜相。其弟翰林學士會肇引嫌出知陳州。言於布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却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異時惇卜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乎。布不能從。

唐荆川

衰亂之世。則兄弟相戒以免禍。此聖人所以錄小菟之時也。王安石之諫安石。會肇之諫會布。可謂得此詩之義矣。然周公爲弟而不能化管叔。則二

子雖賢。如其兄之惡何。

十一月詔改明年爲建中靖國。

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由是邪正雜處焉。

徽宗皇帝

諱祐。神宗第十一子。初封端王。哲宗無嗣。大臣與皇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五年。爲金所擄。○帝性機巧。多持節。不修國政。大興土木。

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乘機而起。後雖封平。反復不省。信任奸邪。與金人締約滅遼。悉爲金人所欺。大舉入寇。擄帝北行。殄于五國城。哀哉。

辛巳建中靖國元年。○夏承安三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高平公

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己便民。絕朋

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辯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竄以事

君者也。純仁卒。年七十帝聞訃痛悼。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諡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

王侁純仁也。厚仁恕。宰乎天下。不盡不曉。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愛國之心。儼然有仲淹之風。使侁舉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為已甚矣。于純仁見之矣。

二月。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猝。輒逞異志。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等復極論之。遂坐貶。後徙睦州卒。

罷權。給事中任伯雨。**初**伯雨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人疏。會布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論益力。時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

投書
以快
去就

復有異同。則公義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快去就。汝其書之。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遂出書。布大怒。爭辯移時。至箕踞諍語。瑾色不變。徐起言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變然改容。信宿出瑾知泰州。〔廣義〕一歲中罷兩權給事中。一右丞。一可諫。後

召一巨盜爲翰林學士。則

宗初攻之矣。蓋可見矣。

表了凡傳免會除御史中丞。上官使臣抽濟增調。以輔威德。請極其力。若竊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然猶知諫院曰。何大臣之細故。殺其隱微。以中己直。實不能也。區公曰。此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程頤召爲御史。對曰。使臣抽濟補闕。再冀朝廷則可。使擢抽臣下短長。以治直名則不能。待宗嗾爲得體。陳導爲左可諫。嘗云。言者不當以淺近見期。或上聰明。況以奸爲忠。無補干時。反傷治體乎。慶曆拜御史。官臣職在博舉奸邪。當思大體。若收抽細故。非臣之本心。此大公之言。端謂要矣。當拈出之以徼風潮忠告。

復召
蔡京

十一月復召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先是供奉官童貫順旨得幸。詣三吳。今蘇潤兩三州是也。訪書畫奇巧。留杭月餘。蔡京與之遊。不舍晝

夜。貫附語言論奏。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忠彥與會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

壬午崇寧元年。遼統元二年。夏貞觀元年。春三月。召宦者童貫。製御器於杭州。童貫

置局于杭州。造作器用。民力重困。

五月罷韓忠彥知大名府。忠彥爲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謙之士。張廷堅陳瓘鄭浩龔夫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爲得人。然與會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

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逐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

詔籍元祐元符及今黨人不得與在京差遣陸佃罷。會御史

請更懲元祐餘黨佃言於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

削秩自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揭之朝堂言者用是論佃名在

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卒。

周德恭黨人之禍其來尚矣自漢立黨類而正士擯斥唐立黨禁而君子

獨能久乎。徽宗即位繼二年上書復進取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下書詔籍元祐元符黨人則其見逐小人而彼不克終之意可見矣。天下何由而治乎。是時黨毒肆虛。罔敢縱何。獨陸佃一言以救之。其稱少恩。見許朋邪。遂為罷黜。可憐惜哉。

閏六月會布免。初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會布擬壻

父陳佑甫為戶部侍郎京言布私其所親布忿怒爭辨久之聲色俱

厲帝不悅遂出知潤州。

七月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下之日賜坐延

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

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曰敢不盡死。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廣義】嗚呼。汴宋之禍。給予神宗安石。終于徽宗。宗蔡京。君子原情定罪。不當置神宗安石于徽宗

下。蔡京之

八月詔天下興學貢士作辟雍於都城南。

作辟雍於

上蔡父之

會布

元祐元符黨人

周德恭自古小人所以諷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為小人者。自王欽若丁謂始。欽若若謂諸道貪。稱繁囚。丁謂謂罷兵。推贊成。今蔡京入相。請與韓資士。曰視欽若丁謂。前後一轍。與君子處事何異。惜其既入政府。應得慮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曰。大惑似信。大飾似信。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未始不為小人也。然與韓資士。作辟雍。本為美事。作之於貶斥正人之後。乃所以繼之爾。

九月立黨人碑於端禮門。時蔡京 **籍元祐及元符末宰**

執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頤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彙黨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

何叔丘崇寧初。京在相府。與元祐諸賢。乃籍司馬光以下三百九人。指為奸黨。請鑿宗書而刻之。又自書頌于天下。碑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汚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餘辱也。夫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廢盜遺刻。歷數芳名。粲然若繁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與涼水伊川聯名焉。曾不以為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可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諱用其心矣。碑之所紀。德業無聞者居多。然類此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為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誅之。乃所以譽之力。乃借譽而掩揚。豈不益哉。

十月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於遠州

時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會昌州判官馮

解上書言先帝既終則后無單立之義稽之逆順陛下無立嫂之禮

要之始終皇太后亦不得伸慈婦之恩於是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

居瑤華宮併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貶韓忠彥等十七人於遠州

周德恭復廢者甚獨也。孟氏哲宗之后。徽宗之嫂。况會母儀天下。哲宗以非義而廢之。舍慈既久。徽宗已知其枉。復其后號。此萬世之公議也。今因彙黨之言。變典復廢之典。正諸名位。豈有臣願君。故獲疑少。義乎。

癸未二年遼乾統二年。夏貞觀二年。 **春正月安置任伯雨等十一人於遠州**蔡京

想元符末意諫論已。悉
陪以黨事。同日度窟。

三月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

四月詔毀司馬光等景靈宮繪像。光及呂公著。臣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鼎。王黼。凡十八人。又詔毀范在蜀所錄。及三蘇黃庭堅蘇軾文集。

除直秘閣致仕程頤名。頤自倍徙峽。復直

秘閣。言者希蔡京意。論其學術頗僻。素行譎誕。專以詭異。聲警愚俗。

乃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頤於是遷居龍門之

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詔童貫監洮西軍。六月貫及安撫王厚復隴州。貶韓忠彥等官有

差。

胡氏嗚呼。任煥高以七奏。信恭顯十常侍以七奏。憲王守繼田令致以七

頌蔡京所書元祐黨碑。刻石於州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

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

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

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發明】消書立黨人碑于端禮門。又書詔黨人子弟毋得至闕下。此書令州縣立黨人碑。略無一

毫矜恕之意。黨人何負于國而安之深耶。分往載石工之言。深合道義。願得時行進出于安民

載以表之也。一書再書。深惡之耳。

袁丁凡。蔡京撰元祐黨碑。鄆州縣刻于石。石工安民不忍刻司馬光名。彼一工

三。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
氏。揮斤而擊。未盡碎。斃于碑下。雨工稱皆千里也。

毀司馬光景靈宮繪像
之龍門

石工不忍刻元祐黨碑

免安民二字於石末

大成殿

朱勳
領花石綱
於蘇州

毀元祐黨碑

蔡京免

甲申三年。遼乾統四年。夏貞觀三年。六月賜辟雍殿名曰大成。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張時泰

徽宗以安石配享孔子。則于孔子固無所玷。而於王氏亦無所榮。而徽宗則徒遺萬年之臭也。此又讀史者之所當知。

乙酉四年。遼乾統五年。夏貞觀四年。十月以朱勳領應奉局及花石綱於蘇州。

初帝頗垂意花石京。勳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貢五六品。至是漸盛。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於蘇州。命勳總其事。勳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岩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紕覆加封識。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扶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逮。又僦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相視。

丙戌五年。遼乾統六年。夏貞觀五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長竟天。詔求直言。

中書侍郎劉達請帝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

蔡京有罪免。京懷姦植黨。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

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言。因覩帝蔽盈溢。遂倡爲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及星變。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免爲太乙宮使。

總提
之為
相

丁、南湖豐亨豫大。易言保治之道也。而蔡京倡之以濟其召亂之謀。愛其助之。皆
言好賢之誠也。而海武國之以爲其爲好之計。蓋安石附會譏議。創行新法。
故其流惡一
至此哉。

以趙挺之爲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初蔡京與邊事用兵累年。至是帝臨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費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主愛民之意哉。挺之退謂同列曰。上志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時執政皆京黨。但唯笑而已。

十二月。劉達罷。時蔡京令其黨進言於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爲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惑其說。復有用京意。於是京黨論達專恣。出知亳州。

丁亥。大觀元年。建統七年。夏真觀六年。春正月。以蔡京爲尙書左僕射。蔡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攸京之長子。

九月。故直祕閣程頤卒。年七十有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

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旨。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

總提
聖人
遺書
得孔

程頤
學本
於誠

孟不
傳之

方軫
請京

受八
寶千
殿大慶

上陳
禾

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頌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

周德恭凡辛故官錄賢也。程頤既已削其官矣。此猶書故直被闕者。曠無故不與其賢人也。潘其勿果大用為恨矣。雖然。其舉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于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更其德哉。傷目書之。非為程子惜。而為當時惜也。

十一月。梳太廟齋郎方軫於嶺南。軫先是軫上書言蔡京碑晚社稷。神視也。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役匱者無日無之。蜀臣也。函也。唐武后作廢。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今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帝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梳之。

【黃義】方軫上書之言。直氣凜然。信乎為千古忠義之倡。奈何蔡京當國。日帝不顧身。為崇宗陳京欺罪而請誅之也。于時徽宗自當大召羣臣。宣示軫言。播告中外。斯時也。必有忠願之臣如軫者。同致去路之力也。夫何徽宗不以軫言示眾。反以軫言示京。使京得以大肆其兇。流毒於軫。故軫曰。梳太廟齋郎。方軫。于軫南。以見軫之流。雖出于蔡京。而蔡京不得辭其責。

戊子二年。徽宗八年。夏。高麗七年。春正月。壬子朔。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加蔡京太師。時得良玉。上乃命作六寶。曰皇帝之寶。曰皇帝行寶。曰皇帝信寶。曰天子之寶。曰天子行寶。曰天子信寶。以合秦制。天子六寶之數。與受命。鐵圖。曰八寶。【黃義】徽宗之作是寶。無非蔡京周旋之謀也。雖夫得索羅于成國。義自見矣。

四月。童貫復洪州。加童貫檢校司空。賜蔡京玉帶。

己丑三年。徽宗九年。夏。真觀八年。春三月。右正言陳禾上疏。請竄童貫。貶禾監

即爲之改。則知當時天厭
京獻之醜。蓋可知矣。

○辛卯政和元年。遼天慶元年。夏真觀十年。秋八月。復蔡京太子太師。

罷。

○張商英

○九月。鄭允中童貫如遼。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請使
遼以覘之。或言以宦官爲上介。國無入乎。帝謂曰。遼聞貫破羌。故欲
見之。

王敬所

其哉。徽宗之無道也。遼政之亂。即使宋之力足以圖之。亦自有人。而欲
受之亦不以爲恥。君子以
是知宋與遼之俱亡也。

○冬十月。羈管陳瓘於台州。先是瓘以忤蔡京竄柳州。瓘子正

彙在杭。訟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巖執送京師。下開封府獄。併逮

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

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私情有所不

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

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王經臣蒞鞫。聞其辭。失聲太

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

疏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

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

爲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令石城知台州。

明廷
分取
深矣

竊黃
以還
歸地

燕
之
比

置瑾以必死。賊至，執瑾至庭。大陳獄具，將臨以死。瑾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賊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瑾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義，干犯名分乎？賊慚，揖瑾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賊未幾卒於楚州。瑾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擯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廣義）陳璋向為諫官，其剛介正大，人所難能。竊嘗而不善其官者，以見非仍世可得而辱之也。

許浩 蔡京之姪。徽宗拔擢其處心。後其官者，以見非仍世可得而辱之也。
挾私清以符合其說。則義所不為。可見堯之事君。一惟忠誠。雖正象不殺顯也。微宗可以信其言矣。而不能信。使其父子同竄以成姦臣之勢。而嗣至千斯七。遂夫。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秘書丞，賜姓趙氏。良嗣本燕人，馬

植，仕至光祿卿，行疇而內亂，不齒於人。童貫使至盧溝。在順天府西南。本桑乾河別名。

植謁見，自言有滅燕之策，貫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

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登萊二州名。今俱

陸為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國燕之議始此。

袁了凡 保德孫子矣。崇寧間，在河北都轉運。傾產計奉土。至稱銀錢三百萬。市

以求奉。兩國之禍。蓋基于此。子美用是致貴位。按子美當時亦圖一己退讓。豈虞禍

兩國哉。然運亡而宋因之。則是禍又不止兩國矣。事具宋史不甚顯。而所關係甚大。故著之。

壬辰二年。遼天慶二年。夏真觀十一年。十一月，加童貫太尉。加者不宣也。

周徽先生

紹教 仙經

女真 阿骨打 稱帝

金路 遼黃 龍府

賜方 士林

○癸巳三年。遼天慶十二年。○二月。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

號通妙先生。王老志。耀人。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後妻于。結草植田。為人

啓視。乃昔歲與喬劉二妃姦好之語也。由是益信之。老志年而死。○仔昔洪州人。隱

于嵩山。自言馮許靈。得大洞隱書。能道人未來事。蔡京聽之。由是道家之事日興。

○冬十二月。詔求道教仙經於天下。

○甲午四年。遼天慶四年。○十一月。遼蕭嗣先帥師伐女真。敗績於混

同江。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矣。自是每與女

真兵戰。輒敗。

○乙未五年。遼天慶五年。○金太祖完顏

帝更名旻。國號金。

袁了凡。金史世紀。兩女真同出于黑水靺鞨。居肅慎氏之地。為勿吉七部之一。

契丹。號靺鞨。其在北者。不在契丹。號生女真。因此分兩女真。而生女真有混同

紅長白山。混同紅赤曰黑龍江。所謂黑水白山是也。金始祖起于此。則金之種族出生女

真。若猶女真。號靺鞨。為契丹熟戶久矣。○又曰。金史世紀。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即位

曰遼。以寶鏡為號。取其聖也。寶鏡雖聖。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金之色白。完顏

部色尚白。于是國號大金。而地星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為十九路。上京路即海右

之地。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

此。是國建號。原取此兩義。

○九月。金主旻陷遼黃龍府。在遼東三萬衛西門外。初。金主次混同江。無舟以渡。

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

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不得其底。

○丙申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春正月。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

卷三十一 宋紀 徽宗 一四八三

靈素

上清寶齋

千道會

先生。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苦之。及王老志死。任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

四月。會道士於上清寶籙宮。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建言京城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喜。益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以逢迎之。備有珠星日月。詩風樂。天書靈符之符。遂竭國家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上下亭宇。不可勝計。皇城上作複道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機道者。別築堤為備。而不與民庶相雜。天子自行其上。有私路。則作穴。百餘在彼中往來也。

詔蔡京三日一朝。正公相位。總治三省事。

丁酉七年。遼天慶七年。○金天統元年。○夏雍寧三年。春二月。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

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上章。册帝為教主。主道君皇帝。先是帝與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大皇帝君。國中奉放金教之教。遂薦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勅等司上表章册朕為教主。主道君皇帝。于是奉。

臣及道籙院上表册之。

劉定之

稱本夷狄之人。而其徒謂佛之身體而貌皆若金色。儀宗所謂中華放金教之教者。指佛教而言也。而其言可謂妖矣。未幾女真自夷狄。號號大金。

漢中。等。謂官若為之先矣。康禧宗元年為寶明。是時黃巢起。曰。唐去君而存黃。以為朕。此其當代居之徵。後之論者。謂天啓昏主以告亡于世。儀宗之言。豈不類此。

馮時

召楊時為秘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

南劍州名。今延平府。將樂縣名。在延平府城西。

初舉進

士第。聞程頤兄弟講孔孟絕學於河洛。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頤於

穎昌。

今開封府許縣。

相得甚歡。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頤卒。又師

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頤偶暇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

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後歷劉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

不忘。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

龜山在將樂縣

北三

會蔡京客張覺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

諸左右。以開導上心。京問其人。覺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

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廣義】龜山頤德重望。英才正氣。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

之。况中土耶。夫何微宗昧于求賢。獨于私昵。兼賢在野。擊小備朝。今者一得龜山。即當

置諸右左。既名曰召。止以為耶。惜哉。且蔡京之于賢人君子。非不知不好也。特以利欲之

私。故謂已深。遂有留賢在焉。譬諸泰山時日。雷電轟耳。而亦不見不聞也。今

而直抵無可奈何之地。始以龜山為薦。此可見小人之于天理。未嘗有所泯滅也。

周德恭自立黨隨。是蓋天理民彝。隨處發現。不終泯沒云爾。使其奮筆前君。聽新事

業。悉結賢才。與之共政。則天下容或未亂也。惜乎。徒能召時而不改政體。可勝慨哉。

袁了凡福。龜山嘗言。走向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

渾然天成。孟子曰。露走角。亦安能遠。儼然天威。則機穢禍塗矣。一察皆稱善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

龜山 老成 龜山 先生在 安在

遺時 袁嗣

庚子二年。遺天慶十年。○金天輔二年。遣趙良嗣如金。議夾取燕雲。八月。遺良

如金

蔡京父子相軋

詔馬政如金

使師成

嗣以金物並來饋
使還及盡餉。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

故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

故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與客語。使避之。故甫入。遽起避父手為其復狀。曰。大人嚴勢

舒緩。體中得毋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故曰。禁中方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耶。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耳。黜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袁了凡漢梁寶夫婦。對街為宅。宋蔡京父子。分立門戶。嘗人倫之奇事也。蓋小人人于所厚者薄。又何所不隨哉。

秋九月詔馬政如金報師期及歲幣。先是金主謂良嗣曰。金兵自

平地松林趨古北江。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至是帝報書云。

大宋皇帝致書於大金皇帝。遠承信介。特示函書。致罪契丹。欲聞為

慰。確示同心之好。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勸

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於歲。

張時泰張宗比舉。其失有三。動叛人而我無罪之國。不仁也。夷飲而與之儀。不義也。許夷款以歲幣。不智也。失此三者。國本搖矣。可不慮哉。

冬十月加內侍河東節度使梁師成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

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

擇善書吏。習做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

自標榜。自言蘇軾出於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

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己任。四方

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污。多實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

關相

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於池州。

方臘之亂

圖建德軍清溪今淳安縣。民方臘作亂。臘世居縣揭村。託左道以惑衆。家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怒而未敢發。時吳中困於朱勳。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勳益橫。臘因民不忍。諺言不堪也。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勳爲名。旬日衆至數萬人。遂陷建德軍。婺歙衢杭廬等州。後以童貫爲江浙宣撫使。詢詔討臘平之。

張時泰諷諭以詩諷諫。深得古人之意。所謂吟咏以諷其上。言之者不可罪。聞之者足以戒是也。乃朝進諷諫之詩。某承故時之詔。獨何歟。

辛丑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夏元德二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石綱。

宋江之亂

二月。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擊降之。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將至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宋江才必人

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

聞之皆無鬪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紅乃降。

○壬寅四年。

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夏元德三年。

三月，金粘沒喝襲遼主行營，遼主走

夾山。遼李處溫等奉晉國王耶律淳，稱帝於燕京，降封遼王為相陰王。奉表乞附庸於金，金人不許。

○以童貫為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蔡攸為副使，帥師巡北邊以應金。朝廷既與金人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復乞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今不取燕雲，女真即強，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決意治兵。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童貫為撫軍，使蔡攸副之，勤兵十五萬以應金。（攸表）今遼宗與金約夾攻遼。其與童貫之通何異哉。後之帝中國者，皆勿以手足倒懸而冠履倒置可也。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於白溝。

在河間府。

遼使來告曰：女真之叛本

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啓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統制神師道請許之，和貫不納。

○六月，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宋昭
諱伐

童貫
伐遼
敗績

○九月除朝散郎宋昭名。○宋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鄰。

異時金必敗盟。爲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

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

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

之。除昭名。編管海州。（通義）願宋昭上書之言。不惟忠心激烈。而且有先見之明。此

○趙良嗣如金。（報云不負）○遼涿州留守郭藥師。以城來降。

童貫使劉延慶及郭藥師帥師伐遼。藥師敗績於燕山。延慶退保

雄州。延慶等至良鄉。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次於涿州。藥

師曰。幹兵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襲之。城可得也。請令

公之子光世爲後繼。延慶許之。藥師既入燕。而蕭后密報蕭幹。幹領

精兵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敗走。僅以身免。幹分兵斷

延慶餉道。擒獲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留帳中。夜半僞相謂曰。聞漢

軍十萬壓吾境。吾師三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

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既言。乃陰遣一人歸報。宋師聞之。以

爲信然。明日延慶見火起。以爲敵至。卽燒營而遁。士卒蹂踐死者百

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儲蓄軍實殆盡。退保雄

州而已。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諷之。○郭藥師及遼蕭幹戰於永清。敗之。詔加藥師武泰軍節度使。

金主旻陷遼燕京。遼主淳妻蕭氏出奔天德。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

萬歲山成。更名良嶽。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戶口視西漢盛時益有加焉。

癸卯五年。遼保大三年。○金天德七年。八月。以春正月。以王安中知燕山。

度郭藥師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

三月。金使銀朮可來歸地定盟。先是趙良嗣至燕。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輸本朝。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良嗣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我且提兵按邊。乃令良嗣歸報。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還奏。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再往。許以遼入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來。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地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

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及六州之地。營平懷三州。終以非石晉所略契丹地。不與之。詔童貫蔡

攸入燕。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遂班師。時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

皆爲金人所掠。而東唯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彖易。金主曰。

海上之盟。不可忘也。

丘文莊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邊。寔至九廟丘墟。社稷倫亡。人君

族之禍。哉。豈非之。

以收復燕雲。加王黼太傅。封楚國公。鄭居中太保。蔡攸少師。封英

王國公。進封童貫徐豫國公。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辭不拜。王

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空城。至是奉百官表賀。超復燕雲。宰執皆位。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丁南湖鄭居中不受平燕之賞。蓋以一事之極。而據平生之好。爲耳。論者謂童

京。附宦官王經臣。史氏以張商英爲配。而議其向背。離合視利所在。是愛得有羞惡也。

六月。遼張鼓以平州來歸。初。金人以燕地與宋。以遼宰相左企弓

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言於

張鼓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安集。今公臨巨鎮。握強

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鼓遂召諸將議。

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公若仗義勤王。奉迎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

張童貫
來平州

金人
歸燕
京及
六州
地

左企弓十金
張義利
張義利
忘義

紹以
張金
與金
解體

劉安
世辛

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宋爲之援。又何懼焉。毅乃召左企弓等。數以十罪。略曰。天祚播遷來山。不即奉迎。一也。勸奉晉國王番號。二也。欲斥君父。三也。封閉險。三也。天祚遣知國王來繼事而殺之。四也。德書始至。有迎奉拒納之辭。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檢括裁財。聚斂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殺金人殺兵。先下平州。十也。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遣李安弼偕高黨至燕山。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毅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安中以聞。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發明〕張毅以之歸宋。則其中無所主而聽命于人者也。會稽忠臣義士有是哉。若毅者。其見利忘義之小人也。平州降金。復以

十一月。金幹離不襲平州。張毅奔燕山。幹離不遣人以納叛來。貴途欲以兵攻燕。詔王安中以毅與金。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併毅二子與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矣。且力求罷。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由此與師矣。〔廣義〕宋聞金欲加兵。毅以示弱于金。而金人得以指爲他人與兵之由也。彼宋人者。可謂識見短而中情怯者也。

乙巳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西遼德宗耶律大石延慶元年。○是歲遼亡。金代。西遼建國。遼亡。遼九主。共一百五十年。春正月。遼主如黨

項。二月。至應州城東。金婁室獲之以歸。遼亡。遼九主。共一百五十年。

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廣陽郡。今郡王。宦者封爲王。始見于此。

七月。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安世忠孝正直。取則於司馬

光。任諫議。正色立朝。面折廷諍。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

惡地。無不歷之。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

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卽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字也。安世

王儼

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儼小人之怨。及章惇得志。儼毒海紳。馳驅國家。期冀之禍。歸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稱君之體。使生民受弊。

爲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于口舌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袁了凡

夫元城劉氏師事溫公。服膺終身。可謂篤信。至意見同異。則亦有舉世不所謂舉而不黨者也。

所謂舉而不黨者也。

十月。金將粘沒喝幹離不分道入寇。

太常寺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察爲金賀正使。至境上。遇

幹離不兵。臨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摔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

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答。平

居恂恂然。無所可否。及倉卒殉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諡忠肅。〔按明〕傳

挺城無屈。反覆辯論。略弗少挫。不惟不辱君命。抑且不辱其身矣。雖云被害。忠何損乎。世有偷生苟免。求生害仁。而爾伏巧命于強敵之前者。視察寧不頗汗哉。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先

是金人遣使來許割雲中諸州。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

沒喝南下。貫使馬擴往。粘沒喝責以隄盟納叛等事。粘沒喝遣使。收燕。可

速別割數城來贖罪。貫聞之。驚遽不知所爲。欲遁還京師。知太原府

張孝純止之曰。金人隄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

金人分道入寇使金不屈

金國太原

李翼
死節

郭華
師以
燕山
降金

以星
太子
封牧

王勤
下勤
天勤

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去。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之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韓離不入檀薊州。郭華師迎戰於白河。敗績。遂還燕山。執知府蔡靖以降。金盡取燕山州縣。郭華師專制一路。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欲內地不復防。至是叛。韓離不既得華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郭導。懸軍深入矣。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今大名府。瀋縣。以皇太子爲開封牧。

時帝以金師日迫。爲憂。議避兵之計。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稅音抽先出守金陵。

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稅遂罷行。

詔臣庶極諫。天下勤王。初。宇文虛中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

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言之。王黼大怒。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以虛中爲保和殿大學士。至是。金兵

今日
改遷

李綱
前傳
位號

刺直
疏

日逼。帝甚憂懼。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金人兩路並進。事勢至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悅。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詔曰：朕懷承祖宗休德。託

雖兢兢業存于中心。而遇咎形于天下。蓋以寡昧之質。轉運成之業。言路壅蔽。尊號日聞。恩幸持權。貪饕得志。錫紳賢能。陷於黨穢。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成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既竭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請求。儲軍衣食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迭見。而朕不悟。庶幾懲創。而朕不知。迨維己術。悔之何及。一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勤奉業。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不限常制。草廬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業。定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加獎異。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並不加罪。

帝覽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

張時泰

分注載帝命宇文虛中草詔罪己。何其自責之明且切哉。或曰：漢武帝之輪臺。唐德宗之奉天。皆罪己也。二君之國。何以不亡。而徽宗獨亡乎。曰：三君之詔。名同而實異者也。何以言之。蓋武帝德宗有亡國之事。而無亡國之臣。徽宗既有亡國之事。又有亡國之臣故也。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時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

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翌日敏入對。具白綱言。帝即召綱入

議。綱刺臂血上疏。請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

死捍敵。天下可保。遂傳位於皇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

上皇帝。徽宗不識吳敏李綱何如人物也。然而披露忠肝義膽於國步艱難之秋。不在於親近之童貫蔡京王黼。而在於向義排難之吳敏李綱。其人品之賢不肖有如是。

君人者。不可不懷其用舍哉。

周德恭

徽宗傳位太子。此固一時權宜。然即位二紀。窮極奢淫。國事危蹙。四海

為教主道君。以某乘之君。為德教之主。至於浸齒而向不覺。嘗乎劉文安公曰：今日為教主道君皇帝。於宋何其尊也。以此欺愚眩眾。不知他日封為昏德君於金而不勝辱辱矣。

可憐嘆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

張時泰

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嗣王新服厥命之藥石也。使後宗預用李綱。又何至於今日之顧帥乎。書稱知人之難。信矣哉。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勳。以謝天下。時天下皆知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勳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此大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大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帝嘉納之。

張時泰

陳東之言。賈太傅所謂痛哭者是也。致宗即位之初。一得陳東之書。正當

不曰有君如此。我何不出而事之。且大禍迫近。當勢益孤。不能爲害也必矣。况金人一聞新君如此。有爲。氣亦少沮。汴宋基礎。孰能搖之。今於陳東之言。以嘉納之。又不果行。足見其不能有爲也。噫。不能有爲於其始。安能有爲於其終也耶。嘗曰。去邪勿貳。惜乎。欽宗不足以語此。

大賊
異名
同罪

陳東
伏闕
上書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二

宋紀

欽宗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廢傳以位。壽六十年入寇。遷之北行。紹興三
十年。殁於五國城。愍夫。

丙午。靖康元年。金天會四年。○西遼延正月。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金人入相濟州。相濟二州名。梁方平之師潰於黎陽。金人遂渡河。

方平帥禁旅屯於黎陽河北岸。金將迪古補奄至河南。守橋者望見金

兵旗幟。燒斷橋纜。金兵未得濟。既而方平師潰。奔還河北。河東路制

置副使何瓚帥兵二萬。退保滑州。今大名府滑縣。聞方平潰。亦棄師歸。宋師

在河南者。無一人敢拒。金人遂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

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

人守河。我豈得渡哉。庚午。金師取滑州。

竄王黼於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雍丘盜

殺之。聞府尹楊昌齡黼遣人殺之。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帝聞幹離不濟河。卽下詔親征。

聖出

以李綱爲東京留守

李綱
出幸帝

六軍皆拜
伏呼萬歲

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爲副使。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蔡京蔡攸處。實皆從行。於是百官多潛遁。辛巳。上皇至鎮江。

綱以李綱爲東京留守。李悅副之。金幹離不既濟河。宰執議請帝暫

幸襄鄧。襄州今襄陽府。鄧州今南陽府鄧縣。以避敵鋒。吳敏曰。京師百萬生靈。奈何棄之。

臣願留守。以救一城。行營參謀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

委而去之。可乎。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

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

籍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

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佞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留守。

綱以李綱爲尙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既受留守之命。復爲帝力

陳不可出幸之意。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

卿。今勿致疎虞。綱惶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綱趨朝。則

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

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

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

乘輿未遠。以健馬來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

悅者。皆拜伏呼萬歲。綱治守戰之具。數日而畢。

金幹離不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徽宗皇帝第九子。韋賢妃所生。及少宰張邦昌往爲質。

時幹離不軍抵汴城。據牟詭岡。聞城中有備。欲退師。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等主割地請和。李綱以爲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誤國事也。不聽。是夜金人來攻宣澤門。李綱敗之。斬首百餘人。至旦始退。甲戌。命李悅使金軍。幹離不謂之曰。今若議和。當輸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緞百萬匹。尊金帝爲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送大軍過河。乃退耳。悅等唯唯。不敢措一言。遂與金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納等偕來。索路要質。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悅至。李邦彥勸帝從之。帝括借都城金銀娼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十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况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尙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卿第出治兵。此事當徐

康王 康王 康王 康王

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一依其言。以張邦昌為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為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河。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

張時泰

甚說。李公之抱負也。嘗汴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食其饋而至。是也。汴圍未必不解。而康王亦未必為質矣。况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然不可議矣。今詩綱不還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向何以和為議哉。曰。深者。金嘗之詐也。苟如李公所論。則終不讓而自和。况謂乎哉。吁。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者。天乎。人也何尤。

圖金兵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斬其將校十餘。殺其衆數千。何權力戰而死。

圖金師退於孟陽。

金從康王之請。解圍退師。

圖馬忠敗金人於天順門外。

金騎大掠於城下。

都統制馬忠以京西募兵過至。羣金人數之。金師遂收斂為一。西馳稍遠。授兵得捷。

圖種師道姚平仲諸道勤王兵至汴京。金人稍北。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為老種。見帝言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為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納在廷頤頤。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為卿故也。師道請緩給金幣於金。使彼情歸。扼而戮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廣義〕內有李綱之揮圖。外有師道之勤王。豈徒退敵云乎哉。綱擬以獲金幣之圖甲利兵可矣。夫

金使 拜跪 如禮

種師 道姚 平仲 諸道 勤王 兵至 汴京

馬忠 敗金 人於 天順 門外

有欲宗殺廉而不能殺
二公之顧。惜哉。

○**姚平**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大學士陳東張洵羅敷其罪惡。處更。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八角嶺。遂殺之。

於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戮。四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言。帝以語綱。綱主其議。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弟師中至。平仲請先期擊之。遂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金師復圍汴城。李綱帥諸將出封丘門。戰於暮天坡。以神臂弓射之。金人少却。神臂弓射二百步。能洞札。最爲利器。

○**金幹離**不使王訥來。詰責違誓用兵之故。且更召他王爲質。時金質廢邦昌爲遼王。度王不爲動。金人異之。故更召。

○**王訥**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汴京也。其可憐者。

惟李尚書而已。今綱既廢。則知當時宋亦無可恃者。而金人亦何所憐哉。

陳東
上書

○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罷李邦彥等。搗壞登聞鼓。喧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衆皆奮躍。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發明】前書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處之正矣。

上書請復用李綱。則庶乎可以得好處之正矣。

○以楊時爲國子祭酒。時知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乞用李綱。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張時泰

上書論元祐黨禍學術之弊。可以崇正學。次書以祐國宮變與民。可以得民心。至是書楊時爲國子祭酒。可以定國論。是三者。實救時之急務也。歷

書於冊。有可觀矣。

康王
構復

○金幹離不使王納來。更以肅王樞爲質於金。康王構還。○以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畀金人。金幹離不退師北去。京師解圍。乙巳。幹離不既得三鎮。且知京師有備。遂不俟金幣數足。遣使告辭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解嚴不殆也。新節古曰。謂解嚴無礙也。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李邦彥免。

○邦彥無所建明。惟與白時中。張邦昌等。阿順趨諂。

前事以快一時之忿，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繡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廣義〕聖賢委任，然而否然不能憤者，以庶格一人在焉，備者恨之。

詔種
師道
三鎮

詔種師道屯滑州。姚古種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幹離不至北鄙而還。〔元〕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粘殺瑒深入，南陷隆德，先敗李彝鄭望之等，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堡寨險峻所在，當固守。

時大臣立議矛盾，樞密主破敵，而三省令護送出之。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

詔種
聖君
於南
京
出玉
帶金
魚象
簡
李綱
調和
父子
尹焯

詔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於鎮江，人情危駭。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願回鑾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廣義〕嗚呼。李公嘗處微飲父子，其即體微公之班致也。千古令人景仰，不亦偉哉。

四月，太上皇至京師。居於德宮。

召河南尹焯至京，賜號和靖處士，遣還。焯洛人，師事程頤，種

師道薦焯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遺還。戶部尚書梅執禮侍郎邵博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焯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感。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是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時言。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解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

周靜軒安石創立新法。以論設天下之民。爲作三經。以警戒天下之士。實萬世之論。深切時宜。非以道事君者。安能若是邪。欽宗知其失。當碑其覆像。投諸水火。夫何庸論配享之禮。降居從祀之列。謂之何哉。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於殺熊嶺。敗績。死之。古軍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道出師。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還雲中。留

殺
之
戰

種
師
中
死

種
師
道
罷

手
書
裴
度

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即日辦嚴約，姚古、張顥俱進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辛未，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五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古將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古衆驚潰。古與顥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怨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

圖種師道罷。以李綱爲河南河東路宣撫使，以救太原。時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太原圍急，南仲等請割三鎮以賂金。綱言祖宗之地不可棄，帝從綱議，欲遣將援太原。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韜副之。後韜兵先捷。凡九戰皆捷。綱斬虜數百。金人不戰而退。綱

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拜辭不許。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是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杜郵在西安府咸陽縣。一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唐裴度封晉國公。身經天下安危者三十年。

李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之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周靜軒師道老將而召置。李綱書生而往代。則其時事亦可見矣。豈非熙豐之黨有以陰濟之乎。

王敬所失國之君。豈偶然哉。吾氏有言。困於心。衝於慮。而後作。備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者。以為庸人也。靖康之禍。金人駐兵城下。徽宗出奔。欽宗垂死像息。專竄轉強。而幸金人之去。其為困衝發也。大矣。窮騎前退。上下恬然。奸臣復執國柄。而以兩河之遺布置李綱。綱既出而羣臣相安。不復言敵。太原既破。二將復來。抱頭風伏。以為俘囚。父子曾不知戰。而視息人關。其不發不喻。可宜哉。當是時。出幸之計。未必全非也。兩河忠義。何以招修。而宗澤李綱尚在左右。精幸與劉或長安。以保天下之心。而固中何險。以阻長驅之勢。厚集淮楚。以協必勝之心。金人出太原。我自前恒以扼其吭。金人臨汴城。我自淮河以壓其背。天下勝負之數。尚未可知。而欽宗一番之取南仲何往。以消沮銳氣。嗟乎。宰相誤國。將。不問其罪。繼之以敵。而但取竄。即貶且竄。而事已無及。掩面流涕。其可惡哉。宋之不廢亡者幸也。

七月。竄蔡京於儋州。在瓊州府城西。**行至潭州死。**京天資凶謹。雖智御人。竭四海於兄弟。父子自為奉養。廢紀綱法度為虛器。幸貽宗社之禍。至是竄。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遷移。詔下十日。京死於瘴。年八十。雖以謫死。人猶以不及正刑以謝天下。為竄。竄蔡攸於雷州。童貫於吉陽軍。在瓊州府。

宋史斷蔡京之竄。當竄於信和豐亨寧大之日。蔡攸之斬。當斬於淫熾諱亂之時。我馬已至。然後同時。童貫之誅。當誅於謀復燕雲之際。今而天命已去。人心已離。禍亂已成。加說。不亦晚乎。

袁了凡金人之入洛也。傳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其入汴也。令宣索蔡太

者正者。會與秋之不若矣。

李綱至懷州。諸軍潰於太原。**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脩整**

以寸
紙圖
諸路
兵

盡克
盡舉
力擇
繁

劉琦
明於
君臣
之義

好問
請集
成以
通奔
衝

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尙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去。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或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

綱八月。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

綱九月。金粘沒喝入太原。執張孝純以歸。既而釋用之。副都總管王粟等死之。王粟。原南中。太宗密容。赴汾水死。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捍禦。城破。猶巷

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綱蔡攸朱勔伏誅。綱李綱罷。貶中書舍人劉珣。胡安國於遠州。

綱金幹離不陷真定。都鈐轄劉琦死之。身音綱种師閔及金幹離

不戰於井陘。敗績。幹離不遂入天威軍。犯真定。琦率衆晝夜搏戰。久

之城陷。琦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琦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

因挺刃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發明】書曰死之。手全節。

綱十月。罷御史中丞呂好問。綱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

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

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衛京城。疏入

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

好問率臺屬劫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

圖集從官於尙書省議三鎮棄守百官多請割與金人以紓國禍何
栗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金人無信割亦來不割亦來且
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弁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
帝曰善。

周靜軒

三鎮宋之藩屏乃必守而不可棄者。苟棄三鎮則宋以險要昇虜而國不
可守矣。况金人深入不思備禦尙欲擴其棄守哉。直書詔諭深議之也。

圖种師道罷以范訥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師道未至太原而城已
陷乃巡邊次河陽遇王訥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
大臣以爲怯召還而卒。

圖十一月金兵渡河西京留守王襄棄城走降於金。

圖詔康王構復如金師。

王雲固請康王往使。

至磁州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

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王勿行會康
王出謁嘉應神祠副使王雲在後民遮道諫王曰肅王已爲金人所
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先是雲奉使過相。勸兩郡權近城民舍。謀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故民怒之。

真奸賊也執雲殺之會金遊奕日至城下。遊奕卽遊偵也。乃探伺敵動靜之人。蹤跡王所

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書請王如相部兵以迎於河上王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初相州湯陰人

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

岳飛
好左
春秋

張叔
夜入
衛

金兵
復至
京城

京師
陷

弓三百斤。弩入石。劉幹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王以爲承信郎。

丁南湖

是時唐王之去留。特在頃刻間耳。去則北宋遂絕。留則南宋復延。故曰機會之際。間不容髮。信矣哉。

金幹離不使楊天吉來議疆界。詔耿南仲如幹離不軍。聶昌如何北粘沒喝軍。許以兩河界之。昌爲絳民所殺。南仲至衛。遂奔相州。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

安國一門無孑類。其僚林淵等不屈而死者十二人。

南

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叔夜入對。言賊鋒甚銳。當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

金粘沒喝之師。次於京城下。馮解曹輔如金師求成。金人不許。

詔康王構爲河北兵馬大元帥。帥師入衛。

時殿中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衛。而爲士民所留。乃天

意也。乞拜爲大元帥。詔帥師入援。從之。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何桌趣郭京出師。京敗而遁。金師遂登城。城陷。帝聞之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臨河要擊之言。以至於此。衛士長蔣宣率

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呂好問警曉之曰。若屬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誦服曰。尙書真知軍情。麾

其徒退。何桌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

命何桌如金師請平。粘沒喝幹離不曰。自古有南卽有北。不可相

帝如青城

康王構入衛

遣使割地再金

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稟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上皇欲飲藥，再施理所奪。必欲之出，朕當親往。十一月辛酉，帝如青城，粘沒喝軍奉表請降，留二宿乃還。

史臣斷

金人自陷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爲言。李邦彥與歐陽仲唐格，皆體其夫不信於從謀之始，而信於破城之後。蓋天下之望，致君播遷，由成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康王構帥師入衛，次於東平。

時

宗澤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

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有蠟詔至，云金人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宗澤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大學

士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來索金一十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十萬匹，於是大括金銀，以陳過庭等爲割地使，於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使珣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

紹隆
河民
降金

李若
水死
節

南朝
惟李
侍郎
一人

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丁未二年。五月高宗皇帝端健安元年。○金天會五年。○西遼康國元年。○夏正德元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

民不從。陳儀與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歸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詔孫傳輔太子監國。帝復

如金師。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時金人索金銀急。且遣使再邀

帝至營。帝有難色。何稟及若水以為無虞。勸帝行。帝與何稟李若水

等。復如青城。至金營。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為狗輩。

金人曳若水出。擊之仆於地。粘沒喝令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

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

二日。若水寧有二王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

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忠臣事君。有死無二。乃罵不絕

口。監軍搗破其唇。噴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

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呂氏中李若水曾主李驚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諫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讓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丘文莊宋之亡。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方廣嗣之未渡河也。拒嫁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任立信沿江之策。及南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機衛庭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擊吳之策。夫何計不出此。君臣籌備終日。徒以謀和為言。棄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慘之甚歟。

副元帥宗澤。敗金人於衛州。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

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邀諸道兵會京城。又遺書諸道德管趙野范

訥會赫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昌，度所將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皆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人過大河襲擊，敗之。 圖太學生徐揆上書，乞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

圖二月，道君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師。及大宮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時帝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之不遣。知樞密院劉彥宗請復立趙氏，金主不許。竟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

史臣斷國君死社稷，乃天地之常經也。然此義嘗實微宗於如青城之日。不當責於行之者。周太王斷文公是也。都公深微。社稷已亡，乃與后妃諸王同如青城。將欲何之。若以爲求免於禍耶。則晉之獲於有青衣行酒之辱矣。若以爲欲求生靈耶。則抱帝痛哭矣。徽宗不能變此。乃欲臣事虜。庶草間求活。不亦愚乎。

圖皇后太子如金師。孫傳從之。戶部尙書梅執禮、侍郎陳如質、程振給事中安秩死之。時吳升莫儔督脇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俱行。傳寓皇城司。其子

來省叱之曰。使汝勿來。而竟來耶。吾已分死國。揮使速去。子亦泣曰。大人以身殉國。兒尙何言。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死從。遂宿門下以待命。

圖康王構帥師次于濟州。**圖**王有衆人萬。分屯濟濮諸州。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張徽。賈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於左右。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卽宜遠避。

金人謀立異姓

康王構次濟州

圖金人遣吳弁莫儔入京。集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王時雍探知敵意在張邦昌。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且移書金師。請立太子。金人執置軍中。粘沒喝召張叔夜諭之曰。張傳不立異姓。已殺之。有死而已。金人義之。太常寺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

寅。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御史馬紳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於金師。極言異姓不可立。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

袁了凡宋名臣言行錄。載廣順立吳姓。馮紳言於兼曰。吾與曹暉爲爭臣。豈可誅。名。輸既爲善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槍。槍發。紳率同僚合辭力諫。槍不得已。始書。紳遣人疾馳以達會席。及槍還自席。揚言已功。以取富貴。紳之子孫。顯伯關中。有甥何瑛。得其原稿上之。槍大怒。遂以爲惡。瑛外。未幾槍死。其家訟冤。詔復瑛官。紳之處。始白。則槍之奸狀亦著矣。

三月金人立張邦昌爲楚帝。宣贊舍人吳革死之。金人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命閣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升莫儻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

丁南湖諱處死。從容就義。二者各一遺狀。按吳革本傳。革謀先誅范瓊。乃彼而得從容之狀。其後於死節諸臣多矣。

金幹離不以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北去。張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

四月金粘沒喝自汴北還。帝及皇后太子如金。庚申粘沒喝退師。以皇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縻孫傅張叔夜司馬仆秦檜等北還。公私上下皆空。宗澤在衛。聞二帝北行。即提兵欲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

宋始以終和

張邦昌尊元祐皇太后為宋太后

呂好問請王仲康馬神以持往

朱子謂康排正論者。歐南仲馮翼二人之力為多。邪黨尚留。和說尚橫如此。是論已死於靖毒而向蕃之也。金始終以和字為宋。宋始終以和字自惡。哀哉。

劉永新前于宋者。父致遠而付諸子。有若唐之玄肅。然父向能西奔至蜀。不為人

玄肅。亦以宋都汴。不若唐都關洛。山何險固也。故昔太祖欲西都於洛。以新謀都關中

時。為太宗力止之。慶曆中。范仲淹亦勸仁宗修洛。而為余靖所沮。以今觀之。太祖之

開基神謀。雖非太宗所能及。而范公之深慮遠慮。亦非余靖所可也。太祖有天下。固

所見者難成。而可保久遠。太宗與靖中人也。所見者易從。而僅圖目前。太祖有天下。固

家者。德力險三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故德力險矣。然猶以都洛為未足。而促駕入

關。周德至矣。然猶以都關為未足。而定鼎於洛。及至徽欽。德力險舉無焉。將焉依賴。

五月。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

遣使奉迎康王構於濟州。先是呂好問謂張邦昌曰。相公真欲立邪。

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邪。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

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若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

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蓋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

所處。宜寓直殿廬。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又曰。為今計者。當迎元祐

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會御史馬紳具書。請邦昌速迎康

王。同院無肯連名者。紳獨持以往。極陳順逆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

癸卯。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請康

王。好問又謂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康王。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

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罪致討。悔可追耶。邦昌乃復遣謝

克家往迎。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隋獨孤后。當周文宣帝崩。隋文帝

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已無及。左傳。若不早。後悔噬臍。若不早。後悔噬臍。邦昌不聽。克家至濟州

王不許。以書諭宗澤等曰。邦昌受僞命之人。義當誅討。然慮事出權宜。未可輕動。合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謂邦昌篡亂蹤跡。已無可疑。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呂好問亦遣人來言。大王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王然之。戊辰。邦昌上太后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

丁南湖呂好問倡義立孟后。慶康王。其於北宋之終。南宋之始。可謂一功臣矣。然嘗任邦昌僞命何容。此史所謂屈己就事。以規興復。其心有足亮也。推好問爲希哲之子。祖諡之。若受僞命。則辱其父而懷其孫者多矣。

北宋總論

顧颺瀾曰。宋太祖當周末造。中外忻戴。大志果遂。定鼎陳橋。識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然香孩兒營兆其端。面方耳大神其相。紫雲黑龍顯其異。日光摩盪著其祥。則天命已有歸矣。天下大器。豈徒可以聲音笑貌得之耶。及其卽位。一洗當時之陋習。而更張之。親贊孔顏。文臣知州。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而臣庶始貴文學矣。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如制嬰兒。源流至論。樽酒片言。兵權盡釋。又曰。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而藩鎮專權之弊革矣。服袴濯之衣。碎七寶之器。戒翠纈之飾。而儉素之風敦矣。其他命課農桑。急民事也。大辟覆奏。重民命也。褒贈

論大
宗

韓通。旌忠義也。裘帽之賜。恤將士也。犯法有劍。肅紀綱也。推心置腹。泯猜忌也。覆試貢士。求真才也。去白起像。惡好殺也。親臨講武。嚴武備也。千金購書。崇文學也。多艾分痛。親骨肉也。洞開重門。悟心學也。遵母后之教。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之弟。帝言晉王龍行虎步。然日必為太平天子。

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命將而曰毋得暴掠生民。成湯弔民伐罪之心也。遣使賑貸於諸州。武王散財發粟之心也。故能斬刈蓬蒿。至

昔我高祖皇帝。新艾。漢高祖。混一版圖。剗削險阻。以定天下。克澤路。李克淮南。李重克荆南。高克湖南。周保平蜀。孟滅漢。南服越。吳越王取唐。李逆腸叛膽。李

涓縮順嚮。李洪水策。太祖皇帝洗削禍亂。逆臥榻之側。驅他人之鼾睡。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費榮亭記。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惡特險阻。剗削消靡。百年之間。僕貌徒見山高而水清。

可謂救生靈塗炭之苦。革叔季兵戈之禍矣。孰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者哉。呂氏曰。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革叔季干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太宗沈謀英斷。儉勤自勵。親征太原。北混一版圖。喜於讀書。而曰開卷有益。讀當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封孔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賑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辭。重循吏之選。嚴賊吏之誅。重希夷之清隱。嘉种放之高節。因岐溝之敗。而推誠悔過。因賀令圖父子。而蠲逋給復。因彗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欲自焚答譴。故其致治之美。駕軼前王。四海誦德。聲垂天地。

熙熙然與羣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為樂。雖觀燈乾元有自滿之意。殷躬覽席改。萬事相理。每念上天之賜。致此繁盛。而迹其所為亦無忝於太平天子。庶

幾有道仁聖之主矣。惜其改號更名。改名。奴怒姪。魏昭自貶弟。既廷笑於皇

后不成服。陳開寶皇后於佛舍。不為成服。無以解燭影斧聲之疑於後世耳。乃繼恩

鎖閣。呂端鎖。愛立真宗。求直言。獨捕負釋繫囚。傾九經。汰冗吏。動無

過舉。足為繼世之賢君。景德之初。蛇豕肆毒。犬羊相挺。論。德統至

風逝。雷發波騰。以入寇澶淵。邊書告急。顛頓驚怖。全軀保妻子之

臣。倡為幸蜀幸江南之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幸寇相公。獨立赤幟。親

扶日轂。源流至論。澶淵之役。萊公獨立赤幟。確然不搖。又曰。親扶日轂。視扶日轂。屹然山立。辛使虜人幾無匹馬雙輪之遺。飲酒軒睡以禦

之。后山兼談。瀟湘之役。上使人候律曰。相公而飲酒安。唱曲子矣。擲骰子矣。軒睡矣。而使不敢窺邊者。三十九年。

言行錄。真宗親征。自是君臣恬然。不以掛於口而慮於心。陳宛丘曰。自北不致窺邊者三十有九年。方罷兵。君臣不

以掛於口而慮於心者數十年矣。秋之始。不可謂功之細也。噫。使萊公之策盡行。則將使孤旌

不返。隻騎無還。而可保百年無事矣。甘心歸幣。宋人始幣與而誓盟

城下。其帝之自貽巨寇歟。邊陲甫靖。侈志旋萌。黠卒之說興。而天

書之事起。西祀東封。魏野上王且詩云。西祀東封今已了。迄無寧日。而玉清昭應。會靈

景靈。紛然繼作。不曰獻天書於朝元殿。則曰刻天書於寶符閣。不

曰以方士王中正即為武衛將軍。則曰贈道士張正隨即今張天師也。號真靜先生。

不曰聖祖降於延恩殿。則曰大會釋道於天安殿。矯誣上天。以欺

天下後世。而五鬼之徒。王欲若。丁謂。陳彭年。劉承。時人目爲五鬼。諛唇佞舌。以事逢

迎。且賢如王旦。而甘受美珠以爲之使。所謂同浴不惡裸裎者也。

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而羣臣爭奏野雉山鹿之祥。欲得天下

好。而寇老不召。欲得天下甯。而眼丁不拔。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使

老。是以民造說言。京師民說言。相效至。天降災異。舊出北斗。兩月並。見大水日食之類。而太祖艱難

之業。蕩然爲之一空矣。迨仁宗卽位。始焉恩出太后。劉太后同繼焉

政出大臣。宋綬官。頃者思出大。而今政又出大臣。呂夷簡順父出母。致帝蹈漢唐之失德。

且又逐貶諫官。以錯天下之口。諷孔道。致天下錯。音。舌不敢議朝政。

蔡襄四賢。范仲淹。余靖。歐陽修。尹洙。一不肖。高若。之詩。要非盛世之所宜聞者。自

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觀後院之麥。減畿內之稅。因月蝕而放宮人。

因大旱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却草木之異。念民疫而出鬻天之犀。

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寬恤民力。以憫人窮。置寬恤民。力可。中夜忍一竿之

費。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刑。慎兵革之用。其敬

天勤民之意。昭然可見。尤足多者。慶歷之際。衆賢拔茅以進。小范

老子主西事。鐵面御史專彈劾。黑王相公在樞密。閻羅包老任要

府。天下異人宰端揆。鄭公富善北使之職。却敵始。魏公。韓。寒西賊之

膽。歐陽變時文之怪。亦知真事。裁抑。時譽文復古體。武襄秋成廣南之功。後者破洪智。高。存廣南。濟

濟然。相與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請。以共培四十二年仁澤。

是以遠人請盟。夏人納款。中國奠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勢。謂聖道方仁祖之時。中國奠安。有倚泰山坐平原之勢。以遠人之強大而請盟。以夏人之傾危而納款。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也。蘇軾言。故其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感動歎歎。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嗚呼休哉。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皇太后權同聽政。羣小讒間。兩宮成隙。賴呂誨韓琦諸公。母子如初。撤簾之後。政由己出。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臨政必問古治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雖嗣服不長。足稱良主。神宗繼之。惟儉惟勤。勵精求治。使能用賢遠奸。則大有爲之業。可跂足而就者。奈何以不曉事之王安石。司馬光曰。安石但不曉事。又執拗耳。越次入對。而使新參得志乎。蓋嘗觀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安石求去。帝曰。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少。而安石強辨堅志。劉元強以八字斷王介甫之奸。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驕蹇慢上。呂誨疏。以王敦之相。初李師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也。懷少正卯。盧杞之奸。行管夷吾商鞅之術。而紛更新法。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驅逐異己。范鎮諸人罷。而老成人不惜矣。宋敏求諸人罷。而熙寧三舍人逐矣。程顥諸人罷。而臺諫爲之一空矣。程顥。李常等。敏日之間。蕭澤一空。表表善良。一舉網盡。謂其所用者。笑罵之鄧綰。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官還我罵之。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斷僕之

王珪。家奴之薛向。爪牙之李定。鷹犬之張商英。唐荆官王珪。由事王安石。無異鷹犬。薛向陳瓘無異

家奴。張璠李定為安石爪。笠相之陳升之耳。升之善附會。初附安石。及拜相。即求解俸例司。人號為笠相。紛

紕雜集朋奸比黨。以蔽聰明。致天下嗷嗷。人上王安石詩曰。人號為笠相。蓋指役法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若

蠅螿之啾啾。張九農者歎於吠畝。商者歎於道路。韓琦而民情愁苦。

僅達於鄭俠之圖。帝方目安石為今之古人。而不察其誤蒼生亂

天下之禍也。且又妄開邊釁。謀動干戈。兵連於交趾。沈起受旨於安石。一應攻德。交趾

始怨結於西夏。命定者李寧等五路討夏。聽欲取姑予之計。割七百里之地。以界

遼人。俾甲兵鈍弊。國勢離落。謀國之效。茫如捕風。東坡誰之過歟。

噫。至是而安石之術左矣。福建子之書。指呂惠悔之何及。吾以是知

惠卿等誤安石。安石誤帝。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奸。獨任則成

亂。傳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我壞亂天下耶。哲宗幼冲。

高后以女中堯舜垂簾。高后臨朝。人而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治。

后乃召用故老名臣。呂公著。司盡行仁宗之政。建主稱其臣曰。南朝所

用者皆正人。程頤。范所黜者皆奸黨。章惇。蔡所革者皆蠹政。張青苗

所建者皆良法。置審理所。○置實惠會。○舉經明行修之士。○立十雖以呂

惠卿之斗筭穿窬者。蘇轍曰。惠卿以斗筭亦自知無所容。而懇求散地。

惠卿見正人棄道。知不百姓見活。如出九泉。胡白曰。謂可謂有大功於

宗社。有大德於生靈矣。沈祖禹言先后有大功於所惜者。衆賢相阨。有落

黨。程頤為首。朱蜀黨。韓絳為首。呂朔黨。劉摯為首。王殿學劉安世

之名。而小人

宗論哲

得以窺其隙。又惜公著大防等。不能監陳竇五王之禍。當安民訟公著。竇以去小

根尚存。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別用一番人。以尋舊

轍。君子方欲以元祐為元嘉。而不知紹聖又轉而為熙甯矣。躬親

庶政。無寸善可記。而二蔡二惇之徒。天下遊疾。有二蔡頓關紐。戲弄

樞機。李琪水治。原憲。紛然希進者。皆倡為紹述之論。由是輕變九年已行

之法。擢任累歲不用之人。蘇轍諫。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擢任累歲

四凶以報仇怨。黃履蔡確章惇邢恕謂之四凶。每復廢賢后氏。而壞名節。甚

至幾以老奸擅國之語。陰斥宣仁。高。而誣欲廢之。世道荆棘。天下

茅葦。端人正士。雨露洗滌。安置范祖禹等於遠州。編使朽骨脚窶於地

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君子何辜。罹此荼毒。不善之積。以至絕嗣。雖

繼以賢者。猶懼不能蓋前愆。而况以徽宗嗣之乎。初立之際。用賢

重貽天下之憂。吁。腐薪不可以撻兵。煥泥不可以膠物。新開子

而可以理天下哉。京固小人之尤也。皇父卿士。詩。則所用者盡皇

父。尹氏太師。詩。則所引者皆尹氏。由是鼠奴狗類。摩肩疊迹。交結

構扇。富弼文。蠅聯膺仕。文集。而牢不可拔。帝欲述父兄之志。京等咸

以奸邪投之。而蒙蔽日深。一惑於報復。則貶黨人。籍黨人。刻黨人。

而斷喪元氣不恤矣。一感於玩好。則朱勳領花石綱。搜巖剔藪。以求木石。聲餒薰灼。而東南有小朝廷矣。勳以花石取媚。受詔蠲約。東南部刺史勦守多出其門。時開東南小朝廷。

一感於方士。則魏漢律典事李良之說。漢律自云。居蜀節。事唐仙人李良。而定新樂。

鑄九鼎矣。一感於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謂百官作天美。詳臨示現。託。還素據高坐。

而受冊爲教主道君矣。一感於侈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亭臺樓

觀不可勝記矣。一感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殿華楹。奇構

磊落。七箇。寶屋華。奇構磊落。以美觀矣。一感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遼

亦可圖。而李良嗣來。浮海通女真矣。一感於聚斂。則收免夫錢。收

經制錢。括田於京東西路。剝膚椎髓。盈饜溪壑。劉傑。劉子。而民皆茹毒

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樂於微行。則幸王黼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

稚子牽衣。酣飲無節。幸黼第。酒醉。醉不能語。而損威傷重。不顧矣。古曰。無道之

君。以樂樂身。帝之謂也。故狐則升御榻也。京師則大水也。婦則生

髭也。男則孕子也。黑眚則見於禁中也。而危證薦臻。壞形層出矣。

聖南文。集。方臘則起於睦州也。宋江則起於淮南也。張仙則起於山東

也。高托山則起於河北也。而蟻聚蜂屯。弄兵潢池矣。敗亡之兆。近

在目前。而且交女真之隣。壞兄弟之國。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

七空城。金人來歸燕。漢易。禮順景期之地。而加爵進封。以爲得計也。外通金虜。而內納

張鼓。既納穀矣。而又函首於金。何怪於郭藥師爲鄉導。而金虜圍

太原哉。善乎陳東之書曰。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遼金。上有昏君。下有六賊。沙漠羈魂。自取之耳。欽宗祚當板蕩。身值式微。南朝無人。胡馬分牧。掠吾土毛。李洪水繼兵策。邊吾赤子。掠吾土毛。醒我天地。范文正公答元昊書云。血我生靈。醒我天地。

蠶食張吻。鯨吞鼓頤。王黃州壽域碑。蠶食張吻。鯨吞鼓頤。結集。鯨吞鼓頤。蠶食張吻。以大肆需索。僅惟

李綱有為國之謀。而罷之以謝金人。浪子宰相當國。力主和議。夫

耕不食。婦蠶不裳。韓愈平淮四頌。走騎如龍。行車若水。古以供金人之求。

比屋枵腹。持教禮對金人。自衛無策。會未及一夕安。而起視四境。虜已揮

戈犯我關矣。金復分道入寇。猶不知備。而罷四方勤王之兵。以獨坐窮山。

其所以為退敵之計者。不過曰六甲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天闕

大將。韓京能竊六甲法。以效兒戲而已。鋒鏑霜瑩。中原毒痛。若卵就壓。振振

業業。此臣死君。君死社稷之時也。乃今日割三鎮。明日割兩河。後

日上升表。以屈志買和。歐陽修論忠志買和。其大之辱。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貪

狼也。其捷猱貓也。劉放序。非我族類。陰狡巨類。胡致堂曰。隴南荒蕪。土宇日測。欲以結其歡。而寢

其侮。其可得乎。卒之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衣冠黔首。為肉為血。而日射晚

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帝座傾。帝復如青瑛。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帝若出。必墜廣計。而日射晚

霞。初復宗有詩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梵宇玉乾坤。異姓立。金人議立異姓。乃以張邦昌為楚帝。而懷愍再取。為萬

古之羞。原其所自。皆朝廷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歐陽珣曰。朝廷為奸臣所蔽至此。

故帝亦曰。宰相誤我父子。噫。乘人堅良。食人肥鮮。楚狂妻語。而顧乃召
寇以亡國。一時執政者。雖擢髮。何以數其罪。雖斷脰。項也。決腹。項也。
何以償其愆哉。

袁王綱鑑合編卷三十三

南宋紀（附金紀）

高宗皇帝 諱構。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南京。遷都臨安。號南宋。在位三十六年崩。壽八十一。○帝僅能中興。然無撫亂之才。感於奸臣秦檜等和議之議。雖有李綱張浚爲之相。張韓劉岳爲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讎而不恥。由長權有餘而剛氣不足故也。

康王
即位

南京

徽天
左祖

圖丁未。建炎元年。即靖康二年。夏五月。康王卽皇帝位於應天府。大赦。改元建炎。先是皇后降手書告中外。俾康王圖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詣軍門言。州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卽皇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槽運尤便。請幸之。以圖大事。王遂決意趨應天府。庚辰。王發濟州。癸未。至應天。邦昌來見。伏地請死。王慰諭之。命築壇於府門之左。是月庚寅朔。王登壇受命。慟哭遙謝二帝。是日元祐皇后在東京撒籬。（參攷）按。四林上疏。聖景始曰。建炎之禍。

劉永新

康王前曾爲質於金營。而宋使晁平仲以金營。疑其非親王。且嘗與較射。而遂發中。意其將家子。因却置之。始宋復遣王奉使請解。而爲民所寤。

高宗用非其人

宋朝獨享母后之福

召李綱為尙書右僕射

止。因此得脫。而免難。
宋統。蓋天留之也。

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之初。而用非其人。則其初政豈可見矣。

丁南湖南宋奸臣列傳。以善善與伯彥為首。而伯彥之罪。皆由於善善之名下。蓋所以為奸之首也。奈何高宗始終。予編恨其金人入寇。二奸匿不以聞。而致社稷之南遷。比。幸使二奸之保全也。噫。

遙上靖康帝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尊哲宗廢后孟氏為元

祐太后。遙尊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夫人邢氏為皇后。

劉時舉前世宣稱母后之福。而我朝高曹向孟之賢。獨享母后之福。既留宣仁以開元祐之治。復留元祐以開慶興之興。比固天意。然亦祖宗修身齊家之始也。

以張邦昌為太保。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周德恭邦昌僭位。法當誅討。深加王爵。果何以服天下乎。高宗謀國乖刺至此。雖欲悔。其可得哉。

耿南仲免。召李綱為尙書右僕射。先是綱再貶甯江。金

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為開封尹。行次長沙。即帥湖南勤王

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綱上疏曰。興衰撥亂之

主。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做大事。而不為小故

之所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

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願陛下以為

法。

王敬所宋之失刑。未有如此之甚者。賜危邦昌。不能乘時正其僭立之罪。再容奸黨。不濟左右不忠之人。而隱忍曖昧。徒爾哭。識者知其不能有所為。

此李綱所以有英哲之勳也。依違不斷。使金人測其淺深。僅得一李綱。亂以其廢用。傾金人。無怪乎播越海隅。偏安冀爾。胡銓目為小朝廷。其端未於此矣。應夫。

金人
陷河
中府

張
所於
江州

以呂好問爲尙書右丞。時元祐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應天。帝勞之曰：宗社獲全，卿之力也。

論靖康主和誤國罪，安置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悅、耿南仲等於遠州。

詔修正宣仁聖烈皇后事迹，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等官。律傳蔡確元祐之人復用。至徽以廢立之罪誅及宣仁。

劉時舉張楨夫謂此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運。蓋我朝之治。元祐爲盛。之稱。不待靖康而後見。宣仁爲最。當熙豐小入相繼用事之後。使非繼以元祐。則中原治。在人耳目。又何以開炎興之運哉。此宣仁之功也。

金人陷河中府，及解絳、慈、隰諸州。至是婁宿以重兵壓河中。權府事郝仲連力戰，外援不至，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已而城陷，與其子致厚皆不屈而死。

以宗澤知襄陽府。澤見帝應天，陳興復大計，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故出。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靖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應募者凡十七萬人，由是所之聲振河北。帝卽位，遣所按視陵寢，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奸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亟還京城，因具言有五利，帝欲以

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奸邪不可用。潛善引去。帝留之。乃貶所。

張時泰 即觀張所陳。置京五利而不欲南渡者。其識見高遠。自李綱宗儒而下。皆莫能及。實中興之巨擘也。列於方叔召虎鄭康。夫何愧哉。惜乎。高宗處

於苟安。反釋所而用潛善。卒致中興事業。不能比於周宜光武者。厥亦有所自也。

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辭。綱頓

首泣謝。且言。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今臣亦以十事仰干

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事。 謂中國之

能守而後可職。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

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候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也。 二曰議巡

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 三曰

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以有預為之備。 四曰議借

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為赦。如 五曰議僞命

謂僞逆。及非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 六曰議僞命

謂國事更大變。解仗節死 七曰議守

謂僞逆。不可勝數。昔憲宗平賊。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儆之以勵士風。 八曰議本政

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 九曰議久任

謂靖康間。遣使大臣太速。功效甚 十曰議修德

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 望。而致 **翌日班綱** 議於朝。惟僞逆僞命二事。留中不行。

張時泰 李綱以十事達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為開元賢相。環之剛直。固於崇。觀綱之節操。乃知為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

渡之時。幾閱金人之劫。綱於此時一有忠誠。即為奸佞所困。觀此則知其事對於環多矣。 **綱** 治僞逆罪。安置張邦昌於潭州。貶放其黨有差。綱以所議僞逆僞命二事留中。言於帝曰。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僞逆。豈可使

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為大將。因
請用之。綱又立圖練之法。使軍民互相應援。

傳亮
可為
大將
宗綱
留守
之計

呂東萊綱嗚呼。建炎之初。肩背芻失之時也。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
等六郡。其餘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推則當主李綱經理兩河之策。
宗綱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疆祕亦可獲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
不可保。而河南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而而渡江。退而於海矣。

問二帝。
綱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綱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

張綱
同知
樞密
府

綱以張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
綱初慤為計度都轉

運使。帝為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給鹽鈔。以便
商旅。不閱月。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帝即位。以為戶部尚書。至是除
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戶部財用。慤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
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
合力抗敵。謂之巡社。其法五人為甲。五甲為隊。五隊為部。五部為社。
皆有長。五社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論者以其法精
詳。前此言民兵者。皆莫之及。詔集為書行之。隸安撫司。

巡社

綱淵聖皇帝渡白溝。
白溝河在涿州新城縣南四十里。宋與遼以此為界。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死

叔夜
義不
食粟

之。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水。義不食粟。至白溝河。御者曰。過界河
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扼吭而死。何真孫傅後
從淵聖帝至燕山。亦相繼卒。朝廷聞叔夜死。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
文。

以宗
東京
留守

緣復
非獨
不可

宗澤
舉賊
說賊

丁南湖○諸君節義之臣。雖強敵夜其嚴乎。許擊京則直氣之素定。平宋江則戰功之
之魁。能以傳傳其之流而並列
其傳。多見史氏之不知類也。

澤以宗澤爲東京留守。澤累表請帝還京師。不報。

澤在襄陽。聞

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
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疏以請盟。終至二聖北遷。宗
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已四十
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瞻播赦文於河之東西。
陝之蒲解。是視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驚怯。當躬冒矢
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是時開封尹闕
李綱言。緩復舊邦。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
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
澤威望素著。既至。捕誅盜賊。撫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有
王善者。河東巨寇。擁衆七十萬。澤單騎馳至其營。泣謂之曰。朝廷當
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
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遂解甲降。又有楊進。丁進。王再興。李貴。
王大郎等。擁衆各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悉招降
之。上疏請帝還京。時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之
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

岳飛

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又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結河北河東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累表請帝還京。而帝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不報。乘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縣名。屬河南開封府。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遂大敗金人而還。陞飛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張時泰

高宗既有宗澤忠勇智略之將。即當委心聽順。一以中興之事付之。不容奸佞之譖沮可也。今宗澤累表請還京師。而高宗卒用黃潛善計。決意幸東南而不報者何耶。蓋高宗素非權者也。惟其法備之志。素與黃潛善等合。由是於宗澤剛正之謀。則方底而圖益矣。雖然。澤之志於高宗。固無忝於傳說召虎鄭取李晟諸賢。而高宗無志恢復。則有愧於武丁周宣光武德宗也。

○詔諸路募兵買馬。勸民出財。

○李綱言熙豐間。內外禁旅五十

九萬。今禁旅單弱。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若得數十萬。付諸將以時練之。不久皆成精兵。此最爲急務。於是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河北西路。括買官民馬。勸民出財助國。

○以張所爲河北西路招撫使。所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統領。所招徠豪傑。於是河北賊丁順揚進等。皆赴招撫司以降。

張所

招募
路募
兵買
馬

秋七月。以王瓌爲河東經制使。傅亮副之。又以錢蓋爲陝西經制使。

詔議幸南陽。李綱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繫天下之心。帝乃諭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既而有詔欲幸東南。避敵。綱極言其不可。且曰。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爲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欲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隣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事關所止。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况嘗降詔許留中原。人心悅服。奈何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帝乃許幸南陽。以荒政虛知鄧州。修城浚。爲宮室。綸錢發以資之。而任伯彥黃潛善陰主揚州之議。或謂綱曰。外論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

元祐太后如揚州。帝從任黃議。將幸揚州。故奉太后先行。

王荆石蘇軾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高宗之幸揚州。其失甚於平王。蓋北而藉之敵者也。河北之患。既失其心。宗幸之老將。漸次垂盡。指臂既乖。中原承繼。高宗以開國文墨之資。重以好博之相。故失策如此。余常謂宋之紹聖。復章。則治亂之界。建炎幸揚州。則南北之界。咸淳失襄陽。則存亡之界。而其責皆歸於好臣。不可不戒也。

曹勳以太上皇手書至。自金太。上既渡河十餘日。謂曹勳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尙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真。來救父母。又諭勳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而行之。毋以我爲念。康王夫人邢氏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勳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此環。得早相見也。勳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入。帝泣以示輔臣。勳因建議募死士入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勳於外。

綱八月。以李綱黃潛善爲尙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綱**所論諫。其言切直。帝初無不容納。至是感於黃潛善汪伯彥之言。常留中不報。

綱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尙書省言元字犯后祖諱。請以所居宮名。從之。

綱罷河東經制使司。詔副使傅亮還行在所。李綱言招撫經制二司。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今黃潛善汪伯彥沮所亮。所以沮臣。乃再疏求去。帝曰。卿所爭細事。胡乃爾。綱曰。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非小事。臣昨議遷幸。與潛善伯彥異。宜爲所嫉。然臣東南人。

綱罷李

李綱

以修

政獲

與為

己任

殺陳

東歐

隔繼

陳東

疏請

親任

歐陽

伏

書

豈不願陛下東幸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願陛下以宗社為心。以生靈為意。以二聖未還為念。勿以臣去而改其議。泣辭而退。或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如讒者何。綱曰。吾知盡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侍御史張浚。又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綱殺宋齊忠。乃浚之所厚。浚且善客也。潛善伯彥等。復力排綱。遂罷綱提舉洞霄宮。綱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格。而國不可為矣。

李綱

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輔人主。以修政獲粵為己任。抗忠微議。中時膏育。和守之機伏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德之謀定而人心安。孰如修軍中。變士風。定禮制。改俗法。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遺張所招撫河北。王慶經河朔。宗澤留守京師。西顧關陝。南贊樊鄆。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比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感朝廷者。正謂此也。

胡新安

李綱為相。朝綱兵防皆已振廢。方七十五日。為任黃所譏。張浚所論而罷。任黃不足責矣。魏公乃如是。深可惜也。

綱殺前太學錄陳東。布衣歐陽澈。東自丹陽召至。未得對。會李綱罷。乃上書乞留綱。而罷汪伯彥黃潛善。不報。又上疏請帝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宜還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撫州布衣歐陽澈。徒步詣行在。伏闕上書。極詆用事大臣。潛善遽以語激怒帝。言若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吾陳東

陳東
初未
離綱

繪綱
無以
佐中
與
許綱
為陳
申著
哀非
王恣
大地
金人
於新

大之
山之
戰

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敵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屍瘞之。東初未識網。特以國故。為之死。識與不識。皆為流涕。〔廣義〕嗚呼。陳東可謂從容就義者也。非其平昔涵養有素。見道之明者。能之乎。語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若陳東者。是誠不負聖人之訓者也。至若論一布衣耳。有位者果何心哉。

袁了凡〔人臣生事以要功。戒之可也。以為生事而罪之。則當事之臣沮矣。妄言以惑天下之當事也。而况當事者乎。勿罪妄言者。則敢言之士諒矣。夫勿罪生事者。所以於當事之臣。則國有大事而莫即。諛敢言之士。則國有隱憂而不聞矣。嗚呼危哉。君子曰。高宗鑒岳飛於獄。棄陳東於市。於是乎極矣。而此。并駕而南。謂之天經也可乎。〕

綱許翰罷。綱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及陳東得罪。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於市。吾在廟堂可乎。乃為東徹著哀辭。而入上章求罷。遂提舉洞霄宮。

綱宗澤復上表。請帝還京師。不報。安置招撫使張所於嶺南。

綱都統制王彥等。渡河大敗金人於新鄉。〔在衛輝。〕進次太行。〔山。〕金人圍之。彥兵潰。走保共城。

綱張所使彥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岳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明日又戰於侯兆川。飛身被十餘創。會食盡。詣彥

壁乞糧。彥不許。飛乃引兵益北。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擒其將拓跋烏

居數日。又與敵遇。飛單騎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飛知彥不

悅。已。遂帥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

人敗走。飛知彥不悅。已。遂帥所部復歸宗澤。澤復以為統制。彥以屢勝。因傳檄州郡。金

帝如揚州

竄李鄂州於宗澤於金兀朮東

人率騎數萬圍彥壘。彥壘圍出走。獨保共城。張邦昌伏誅。

冬十月。帝如揚州。宗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不可棄也。因

條上五事。其一言黃潛善汪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汪

黃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憲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

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而帝竟決意幸揚州。時兩河雖多陷於

金。而其民懷朝廷恩。皆用建炎年號。及聞帝南幸。無不解體。宗澤復

上疏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賊壘。望陛下早還京闕。臣之

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卽還闕。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奸臣

沮抑。以誤社稷大計。帝優詔答之。

十一月。竄李綱於鄂州。今武昌以王倫爲金國通問使。

戊申二年。金天會六年。○西遼康國。○夏正德二年。春正月。帝在揚州。

金兀朮侵東京。留守宗澤敗之。時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

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時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

外。必能禦敵。衍用伏兵夾擊。金人果敗。復入滑州。澤使張撝往救之。

撝。澤部將。衆寡不敵。或請少避之。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而

死。澤遣王宣往救。已不及。因與金人大戰。破走之。金自是不復犯東

京。澤知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

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金人屢戰不利。悉

宗憲 宗憲 宗憲 宗憲

唐重 唐重 唐重 唐重

子韶 子韶 子韶 子韶

楊時 楊時 楊時 楊時

宗憲 宗憲 宗憲 宗憲

引去。澤復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至於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圖。則天下之民。何所倚戴。不報澤威聲。日著。敵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

張時泰分往義宗澤村客運棋。與謝安矯情鎮物。同一機也。恐澤之穿局功業。無愧於安。而高宗又非晉武之荒淫。然一則不能擊機略之駁。一則不能復敵之機。其故何哉。蓋論其不能盡君道。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論其信用。則高宗固無晉武之失德。而宋之所以終於東。而宋之所以終於南也。

金人破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以會別其父。與俊屬八人俱死。

丁南湖死節之士。皆直諫之臣也。唐重為徽宗朝進士。乞斬蔡京童貫等賊。直氣。克臣報之曰。信能以死殉國。吾含笑入地下矣。嗚呼。范陽母子之後。復見唐重之父子。可為世道一嘆。實哉。

二月。金人陷淮甯。知府何子韶死之。事聞。賜諡忠毅。初。金人

欲降之。子韶罵不屈。遂被害。一家皆遇害。楊時聞淮甯陷。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淮甯今開封府陳州。

呂氏中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李綱招撫經制之事既沮。故當時無進衛合從相援之勢。虜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豈不惜哉。

夏四月。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罷。時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

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既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

五月。宗澤請車駕還京師。遣子穎詣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為。待時而動。則事無不成。今收復京洛。而金會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兵。引領日望官軍之至。以幾以時而言。

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幾乘時而已。尋復上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屬從還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願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乎？帝得疏，乃降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

許浩

宗澤之請高宗還汴，前後二十餘疏，其言進退之利害，去留之得失，非不明切。而高宗南幸成決，若不聖也。及聞還復二聖，使天下知孝弟之說，而遂降詔擇日還京，豈有他哉。蓋高宗之良知良能，於此發見而不容已也。夫良知良能，高宗固有，奚俟於澤言之乎。惟其俟澤言，是以其心雖發而愈復窒，而汴終不還。仇終不能復也。

六月，詔御營統制韓世忠、會宗澤以禦金。王彥引兵屯滑州。時得報虜分道渡河，詔世忠與澤分部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恐彥孤軍不可獨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洛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中興之業，可必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其成功，從中沮之。

秋七月，東京留守宗澤卒，以杜充代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

連呼
河者三

杜充
代澤
心傑

楊粹
中死

十餘奏。每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抑。愛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曼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贈觀文殿學士。諡忠簡。澤始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以渡河克復。可指日冀。冀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退不落。有志弗就。識者恨之。澤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時已命杜充代澤。不許。充酷而無謀。至汴悉反。澤所為。於是豪傑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史臣斷

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廟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薄之忠義。有以風動之也。使當時無或翻翻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矣。黃汪等汪伯彥。亦能成功。而河宗。誠於險邪之口。善善而不能。使澤不得申其志。殺氣而卒。悲哉。

張時泰

字子。宗澤之志。即諸其孔穎之志也。但孔明之佐先主。君明臣良。是以

不欺。時則君闇臣佞。雖欲行其道而不可得。使得君如先主。則專雄聽命。巨奸受戮。金虜雖點。豈有不足外者矣。其功烈豈不有過於孔明哉。惜乎。秉志以殺。徒起後人之歎。嗚呼。九原可作。當

十一月。安置提舉嵩山崇福宮李綱於萬安軍。

金粘沒喝取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

粘沒喝等合兵攻圍。以

濮州小易之。至城下。粹中固守。命將姚端夜搗其營。粘沒喝跣足走。僅以身免。遂攻城益急。凡三十三日而陷。粹中被執。竟不屈而死。

郭承
死節

金兵
橫行
上聞

金陷
徐州

王復
死

金陷
天長

周德恭

粹中守君臣之義。奮不顧身。城陷被執。不屈而死。何其壯哉。故綱目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萬世臣子殉國之勳也。

金訛里朶取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死之。守臣張益謙裴億降金。訛里朶問曰。城破乃降何耶。二人以郭永不從為辭。訛里朶欲用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以降乎。訛里朶怒。弁其家屬殺之。

以黃潛善任伯彥為尚書左右僕射。潛善伯彥入謝。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時金兵橫行。盜賊蜂起。二人皆不以上聞。張俊極言。金人必來攻。請豫為備。二人以為過計而笑之。

羅一峯 羅谷伯恣。側媚受等。足以維高宗喜悅之心。而其屬難匿奏。又足以濟高宗。而帝乃以得二人為是。何黑白之眩哉。

己酉三年。金天會七年。○西遼康國。春正月。帝在揚州。河北制置使王彥朝於行在。詔免對。彥遂致仕。彥趨行在。見汪伯恭贊。力陳兩河處義。每二人大惠。請免對。

金粘沒喝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金人圍城。復與子倚率軍民力戰。外援不至。城陷。復謂粘沒喝曰。守死者我也。願殺我而舍僚吏百姓。粘沒喝欲降之。復嫚罵求死。闔門百口皆被殺。〔發明〕王復之。願其備死之言。明其盡忠不屈之心。見安。故特書死之。所以不沒其節也。

二月。詔劉光世將兵阻淮以拒金。光世兵潰走。金粘沒喝遂陷

天長軍屬屬帝奔鎮江。天長陷報至帝即被甲乘騎馳於瓜州。

屬名在揚州府城南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時任伯

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

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皇。乃戎服策馬南馳。居民

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為潛

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鑄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太常少

卿季陵自揚州奉太廟神主以行。金人追之。亡太祖神主於道。時事

起倉卒。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亟取神主以行。出城未數里。回望揚

州。煙燄燭天矣。金人焚揚州而去。

周德恭光世受命拒金。偷生苟免。棄衆走還。豈事君之義乎。故書走還。罪性也。

房昫天長。漸進微伺。高宗未聞命將出師。背賊一戰。但見天子車騎出走。

幸相魯慶淨居。謂之何哉。故書帝奔鎮江。不以天

王之禮予之。所以深責之也。是舉君臣皆罪之類。

許浩齊宗派任黃和議之說。而拒宗李遵京之謀。堂致金朝。遷死南渡。中原於此

之主。始祖主也。敗之宜先。使或勢不得兼。蓋必獨

敵是主行也。今他國之主不亡。而此主獨亡何歟。

帝如杭州。以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守鎮江。

金婁室取晉甯軍。今孫安府知軍事徐徽言死之。城破。徽言據子城

拒戰。因潰圍走。擒之。使之拜不拜。臨之以兵不動。命折可求諭使降。

徽言大罵。婁室殺之。統制孫昂及士卒皆不屈。俱被害。事聞。帝撫几

震悼。稱其忠過於顏真卿段秀實焉。

徐徽言
以兵不

亡神太
祖於

二人
相顧

高宗
得小
舟渡
紅

丁南湖漢書室出金制。許儂言世時延安。秦陝地并育之。儂言益怒。與及電室。儂與子同皆死之。高宗憐几震悼。稱其忠。儂與弟秀實是矣。然儂不知李傑宗屬張所皆顯親也。是何一障之明。而百慮之惑耶。

圖帝至杭州。赦死罪以下。放還士大夫被竄斥者。惟李綱罪在不赦。更不放還。蓋用黃潛善計。罪綱以謝金也。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今願陛下西幸巴蜀。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破金賊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為下策。若倚長江為可恃。幸金賊之不來。猶豫遷延。候至秋冬。金賊再舉。驅虜舟楫。江淮千里。數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擴累數千言。皆切事機。

圖黃潛善汪伯彥有罪免。潛善伯彥自知不為眾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徵論二人大罪二十。致陛下蒙塵。天下怨懟。乞加罪斥。乃罷潛善知江甯府。伯彥知洪州。今南昌府。

圖贈陳東歐陽澈官。仍官其親屬一人。恤其家。

圖三月。以朱勝非為尙書右僕射。詔禮部侍郎張浚帥師次於平江府。今蘇州府。吳縣。以呂頤浩為江東安撫制置使。

○**厲**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却帝傳位於皇子魏國公衷。請隆祐太后臨朝。○**苗**傅自負世將。有勞於王室。以簽書樞密院事王淵驟遷顯職。心不平之。劉正彥亦以招降劇盜。功大賞薄。怨上。王世修又嫉內侍杰橫。伏兵殺王淵。及內侍康履等。却帝傳位皇太子。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太后見傅等諭之曰。今強敵在前。吾以一婦人於簾內抱三歲兒決事。何以令天下。敵國聞之。豈不轉加輕侮。傅等不從。朱勝非還白帝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緒。帝遂禪位。傅等揮其軍退。〔發明〕二逆賢作亂。建而舉。臣無知之何。則宋室祿源不振之勢可見矣。又安能成後領袖。中興天下哉。

○**張**浚呂頤浩會師勤王。苗傅帥羣臣朝帝於顯甯寺。時改元赦書至平江。張浚知必有兵變。謀起兵討之。會張俊引所部至。浚與語。相持而泣。呂頤浩亦遣人寓書於浚。浚以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乃答書約共起兵。且告劉光世於鎮江。會韓世忠由海道將赴行在。張浚亦以書招之。世忠得書。舉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浚令世忠趨秀州據糧道。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與世忠俊光世頤浩合兵進討之。傅等憂恐。不知所為。朱勝非謂之曰。勤王之師未至者。使是問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大軍請帝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傅等遂率百官朝於睿聖宮。帝慰勞之。傅正彥以手加額。

呂張
大敗
苗劉
之兵

朱勝
非免

張浚
宣撫
川陝

曰。聖天子度量如是也。四月。帝復位。詔張浚知樞密院事。

呂頤浩張浚敗苗翊於臨平。

臨平在杭州府。

苗傅劉正彥南走。頤浩諭諸

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

徐敬業可監也。

翟義方慶之子也。漢元始中爲東郡太守。王莽篡位。起義兵討之。不克而死。徐敬業勳之子也。唐嗣聖初。武后易唐爲周。敬業起兵伐之。

進次臨平。翊敗走。勤王兵入北關。頤浩浚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

帝問勞再三。謂浚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嘍羹。忽聞貶卿。不覺

覆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解所服玉帶賜之。誅貶逆黨有差。

新吳王世休等。

丁南淵

若子之善善惡惡。相傾而不相反也。呂頤浩張浚討苗傅劉正彥。而誅惡之。然。浚非不善。應在善而已矣。特頤浩以勳。海誤國。以檢賊殃民。則豈得與浚並論也。

朱勝非免勝非見帝言曰。臣昔遇變。義即當死。偷生至此。欲圖今

日之事耳。因乞罷政。帝問誰可代者。對曰。臣頤浩張浚。帝問孰優。對

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疏。此舉浚實主之。

書右僕射。

綱册魏國公專爲皇太子。

明年。太子卒。復無子。

綱五月。以張浚爲川陝京西路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蜀。則東南不可保。因請身

任陝蜀之事。初浚宣撫川陝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

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

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

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浚大悅。

周德恭觀此。則浚之得君可謂專矣。君之任浚。可謂篤矣。川陝荆湖。悉為所轄。以之宣撫。以之處置。以之便宜驅馳。而聽聽之權。皆歸於浚矣。苟非浚之德望。不足以舉白於天下。又安能寬任之若是哉。故綱目特揭而書之於

帝至江甯府。改江甯為建康府。

韓世忠獲苗傅劉正彥。送行在誅之。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

以賜世忠。

六月。大霖雨。詔郎官以上言闕失。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

時久雨恆陰。帝下詔以四失罪己。司勳員外郎趙鼎上疏曰。王安石

變祖宗之法。蔡京託紹述之名。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

安石猶配享神宗。時政之闕。莫大於此。中丞張守上疏曰。陛下處官

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穹廬其形穹窿。毳幕羊毛。輿人取之為幕。毳音擊。享膳羞

之奉。則思二帝母后膾肉醢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

邊絕塞之寒苦。操予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

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

誰為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助順者。萬

無是理也。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

張時泰高宗南渡之失。非止一端。其最大者。時舉正之分。處優之別也。觀其罪己之失。雖有四。而首不及此者。其亦罪之未當也。然宋室之禍。實自王安石

石。揭開其錄。流毒於後。雖鼎一疏。可謂觸痛而醒。深得其當。惜乎。時政之誤。莫大於此。綱目書云罷王安石配享神宗廟庭者。所以深著高宗聽言之矣。亦足以為南渡之

張守

韓世忠

一
事

范瑋有罪下獄死。張俊發建康，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瑋之謀居多。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見帝悻悻，且乞貸苗劉等死，帝畏其威，以為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俊將赴川陝，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以來，因召瑋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瑋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瑋下曰：有敕，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瑋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曰：誅止瑋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瑋於獄賜死。子羽皆資出兩。

丁南湖

范瑋佐邦昌之叛，而張俊倡謀以誅之。史稱俊能養正直之氣，信矣。子羽輔成其謀，乃因此受知於俊，而戰功屢立。卒稱忠義名臣，此所以為輪

之子。瑋之父。朱熹之師也。

升杭州為臨安府。時定都焉。

崔縱如金不屈死之。縱使金通問。昔以大

金人為。能之窮荒。縱不少屈。竟死焉。

八月，杜時亮如金師，時金人將渡江，遣時亮請和，致書於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於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惟冀閣下之見哀而已。故前者奉書，願削去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

開閩月。以呂頤浩爲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時閩金師將至。帝召諸將議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請自鄂岳幸長沙。鄂州。岳州。韓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呂頤浩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常州。死守。帝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杜充守建康。王瓌隸之。世忠光世皆受充節制。充將發汴。統制岳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棄。今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充不從。

帝如臨安府。

自是不復離防淮矣。

張浚次於襄陽。招兵分屯襄鄆唐鄧。

詔杜充韓世忠劉光世分屯江東以備金。

金人殺故知真定府李遼。金下令禁民漢服。又令髡髮。不如

式者殺之。遼故爲真定帥。被執三年。金人欲使知滄州。遼笑不答。及

髡髮令下。遼憤詆之。虜搗擊其口。猶吮血嘆之。遂遇害。遼將死。顏色

不變。南向拜訖就死。燕人爲之流涕。

張浚治兵於興元。今漢中。以圖中原。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

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時蜀上供及常平本皆盡。浚以爲慮。

知趙開善理財。卽承制用之。時浚銳意興復。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

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智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

張浚
治兵
以圖
中原

金人
下令
髡髮
禁民
漢服

而貨財常有餘。

周德恭

綱目書張浚治兵於興元以圖中原。其正大氣象。讀之凜凜。自有生氣。義舉充備於天地之間矣。其與書頗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同意。則其

臣子殉國之勳。豈不切哉。

十一月。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金人於淮陰。杜充承制以

立知楚州。金人乃以兵邀於淮陰。立奮怒。嚼其齒曰。回顧者斬。徑進與金人遇。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前。憩悉定。方拔出之。議者謂自燕山之役。南北戰爭。未有如此之鏖戰者。

金兀朮入建康府。守臣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時江浙倚重於杜充。而充日事誅殺。且無制敵之方。及兀朮攻烏江。充閉門不出。兀朮遂乘充無備渡江。使人說之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帥官屬降。通判楊邦乂獨不屈。以血大書衣裾曰。甯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兀朮使人誘以官。終不屈。大罵乞死。遂殺之。充至金。粘沒喝薄其爲人。久之得仕。黃義邦乂之死節。至今猶有生氣。綱目大書曰。杜充降。通判楊邦乂死之。則足以見錄充而顯邦乂於萬古也。綱

目當謂之公。於此見矣。

帝奔明州。今寧波府。時聞杜充敗。呂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曰。俟其

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之奇也。帝然之。

岳飛敗金人於廣德。南京州名。大戰皆捷。擒金將王權。俘首領四十餘。

岳飛
六戰

以血
大書
衣裾

金兵
入建
康

趙立
大敗
金兵
淮陰
之戰

皆捷

察其可用者。結以恩義。遣還。令政營縱火。飛乘亂縱擊。大破之。駐軍鍾村。軍無見糧。將士忍飢。秋毫無犯。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軍也。爭附降之。〔廣義〕向使杜充一聽岳飛之諫。則高宗必無明州之幸。而兀朮且將殺首矣。噫。

金人陷越州。遂寇明州。張俊使統制楊沂中。迎戰於高橋。敗之。金人陷明州。西門之高橋。楊沂中等味死戰。舍舟登岸。知州劉洪道詔州兵射其旁。大破之。殺數千人。

周德恭〔自胡編〕入。攻略自如。其政擾其諺者。今江惟統制岳飛敗之於廣德。楊沂中敗之於高橋。則二特擄夷動王之心可見矣。備嘗於居。深予之也。

庚戌四年。金天會八年。○西遼康國。四年。○夏正德四年。春正月。金人陷明州。屠其民。遂襲

帝於海。時帝舟居於海。帝走溫州。金人以舟師追帝。三百餘里弗及。提領海軍張公裕引

四月。張俊遣兵入衛。聞金兵退。乃還。

韓世忠大敗金兀朮於江中。〔自胡編〕初。韓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

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欲俟兀朮師還擊之。及兀朮由秀趨平江。世

忠乃移師鎮江以待之。兀朮欲濟江。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

金山。在鎮江府城西北。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

廟中。百人伏廟下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岸兵先入。廟兵繼出。

以合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伏兵先鼓而出。獲其兩

騎。其三騎則振策以馳。馳者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而免。詰諸獲

者。則兀朮也。既而接戰江中。凡數十合。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敵終

不得濟。虜兀朮之婿龍虎大王。兀朮懼。請盡歸所掠。以假道。世忠不

梁夫
人親
執桴
鼓

韓世
忠大
敗金
兵於
江中

金人
陷明
州。遂
襲
帝於
海

金人
不敗
復渡
江

金人
立劉
豫為
帝

許兀朮窮蹙，祈請甚哀。世忠曰：「復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見海舟乘風往來如飛，謂其下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乃募人獻破海舟之策。於是閩人王姓者，教其舟戰，以火箭射箬篷。世忠師潰，兀朮始克濟。世忠以八千人拒兀朮十萬之餘，凡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矣。」

呂頤浩免中丞，趙鼎論之也。遷趙鼎為翰林學士，鼎辭不拜。上疏論頤浩損失，恨不之誅。今於鼎見之。

五月，金人焚建康而去。岳飛敗之於靜安。兀朮既濟江，自靜安竄渡宜化而去。岳飛馳擊大敗之。靜安在湖南府破東北。

秋七月，金徙二帝於五國城，去金上京東北千里。五國城在遼東三萬衛北一千里。洪皓自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栗麵等獻二帝於五國，始知康王即位焉。

金立劉豫為齊帝。金撻懶侵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之。

張浚使劉錫率五路之兵，及金婁室戰於富平。縣名。今為澧州。敗績。先是

浚聞兀朮將至，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錡、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以錫為統帥，迎敵決戰。前軍統制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闡與洋。」利闡與洋，四州名。利州今保寧府廣元縣是。閬州今保寧府是。俱屬四川。興州今為略陽縣。洋州今為洋縣。俱屬漢中府。以固根

張俊
富平
之戰

本敵入境。則撤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從。劉子羽亦力言未可。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宜各守要害。須其斃而乘之。亦不從。遂次於富平縣。已而婁室引兵驟至。錫等與之力戰。劉鎮身率將士薄敵陣。殺獲頗多。勝負未分。而敵鐵騎出不意。直擊趙哲軍。哲部驚遁。諸軍皆潰。關陝大震。自是關陝不可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焉。按一史略。浚新始。哲。諸路兵皆散去。

張時泰張浚平生與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脈。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使與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情可勝言耶。

十月。金人縱秦檜還。初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捷。燭為

其任用。及南伐。以為參軍事。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襪水砦。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遂航海至越州。求見帝。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朝士多疑之。疑其與孫傳何康等同。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險河越海。豈無議河之者。安得殺造而。就令從軍機。金人縱之。必資妻屬。又安得與妻孥皆回耶。被拘執。而檜還。

與檜善。力薦其忠。帝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蓋檜首倡和議於金。故。

周德恭秦檜之遺。前史皆著秦檜歸自金為文。綱目特書金人縱檜還者。物各實實。多。檜之夫妻。能高柔商舉。保空遜處而歸之歟。此由賊檜辱主和議。見說女真。而伴。檜之遺耳。故綱目變文。直書金人縱秦檜還。不以小人陰謀之故。而變為之曲諱。原情。

專意
官和
始檜

金人
縱秦
檜還

遂意。其旨嚴矣。當是時。朝廷雖遣使於金。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始也。故佩目於槍之遺。特書於冊者。其備於備之意疑矣。

十一月趙鼎罷 以秦檜為禮部尚書

張俊退守興州。命吳玠守和尚原。時俊輜重焚棄。將士敗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

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右有鐵山棧道之險。鐵山在夔州府

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

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據險固壘。觀釁而動。庶可以補前愆耳。俊然

知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子羽至。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凡十餘萬人。軍聲復

振。子羽固請遣吳玠扼險於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大散關在鳳州府

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原在寶雞西南。

十二月金人寇熙河。副總管劉惟輔死之。金襲室卒。初。惟輔擊敗金師。殺五千餘人。已而復至。惟輔願熙河尙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急出焚之。爲金人所執。捽以去。惟輔曰。死犬。斬即斬。吾頭豈

高宗
二帝
遙拜

以張
俊為
招討
使

張榮
敗金
兵於
興化

岳飛
招降
張用
紅堆
悉平

汝掉也。顧坐上客曰：國家不負汝，一旦遽降敵耶？即閉口不言而死。所部亦多不屈，被殺。【發明】觀其言，慷慨然。忠義之氣，死而

辛亥，紹興元年。金天會九年。○西遼康國五年。○夏正德五年。春正月朔，帝在越州，帥百官

遙拜二帝，不受賀。

以張俊為江淮招討使，岳飛副之。同討李成。

二月，以秦檜參知政事。

三月，張俊、岳飛大敗李成于樓子莊。紅堆擊盜皆遁。復筠、江州。於是俊軍

有鐵山之號。筠州，今為瓊州府。江州，今為九江府。【發明】上書以張俊為紅堆招討使，岳飛副之。下書張俊岳飛大敗李成。則可見高宗付託得人。張俊岳飛不辱君命矣。據事直書，而宋之君臣皆致其美焉。此綱目不假人之筆之深意也。

武功大夫張榮擊敗金人於興化，捷報北遁。榮據臨州。作水寨以守。見金戰圖不多。乃舍舟登岸。

大呼而驅之。金人不得歸。舟中自亂。

夏四月，隆祐皇太后孟氏崩。年五十九。諡曰昭懿。劉光世復楚州。

五月，作大宋中興至寶。【發明】高宗御統。已經五年。播越海濱。境土日蹙。又中興哉。今而作中興至寶。寧無愧於心乎。非如光武之能規格先業。不隨如晉之元帝耳。烏足謂之

張俊追敗李成於黃梅，成奔劉豫。岳飛招張用降之。俊引兵

渡江，追成至蘄州黃梅縣，大敗之。其衆數萬皆潰，成北走降劉豫。用

復寇江西，岳飛與用皆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

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

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

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

復立亮請
後太

復曲
端

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張時泰

使高宗悉以中興之任付岳飛。而不許繼開所想出。則金匱不足平矣。豈特紅推諸郡哉。使彼終以是心待岳飛。則飛之功業可竟。而後之名不益卓乎。

六月。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乞選太祖後。以備儲嗣。書奏。帝讀之大感歎。

張時泰

宋之太祖。雖雙五代之弊。而蓋周。其德薄入人之深。誠有見焉。彼傳位於而分任備載其實者。此以見天俾高宗。轉旋蕃疆士。以延太祖之後也。嗚呼。太宗雖負若兄。而天其肯負太祖哉。

秋七月。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

八月。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浚自富平敗後。乃思端言。召之還鎮。稍復其官。徙閬州。將復用之。王庶從而間之。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齋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軍士悵恨。有叛去者。發明昔殺無罪也。浚以讒間而殺曲端。此抑可謂之公猶子。

袁了凡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亦楊儀羅延近耶。孔明能用儀。延於交兩紛爭之中。使少殺其氣。而並差其能。以當其任。而觀公竟以忠言殺端。非端庶之罪也。

此魏公之不遠孔明遠矣。或曰。端之驍勇不謝於延。而延之憤恚未及於端。故亮得以全延。彼不得以用端。不知延之暴。當孔明而殺。端之勇。幾觀公而橫。且儀不得用。以傾延。而庶乃得鼓端以殺端。故曰。魏公之不遠孔明也。

圖以秦檜為尙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圖以呂頤浩為尙書左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十月金兀朮寇和尙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圖玠自

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尙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宜退屯

漢中扼蜀口玠曰我保此敵必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

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時玠在源上。鳳翔民感其德惠。相與夜餽芻粟助之。玠嘗以餽

連坐。民冒金將沒立魯烏折台約日會和尙原魯烏折台先期至陣

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

箭箬嶺。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玠復遣兵擊之兩軍終不得合金人自起海角犄

於常勝及與玠戰輒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

萬造浮梁跨渭壘石為城進薄和尙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分

番迭射號駐險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敵稍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

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全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

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鬻音。其鬻毒而遁。金自南侵。未嘗

為初金人之至也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間隔絕人無固志

有謀劫玠兄弟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勉以忠義皆感泣願

盡死力故能成功。

敵血
始以
志若

箭箬
嶺之
戰

吳玠
和尙
原之
捷
蜀民
夜餽
芻粟
助玠

張時泰蜀富饒。金人蒙頭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為之吞矣。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搖哉。玠厥功不細。此舉可知。

壬子二年 金天會十年。○西遼康國六年。○夏正德六年。 春正月朔。帝在紹興府。帥百官遙拜二帝不受賀。

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為自焚死。 辛金宗討范汝為不克。其勢益盛。世忠曰。建州關隘上流。賊陷而下。七郡皆血肉矣。建州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乃令軍士駐城上毋下。建民自相別。盡燒牛。商賈強任。身從者。獨取附賊者。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世忠因進討。

江西湖廣諸盜。 帝如臨安府。從呂頤浩之請也。

二月。以李綱為湖廣宣慰使。 李綱復鄂州。先是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仲至鄂。調兵。

三月。桑仲為其黨所殺。 李橫復鄂州。先是仲上疏。願協力恢復京師。乞正劉豫之罪。呂頤浩信之。乃命仲節制應援。仲至鄂。調兵。

夏四月。詔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帥師如鎮江。頤浩信桑仲之言。屢請出師。身自督軍北向。以復中原。以神武後軍及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王瓌皆隸焉。凡一十餘萬人。

許浩 嘗觀呂頤浩帥師如鎮江。圖取中原時。韓世忠強使劉光世岳飛王瓌皆受節制。又使金人初建密機。無於中原。予為高宗之中興。可計日而待矣。既而考竟其事。浩無成功。心甚感焉。及詳考之。則知頤浩是行。成於桑仲。而世忠諸人。曾無一言。策謀未合。而未有勝算也。夫中原積弱。於茲有年。頤浩倚仲一人。欲以喪敗之衆。北向制勝。其亦難矣。且仲有一州而不能制其下。反為所殺。其能以任比乎。幸而仲死。趙延壽又叛。而頤浩稱疾而不行也。使其果行。其不為所誤而喪敗也者幾希。然自建炎以來。一向退縮。惟是擊發強人。使其果出頤浩本心。無以不共戴天之氣憤。率其衆。以與北敵致死。則古之人固有以一旅而興王者。未必其無功也。惜乎。頤浩無

是心焉。史稱頤德者弓馬。有膽略。時人倚以爲重。而前此頤守常調。明年又圖遠取。不可謂無心於中興也。而子謂頤浩果有爲。則當時可與共事者。莫若李綱焉。而頤浩最之。謂其基礎無害狀而罷之。則其不能推賢讓善。以共濟乎國事必矣。功可望其成乎。

劉豫徙於汴京。尊其祖考爲帝。置於宋太廟。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懼。其子麟。籍鄉民十餘萬。爲皇子府。凡兩京塚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

五月。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於宮中。帝感婁寅亮之言。選

秦王德芳五世孫。子偁之子伯琮。命張婕妤鞠之。生六年矣。

呂頤浩前軍將趙延壽反。頤浩遂次於常州。頤浩聞桑仲死。已悔出師。及延壽叛。遂稱疾不進。後王德追延壽於建平。誅之。

六月。頤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蒼難欺。

丁南湖宋徽宗設六曹於州縣。而治法以周。高宗頤戒石於州縣。而治體以立。此二者。良法美意。誠三代刑範模唐者也。是故迄今通用之。

秦檜免。榜其罪於朝堂。示以不復用。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及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說。既相。所言皆不酌。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着衣啗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檜聞而憾之。出居正知婺州。會呂頤浩諷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

秦檜

頤浩
石銘
於州

育伯
琮於
宮中

劉豫
徙京

南人
歸北人
王倫
金量自

荆湖
自昔
國武

岳飛
平暴
盜
成人
地健
祀飛
製旗
飛岳

可長乃罷檜相。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召直學士基、密、禮入對，語以是事，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

王倫還自金。倫被執，傷和議。使人與粘沒喝言。粘沒喝縱之歸。倫至入對。言金人恃強，所以明其贊成。和議者皆倫之所為也。

丁奉。王倫者，故宰相且之族孫也。狹邪無賴，年四十餘，向與市井短少輩游。故宋人以倫為智佐，而後出使焉。其與宇文虛中同以仕金和宋為得計。而皆被金之所殺。可為盜叛之至戒矣。是故宋金兩史，皆立其傳。蓋以其為二國之臣，而痛斥之云。

十一月，罷湖廣宣撫使李綱。初，綱至潭時，流民潰卒羣聚為

盜，網悉平之。因上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馭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不報。呂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遂罷。提舉崇福宮。

癸丑三年。金天會十一年。○西遼康國七年。○夏正德七年。夏四月，楊太。太又名么。蓋楚人。僭號大

聖天王，詔統制王夔會兵討之。

六月，岳飛大敗盜彭友於雩都。雩都，縣名。屬贛州府。岳州。即贛州。彭友，岳飛至

岳州，飛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固石。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諭飛屠

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綱目斷。仁義武穆之心也。使高宗移任秦檜者，以在武穆，則光復舊物。如反說掌。豈止王業偏安一隅哉。噫。武穆不克令終者，非天之奪於武穆也。乃高宗

自絕於天而不能全中興之笑故也。豈武穆之德僅於鄧會。而天不審其報歟。誠則武穆萬世血食而垂名。與天地同久者。天之報之亦可謂不薄也。烏可以一時禍福計哉。

九月呂頤浩免。時水旱不時。及蘇湖地震。侍御史辛炳論頤

浩過惡。遂罷。

甲寅四年。金天會十二年。○西連庚國八年。○夏正德八年。三月。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於仙

人關。大敗之。兀朮撒離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仙

人關。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吳玠自武階路入援。冒圍轉戰

七晝夜。始得與玠會於仙人關。敵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

壁。楊政以撞竿破其梯。以長矛刺之。金軍分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

陣於西。屢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卒分紫白旗入金營。

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統制張彥却橫山砦。

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朮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

乃劉豫之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

授甲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綱目斷是時虜兵深入。期必取蜀。向非玠之兄弟。親履行陣。播鐘破敵。則蜀事去矣。宜乎綱目書以予之也。

張時泰兀朮南侵之慮。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推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子之前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乎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張浚還自閩州。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居之福州。浚至臨安。中丞辛

炳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

浚以宿憾。率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

兄弟
綱鑑

玠
人
之

四月安置宣撫使參議劉子羽於白州。白州今梧州府博白縣。

以岳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時楊么即楊大與劉豫通

欲順流而下李成既陷襄陽等六郡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么會

帝命飛爲之備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根本綱目作基本今當先取

六郡以除心膂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珍羣盜帝以語趙鼎鼎曰知

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命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

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襄陽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

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廣義即觀武穆之將略其即趙充國諸葛亮

焉拜命卽往寇復襄陽意以武穆之精忠而加以智勇備人則金虜不

足平矣然而卒死奸臣之手而不能成其志者天不欲祥宋也惜哉

○秋八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鼎乃條奏便宜朱勝非忌

而抑之鼎上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

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羈山帶河之勢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

物議以被竄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

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伏望閔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

西顧之憂廣義高宗此舉可謂得人矣觀夫趙鼎密一疏發知冬夏夏葛切中時病

此亦由均自稱之說夫以張浚之得君尚不能終君臣之好安知後日高宗不以待浚者而待己耶

也鼎其賢哉

○以趙鼎爲尙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鼎將赴川陝陛辭時劉豫
使其子麟以金師寇淮報至舉朝震恐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制下朝士相慶。

冬十月詔韓世忠進屯揚州。詔辭懇切。世忠泣曰。主憂如此。

臣子何以生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追至淮而還。世忠親提騎兵駐大

儀以當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鳴鼓伏兵四起。奮擊。人馬俱斃。

遂擒捷不野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收等皆取勝。捷聞。羣臣入賀。帝曰。

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參政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

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

第一。

綱目斷評

自虜寇再至。諸風俗之威。僊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

伏。伏木草樹。自斷歸路。以熟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

由是虜兵南進。伏軍交擊。虜兵退。追逼至淮。則其銳勇之氣。有以貫徹。中興之

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哉。使高宗委任之專。不惑羣議。則中興之業。可

故綱目特進而書之。蓋亦深喜而五焉耳。

帝自將禦金師。次於平江府。金齊之師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

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免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

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肆暴。侵陵。朕當親

總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

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效區區。以圖報國。劉光世

增補
有先

罪
錄

牛鼻
敗金

爲者。帝以世忠捷奏至。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乃止。及胡松年時建隆年會諸將，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有先見也。時建隆年

周靜軒

高宗比舉。差論人意。宜九代之雄威。奮六師之雄氣。鑾輿臨江。士氣百

安國家定社稷之功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春秋紀兵。伐而善次。以次爲善。次於平江。予之也。此類目特筆耳。

丁奉

高宗之親任。固趙鼎之功矣。而沈與求之力贊。亦可取也。按與求贊之。而

也。於是奉論以其異己而疏之。况與求亦神之所歸。而能不受其備地。如此。且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誠謂之直臣哉。

六月。詔暴劉豫罪。逆於六師。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名爲大

以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鎮江。浚至。見趙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

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喻博之之功也。詔拜浚樞密。以其盡忠竭節。

諭於中外。浚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時撻懶兀朮擁兵十萬。約日渡。

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議事。將士見浚。勇氣百

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以節度之。

十二月。金人圍廬州。岳飛使牛鼻救之。金師引去。鼻追敗之。

金師渡淮北歸。時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墩鎮。爲韓世忠所扼。以

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

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

兀朮色變。遂有謀歸之志。會雨雪。金饒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

趙鼎
相諫寧

蕃漢軍皆怨憤。乃夜引師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

乙卯五年。金熙宗。宣天會十三年。○西遼。康國九年。○夏。大德元年。○劉光世屯太平。張浚屯襄。春正月朔。日食。帝在平江府。

召張浚還。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太平。張浚屯襄。康。浚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軍於外。以趙鼎張浚為

尚書左右僕射。並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是時。鑾儀相得甚虛。及吳並相。史館校勘。禮。

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繼通防。

作太廟於臨安。從禮部員外郎江端友之請也。待御史張致遠及殿中侍御史張鈞言。建明堂。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計。不復有於中原。不始。

三月。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鑿上流。恐樞太繼。夏。為害。請乘其愈討之。至醴陵。羈邑囚數百。皆大譴者。均以文榜。相

論謀害。於是相率來降。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諡文靖。自帝南幸。時奉祠優

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胡宏。羅從彥。

皆其弟子。至是卒。從彥南劍人。南劍州名。今為延平府。初為博羅主簿。博羅縣名。今

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時為蕭山令。蕭山縣名。今屬紹興府。從彥徙步往從。

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築室山中。

絕意仕進。終日端坐。時行溪上。吟咏而歸。充然自得。朱熹謂龜山倡

道東南。楊時號龜山。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

楊時
卒程氏
正宗

任重
詣極

人而已。學者稱爲豫章先生。豫章郡名。今改南昌府。〔嚴明〕楊時受道程氏。傳
其正宗。事君以正。屹不可犯。誠當代之賢人也。

出至泰初武。優游林泉。日以著書講學爲事。而徒與
之機。庶乎無所復矣。故謂曰卒而具官。以予之也。

張時泰中興之際。果能如商之高宗。况之大備於左右。以資啓沃。則其德業必不止
今也。彼江以來。於岳山頌德。則棄之罔散。以責任檢郡小人。則置
岳山不得商之高宗。而遇宋之高宗。其亦命也。

六月岳飛大破楊么於洞庭。么死。湖湘平。飛受命討么。而所部皆

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之有。願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

之。其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遂降。飛表授

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欲復遣

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席益疑飛玩寇。欲以上聞。

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乃止。黃佐襲周倫。砦

殺之。飛表遷武功大夫。會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

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

飛曰。因敵將攻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是以易也。浚許之。會黃佐

招楊欽。全琮。劉旣等降。夜掩賊營。么技窮。赴水死。盡平之。果八日而

捷書至潭州。張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么恃其險。官軍自陸路襲。則

入湖。水攻之。則登岸。因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云。

周靜軒觀飛之神謀神算。誠有出人之處。表者。以八月而破浚半之水寇。是婦兵貴
速不貴久之氣也。由是內附既撤。照湘繼進。其功爲何如哉。書以予之。

也

張時泰

武穆為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審略。加之以勇敢。又况忠孝家聲於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自古名將。不能優焉。君子論南漢中

與之將。常以武穆為首稱。

十月張浚還自潭州

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

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

丙辰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西遼滅天祐。氏成清元年。○夏大德二年。

春二月。韓世忠圍淮陽軍。金兀朮救之。世忠還。

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引軍渡淮。至城下。為其所圍。奮戈潰圍而出。還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兀朮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忌之。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敵薄陣。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三月。以韓世忠為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屯楚州。岳飛為京西

湖北路宣撫副使。屯鄂州。張浚每稱二人可倚。以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巾。婦人衣冠也。巾上。髮如婦之類。以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

商惠工。山陽山陽縣。屬淮安府。遂為重鎮焉。

夏六月。張浚撫師淮上。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

張浚
進中興
與備覽

韓世忠
進中興
與備覽

山陽
重鎮

岳飛
屯關
以中

建康
爲中
與根
本

岳飛
措畫
甚大

岳飛
請進
兵據
復中

中進屯泗州。浚命飛以圖中原。且謂飛曰：此君素志也。飛扶母輓還廬山。累表乞終喪。詔不許。

八月，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庠副之。並參決尙書省樞密院事。

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繫中原之心。請卽幸之。以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有南寇之志。趙鼎建議。幸平江。帝從之。遂命秦檜孟庠留守。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至是漸用事。

張時奏秦檜包藏禍心。不除形迹。至高宗詰之而語塞。然後乃知其好也。於是榜之奸。浚豈不知。况主和議者。檜之奸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謂主和議之奸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雖然。君子不可獨罪浚也。高宗於檜極其罪日。示不復用。今也時未乾。君信浚失。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秦檜殺之。而不

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論武穆之禍。當首高宗張浚而後秦檜。則庶子得其當矣。

岳飛復蔡州。飛累戰皆捷。遣牛皋復鎮汝軍。楊再興復河南

長水縣。張浚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響應者。已而忠義社稷與等果歸之。飛復及僞齊李成孔彥舟連戰。至

蔡州。克其城。已而岳飛使王貴敗劉豫之衆於唐州。上疏請進軍。恢

復中原。帝不許。飛乃還鄂。

冬十一月。劉豫使劉麟劉猗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大敗猗於藕

塘。追麟至南壽春而還。時張浚屯盱眙。楊沂中屯泗州。韓世忠

建德
深以
爲憂

張俊
保淮
南

韓瑋
之戰
擊殺
不可
當

趙鼎

屯楚州。岳飛屯鄂州。劉光世屯廬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爲憂。移書張俊。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以保合肥。名。帝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俊。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俊上言。若令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於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俊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時光世已捨廬州而退。俊卽星馳至采石。遣人諭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卽斬以徇。光世不得已。還駐廬江。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猗至藕塘。沂中擊大破之。猗曰。適見鬻將軍。銳不可當。卽與精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猗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勝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北方大恐。按史略上曰。克廉之功。皆出右相。金人聞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十二月。張俊還自鎮江。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

趙鼎罷。初張俊治師江上。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張俊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俊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俊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俊成功。當使展盡底蘊。俊當留。臣當去。帝曰。俟俊還議之。及俊還朝。鼎請帝回蹕。

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進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鼎言擒劉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傲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復尊程氏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許浩因論事語太微使歸。時浩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謀毀浩短。日夕浸潤。以別去之。浩有是心。遠臣豈能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浩乃曰。今浚成功。當使畢盡底蘊。據當面。臣當去。可見其所謀。為國而非以己故矣。鼎心為國。浚亦為國。而浚之。彼心亦欲其也。為國謀而所謀見仰。宜然之矣。然亦為國事而憾。而非以己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鼎。則可見矣。鼎初讓浚。而浚薦鼎。浚不負乎鼎也。他日高宗欲寬浚。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歸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從之

袁了凡宋紹興間。無名公為相。不主伊洛之學。一時諱官陳公輔。遂信言伊以爲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而時中。謂之所學也。近世小人德之。遂變巾易服。互相援引。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非伊洛之學。乃學者之非也。此其時公。社忠諫客也。

丁巳七年金天會十五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西遼咸清二年。○夏大德三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府。

何薜還自金始聞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崩。帝成服。百官上表請

遵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致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梓宮者。天子之喪。以梓木爲之。觀身之棺也。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以日易月。宮中仍行三年之喪。

○二月。以王倫爲奉迎梓宮使。如金。

○以岳飛爲河北。京西宣撫使。進拜太尉。時韓世忠。張俊。皆久貴立功。而飛少事俊爲列將。一旦拔起。爵位與齊。俊深忌之。始與之有隙矣。

張俊
岳飛
世忠

○三月。劉光世免。張浚命呂祉節制其軍。○京湖宣撫使岳飛。乞

終喪制。遂還廬山。張浚以張宗元監其軍。先是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且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日月。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名。陝州。即陝州。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願復何憂。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遂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帝。請召飛詣都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撫參謀領

之何如。飛曰：德與鄺瓊素不相下。一旦偃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張宣撫飛之舊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然曰：飛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也。浚以得軍爲念，故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母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於墓側。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都督府參議張宗元權其判官。

六月，詔岳飛入朝。途遣還鎮，累詔趣飛起。飛不得已趨朝。途復職。飛上言：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不報。

淮西副統制鄺瓊以衆叛，降於劉豫。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死之。時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統劉光世軍。令瓊副之。瓊與德不相下，列狀交訟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祉密奏請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瓊怒，遂叛。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括髮謂以旅還，製歸吳中者。祉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又以布爲頭帶。

綱目斷評 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識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稱淮軍社稷之也。呂祉之死，鄺瓊之叛，秦浚不識飛言所致也。然則鄺瓊之叛，呂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己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九月，詔張浚屯廬山。岳飛屯江州。鄺瓊叛，張浚始悔不用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淮浙援。

張浚

陽貴之曰。彼非吾軍人。張浚耶。吾先遣使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浚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汝江為名。致四太子於齊河。浚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也。韓業殺死。即馳報。乃作檄書。因謂浚曰。吾今發使。復遣至齊問齊兵期。封殺納書。汝勿洩。張浚書示兀朮。兀朮大怒。馳白金主。於是張浚之意益快。四太子謂兀朮也。

張浚免罷都督府。 **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

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勵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鉅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鄴瓊叛。呂祉死。浚因引咎。力求去。帝問浚。誰可代卿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浚曰。得之矣。檜由是憾浚。浚遂奉祠。而都督府亦罷。

張時奏

張浚引咎求去。可謂勇於自責者也。昔也檜。今則檜。今則檜。昔也位。今則位。何其暗於昔而明於今也。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廣義）前載張浚薦趙鼎。繼

事。張浚密使。足以見高宗聽言之美。

十月。安置張浚於永州。 **浚既去。言者論之不已。帝欲遠竄浚。**

趙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鼎復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倘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為言。檜憾浚。不出一語。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

周靜軒

高宗始焉任張浚。不為不惠。然焉疑張浚。不為不甚。皆無知人之明故耳。浚以失策之故。遂為言者所攻。嗚呼。唐竄張浚。專任張浚。禍言不入。

秦檜

不出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事

韓岳 請伐 金收 中原 張守 建

胡安 國進 春秋 傳

安國 著春秋 成志

卒收成功。然則高宗亦不違憲宗遠甚矣。安有欲成大事者。而以浮言疑賢者哉。

金人襲汴。執劉豫。廢為蜀王。立行臺尙書省於汴。韓世忠、岳飛請伐金。收復中原。不報。

戊午八年。金天眷元年。○西遼成備。三年。○夏大德四年。春正月。張守罷。時帝以樓炤

言議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六朝謂吳、東晉、宋、齊、梁、陳也。氣象雄偉。

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其險阻。以捍禦強敵。願少安於此。以繫中

原民心。趙鼎不可。守遂求去。漢義異哉。趙鼎之見也。向曾建策。以為不可守安乎。今乃曰不可。則鼎之聰明不及於前矣。

二月。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尋卒。賜諡文定。自

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將先聖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

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

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於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

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又謂趙鼎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

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又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

必甚留意。朕以為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

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

至廢事也。

許浩。高宗禮國多難。父兄北遷。開闢江南。特在社稷。在韓之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之時也。風新會。恐恐不及。顧乃憂於文編間。率二十四日讀春

秋一編。若將變之而欲行之。則春秋之義。莫大於復仇。而高宗視夫不共戴天之恥。不少動心。而食稻衣錦自若。亦果何所取乎。又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好擊毬。而自以學書賢於徐好。是誠賢於彼也。然人當以堯舜為法。何至以此而自恕耶。夫讀書。帝王之笑事也。而高宗之讀。徒弊精神而不措諸事。而於吾夫子雖多亦奚以為之訓有虛。吾故著之。

定都

帝定都臨安。即今杭州。一徽明高宗至是誠無意於中原矣。苟有慮於中原者。不備川陝。則都荆襄。不都建康。則都建陽。今而定都臨安。鮮在海隅。

向非用武之地。則橋樑於苟安之意見矣。

秦檜

三月。以秦檜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

人才。浚極稱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矣。浚不以為然。故引檜共政。方知其闇。不復再薦。檜因憾之。及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不知為檜所賣也。檜既相。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奸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為過。

丁南湖按秦檜欲與敦復共成和議。使所親諭之曰。國公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然不為身計。顧國家。請勿言。檜卒不能屈。及檜相。而於復獨憂之。是即張九齡之先。諫幸林甫也。况檜既相。即引身求退。開居數年。乃卒。蓋匡國之忠。保身之智。可謂兩全矣。其為晏殊會孫。程顥弟子。豈不有光而無忝耶。

五月。王倫偕金使來。時金議以河南以西地與宋。

十月。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

薦蕭振為侍御。振入臺。即劾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振亦謂人曰。趙丞相當自為去就矣。

趙鼎罷。鼎自再相。無所施為。或以為言。鼎曰。今日之事。如人

劉大中

趙鼎

患贏當靜以養之。若復攻取必損元氣矣。後王庶入對。帝曰。趙鼎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鑾無虞。他人所不及。

以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先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留身。言臣

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回。遂排趙鼎。劉大

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

公為天下大計。曷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

如淵劾異議者。卒成檜志。〔參攷〕按宋史。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願去詳贊。徽南使不利。如江南不可圖。然後遣使為問。至豫庭。和議乃決。奉其正朔。比於藩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

金以張通古為江南招諭使。來歸河南陝西之地。初。王倫使

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

以大河為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及

金使張通古來言。歸河南陝西之地。有詔諭江南之名。帝歎息謂王

庶曰。使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韓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

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以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

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卒凋沮。不報。

詔羣臣議和金得失。禮部侍郎會開當草國書。辨視體製非

得失
會開
不草
國密

李綱
料敵
盡求
有五

從一
則大
事去

胡銓
抗疏
極言
之非

是論之不聽。請罷秦檜。溫言以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尙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但知濟國事耳。然猶慮羣言。乃詔侍從臺諫。詳奏得失。於是從官晏敦復、尹焞、朱松朱子之父。時爲校書郎。等皆極言不可。李綱亦上疏曰：朝廷命王倫使金。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意料之。虜爲此名。其邀求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爲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無悔者。非愚則誣也。疏入不省。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爲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衽衣襟也。與狄之俗。

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如劉豫既立爲帝。而又廢之。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官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尙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舍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爲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今萬口一譚。皆欲食倫之肉。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謂晉高祖石敬瑭也。借契丹兵以滅唐。有天下。嘗稱儲李貞及劉地。以罪之。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政。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若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檜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之頭。竿之藁街。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通國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善仲遠不肯帝棄。曰。漢有蹈東海而

剛中
谷事
賈胡

岳飛
力陳
之非

以吳
玠為
四川
宣撫

死。不願為。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連貶竄。初除名編管郴州。後追於公論。改監廣州都鹽倉。宜

與縣名。今屬常州府。進士吳師古。錄其書於木。金人募之千金。朝士陳剛中

以啓事賀銓之謫。二人俱被謫。皆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奸。諸

君不以爲然。今方專國便取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謝枋得胡澹菴所贈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委難。此爲第一。

張時泰如比。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耳。

袁了凡胡志誠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瑋筆。而志誠以爲公親老。上請必有其親。朋友之厚德也。此公所以寧殺世而弗敢忘也。

己未九年。金天眷二年。○西遼咸清四年。○夏大德五年。春正月。大赦。

直學士院樓紹

草赦文。略曰。乃上穹開悔過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

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

舉。其鑒不遠。前後凡二十疏。皆不報。岳飛在鄂州。亦上疏。力陳和議

之非。至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

國。誓心天地。尙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疏入。秦檜益怒。遂成鱗隙。

以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與金人對壘。且十年。常苦遠餉勞

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和議之成。帝以玠功高。授開府儀同

三司。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節制。遣內侍奉手札以賜。至

則玠病甚。扶掖受命。

五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世輔之先。綏德青澗人。自父子雖實事齊。每相位。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嘗得間。生擒楊繼勳。欲歸朝。金兵來追。縶之而奔西夏。其家屬三百口皆被戮。於是乞兵於夏以復仇。發取陝西五路與裏。既出則知陝西已還宋。乃卻夏兵。揭榜招兵。擒害其父母者斬之。金聞。

六月。四川宣撫使吳玠卒。年四十。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近小利。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請受。雖卒伍最下者。得以情達。選用將佐。視勞能為高下。不以親故權貴撓之。自富平之敗。金人專意圖蜀。徵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及卒。西人思之。為作廟以奉焉。

周靜軒吳玠之忘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為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險。自中興以來。若玠者。誠可謂之賢將矣。卒而書賢。豈獨平乎。

丁南湖史稱吳玠與弟瑋。智勇忠實。戮力同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讀者謂南瑋多喪敗。為可惜矣。瑋之子玠。戰功建立。克有父風。而其孫。履宗於謀叛。豈非三世為將。遺家所忌耶。

秋七月。以胡世將為四川宣撫副使。世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初除宣撫。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習騎射。不知虜情。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家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軍事一無改。吳宣撫之規。各推誠心。共濟國事可也。諸將皆拜謝。

東京留守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是時兀朮言於金主曰。捷懶蒲盧虎主割河南與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即遣介具言於朝。會孟康至汴。倫即解留鑰。將使指赴金國議事。會捷懶反。

袁王頌彙合編

金人執之。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四

南宋紀（附金紀）

高宗皇帝

綱庚申十年。金天眷三年。○西遼咸清五年。○夏仁宗仁孝大德元年。春正月。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

綱卒。年五十八。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身雖

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為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

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

人所畏服如此。分注。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蓋直其齊等故也。臣謂趙鼎大節而小

朱子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切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存難。

雖以能附翼斥。而難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丁南湖李綱之忠義功業。當代之大賢也。續編但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而不書其官。綱著易傳內外二十二卷。論語詳說十一卷。而文章歌詩。特其餘緒。然則綱之功業。一本於學。識者其知之。

綱夏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秦檜以其言

謂給事中滿秩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召張俊。未劍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檜入見曰。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俊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

曰。卿至聞。不用此人。檜聞之喜。

分道。金兵入寇。

李綱 下之 李綱 為遠 畏服

金兵 分道 入寇

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於扶風。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

劉錡
順昌
之捷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初劉錡赴東京。帥所部兵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舍舟陸行。急趨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與規議。斂兵入城。爲守禦計。諸將以東京已陷。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老稚。順流還江南。錡曰。今東京爲金所陷。幸吾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乃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所恃。錡督取車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粗畢。而金兵遂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旣而金烏祿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金兵乃移砦於李村。錡遣闔充募壯士五百。夜砍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於是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朮在汴聞之。卽索靴上馬。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爲緩急之用。

南朝
用兵
非昔
比

洪皓
密奏
之捷
類昌

况已挫敵鋒。軍聲稍振。雖衆寡不敵。然有進無退。錡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且敵營甚邇。而兀朮又來。吾軍一動。彼驛其後。則前功盡棄。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生平報國之心。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壬子。兀朮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朝用兵。非昔之比。元帥臨城自見。錡遣耿訓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擡倒耳。擡。俗。反。曉也。耿訓曰。太尉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遲明。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於河。時大暑。敵遠來疲敝。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按兵不動。逮未申時。方出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兜牟。俗。謂之鐵帽。牟。之。鐵。帽。也。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真爲之。專以攻堅。至是皆爲錡軍所殺。兀朮平日所恃以爲強者。十損七八。遂擁衆還汴。是役也。錡雖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能成功。既而洪皓自金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朮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張時泰人徒知劉錡顧昌之捷。而不知時之說是捷者。其要有六。蓋公心以赴危難。示弱以驅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識者以時將不協心進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朮擁衆而來。然城難守。危如一髮。將士有必死之理。顧昌為必隨之。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顧昌之捷。周珍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孟德欲吞吳。據兵臨江。遂將船燬。一望千里。舉人為之踏落矣。幸而周珍乘西北風。快策一戰。而老瞞追到不暇。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為與此則敵。不發息於君臣彼俘耶。遂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以為美談。顧昌之事。何以異於。是哉。

岳飛遣兵敗金人於京西。時飛遣將分布。經略西京諸郡。而自率軍長驅。以闚中原。將發。密奏曰。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志。因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飛將李實牛皋。相繼敗金人於京西。

閏月。金人寇涇州。經略使田晟破走之。**岳飛**收復河南州郡。

韓世忠遣兵復海州。**世忠**使王勝等復海州。父老哀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戒以秋毫無犯。軍之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王德復宿州。遂趨亳。鄧瓊與金烏祿在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即引去。初。王德以十六騎。潛入隆德府。縛金守臣。統大帥以獻於朝。徽宗問狀。德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德入亳州。請於張俊曰。今兵威已震。請乘勢進取。俊不從而還。次於壽春。

安置趙鼎於潮州。秦檜惡鼎居越偏己。徙知泉州。自泉還。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中丞王次翁論之。乃安置。

岳飛大敗金兀朮於郟城。郟城。縣名。屬開封府。先是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

岳飛 七敗

王德 復州

韓世 忠復州

岳飛 敗金 兵於 京西

金兀
兀於
鄧城

朱仙
鎮之
捷

岳飛
奉詔
班師

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砍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憤甚。復合師十二萬。次於臨穎。楊再興以二百騎殺金二千餘人。再興死之。屍焚得箭鏃二升。張憲繼至。復戰。兀朮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兀朮還攻潁昌。飛使王貴及子雲又大敗之。又使梁興渡河。會太行。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忠義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縣名。屬平陽府。又敗之於沁水。縣名。屬澤州。遂復懷衛州。太行道絕。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又大敗兀朮於朱仙鎮。在開封府城西。兀朮走還汴。飛以五百騎破兀朮十萬。飛遣使脩治諸陵。

岳飛奉詔班師。遂自鄆城還鄂。河南州郡復陷於金。時梁興會太行忠義社。及兩河豪傑等。帥衆歸岳飛。中原盡磁相澤路。晉汾隰衛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皆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朮欲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陵思謀。素號驍勇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卽降。金將王鎮崔慶。及

直抵黃龍府與諸

十二金字牌

韓常等皆以其衆附內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在遼東開元城外與諸

軍痛飲爾因上奏與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

老少北去正中與之機而秦檜方欲畫淮以北與金爲和調臺臣請

諸將班師且知飛志銳不可回上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於是

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面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

一旦乃自鄜城引兵還民遮道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

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噍類也言無復有活而噍食者飛亦悲泣取

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突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南者如

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初兀朮敗於朱仙欲棄汴而去有

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兀朮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

吾十萬京城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

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兀朮悟遂留不去及

飛還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鄜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

入觀帝問之飛拜謝而已發明飛甫班師河南遂陷是宋人知有紅

蔡虛齋鳴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辭者果天昭人耶彼高宗委權無論矣

宗肺病之憂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絕班師奔檜之爲而誰爲

檜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者矣特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烈社稷

專之可矣公素好左傳獨不知斷以此義耶况其時萬世之悲憤既積看胸中不世之

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果何說也使我

誓力必克無疑一擊而克之以還報吾君既克之餘人民府席席之外願吾特發頭戴

足直步至國門自劫其魂命進兵之罪上表粉身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

大行
忠義

金始置屯田於中原人
金始置屯田於中原人

朝昌見

蓋其行雖近類相逼。而心則與遠有間。不害為同行異情。此乃所謂權也。公何不為趙氏九廟神主。比去就乎。此可與權者之權也。

八月秦檜以張九成喻樛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

冬十月金撒離喝陷慶陽河東經略使王忠植死之。時忠植

以所部救慶陽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喝撒離喝使至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太行忠義也為虜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

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喝怒詰之忠植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後贈忠植為奉國軍節度使諡義節。

十二月金始置屯田軍於中原金既復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遂以女真委契丹之人。徙居離處。

辛酉十一年金星統元年。○西遼咸清六年。○夏大德二年。春正月金兀朮陷壽春入廬州

詔張俊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金兀朮攻廬州劉錡自太平渡江與張俊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據東關引兵入青溪兩戰

皆捷兀朮以柘皋地平利於用騎因駐師錡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一丈柘皋河名。錡命曳薪疊橋翌日沂中王德等軍俱至錡乃分軍

渡河擊之兀朮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賊右陣堅我當先擊之一會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而擊金人以拐子馬兩

翼而進德率衆屢戰沂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牆而進遂大敗之於東山在鳳陽府野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

汝權

即退走。錡乘勝逐北，遂復廬州。軍敗曰北。

錡張俊、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遂皆帥師還鎮。

夏四月，罷三宣撫司，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秦檜

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柄，故有是命。

蔣誼

金之欲和。其本意。特以朝臣之敗。已覺勝密。既而復敗於郾城。又敗於君臣之謀矣。自我取兩河之地。無寸歸以及下。惟知奪民之食以養兵。命民之壯以入軍。而中原之民。望宋久矣。使宋之君臣。同心協謀。而張韓劉岳之兵。併力相勦。則取中原如拾芥爾。不若還其三。返其生母。姑留朝聖以為鞫濠之策。當惟水中流以爲界。則我有什義於萬世之名。彼有恩民於目前之樂。君臣生疑。壯士解體。何其有禮。一鼓成擒也。不然。紹興八年。王倫及金使來。言賜河南陝西之地。而朝廷已頒上天悔禍之詔。赦思未盡。起視金兵。又四至矣。吾故知和非本為。奈何以高宗之庸愚。濟之以秦檜之奸險。削諸將之兵權。以解金人之覆心乎。

劉光世卒

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

任事。方之韓世忠、岳飛，不逮遠矣。

秋七月，劉錡罷。錡自順昌之捷驟貴，張俊、楊沂中嫉之，二人間於

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遂罷錡，知荆南府。

不諱。報國之利。而奸人得計也。自此便覺南宋氣脈漸索矣。

岳飛罷。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

平。飛每屈己下之，及同如楚州，俊以韓世忠屢抗論和議，忤秦檜意，

欲與飛分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又欲修楚州城為備，飛曰：當戮力以

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由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間

岳飛

劉錡

劉光世卒

秦檜
宣撫使

飛於檜。檜大怒。先是飛以恢復爲己任。不肯附和議。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句。悲曰。君臣大倫。根于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己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何鑄。方俟渴。音本其等。交章論飛。遂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藝林剩語岳飛之死。或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當錮下時。飛不歸可也。何必飛不死。則二帝可復。高宗不能自固。故檜之殺飛。帝實主之。夫謂飛自歸以就死者。此不知飛者也。飛忠孝人也。遠君飛之。飛肯爲之乎。謂飛爲檜所殺者。亦知其粗也。謂飛爲帝殺之者。當矣。而亦未能爲飛善處之也。余謂飛當時可以不死。高宗所以知飛者。特爲飛不從和議。必置二帝耳。檜所以阻飛進師者。亦爲其梗己和議。必誅金人耳。飛亦知其意矣。班師之後。何不束手歸朝。解兵焚喪。不聽則錦衣哀訴。高宗亦必有以處之。幸而墮尤。則杜門謝客。絕口不言世事。則檜亦可以釋飛矣。况飛之無罪。高宗所知。亦未必遽有殺之之意也。地既不佳。復自將兵以救澤州。又受副樞密之命。又與張俊同如楚州開軍。是以張俊忌之。秦檜忌之。擊邪鑿之。未幾罷奉朝請。而殺飛之意至此顯然矣。得非自貽伊戚乎。

圖九月。吳璘復秦州。楊政復隴州。郭浩復華陝州。詔班師。遂皆還鎮。初璘拔秦州。聞金統軍胡彥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園。請於胡世將而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進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

令車餘無於以書班於此出意

背精處
報國處
四字

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胡蓋出塵戰。塵戰。殺人曰塵。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肥馬。亟麾之士。殊死戰。金人大敗。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

秦檜矯詔。下岳飛於大理獄。時檜欲殺飛。乃與張俊密謀。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以重賞。卒無應者。聞飛統制王俊。善告訐。號鵬兒。以奸貪。屢爲張憲所抑。使人諭之。王俊許諾。於是檜俊謀以張憲。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乃自爲狀付王俊。妄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鞠之。使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檜矯詔遣使召飛父子。謹憲事。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檜命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精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乃改命万俟卨。卨素與飛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卨以臺章。

和議

秦檜

諸會

據法
家軍
難飛

重。而挫師枉殺。其遺讓不少矣。惟韓岳二公。齊休萬古。一無皆備。予每哭武穆之奇禍。則未嘗不羨斷王之全福也。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從獨極言。屢諫和議。誠如孔明所備。賊不兩立者。而其大儀惟陽等職。殆猶八陣七擒之略乎。武穆之稱。殆如信越。而王之軍吏最著。已為檜捕。莫須有三字。幾欲牽連者。岌岌如也。王乃快子房高蹈之見。而連曉以乞罷。殆有赤松辟穀之遊乎。古之功成身退。享全福保後裔者。莫如子儀若矣。王之杜門謝客。口不言兵。殆羅漢酒。樂遊西園以自樂。雖然若未嘗有權位者。凡十年。部曲俱東將旄。而三字皆登顯仕。又庶幾汾陽之晚節乎。夫二賢之忠之智。皆聖人之徒。王雖未得。其比迹者實多矣。是故此張劉則其功莫及。比武穆則其福莫倫乎。

十一月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奉表稱臣於金。

遣使割唐鄧商秦地。以畀金。

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年三十九。

圖雲與張憲皆棄

市。凡訟飛寃者。或黜或死。傳成其獄者。皆進秩。供皓在金。以蠟書奏言。金人所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及聞其死。諸會酌酒相賀。飛事親孝。立志慷慨。以必取中原。滅讐虜為念。自奉甚薄。少飲酒。能至數斗。帝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乃飾名姝遣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畏。帝欲為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飛御士卒。嚴而有恩。凡有頌牘。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

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
積。蓋飛與檜。勢不並存者也。

呂東萊諱飛之死。甚不厭其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河平則
五十萬衆於南瀛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顯昌
則以背擊八百。於失仙嶺則以背擊五百。皆殺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致以名稱。
至以父子之。至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雖
橫生。不復之死。不止。則其須有三字。強以傳命。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
念岳武穆之冤。直
於臨天而無從也。

袁了凡諱秦白起賜死。諸侯的猶相質。楚殺子反。晉文公聞之。為之側席而坐。曰。
殺射律光。周武帝為放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務挺。突厥於所在舉相。仍為立祠。
每出師攻戰。即致齋禱。宋殺潘瑒。金人酌酒相賀。奚夫。殺于城以資敵國。內為本朝
。外為敵賊復讎。兼有報於此者乎。又曰。王公巨馬相。薛奎為江惟德運。性見。公
紅信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在退而嘆。以為快氣宰相之言也。岳武穆用兵。每讀軍食。
必憂民乎。此其材豈止於此也。

王戊十二年。金皇統二年。○西遼仁宗夷。春二月。何鑄還自金。初鑄

往使。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告金主當曰。慈
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
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
懇請。金主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之喪。及帝母章氏。

金使劉苦來。以袁冕主册帝為大宋皇帝。【發明】宋於金則書表稱臣。金於宋則書以袁冕宋皇帝。中
國之約名。受與秋之號號。悲夫。

邱文莊諱高宗被廢。陶皇帝位。謝天享廟。吾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
受金封爵發量。以為大宋皇帝。抑不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稱者何等號耶。

夫敬璠一武夫耳。事出於被死。君子雖不之與焉。况高宗一代中興之君乎。或曰高宗本為魏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於魏之德亦多端矣。而必為此者。由其心術不明。法於秦檜之邪說。所謂秦檜上圖乎天者此也。

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鄭氏及懿節皇后邢氏之喪。

帝易服奉安。帝與太后章氏至自金。居於慈寧宮。

九月。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以和好成也。

十一月。張俊有罪免。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諸將已罷。和議已定。而俊無去意。檜調臺臣江觀論之。俊乃求去。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帝於諸將中眷往特厚。然忌劉錡。附秦檜。殺岳飛。為世所鄙薄。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焯卒。焯質直宏毅。實體力行。程頤賞以

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罷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劉子羽。初。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不悅。至是。諷議大夫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提舉江州太平觀。罷歸。

癸亥十三年。金皇統三年。○西遼紹興二年。○夏大慶四年。閏四月。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秋八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時皓留金十五年。而還

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皓見秦檜語曰。張相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

金人
歸徽
宗之
費及
帝母
章氏
免有
憂後

尹焯
不失
其正

洪皓
忠貫
日月
十五年
不忘

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後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

○帝書六經刻石於太學。

○復置三館。目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為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耶。

○甲子十四年。金皇統四年。○西遼經興三年。○夏大慶五年。

○秋九月。徙趙鼎於吉陽軍。秦檜怨其不附和議故也。鼎謝表有曰。白首何歸。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曰。此老個強猶昔。

○十二月。行人王倫為金所殺。金欲以倫為平樂二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

文正公。王且。證文正。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污以

偽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遂就縊。

程篁墩王倫往返金國。贊成和議。人人得而誅之。故其為金所殺也。雖有南面稱哭之狀。敢愛一死以辱命之語。皆不足據。

○乙丑十五年。金皇統五年。○西遼紹興四年。○夏大慶六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受

朝。發期。高宗與金尚不共戴天。無時而可忘也。願乃節殿受朝。宴然自肆。則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

○七月。放張浚於連州。浚因星變。時有星孛於西南。上疏力論時事。秦檜

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

劉子羽 孝友

趙鼎 辛

氣作山河壯本朝 中興賢相 稱首

丙寅十六年。金皇統六年。○西遼紹興五年。○夏大慶七年。秋九月。金劉豫死。

冬十月。提舉太平觀劉子羽卒。子羽處顯公希長子也。仕至右諫議大夫。謝少傅。子羽天性孝

友。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當事之難。衆人惶撓失措。子羽色

愈厲。氣愈勁。遇事立斷。凜不可犯。其爲政發奸擗伏若神。所治不畏

疆禦。輕財重義。振人乏絕。傾貲倒廩。闢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

弟。吏部郎朱松疾病。松。真之父也。號章齋。以家事託子羽。築室居之舍旁。教其

子熹。與己子均。卒以道義成立。平生再貶徙。處之怡然。不以介意。而

其許國之誠。則至於沒而不解也。

丁卯十七年。金皇統七年。○西遼紹興六年。○夏大慶八年。八月。清遠軍清遠軍今柳州府融縣是。節度副

使趙鼎。卒於吉陽。先是鼎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會降旨。

趙鼎李光遇赦。永不檢舉。且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

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有疾。自書

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箕尾東方宿名。

氣作山河壯本朝。天下聞而悲之。鼎爲相。專以固國本爲先。以爲本

固而後敵可圖。讐可復。惜其見忌於檜。齋志以沒。然中興賢相。鼎稱

首焉。【發明】凡宰書官。諱賢也。趙鼎當國。步危疑之際。弘濟艱難。獻可替否。內定國用。外善節度。誠中興之賢相也。賊檜嫉忌。貶竄遠方。怒因推抑。實處以殺。

惜哉。豈不深可

九月。罷四川宣撫副使鄭剛中。剛中治蜀有方略。秦檜忌之。【廣義】觀此則知賊檜之心。實欲始末而後已。議和特其類

耳。嗚呼。宋
何負於槍哉。

戊辰十八年。金主統八年。○西遷紹興七年。○夏大慶九年。十一月。竄胡銓於海南。

庚午二十年。金天德二年。○西遷紹興九年。○夏天盛二年。春正月。施全刺秦檜於道中。不

克。檜殺之。時檜趨朝。殿司軍士施全。挾刃遮檜肩輿。刺之不中。逮送

大理。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我故欲殺汝

也。詔磔於市。

三月。編管右承務郎李孟堅。光之子也。於峽州。先是秦檜命兩浙轉運

副使曹泳。究孟堅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送大理寺。獄成。詔光遇

赦。永不檢舉。孟堅除名。於是胡寅等八人。皆緣坐黜降有差。又

太常主簿吳元美。作夏一子傳。指蚊蠅也。其鄉人告之。以為譏毀大

臣。且言元美與李光交。故其亭號潛光。檜大怒。竄之容州。

安置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於新州。先是秦檜嘗以白金與寅。

寅報檜書云。願公修正任賢。尊王攘夷。檜怒。遂陷以李孟堅之獄。復

令右正言章復劾之。故貶。

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金主見太宗諸子盛。及即位。故殺之。

丘瓊山

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戚屬。當

以夷裔之賤。所壞天子之尊。最為之致力者。粘沒喝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

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復仇焉。自徽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發

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其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

道果無知哉。後之爽飲。特其驍力以爲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金人 大營 燕京

韓世忠 卒

下趙 帶子 於獄

徙洪 皓於 袁州

拘印 符

辛未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西遼紹興十年。○夏天成三年。二月。金大營宮室於燕京。金主
國朝之尊。密有遷都意。而上言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官難於轉漕。民難於赴訴。不若徙
燕。以遷天地之中興。金主意合。乃詔廣燕城。一依汴京制度。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
復殿。燕極

八月。太傅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咸平王韓世忠卒。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至

是辛。孝宗朝追封獻王。諡忠武。子

癸酉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西遼紹興十二年。○夏天成五年。春二月。金遷都於燕。

乙亥二十五年。金貞元三年。○西遼崇福二年。○夏天成七年。夏六月。改岳州為純州。秦檜

姓。故

八月。下趙鼎子汾於大理獄。圖先是秦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

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必欲殺之。及鼎死。而憾不已。會汪召錫告宗

室知泉州令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居河州。檜

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汾與令矜。欽別厚贖。必有奸謀。詔送汾

令矜大理獄鞫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

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

冬十月。徙洪皓於袁州。未至卒。皓卒後一日

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卒。皓久在北庭。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

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於讒慝。聞

者悼之。廣義。皓在金嶺。抱印符臥起十五年。金人看以笑官。略不動心。身雖在獄。心

不忘宋。常以大仇未復為恥。其親子弟之無無檜焉。噫。子雲聞鐘而功。勝鐘聞。

起十五年
秦檜
死

共賦
秦檜
王氣

張扶
諸梁
金根

信和
誦國

供能獨求而竄死避方。其與子勳不同有如此者。君子為之長太息也。

秦檜有疾。詔進封為建康郡王。加其子熿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檜為相。屏塞人言。蔽帝耳目。一時諫官。非誦檜功德。則許人語。

言。以中傷善類。羣小媚檜。無所不至。呂愿中率賓佐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檜乘金根車。

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九錫。能安民者賜乘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欽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及病。帝幸其宅問焉。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帝前者。開門受賄。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陰險深阻。與同列論事。帝前未嘗力辯。但以一二語傾擠之。俾帝自怒。凡陷忠良。率用此術。晚年殘忍尤甚。數與大獄焉。

不死。則其無君之心。不待主和而後見也。原其志。不圖欲為邦君劉豫耳。當金人以此和議生宋。檜則首倡之。故排懈險峻其說。使主和議以亡宋。寧時也。檜雖必以立豫者許焉。故檜堅執其說。漢後排懈險峻其說。檜雖亦想兩國也。曰。邦昌以管逆謀。劉豫以武穆計廢。檜欲為是。則雖而非秦也。曰。秦人者。富貴利達迷其心也。以為昌豫無能為者也。使我聖主和議而誤宋以亡之。則金必聽我而與之。南此惟我與金而已。不斂。

其為石管可也。幸而天福宋風。絕其後嗣。不得一覓其金而而死矣。

朱子論秦檜歸自漢庭。獨以長樂神宮藉口。讓却秦謀。使或主聽。使和議齷然以定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說。無所不至。

此檜之罪。所以上過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袁了凡論檜死。墓在建康錢塘。墓上豐碑屹立。不識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為人。兼畏物議。莫敢作神位碑。及孟拱誠金回。屯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糞於

卷三十四 南宋紀 高宗

一六〇三

黠
烟
窟

基上。人謂之殲塚。吁。是與王獨在齊。燕兵不敢擅探其墓木何遠也。慢其罪得王
殺。猶謂刺棺之慘。奸佞林甫。終地傷屍之諫。然萬年遺臭。穢及邪離。重可鑒矣。

○黠秦檜烟窟。十一月。釋趙份及李孟堅王之奇等自便。之奇王庶子。

○十二月。復張俊胡寅張九成等二十九人官。徙李光胡銓於近州。

○丙子二十六年。金正隆元年。○西遼崇福三年。○夏天感八年。春正月。追復趙鼎鄭剛中等

官。

○十月。復安置觀文殿大學士張浚於永州。○浚去國二十年。天

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焉。金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而秦

檜懼其正論害己。必欲殺之。檜死。乃復其官。會浚有母喪。將歸葬。念

天下事為和議所移。邊備蕩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

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南侵。而吾方溺於宴安。蕩然莫為之備。

沈該。乃俟高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乃俟高錫思退。大怒。復安置永

州。

○周德恭君子之事君。義而已矣。不以用舍而二其心。不以存亡而易其節。苟為合時事。力為奸臣。見於仇讎之黨。而乃復乞永州。吁。既求直言。復為言者。則是以天變為玩愒之物。而無警懼之心。寄矣。直書於册。不特貶而其義自見。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卒。卷。行於世。見二十

○己卯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西遼崇福六年。○夏天感十一年。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

綿州。綿州益成郡府。○先是道夫使金還。累奏金有南侵之意。帝曰。朝廷

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

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對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位。與兵

召朱
不
三
至
學
有
人
劉
源

從
查
得
伊
之
正
落

立
晉
安
郡
王
瑗
爲
皇
太子
爲
射
翰
墨
於
絕
人

豈問其名。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
忌之。故貶。

綱八月。召監潭州南嶽廟朱熹。不至。

熹徽州婺源人。後居建陽縣之考亭。

熹少有求

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囑熹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
源。吾所畏敬。吾卽死。汝往事之。熹奉以告。而稟學焉。既博求之。經傳
復徧交。當時有識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府同安縣主簿。罷歸。聞延
平府李侗。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徒步往從之。其學大要。窮理
致知。反躬實踐。而以居敬爲主。築室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四方遊學
之士。從之者如市。上聞其賢。故召之。熹卒不至。

周德恭

不至何。喜其處也。朱子師事李侗。契其要領。二程之道。獨得其宗。高視勢分於浮雲。而漠然無有動於中者矣。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謂視僅有一技一能。而嘖嘖自鳴以爲仕官捷徑者。豈可同日語哉。

綱庚辰三十年。

金正隆五年。○西遼崇禎七年。○夏天咸十二年。

春二月。立晉安郡王瑗爲皇太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綱王自育宮中。至是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慍之色。騎射翰墨。皆絕於人。

周德恭

高宗仗義。建立晉王。備者禮未繁。應爲宗社之本。可謂始終不負公天下之心也。太宗視此。烏能及哉。綱目特書於此。所以深美之。

綱十二月。湯思退有罪免。

綱侍御史陳俊卿論思退挾巧詐之心。

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宜寘之憲典。遂奉祠。

初行會子

初行會子。

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俄見錢於城內外流傳。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諸庫。

邱文莊

宋朝交子。至是更名會子。又謂之錢引。又謂之關子。又謂之子會。其非以券為錢也。宋自真宗以後。蜀始有交子。高宗以後。東南始有會子。而始直以紙為錢矣。

辛巳三十一年。

金正統六年。十月世宗薨。大定元年。○西遼崇禎八年。○夏天祚十三年。

兩科以取士。二月分經義詩賦為

三月以陳康伯朱倬為尙書左右僕射。

徐慶還自金。時金主南侵之議既決。乃密隱畫工於奉使中。俾寫

臨安湖山以歸。為屏而圖己之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

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吳山在杭州。府治東南。

以吳拱知襄陽府。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為之備。

乃召楊存中。即折中。等。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

旨曰。今日不更論和與守。直問以戰當何如。時上意雅欲視師。中外

妄傳幸闕蜀。人情洶洶。康伯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

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衛禁旅助襄漢。待其先

發應之。乃以利州兩路都統制吳拱。吳拱子。知襄陽。部兵三千戍之。

五月。金主使人來求漢淮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

邱文莊

徽宗之禍。猶知歲月。欽宗之禍。但聞其計而已。嗚呼。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一旦失身夷狄。死無殮殮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

可不兢兢。處歲乎。

今日有退無退

以吳拱知襄陽

立馬吳山

分經義詩賦兩科取士

以劉錡為江蘇浙西制置使。魏勝起兵復海州。

金人入寇。

王友直復中原。

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用陳康伯言以備金故也。

六月。以劉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屯揚州。金主亮遷都於汴。

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

募為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

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

聽。遂取海州。漣水今淮安府安東縣。海州屬淮安府。

周德恭魏勝乘勝起。被召為使。垂身百戰。遂復海州。可謂致命遂志者矣。非明於君臣之大義。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特筆起義。曰。宿遷人魏勝復海州。所以深嘉而嘉予之也。

金主亮弑其太后徒單氏。后聞金主欲南侵。誓以首諫。金主不悅。殺之。九月。遂大舉入寇。

分諸道兵為二十二軍。金主戎服乘馬。具裝起行。妃嬪皆從。象六十

萬。號百萬。旌幟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遠近大震。金徒單合喜侵

黃牛堡。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騎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

營。起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

大驚。調兵分道而進。大破之。乘勝復秦隴。洗三州。金兵退。剛中還。謂

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歎曰。身督戰而成功不居。過人

遠矣。

劉錡遣兵復泗州。高平人。高平。遼東昌府。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

入朝。友直志復中原。聞金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

權所
事以

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即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徧諭勤王未幾得衆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遣人人朝奏事。仍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發明〕凡書起兵。予偏義也。友直是能以忠義自守者也。書復大名。遣人人入覲。則其心宋末矣。

丁南湖

史氏謂符宿選人。魏汾起兵復海州。比書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夫曰人者。以其未有官守之責。而奮義抄復者也。可不憚死。經典之君臣乎。據唐書。金兵謂以仁義之師。交復神。友直有曰。權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皆古之名將。如仁義知權變者矣。權當否。各無成功。友直幸而令終。勝不幸而戰死也。

十月。金人圍海州。李寶救之。金人引去。寶遂及魏勝。敗金舟師於膠西之唐島。膠西。唐島。今東昌府膠州。唐島在膠州南。殺其將完顏鄭家。金人自渦口渡淮。劉錡帥師次於淮陰。以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雅。下詔暴揚金主亮罪惡數十事。烏祿是烏世宗。劉錡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師潰於昭關。金主亮遂入廬州。進次和州。

帝親征。詔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先皇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康伯議。欲航海避敵。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廣義〕康伯此舉。卽

周德恭。自和嶺既成。儉安江左。二十餘年矣。忘仇事。委爲固然。慈因逆亮。康伯之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量耳。其事真當。其義自見。

康伯之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量耳。其事真當。其義自見。

康伯之爲相也。在紹興初。則有趙鼎。在紹興末。則有康伯。皆能以義正君。而有回天之力量耳。其事真當。其義自見。

陳康
伯請
帝親
征

王權
屯石

張浚
張夔
買舟
而行
張夔
公赴
君父
之愈

虞文大
敗金
師於
石

王權自和州退屯東采石。金主遂入和州。初，金人帥舟師濟江，兩舟相逼，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金人矢盡而敗。乃還和州。會報曹國公即位，改元大定。金主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豈非天意乎？」遂謀北還。

十月，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岳陽，今岳州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燄漲天，慎毋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焉。

張時泰

張魏公冒險以赴君父之急。固為當矣。倘有不利，則身且不保。其如君父之愈何。曰：魏公位盡其忠誠而已。至於生死得喪，何暇計哉。

編管王權於瓊州，以李顯忠代將其軍。

虞文大敗金師於東采石。金主亮趨揚州。時金主帥大軍臨采石，江上誓衆，明日濟江。會允文奉命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王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陣，部分甫畢，敵已大呼。麾數百艘絕江而來，抵

南岸直薄宋軍。軍少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宋軍以海艫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知敵復來。夜半部分諸將。明旦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敵遣僞詔來諭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決雌雄。金主得書大怒。遂焚其龍虎舟。率軍趨揚州。〔發明〕采石之戰。不過敗兵數百。而破虜十萬之衆。以勢傾人乎。策有以大。

張時表

或曰。虞允文之敗金人也。何以成功若是之速哉。曰。允文之議時建權。括其兵已出矣。何可已乎。且亮亦夙舉破虜而下。允文以公忠信義輸人。又加以快策臨陣之機。此其所以成功之速也。曰。然則其與謝玄之淝水。周璠之赤壁。劉錡之順昌孰優。曰。允文優。何優乎。曰。謝玄周璠劉錡皆將也。允文書生也。彼皆出師禦敵。此則將命備敵。特以見當時事危勢迫。故不顧編制之小。而以成退敵之大功耳。噫。以宿將之才。而勝敵於豫備苦易。以書生之見。而勝敵於倉卒者難。此允文之所以優也。

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帥師還鎮江。

劉錡罷

疾厲故也。

虞允文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

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明年。錡以劉犯敗。發怒不已。嘔血數升卒。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下也。令有敢言錡姓名者斬。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

有風
將風
與韓
岳齊
名

金人
執其
主亮
於瓜
州
張浚
風采
飄然
山東
耿京
起兵
費辛
棄疾
來朝
中原
並起

名以對。其答如響。至鑄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惜鑄以疾不能成功。齋恨而沒焉。〔發明〕鑄目。書大尉成武節度使劉鑄卒。〔參攷〕鑄忠義之心。老而死。非憂國之至者。能若是乎。

丁南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此杜甫之弔孔明也。應敬借之以弔鑄。鑄也。史稱鑄神機武略。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侂胄上之。無以過。或謂英雄不足。雅量有餘。豈其然乎。是故以生為備將。則與孔明匹。後世武將。則與岳飛類矣。奈何寂寂所忘。廢處既久。時方倚重。而旋即告終。蓋宋之否運使然也。

金人弑其主亮於瓜州。先是亮至瓜州。詔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軍士危懼。比又聞曹公烏祿即位於遼陽。遂共謀殺之。大定二年。亮降封海。金師渡淮北還。

十二月。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見廢復用。風采飄然。軍民皆倚為重。金主雍入燕。

壬午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西建崇禎九年。○夏天咸十四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遣其將辛棄疾來朝。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山東忠義

耿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濟州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後京為張安國所殺。棄疾執安國歸於臨安。斬之。

金主雍遣使來聘。〔發明〕嘉其義自。故崇之也。

二月。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允文陸辭。言金亮既誅。新主

虞允
文經
原中

遜位
子於

張浚
為淮
使宣
國公

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帝以爲然。允文至蜀。遂與吳璘經略中原。

閏月。吳璘復大散關。分兵守和尙原。金人走寶雞。

四月。金人復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蓋之廷及魏勝大敗之。

帝遜位於皇太子。自稱太上皇帝。退居德壽宮。謂羣臣曰。付託得人。吾無憾矣。

胡新安

建儲之義。雖出於施宗尹之遺議。岳飛之密疏。廢儲之建議。趙鼎之贊伏。在天之靈。可以耐矣。異時崇禎之舉。曾無廢儲。所以爲中興治國平天下之根本者。不在是歟。又按宋之一代。武功不絕。至建紹百戰。而後名將出焉。劉錡。韓世忠。岳飛。吳玠。爭奮之時。若若乘之。豈但舊儲可復而巳。賊槍竟以和之一字沮敗之。可勝歎哉。

周德恭

書自稱。儲之也。太上之號。乃嗣君之所尊崇耳。其曰自稱。則非義焉。而徒稱臣奉貢。儉安一稱。中興之能事畢矣。至是厭倦萬機。傳位太子。則父兄之仇終身不得一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高宗寧無愧怍乎。綱目書此。貶之之意。隱然見於書法間矣。

孫柏潭

人謂宗度以後。爲宋室之中興。吾謂南渡以後。爲宋室之中新。丘瓊山曾補。岳飛朱仙之勝。又失此不爲。是宋事終無可爲之日矣。於乎。遺民一振。命可冀矣。甲兵五千。豈可復仇。高宗不爲少康圖矣。而亦不能爲楚句踐也。惜哉。

召張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初。帝手書召浚入

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因賜之坐。浚從容言。人主

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又力詆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帝皆嘉納之。時翰林學士史

允文
上言
恢復

允文
以笏
畫地

魏魏
以魏
勝知
海州

吳璘
詔吳

浩以潛邸舊臣預樞密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遂與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沮之竟無成功。（廣義）魏公之遇孝宗可謂受知於君之深者也其恢復之功必將收之於桑榆矣。然卒見沮於史浩。豈人力之所能哉。

八月以史浩參知政事九月罷川陝宣諭使虞允文。時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上言官軍西討東不過寶雞西不過德順若兵宿於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召允文還允文入對言今日有人可戰且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周德恭史浩沮恢復之計。允文上恢復之議。則二人之志邪蓋可見矣。夫何遜備史初。先斥正人而悅侯士。又有以望其中興也哉。

十二月以魏勝知海州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揭旗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勝在軍未嘗一日懈弛恆如敵至士卒精銳有自北方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其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衆。

詔吳璘班師。初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軍。

師

璘亟馳順德以備之。已而金人帥師十萬來攻。璘力戰拒之。時議棄三路。史浩謂棄陝。機在此一舉矣。夫何慮棄三路而自沮戰功乎。吁。惜哉。遂詔璘班師。

孝宗皇帝

諱昀。音慎。太祖六世孫秀王稱之子也。母張氏。生於秀州。有嘉禾之瑞。初高宗無子。育於宮中。未幾立為皇太子。賜名璘。受高宗

諱。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上皇二十六年。孝養備至。升觀之日。哀感尤切。有懷復之慮。愷金主贊明仁怒。無可乘之釁。南北和好。俱得休息矣。

○癸未。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西遷崇禧十年。○夏天咸十五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受朝於文

德殿。遂朝於德壽宮。自是歲以為常。

璘還河北。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璘得詔。寮屬交諫曰。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

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

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甚多。連營痛哭。聲震原野。於是秦鳳

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為金取。

周靜軒

孝宗嗣位。猶循陋規。不亦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維州之獻。不。不幸王室衰微。故地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恃和議。中原之境。委焉外

物。吳璘擄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整

祖宗父母之仇可也。夫何謂之班師。新復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既誤。孝宗宜宜再讓哉。據事直書。深識之也。

以史浩為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浩既相。首言趙

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宜復其官爵。祿其子孫。從之。

許浩

史浩為相。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冤。請復其官。祿其子孫。是義舉也。若三人者尚在。浩能用乎。曰。不能也。何以知之。曰。趙鼎李光雖死。

史浩
同平

金人
陷新
復十
三州

張浚
都督
紅淮
軍馬

張浚
分地
伐金

時不有張浚乎。浚蓋孝宗之繼光也。史浩沮之。岳飛雖死。時不有吳玠乎。玠蓋孝宗之岳飛也。史浩抑之。是則三人雖在。其亦旋與璜而已矣。烏能以用之者哉。然則璜焉而璜。曰。繼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天下所共忿也。惟初為相。而以其之難人望。要人心耳。豈誠有愛於繼光與飛也哉。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浚以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帝召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取兩淮。朝廷震恐。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之動。宜以大兵屯盱眙。豫備。備之。詔從焉。

李空同

國家長治久安。固賴長城以保障。然長城乃有形之險。人力尙可破。若以人為長城。豈非無形之險哉。愚謂檀道濟。宋文帝之長城也。李勣。唐太宗之長城也。張浚。宋高宗之長城也。道濟無可議。李勣一言以立武氏。而召無窮之禍。張浚則手握重兵。雖有富平鄜州符離之敗。及考其心。陪李綱。忌岳飛。使二子掣肘。不能匡扶宋鼎。遂致二聖齟齬於沙漠。羣孽塗炭於燕雲。宗社邱墟。樂宮灰燼。誠有愧於長城之寄也。觀宋史議其量狹不能下士。智闇不能知人。所官得之矣。

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為備守。是為良規。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倘聽淺謀之士。時與不教之師。寇退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辯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乘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璧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璧。宏淵出泗。趨虹縣。

周靜軒自胡獨交亂。江惟宴安。未聞有撲飲之師。獨張浚深明逆順之理。至於見其忠義之節。所以從其本志云爾。然爾日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豈予其忠義之節。所以從其本志云爾。

五月。史浩免。浩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因力乞免。

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奸誤國等入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丁南湖孝宗特擢王十朋為侍御。而十朋首劾史浩之罪。繼表張浚之志。所謂激濁揚清。其侍御矣乎。按十朋狀元及第。其官也。以直諫輔高孝兩朝。以惠政守兩院。委泉四郡。言貴官守。兩無負矣。且於喪不國內。惟思與二弟。而自處不欺。自比諸葛亮。顏真卿諸公。而為瑞善南軒所稱敬。其子聞許聞禮。為官世守家法。蓋積善之報也。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時金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將開諭禍福。金守將乃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

李顯忠敗金蕭琦於宿州。獲之。復其城。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先是顯忠閉城休士。為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乃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入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縣名。今符入宿。州。德風隔府。

金李徽復率步

李顯忠復靈壁

相繼西軍

十年來此克捷

騎十萬來攻宿州。顯忠率所部力戰却之。宏淵恥前功不自己出。因排兵不出。且顯忠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諸將各遁。顯忠知勢不可孤立。歎咤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張浚還揚州。上疏自劾。（參攷）按史略。宏淵既與顯忠不

宋史斷論

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為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蓋以意狹而延以過當處。東征吳玠之議。必與苻融。後為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聽環與王德用不相下。岳飛官其必爭。而浚聽然不聽。此所以有郢州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荆襄。總率李顯忠邵宏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節制。士卒憤怨。遂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諫。智識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略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幸賴向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役。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聽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梁驚爭利之人自隨。與國大事。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為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車。相去固亦遠矣。

六月。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於筠州。**○**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卿與朕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脩飭各處守備。帝復召浚子枋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言為人所牽制也。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枋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卒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

言為人所牽制也。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奏。謂枋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卒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至是

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議和。召錫思退爲鹽泉觀使。而下詔罪己。於是尹穡附思。退劫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治揚州。顯忠責授果州今順慶府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周靜軒

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礙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儀。但當實其成功。不宜與之計較。如孫權弱。而有赤壁之勝。晉武弱。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儀之失。乃邵宏淵之私業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處則更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耳。

胡廷芳

觀此既可以見魏公得君之專。又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孝宗復仇之志何如哉。

七月。以錫思退爲尙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浚後脚委使浚自効故也。

金紇石烈志寧以書來。求唐鄧海泗四州之地。及歲幣。詔遣盧仲賢報之。帝以志寧貽三省書。付督府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陳康伯等皆欲和。使我軍民得休息。爲自治之計。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大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仲賢報書。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既而盧仲賢還。言金人要求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

詔金
和得
失

陳康
伯罷

胡助
被執
如金

詔王之望如金師議和。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錫恩選補
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
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
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
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復誰爲陛下用哉。不
聽。

周靜軒

嗚呼。宋人惟紐徽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虜之仇。暴天下矣。痛
厥然在目。何必顧乎。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讎。非天子矣。然則和金得失。
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君臣習而不罷改也。吁。亦僥矣。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
浚。及浚言不聽。恐在其爲能召哉。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既而罷之。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仇。不

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仇。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
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尙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張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甲申二年。金大定四年。○西遼崇禎十一年。○夏天祿十六年。春正月。詔王之望次於境上。胡助

先如金師。金人執之。張浚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
帝乃手詔王之望等。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昉先往。諭金以
四州不可割之意。金人以失信執之。帝以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

張浚
視師
紅燈

張浚
銳志
黃金
石

張浚
斷

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

三月，詔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寶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增置

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為虛聲脇和。及聞浚

復視師，亟撤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

以蕭琦契丹望族，沉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

為應援。金人益懼。

周靜軒張浚銳志殲賊之事，可貫金石。至今猶為慷慨然。非史義素著，何以得此。

大敗。金人復陷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遼年常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四月，召張浚還，罷都督府。先是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致國儲官論浚也。費量也。言費財富多不可貲量也。浚乃請解督府，罷張浚判福州。左

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且

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

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身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

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

張浚卒

魏杞使金

金兵復渡淮

湯思退

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是年八月。行次餘干。縣名。屬饒州府。得疾。手書付二子。杓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浚志在恢復。終身不主和議。功雖不就。人稱其忠焉。浚卒。贈大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諡忠獻。

朱晦菴南渡以來。士大夫倡為和議。其賢者不遺為保守江南之計。與秋胡命。高復際遇。主議益堅。雖天資其功。使公因於備忘之口。不得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曉然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其功盛矣。

呂氏中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偽銅之鑄。錄地理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却劉黜以定紅左。世但以富平符節之役論之。然豈形峻薄之歟。其喪師愛國。亦不下富平符節。豈可以一書而掩其大德乎。

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

九月。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於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時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臨和。忠義等渡淮。詐稱運糧。實欲侵楚州。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淮陽。力戰。矢盡。依土埤為陣。謂士卒

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

及王之望尹穉，姦邪譏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居住，思退憂悸而死。

丁南湖

史傳云：思退致身，皆槍父子恩也。又云：雖既得歸，猶唐鄭。又索商妻，沮張凌。史氏特以巧詐二字斷之。莫確論矣。宜懷綱目伯禮以罪竄而削其官也。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乙酉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西遼崇禎十二年。○夏天慶十七年。

二月，陳康伯卒。

康伯 以

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

三月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魏杞 見金主，具言天子神聖，才

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

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捐歲幣，不發歸附人而還。帝慰籍甚厚。

【參攷】按：史略：先是國書，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帝字。書用君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奉使者，自同陪臣伴屬。皆拜其來使。至是始稱上為宋皇帝。正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而餘禮往往竟不能盡改。上終身憤之。【發明】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奉表稱臣，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孝宗以復仇正名為己責，發革君臣之禮，購為叔姪之稱。庶與美強人意耳。然三四年間，惟以正敵國禮為講和之美圖。依復等取付之不問，遣使盛贊。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莊公之責矣。

丁亥 二年。

金大定七年。○西遼崇禎十四年。○夏天慶十九年。

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

陳旻
爲方
重之
孫吳
之法

李燾
上續
長編

召續
拔之
爲大
學錄

璘卒。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上皇嘗問勝敵之術，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吳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對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息矣。」璘以漢允文爲四川宣撫使，一發明璘守蜀二十餘年，屹然爲重，璘之保障，摧鋒破敵，威名震著，蜀時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爲中興之良將乎。矧目卒而具其官，所以表其志勳之節，以示勸耳。

許浩夫戰勝之功，因非無才者所能就，而僥倖以成者，亦容或有。因其功而用之，則僥倖者不可知也。安知其必才乎。此漢子一戰勝齊，旋有南陽，雖不可用，以爲將軍也。吳璘知此，非嘗試而知其才者，則不任之。此其所任之者必賢而功必成也。斯道也。不惟爲將者之當法，亦君相之所當法也。君相之用人，每以嘗試，焉有不勝其哉。

十二月，金主謂完顏思敬曰：「朕思得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卽令體訪外任職官廉能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

戊子四年。金大定八年。○西遼主耶律直魯古天祐元年。○夏天祚二十年。四月，禮部員外郎李燾上所

脩續通鑑長編，燾博極羣書，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至治平，爲一百八卷，上之於朝。

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拔之，以爲太學錄。拔之師胡憲，與朱

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拔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爲太學錄。時將釋奠孔子，拔之請廢安石

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大學之教，宜以德行

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圖己丑五年。金大定九年。○西遼天禧二年。○夏天禧二十一年。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圖**時陳

措置
兩淮
屯田

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守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頗頗之患。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效新
傷目

圖五月。帝不視朝。以射弩效新傷目故也。六月。始視朝。**圖**陳俊卿言於帝曰。陛

下未能忘騎射者。益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能之士。以爲腹心。仗武猛之將。以爲牙爪。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遠。巡震攝於千里之遠。尙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外哉。

王敬所字宗資。望英。魏。在宋中。誠爲未有。然其恢復之心。亦直以平生憤和議之

之虛也。金亮之亡。世宗未立。河北皆於虛政。茶毒其民。引禍則獻。而山東完。衛。魏。諸待命。張俊。虞允文。李顯忠。王彥。輩。亦皆可倚。使帝毅然復都。歸廷史。始賜恩。快爲

後以爲人己任文材館錄

陳俊

范成大爲新請使

恢復之圖。則天人攸順。必有以舒華夏之氣者。而雖受事者。衷情不斷。故其措處亦大拘安常守舊。而無必爲之跡。僅一張淡。向以符籙之漢。終棄錫方。則其愷日聞虛辭與夫親自習射。而欲以抗泰山之衝。其將能耶。予以爲其能僅保江南。亦云幸矣。

八月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允文亦以文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柯維騏陳康伯御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觀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

虞允文果而死梁克家稱其器華顯辭而介資謙退殊要皆辨人

庚寅六年金大定十年西遼天禧三陳俊卿罷虞允文建議遣使

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帝意方鄉允文俊卿因力求去遂判福州俊卿天資忠孝清嚴好禮

在朝正色直言無所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其居中書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立意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

閏月以范成大爲金國祈請使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

式懷之入初與中金使者至持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

意悔之故遣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共

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播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其太子

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

劉復
劉知
同知
福密

以虞
允文
梁克
家為
左右
丞相
朱熹
資治
綱目
成允

辛卯七年。金大定十一年。○西遼天禧四年。○夏乾祐元年。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帝**尋諭輔臣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

五月。起復劉琪同知樞密院事。為荆襄宣撫使。琪辭不拜。具劄子云。臣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民心。痛闢謾諛之說。力排僥倖之圖。毋規小利。毋泄大謀。強固本根。靜以待動。勿示以恢復之形。增修德政。求賢審官。安民和衆。用將養兵。如周宣王之內脩。改事如衛文公之秉心。塞淵如漢光武之沉幾。先物此恢復之上策也。人事若盡。天命自至。然後乘機伺變。以興六月之師。犁庭掃穴。漢匈奴薄。犁庭掃穴。在反掌間耳。時六詔起之。而琪亦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丁南湖劉琪此別。論恢復則主於忠。論起復則主於孝。而恢復千古。史傳不備。以明理正心為本。此誠聖賢之使。史稱其忠義世家。捨繁縟。以未嘗仇恥為深恨。此所以為始之益。羽之子。聲之姪。朱熹與之同志。而一無所懼者也。

壬辰八年。金大定十二年。○西遼天禧五年。○夏乾祐二年。春正月。以虞允文梁克家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以允文克家為之。

十二月。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

邱文莊蘇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為綱目。綱目春秋而兼採聖史之長。目備左氏而禮合諸儒之粹。裁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惟定。大綱樞要而舉表昭。兼目畢張而變費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也。

甲午。淳熙元年。金大定十四年。○西遼天禧七年。○夏乾祐四年。春二月。四川宣撫使虞允文

文萃

陳俊
建康
府

朱熹
講文
荒政
白鹿
洞

李願
忠卒
父子

卒。先是帝密詔建康府。允文奏軍醫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銀

札賜之。介至而允文憂歿日矣。謝太傅。雖處難。命鄭閣代為宣撫。

史臣斷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獨受命與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體任重。豈易得哉。戊戌五年。金大定十八年。○西遼天禧十一年。○夏乾祐八年。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會觀王抃甘昇三人。盤詰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數殘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觀抃之門。十才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以朱熹知南康軍。熹知南康。值歲不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唐李渤白鹿洞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

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公號石湖。

王守溪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文穆其傑亞歟。觀其使金爭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

之。蓋與孔融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兼用名節。聞與陸務觀諸人廉唱。見其詩。讀其集。知其用世之具。素講於胸中。固將有以也。而時莫之用。非其君之不用。而小人則尼之。於乎。其可極矣。見范文穆公祠堂記。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願忠卒。願忠生而神奇。立功異

域。父子破家殉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為邵

破家
殉國
志復
中原

劉球
機鑑
精明

張拭
有公
輔之
穎悟
夙成
以望
實自
期希
穎錄

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魁偉。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明

顯忠出自降虜。成於朝廷。

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圖觀文殿學士。大中大夫。行宮留守劉球卒。

球字共父。少傅公子羽之長子也。卒年五十七。帝聞之。嗟悼。

州郡洽平。聽察。令行禁止。而於愛民厚俗之意尤孜孜焉。及卒。所臨

之邦。往往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而建康爲尤盛。

圖庚子七年。金大定二十六年。○西遼天禧十三年。○夏乾祐十年。春二月。右文殿修撰張拭卒。

拭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拭有公輔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歎不

已。朱熹與黃幹書曰。吾道益孤矣。拭穎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

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拭

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拭益思奮勵。以古聖賢自

期。作希顏錄。天性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

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仗節死義之臣難得。拭對

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

義。帝又言難得辦事之臣。拭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辦事之

臣。若但求辦事之臣。則他日敗天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

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會觀。觀舉手欲揖。拭急掩其窗櫺。觀慙。手

真學
錄寸
成

南軒
先生

胡銓
卒

呂祖
謙辛

中原
文獻
之傳
以宗

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為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為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枋聞道甚早。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敬夫張栻字。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枋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行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於世。枋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為。非有為而為之也。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為南軒先生。

周靜軒

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為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雖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以錄予之。

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忠簡公胡銓卒。

吳氏竄

竄。莫大於竄。公思扶之。仇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強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有不與爭光者也。用是檢深恩之竟。遭貶斥。幸而捨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處對之際。掩涕必以恢復為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二可弔。十賢之策。及處。遺表盡有願為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實寬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其宋之砥柱乎。由是天下之人。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仇。知所當報。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斯公之所以為感也。

辛丑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西遼天禧十四年。○夏乾祐十一年。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夷曩五世孫也。自

其祖好問徙居婺州。祖謙自四世祖孟哲從程嗣道。以德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祖謙復師林之奇。狂應辰

胡憲。而友朱熹。張栻。學以關洛為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

一時英偉之士。皆歸心焉。少不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祖謙字伯恭。方是能變化。

東萊先生

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圖範官箴辯志錄皇朝文鑑行於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丁南湖

傳中原之文獻。歸河洛之舊宮。扶持絕學。教育英才。其光前裕後之盛。元時張南軒爲友。而羅澤有責。旁稽叢籍。肆意文章。大事之紀。精博。文鑑之編和綴。誠讀書得於太巧。義理不本六經。少微之傳。多引迅駁之言。張許之辨。有不虛出之語。解瑛查之與治道爲二。冠子由之說。馬遷。是皆濫史不讀經之弊也。

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時浙東大饑王淮薦熹乃自江西改浙東熹卽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至部卽遺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途轉集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熹疏於爲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備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徵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壬寅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西遼天禧十五年。○夏乾祐十二年。

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

徙朱熹提舉江西刑獄熹遂奉祠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

朱熹提舉浙東

朱熹提舉

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為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乞奉祠。【發明】君子立心。介然獨立。罔肯自。以同儕俗。求其合義而已。豈以

史臣斷

王淮為相。一何偏比忌刻之甚哉。夫熹惟所歸也。仲友惟之姻家也。仲友貴矣。顧乃怨其許己。起熹學之禁以沮之。是果何心哉。惟之意。豈不曰熹提舉浙東。我所歸也。不知感恩圖報則已。而始我姻家。是皆本也。於乎。惟可謂不思矣。趙宜子舉韓厥。而厥戮其僕。宜子不以自許。孰謂韓厥知古而已。

袁了凡

朱子推唐仲友事。齊東野語。以熹結陳同甫之譏。故力贊劾。章至六上。使非約其奏。銀以浮詞。角以取勝。亦豈習者所為乎。近效用山。屢談。載同甫與朱書云。亮平生不憚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相疑。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中又自惜此與。彈伴書亦云。朱元均在浙東。大節殊偉。勸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象山非苟同助者。而云朱台人之心。則六章內之所云。唐之立威收貨。擬規婦人。燕會夜深。因與論蓋。欲行誦補。豈歸本州。皆台人狀中語。其證實可知。而世猶猜同甫併不信。嗚呼。王淮植黨。誠可惜也。

癸卯十年。金大定二十三年。○西遼天禧三月。知建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凡九百八十七篇。

丁南湖

春秋之後。史氏有聖賢之才德者。司馬光朱熹耳。李燾長編。衡與司馬。之學。不為家傳所知。暨在禁列。每正色以對國論。長編之作。用力四十年。纂圖。春秋以後。縱有此書。雖擲拾野史。亦春秋傳疑之法。是故孝宗稱其書無愧司馬云。

六月。陳賈請禁偽學。王淮以唐仲友故。怒朱熹欲沮之。以大府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

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之所共學也而乃謂己獨能之夷攷其所爲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蓋指真也帝然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願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責實聽言觀行庶不壞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僞相亂耳

綱丁未十四年金大定二十七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十七年。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

綱九月太上皇帝崩帝致喪三年羣臣屢請遵易月之令不許。

留正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文始變古禮。景帝不師典禮。漢世遵之。喪紀於亮。漢世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以日易月之論。發於廣德。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爲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禮。深已大壞。聖有明哲之君。賢哲之輔。彈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歎已。壽皇慈親之孝。根於天性。聖躬雖以不毀之年。羣臣屢致易服之請。而帝志斷然不疑。千載以來一人而已。

綱戊申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西遼天禧二十一年。○夏乾祐十八年。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綱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劾甚非設官命名之意

太上皇帝

復置補闕拾遺官

生平學
惟此四字

林栗與朱
易論西銘

宜思自懲。

【發明】補調拾遺。所以通糾君過。裨益君德者也。孝宗置之。可謂知夫先務矣。

五月王淮罷。薛叔似論之也。淮爲相。能盡心事上。惟以唐仲友故。力攻道學。貽來世之害。君子惜之。

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林栗知泉州。王淮既

罷。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願自今以往。一念之發。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耶。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壅闕。果人欲耶。則堅以遏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奉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劾熹爲浮誕宗主。妄自推尊。侍御史胡晉臣劾栗喜同惡異。乃出栗。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己酉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西遼天禧二十二年。○夏乾祐十九年。春正月。金主雍卒。太孫璟立。

史臣贊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文明之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

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號稱小兒騎。豈虛語哉。

建國
必大
相為
右大

【圖】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仍進必大為首相。〔參攷〕按史略。必大從容廟堂。等類多所引。

【圖】二月。帝傳位於皇太子。退居重華宮。德壽宮更名。為重華宮。太子即位。尊帝為

壽皇聖帝。

史臣贊南宗以公天下之心。擢太極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聰明英毅。卓然為

宗之命。不經出師。又值金世宗之賢主。無聲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廷。誠去歲

幣。以定鄰好而已。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

終喪三年。又能却舉臣之請而力行之。應號孝宗。其無愧矣。

【圖】立妃李氏為皇后。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安陽縣名。今屬彰德府。慶遠軍名。今為府。

【圖】三月。廢補闕拾遺官。自是舉臣罕。從言者。

【圖】五月。周必大罷。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初國子祭酒

何澹。為必大所厚。澹欲遷官。必大不即從。而留正遷之。澹由是憾必

大。及為諫議大夫。即劾必大罷之。

屬必
大罷

袁王綱鑑合編卷三十五

南宋紀（附金紀）

光宗皇帝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內禪。在位五年。壽五十四而崩。居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宜哉。

綱庚戌。紹熙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元年。○西遼天禧二十三年。○夏乾祐二十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壽皇於重華宮。

綱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議議道學者。**圖**光祖入對言曰。近世之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交情私起。此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奠安。根本深厚。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至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絕滅綱常。崇觀而下。尙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則去紹聖幾何哉。今往往以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謗訕。臣欲息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乞聖心豁然。永爲皇

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稅駕謂安宿。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夕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夔州進士王介策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卽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而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張時泰

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不可以無道學。猶天不可以無日星。且古迄今。何嘗有燬。固有誠安詆毀之者。譬如陸贄毒霧被於頃刻。一遇颶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於日星之明哉。朱子道宗孔孟。近習周程。闡明道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惟謙毀林學堂。大擁陰翳。劇灼毒霧。而被之子。未幾。卒遇光祖颶風之一掃。而不能損於日星之明。而人心爲之一快也。意道學與天地相爲悠久者也。日星不亡。道學不滅。然則詆訛道學者。身豈久於日星哉。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爲文公頌之。

史臣斷

君子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王惟謙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歲。斷道學而復明。正義幾絕而復續。苟非光祖植然上球。忠誠激烈。讀之凌凜。豈有生氣。以義理爲勇。以道德爲威者。曷克臻此。

辛亥二年。

金明昌二年。○西建天禧二十四年。○夏乾祐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

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上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大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后心啣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

有廢立意。帝感之。遂不朝。壽皇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於齋宮。后殺貴妃。以暴疾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遂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發明〕風雨之驟迅。天地之震怒也。黃壇之燭滅。祖宗之警告也。光宗值此大變。近在宮廷。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惡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綱也。

○壬子三年。金明昌三年。○西遼天禧二十年。春三月。帝疾瘳。羣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清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寢清。宰相百官。下至章布之士。以過宮爲請者甚衆。至有叩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爲憂。

〔發明〕書不果行。禮不缺也。光宗感夢婦之讒言。乖父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瘳不朝。果何意乎。由是內外羣臣。合詞懇請。既然開悟。復爲不行。嗚呼。光宗於私恩全之爲有餘。於公義聽之爲不足。何以模範天下哉。故上書疾瘳。下書不果行。錄罪之也。於

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圖〕時羣臣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尙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悟。汝愚又屬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史臣斷〔圖〕乃何事。而以書於冊乎。誠以光宗朝於孝后。開月餘時而不朝。故史臣繼

書以見其事親之禮之不至也。

於朝夕至於殿門外。其當然也。雖日三朝。亦當然也。此

圖癸丑四年。

金明昌四年。○西漢天禧二十年。○夏乾祐二十三年。

春三月。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

臣知樞密院事。陳騭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汝愚固辭不許。

圖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圖亮才氣超邁。善談兵。議論風生。

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傑。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

不報。退居婺州之永康。

婺州今金華府永康縣名。今屬湯。

益力學著書。嘗圖視錢塘。喟然

歎曰。城可灌也。

蓋以其地下於西湖故也。

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

錢塘非駐蹕之所。孝宗赫然震動。將擢用之。會覲聞而欲見焉。亮取

之。踰垣而逃。覲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帝欲官亮。亮笑曰。

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卽渡江而歸。勵志讀

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校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晬

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

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

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禮樂刑

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

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膳之餘。所以察詞

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

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御策擢爲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尋卒。〔發明〕觀亮之宏才博學。而人。固非持後保位之人可知矣。逸夫光宗擢用。亮乃告終。可憐惜哉。

史臣斷謂孟子之後。應簡固難其人。然務明斯道。有功於孔孟之門者。自漢而後也。策策不報。以而論雖死。中說諸書之作。章曹魏而點姜劉。要非孔孟之正傳也。亮也三上其書而不見用。於是懷江歸學。觀其造詣。臨文大率觸意奇張。未必皆爲實用。况其專於陳述。視諸王國之勇退。則又不若焉。故其才第進士。一命未膺而卒。豈亦德不勝器者歟。

十二月以朱熹知潭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劉永新蘇在宋不爲宋所用。金乃能知其實而以爲問。於是光宗授以壽守。然姑蘇如奔者迷於當局。而帝觀者懸然見之。勉強一用。以飾人而終廢。如病者醫於臨終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性明君乃能真知而實用之。豈所以望於光宗乎。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而不視。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驚爾。欲望其用賢。如責駭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待能哉。

甲寅五年金明昌五年。○西遼天禧二十七年。○夏相宗純祐天慶元年。春正月。壽皇有疾。

夏四月。帝及皇后幸玉津園。羣臣請帝問疾於重華宮。不從。自壽皇不豫。羣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尙書羅點請先過重華。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次。伏地叩額。流血漬鬢。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過宮。余端禮因曰。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時。豈得

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羣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復辭以疾。

○六月。壽皇聖帝崩。帝稱疾。留正趨汝愚議請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固請許之。侍恩德王元佐七世孫。

陳四明聖宗曠明英毅。鑄志慷慨。聖遠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殆。無可乘。然易表為言。設臣稱臣。汝去歲。以定邦好。金世宗每欲事臣。蓋局帝之將有焉也。天厭兵革。欲休民生。故帝用兵之處。弗違而絕。自古人君起身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殿之孝。未有若帝者。廟號孝宗。不亦宜乎。

○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先是葉適言於留正

曰。帝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

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曰。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

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得之。大懼。因

朝。佯仆於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趙汝愚謀欲以太皇太后旨禪位

嘉王。留正謂建儲詔未下。而遽及此。他日必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

輿。五鼓逃去。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

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搖。會帝臨朝。忽仆於地。時將禫祭。趙汝愚憂危

不知所出。內禫之議益決。乃與葉適等謀。白內禫意於太皇太后。適

乃與知閣門事韓侂胄侂音託。侂胄瑞五世孫。乃吳太后妹之子。定計。侂胄因所善內侍張

留正
請建
太子

趙汝
愚葉
適

天子以國家安
定社稷
孝為
即太子

趙汝愚
定策
功
韓侂胄
望

宗尹以聞。不獲命退。遇知內侍省關禮具告之。禮復入泣請。太后乃許可。甲子禫祭。汝愚率同列奏事。袖出所擬。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會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太后覽畢。曰甚善。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家扶皇子詣几筵。奠哭盡哀。遂衰服出。就重華殿登位。百官起居畢。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即喪次。乞召還留正。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廣義〕嗚呼。縱使父疾不同安。父難不成服。相持玉律乎。汝愚貴戚之甥也。比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惟聽言是用。乃羈縻疾。既云有疾。何與虛后。

何維祺

光宗非次得立。豈不以賢。觀其初政。撥刑薄賦。屏佞舉廢。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得后政疾。弗終令聞。惜哉。

立皇后韓氏

后壽六世孫。父曰同壽。侂胄即其季父也。被擯入宮。能順適兩宮意。處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丁南湖

侂胄以巨毒亡宋。其兆於韓后之立乎。李氏之為方烈。而韓氏之福隨起。蓋宋室盛時。久享母后之福。是以一治一亂。其禍必至此也。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韓侂胄欲推定

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但遷侂胄防禦。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屢見親幸。時乘間竊弄威福。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餉其欲而遠之。不聽。葉適言於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召朱

首舉 寧宗 大德

留正

佞 不 見 遇

天下 事非 才不 辦 黃裳 隨事 始處

八月。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時太后懼忤上皇意。不

欲其聞太上之稱內禪之說。熹言若如此而不為婉轉方便。則父子

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宜俟太上入宮之後。重變服色。

負罪引慝。則太上雖有忿怒之情。亦且消散而歡洽矣。熹命。而首舉大

德。可為慶安。綱目大旨曰。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內批罷左丞相留正。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朝堂。正使省吏

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擢官不

合。侂胄因問之於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

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

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慙忿。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

侂胄終不懌。

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可以見其為人矣。

給事中黃裳卒。裳。號易齋。隨事始處。推賢愛善。篤於孝友。

丁南湖。南湖。點明義利之辨。黃裳確性命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始處於君。故一子之卒。史氏稱其粹然君。子。良有以也。

冬十月。瑞慶節。詔不受賀。以孝宗喪。從朱熹之言也。

言徒
皆之

佻不
之森

朱熹
極事

彭龜
年罷

○韓侂胄請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帝皆從之。由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排斥正士。朱熹憂其害政。每因進對。爲帝切言之。熹復數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爲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爲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焉。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熹每進對。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罄竭無隱。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四事。疏入。韓侂胄大怒。使優人王喜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手批除熹官。趙汝愚上疏留熹不聽。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等交上章留之。皆不報。熹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內引奏事者再。熹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亦頗見嚴憚。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

○呂本中字美。君子之遭難行。而小人之甚易售也。昔哲宗初年。伊川先生入侍講。未幾。機件相激。遂有宮觀之命。嗚呼。此小人排擠道學之類。自是而後。盡諫銷彈。一則曰僞學。二則曰僞黨。已醜陋於此時矣。

○十一月。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上疏論韓侂胄罪。內批進侂胄

官一秩。罷龜年典郡。由是侂胄愈橫。

罷中書舍人陳傅良。議止

甯宗皇帝

諱擴。光宗第三子也。初封嘉王。光宗內禪。遂即位三十年。壽五十七。帝諱恭仁僖。始終如一。然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叛兵致寇。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奸邪得志。嘉定以後。金人犯邊。無歲不。被其擾。元大程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乙卯。慶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西邊天禧二十八年。○夏天慶元年。

春正月。以李沐為右正言。二

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鏗。鏗

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李沐嘗有

怨於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

罷其政。以奠安天位。杜塞奸源。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

既去。朝廷大權。悉歸於侂胄矣。（發明）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

表。甯宗之謂也。以白虹而黃日。以妖氣而變陽。

又當即位改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矣。

史臣斷曰。宰相之任其大矣乎。以一身之強而寄社稷之重。以一心之正而建萬事之

以當之。趙仲鳩宋之賢宗室也。其德固厚。其量固寬。誠可以當繁路。然於經國之道。

華蓋之術。恐有所未盡焉。蓋仲鳩居相位。正宜以澄澈襟度。痛清奸猾。奈何於秉政之

初。欲行朋黨之事。不謀留正。而謀併賢。不託諸忠信。而託諸羣邪。內禪已定。復不

假以節制。俾處外郡。乃使虎踞內廷。大震威福。至是侂胄權重怨深。果謀諸京達。經

以謀危社稷。卒有繼督之禍。傾軋之禁。非由位熱不能革毒有以致之歟。

夏四月。大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祖儉韶州安置。尋改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

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丁南湖祖德吉州之謫。讀書窮理。竟華自給。草履徒步。且爲文有大雅集。誠所

以布衣勸侂胄。於是兄弟起。義齊名。呂氏其有光哉。

○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宏中與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

傅余範等六人。宏中衝仲端朝皆福州人。伏闕上書。言汝愚之寃。韓侂胄大

怒。內批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編管五百里外。天下號爲六君

子焉。〔參考〕按宋史忠義傳。楊宏中等與焉。宏中與端朝範後皆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僞。遂罷國子司業汪達等。韓

侂胄怨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

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

當名曰僞學。復陰疏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僞學之目。善類皆

不自安矣。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僞而已。彼口道先王

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爲。在與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恢。首

務核實。凡真僞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

宗爲法。考核真僞。以辨邪正。詔下其章。汪達等入劄子辨之。皆被斥

罷。

周德恭侂胄得志。誣陷善長。巧立淫名。實欲去之。由是劉德秀之徒。希求固

爲僞。以僞爲真。君子受稱博矣。汪達等上章辨論。遂皆罷職。然則正人何難於國而

何烈哉。是以人主讓於取舍。毋使君子小人雜處於清明之朝焉耳。

遺位

卒

乘龍

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於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由是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

僞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汝愚嘗夢孝宗。授以偽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墓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讀者

詔責汝愚永州安置。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

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至衡州病作。衡守錢璽承侂

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外聞。有旨遣復原官。許歸

官之命。廣義。侂胄之死。人皆寤之。臣猶懼其處有餘而智不足也。當其為右相之日。已許

侂胄。及侂胄勢漸熾灼。伏內批以斥逐忠良。無一可免。汝愚即當引身退避。角巾私第。奉

祀丘園。如韓世忠之避秦檜可也。如此則定智兩盡。其笑可勝言。

陳四明汝愚學務有用。嘗以可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朱熹張栻呂祖謙任

宗病。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頤刻。敢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

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構。斥死貶荒。宋之陳夷。嗣至於不可為。惜哉。

內辰二年。金承安元年。○西遼天禧二年。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鄉應龍以下

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僞學

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采未能不變。乞將語錄之

煩。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

學之書。為世大禁矣。

胡紘

鄭道

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僞學之黨。從之。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僞學猖

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

沈
祖
論
朱
熹

手
不
握
之
處

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迹。而或者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矣。

十二月。削祕閣。修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於道州。

胡絃草

疏將論熹。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追論程頤之罪。得爲御史。絃卽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程頤張載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

謂安官若能善之鼓動。以致亂天下人之耳目也。

張浮駕誕。私立

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詔熹

落職罷祠。竄元定於道州。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

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

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

西山在建陽縣西。元定始居其上。理宗御書西山二大字表之。石刻尙存。

忍飢啖

藜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

列。遂與對榻講論。會僞學僞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

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遊者數百人。錢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

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

元定字季通。

不挫

之志。可謂兩得矣。至春陵。

山名。在永州甯遠縣東北。

遠近來學者日衆。愛元定者謂

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

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

與季
不百

籍偽

著籍
五十
九人

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真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草。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於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西遼天禧三十年。○夏天慶四年。閏六月。貶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

州。劉三傑論正共引偽學故也。

籍。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以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觀四人爲之首。朱熹。陳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謙。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贊。趙汝愚。趙汝愚。陳峴。范仲麟。任遠。孫元壽。袁望。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頌。周南。吳采善。李直。王厚之。孟浩。趙登。白愛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張衡。周端朝。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

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沈爲利州路轉運判官。

○戊午四年。金承安三年。○西遼天禧三年。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賜玉帶。許佩服。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爲吏部尙書。諸事韓侂胄尤甚。侂胄嘗值生辰。羣公畢集。及之後至。闔人掩

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闌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王敬所

禮義廉恥者。士之元氣。而折衝禦侮者。國之衝氣也。漢唐之衰。其士人亦豈無有用膽附勢而進者。然或畏人知之。是向虛馳之心未亡也。宋之士習。自蔡京而後。廉恥盡喪。以及於紹興慶元之間。至於許及之。趙師舞。程赫且極矣。士人如此。則朝廷無紀綱。氣紀綱。則天下無筆政。白日乞哀。而不待暮夜。小利競制。而不待顯官。元氣先廢。又何以禦侮賞給紅綬臣也。婦神相胥為夷。又何待變古改元之日而後左袒也。是可痛也已。

師舞以趙師舞為工部侍郎。

舞音

師舞師舞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

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舞獨獻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象慚沮。侂胄愛妾十人。欲得北珠冠。師舞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侂

胄嘗過南園山莊。願竹籬茅舍。謂師舞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吠。音。叢薄視之。乃師舞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

之。其後師舞以他事罷官。諸生為詩贈之。有口會碑犬吠村莊之句。即指此也。

丁南湖

師舞行犬吠聽侂胄矣。及胄將用兵。則料其召禍。乃持異論以圖自全。故侂胄既死。仍得錄用。自古森陳反覆。罔若此之甚也。〔按〕宋氏宗室至賢不肖者其惟師舞乎。

己未五年

金承安四年。○西遼天禧三十二年。○夏天慶六年。

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會三

聘官。韓侂胄使蔡瑛。瑛深故也。

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於壽康宮。

巢捷子

光宗不朝孝宗。始以孝后及麗寺交讎。繼以憂疾辭而不往。今竇宗於光宗未聞有蕭問之者。自即位至今。始一朝於壽康。得非平日見光宗不朝上皇。旋為常事耶。吁。佞德既死。朱熹落職。諸正人端士。皆以為為學而棄絕之。韓

侂胄宗開陳孝節耶。韓侂胄與在朝諸姦。悉皆無父無君之心。未聞致一顧和也。父子之

朱熹

心本乎天。性自然。越鳥禽能反哺。光宿獨何人。何心哉。

庚申六年。金承安五年。〇西遼天禧三。夏天慶七年。三月。故祕閣修撰朱熹卒。

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六日。時攻僞學日急。士

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

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

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辛酉。改大學

誠意章。為先生絕筆。甲子卒於正統。年七十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為

位而哭。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

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

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

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

通解。其門人最知名者。曰黃幹。李燾。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

廣。曰幹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

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會

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統。至熹

而始著。衆以為知言。幹初見熹。夜不設榻。熹語人曰。直卿。幹字直志堅

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與

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卒贈朝奉郎。【發明】凡卒當官。錄賢也。朱子被擯人未發之精蘊。集

周程
張子
濂其
統
黃神
知言
吾道
之託

後魏
倪胃

欽州屬廣
州府。

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世事無忌諱。乃舉

登聞鼓上書，請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

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

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

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平江縣名。今蘇州府吳縣。周筠，

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

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

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胄師旦、周筠，而

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

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怒，貶配欽州。侍御史陳繼勳劾祖泰。乃杖一百配欽州。寧城敗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

朝廷。丁無懼色。

張時泰御觀自侂胄竊弄威權以來，其間但見阿附以得好官者。日新月盛，未聞有

也。夫何怪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特儻於中心不平，故以死攻之耳。

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雄，舍祖泰其誰歟。

辛酉嘉泰元年。金泰和元年。○西連天禧三十七月，以吳曦為興州都統

制，兼知興州。曦以賄賂宰輔，規求遷蜀。陳自強為之言於韓侂胄，許

之。曦至興州，因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

遂成矣。（參攷）〔按〕史略。吳氏世繼西陲，威行西蜀。留其子孫於京。蓋黑朝

王戊二年。金泰和二年。○春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偽學之

祖泰
期以
躬身
朝廷

京
曦

追復
趙汝

稱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鏗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乖戾。欲稍更改。以循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周壽旬劄。漢文帝初。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立。籍田乃置令。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漸弛。貶斥者漸還故職矣。

綱甲子四年。金泰和四年。夏天德十一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時有勸侂

胄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既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周靜軒宋之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露自一心。不特期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綱目不肯同議伐金。而直書韓侂胄定議伐金。則其專擅無君。已見於此。何待他時而後見耶。

宋史斷綱必觀登快時。順天運人。委任得宜而後舉。務遠無以濟事。况可為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胄擅朝十有四年。窮本極惡。海內切齒。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為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為國招難。至是。造端於辛棄疾。附和於鄭挺鄧友龍之徒。以陳自強為謀主。任林師旦為腹心。於岳飛則追奪。於秦檜則追奪。自謂得天得人。而用節之意益銳。故華岳肆屠戮。則遠竄。瑛檜論首禍。則不納。妄用嚴刑。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走時。用吳曦而吳曦謀害。其他如郭倪辛棄疾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碌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極。是以師棄敗績。兩京兩河。相望論區。虜騎且渡淮。窺紅表。而行在為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渝矣。然則侂胄恢復之謀。適為登國之策。未幾玉律之諫。且兩首界於金矣。夫侂胄之稔惡既露。而受禍亦烈。孰謂天地之

遠乎哉。

○乙丑。開禧元年。金泰和五年。○夏天慶十二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啓釁。竄岳於建甯府。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

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九月。以邱密爲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侂胄以北伐之議

示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

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侂胄不納。

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

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

拜。侂胄不悅。

○丙寅二年。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遼天元二年。○元太祖法天啓聖武元年。春三月。以程松爲四川宣撫

使。後漢版。松自吳曦爲副使。曦之孫。挺之子也。尋與元通聘。吳曦爲副使。曦之孫。挺之子也。尋與元通聘。

○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於金。以求封蜀王。

○五月。以伐金詔四方。及告於天地廟社。其詔略曰。天道好還。蓋中

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賧

金詔伐吳

吳密

印並納其第
三省印並納其第
印並納其第
印並納其第

吳密

金人入寇

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十一月以邱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景祥兵駐巢州以援之。又以密將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巢州而守江計。密曰：棄巢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今鳳陽府壽州。遂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沿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

邱密遣使如金師議和。僕散揆先遣和議使於密。密以聞。先遣使誘募人持書歸赴敵營。金僕散揆從之。

途還師於下蔡。和州圍解。【發明】邱密之議和。乃權而得中者也。既金許和。遣軍下蔡。則其為兵自新之意可見矣。大書特書。文字之也。

金立吳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幕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

駕幸四明。今浙江寧波府。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駭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

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

蜀地圖。及吳氏繪牒於金。

袁了凡【發明】吳曦猶以蜀獻金。金章宗四議詔云。動自視冀贊之功。徒與岳飛。威名戰

以為不容不殺也。乃徵世之後。金猶以之口實。招徠中國之叛將。使盡以飛為戒。則敵人之畏飛可知矣。若秦檜者。每宋使至金。必問其年。惟恐有衰老。又問其位。惟恐有

宋可知矣。剪敵之所忌。用敵之所喜。若宋者。何不亡哉。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使。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

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

矛。嚴立成行。味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

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

暮。再遇有功。

元主
鐵木
眞稱
帝

安丙
遠吳
曦傳
首臨
安

非巨
源不
足事
比事

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鐵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元主鐵木眞稱帝於幹難河。

元太祖也。姓奇渥泥氏。名鐵木眞。蒙古部人。世爲蒙古部長。帝既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於是大會諸部。卽位於幹難之原。帝既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統國四十。從平西夏。定西域。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丁卯三年。

金泰和七年。○夏。遷天。二年。○元太祖二年。

春正月。邱密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獄。侂胄大怒。罷密。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

曦召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總省事。丙度不能脫。按死無益。乃陽與而

陰圖之。曦又召楊震仲。震仲不納。依藥而死。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先是監興州合江倉楊

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安丙。丙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巨源至謂丙

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李好義

興州中軍正將。

亦結軍士李貴數十人謀誅曦。丙大喜。命楊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乃甘夷虜之

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盡收曦黨。初侂冑聞曦反。召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及曦誅。朝廷大喜。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焉。〔廣義〕安丙不願稱制之嫌。以成平賊之績。可謂隨時從禮者歟。

周靜軒諱諒。諱者討逆之詞。吳曦僭稱。西蜀寒心。廷賴以望王節久矣。安丙之與楊巨市不易言。宜播詔旨。擊樂鼓舞。可見以說加順。人心不從。其使之者。不遇赦免於刑罰而已。非本心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哉。綱目予奪之旨嚴矣。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六月安丙殺宣撫使參議官楊巨源。〔圖〕初吳曦誅獎諭詔至興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懇功於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鞠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於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流涕。〔廣義〕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宜其心之不平也。又况信讞。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綱目所以削安丙之官而銜巨源者。罪有所歸。而寃有所伸也。

九月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於臨江軍。初信孺至夔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止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

信孺
不勝

信孺
不勝

信孺
不勝

玉律
之變

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及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信孺既貶。近臣屬王翬如金師。翬倫之孫也。【廣義】信孺不屈金。古名使何以加。

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於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於中外。彌遠自兵興以來。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初韓后崩。楊氏時爲貴妃。所屬。韓侂胄以楊氏涉書史。任權術。而曹氏性柔順。聽帝立之。不聽。竟立焉后。后以是怨侂胄。亦使皇子榮王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許。后從旁力贊之。帝始允可。乃命后

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特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紊極矣。

林大 中極 論 恣 賈 之 徒

金人 散關 大

呂本中小人在朝。欲為專寬國位之計。往往至於與兵。侂胄窮極極。海內切不可飽。然自為計則得矣。天德實從之乎。

十二月以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

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壽七十八

戊辰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夏。應天三年。○元。太禧三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日首昇金

人。二人有罪。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面首廣廷。其如國體何。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遂罷兵。

丘瓊山嗚呼。宋自南渡以來。論國大計者。莫不以雪讎復疆土為言。切切然以時君不從其言為恨。往往於任責而惜李綱。罪秦檜而痛岳飛。非史倍而是

張浚。侂胄比舉。其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可也。彼有罪焉。朝廷自誅之可也。乃至面首廣廷。是何與乎。昔正人君子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為之復讎。謀賊奸

秋七月。召知建康府邸密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密儀狀魁傑

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

性也。

庚午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建寧元年。○元。大禧五年。十一月元侵金。金使粘合合打乞和。

元主不許。【書法】此何以書。書變古之漸也。女真之厥嗣也。

癸酉六年。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瑞貞孫元。○夏。光定三年。○元。太禧八年。春三月。故遼人耶律留哥。

金胡沙虎
其君

金乞和於元

金人來求歲幣

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爲遼王。

○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而立昇王珣沙虎以兵逼金主出宮尙宮左夫人鄭氏掌璽沙虎欲除拜其黨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沙虎人臣取將何爲黃門曰主上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

○元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

○甲戌七年金貞祐二年。○夏光定四年。○元大和九年。春二月金使完顏承暉乞和於元許

以公主歸之金銀綉帛各萬兩匹元主許之〔廣義〕金宋金銀未已。尋以王之而挾彈者已在其後矣。天網之密。良可畏夫。

○夏五月金主珣徙都汴。扈衛諸軍叛降蒙古。秋七月蒙古復圍燕

○金人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遺歲幣屢遣使來

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真以韃靼侵陵徙都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

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途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場相望便

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卽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

可幸虜之未亡。姓爲自安之計也。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周靜軒

自金虜暴慢。紅左偷安。稱叔姪。增歲幣。委爲國然。茲因真德秀之言。遂罷金之歲幣。可謂能從善者矣。宋人比舉。差強人意。故特表而出之。

王敬所

國家開環。及是時。期其政刑。此微柔之戒。有敵國外患者之所當知也。越權於會稽。以子女行成。俟吳之有事中原也。而後入吳之符備。鄭特於

境上。以饋送玉帛待德之歸於奔命也。而後德誠之測完。金力交難。蒙古不暇南侵。而宋之兵力在維楚者。尙足自完。使此時有范蠡子產爲之臣。竊不憤然思奮。以其暇爲萬

全盛勝之圖乎。君懷臣聞。苟且歲月。真德秀比疏。如喚夢人而使之醒。此范蠡子產之智也。方且視爲僇當。束手苟安以自特樂。德秀亦卒老死邊州。嗚呼。國無人焉。其誰與理哉。

與理

乙亥八年。金貞祐三年。○夏光定五年。○元太祖十年。春正月。詔舉將材。

三月。金主遣兵救燕。與蒙古兵遇於霸州。大潰。夏五月。中都留守

右丞相完顏承暉自殺。蒙古遂入燕。○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

兵所焚。火月餘不滅。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

十一月。以真德秀爲江東轉運副使。○德秀朝辭奏五事。一曰

宗社之恥不可忘。

言國家於金虜。蓋萬世必覆之禍。今天亡此胡。近在朝夕。何憚於此虜。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懼其利害。執執重。臣

願陛下勉旬徒之良圖。備紹興之失策。則王業興運可冀矣。

二曰比隣之道不可輕。

言今朝廷無經二敵。日夜講其攻守之策。以處社稷安危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

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每紳士大夫工爲樂。或以五

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懼之報。則從其非實。傳安靜之耗。則幸其

必然。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樹立武之經。毋以腐存爲喜。腐亡爲慮。則大勢擊矣。四曰

導諫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每紳士大夫工爲樂。或以五

者。大抵以金虜之存亡爲我欣戚。聞危懼之報。則從其非實。傳安靜之耗。則幸其

真德秀奏五事

蒙古入燕

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微名。無聽用之誠。而有請扁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臣於黨然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廣義〕吳德秀之論五事。可謂老成謀國者矣。

丙子九年。金貞祐四年。○夏光定大二年。○元太祖十一年。二月。前工部尙書劉燿卒。贈光祿大夫。

丁南湖。宋之氣運將絕。故其賢士漸滅。若劉燿之卒。可爲吾道一慄也。燿爲朱功莫大云。

丁丑十年。金興定元年。○夏光定七年。○元太祖皇帝十二年。夏四月。金人分道南侵。王辛敗之。

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

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

史臣斷。金宋世讎也。讎在所復。而南宋之君稱臣請和。相承三世。莫之敢議。至舉則等矣。然留宗立國。於今垂二十年。伐金之言。未嘗出於口。伐金之計。未嘗謀於人。蓋未始有此意也。今特因其喪敗。而欲乘時以取之耳。故其編曰。孤兔失其故穴。人共逐之。則其志可見矣。果有復讎之志哉。

七月。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李全初爲金羅州紅練賊也。人號爲李鐵槍。

戊寅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夏光定八年。○元太祖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爲京東路總督。

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胄之事。不明招納。密敕江淮制置使李珣。及純之撫綏之。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

冬十月。元木華黎狗金絳路澤州。取平陽。行尙書省李華死之時。

李全來歸

以伐金詔四方

金人分道南侵

木華黎圍平陽。華禦之。兵少援絕。城遂陷。或謂華宜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

十一月。金主珣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兵入寇。

己卯十二年。金興定三年。○夏光定九年。○元大德十四年。春正月。金人復寇西和成鳳州。入

黃牛堡。吳政拒戰死之。〔發明〕政之志身殉國。幾何人哉。綱目特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義也。

金人復大舉圍棗陽。趙方使扈再興等帥師攻唐鄧以救之。先是

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

吾意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時金人

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搗其虛。則棗陽之

圍自解。乃命再興及許國等引兵三萬餘。分二道出攻唐鄧二州。方

復申飭諸將。當過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金人來自

圖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等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却。金人

逐之。宗政與陳祥爲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

周靜軒凡書救者。未有不審之也。是時金虜猖獗。大舉圍城。棗陽之危。莫會焚

蔡之義。春秋所以爲

夏四月。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張福作亂。四川大震。時董辰

使。棄城逃歸。孫子述張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

蜀未可定。而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會詔丙爲宣撫。蜀

金人
大舉
圍棗

復以
安丙
爲宣
撫使

民心始安。丙因討福誅之。

周靜軒安丙素得蜀心。廢置既久。茲因蜀方禱之。復為實據。則人心從此而不辱君命而能行己志者焉。特書於此。蓋予之也。

十二月趙方使扈再與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同時並攻。當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與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

庚辰十三年。金興定四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五年。春正月。扈再與許國攻唐鄧州。皆不克而還。【發明】綱目無更調。一以存中國之體。二以伸義士之氣。三以示不忘仇恥之心。其與春秋書乾時之戰。雖敗亦榮同意。

八月安丙遣兵會夏人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同舉。約以夏兵野戰。我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士信帥師赴熙秦鞏鳳翔。委丁煇節制。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

周靜軒安丙遣兵伐金。初非君命。不亦專乎。綱目書之。何以略無貶詞。是時宋在恢復。能以誠胡敵為己任。是以前書丙討張福誅之。下書會夏人伐金。是皆示其手之之意也。明乎此。則知為臣者。當以殉國為心。為國者。當以恢復為念。而好攻戰務邀功者。與此異矣。

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士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時**元主有一天下之志。嘗詔遼宗室召楚材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遼東丹王突厥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於太玄。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元主以楚材明

楚材
遼東
午元
歷主
有一

安丙
會夏
人伐
金

趙方
遣諸
將伐
金

天文之占。屢有問。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元主亦燒羊胛骨以符之。然後行。

辛巳十四年。金興定五年。○夏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六年。六月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

更名址。○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魯安王故事。

以太祖十世孫與甚為秉義郎。與甚。燕懿王德昭之後。希瑾之子也。初彌遠以帝未有儲嗣。欲借沂王置後為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館客余天錫告還鄉。彌遠密語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舟抵越西門。過全保長家避雨。保

長知其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趙與甚與芮也。日者嘗言一兒後當極貴。史記曰者傳註云。古人祖卜筮謂之日者。周大史之職。天錫因

憶彌遠言。乃還臨安。以告。遂召見。彌遠善相。大奇之。遂留與甚。及貴和立為皇子。乃補與甚秉義郎。年十七矣。與甚擬重寡言。潔脩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甚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

容。彌遠益異之。【參攷】按史略。與甚幼不好弄。羣兒聚嬉。彌登高坐不動。長上者指以諸事見曰。徐曹不效此人。恰與大王相似。羣兒每禮拜其下。愛

有趙大王之號。

宋史斷評 皇子既立。而史彌遠復以與甚為秉義郎。其志欲何如哉。蓋

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

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今屬他州府。告其守史彌

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

言。方守襄陽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總制司爲一家。許

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俎樽折衝之風。故金人擾邊。淮蜀大困。而

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陂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與孟

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良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

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發明】趙方忠謹自守。堅如鐵石。守邊十年。以

觀其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之言。苟非心乎宋室者。抗賊主戰。務雪仇恥。皆實德之可稱者。身殉國之可及也。卒而具官。豈國子之哉。

史臣斷催科之與撫字。刑罰之與教化。非其倫矣。殊不知催科而使乎寬。則民必

化在其中矣。方其善爲政哉。嗚呼。催科之中。猶寓乎撫字。刑罰之中。猶寓乎教化

也。而世之人口談撫字。而實務夫催科。身任教化。而實仗乎刑罰。顯於方之言。寧不愧乎。

十月。四川安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

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爲守。成功甚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

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

丁南湖安丙功業。惟計吳曦。而亦攝巨源之同謀也。彼丙以細賊殺巨源。則計曦

蜀。則野有賴。以之代丙。則丙有斯矣。

壬午十五年。金元光元年。○夏光定十二年。○元太祖皇帝十七年。二月。進封皇子祁國公音。爲

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與皆屬名爲邵州防禦使。時史彌遠用事久

權勢薰灼。皇子竑心不能平。嘗書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

嘗呼彌遠為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新恩二州名。梁寧慶府。今新恩屬江二縣是也。彌遠

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官教諫。竑曰。皇子若能

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

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為其父浩。飯僧淨慈寺。寺在杭州府西關上。與國子學

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

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

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清之曰

教貴誠為文。每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

問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

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孽

竑之失。媒孽。讒也。謂成其罪也。言於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貴誠。竑

國。不能崇重而輕佻如此。則他日得禍之慘。豈非自召也哉。雖然。此亦天嘗運宗之先兆也。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其竑之謂乎。

十二月。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

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為不可。及加節鉞。歎曰。

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將驕則至於不可勸耶。

許浩許浩。魯人之所同也。蓋大人為能不以之而動心。其他自中人以上以下之人。

而不經以與人。而使人為金。能得其用也。苟或輕以與人。而其人尊崇已極。志意已滿。無所向慕。則不可得而用之矣。此用人者所以有養廉之警也。竑也。賈涉知之。

史謂遠不知也。故李全每立戰功。輒加以官。至授之以節鎮。則許遠不能制而處叛矣。向使知步之言而備之於初。豈至是哉。

元主滅回國

即歐德那

其主走死。元主遂進次於忻度國鐵門關。

在滄州兒國碣石城西。懸崖絕壁。高數千仞。名鐵門關。徑路崎嶇。縱二百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

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主宜早還。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

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

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

主即日班師。大掠忻都而還。廣義。角端之獸。考之經典。實之子史。雖無其實。然其德材以是而鍊鑿古。亦可謂因事納忠矣。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夏徽宗德旺統定。元年。○元太祖皇帝十八年。三月。元太師木華黎卒。木華

黎雄勇善謀。與博爾木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元主。元主號爲

撥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爲第一。

甲申十七年。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夏乾定二年。○元太祖十九年。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

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太子。更名昀。帝崩。昀卽位。昀音封皇子濟國公

竑爲濟陽郡王。帝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

可。谷等一夜七往返。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

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宮中遣快行宣昀。令

之曰。今所宣乃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

斬。昀至。后撫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卽位。

遂稱遺詔以竑封濟陽郡王。尋出居湖州。

史臣斷

寶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類。其政可觀。中更輔佐。內蓄暴志。推正為奸。外採強鄰。懷毒海甸。兩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彌甫懷懼。幸帝憲荒。穢弄威權。至於星歸國。統。亦得乘機伺隙。旋其竊立之私。偷可知也。

胡新安

宋一代家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至寶宗末。楊后彌遠之題。濟邸之死。寶宗之立。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皆掃地矣。後律往五十年而後。亡。不可謂不幸也。

以真德秀兼侍讀。初德秀為起居舍人兼宮講。言事不避權貴。且惓惓於復讐。時史彌遠方以爵祿廢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

翁了

真德秀事不盡禮

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枋劾其狂妄。遂以親老辭去。築室白鶴山下。白鶴山在嘉定府城縣西。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為潼川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錫爵定諡。示學者趣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改起居郎。

張時泰

真德秀嘗為宮教。諫呈太子嫌孝於慈母。而做大臣。她不聽。德秀因力諫。外而去。嗚呼。何其先見之明若是耶。至理宗即位之初。為侍讀。為侍講。為直學士院。為煥章閣待制。任職不辭。可謂能稱其君者矣。故觀其去漢王也。合乎意之上九。故繼察也。合乎鑿之六二。一去一就。惟其時而已。非西山其孰能之哉。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六

南宋紀（附元紀）

理宗皇帝。帝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範之子。竊宗璫。無嗣。史彌遠矯立長。治亂相半。時元帥金使西夏。威震海內。雖使擢亂反正之才。亦未成敗。况中才之主。能保邦授身幸也。然始終崇尙理學。亦賢矣哉。

攝王
起兵
謀立
攝王

太綱
漁人

圖乙酉。寶慶元年。金正大二年。○夏。乾定三。春正月。湖州人潘壬起兵。謀立濟王。竑討平之。初壬與其從兄甫。弟丙。以史彌遠廢立。心懷不平。乃聚衆陰遣人通李全。謀挾濟王。渡江而立之。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日遣兵。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以待。及期。全兵不至。壬等懼事泄。乃以其黨十餘人。夜入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壬身。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王不得已。乃與約曰。汝能弗傷太后官家乎。衆許諾。壬等僞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之罪。且云。今領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太湖在湖州府北。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乃遣王元春告於朝。而帥州兵討壬。王變姓名走楚州。甫丙皆死。元春至行在。彌遠懼甚。急召殿司將彭任帥師赴之。至則事平矣。壬至楚。將渡淮。爲小校

明亮所獲。送臨安斬之。

圖史彌遠殺濟王。竑於湖州。

彌遠忌竑。謀殺之。乃詐言竑有疾。召醫視之。詔令客余天錫。諭旨曼。竑於州治。以疾薨。聞於朝。

追貶爲巴陵郡公。起居郎魏了翁。銓部員外郎洪咨夔。相繼言竑之

寃。禮部直學士院真德秀入對。因曰。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

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州之變。

雪音厲。雪州郡名。今屬州府。

非濟邸本

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詔有司討

論雍熙。追封秦邸。

謂秦王廷其事。

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

息。與滅繼絕。在陛下耳。帝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對曰。陛下

友愛之情。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措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

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抵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

漢以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帝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曰。

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帝曰。善。

張時泰

理宗豈可造其貴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噤然矣。况播王益萬可也。嗚呼。理宗禮元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若也。然胡氏有曰。宋之傳浸最明。而特壞自理宗。亦非無統而源之論。以臣觀之。壞自杜后。太烈。太宗

也。豈特理宗哉。其末流之弊。則理宗特甚焉者耳。創業之君。不損於始可乎。

圖二月。李全作亂。焚楚州。許國走死。以徐晞稷爲制置使撫之。

初許國代賈涉爲淮東制置使。既至鎮。痛抑之。李全等犒賞十損八

九。及全自青州來謁。坐受其拜。全怒。自計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

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為禮。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往青州。遂與劉慶福作亂。國被矢而走。自縊死。亂兵悉害其家。國之輕侮激變如此。

五月。李全襲彭義斌於恩州。義斌敗之。圖先是全牒義斌聽其節制。義斌大罵。斬全使。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攻東平。不克。乃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走。獲其馬二千。劉慶福往救。又敗。義斌以書遺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此賊必擒。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盱眙四總管亦各遣使致書。乞助討賊。知揚州趙范亦以為言。復以書力諭之。彌遠不聽。恩州今山東恩縣。漣水縣。海州今江蘇東海縣。

秋七月。彭義斌狗真定。嚴實以蒙古兵來戰。義斌死之。京東州縣陷。史天澤擒義斌。說之降。義斌謂衆曰。我大宋臣。義母為他人屬耶。遂死之。發明義斌不勝兵鬪之忠義耳。前書復東京州縣。此書圍東平狗真定。則其恢復之義。昭於日月。刑不可滅。遂至兵潰被執。不屈而死。忠何尚焉。義斌南渡。京東州縣。則義斌保陣之功。豈不益可見哉。

丁南湖圖死。為賊所殺亦一也。許國身任大臣。乃走而死。義斌起自庶民。乃被執不屈而死。走者小人之說行。不屈者丈夫之忠節。是故君子不可不攝其死也。

以梁成大為監察御史。初成大以知縣秩滿待選。諸事彌遠家幹者萬所。听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遂擢為

三凶

秀麗

張杖
期以
任重
之官

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舉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按〕宋史列傳，先成大。次知孝，而莫澤附於知孝。

傳中。此則三凶罪惡之次第矣。曾致知孝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莫澤又論成大甚狠貪婪，折駭無恥。然則成大之惡，又為知孝莫澤之所懼乎。

罷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真德秀，提舉萬壽宮，尋祠祿亦罷。貶權工部侍郎魏了翁於靖州。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罷歸浦城，脩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本，如有用我者，執此而往可也。〔發明〕是時史彌遠之元惡主於內，梁成大之羣惡原於外。了翁德秀，為世大造維矣。可不深為當時惜哉。

丁南湖諱孫也。理宗於諸公則追崇之，於二公則貶黜之。是猶敬其祖父而罪其子孫，亦處文也耶。

丙戌二年。金正大二年。○夏主元。年○元。大正二十一年。春正月，贈全州教授陸九齡，舒州通

判沈煥官諡。九齡，撫州金谿人。幼穎悟，端重，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舉進士，調興國教授。張杖嘗與講學，期以任道之重。呂祖謙嘗稱之

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張杖數語出綱目。九齡之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

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闔門百口，男女各居其職。闔門之內，肅若朝廷。

九齡
和而
不同
學者
二號
爲

陸九
淵
孫
陸
九
淵
孫

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爲二陸。至是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沈煥。慶元定海人。從學於九齡。聞居雖病。猶不廢書。嘗謂畫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後終於舒州通判。至是贈直文華閣。諡端憲。

圖錄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子孫。授官有差。九淵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晰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監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或勸其著書。九淵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脩。民俗爲變。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諡曰文安。初。九淵與朱熹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

朱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次兄曰九韶者。學問淵粹。隱居山中。晝之所行。夜必書之。人稱為梭山先生。九淵之門人。其最著者。曰袁燾。楊簡。舒璘。沈煥。【發明】濂宗崇信。燾。更論正士。無可言者。獨燾表先哲君子之心。樂與人為善矣。

邱文莊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混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為大業。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倫吳澄又謂真道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西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為意見。而往心於曖昧不可執著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志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拘攣篤行以為學。可乎哉。九淵之學。倫於禪而不自知。吳澄以生同地而為之回。亦曰九淵之於別野也。其流弊至於今而益未已。吁。可慨也夫。

王陽明

宋周程二子。造學孔顏之樂。而有無極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還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最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論論國。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識者。以其首與陸翁有同異。而陸語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如是。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背其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勸說雷同。豈非費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倒轍。

十一月。明昭忠義夏全作亂。逐制置副使劉璋。以衆降金。

先是以璋代徐晦復

為推東制使。欲圖李全也。

丁亥三年。

金正大四年。夏主觀二年。元太祖二十二年。

春正月。贈朱熹太師信國公。詔曰。

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夏全作亂

李全
降元

元主
滅夏

元主
死於
大盤
山

精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追封信國公。踰月。熹子工部侍郎
在入對。言人主學問之要。帝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
手。恨不與之同時也。紹定中改封信國公。

許侏斷理宗謂朕恨不與余熹同時。可謂知乎熹矣。熹當是時。若聽了翁其德秀。亦莫能匹也。獨不可以用乎。理宗非惟不能用。而復竄之於遠。使熹而與同時。則了翁德秀之竄。亦或且不免。况望其用乎。雖然。嘗謂願。吾儘增光。是則理宗舉也。

周靜軒理宗加贈其官。願詔褒美。亦是公憤之不密能者。使天下士夫皆知正體之所以有益而風俗興起者。端有在此矣。故特書以著其美。

五月。李全以青州降於元。元以全為山東行省。全被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全欲降。懼眾異議。乃焚香南面再拜。欲自縊。而使其黨救己。乃降之。

元主滅夏。以夏主覲歸。夏亡。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聽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楚材用活萬人。夏自元吳稱帝。至現亡。凡十主。合二百一年。

十二月。元主死於大盤山。少子拖雷監國。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智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令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劍而死。賈家同死者二十八人。一發明陳寅之守西和。竭力備禦。援絕而陷。夫婦繼亡。可謂盡忠王事。臨難不苟免者矣。特書死之。予全節也。

戊子。紹定元年。金正大五年。二月。元人入金大昌原。完顏陳和尚大敗之。時以四百騎敗元人八千之眾。士氣皆倍。蓋自元人之難。二十年間。

始有此捷。由是陳和尚之名震國中。

己丑二年。金正大六年。元太宗元年。八月。元主窩闊台嗣位。太祖第三子。廟號太宗。在位一十三年。時稱拍平。約安共

誠金。爾勢愈昌。

庚寅二年。金正大七年。元太宗二年。六月。以李全為彰化保康節度使。彰化軍今平涼府。保康軍今襄陽府房縣。京東鎮撫使全不受。全自還楚。即厚募人為兵。不限南北。宋

兵多亡應之。以糧少為辭。遣海舟自蘇州泝入平江。嘉興告糴。實習海道。以規臨安。遣軍士穆椿入臨安皇城。縱火焚御前軍器庫。欲以

鎖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至是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縣名。今屬淮安府。成將知縣皆遁。全入城據之。以狀白於朝。朝廷乃授全節

鉞。令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帝則與果。不受制命。趙范趙葵范葵皆趙方之子。時丁母憂。起復用之。深以全必反為慮。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廣義】觀李臨安皇城燒火。焚御前軍庫。欲以鎖宋兵備。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則知理宗往嘗不足以為政矣。書曰。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理宗想未之識也。

冬十月。以趙善湘為江淮制置使。知建康府。趙范知揚州使。圖李

全。

十二月。李全反。寇揚州。趙范趙葵會師擊敗之。全將據揚。聞范葵已入揚城。乃襲鄭街。范曰。我計先取揚州。破紅。爾曹聽我取揚。今二趙已入揚。既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

辛卯四年。金正大八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趙葵大敗李全於揚州城下。全走死

新塘。在徐州豐城縣。

李全走死

李全走死

趙范趙葵

李全走死

丁南湖范范葵皆趙方之子。從學朱子高弟李燾。而其射隼之功如此。不亦榮其父。范。則以功業論矣。據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甸者。皆葵麾下之將。及

五月趙范趙葵等收復淮安討李全餘黨也。全妻攝。抄真弄金。淮安平。

壬辰五年金天興元年春元主遣將圍金汴京金完顏合達等引軍援汴

及元太弟拖雷戰於三峯山名。大敗。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尙。名勢。字良佐。和尙其小。金兵曠。合達見殺。陳和尙出。自首欲白事太弟。聞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

字也。死之。陳和尙。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

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兵欲其降。折足懸折之。齧口吻至耳。嚼血而呼。至死

不屈。元將有義之者。以馬饋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趙觀勇反。乳什也。

三月金遣曹王訛可為質於元請和四月元將退軍河洛

元使王檝來議同伐金詔史嵩之遣使許之時元再遣使來議夾

攻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以聞朝廷皆以為可遂復誓之舉獨趙范不

喜曰宣和海上的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從命許之

嵩之乃遣鄒伸之報謝元許俟成功以河南地歸宋〔發明〕綱目前書遣使如蒙古。此書許之。

所以見是類乃宋人所欲。非出於蒙古之請。神所以致入寇之漸者。皆宋人自取之耳。

丁南湖論者謂宋報金錢。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誠。誠取虞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且緩。於是內竭力以自治。外竭力以擊金。若夫成敗則天也。

金主棄汴如河北時汴京糧盡援絕勢益危急白華言若我軍便

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

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心

金主不從。而集軍士於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索戰。諸將佐合辭奏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命將。三軍欣然。願爲國家效死。金主與后妃別。大慟而出。元人復圍汴。

○癸巳六年。金天興二年。元太宗五年。春正月。金主濟河。次於蒲城。及元人戰於白公廟。金師敗績。金主走歸德府。尋奔蔡州。

○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荆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凡三十七。輒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青城。元速不魯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

○邱文莊立以金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是日宮車二十七輛。太后先。后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皆赴北。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應啓崔氏之亂。豈不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元不自欺其類。而天假手於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雖巧於欺華。豈非萬世來監哉。

○五月。元取金洛陽。中京留守強伸死之。

○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

○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

○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

○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

○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珙降。珙得其虛實。於是仙之九砦。六日而破其七。劉儀又言仙謀往商州。珙乃召樊文彬等受方略。中夜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

破走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命李超討之。趙於雪夜乘其不備。遂擒之。帝

遣金使完顏阿虎帶來乞糧。金主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爲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

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至朝廷。不許。

元那顏僭盞圍金蔡州。十月。史嵩之使孟珙等帥師會之。

史彌遠卒。彌遠獨相。凡二十六年。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胄之所爲。故收召賢才。老成布於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

儉王。以居臺諫。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立己。唯言是從。故恩寵終其身焉。

丁南湖始也。諱侂胄。終也。諱濟王。始也。改名士。終也。實直首。則彌遠雖有功。而罪亦多矣。彌遠立理。頗愷公論。故史書卒以恕之。且宋滿亦不編爲姦臣。良以有也。

梁成大有罪免。以治事中某。成。成大天資暴險。凡可以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雖李知孝之貪狡。與之共爲。史彌遠羽翼。猶鄙其爲人。至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成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

謂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既而重臣交劾。其得貪淫。故書。李知孝。侵飲無厭。皆罷之。

詔改明年紀。元爲端平。史彌遠卒。帝始親政。勵精求治。鄭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收召賢才。擢之下。詔改元。

蔣宗理宗初拜秉義郎時。春秋十七矣。諱四年。宗。史彌遠。端平。其編曰。端平九年。彌遠死。帝始親政。春。已三十矣。詔改明年爲端平。其編曰。

春秋正王儲之端。式嚴繼胎。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期九年之間。紹德命令。曾出於彌遠。理宗擁虛位而已。而乃得帝自即位。魏王安石而尊諸葛。表章朱呂。丕變士習。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而為理宗之功。殊不知吾道之行天下。如日月之行天。人孰不見。在當時有一真德秀魏了翁而不能用。則其所尊崇者。亦務名而已。豈其情哉。

以趙葵為淮東制置使。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之所難。朕甚嘉之。葵頓首謝。

以陳德剛為福建制置使。德剛醇正明決。與史彌遠同鄉里。每以濟王之事責彌遠。故奉祠者十年。至是復用。

以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帝親政五日。即召咨夔為禮部員外郎。入對。帝問以今日急務。咨夔言。進君子。退小人。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

十二月。薛極免。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附史彌遠。最親用事。時人謂之四木。

甲午。端平元年。金天興三年。末帝承緒元年。是歲金亡。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其宗

室承麟。世祖後博索之弟。是為末帝。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金主及其尙書右丞完顏

忽剌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殺。金亡。蒙古兵以元旦會飲。歌吹

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

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

城下以攻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東面元帥承麟。承麟拜泣不

以陳德剛
為制置使
置使
洪咨夔
王遂
御史

四木

孟珙
以兵
入蔡

金主
自經

金亡

金
存於
太廟

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搆捷有將略。萬一得免。宗社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時孟珙師已向南門。萬衆競進。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障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噪夾攻。聲震天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呼沙呼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卽取寶玉寘於幽蘭軒。在侍衛所治內。一名幽蘭閣。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呼沙呼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帥羣臣入哭。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諡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禁侍共舉火焚之。奉御京錫。完顏氏系。出始祖。收哀宗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塔齊爾分哀宗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太祖建國至承麟亡。凡十主。合百二十年。

史臣

金自宣宗南渡。棄賊本根。連兵宋夏。內政困難。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靈。圖存於亡。力盡乃棄。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四月。獻金俘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知臨安府薛瓊問張天

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其說。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

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遂梟其首。

張時泰二趙自揚州之捷。其志驕矣。獨不思蒙古乃方強之勁敵。其用兵又非李全之稱。尙難咎哉。孔子曰。人無道。

之稱。必有近憂。抑亦似宋之君臣乎。

蔣宗誦昔元遣王楙來議夾攻金。使功成許歸宋河南之地。及宋遣孟珙帥兵會元。而

當其議夾攻之日。必與之定謀立誓。曰。我與金必報之仇也。河南豈捨之地。我宋八陵在焉。自金侵我中原。摧殘望斷。不得展拜。經幾春秋矣。今既約攻金。既我河南之地。使我得還麥飯於八陵之下。上慰列帝之靈庶可也。不然。雖聖宜和海上之盟。猶我宋金數世之好。不獲滋離。他日固誓。彼必德我。俟事定功成。與我之八陵未必無可相

之路焉。使元聞此。雖憂懼備前。亦當據議。俟其約定。然後遣將。不亦可乎。智不及此。特蔡州已破。錢金已歸。陳蔡之盟已定。乃聽范蔡婦人之謀。全子才小兒之技。時置

與羣。會師於汴。武功不競。國勢日蹙。而推漢之問無寧歲矣。是可慨也夫。

趙葵帥師會全子才於汴。秋七月。葵遣徐敏子帥師入洛陽。時元

人聞宋來爭河南。還師南下。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宋師。宋師多

溺死。值盛夏行師。汴堤亦決。水潦泛溢。史嵩之又不致餽。糧用不繼

而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全子才難之。范葵督促益急。乃

檄范用吉等提兵。命徐敏子爲監軍。又命楊誼率軍繼之。各給五日

糧。趨洛陽。

八月。朱揚祖還洛陽入對。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

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含泪太息久之。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免。詔嵩之與趙范犄角。以復三京。嵩之力陳

非計。故奉祠。

朱揚祖
程八陵
上澗

趙葵
徐敏子
入洛陽

元人至洛陽城下。徐敏子以師還。趙葵全子才遂棄汴而歸。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麩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而元伏兵突起。深蒿中。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兵奔告於洛。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元兵至城下。敏子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遂皆引師南還。趙范上表。劾葵子才輕進偏師。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陣覆敗。詔貶秩有差。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修戰守之備。帝嘉納之。

張時泰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比劉將軍所以起人之疑也。今趙葵未見蒙古之師。而主收復三京之議。目中可謂無人。而中原不足定矣。何其勇耶。及其一

偶蒙古之師。未見勝負。遽爾憤憤地。何其懼耶。其與劉將軍異宜也。

王敬所

始終謙平。以至於亡者。和也。然衆之以勞。不常和於相與之日。而不得不

世。而不常贊於元之初興。蓋金強宋之社稷。而據其土地。比與宋不共戴天者。而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折得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仇而和之。不可諱也。端平之際。元人以取蔡。益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諸老。趙葵徐敏子皆驍練小才。為理宗計者。盡力自守。外不失事。強以為順天之圖。而內務精備。固襄淮。收襄漢。依險圖存。愈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紅東之祀。而後聽倖言。忽背當繼。致探虎穴。乘之何其不底於亡哉。

九月。以趙范為京湖制置大使。知襄陽府。

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帝因民望。召還二

人。德秀入對。以大學衍義上進。

按。德秀進大學衍義四十三卷。極陳帝王為治為學之本。在乎以身心為始。因奏

五月。資政殿學士真德秀卒。德秀謚文忠。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

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丰采。及

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咸切快觀。史彌遠以

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大用。則既衰矣。然自韓侂

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絕之。德秀晚出。

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

秀之力爲多焉。

陳桎端平直諫之臣。未有賢於真德秀者也。向使寧理二宗。獲其忠。聽其格。夫何天厭乎宋。始也爲奸臣所沮。終也爲天奪其壽。後使大志不伸。欲復而復。豈不深可悲乎。故論者觀乎真德秀。識了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十二月。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了翁

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以共政。而

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視師。賜便宜詔書。如

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殿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浚改）張武華

房瑄轉爲給事中。玄宗時擢爲成都尹。歷黃門侍郎。肅宗時。節度劍南。欲以補有功。張時表聖夫。理宗得賢如此。可謂幸矣。使無羈阻而得以震諸左右。則高宗傳與。欲梓宋說之事可望矣。夫何君臣方遇。而類類即生。使賢者席不暇暖。豈天不

元太子闕端入沔州。知州事高稼死之初。稼在沔。輯理創殘。招集

亡散。民皆襁負歸之。又數與元人力戰。奇功甚多。至是元人擣西池

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惶惶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呐曰。吾志也。遂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為阻。稼升高鼓噪。盛旗鼓為疑兵。彥呐至蜀口。輟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會。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元兵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稼出戶。稼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

趙彥呐聞高稼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曰。青原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夜半截戰。遂解其圍。既而元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元兵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救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丙申三年。元太宗八年。春正月。元人侵江陵。統制李復明死之。

二月。元人侵蘄州。孟珙帥師救却之。

召魏了翁還。以為簽書樞密院事。固辭不拜。未幾罷知潭州。廷臣多忌了翁者。故謀假出督以外之。甫二旬。復以建督為非。乃召之還。而帝不

悟。于是了翁固辭求去。

蔡虛齋國之有賢。固明君之所尚。而小人之所忌也。鑰山在宋。理宗既不能發之。以懼也。復召之還。於是鑰山有去志。不待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不有君子。其能爾乎。

王旻
作亂

圖三月。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於元。趙范在襄陽。以北軍諸將王旻、李伯淵等爲心腹。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而南北軍交爭。范失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元。

張時泰

嗚呼。開邊者趙范也。變亂者亦趙范也。亡宋禍患。范實揭之。是則雖殺百全其何以贖其大之罪。范也何可勝誅。

圖詔悔開邊。時師屢爲元人所敗。襄漢淮蜀日事兵爭。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其略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讎金之寢滅。而蒙古之興隣。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唐憲宗時。吳元璠假道於虞以伐魏。虞從之。及晉滅魏。因而滅虞。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鬪。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韓琦言格高。露骨曰。有肉曰骨。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乃施令發政。以爲緩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滿目。如疾病之在身。

圖八月。京湖制置大使趙范有罪免。

圖元人初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楊惟中見之。以兄事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至甚喜。特加重焉。繼拔德安。得趙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姚樞嘗說百端。復始悟。樞與至燕。學徒百人。由是北方始知經學。

姚樞

開邊

孟珙
紅師

友聞
義勇
充備
天地
劉綬
趙仲
鄭鼎
死

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焉。（廣義）姚福。金之臣也。趙復民也。復向力
也。

袁了凡

元陷德安。姚福率部即軍中求士。因脫趙復俘轡中。欲繼之北。復乘間投

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繼之北。復亦

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是姚福許衡郭理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

北方始知有程朱之學。復爲人樂易而取介。雖居燕。不忘故土。以家紅縷之上。

因以紅縷自號。先生以道徵人。而不立其朝。登所傳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者耶。

九月利州統制曹友聞及元人戰於陽平關。在漢中府褒城縣西。會大風雨。

綽摩深沒足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

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人遂長驅入蜀。一

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川三路。所屬府州軍監關隘縣砦俱陷沒。（參見

蜀成都。城中骸骨計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元得天下。不知殺人凡幾千百萬也。

周靜軒友聞可謂節義之表表者矣。兄弟一門。同死王事。嗚無一毫徂續之意。則

義聲充滿天地之間矣。如斯人者。豈多見也哉。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丁南湖曹友聞者。彬之十一世孫也。其兄弟節義如此。傳家

冬十月。元太子闊端自成都入文州。守臣劉銳趙汝彞死之。

銳等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

以藥。皆死。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

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劍而亡。汝彞被執。鸞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元忒沒歹侵江陵。孟珙帥師敗之。時江陵被攻。史嵩之遣

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繼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

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琪又遣趙武等與戰。琪親往來節度。逾破元人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春二月。詔經筵兼進講朱熹通鑑綱目。

周靜軒

通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類末。舉要補遺。綱目定續書也。其事固備。不足以後來鑒戒。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編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爲人君之當講也。理宗能鑄經筵進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時者矣。

劉永新

或者謂通鑑綱目。雖歷涉司馬公朱文公兩大賢之筆削而成。然人主亦不然而。尚書言紀傳。史之出聖筆者也。春秋著編年。史之出聖筆者也。編公取尚書以代之紀傳。史始之以爲編年。而文公假春秋大書以爲之綱。三傳分注以爲之目。是則編綱目者。尚書春秋之子孫。而尚書春秋者。通鑑綱目之祖父也。祖父子孫一氣之相傳。聖經賢史一理之相續。我云其未之及焉。似未有害也哉。

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贈少師。諡文靖。

六月孟琪敗元人於黃州。元口溫不花攻黃州甚急。琪帥師救之。

入城。軍民喜曰。我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屢敗元師。卒保其城。

冬十月。元侵安豐。知軍事杜杲敗之。元師自淮西北還。時元口溫

不花攻安豐。杲善完守禦。元人以火炮焚樓櫓。城多墮陷。杲隨補完。

元令拔都兒硬軍斫牌杈。初加反。木。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

兒多傷而退。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與杲合力捍禦。元人

引去。淮西以安文德魁梧勇悍。徵時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

有咫。咫音只。八寸也。異而訪之。留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軍職。

戊戌二年。元太宗十年。春二月。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

李心傳
字易起
修撰

杜杲
守廬州

舟師
扼淮

孟珙
復鄂州

置司鄂州

三月。以李心傳爲祕書少監。史館修撰。初隆州井研人。元省隆州人。仁壽縣井研縣。

與唐成。都府。李舜臣博學力行。多所著述。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

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明。朱熹

每爲學者稱之。有子三人。曰心傳。道傳。性傳。心傳閉戶著書。有史才。

通故實。至是召爲修撰。專修高孝光甯四朝實錄。道傳尤明河洛之

學。操行脩潔。

丁南湖李舜臣父子四人。皆道學之備。宋史但以心傳道傳列於儒林。而舜臣性傳

心傳矣。若舜臣則屬修業舉。道受在民。性傳則居官。又各爲傳何耶。且儒林之內。道傳在前。心傳在次。信乎道傳之學行優於

獨立。無所附麗。是史氏之分別。各就其所長也。

九月。元人圍廬州。知州杜杲敗之。詔加杲淮西制置使。時元將察

罕帥兵號入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

土城。周圍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築壩高於城樓。

杲以油灌草。卽壩下煉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七層。俄砲

中壩上。衆驚。杲乘勝出戰。元人敗走。杲追躡數十里。杲又練舟師扼

淮河。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元人不能進。遂引師

北歸。

圖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知岳州。冬十月。復鄂州。荆門軍。珙受詔收

復荆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魏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

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擒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於是張俊復郢州。賀循復荆門。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元領中書行省楊惟中。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延趙復為師。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又刻太極圖通書西銘於祠壁。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矣。（參攷）（按）劉祁歸潛志論王龍溪以韓柳之文程

張之理合而為一。及其他文往往言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於北。至是始行焉。

○邱文莊國附著之學。及高宗南渡。一時道學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於北。程學行於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宋。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始復始傳其書至燕云。

○己亥三年。元太宗十一年。春正月。以喬行簡為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荆湖軍馬。

○時三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隘。史失之專。然宗勉清謹守法。猶號為賢。

○三月。孟珙復襄陽。襄陽既復。珙奏曰。取襄不難。而守之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為

元建太極書院於燕京

孟珙復襄陽

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練兵集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益置先鋒焉。（發明）或自去冬為荆湖制置使。十月嘗復鄂州荆門軍。三月嘗復樊城。才矣。

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年八十。與之晚出番禹。屹然有大臣風。與張九齡異代齊名。封南海郡公。諡清獻。（發明）崔與之熱有大臣風。史稱其與唐之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宋之純臣也。卒而具官。所以榮予之耳。

以陳垣為國子司業。垣史彌遠之甥。而德剛之族弟也。紹定中為太常博士。上疏乞去君側之蠱蠱。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蓋指賈貴妃及彌遠也。彌遠召謂曰。何謂好名。垣曰。好名孟子不好名耳。因力請外。彌遠卒。乃召還。至是以吏部侍郎改司業。諸生相慶。以為得師。學益相勸。論者以中與國學。未之有也。

許浩。孟子曰。好名之人。能獲千乘之國。是非能誠也。特以衆所觀望。可以得名而勉強以為之也。然於此難能而少問。於簞食豆羹則見於色矣。是則所謂好名之人而孟子之所深惡也。孟子所惡則三代以下之士亦不可為之矣。而陳垣何以有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之論歟。垣嘗斥言宮闈時宰。不避禍害。非好名也。審矣。而今乃云歟者。蓋以彌遠謂其好名。而故以此自居以曉夫彌遠也。蓋言而得名。則所言者所當言也。言所當言。則為其所言者蓋有罪矣。垣彌遠之甥。心存救正。欲使彌遠之知其罪而改之也。垣豈好名者歟。

丁南湖。史彌遠之權奸。可謂觀成時之者乎。彌正以弟叛兄。而事受其排擠。陳垣以甥叛舅。自乞於遠斥。宋史以斯兩傳並列。而知二人之同心矣。

庚子四年。元太宗十二年。二月。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節制歸

峽。鼎澧州軍。珙遂大興屯田。又創南陽竹林兩書院。以處襄漢

四方流寓之士。廣義孟珙屯田之舉。雖始充國儲葛孔。雖始充國儲葛孔。雖始充國儲葛孔。

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春正月。詔追封周敦頤汝南伯。張載郟伯。

程顥河南伯。程頤伊南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

從祀。先是慶元中著作郎李道傳請下詔崇正學。取朱熹論語孟子

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頌之太學。仍請以周敦頤邵雍程頤程顥

張載從祀。太常少卿徐僑禮部尚書李埴音石皆繼以為請。未及施行。

至是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

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

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

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

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尋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為萬

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遂加封爵云。廣義程宗伯道傳而

見理明。觀其詞。

何其惠且且。

龜鑑附錄。祀黃帝。周家所以師賢。分祀聖哲。唐家所以崇道。此則善德之儔。名家

帝謁孔子。遂臨大學。御崇化堂。命祭酒曹鸞音講禮記大學篇。以

紹定三年所製伏義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會子思孟子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

秋八月。求遺書。〔發明〕求遺書。帝王之美事也。理宗能行乎此。亦可謂中興有道之君主矣。

冬十一月。元主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

陳四明元太宗仁厚簡默。服知檢索。委任大臣。略無疑貳。政歸臺閣。朝野無事。西北中原。皆入版圖。處有天下三分之二。特晚年皇后乘倉稱制。

為可恨焉。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塔海部

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隆之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曲田世顯

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

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

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周靜軒田世顯以城降。其惡已極。故直書叛。以若不叛之罪。陳隆之被執不降。勿降也。則君臣之大義。現於方寸之間矣。敵諸世顯之徒。貪利忘君。背國降虜。竊榮利於一時。受唾罵於萬世者。豈可同日語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元侵蜀。孟珙遣師禦之。時元也可那延攻瀘州。孟

珙遣王令屯江陵。及鄂州。劉全屯沙市。沙市。地名。在荆州府東南。焦進自江陵出襄

與諸軍會。張祥屯涪州以備之。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

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殉。由是諸將稟命

惟謹。

肇專以拓地開疆者出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建材之宜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蒙城下之日屠之。亦以建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建材何責焉。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在重慶府合州東。

初播州特璉及弟璣俱

有文武材。聞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璣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因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己。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璉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蜀明)璉非奉教所貴。然亦有一義焉。城於無事之時。備兵民也。城於有事。予設險也。釣魚山城而蜀始可守矣。故書予之。

張時泰

余玠賢將也。觀其求賢之心。待賢之禮。可謂兩盡矣。向無璉璣兄弟之嘉謀。惡得以成厥功哉。書曰。出入自爾。爾威厥言。同則歸。玠誠有焉。

丁南湖

是時守蜀。惟當以余玠為長城。若釣魚城特其末耳。奈何理宗任玠未幾。即棄城致其死。而棄其家。是自壞長城矣。雖使釣魚為金城。焉能久有蜀耶。

甲辰四年秋九月。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不報。

先是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衆。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於是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曰。嵩之心術回邪。蹤跡詭秘。羅天下之。人為私黨。奪天下之利權。

歸私室。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一歲則爲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而陛下起復之何耶。况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不報武學生京學生宗學生皆上書切諫。皆不報。

周靜軒

天子禮樂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欲正乎遠。先正乎近。左右不

正。難以言治。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既爲相國。則非常人之比。江南已爲小原。又非金革之時。甫丁父憂。即營起復。此高足以令天下平。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論之於後。帝處衆論而不聽。豈理也哉。則是理宗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故詳書以懲之。

十一月詔史嵩之終喪。徐元杰復上疏論嵩之起復。士論紛

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因乞引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嵩之亦自知不爲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十二月以范鍾杜範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範入相。首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爲狗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致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

孟知祥
紅綾
阻如
田爲
有變
桑田

徐元
杰暴
卒

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安人心。

○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帥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卽至城外。益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奴。無所阻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繞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渠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遂爲江陵天險。因繪圖上之。

○乙巳五年四月。右丞相兼樞密院杜範卒。

〔發明〕杜範爲相。僅閱五月。而興政修俗亦踴之願。華者。正

其身以率物也。綱目書官書諡以表其賢。與唐楊綽書法同。

○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

○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

召。杜範既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六月朔。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熱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而死。三學諸生相繼伏

闕上言。昔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

雨。不在嶺南。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奸邪未盡。屏伏爲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

潤等百七十有三人。復叩闕上書訟寃。詔給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箸者。初嵩之從子燥卿。嘗上書諫嵩之曰。

開禧
暴卒

久開督府。所成何功。東南民力。困於征輸。州縣匱於應辦。誠恐禍起蕭牆。危如朝露。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以收桑榆之功。言甚切至。居無何。燦卿暴卒。相傳亦謫之致毒云。

丙午六年。元定宗元年。春二月。范鍾罷。鍾清直守法。爲時名相。與游侶不

協力辭而去。

七月。元主貴由立。富國台長子也。是爲定宗。明年。貴由卒。皇太后禿里吉納復

治國書。

丘文莊

元自太宗死。諸無君者五年。當是時。中國之人仕蒙古者。咸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外之爲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爲男也。世道至此。何

孟珙
卒

九月。京湖制置大使孟珙卒。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者各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

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

涕唾者。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遠貨色。絕滋味。尤

邃於易學。自號無庵居士。黑龍大節。進封吉國公。諡曰忠襄。

丁南湖

珙四世孫安從孫飛翔行兵。及既考宗政。皆以鑿金爲志。而珙誠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珙嘗強衡學虛無。故號無庵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遠貨色。絕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丁未七年。元定宗二年。夏四月。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圖

元憲
宗立

姚裕
陳治
平之
大經

以趙葵爲樞密使。嘗視江淮京湖軍馬。知建康府。便宜行事。陳辯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時江淮京湖邊警日至。帝深憂之。鄭清之薦二人可大任。帝從之。二人既受命。捷音日至矣。

庚戌十年春二月。詔榮文恭王府講通鑑綱目。莊王府講朱熹論語集解。

三月。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

趙葵罷。言者論葵非由科目進。且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葵因力辭。其表有云。霍光不學無術。每思張詠之語而自慚。后稷所讀何書。敢以趙抃之言而自解。帝不得已。授醴泉觀使。兼侍讀。復固辭。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夏六月。元主蒙哥立。蒙哥。憲宗拖雷之長子。而太祖之孫也。在位九年。廟號憲宗。

元主命其太弟忽必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太弟遣趙璧召姚樞。樞至。見太弟。才可有爲。乃爲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時政之弊。爲條三十。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

張時泰評。以知夫出處之非正也。至是以皇弟召而至者何耶。守節之不堅也。

丁南湖評。姚樞治平之政。用夏變夷。比誠世祖混一天下之本乎。論者謂樞出處非正。予考元史本傳。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略。初對元太祖。爲燕京行臺

復江陵府

又王夜

余玠
畢卒

○**王**子十二年。元憲宗二年。春二月。王堅復江陵府。○二月。余玠敗元人於嘉定府。

○**癸丑**寶祐元年。元憲宗三年。春正月。詔以太祖十一世孫建安郡王玠爲皇子。賜名禛。進封永嘉郡王。

○五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先是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譟。班聲如雷。舟中皆失色。而玠自若。夔退。謂人曰。儒者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恐輕動危蜀。乃夜召夔計事。斬之。會戎州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不許。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戎任心。帝惑之。而玠專制西蜀。平時奏疏。辭氣多不謹。帝不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遂以資政學士召玠。玠聞命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飲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焉。

○**陳四明**。余玠之治蜀也。招賢禮士。輕徭寬民。雖商榷榷。治保練兵。使使富強。自寶慶以來。髮鬪未有及之者。惜其久假便宜之權。不願歸還。昧於進退。慮來禍賦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姚世安拒命。威名頓挫。實志以殺。惜哉。

○**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二年。元憲宗四年。加賈似道同知樞密院事。

以李會伯
川爲四
使宣使

王惟忠

元以廉希憲
京爲希憲
使宣使

圖召余晦還。以李會伯爲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進司夔州。初余晦制下。徐清叟奏曰。朝廷命令不甚行於西蜀者。十有二年矣。今者天斃余玠。乃祖宗在天之靈。陛下大有爲之機也。今乃以素無行檢。輕價浮薄。不堪重任。余晦者當之。臣恐五十四州軍民。不獨望而鄙之。夷狄聞之。亦且竊笑中國之無人矣。乞賜收回所除內批。帝不聽。及晦在蜀屢敗。邊事日急。乃召還。以李會伯爲之。

圖秋九月。殺利州西路安撫使王惟忠。圖先是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其小字曰。余再五來也。晦怒。誣奏惟忠潛通北國。詔下大理。勘官陳大方鍛成其事。遂斬於市。血上旒而色不變。且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未幾大方亦死。

圖十一月。元太弟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希憲魁偉有威容。嗜書尤篤。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召。因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謂何。對以性善義利之分。愛牛之心。擴而充之。足以恩及四海。太弟善之。因目爲廉孟子。又一日。與諸貴臣校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服曰。真文武全才。有用書生也。太弟以京兆分地置宣撫使。命希憲爲使。京兆諸郡。環匝諸王貴藩。戶雜戎羌。尤號難治。希憲抑強扶弱。摘伏摧姦。境內大安。

丁南湖

廉希憲希憲海牙之子。夷音也。伯顏得其道。子。莫宰相。是雖以夷編。然真之一字。非聖賢不能當之。希憲義利之分。得於孟子。忠孝之

元以
許衡
爲提

或。傳於孔氏。此誠聖賢之徒矣。
陳良楚產而愛使。其節此術也乎。

乙卯三年

元憲宗五年。

春。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爲京兆提學。不至。衡

河內人。

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

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爲之師。遂辭去。既長。刻意墳典。攷求古者爲學爲治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及隱居大名。竇默深加敬遇焉。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小學書。衡讀之。深有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又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衡獨處蘇門。慨然以道學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時希道與衡。乃授

提學。力辭不受。
年四十七矣。

丁南湖

環山丘公不滿於許衡與繼之任元。然衡與繼有不同者。衡北產也。元之徵

矣。說者謂范資流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資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斯又衡優矣。

三不吠犬
文天祥
法天祥
不為對
丁大全
全右相
董槐

袁了凡

劉靜修著堪輿紀云。扶老氏之所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

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也。當時以程朱自居者。必有所指。又劉仲祥著龜書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推尊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謙託也。或為老氏之說。以為必如是為而後可無咎而近道。而謀害而自全也。則擲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偶偶而言之不覺。其殆為許魯齋歟。

六月賈似道敗元李壇於海城。

壇李全子也。小字松壽。既降元。為山東行省。黃樹城海。將窺海濱故也。

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婿。賁緣閹妃

及內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名尉召拜右司諫。時正

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丙辰四年。元憲宗六年。五月。賜禮部進士文天祥及第。天祥以法天

不息為對。其言萬餘。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

龜鑑。忠肝若鐵石。臣敢為得人賀。

六月。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竄太學生陳宜

中等於遠州。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

為之。時帝年寢高。閹貴妃專寵。頗預國政。大全諂事內嬖。竊弄威福。

槐惡其為人。大全聞而懼。遣客私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幸為

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己。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對。極言大全邪

佞。不可近。大全怒之。乃上章劾之。章未下。大全夜半擅調兵。露刃圍

槐第。驅迫出城。而罷相之制始下。物論殊駭。太學生陳宜中。黃鑪。林

則祖。會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極言大全之姦。

六君子

房州之捷 王堅固守 元憲宗辛

大全怒因取旨削六人籍。編管遠州。國子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

帶送出園橋。詳雅四門外水環繞以節觀者。門外皆 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

諸生毋得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焉。

丁南湖寶祐六君子。推陳宜中劉黻我於史傳。其四人無所及。按宜中以款元屬

可為。遂不返而卒。且入海之初。 執美谷王走占城。乃先入海。如占城論意。更事不

十一月以張礪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院事。馬天驥同簽書

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

閻馬丁當國勢將亡。

丁巳五年。元憲宗七年。八月元主自將侵蜀。至東勝河。時河冰。以土覆之。

如履平地。遂濟次大盤軍凡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

戊午六年。元憲宗八年。冬十月元主取苦竹隘。守將楊立張實死之。

十二月詔馬光祖移司峽州。今為夷陵縣。屬興州府。向士璧移司紹慶府。今為彭

水縣。

己未開慶元年。元憲宗九年。春正月元主圍台州。知州王堅禦之。元主遣人

拒之。屬敗元兵。 紹慶台州。

秋七月元主蒙哥卒於台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王堅固守。

元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勝。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

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

丁大
全免

以吳
備為
左丞
相

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元主卒於合州。圍解。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九月。元太弟忽必烈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朝廷大震。詔諸路出師以禦元。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丁大全奏回救險。與番資財。引用效選。陷害良善。遇以自益。為之娶婦。見其美。因自毀之。獨亂朝制。更寬手家富。調奪臣彈之。猶其財全匿不以聞。旋罷相。出判鎮江。番資乞追奪追贖之。不許。大。

瞿昆湖非相之說。瞿昆湖子。而觀坤之說。實傳於孟氏。孰謂相之無驗。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潛入對。言今鄂渚被兵。湖南擾

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王。設為虛議。迷國誤軍。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鏡。

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躐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噂沓。時時密告。

○國事日非。浸淫至於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

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鑄等編管州

軍。帝不聽。時邊報日急。朝野震恐。帝問計於羣臣。潛對曰。陛下當遷

幸。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乎。潛不敢對。而內侍董

宋臣請帝遷都。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潛曰。若上行幸。則

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必不可。潛乃悟。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人

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上書。乞斬宋臣。不報。【與我】分註載其言之。則知其處。

漢人遠矣。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

賈似道請和于元

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京湖宣撫大使判江陵府進師漢陽以援鄂州元人進攻張勝堅守不下遂死之十月鄂城東南隙破高達帥諸將力戰十一月元人攻城益急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元師請稱臣納幣太弟不許會元憲宗訃聞而阿里不哥欲襲尊號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請班師議和似道亦再遣宋京往太弟乃許之且約歲幣之數拔砦而去

庚申景定元年

元世祖中統元年

春二月元師北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

後單於於新生磯

三月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時似道匿議和稱臣

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周靜軒

理宗之任似道。謂高宗之待傅說。周武王之待呂尚。不是過也。稱臣與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丁南湖

賈賊之欺君諛國。莫甚於匿情奏捷。其罪固不可勝言矣。漢怪理宗之所以任比賊。而聽其奸術之中。惑乎其為理也。是故韓綱目以帝與賊交讓之。書曰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曰奏。而賊欺說之罪白。曰召。而帝昏闇之罪彰。

夏四月元主忽必烈立

忽必烈憲宗同母弟。城宋

元主召寶默許衡至開平初召默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

元世祖立

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元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元分漢地爲十道。置宣撫使。以廉希憲。史天保。洪福。劉肅。宋子貞。楊果。李德輝。張德輝。趙良弼。徐世隆爲之。

○加買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似道既至。詔百官

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勸甚至。時帝年高。內侍董宋臣盧允升爲之

聚斂。以媚悅上意。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

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娼優傀儡。以奉帝爲游燕

竊弄權柄。臺臣有言諫者。帝宣諭使去。謂之節貼。似道既相。百官守

法。人頗稱其能。然既頡頏。權傾內外。蠱惑帝心。進用羣小。變更法制

矣。（參攷）夏桀棄禮義。好爲僭侈。而爲奇偉之觀。則總優之觀。已見於夏后氏之末世矣。僖嬴子延於高帝平惑之國。其城一面。即冒頓妻閼氏。兵強。陳平知閼氏妬忌。乃造木偶人。舞澤間閼氏。謂是生人。遂下城買領必。船之。僖退軍。史相云機計。蓋鄙其策之下也。

張時泰○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理宗之不君也。似道何能

用之而不讓主人之家若乎。今也主人不悟其明。遂以千金托之。欲其不致病者。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何以異於是哉。

○元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方以鄂功自頌。懼姦謀

呈露。命幽之於真州忠勇軍營。○經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

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釋吏防守。嚴逾獄犴。犴音

佐或不能堪。經語之曰。將命至此。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

不屈

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

以買似道兼太子太師。安置前宰相吳潛於潮州。時賈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論斥之。丁大全亦斥。

讀遠州。

辛酉二年。元世祖中。夏四月。徙故相吳潛於循州。未幾暴卒。似道以黃州

殺潛。乃使武人劉宗中守潛以毒藥。潛歿井或項下。自作井流。毒無從入。一日宗中與寢。以私忌辭。再謝寢。又辭。不聽。寢怒。發怒。不得辭。寢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雨大作。已而果然。得入哀之。既沒。以前與寢宗申。更之以塞外。諺俗皆謂寢殺宗申。

五月。元遣崔明遠諭宋淮東制置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

六月。知瀘州劉整叛。降於元。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初。賈似道斷浮橋敗元師也。整及高達曹世雄之功爲多。似道憾其輕己。令

呂文德括撫其罪。世雄竟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心益不安。及興至。考覈整軍前錢糧。遂帥所部降於元。整

驍將也。熟知山川險要。國事虛實。元自是愈易宋。而邊禍日深矣。整之將叛。命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欽明）書劉整以城降。則見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以仰藥而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元以史天澤爲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相。細大之務。知無不爲。然言

元史天

許彪孫不屈

吳潛暴卒

薄爲

王恂
爲費

賈似
道殺
向士

得枋
得代
得發

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不強人之不能，不禁民之必犯，體時順勢，通變制宜，由是國內大治。

秋七月，元以王恂爲太子贊善，恂有學術，劉秉忠薦之。燕王嘗從容語恂以守心之道，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燕王曰：「善。」恂以正道經術輔相燕王，以師道自任，由是貴戚多慕文學矣。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時似道忌功，欲汚曠一時

閩臣也。且怨士璧嘗侮己。士璧嘗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似道銜之。遂建議遣官會計邊費。

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竟安置漳州而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漳人聞之，有垂淚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趙宣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丁南湖。宋史論向士璧拒於似道。宋之不足國存。蓋可知也。吾不識士璧何人，乃好之，不審者陷之。能取重於枋得而致其殺。是謂審者。史氏亦有見矣。

壬戌三年。元世祖中。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發明：似道極其尊榮。天

論。則其無益。國。壽可見矣。理宗苟能以竄似道之恩。覆天下之蒙。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積。加天下之賢。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至於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補。

臨安

二月。臨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光祖時知樞密院。兼知臨安府。知榮王與

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

人心乎。王以屢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冬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大全既安買貴州。為州將。併翁明。謀委其屬。州。獲捕大全於水而死。改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買似道

遣將軍畢遠護送。并獲蘇州。

癸亥四年。元世祖中。續四年。二月。買公田於浙西。罷翰林學士徐經孫。著作

郎陳著。著陳德。子。時買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

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

計。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上疏。言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實。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

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米。其

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更造楮幣。可以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公田所。似道首

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由是朝野無敢言者。獨翰林學士

買似道

丁大全

田

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徐有開劾之。經孫遂致仕去。著作郎陳著復上疏曰。似道居外閫。則志在欺君。處端揆。則務於瘠民。欺君則將來敵兵。以危社稷。瘠民則必施重刑。以危國本。自古以來。未有將相如此。而能致隆平者。臣見民不堪命。禍未可測。乞罷買公田。斥逐似道。庶可救國而安民。似道大怒。出知嘉興府。經孫所舉陳茂濂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歸家不起。時人稱爲三烈。

丁南湖

經孫諱而陳著亦諱。救世之忠。兩相許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行者也。人稱三烈。足爲忠臣義友之一龜矣。

六月。公田竣事。詔進劉良貴等秩有差。初買田。備有抑強欺富之意。繼而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價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新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兩者。亦以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惟直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當其初買之時。務欲數多。不計田之美惡。及收入之際。田畝或多或少。個人或貧或頑。凡有所負及不足之數。悉取償於田主。於是六郡之民莫不被家矣。

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先是劉整言於元人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與之。求置榷場。交易之所。於襄陽城外。元人從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焉。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也。且可陰以通好。文德乃爲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下。築土牆於鹿門山。山在襄陽城東南。築土牆以護貨物。外通互市。往來交易。內築堡壁。保護小元又築堡於白鶴。

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

德弟文煥知爲元人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周靜軒

嗚呼。自登權場於樊城。然後變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蒙古以利誘臣文德。請置權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源順之所以著其失襄樊之罪云。

甲子五年

元世祖至元元年。

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

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佃爲官管者曰莊官。

光祖
威祖
並行

以馬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光祖嘗兩鎮建康。民思之不忘。帝聞乃復命之。光祖至。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脩飭武備。防制要害。威惠並行。務存大體。境內以安。

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八月。元劉秉忠請定都於燕。元主從之。詔修營宮室城池。以燕京爲中都。

九月。安置建寧府。

福建

教授謝枋得。

號山。

於興國軍。先是枋得考

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爲問。且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備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徐有開劾枋得居鄉不法。今復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於遠州。先是李規等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誤國。棄賢崇姦之罪。似道怒。令林德夫告李規。用金飾齋。

詔郡邑行鄉飲酒禮
元主
定都
燕京
謝枋
得

黥配
葉李
蕭規

扁乃黥配李於漳州。規於汀州。

呂氏中

似道不學無術。實非其儲。乏有容之量。微忌嫉之私。好諛惡直。邊候退主。推排以驅動東南之民。嚴士勵以繼制東南之士。既嚴將則將心離。各軍奔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之事。卒至城國覆身。權勢不足。其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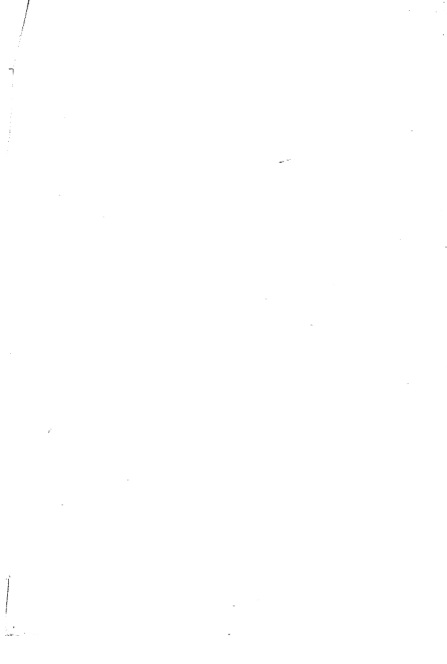
冬十月。帝崩。太子禛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尋諡大行皇帝。

曰烈文仁武安孝皇帝。廟號理宗。

胡新安

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遺大明於世。固可尚矣。然國勢噴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救於其亡。嗟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况明理之在臨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真文忠之在熈平。未曾略得君

而行政。小人常接旋而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罷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七

南宋紀（附元紀）

度宗皇帝諱攝。榮王與芮之子。理宗孫也。初封忠王。理宗無子。立爲皇太子。在位十年。壽三十五。○是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遺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名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

乙丑。咸淳元年。元世祖至元二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帝爲太子。似道有功。及卽位。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

稱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

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兵攻下陀

市名。在荆州枝江縣。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

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

丙寅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春正月。江萬里乞罷。許之。初萬里爲賈似道宣

江萬里乞罷

撫司參謀官最久。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至是似

道以去。要君。帝至第。加拜留之。萬里以身披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舉笏謝萬里曰。

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乞辭祿。歷半載而不得允。乃出關以待。有詔以爲湖南安撫使。知潭

州

許浩斷

史稱其里性峻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其里矣。而又言其里將仰容歎。故為參事最久。則不知其里也。夫官之與歎。猶冰之與炭。有冰則無炭。有炭則無冰矣。若將仰容歎。而又遇事敢言。則候為冰。忽為炭矣。有是理歟。史既其里之峻。而不知其心。故概以峻直敢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由。而又謂之俯仰容歎也。豈知其辭之恃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祀天

圖丁卯二年

元世祖至元四年。春正月。祀天地於圜丘。立妃全氏為皇后。后會禮宗母慈宣夫人孫孫也。實幼中。父昭孫歿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嘗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歿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惟湖之民尤可念也。理宗異之。寔納為太子。

詣太

圖帝詣太學謁孔子

行舍釋。

恭禮。以顏回會參孔伋孟軻配享。升顏

孫師於十哲。

周德恭

理宗在位。而崇備重禮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備重禮之心切。帝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二子於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審禮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祗嚴不擾。獨崇備一節。差強人意。故雖基其如金。終不能放長江而問津於海安。馳莫如之。亦未嘗毀節節而逐鹿於吳地。此蓋斯文愈盛。有以扶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

圖二月

以賈似道為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似道上疏乞歸

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又遣中使加賜。日至十數。夜即交臥第

外以守之。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

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

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

諸司薦辟。京尹浙漕。一切公事。不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

似以
賈道
師為
太

以葉
夢鼎
爲右
丞相

奉議
方叔
官爵

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於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

張時泰臣觀賈賊之害宋也。僧顯譚孟賊之害豫也。蓋民者國之本。國之有民。猶稼之有心也。食稼之心者曰根。似道之賢公田。則食稼之心矣。儲備國家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柢也。食稼之節葉者曰稊。似道之棄儲備。則食宋之節葉矣。似道於正人端士。屢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安其食矣。嗚呼。豫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於是乎憔悴枯落矣。尙何生理之有。然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爲福王。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閏時**買似道專政。夢鼎不得行其志。一日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夢鼎以爲合與。似道以恩不己出。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乃使人謝夢鼎乃已。

丁南湖夢鼎先知韓州。既許大全之推挽。甚爲丞相。復辭似道之號。是有保身矣而讓。是又有小國之心也。宋史。備其遺澤之不幸。蓋葉少之矣。

戊辰四年元五年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爲東宮官。自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鐘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臺諫論其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

李庭芝
芝庭
芝庭
芝庭

文德以己官職贖方叔罪遂得免乃削四秩

圖己巳五年元世祖至元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知揚州庭

芝招徠士民大修學校賑恤貧窮民德之如父母由是境內乂安

圖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圖夢鼎扼於賈似道不能行

其志力辭相位不允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封信國公判

福州卒不拜

周德恭圖是時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避位徒據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

御行則其值疾愈退之心已乖一日矣城默充

圖元史天澤行省事於峴山以圍襄陽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

楚山峴山在襄陽府城南萬山在府城西百丈山在府城南楚山在府城西南畫鹿門為一字城聯巨諸堡貯兵

儲絕聲援示宋以必取襄陽之意

圖三月京湖都統張世傑帥師救襄陽及元人戰於赤灘圖敗績

圖以紅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

圖秋七月夏貴帥師援襄陽及元阿朮戰於新城敗績范文虎援夏

貴復敗而走阿朮於是大治戰艦教水軍築圍城以逼襄陽

圖十二月魏國公呂文德以許元人置權場於樓城為恨每日誤國

家我也因疽發背卒賈似道以其婿范文虎總帥禁兵

蔡虛齋圖襄樊東南之重鎮也無襄樊則險要失而東南不可守矣呂文德乃金玉帶

呂文德
德卒

張世傑
張世傑

江萬里

陳宗禮
禮請
禁絕
排當

費似
道十一
朝日

絕聲援，治禍。造圖獄。而襄樊危在旦夕。乃曰。襄國安者我也。雖自請赴援。費恨以役。而其襄國之罪。可勝哉。

庚午六年。

元世祖至元七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高

達爲湖北安撫使。知鄂州。以援襄樊。

江萬里罷。萬里以襄樊爲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年七十有三卒。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宮中飲宴。名

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卽位益盛。至出內帑爲之。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

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閑堂。延羽流望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

此軍國重事耶。又廣收奇器異物。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翫。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

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

雖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周德恭

是時夷狄亂華。天造草昧。宋之君臣。未聞其有憂禱之實。而假道方且令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突快棟焚。不知稱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十日一朝。尙可以爲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能有入朝不拜。又可謂之人臣也哉。

故特書以交貶之。

元城
萬山

十一月。元史天澤城萬山。以張弘範守之。弘範軍於鹿門。以斷宋

糧道。及郢復之援。一日言於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規取猶言圖謀而取之也。周於

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

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斃之時

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

天澤請從之。遂築萬山。自是襄陽道絕。

辛未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六月。范文虎帥師救襄陽。不至而逃。城中援絕。

軍民大困。

蒙古以許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衡聞命喜曰。此吾

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虢。遂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

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卽習

禮。或習書算。教諸生習類魯公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

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廣義）魯齊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爲之佐輔。如此。亦豈偶然之故哉。

元以
許衡
爲國
子祭
酒

蒙古
改號曰
元

張貴
張順
張夔

靜虛子夫毒以謀道也。非以治生也。若必以治生爲先務而後爲學。則爲學一心而治生又一心矣。古之爲學者。莫如顏會。顏之軍軍兩卷。會之衣敝履穿。其善治生耶。抑不善生耶。知道者當自辨之。

也。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

丁南湖乾元即天也。北周宇文贇自稱天元皇帝。不亦狂悖矣乎。曰天。則其名太之遺意耳。嗚呼。本欲希天以自尊。而願乃希贊以自顯。夷人不學無術蓋如此。

壬申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

元軍戰。敗績。皆死之。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李庭芝使統制張貴張順救援。發舟百艘。乘風破浪。徑犯重圍。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抵襄陽城下。及收軍。獨失張順。越數日。浮屍逆流而上。披甲冑。執弓矢。直抵橋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之。張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鄂。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鄂求援。竟達鄂。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既而謀泄。貴鼓譟冒進。漸近龍尾洲。遙望見軍船旗幟。貴兵以爲鄂兵來會。及合。則來舟皆元兵也。時鄂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元兵得地卒之報。先趨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親備殲盡。貴身被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朮。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人令昇貴屍至襄陽城下。守陣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稍葬張

順塚側立雙廟祀之。（廣義）張順張貴不同。而綱目皆以死節者之何哉。蓋順貴皆忠也。至若張貴。雖曰特勇失機。觀其不降阿比。則其死國之心。又豈下於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予之也。

六月安置觀文殿學士皮龍榮於衡州。龍榮飲藥卒。（龍榮善宮僚也。抗直不結似道。似道忌其復用。欲害之死。）

丁南御（御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禮變事而不知其禮。皮龍榮。是禮變知禮也。史稱其精於春秋之學。詎弗信矣乎。）

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賈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天子所乘法車曰玉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升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乃還。）

丘瓊山（瓊字子。賈似道所以敢於要其君。而度宗所以不敢拂其意者。豈不以外敵方則真天下之至愚者也。我亦反己自思乎。北狄之勢力如此。吾有何術可以制之乎。吾之人孰可恃乎。吾既無術以制之。而吾之人又無可恃者。一旦強虜復來。則吾之手足盡歸矣。何以善其後乎。如此則國必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獨存哉。愚故曰似道者。真天下之至愚也。）

十一月馬廷鸞乞罷。從之。廷鸞以扼於似道。不得展其才。力求去。陸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為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

陷 樊城

天順 牛富 死節

王福 死節

呂文 煥以 降元

軍前勝負，列闔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廣義〕觀正堂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之亡快於此矣。蓋不特崖山之極而後見也。

癸酉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春正月，元取樊城。守將張漢英、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時樊城被圍四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元張弘範進攻，為流矢中其肘。東創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陷，漢英死焉。天順於是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元兵入城，牛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士死傷者不可勝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丁南湖。樊城之陷。張順張瑄死於前。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於後。皆是矣。然則殺則殺，是故君子之喪死節也。於百餘人。則以為異。而於張漢英三人則以為常。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不督列闔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急，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因諷臺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願襄未必能及淮，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鎮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不督列闔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急，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因諷臺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願襄未必能及淮，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鎮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不督列闔赴援，而累上書請行邊，帝不許。及城勢危急，文煥艱難遣使，忍死待援，似道復請行邊，而因諷臺諫上疏，以為師臣出，願襄未必能及淮，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鎮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認城清口以備元人羅羅上南領

耶。樊城既陷，阿朮益兵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主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襄陽既失，則東南不可守矣。（漢義）度宗處勢耳。雖然。賈似道以計愚之。適足以自愚也。何也。蓋君與臣。一體而已。烏有誠將受病而四肢獨安者耶。彼呂文煥之降於元。其罪固昭然。然處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賣賊而從文煥焉。

三月，詔准東城清口，以備元人。（漢義）度宗處勢耳。雖然。賈似道以計愚之。適足以自愚也。何也。蓋君與臣。一體而已。烏有誠將受病而四肢獨安者耶。彼呂文煥之降於元。其罪固昭然。然處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賣賊而從文煥焉。 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

整書檄一帙於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運以圖進取。帝亟詔制司往築之。

京湖制置使李庭芝免坐失襄樊也。

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趙潛為松江制置使，知

建康府。

甲戌十年。元世祖至元十一年。賈似道以母喪去位，詔起復之。太學博士陳

著，帥太學諸生上書切諫，且言似道罪惡昭彰，愚夫愚婦亦思逐之。今天降罰於其母，所以代陛下行罰也，不聽。

七月，帝崩，皇子濂即位。時年四歲。皇太后謝氏臨朝稱制。

呂氏中。變宗荒於酒色。某幾大政。委於似道。不巡邊境。不發抽兵。以致襄陽之去。宋作備之。以亡。惜哉。 昭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

詔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賈似道，獨班起居。

○元太保劉秉忠卒。○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

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

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

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秉忠諱文良。

陳四門○秉忠諱文良。字德純。音律。精算術。善推步。仰觀占候。六壬遁甲。易經象數。應氏

詞儀。國朝。秉忠。定都邑。皆秉忠發之。又能推引賢士大夫焉。

○元命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師南侵。元

主諫之曰。古之善取江南。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自襄陽趨鄂州。劉整以唆都自棗陽趨淮

泗。旌旗數百里。水陸並進。劉整固請濟江。伯顏不許曰。吾受詔。特綴

敵兵使無西耳。濟江非吾所聞也。○按呂文煥劉整既叛降於元。而又為之

○十月。元伯顏侵鄂州。都統制張世傑禦之。元兵遂入漢。取沙洋及

新城。元史書伯顏。伯顏傳鄂州略。張世傑率衆力戰。元兵莫能近。伯顏入漢。取沙洋。遂趨鄂州。世傑不

○元史謂書伯顏沙洋。嗚呼。所著者。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

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

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閱賓主交歡。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

時晏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己。

元帥
賈紅

十二月。元伯顏侵陽羅堡。夏貴帥師守之。元阿朮遂自青山磯濟江。青山磯在武昌。呂府城北。元伯顏復侵陽羅堡。夏貴棄師走。還廣州。師大潰。

伯顏入堡。遂濟江。會阿朮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之。陽羅堡。江鄂之蔽也。既失。則江不可守矣。

元呂文煥侵鄂州。守將程鵬飛以城降之。伯顏命阿里海涯守鄂。遂帥師東下。規取荆湖。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攝領諸軍。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督府於臨安。

詔天下勤王。李廷芝遣兵入援。

元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年七十四。在處武。天澤忠亮有大節。毅然

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出入將相五十年。柱石四朝。師表百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

權勢。斂迹退避。若將挽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字八人。格極樸。杜杞神機彬皆顯官。

丁南湖諱行兵鎮江。以親掠為戒。則中夏生靈賴以保全。庶乎厥罪可贖矣。功業

下天
王元
辛天
澤史

光明。子孫貴盛。其以此也哉。

恭宗皇帝

帝名顯。度宗次子也。度宗崩。奉遺詔即位於柩前。元兵伐帝北狩。封顯國公。二年。坦於沙溪。諡曰恭帝。時權臣專政。主少國危。天命

已去。人心已離。雖使周公伊尹輔之。尚不克濟。况奸賢蔽能。不學無術。各軍實。挑邊釁之一貫似道乎。其亡國也宜哉。

乙亥。德祐元年。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陳奔以元人之師徇蘄州。管景

模以城降之。時伯顏阿朮順流東下。呂文煥爲鄉導。沿江諸將皆臣氏部曲。故望風降附。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

事。任中統調遣。師夔及錢直孫以江州降於元。元以師夔知江州。

陳四明

九江既降。江東西兩路不可守矣。講議記宋太祖以乙亥年命曹翰取江州。後二百年而失之。豈非難歟。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范文虎賈似道之婿也。不惟負宋。且背其婦翁。何也。人以爲似道之奸謀。欲劫秦檜之私交金虜也。

是殆信

元劉整死於無爲軍。整受伯顏命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

呂文煥奔師東下。所至迎降。取首謀而功不及。失聲曰。首帥誰我。使

我功於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參及)〔按〕史略。劉整謀北。除安取東南。謂極取

則極登自巔而下。念則由稟准或流。時將將北降。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整歸太平爲事。略不爲意。

丘瓊山

劉整歸元。元用之爲中書左丞矣。易不以元書。嗚呼。此所以絕後世亂臣賊子之隱念矣。彼其所以甘心虜之臣而爲其効力者。彼者一時之富貴。

以爲身榮也。愚故痛加誅絕。使後世之亂臣賊子不臣而黨異類者。視此爲戒。庶幾中國少穢亂乎。知人生幾何。雖可憐憐於生前。而卒不能逃公論於後世。庶幾中國少穢亂乎。

似道
上表
出師
燕湖

以信
立沿
爲沿
紅招
討大
使任
信任
立守
策三

賈似道帥師次於蕪湖。似道畏劉整不致發。及聞整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是時似道專權。行止自由。妄聽於上下以自解。抽諸路精兵。凡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以汪立信爲沿江招討大使。初襄陽既失。立信移書於賈似道曰。今日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爲虞。酣歌深宮。嘯傲湖山。欲拱揖折衝。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沿江以實外禦。算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漢子曰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擊。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率然之勢。此上策也。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不果得行。則天敗我矣。若銜壁與觀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抵之於地曰。瞎賊狂言敢爾。乃中以危法廢之。及將出師。乃召立信爲招討。立信受詔。卽日上道。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信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

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元兵。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十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

二月。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會安撫。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遣使如元師。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伯顏不許。

元人徇池州。通判趙昂發死之。時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款。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師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又爲詩別其兄弟。遺子薄翁世嗣。遂與雍氏同縊於容堂。張林開門降。伯死。懷活之。而具棺衆合葬。報其妻而去。【發明】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昂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惟身死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於一門。是誠無愧於親身成仁之說矣。故以全節與之。

丁南湖字觀宋。號南湖。皆以代筆同死。同難。其於君臣夫婦之義。兼得矣。然之智。不與發同耶。吾想發也。從容定計。實也。會梓故園。是各一節也。何必同。

孫虎臣及元人戰於丁家洲。敗績。丁家洲在鎮江東北。賈似道奔還揚州。諸

軍大潰。時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次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亘江中。似道將後軍爲殿。夏貴既嘗失

利於鄂。恐督府功成。又忌虎臣新進。雖列陣向敵。殊無鬪志。元阿朮挺身登艦。擂鼓大震。遣人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譙曰。步帥遁矣。於是宋師大亂。夏貴不戰而走。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朮伯顏水岸夾攻。殺溺死者不可勝計。似道倉皇召夏貴計事。貴曰。諸軍已騰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似道檄列郡。如海上迎駕。是日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呂氏中呂氏中。嗚呼。似道不學無術。生平流弊。知襄陽沒國。遂請出督。險又熾。盡臣留以爲將軍。不知平日好功嗜能。將士之心。久已解體。任道京口。併流二十日。始至蕪湖。則舒油降矣。軍於秀定。船糧亘百餘里。方放宋京。乞和請盟。舉措如此。似道固已瀕落。遂喪矣。是夜三鼓。鳴鑼一聲。十三萬兵領東而散。窺身繼揚。雖寸斬何救於國事。益其所爲。正可與唐崔國忠等耳。故曰漢宋事者似也。漢史筆者。不可不詳好談死之人於既。

元人狗饒州。知州唐震。故相紅萬里死之。通判萬道同以城降。

時元軍入饒境。震發州民守城。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微調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陣。衆皆散。震入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初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芝山在饒州府城北。人莫喻。

元人
狗饒州

賈似
道揚州

其意及城欲破。萬里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爲，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內，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斂葬之。已而沿江制置大使趙潛棄建康而逃，建康既無主帥，則江東不可爲矣。元人狗臨江，知州鮑廉死之。

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衛，遂復饒州。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

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衛。初，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乃發郡中豪傑，分結溪洞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敵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者，吾深恨之，故不自量，欲以身殉。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力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

張時秦

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

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世傑、天祥之流，遠

者焉。嗚呼。疾風勁草，鐵骨。向使康宋之君，委任親近者以任乎城壘，則於國難方興之時，未必無忠臣也。轉在上之人，知不知如何耳。

圖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圖**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芾一拔一僱兵者。垂力於人。將兵者戮力於己。遣兵則傾家募衆。自己起之。是舉也。文其首。張次之。李又次之。

周德恭圖是時羽檄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為其君者爾。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願不啻敵。綱目詳書於策。所以示中國復仇之義。為臣子殉國之勸也。其垂訓大矣。

圖詔王爚為江東浙西宣撫，招撫大使，置司臨安，以備咨詢。

圖遣元行人郝經還，至燕卒。經奉使被宋拘真州十六年，撰脩續漢書行於世。

丘瓊山圖

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郝經。其後不殺陳希賢。必皆隨世祖其然乎。元世祖未即位之前。濟宗已與郝經親厚。外靜安南矣。而世祖亦嘗自將驍大軍。入吐蕃。當是時也。未與伐宋之師也。侵廣西湖南之境。其地在宋都之南數千里之遠。其務遠略也如此。雖不毛瘠壤之辨。亦無所不至。况江蘇財賦所出之地。當乘富饒也哉。其所以遣使者。屢用金人。極宋之術焉耳。豈其心誠。實觀元初一時腹心腹之臣。豈多口國之人。然受其繁榮。實其富貴。而忘其身之為華。並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雖以劉三之賢。論作護江賊以快幸之。更有職則為士。降則為奴之語。他又何責哉。

圖賈似道有罪免。

圖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翁應龍自

軍中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答之。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其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人臣之禮。詔授似道禮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賈似道有罪免

元人郝經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任立信卒於軍。○時立信聞似道師

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夜分起步庭中，

慷慨悲歌，揮拳撫膺者三，扼吭而卒。後伯頤入建康，或以立信二策

及死告於伯頤，伯頤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

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家人金明以壯喪歸葬丹陽。

臣之魁。忠臣不用，參臣是崇。權哉。使馮祐之君長而賢明，則用舍未必有如是之顛倒。而

國事卒不至此。此大書江淮招討使任立信卒於軍，所以表其死於王事也。何其光明而後惟之

至。

○丁南湖立信之卒也。挺居三宮，而君臣之義重。驚書從子。而宗徒之義重。則

吳開守鎮江。願得立信。禮遇之。蓋天降大任。空乏其身。增益其能。故為臣為鬼。無往而不獲也。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時震總禁兵，或言震謀

劫帝遷都，宜中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

大闕而出，射火箭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

○元伯頤入建康府。○建康都統徐旺榮開城迎納，是時江東大

疫，居民乏食，伯頤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

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頤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風馳電擊，

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患後悔矣。」元主謂使者曰：「此事朕

不從中制也。」

○元人入無錫，知縣阮應得死之。○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

通和議息兵。

綱以王倫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綱元人入常州，守臣趙汝鑑出奔，鈐轄戴文泰，同士人王良臣，以城降之。

綱召五郡鎮撫呂文福入衛。文福文棟兄弟也。文福殺使者，叛入於江州。

綱執政會淵子文及翁倪曾，及侍從臺諫棄位逃去者數十人。左司諫潘

文湧。右正官李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侍從陸汝何彭等。太皇太后聞之，詔戒云：我朝三百

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

救國者，今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

能為糾擿，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

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

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

不能禁。

綱元使廉希賢來至獨松關。獨松關在蘇州府吳江縣東北。守將張孺孺使之會殺之。殺之。

綱元主遣禮部侍郎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

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

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

至獨松關，張孺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

元兵入常州

執政棄位逃

張孺殺元使

移書元軍言殺死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顯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賜】以福王與芮帝之弟也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賜】加李庭芝參知政事 五月元人入甯國縣知縣趙與塘死之

【賜】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諡 基少師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趙汝騰蔡

抗楊棟相繼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柏少慕諸葛亮之為人自號長嘯年三十始知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讀論語至居

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以魯齋更之從基游得立志居敬之旨由是以質實堅苦自勵律身治家以嚴動默皆

可師至是賜基諡文定贈柏承事郎（發明）是時宋室危亡自彼不暇本非可行於兵亂顛危之日可見宋仁厚之心以行清平之事也而賜何基王柏贈諡乃

則其為衣冠禮樂之國顯目特揚而費之蓋法之也或以為說則尚矣

丁南湖清宋史至清帝之時見此節則不勝其哀見叛降則不勝其怒幸而可尊者亦有二焉司馬參求資溪公之裔孫而乃以死節顯故為溫公一尊也

何基王柏 實將翁之道焉而乃以顯顯顯 故為溫公一尊也

【賜】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

馬鈴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

【賜】六月以王燾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陳宜中留

焦山之戰

夢炎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七月，張世傑及元阿朮戰於焦山。世傑敗績，奔圖山。國音圖。○焦山，圖山，俱在鎮江府城北。

時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

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朮至，以火

矢攻之，蓬檣俱焚，烟餒蔽江。宋師大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數。元

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宋師，於是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師

勇還常山，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自是淮東莫能復戰矣。○廣

昔韓世忠敗於兀朮之火矢，即此地也。世傑復陷其覆轍，則將略非其所長可知矣。則何為而可。曰不無發碇，庶乎其可也。

○賈似道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誅之。初，似道既免，三學生

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遣歸越終喪。似道留

揚不還。王燾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

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為露布逐之，詔徙於建甯。翁合又上言。翁合字德全。

建甯人。竊惟建甯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

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投荒味，以伸國法。遂詔籍其家，安置循

州。會稽尉鄭虎臣以父嘗為似道所配，請為監押。似道時寓建甯之

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

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泉州洛陽橋，宋端明學士蔡襄所從。遇

葉李自漳州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贈之。詞云：余歸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開會竟何如。子綠思

賈似道安撫州

葉李

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

十一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

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先是宜中於溫州以親老力辭太后乃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十二月元將阿剌罕陷廣德軍四安鎮召文天祥入衛於是平江無固志矣

元人克常州屠其民知州姚峇音關。○希得之子。通判陳炤統制王安節

聖之子皆死之劉師勇奔還平江時伯顏會兵圍城書師勇安節力戰

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士良殺城外居民運土為壘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炮日夜攻不息城中急甚而峇師勇安節守志益堅伯顏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乙酉城破峇死之陳炤猶巷戰亦死伯顏命屠其民存者三五人而已執王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入騎突圍走平江

丘瓊山音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墟耶元之號

令凡攻城陷縣但以一矢加獲者得卽屠之伯顏前此嘗兵陳漢固已之殺入煎膏取油作炮及城陷之日盡屠之。一始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心。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為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

姚峇
死節

召文
天祥
入衛
元兵
克常
州

元破關

陳著乞從天祥之辭

如平請不許

齊不願表肯草元兵克潭州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濡後為陳希賢之子所殺馮驥死之。獨松關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合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祕書監陳著上疏乞從天祥之議與其坐以待困曷若背城一戰萬一有幸則人心奮勇且敵師非必真有智力不過乘勝長驅耳若少沮之則主兵之與懸軍其壯弱則異矣宜中不聽出著知合州。

左丞相留夢炎遁。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亦失天下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以柳岳洪雷震如元求封行至高郵民殺之陳宜中當國不能措一策惟事蒙蔽以致郡邑降破又不知兵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用非其才卒至誤國至是以求和議不成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為之。

丙子二年五月後瑞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春正月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元圍潭日久芾日以忠義勉其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死戰城中

尹設
自焚

李節
死節

元分
江南
人為
十等

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進士尹穀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一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以酒酬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欽達曰：「乃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刃之。芾亦以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己妻子，亦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守將吳繼明等以城降。由是湖南諸郡皆降於元。」

士諡忠節。

寶慶通判會如驥，亦不屈而死。事聞，贈芾端明殿大學

周靜軒

李節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開門俱死，不辱僕手，而將佐軍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獎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節甫

亡，湖南隨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節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顯不虛哉。世之像生苟免，射當時之利，屈不撓之節者，可以少知愧恥矣。故特以全節予之。

丁南湖

汪立信以妻子託愛將金明而獲免。李節以妻子屬帳下沈忠而盡殺。豈李之被賊也急，緩則使妻子潔身而去，急則使妻子潔身而死，與潔之遺則一也。生死之分不計也。

元制江南人為十等。

丘煥山曰：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南人有十等：一官，二

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曠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悲哉。介乎儒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考元史不載此制，蓋爲世相諱也。

元帥
至泉
亭山

張世傑
以自
死

文天祥
見于
元

遣監察御史劉昂奉表稱臣於元。陸秀夫如元軍，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劉昂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

進封吉王。是聖音侍。帝之兄也。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昀為廣王。判泉州。文天祥乞命二王鎮閩廣，以圖恢復。太后從之。

元帥伯顏帥師次於皋亭山。在杭州府城東北。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

而已。帥象背城一戰，陳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受之，遣使召陳宜中出議降事。宜中棄位逃歸於溫州之清溪。

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帥所部兵去臨安，入於海。世傑等以不戰而降。遂去。世傑次於定海。縣名。屬寧波府。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斷虜舌，磔之於巾子山。縣名。屬寧波府。以死自誓。圖以文天

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及左丞相吳堅如元師。元伯顏執天祥於軍中。吳堅還，楊應奎與元使自皋亭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太后拜天

祥右丞相，與堅往。天祥見伯顏，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爭辯不屈。伯

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遂拘留，而遣堅還。伯顏遣鎮撫

唆都、太常丞信世昌、館伴夜則以軍圍所寓舍。唆都從容說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為大宋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

丞相常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言。天祥哭而拒之。

圖元呂師夔。狗江東。知信州謝枋。得迎戰。敗績。軍潰。棄家變姓名。遂

奔建甯府之建陽唐石山。唐石山在建甯府建陽縣西一百九十里。元人入信州。執枋得之妻

李氏。及二子一女。送江淮行省。拘於揚州獄中。母夫人以老疾得免。

李氏不屈。死於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得還。是時王室傾危。舉國降附。而名義尚在。枋得獨一書生。而能率之拒敵。功雖不就。其志可嘉。然觸目直書之。初無貶詞。何也。用兵以討仇讎。固非貪念私欲之舉。若置國危而不救。雖可苟安。猶為深恥。明乎此。則知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無一日而可忘矣。

圖二月。詔諭郡縣降於元。伯顏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降。太后從

之。又欲三省樞密院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使者命縛之。鉉翁

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

丁南湖家鉉翁不署招降之檄。高麗然不草求封之表。甚二人者。何其事同而志合矣。鉉翁被元安置河間。後後應松至燕不食而卒。鉉翁以宋亡亦不食而未卒。是皆夷齊之節匹子。年逾八十。賜號處士。還鄉。乃令終焉。

圖元伯顏次於湖州市。遣張惠阿剌罕等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史館

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衛卒。

圖元人以文天祥北去。伯顏嘗引天祥與吳堅等同坐。天祥固斥賈餘慶賣國。且責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為說。向何言。文煥等出志。伯顏愛拘文天祥。國祈請使北行。

圖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復臨安。二王遂走溫

州。

圖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復臨安。二王遂走溫

州。

圖元伯顏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復臨安。二王遂走溫

謝枋
得妻
李氏
死節

家鉉
翁獨
不肯

元帥
入臨

文天
祥夜
亡入
真州

州

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
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鑪、字巨翁。饒正人。饒州人。與其一二男琦松、一女元娘死之。

舒芬斷頭

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雖解城亦無有不行者。惟公呼其水乃死。嗚呼。視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咸矣。而公不在其位。視公之節。則李祐趙汝談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營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尤烈。則十倍於仲連也。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而人不肯殺於高懸者。公之風蓋不在於伯顏下矣。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

客杜洪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但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

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

頭。以高郵

州名。寶應縣名。

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

瓜步山名。在鎮江縣西。

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扼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

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歸浙路。

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

天祥未至真時。揚有脫歸兵。言元人密遣文丞相入真州說降矣。

說降

元人反問之言。

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

福州 即位

文天祥 丞相

文天祥 開府 劍州 揚州 朱煥 元

丙子夏五月乙未朔。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王即皇帝位於福州。有大變出府中。遙上孝恭懿聖皇帝等尊號。遂尊母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后。同聽政。改元景炎。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院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以蘇劉義為殿前都指揮使。

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神四廂都指揮使。

文天祥至自溫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天祥命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榘募兵於溫州。

閏三月，恭帝至元上都。元主封帝為瀛國公。尊為帝。皇太后全氏亦為尼。

六月，元人入廣州，摧鋒軍將黃俊死之。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遂復邵武軍。黃萬石敗走

時天祥與陳宜中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

揚州守將朱煥以城叛降元，右丞相李庭芝指揮使姜才死之。時

元阿朮圍揚州，庭芝守禦益力。及臨安既降，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

諭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阿朮復遣使

者持元主詔招之。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於陣上。既而福州

使至，庭芝乃命制置朱煥守揚州，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

李庭芝死

文天祥死

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帥兵追庭芝及之。庭芝走入泰州。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守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兵。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就執。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阿朮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廣義〕或曰：李庭芝許遠之節義也。然張勳許遠雖死，而唐室為之再從。勳之功居多也。庭芝之死，而宋室之不復興，豈李庭芝之才未優於張勳歟。曰：勳之死，未救於唐室之再興。李庭芝之死，未救於宋室之不復。忠臣為國，惟盡此心而已。其他非所計焉。

周靜軒

庭芝妻才。困守惟東。元謁險，則斬其使。幕客勸降，則絕其人。權輿道，以地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民皆奮戰，味無叛心。非其忠義有以固結之乎。迨至赴召，賊臣始散。兵敗成執，不屈而亡。其精忠勁節，上可與日月爭光。殆與唐之張勳，死得共義。故皆以全節子之。

袁了凡

李庭芝讀宋幼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庭芝坐百官上。曰：劉整在中書時，不與一言。整退，獨接無人色。環初降元，為都元帥。求見廉希憲，廉安坐命整入，拜起，劉立。出酒餚，整禮甚恭。明日為言於上。悉遣歸。家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委任，而反薄之。江南游秀才，何禮遇如此。廉曰：我國家大臣，言動係天下輕重，整雖貴，叛臣也。故折辱之。今劉廷起湖漢，崇文未振，更不許整衛士，則衛術且掃地矣。世祖聽劉整，反不若李庭芝。皆富貴之也。徒疑接諸生爾。廉公強之，乃復出於三節之上。君臣奈何如此，宜其一時物與也。

東莞民熊飛起兵會趙潛復韶廣州

東莞縣名，屬廣州府。〔發明〕書東莞民熊飛起兵。予倡義也。胡錫胤誌。

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於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等聞天祥開

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應。日中建昌府南城縣人。橫渠先生十三世孫。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等

將一軍赴贛，以取甯都。遣吳浚將一軍取零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

陳文節
死

文天祥
吳淦
復梅

元廉希憲
卒

兵來會。鄉鳳與元人戰於甯都。敗死。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爲裂服哭焉。

帝舟居於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作亂。帝走潮州。十二月。壽庚以泉州叛。降元。

圖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於元。知軍事陳文龍死之初。文龍被執。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而死。

丁南湖平時能作權好。則臨變能常國難。士君子之大政也。予觀陳文龍。蓋賈似則彼所謂節義文章。不亦自知之哲乎。按文龍爲賢相後節之。後。且廷試第一也。今若此。則祖宗增重。而科目增渾矣。

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惠州之甲子門。元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二月。吳浚降於元。文天祥誅之。元兵至嶺。吳浚降之。

因爲元人至漳州。說天祥。天祥實以大義。遂殺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州。今潮州府程鄉縣。

五月。文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屬贛州。張日中趙時賞兵皆會之。

張世傑復潮州。

元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卒。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祀之。卒。元主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爲名。

言。

六月。文天祥敗元人於雲都。次於興國縣。屬贛州。

七月。文天祥使趙時賞張日中等。帥師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元李恆襲文天祥於興國縣。八月。天祥出走。師潰於空院。趙時賞張日中等皆死之。天祥入於循州。先是李恆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天祥不意恆猝至。乃引兵走。就鄉源於永豐。兵先潰。恆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鞏信拒戰。箭被體。而天祥至空院。恆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拒戰。元兵少却。恆急麾鐵騎橫衝擊之。日中身被數十創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瓊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崱。鄉源。乘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於嶺南。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有繫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於燕。二子死於道。

冬十月。元唆都入興化軍。屠其民。陳瓚死之。唆都至興化。瓚

閉城拒守。唆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聲。

時賞
不屈
文天祥
將死

文天祥
入循州

陳瓚父子全節

帝丹遷謝女峽

元兵克潮州

周靜軒書房羅其暴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矣。夫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力屈被執。死得其所。苟非忠於王者者。能如是哉。梁何罪乎。陳瓚聞城拒守。城破巷戰。奮陳文鼎死之。此皆陳瓚死之。則父子皆能全節矣。前

十二月帝舟遷於井澳颶風作颶音貝。海中大風。又云南風。以其四面俱至。帝有疾元劉

深來襲井澳執俞如珪以去帝遷舟於謝女峽

周靜軒鳴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潘德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潮之邊。是而遷潮州。自是而遷匡山。奔於井澳矣。帝居秀山井澳。劉傑又襲之。奔於謝女峽矣。自難難焉。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託險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者哉。故直書焉。以著其幸免之罪。

戊寅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二月元峻都克潮州屠其民知州馬

發死之

三月文天祥會兵次於麗江埔天祥以母及弟璧在惠州乃趨之

收兵出海豐縣

夏四月帝崩於瀾州弟衛王立是為帝昺

帝昺名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也。在位二年。而宋亡矣。○帝初封廣王。端宗崩。宗廟。後即位於瀾州。又遷新會崖山。元人來攻。張世傑等戰敗。陸秀夫抱護之士。皆溺死焉。

夏五月癸未朔帝即位於瀾州皇太后楊氏同聽政適有黃龍見海中改元祥興升瀾州為翔龍縣先是端宗既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

夏少康有衆一旅。田一。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成。徐鍼蹇促而中興。不可爲國耶。庚午。乃與衆共立帝。時年八歲矣。

陸秀夫爲左丞相兼樞密使。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行中。愴然泣下。以朝服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急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中庸章句以勸諱。黃義或曰。秀夫此時勸諱。何其難也。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個是而已。

丁南湖秀夫當舉國同死之際。而猶講大學以匡其君。尹轍當舉家同死之際。而猶行冠禮以報其子。慈二賢者。何若彼迂耶。蓋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未死以前。一時一刻。雖顛沛必於是也。此固宋朝崇重道學之效。亦道學諸公有以培養人心者歟。

六月。帝舟遷於新會之厓山。新會縣屬廣州。厓山在海中。初張世傑以瓊州不可居。而厓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兩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爲形勢之地。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

帝移駐焉。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爲翔龍府。時官民兵尙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復招人匠。造舟楫。製器械。民不能堪。始有離叛之志。

秋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初。天祥聞帝卽位。上表自劾。敗於江西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封。會軍中大疫。士卒

帝舟
山厓

日書
大學
章句
勸諱

陸秀
夫儼
然正
笏如

張弘範
執文

子俊
天祥

天祥
被執不屈

匡山
之役

張世傑
行朝
草節

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皆盡。

○十二月。元張弘範襲執文。天祥於五坡嶺。

○初。天祥屯潮陽。鄒

綱劉子俊皆集師會之。盜陳懿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帥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綱自刎。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僞。元人遂烹子俊。而執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謂弘範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之舟中。以自從。

○己卯。祥興二年。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帝在匡山。元張弘範襲匡山。張

世傑力戰拒之。二月。甲申。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秀夫死之。宋亡。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獲斥堠將。乃知帝所在。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合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悉焚行朝草芾。結大船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壘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櫓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匡山兩門如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元人由山東轉而

世傑
美不
可移

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宋師汲路。宋舟堅不能動。元人以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船不能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以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零丁洋在廣州香山縣東。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吳祐傳註。古人以火夜竹簡。命汗出取膏。謂之汗青。張弘範笑而置之。

弘範復遣人語。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大困。世傑帥衆旦夕大戰。弘範四分其軍。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諸軍大潰。世傑乃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妻子入海。卽負帝同燼。後官諸臣從死者甚衆。太后楊氏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至平章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艤向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爲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呼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

袁世
傑舟
山

陸秀
夫負
帝船

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世傑溺死焉宋亡

史臣斷論

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

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

區區。孝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深可悲也哉。

張時泰論 張世傑見之明。志之堅。謀之快。其志無可難矣。或曰。斷續之事。得無

能存趙以復仇。死有餘悲。由是知程嬰。然程嬰存趙以復仇。死無所憾。張世傑不

謂目於世傑。諒不書曰死之。而大書曰。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於以見其欲存趙氏之心。篤而後已。嗚呼忠哉。

呂氏中論

宋得天下也不以仁。而國勢常弱於不振。孝自謂我朝家法。遠邁漢唐。惟

之謂不加嚴。弱勢凌強。其來非一日。然渡江以來。君無失德。度宗嗣位。拱手仰成。

一國之事。權奸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一二幼君。不備建空名於六服之上

痛哉。

宋史筆論 宋亡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楠。池州通判趙鼎。嚴州都統

淳。無不守節。惟東制置李汝英。制史趙孟頫。常州守楊瑄。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

傑。丞相陸秀夫。容州趙葵。興化守陳德。到判劉日中。嘉州守馮益。江東制置謝枋

得。雷州守唐鑑。進士尹穀。大學士徐德壽。皆其卓著者。其餘尚多有之。當奸臣似

道柄國時。最忌文李二人。故不許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者二

公也。吳玠有云。平生無愧顏於諸之

士。嘉慶心無愧義死節。二。信矣哉。

南宋總論

願迴瀾曰。宋在中葉。金寇陸梁。舉族雖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尙有

左祖之心。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蓋亦天意也。康王即位。有

不共戴天之仇。父母之仇。縱綿力薄材。力薄材。不能陸戰。未能鳴劍

伊吾

漢置宮馬武。鳴劍抵掌。志馳伊吾之北。胡氏方吉書。穹廬

以直抵黃龍府。然二帝在虜中。穹廬蠻帳。臭

惡雜聚

胡氏方吉書。穹廬蠻帳。臭惡雜聚。

歎馬角之未生。而魂已消於雪窖矣。北望闕

庭。無淚可揮

美宗緒。獨不思。慕目水足。抱冰握火。

王梅溪會稽賦。

以急救父母

乎。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朝進一言以告和。暮進一說以乞盟。

而認認

許

然冀以見哀於犬羊。策之背者也。幸有李綱入相。方成

朝廷。宗澤全城

以俟車駕

宗澤保全京師。俟車駕旋。

而黃

汪伯彥見狙。擊肘莫伸。

卒召苗劉之變

苗劉正去亂。劫帝傳位。

使一婦人抱三歲兒以決事。將誰咎

焉。賴張俊韓世忠諸臣討亂復位。金虜哨騎飄忽

蜂起。至西京。淪陷於腥膻。而帝爲航海之策

呂頤浩提兵。海之策。

又不得已

而分地與盜

以強吳等爲京湖淮南諸路鎮撫。使分地與之。

以紓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荆

襄。不都建康。不都淮陽。而作廟於臨安。金來則金之地。金去則盜

之地。而金又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

豫。金立爲帝。中原德屬豫。

是帝固處小朝

廷以求活也。古曰。有前死一尺。無退生一寸

目。

帝實昧之。是時諸

將方圖竭力。而秦檜乃爲金人奸細

華佗文目。檜爲金人奸細。

檜不思東都抗節

存趙時。而遽忘此虜。竭力主和。噫。不知彼之欲和者。畏我耶。愛我

耶。抑款我耶。自用兵以來。主和議者。唇腐齒落

舌斂耳聾

不見成功。

不見成功。不見成功。而金人惟欲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况

平江次師。金人震怖。不敢南渡。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蓋可概見

乎。平江次師。金人震怖。不敢南渡。則和議之與治兵。其效蓋可概見

亦徒焉而已。惟音臣。怯也。

怯。洪。忽。驕。

自委藏巖，向非付託得人，何以

綿國祚於永世耶。孝宗以太祖之後，紹高宗之胤，居藩邸時，慨然

有興復之志，及卽位，倚魏公如長城，而曰：朝廷所恃惟公，首擢辛

次膺，而顯渡江之直，信任李顯忠，而成靈壁之功，故邊報稍張，中

外鼓舞，雖符離之潰，而又倚浚爲重，立馬殿庭。立木馬於殿庭，以

傷目，卽夫立志之堅，宜攝敵人於千萬里之遠，而陸警水慄。班固

陸警水慄。奔。稽首以稱藩矣。然方欲用浚，而湯。史之奸參之。方建

恢復，而和議之說惑之。得失。豈知今日之事，非戰無以復仇，非

守無以制勝，舉朝皆婦人，固不足以議此，而浮謗如川，劉夢得曰：聚

蚊成雷，梁。成。雷。川。聚。蚊。成。雷。浚終罷位，揚甲之策，覽之不悅，卒置第五，則恢復

所以不成者，蓋緣帝以談兵革爲諱，論兵革爲迂也，而不可專咎

於誤事諸奸矣。荆襄上流，兵力單薄，吳蜀要害，財賦匱乏，劉琨。陵

寢隔腥膻，而妃嬪滿前，專意一張說，而四賢罷斥，復以張說等皆強密。照李勣周必大等。

王淮陳賈之言入，而道學有禁，雖曰朕心一日行天下一雨，遭而

瑕疵蓋亦不少，值金主賢明仁恕，無隙可乘，而易表爲書，改臣稱

姪，減幣定好，正敵國之禮，邊庭不鼓烽燧，不烟，文。刁斗夜停，旌旗

晝捲，藝文類聚。以休肩南北，亦帝之幸耳，然人君起外藩，而能盡宮庭

之孝，敦友愛之情，未有若帝者，故得廟號孝宗，亦南渡之首稱者

也。○光宗制於將種之婦。李皇后而夫不夫。嬖於陳源揚舜卿官之黨。

而君不君。不朝重華宮。不視疾。不執喪。壽皇崩而子不子。賴趙知院趙汝

愚以貴戚之卿。扶危定傾。任公竭節。太皇太后躬定大策。嘉王宗

實紹不圖。而中外宴然。汝愚乃首叛內侍。陳源等召大儒。朱增置講

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爲之。天下引領望治。惜其處事太疏。不能以厚賞酬

韓侂胄。而使得以懷怨行奸。劉弼以挾怨與謀。而權貴侂胄。由是

以內批用臺諫矣。以內批罷朱熹矣。以內批罷彭龜年矣。又以京

鏗計逐汝愚。而一網打盡矣。又從而禁僞學。籍僞學。嚴僞學之禁。

其視君子若掌上之土瓦。楊誠齋而進退由心。小人之倖進者。皆病

風喪心。附韓氏以得美官。有若許及之。之由竇屈膝者。有若趙師

舜之犬吠雞鳴者。有若陳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有若陳松之以

賤名達鈞聽者。有若蘇師旦之昵爲腹心者。一時宰執侍從。臺諫

藩閫。皆出自門廡。而天子孤立於上。又謂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

無不報之仇。而下詔伐金。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而躁動

以發戎釁。噫。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之恥。掬海不足洗。孰謂金之

不當伐哉。惜此詔不見於紹興之前。辛稼軒云。使此詔見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恥。不形於

淳熙。孝宗年之際。而出於侂胄之手耳。竟致我師無功。金人入寇。蜀

口江渡之民。死於干戈。而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軍前函

適而視女真則女真不可以共事以金而視蒙古則蒙古不可與同心合謀雖成破蔡之功而假道實有及虞之勢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南北之盟方定而宋先敗盟是曲在宋也王機五至議和不成以憂卒而又遣使來不見答而又幽之是直在蒙古矣宋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不務遠圖反起邊釁始也不宜親而親既也不宜絕而絕愚而又愚覆車不戒是以蒙古乘之而川蜀江淮襄漢之間殆無甯日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亡國之勢已成於此帝願以買似道獨當重任似道陰以乞和蒙古而反以諸路大捷獻較之南詔喪師而以捷聞者李林甫尤甚焉漸至國用不足而買公田行經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窮無措彼不聞乎斂民財以足國是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者也貞觀政要獨不悟乎始蔽於史彌遠繼惑於史嵩之終失於賈似道雖能崇尚周程張朱罷黜安石以成右文之譽而昧於小人勿用之戒然則理宗之理文焉而已耳○度宗端拱虛器荒於酒色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宮中宴飲名曰排當陳宗禮曰費幾州汗馬之勞供一夕笙歌之樂而一以大任委之於師臣呼似道為師臣師相而不名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而似道敢託伊周效尤操莽佯欲避位以要君酷嗜寶玩以招賂匿敗諱亡以養寇踞關蟋蟀笑傲湖山居

論恭宗

論端宗

中以運天下。已而樊城失守。襄陽繼叛。江南江北之險。拱手與敵。而天下之勢。十去入九。平章平章。任立信曰。平章平章。略。軍國重事。朕今日更說一句不得。

果半闕堂中可了耶。○恭帝幼稚。元惡愈獯。音制。說文。獯。犬名。至一州則

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文天祥上。險云。日危月削。如火澆膏。而半壁江

南。無一寸乾淨之地。此何時也。似道自幸天助。出師蕪湖。以禦之。

錯愕傍徨。了無一計。是何異於鼯音音。鮑音音。之襲狗。狐豕之咋音音。虎

之咋虎。至則靡耳。欲獲麋鹿而張兔罟。由是江淮州軍。望風唯

唯。虜兵所指。到處平夷。元伯顏梅嶺詞云。馮首經從嶺外歸。王師到處。悉平夷。擒頭不帶紅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雖張

世傑遣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而伯顏入建康。

已扼其吭。而有之內。而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趙氏

不絕之祚。如一絲之引千鈞。謀國者。當如烈火之燒心。衆竊之叢

體。深目。烈火燒。衆竊。叢體。芒刺之負背。兢兢然求為權宜之計。而反殺人於

獨松關。以速其怒焉。虜兵東入。無取輩厥角稽首。文天祥詩曰。既角稽首。首二百州。正氣掃地

山河。容易迎降。元上言宋降將問曰。伶等降何容易。而帝后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碎。

文天祥詩曰。紅不可撐持。餘火未灰。二王。益王。廣王。在福。陳宜中等立益

王。端宗。雖天祥世傑等。效義摠忠。而播越波濤。寄身海島。朝衣濕淚。

誠可痛心。帝崩。度宗一子尚在。陸秀夫等立之。胡兒歡。宋兒怨。南

人樂。北人愁。而雌雄分於頃刻。流血浮尸。岸水亦渾。文丞相詩曰。誰

誰語雌雄頃刻分。

漢血浮尸而趙氏一塊肉葬於魚腹之中。秀夫與帝同溺於海。三百二十年之命

脈於斯竟斬。悲夫。雖然。杭潮三日不至。大風卒覆孤舟。天亦不容復存趙氏矣。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固如此也。於元乎何尤。歷觀宋之立國。以至誠待夷狄。未爲不是。而乃侮於遼。辱於金。亡於元。而受禍爲最酷。昔人謂其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進宋策。不其然哉。

南宋自高宗建炎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共一百五十二年。右宋太祖起建隆庚申。至帝昺祥興乙卯。通計三百二十年。



袁王綱鑑合編卷二十八

元紀

〔按〕以胡元接宋統。統之變也。故依文莊公分書年號。而於其體號不書即位。死不書崩。以別於中國帝王之正統云爾。

世祖皇帝

名劼。必烈。憲宗同母弟也。以庚申歲嗣位。至是歲宋。變統一十六年。壽八十而崩。○帝仁明英武。屢立大功。好任遠夷。連年用兵。悉皆臣服。寇亂一區宇。文臣如許衡姚燾等。謀漢唐堂。武將如伯顏董文炳等。攻城略地。大闢嘉猷。制禮作樂。民物阜康。夷狄之感。古未有也。

圖己卯至元十年春二月張宏範等滅宋宏範等以厓山既平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乃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宏範義之

圖建司天臺於大都太史令王恂等請建儀象圭表以銅爲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直又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

圖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塗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藁葬之官給其需

圖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

丁南湖立司天者以圖敬天。立社稷壇以圖報地。立安樂堂以圖養人。世祖混一之初。首以三才爲重。其假之之心。殆欲進爽而入爾乎。

八月宋丞相文天祥至燕京。館人供帳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丞相李羅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不屈。仰首而言曰。天下事有興亦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以後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非應博學宏詞。何暇泛論。李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天祥曰。國家不幸喪亡。立吾君以存宗廟。存一日。則盡一日。臣子之責。人臣事君。如子事父母。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豈有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爲。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怒。命囚於獄。天祥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廷。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何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

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珍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有夙昔。風檐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庚辰。至元十年。都元帥張弘範死。愚按。宏範柔之子也。柔宋遺民。不當仕金而仕元。以覆宋。父子之罪。過於天矣。

邱文莊臣史謂於弘範以死當何。錄其以華人爲吏用而滅中國之統也。弘範既爲之臣矣。臣爲君用。不得不然。又何錄。嗚呼。周平王遺寧。唯來昭仲子。

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屬諸侯之妾。雖曰於禮有悖。而綱常大分未盡壞也。聖人猶必貶絕之。況以中國之人。仕桀黠之虜。誠我自三星五帝以來中國之統者乎。仕元之人。不止弘範。錄其一。

始遣使窮河源。

丘瓊山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崑崙之音爲信。是窮其源之所自也。

八月。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許衡致仕。

十二月。昭文館大學士竇默卒。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出一言方人物。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可比汲黯。帝嘗曰。朕求賢

三十年。得一竇漢卿。寶默字。及李俊民。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可謂全人矣。累贈太師魏國公。諡文正。漢卿分註載世祖論姚安二公之言。其於

知人之體。
蓋庶幾乎。

辛巳。至元十年。春二月，皇后弘吉剌氏崩。**后**性明達，左右匡正，與

有力焉。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

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毋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

置殿庭，召后觀之，后一視而反，帝問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

子孫不能守，我又何忍取之？」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水土，屢奏乞令

回江南，帝不允，后退而厚待之，后又嘗諫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時

泰謂觀朝氏之言，其賢不在宋社后之下。

丁南湖。朝氏之賢有四。見宋亡而不樂。因歎自古無千歲之國。一也。不欲宋府庫遺物。二也。厚待宋太后全氏。三也。讓世祖勿奪軍民之業以牧馬。四也。

世祖得此賢妃，其美不亦宜乎。

三月，許衡卒。年七十**衡**嘗語其子曰：「我不生虛名所累，竟不能

辭官，死後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

矣。」及卒，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後附司徒。封贈國公。諡文正。

許浩。春秋雜事夏之辨。胡鑑謂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掃然怒。今觀浩大家也。許衡以宋信仕元。反不知童子之見義。

邱文莊。仕元之臣。衡為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衡臨終之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為許之計奈何。曰隱居教授。明慎立言。如劉

因之廉召不屈。出而垂釣。可也。

袁了凡。許衡新鄭人。以金太和元年生。公固非宋人也。據關德元。殺宋之舉。公蓋有紅蓮之思焉。邱文莊謂公不當仕元。觀德終始以務實。若以力取。必致兩國之生靈。公復何賴。又謂許子儉以生民為念。盡勸世祖以和。睦鄰。處肩南北之民。庶幾有及人

之功。得以少掩其轉輿之罪。而齊子乃不及此。則少室矣。豈亦未見圭齋集所著公神像碑耶。

○秋八月。擊日本兵十萬餘死於海島。還者僅三人。

○九月。詔焚毀道書。諭天下。從樞密張易言也。

○壬午。至元十三年。益都千戶王著。殺阿合馬於闕下。○時阿合馬

專權自恣。病國欺君。著因人心憤怨。矯制殺之。帝命討亂者。著臨刑

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日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朝臣

王憚曰。著激於義。捐一身為天下除害。事既露不去。自縛詣司徒。以

至臨命。氣不少挫。而視死如歸。誠殺身成仁者也。

袁了凡。王著素無怒於阿合馬。為天下除害耳。昔商客曾執羽箭於馬後。欲以食

長博飯之性。乃又誤中於阿合馬。去伏於太行。齊齋欲以銳筆奏始皇。而不中見殺。張

全亦見殺於秦神。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已塗厥於著之手。若可無五子之恨者矣。

○詔戮阿合馬屍。途窮治其黨。○阿合馬死。帝猶不深知其奸。令

中書毋問其妻子。及詢李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

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屍。縱犬食其肉。百官士庶稱快。子姓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

丁南湖。歷代奸臣肆虐。第以其君之可欺也。元世祖豈可欺者乎。而阿合馬欺之。至

得非馬之借之乎。是故君子於世祖之受欺。

實焉而必備。於王著之報殺。藉焉而必輕。

○四月。以和禮霍孫為中書左丞相。降甕吉刺帶為留守。同簽樞密

院事。

定民
開貸
息法

殺宋
丞相
文天
祥衣
帶贊

設鹽使司賣鹽引法擇利民者行之

定民間貸錢取息之法以三分為率

十二月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即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數千人欲取文丞相帝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不忍遽揮之使退左右力贊帝從其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有詔使止之至則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前漢

呂氏中

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與國者多矣。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而不悔。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名與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許有干宋許士三百年。得士之盛。棟漢唐而遺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其變不廢。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焉者。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袁了凡文文山之亡。舉士徐景隆威勸以銜弔之。領聯云。魏似漢王封諸日。此知民旨也。元不殺丞相。丞相自可以毋死。乃亦將知雲長風旋曹氏也。元於丞相。亦可謂有禮矣。公欲義不屈。使然能待以不死。則公固嘗曰。異日得以黃冠備顧問。則雲長之事。若者公優為之。雖或一時之權。然其子亦授供餉於武王矣。

徵處士劉因為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容城人。

天資絕人。日記

千百言。過目成誦。初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邵程朱之書。一見即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論其學之所長。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薦之。詔徵之。至擢右贊善大夫。尋以其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

周靜軒志於道德者。則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則道德不足以移其意。分而不知勢分者矣。故曰前朝劉翁其身。後則愛者天下。劉因銳志古儔。不求聞達。可謂知性其歸於天性之思焉何如哉。故其辭歸。以隱居之。

張時泰觀因所論四賢之學。可謂理矣。非見道之明。能如是及其歸也。又一無所受。益足以見其清風高節云。

始海運。初。宋季有海盜朱清。與其徒張瑄。備知海道曲折。尋

就招懷。二人遂言海運可通。乃命總管羅璧暨瑄等。造船由海道入京。忙兀解言海運為便。遂立萬戶府四總其事。止令清瑄二人掌之。
癸未至元二年。十年。春正月。立弘吉刺氏為皇后。時帝春秋高。后頗預

朝政相臣常不得見帝。輒因后以奏事焉。初弘吉刺之族。從太祖起兵。有功。尋立其女為后。遂與約曰。弘吉刺

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故元世祖后。多其族孫。

丁南湖前朝氏有輔政之功。後朝氏有預政之罪。夫立后以德不以嫌。何拘拘於朝

專交嬖。不脫。大宰之罪云。

乙酉至元二十二年。詔發宋會稽諸陵。從西晉嗣古妙高之請也。發陵取寶器。時六禮民有好義者。無取諸帝陵骨殖之。種冬青樹為記。取別骨換之。此不幸中之幸也。

十一月。皇太子真金卒。太子初從姚樞竇默學。仁孝恭儉。尤優禮大臣。一時在師友之列者。非朝廷明德。則布衣節行之士。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轡。造作和市。有係民之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卒年四十三。

丙戌至元二十三年。春正月朔。罷朝賀。以皇太子故也。

二月。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用御史臺臣之言也。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帝素聞趙孟適音葉李名。密諭文海往江南博采知名之士。必致此二人。文海復薦宋宗室趙孟頫音。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

孟頫字子昂。實畫精絕。時微諷明朱子之道。而力行之。雖承襲辭疾不赴。歷居授徒。聖者恒為勿軒先生。

張時泰文海歸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亦仲於父兄之歸。則曰不共戴天。今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歸也。孟頫仕之。其無恥孰甚焉。昔者。王廷議

立按察使
行郡縣法
訪求江南人才

孟頫音。及張伯淳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用之。孟頫字子昂。實畫精絕。時微諷明朱子之道。而力行之。雖承襲辭疾不赴。歷居授徒。聖者恒為勿軒先生。

張時泰文海歸宋宗室趙孟頫。帝擢用之。嗚呼。亦仲於父兄之歸。則曰不共戴天。今宋與元。正不共戴天之歸也。孟頫仕之。其無恥孰甚焉。昔者。王廷議

儻不死建康之難。君子非之。若孟頫之事。其天譴人合。又王龜之不同者也。雖書畫精絕。烏足取。

丁亥。至元二十四年。

設國子監官祭酒一員。司業二員。監丞一員。博士二員。助教四員。生員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隸集賢院。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時江南諸縣各置教諭二人。又用廷臣議。諸道各置提舉司。設提舉儒學二人。統諸路府州縣學祭祀

錢糧之事。

戊子。至元二十四年。

四月。召宋故臣謝枋得。力辭不至。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文海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其列。

枋得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

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至愚極聞。決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既而留夢炎。

宋狀元。後降元。亦力薦之。於上。枋得復遺書夢炎。言江南無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取。春秋以下之人才。

本不足道。今欲求一人如瑕呂鉛甥。程嬰忤白廝餐卒。亦不可得。辨

論凡數千百言。卒不行。【發明】時宋已亡。而猶書宋語者。嘉其不忘故主也。書辭

回視當時。兩首就。傷者。豈不風馬牛之弗及。若枋得者。不可謂非仁者之勇也。

己丑。至元二十六年。四月。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

國初枋得設卜肆於建陽驛橋傍。小兒賤卒亦知其爲謝侍御也。至是福建參政魏天祐朝京。佯召枋得入城卜易。逼以北行。輿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亦甚容忍。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襄陽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臥眠籬中而去。渡采石。復不食。自是只茹少蔬菜。積數日困殆。四月初一日至燕京。初五日卒於驛。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

國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

國平生無書不讀。爲文章高邁奇絕。汪洋演迤。自成一家。學者師尊之。所著有詩傳註疏行於世。

周靜軒

枋得之死。或以不達爲嫌。當時魏天祐亦以安仁之敗何不死爲責。是皆未合於義之論也。方其安仁之叛。雖無成功。是即張良博浪。蒙漢伏轡之處也。使其一而而勝。豈不爲義士之大伸乎。迨夫兵微而還。權身關里。然其心未嘗不在乎宋也。所以因而斃。而弗克效死者。以其有老母在耳。心豈不曰君國既亡。職分當死。然慈親尚在。則於義未安。於情未忍。故前者微之不至。則守義之心可見。後者持勢強

地之輔。執之至熱。則其不屈之心可知。迨夫特立不撓。絕食而死。是即夷齊。必食周粟

之心耳。嗚呼。苟得全節表表於世。又安可以死之便遂而報謝之哉。

舒梓溪

泰山守信州。大結民兵。捍庇饒蘇。隱然一長城也。比敵退。執政者欲假軍費羅之何耶。明年賊下安仁。攻信州。人遂不守。則先生變姓名以去之。宣矣。雖其才略有非文山比者。然十年之久。猶拳拳以武王太公之興誠繼絕望在元之故臣。是其一念不能釋宋之誠。豈有異於文山哉。嗚呼。使文山之忠效於前。則宋之非未

必侈也。使泰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也。然則二先生所得於道者。不與有以勝天乎哉。一死以成仁。固不足為先生多也。

翰林學士王磐卒。年九十二。贈太傅。開封府歸國公。諡文忠。磐字文

平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號萬石王家。

庚寅。至元二十年。春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及江南學田糧穀。

八月。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死官吏民七千餘人。壞倉庫局四百餘間。民居尤夥。

辛卯。至元二十八年。

五月。頒行至元新格。**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右丞何榮祖世業吏。而榮祖尤所通習。初

以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輯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至是奏頒行之。

癸巳。至元三十年。春正月。前右贊善大夫劉因卒。年四十五。無子。延祐中

贈翰林學士。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按因保定容城人。父建。遷於性理之學。師姚和。為左正郎尚書。因性不苟合。不安

交。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諸居教授。師道嚴尊。弟子造其門者。購材誘教之。皆有成就。所居扁之曰靜菴。學者稱菴翁先生。所著有四書精義三十卷。詩五卷。楚丁亥集。

歐陽玄贊例點之狂。而有折上風雲之舉。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以高

麟瑞風風。固守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齊。一出而表秋成。則其志不

世祖

甲午。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夏四月。皇孫鐵木耳即位於上都。大赦。

張美和

世祖以甚宏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備術。受養厚。每遇災傷。免租賑餉。艱苦。俸等不問。但知設民。使今年盡賦。北京西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

以二萬人往。人給鈔二錠。其後五千人往。備密臣官宜追徵不行者鈔二萬錠。帝曰。非

其人不行。乃限中止。勿謂其存心如是。用能以夏變夷。

梁臨江

元之有天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國之廣。亘古所無。然世祖之約。雖世世不乏。而況於下。莫究其用。帝以兵用者。惟吏師而已。其為法如是。是以

朝野苟合之政。而士無嘗得之風。官有貪婪之責。而吏多欺誑之文。將承保萬邦。比隆

未之思乎。

王敬所

世祖平宋之後。雄心未息。又在交趾。據日本。伐占城。兼之四方反叛。而一之以兵。遺棄殘性。游氣騰魂。皮剝摩盡。殆歎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久且

多也。彼既以兵立國。聚散調起。挫破靡爛。以攻取則有餘。虜將標祖。夷風苟簡。以

守文則不足。故北控制次第。以及臣下謀謀。雖有一二可操者。而

咸武享國不承。蒞治未卒。殆及順帝。期倒髮毒亂。幾於夷矣。

十二月

開府儀同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伯顏卒。封淮安王。

梁臨江

伯顏深喜。將三十萬衆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舉事靈朝。吳美惟衣衣。未嘗言功。可謂一代之良將矣。

成宗皇帝

名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真金第三子也。世祖崩。諸王立之。在位

守成。末年連歲饑。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致上思州賤黃勝許。偏州歐劉

六十。雲南土官宋隆濟。緬州州會長阿那那少等反。時有小警。然不至於崩墜者。去

世祖未遠。以成

漸具在故也。

乙未

元貞元年。二月。翰林學士承旨劉夢炎致仕。自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

炎致仕。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葉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

劉夢炎致仕

伯顏卒

炎臣之父執其人厚重篤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買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廣義）孟頫論夢炎人品。要亦為己而設。及世祖右葉

袁了凡

袁了凡與夢炎皆宋人。同事世祖。其禮接委任同。而賢優劣之判。昭然不

自知有榮可。知葉李之斥實似道而不怪葉李之薦榮哥。此又睡之在於目前也。孟頫能因帝之愛似道。因推之於榮哥。度已未可諫。又薦應徽里使言之。與級長驅之言。強偏於太行李處相類。然李處不言而微里言之。可謂忠已。世祖寄任榮哥如手足。一言而悟。棄之如快糞。抑勇矣哉。

丙申元貞二春正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才為太素凝神廣

道真人領江南諸路道教

丁酉

大德元年春正月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

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供億煩重民不聊生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帝大怒勅完澤不忽木鞠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之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之帝沈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

戊戌

大德二年

春二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

真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

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奈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諳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征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爲赦中外逋負。尋拜右丞。

開鐵幡竿渠。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爲過。縮其廣三分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己亥。

大德三年。

春正月。詔遣使問民疾苦。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二。

十月。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發明】成宗頗能垂念。命省田租。則其愛民愛民之心。可謂一舉而兩全矣。豈不爲感德之事哉。抑亦直書。蓋予之耳。

壬寅。

大德六年。

春正月。帝詔大臣曰。朕聞江南富戶。侵佔民田。以致貧

者流離轉徙。卿等嘗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墾書。依倚以欺貧民。官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之爲便。卽命行之。毋越三日。

癸卯。

大德七年。

三月。江浙平章脫脫。遣發朱清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

重賂之脫脫以聞帝諭之曰朕以江南任卿果能爾真男子事也其益恪勤乃事賜以黃金五十兩。

○岳鉉進大一統志賜賚有差。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以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尙書旁採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明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諡文安。

周靜軒闕周士未嘗書辛者。辛處士所以錄賢也。漢祥得朱子不傳之緒於遺經。抱遺以深予之。不求聞達。是蓋輕富貴於鴻毛。而重積德於泰山者也。故特書於歷

○乙巳大德九年四月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

以六十萬錠售其直省臣有謂左丞尙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售之不爲過矣文問何所用之答曰舍之可不渴鬻面可使目有光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其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哉。

丁未。大德十一年。春正月。帝崩。懷寧王立。是為武宗。

丘文莊世史於世程者死。而成宗以卒書何。視魏明發惠例也。夫夷狄固不可主。其罪固輕於德。主惠者也。

武宗皇帝。名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初封懷寧王。領兵北邊。屢立戰功。創治改法。故其封爵太盛。而差授之官衆。賜賚太盛。而泛賞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者矣。

丁未。大德十一年。六月。以母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哈剌哈孫仍右丞相。答剌海左丞相。

七月。加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續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尙資神化。助我皇元。翰林承旨閻復之辭也。

丘文莊按自古稱說。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象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儔之之和而時出少之。蓋假假之詞。非真言之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竊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變。毫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與秋。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東漢之後。於千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哉。由是推聖人之心。竊恐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八月。中書右丞索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以進。帝曰。此乃孔子

以綱
守綱
王宣
至聖
大成
子孔
加孔
子星
弟太
改母

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以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以下皆賜之。

徵處士蕭勳為太子右諭德。**勳**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賢殿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諡貞敏。

丁南湖

聖人教三年學，不志於職，不易得也。蕭勳初為府史，上官語不合，即引擯學士司業，皆不赴。禮祭酒諡德，一至京師，即引疾辭。是三十年不志於職，擯聖人復起，錄亦深許者也。論者謂其與求近君，至於論德，而因疾始去，則實之太過矣。

戊申

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初為都指揮使。時帝封

懷寧王，總兵漠北，問人才孰可大用，阿沙不花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脫脫從行。後果為名臣。及帝即位之後，有所愛近臣，命賜鈔千五萬貫，阿沙不花頓首曰：「以蹴鞠而受上賞，則奇技淫巧日進，而賢者日退矣。」將如國家何？臣死不敢奉詔，乃止。雖謂黃帝所造，以練武也。事知有才，蓋臣始故以帝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人珍之味，不知御，黃金之身，不知愛，惟麴蘖是好，姪

嬪是耽。是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得直臣。遂拜右丞相。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六月。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邦寧在宋爲小黃門。

初從儼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廷。至是帝欲以爲江浙平章。辭曰。臣以闕廢餘命。前朝赦而用之。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臣不敢奉詔。帝大悅。加司徒。遙授左丞相。仍領太醫院事。

十月。以西僧教瓦班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宦官居中書。以僧人居文苑。亂常甚矣。

十二月。故右丞相答剌罕哈剌孫卒。爲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圖畫。重儒術。世祖錄勳臣後。命掌宿衛。號答剌罕。成宗之世。進右丞相。言治道必先令守。乃精選。定官吏職罪十二章。至是卒。

己酉。至大二年。八月。置太子右衛率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

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

置太子右衛率府

以爲西僧翰林學士承旨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署行。語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遂止。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王均字也。議者勿啓。

○庚戌。至大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爲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譖於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弟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也。李孟字也。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卽命搜訪之。得

於許昌隱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廣義。即觀仁宗之起李孟武宗之廢。一以全青宮之義。仁宗其賢乎。孟。可謂兩得矣。一以

○辛亥。至大四年。春正月。帝崩。

○皇太子罷尙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崇實寶。入王罷。流忙哥鐵木兒於海南。○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誤國者。欲悉按誅之。延慶使楊朵兒只諫曰。爲政而首尙殺。非帝王治也。太

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言脫虎脫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李羅鐵木兒等。好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爲各省平章參政等官。宜加罷黜。從之。尋復以行尙書省爲行中書省。百司庶務。復歸中書。廣義。仁宗也。改其兄之不審。其賢於武宗遠矣。故特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周靜軒說虎脫等變亂舊章。備壽百姓。其罪亦已甚矣。五刑五用。舍此而誰適。皇太子既知其弊。悉皆改革。脫虎脫等則謀。忙哥鐵木兒則統。所以分首從而權輕重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新政令。則四傳困窮。而天之覆亦承終矣。是乃撥亂反正之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而前世豈不再之一決哉。故特表而出之。

召先朝諳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璣李謙程文海等十五人詣闕同議庶政。陳天祥等五人不至。李謙至。首陳九事。劉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路。重名爵。節財用。興學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諭之曰。學校人才所自出。卿等宜數詣國學。課試諸生。勉其德業。孟貫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其家居授徒。遠近爭從之。商挺王博文折行輩與交。郭彥通稱之曰。宰輔之器也。

三月。皇太子愛育黎拔力入達。即皇帝位於大明殿。是為仁宗。大赦天下。

王敬所宋太祖傳其弟太宗。均以及子也。而懿昭至於自殺。武宗傳其弟仁宗。均以及子也。而和世球幾於敗亡。宋太宗元仁宗。皆號有人君之度者。而一顯身謀。遂入編罔。頓逆前理。幾成兩變。雖本透兒已矣。始皆而亦為之。俄何言哉。懿昭之死。既絕禍本。而和世球延安之難。幾至不測。扶蘇之死。陳勝假其名足以亂天下。而况武宗之骨未寒。世球之禍未失。使禿魯無等非庸人。則周王之正位號。豈在天歷之日哉。

敕百司改陞品級者。悉復至元舊制。帝諭中書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曉法律老臣。斟酌重輕。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則抵罪者庶無冤抑。又諭太府監丞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自今一縉之微。不言於股。毋輒予人。

李孟
宰輔
之器
仁宗
即位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於孔子。○邦寧既受命。行禮方就位。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許。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周靜軒○帝既不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庶幾可也。今乃以邦寧屬奴。事此非禮之祭。仁宗知微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之禮。則欲算孔子而反所以褻孔子耳。

○初。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太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爲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爲己任。見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濫。風俗太僭。僣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爲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爲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增國子生爲三百人。帝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木等。

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學生爲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讀。著爲定式。既而李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臣日以凋謝。四方儒士有成材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任用之。

內降旨

十二月。詔停內降旨。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黜陟。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代。或職等進階。僭授國公丞相等職。諸司已裁而權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僞。豈能盡知。壞銓選法。莫此爲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仁宗皇帝

名愛育。諱。力。八達。顯宗次子。武宗同母弟也。武宗以帝爲皇太子。武宗

繼衛。愛養民力。政改爲治。一遵世祖成憲。爲元盛德守文之主矣。

圖王子

皇儲元年。

春正月。帝諭中書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

等毋得輒擬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乃萬世公論也。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敕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和史
第一
時公
論國
史院
萬世
公論

六月。敕左右勿僥倖乞加官。

○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

受封王之爵者。前後相繼。於是戒左右勤職業。勿妄倖僥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跡於朝。比者雖令追卽裁罷。會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又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

周靜軒

仁宗卽位之初。首爲此制。敕令左右勿乞加官。則其防微杜漸。革虛濫之之誠心也。貞書於冊。蓋予之耳。

十二月。中書平章李孟致仕。以樞密副使張珪代之。珪淮陽王張弘範之子。成宗世。珪奉使川陝。問疾苦。卹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遷南臺侍御史。至是爲相。

癸丑。

皇慶二年。

春二月。帝諭近臣曰。回回以寶鬻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以爲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

紀天
上論
時政

以李
孟為
翰林
學士
承旨

科舉
行

○**御史中丞郝天挺**上疏論時政。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帝嘉納。詔中書舉行之。

○**丁南湖**。天挺為元好問子弟。初蒙世祖嘉其容止。及遇成宗。遂其肯言。賜黃金百兩而不受。至仁宗。數召共論大政。成星臺之治。所陳七事。乃其一功也。厥父和著武略於太宗憲宗之世。則天挺可謂世臣之賢者矣。

○**六月**。以李孟為翰林學士承旨。先是孟言於帝曰：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予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從之。孟在政府。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及。乞罷政權。避賢路。帝不許。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賜鈔十萬貫。又為治第。孟曰：所望於陛下。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

○**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發明〕崇儒重道。尤為國見於仁宗之朝。其為善矣。蓋世祖既未能行。成宗又不能舉。而武宗亦未能及。仁宗慨然創始。從祀廟庭。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則其崇儒先重吾道之意。彰彰明矣。所以卓冠羣倫。冠焉元世之合主。

○**丘瓊山**。自唐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發明。衡翼之訂六經也。世之儒者。必於大經之道。躬而行之。翼而明之。然後得以與於從祀之列。苟舉其書而不讀。恃其體而遊說。陪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否。春秋一經。繫係尤大。宋王安石變春秋之經者尚。一時羣小附和。羅賈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卒定。禡而去之。元之許衡。則神春秋之道者也。來教之。內復外夷。一會之頃。向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為君子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備資衡可乎。曰：此朱子資備揚雄之遠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何資焉。

○**十月**。以行科舉詔天下。期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其賢者

能者。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策之於廷。賜以及第。出身有差。從李孟請也。

甲寅。延祐元年。春正月。敕各省平章為首者。及漢人省臣一員。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

丁南朔。詔行科舉。特倣唐宋之舊規。詔求遺逸。乃用商周之故事。元之用夏變夷。至是可為感矣。

六月。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乙卯。延祐二年。春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賜進士恩榮宴於翰林院。

周靜軒。仁宗諱。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自俱如歲。是以皇極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

功光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為一代之規模者矣。豈不美哉。

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發明】去年夏。書敕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至是年五月。僅克除期。而書加宦者續元暉昭

文館大學士。會與學士之職非文階乎。此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欲之挽括也。

十二月。旌表汀州寧化縣民賴祿孫孝行。**蔡九五之亂也**。祿

孫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象入山避之。盜至。象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

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寧殺我。毋傷我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

祿孫含唾啣之。有音句反。吐沫也。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

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郭守敬卒

王恂守

以趙孟頫

為翰林學士承旨

世孫

所獲

鐵木迭兒

仁宗

丙辰延祐三年春二月太史令郭守敬卒。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

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歎服之。王禕曰。自

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

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

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問之者。言國史不

宜令趙孟頫典。帝曰。子昂孟頫字世祖所簡拔。朕置之館閣。使典述作。

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復厚賜之。廣義子昂以贈宋宗室。臣事仇元。其體固不足言矣。若其修史至強弘範暨匡山之

日。其視陸秀夫張世傑為何如人耶。嗚呼悲哉。

戊午延祐五年夏以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鐵木迭兒家居。未逾

年。復賁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之。莫不震駭。時御史中丞趙世延

論其不法數十事。并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導東宮者。又四十餘人。然

以太后之故皆不聽。殺明鐵木迭兒奸邪小人。爰緣進取。以之為太子太師。則鐵何所不為太子原乎。是時趙世延論其不法。帝皆不聽。嗚呼。

己未延祐六年春正月帝御嘉禧殿。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

耶。朕維太祖創業艱難。世祖混一區宇。兢業守成。恆恨不能當天心

繩祖父。使萬方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此。固非卿等所知也。

庚申延祐七年春正月帝崩。

史臣斷論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儲德備術，亦留心經典。嘗曰：修身治國，儲實業，揆然無欲，不事遊說，不喜征伐，不崇貨利，常有近侍言買人售笑者，帝曰：吾服御粗，不欲飾以珠瓊，生民膏血不輕耗，伶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盡財相導。言者懼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賞。大官進薦，必分賜賞。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怛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以致太平。文
物典章，號為極盛也。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是為英宗。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

講學士。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己，讒搆於上，盡奪其前後封拜

制命，撲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

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入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

如。由是無敢言者。〔廣義〕即觀孟以仁宗東宮舊恩，頗懼至此。仁宗既崩，孟勢孤矣。於時即當隨去可也。然則可去而不去。孟焉得為智

乎。

鐵木迭兒以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嘗劾其奸，誣以不敬，下獄請

殺之，不許。帝幸涼亭，從容謂近侍曰：頃者鐵木迭兒必欲置趙世延

於死地，朕素聞其忠良，故每奏不納。左右皆稱萬歲。

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帝將以四時躬享太廟，命禮官與

中書翰林集議其禮制。曰：此迨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於對越，而

有所損焉。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服袞冕以行禮。至仁宗室，輒

歔歔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是始以明年正月，四時親享。歲以為常。

禮畢還宮，鼓吹交作，萬姓聳觀，百年廢典，一日復見，至有感泣者。

英宗皇帝名煇，第八子也。在位四年。爲御史大夫，繼失等殺於行轅。

及嗣位。用法無私。果於懲。殺。奸黨畏罪。寢捕大變。

辛酉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以元夕張燈。結彩樓於宮中。設宴。時居先

帝喪。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上疏。拜住謂當進諫。卽袖其疏奏帝。既

而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希孟養浩字。卽命罷之。賜養浩金織幣一帛。一以旌

其直。廣義。養浩之言。豈特元人之所當戒。實萬世有天下者之所當法也。英宗悅其言。以旌其直。不究而能之乎。

周靜軒養浩字。養浩大矣。英宗因張養浩之言。尋爲革職。是一舉而聽言革弊。皆在其中。

又豈其他淺薄自賢者比哉。故編目特揭而書之於后。則予之意蓋可見耳。

壬戌至治二年冬十月。以拜住爲右丞相。嘗語拜住曰。朕委卿以大任

以乃祖木華黎佐太祖。安童相世祖。卿念祖宗令聞。豈有不盡心者

乎。拜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

事大。識見有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

幸甚。有言佛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

若治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嘗謂拜住曰。今亦有如唐魏徵

之敢諫者乎。對曰。槩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

魏徵敢諫之臣。帝善之。

丁南湖

拜住有三畏之言。而終身事業。罔不踐之。生能成乎相業。死能共乎君難。可謂一代之全人矣。回思王安石三不足畏之言。生則誤國。而死則遺臭者。

拜住
爲相
三畏

非強
希孟
不敢
言

何其賢不食
之相遠耶。

○癸亥至治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爲翰林直學士。○時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

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用力聖賢之學世祖朝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成宗元貞初澄游龍興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以應奉翰林文字召之有司敦勸久之乃赴而代者已至澄卽日南歸仁宗朝爲國子監丞陞司業澄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學士以疾作不果赴至是除翰林學士。

○敕寫金字藏經。○時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使速速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諭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

蟲同類。其徒遂創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其幾。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廣義〕吳璽拒元人之節。可謂不忠而嚴者矣。璽之寄。豈曰無人。

周靜軒

三代之後。漢君宣諱。如漢武之表章六經。明帝之臨雍拜老。唐太宗之增廣生員。明皇之作孝經序。宋真宗之頒九經於州縣。此皆攝在簡策。為可考者。迨至有元之世。事佛漸盛。如作佛事。幸佛寺。寫金字經。兩見綱目。君子前後書之。略無假借。皆所以著其崇尙虛無而不知禮義之失也。傳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安有天子崇尙虛無而欲化天下於禮義也。豈不難哉。

秋八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坡。是夕。御史大夫鐵失等。殺丞相拜住。遂弑帝於行幄。迎皇叔嗣晉王立之。為泰定帝。

周靜軒

宋萬載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君子美其能死君難。夫君殺而大夫死於其難。取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官而書左丞相。綱目之所賢也。鐵失將弑英宗。拜住而生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拜住。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綱目繫拜住。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懼。有國之急務也。綱目取法春秋。故其書法如此。為後知春秋綱目。前後一轍。而亂臣賊子。始無所逃於斧鉞之誅矣。

梁臨江

拜住為相。振立紀綱。然舉國深。裁不急之務。杜倖倖之門。加惠兵民。輕徭薄斂。英宗倚之相。與勵精為治。時天下晏然。國富民足。遠與古未聞中國者。皆來朝貢請吏。而

泰臣畏之。卒搆兩難。惜哉。

九月。帝既誅逆賊鐵失等於燕都。並戮子孫。籍其家產。

十一月。帝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

泰定皇帝

名也。孫鐵木兒。順宗之長子。裕宗之嫡孫也。初封嗣晉王。及英宗傳統。以支庶入繼帝統。在位五年。祖於上都。○帝在位。異異迭見。鐵守成法以

行。天下無事。稱治平焉。

泰定
帝錄
鐵失

鐵失
弑帝

甲子。事定元年。春二月。浙江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遂命學士吳澄等進講。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諸書。

丁南湖

事定之始。其兩載者乎。始開經筵。而又教不闕。慈受佛戒。而與習尚存。而

乙丑。事定二年。正月。山東廉訪使許思敬請頒族葬祭。禁用陰陽相地邪說。

六月。中書參政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生逆謀。自今軍衛之職。乞毋以大臣領之。庶勳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丙寅

事定三年。

春正月。徵前翰林學士吳澄不起。

夏四月。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

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汙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得誰何。且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丁卯。泰定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八月。諱陀河

盜。

戊辰。致和元年。九月文宗改天歷元年。二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於帝師。

七月。帝殂於上都。文宗不爲立廢諱。世止稱泰定帝。立太子王禕於上

都。

梁寅。泰定之世。從異數見。君臣之間。亦未見其引咎責躬之實。然能知祖宗之法以行。天下無事。號稱治平。越其所以爲足稱也夫。

初。武宗殂。弟仁宗立。約以次傳於帝。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丞相

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爲太子。又與太后幸臣失列門

譖帝於兩宮。謂仁宗及太后。封帝爲周王。出鎮雲南。行至金山西北。諸王聞

帝至。率衆來附。因居北部。遣使詣燕都。命收百司印章。時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居留守。遂謀舉

義。大會羣臣。從兵皆露刃。令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謂周王禕天下正

統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

以帝遠在沙漠。猝未能至。而帝弟懷王時徙江陵。乃迎入燕都。懷

王固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

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朕意。布告

中外而後可。

九月。懷王襲皇帝位。改致和元年爲天歷元年。明告中外以攝位

之意。是為文宗。時倒刺沙在上都。已立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為帝。遣兵

分道攻燕都。敗績。齊王月魯帖木兒等以兵圍上都。倒刺沙奉皇帝

寶出降。泰定嗣帝。不知所終。

丘文莊

考元史書阿速吉八不知所終。而此書謂帖睦爾殺之何。法春秋趙盾之意。則非其所有矣。泰定初立之年。即立阿速吉八為太子。至是五年。名分已定。圖帖睦爾

遣兵攻之。以致於死地。史不明言其所以致死之由。然所以致死地者。圖帖睦爾也。故不追究其用擬與刃也。

張時泰頰目書圖帖睦爾兵陷上都者。與均穿袂君而董狐特書趙盾意同。諱首惡也。

十一月。文宗遣使迎周王和世琜於漠北。

己巳。天歷二年。春正月。周王和世琜稱帝於和寧之北。是為明宗。

明宗皇帝

名和世琜。武宗長子。初封周王。世鎮雲南。泰定帝崩。大臣燕帖木兒謀逆。廢帝弟懷王圖帖睦爾攝位。即文宗也。文宗遣使迎帝。正號于

和寧之北。立文宗為皇太子。未幾。復立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帝怒甚。在位僅半年。

宗使撒迪等還京師。帝命之曰。朕曩日嘗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

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今古得失治亂。卿等至京師。

當以朕意諭之。

丁南湖文宗變位本志也。漢之嫡也。明宗既受其讓。亦當至京。朝見百官。雍

容揖遜。以折彼之奸心。夫何愈於即位如此邪。故韓頰目斥之曰。周王和世

自稱之罪。與王若等同律矣。

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

燕帖木兒

見帝於行宮。率百官上皇帝寶。帝嘉其功。以為太師。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省院臺而已。宜擇人居之。乃用哈八兒禿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

○四月。帝遣使立文宗為皇太子。○六月。皇太子發京師。北迎帝。

○九月。丙戌。帝次於旺忽察都。皇太子入見。庚寅。帝暴殂。人疑文宗殺兄。皇太子襲位於上都。

胡粹中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別突慳。即奔入帳中。取出寶璽。扶文宗上馬南奔。其虛誠可疑也。

文宗皇帝名圖帖睦爾。武宗次子。明帝之弟也。初封懷王。由居建康。以政和元年九月襲皇帝位。改元天曆二年。迎明宗於沙漠。明宗立弟為皇太子。明宗祖。帝復即位。

○十二月。以西僧輩真乞剌思為帝師。○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

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木魯朶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慄然。

○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尋卒。養浩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勤學業。養浩幼遇人有遺緒幣於道。追而遺之。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乃晝則默誦。夜則張燈讀。由臺省掾為棠邑令。毀淫祠三十餘。武宗時。拜為監察御史。上疏萬餘言。當國者不能容。改授翰

明宗暴殂

以西僧為帝師

以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

林待制復搆以罪罷之。仁宗延祐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請謁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毋勞謝也。」至是爲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卽散家之所有，以與鄰里。倉乏，旣卒。年六關中民哀之，如失父母。贈功臣號。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廣國公。諡文忠。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言居官之道。子引拜南

丁南湖

元史養浩本傳。首稱幼有行義。孰學業。則其功名之遺美。殆本之行義實行義也。字方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止之。乃於書則點綴。夜則誦經釋論。是其學業也。

庚午至順元年春正月，命趙世延、趙世安纂修經世大典。

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位**列七十二子下。

湖廣嶺北道經歷范粹卒。

粹字德儀。清江人。

天資穎異，雖癯然清寒，若不勝

衣，而卓然自樹於流俗外。家居養親，固窮守節，耽詩工文，用力精詣。人罕知者。年三十六，始客京師，卽有聲諸公間。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爲翰林編修。秩滿，除海南海北道廉訪司照磨。巡歷遐僻，風波瘴厲，無所憚。所至興學教民，雪理冤滯。遷江西湖東道，又改福建閩海道知事。天歷二年，授是官。卒。年五十九。四任佐風憲，謹身守法，不可干以私。疏食水飲，泊如也。吳澄志其墓，以爲特立獨行之士。可方東漢諸君子。

吳澄卒

丁南湖吳澄仕夷。遇不能以特立獨行自處矣。而乃以此縲紲博耶。東漢黨 辛未至順二年。諸君子多委赴難有死節。慘不與清繼一文士。安得與之比哉。 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泰定間。謝特錄。從學者至數百人。所著書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

大戴禮等書。卒贈嘉川郡公。諡文正。

周靜軒

吳澄語心浮薄。講學力行。著書立說。羽翼吾道。誠當代之大儒。故卒而其官以經子之。

丘文莊

長文以許衡之卒不書官。而遺書官何。且加之以元也。衛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為之用。其心向有不償焉者。唐宋朝野實錄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者幾何。而頗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壬申

至順二年。春三月。坤川。有一井。舊名曰金鳳芳池。天歷初。

地震。鹽水湧溢。川民侯坤。願作什器煮鹽。而輸課於官。詔四川鹽運

使主之。

六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言銓衡之弊。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

州郡之任太濶。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

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併。其外有選法者。併入中書。

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

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

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授郎官御

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尙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

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續非出類。守不敗

官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

陳思謙之銓衡

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圖** 秋八月。帝殂。元統二年。廟號文宗。

寧宗皇帝 名懿。瑞寶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鄜王。文宗殂。遺命傳位於帝。帝年七歲。在位二月而殂。

○**圖** 冬十月。庚子。鄜王即位於大明殿。大赦天下。先是文宗崩於上都。皇后以文宗遺命。傳位明帝子。時妥權帖木兒出居靜安江。帝以文宗眷愛之篤。封鄜王。留京師。太師太平王右丞相燕帖木兒請立帝以繼大統。於是遣使徵諸王會京師。至是即位。中書百司政務咸啓中宮。取進止。

○**圖** 十一月。鄜王殂。年七歲。廟號寧宗。

元朝總論上

張四知曰。皇皇鉅宋。八葉重光。吳德秀奏疏。十二傳而嘉王受禪。史斷。寧宗初封嘉

王。受光宗內禪。後有史彌遠。仁柔之質。說盡精義。皆閭弗聰。侂胄彌遠。遙弄國柄。史斷。帝

制於權臣之手。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金人歲擾疆場。烽燧不息。蒙古部長。元始祖母曰阿

肱背。肱背。後有史彌遠。一乳三子。季曰李燾。又兒狀貌奇偉。沈默寡言。子孫著奇渥溫。胡

肱背有光明輝服。各自爲部。至九世孫也。建統。生子鐵木真。襲爲部長。襲其部長鐵深沈大略。用兵如神。

○**圖** 鐵木真。太祖初名也。東漢。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深沈大略。用兵如神。○**圖** 任撥里班曲律。本華某兒。博兒木博兒。忽赤老溫。元主而出將入相得良

佐用耶律楚材。楚材本遼東丹王突厥八世孫。金尙書右丞履之子也。仕金為中書行右。以備顧問。後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奪烏桓山省員外郎。中書陪。遼降於元。學過術數。心愛大玄。元主命處左作相二十餘年。

森集之師。森音積。爾雅。扶搖曰森。又古文註。大走曰森。騎勁弩良弓之勢。文雅。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原背獲之士。

初揮戈於答蘭赤烏嶺走。初大禮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奉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與其母月倫

既揚鏢於乃蠻。乃蠻音。亦烏合七部人。太祖與其母月倫可汗敗誅。初乃蠻都長大

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赫

赫炎炎已為天命人心所係屬矣。即狀貌奇偉。允濟顯先見之

明能違天而肆其毒乎。金主璽衛王允濟受元主之貢。允濟奇即位之後先

征西夏。初攻拔力吉里寨。及大掠落用城。〇二年取轉運城。〇四年克靈州。夏主出

次取燕南下山東河北五十餘城滅山西河

南六十餘國。十二年克失的迷火因亦兒於等部。〇十四年伐西域高麗等國。〇十五

中原皇帝天上人。明此等亦為之耶。我今年下金府明年

中豈有金主哉。金主嗣位。有詔至元。元主南面唾曰。我

陷金州今年狗金城明年薄金邑。四年侵金。〇五年侵桓昌撫州。〇六年侵

取宣平。〇八年圍中都。下河北河東山東三十郡。破城漢軍律等郡。及大掠平陽太原等

〇九年取彰德等府。懷慶等州。婚金公主。并受納金銀綉帛各萬兩疋。〇十年下燕

〇十一年取晉州澤州等處。太原延安等處。〇十二年取關公等八州。中山等

〇十三年取太原等府。滹澤等處。〇十四年取雄易州。并合河等縣。〇十五年取陳

〇十六年取鄆州東平府。〇十七年取牛心寨河中府等處。遊騎布

滿山東。而狐兔已失故穴。宋學宗伐金。狐兔已子女玉帛且轉

失故穴。人爭逐之。

輸於幹難宮庭。大祖即位於幹難河。汴京一遷，成約隳而長戈指闕矣。文獻

索之宋者貢之元，敗於元者酬於宋，蹙人而人亦蹙之，適足為天

下笑耳。金人則吾人，創黔彌賤。弓矢所傷，日創。迺立尙書，以統遺蒸。置省於宜平。

以備緩場。餘慶實繼山東西魏。督行省以輯降衆，而用端一見。明音。即日班師。元主懷款德，那國。

以鎮西域。西域，朔定。畏達魯。花亦於各城監治。禁抄掠以蘇餘俘，監郡縣

緣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沙主宜早還。楚材曰。此獸名。深慮雄心。遠邁

金夏之主，其握乾符而起朔土，躬神武以膺帝圖。元詔。為後世開

業，不亦甚光極美哉。文。秦。太宗德量寬宏，信任賢輔，政歸臺閣。賦

簡刑輕歲，稔民安人，衍家富。論。行旅不齋糧，稱至治焉。且建

倉廩，立驛郵，聽周孔之教。楚材進說周公孔子。置課稅之所。人若取地稅

商稅，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緡入萬。恢恢乎已有改玉改步，蠻夷為華之

匹，粟四十萬石。因命立十路稅課所。恢恢乎已有改玉改步，蠻夷為華之

氣象哉。迺遵太祖遺命。太祖臨死曰。金精兵在瀋陽。南據遼山。北限大河。難

外。沐念。徵兵瀋陽。千里赴。特太弟。金精兵在瀋陽。南據遼山。北限大河。難

年逋寇，已扼其吭而有之。伯顏伐金曰。百年。侵河間，而完顏俘棄。完

山取遼京。攻鏡風，而守將竄。取河中，而樞密隕。圍中州，而麻斤

授首。陷三峯，而滿阿竊逃。困洛陽，而撒合孛死。薄汴京，而鸞旗播

遷。遷不。汴京。金主棄汴如河北。戰白公，而乘輿夜走。金與元戰於白公。敗。金主夜走

大。迨至蔡州城破，而女貞百年之祚，一旦盡矣。蓋金自崔立之

倡謀金升京西面元帥釀成青城之烈禍

立以金梁王從修。荆王守約。太后妃嬪。宮車三十七輛。宗室男女五百人等。

送青城元連不台殺二王及族黨。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輟苦甚狀。尤甚徽欽之時焉。

○青城黨開封府。乃金人置營之所。即金俘宋之虞。元之作金亦在此。故先正誅其為辱人之。百有六年間。梁王荆王身死人手。會北轅南渡之危。弗酷於

此矣。宋徽欽北轅。齊宗南渡。

太后后王

皇后后皇

閻闕和林。會青衣五國之羞。弗

辱於此矣。宋史。青衣天子。

○幽囚照碧金滿察官叔會金主於照碧。近禁無一人敢奏對者。慟泣雙滿。

會一望悴顏。四顧滑涕之悲。弗

苦於此矣。徽宗知金。途次蕭索。歎曰。守緒自燼。承麟敗亡。

承麟宋時入。守緒宋時入。

守緒守緒。近侍奉徽。合舉火。承麟亦為亂兵所殺。

衣寶盡灰於塵焰。遺禽悉就于俘虜。宋徽金處。

會魂消雪窖。淚灑冰天之痛。弗慘於此矣。祭徽宗文。落馬角之末生。魂消雪窖。未逮。銀灑冰天。

雪窖祭徽宗文。落馬角之末生。魂消雪窖。未逮。銀灑冰天。

蓋敗鯁於元人之千鋒。而收功於宋人之一創。宋將孟珙合。元兵滅金。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報復之巧。鎔鍊不爽哉。史臣。女真既滅。唇亡齒寒。

恢宋不許。金主曰。元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及宋。替亡之理也。

矧際秋高初太祖伐乃蠻。廷諫方春馬瘦。宜俟秋高。○元初

侵宋在甲午秋七月。而方輿之強敵。氣盛鋒銳。

宋臣宋臣猛不可當。因陳蔡之盟。敗

元元為宋滅金。之頃分陳蔡為界。東南界宋。西北界元。會宋爭河。南地。元使王榘來曰。何為而戰則也。自是淮漢間迄無寧日矣。

而河北之師還

鎮北精兵。罔固藩籬。

五球五球。招銳士萬五千人。分屯漢北。契城新野間。名鎮北軍。

而蜀襄淮漢間。迄無

寧日。駭駭乎。有飲馬長江之志矣。趙鑑博。侵唐州。拔鄂州。破

許州。陷利州。狗黃州。攻真州。圍廬州。躡階城。

許州魏音客。而擾與河。穿

金房以瞰襄樊。始雖合謀以破蔡。俄而假道以及虞。

○陸城與河金房

宋理宗罷己錫。

宋理宗罷己錫。

宋理宗罷己錫。

宋理宗罷己錫。

宋理宗罷己錫。

夏樂皆州名。雖趙范孟珙杜呂余曹等捷書屢凱於江南。杜果敗元人於安豐廬州等。趙范敗元人於上聞。孟珙敗元人於江陵黃州等。呂文德兩敗元人於淮泗。曹友聞敗元人於青野原。而瘡民蝗國。楊鉉素業。茶

毒列城犯鎗摧鋒。瘡痍盜目。陳蔡南北罄空城。得不償其

失焉。向匪仙源議後。而蜀道尙得安全乎。宋理宗罪己詔。故曰金人伐宋

祇自伐也。宋人亡金。適自亡也。名臣奏。噫。黃金橫帶爲何人。文文山願

使胡馬至此哉。通鑑。肉金侮宋。大廓先圖。西北中原。罄歸版籍。有天

下三分之二。創國之勳。誠博且鉅矣。史。要非其自爲之也。則有股

肱以成威神焉。武經七書。他無論。至如願命賢相楚材。功尤炳炳燁燁

者。揚雄文。經理財賦。則劉晏韓魏之謀。推步占候。則崔浩裴行儉之

識。二十年元相。執掌朝綱。家藏惟琴劍書史。或謂楚材爲相二十年。天下

士視其軍械。准名每數十張。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則楊綰趙抃之清。破汴京。征西域。而全活

數百萬生靈。初在西域。舉臣言決意殺漢人。使掠木船筏。以爲牧地。楚材諫止。

則徐達曹彬之德。開國名臣。茲其傑出者歟。幸太宗諫行言聽。任

用不疑。故能成經營創造之績。奈何晚年。雄心漸寐。慾志滔流。文

體逸於聽安。意驕於業泰。唐惠元楚材雖竭力助勤。不能挽淪胥之

澤。志酣情靈。疎。太宗性嗜獵。晚年尤甚。肆志假荒。伐欽家西域等國。按以茶去中國三萬

按唐自亦疑。士杰反馬。史臣論。奸權滿湖。賣官鬻獄。日觀殿製出。國人

以貨買寵。回回奧都刺合。提領諸路稅課。與搜買以減君心。而心迷於封殖矣。心既迷於封殖

故合蠻之奸邪愈逞。數年間。鍛鍊羅織。橫暴驕恣。傳外。手握王章。口

含天憲。漢文。勢傾中外。侵侮主權。解外。豈非全美之累哉。雷法。窩闊台

名。死。六皇后馬真氏。禿理吉。斷割重器。古器。定策帷幄。后起。貪五年稱

制之柄。大率。奪六王南面之權。史。法度不一。中外離心。諸部屬

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外史。嗟嗟。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

所稱中州地也。堂堂中州。盡隸蒙古。邱仲深。而華人射利耽膺者。宗

元。又且受制一胡婦。通鑑。頑頓亡取。莫託無節。賈大傳。嗚呼。鯨鯢。

希求榮肥。微直華籍于夷。亦且男統于女。史。六宇間。純陰用事。靡

復一線之陽。外史。世道至此。何等時哉。變大禍極。開闢未聞矣。書

曰。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其此之謂與。嗣主昏庸不綱。王華。兼遘凶

屯之運。大事。委政太后。任用嬖臣。接襁赤地千里。河水罄涸。野草

自焚。牛馬多死。史。而諸王諸部。益肆誅求。遣使燕京。徵財貨。遣使

迤南。求弓矢。遣使西域。索瓊珠。遣使海東。取鷹鷂。秘史。南金和寶。冰

統霧縠之積。盈物珍藏。嬌媛侍兒。琛瑤瑰怪之奇。充盈綺室。驛騎

聯絡。晝夜不休。外史。擊毬賭射。音。怨讎益道。言。人不聊生。而太宗

之政衰矣。諸王近屬。不軌謀與。匪雷雨大作。天變人離。通。貴由幾

死哉。定宗名。身沒之後。陳思王。六皇太后復當國。簾帷聽政。百段。緣諸

王不服。遂立憲宗。蓋自丁未以來。綱上弛而紀下紊。君叢勝而臣

鬱伊不伸之貌。政令垢玩治道靡窳矣。故關帖即位。故關帖即位。補實政。分封諸王。委

首以修政立事為先。史。枝拄邪傾。補綻決壞。補實政。分封諸王。委

任太弟。太弟趙亮烈。唐宗命開府於金雞川。補實政。分封諸王。委

華。選納亦簡。皇太后。雖后妃不許踰制。秩有成規。平服數國。雄誓諸

夷。西域。○附都。○歸蕃。○鬼蠻。○積運斯。○阿魯。○阿伯。○大理。○闕地

千里。斬馘百萬。文。武暢四海。威震百蠻。補實政。肅鬼域之魂。視

裘之膽。古。所至全城。秋毫無犯。史。且其罷不急之役。嚴軍律之

制。却珠寶之獻。回鹘獻珍珠車。水晶盆。可值銀三萬餘錠。却之。焚化胡之經。裁抑權臣。躬決

政務。初太宗朝。羣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臣下不敢用算。公明御下。嚴而有恩。

信。中興賢君也。中音重。去聲。謂惜乎酷信卜巫。唐宗好巫覡卜筮之術。中於理而與也。凡行事必龜叩之。殆無

訖。耽嗜田獵。通。整龜罔腹。淮南子。迅駭跌蹄。六朝。禁錮失烈門。寶太宗

國懷仇。必致之死地。以洩私忿。骨肉之愛。似為太簡矣。戒子錄。不可

以。在位九年。將大有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位。世傳。黃帝

而無前偉烈。蓋世雄心。一旦齋志以死。悲

哉。雖然。祖宗之家法。繼世而不善者。無嫌於更張。大朝。英明如憲

宗。可謂有為之主矣。馳驚車馬。熒惑鬼神。史。若謂軌跡夷易。易逾

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并傳。迺一日之樂。且足危無限之輿。近臣力諫田

古人謂一日之樂。不足危無虞。巫覡魁魘之術。女曰巫。男曰覡。魁魘山川之精也。狀如三歲小兒。赤目長耳笑髮。

無能延瞬辰之壽命。侍臣諫陳壽。憲宗曰。古君多借此以延壽。何適我也。感哉行乎。失其旨矣。幸

胡越不起於輦下。魘魅不崇於禁中。延壽五十二春。猶得正天年

而死。則又足為深幸者。至若猥稱法祖。謬云嗣先。憲宗謂田獵卜筮。因我法祖嗣先之體。

適足以明其不窺治體。而終惑於君道也。韃靼以會虜御羣胡。雖

行世及。殊忽元良。以故神器久虛。多緣儲嗣之不定。辨都先桓肅

而死。辨德憲宗太子。己未年卒。子王百可也。桓肅皇帝。憲宗孫。啓諸王覬覦竊竊之心。非一日矣。幸

天啓真人。時當熙運。即位賈表。而先皇母弟。太祖嫡孫。為長為賢。始順

輿情。而登大寶。即位屬當草昧。會際多艱。平羅羅。外兵未收。內難旋

起。改元阿里不哥。世程弟。先據和林而自立。奪燕雲以成犄角。黨結帥

而為應援。初阿里不哥。弱憲宗死。即欲據有大號。乃分遣腹心。易置將佐。聚兵燕雲。與六盤輝都海和林阿監答兒相表裏。聞帝即位。發兵拒命。而劉太平羅魯密謀為變。廉希憲討此二人。羅魯處平。盤勢橫恣。秘史。抗命拒兵。強賴中書右丞廉希憲

殲除逆黨。梟戮強枝。爪牙之黨。羽誅夷。土木之交鋒敗走。帝討阿里不哥於昔里殿走。而阿里始縛志歸款。秦蜀關隴。帖然蕩平。平羅羅太平天子。

高枕無河西之憂。廉希憲故當御極之始。即新弘遠之規。即位矧天

性仁孝。明睿英武。惠育蒼靈。知人善任。史臣安童為相。木華黎四世孫。二十歲為右相。

伯顏典兵。許衡佐朝政。秉忠為太保。王磐竇默掌詞垣。弘範天澤

掌樞密。晏氏謀謨廟堂。攻城略地。恢弘治具。史載擴不圖。改元懋樹

宏勳遠夷悉服建中統以表年易紅羊白馬之紀體乾元以立號

革蒙古韃靼之稱鼎宗廟於燕京深得萃渙之義修宮闕於開平

弘恢都邑之規置贊善以翊太子以王恂為贊善設成均以育英賢以許衡為祭酒

立都省以理弘綱分總司以明庶政建元布湛恩以安反仄古側字剔

貪暴以獎賢能史天澤制渾天儀命郭守敬製之欽若昊天之道也律創定

官制董正百官之規也史潤色鴻業大闡嘉猷文心雕龍千紀萬綱

條修縷飾漢揚雄故能光有四海史坐致太平四振天聲大

恢土宇詩元奮數世積累之業造一統無外之勳史鞍馬二十年

間陳止齋論數異五六年間定乾坤於百戰功宏鍊石收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鰲

飲滄海而一息又官兵到處悉皆平夷伯顏詩馬首經從櫛表歸王師到處悉平夷鎗頭不帶江南物只插

梅花一傷哉宋也二百州稽首迎降文天祥詩駭角稽首二百州十萬軍蔽江

潰散丁家濠半壁江南無一寸乾淨之地矣立論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山河破碎

身世浮沈文文山詩山河破碎水漂身趙氏一塊肉生入貝宮楊太后曰我如

氏一痛內耳今無梁友○吳蓋自潮汐不作元兵駐浙宋太后遙祝曰海若無

致隨時禮皆依然出貝宮蓋自潮汐不作元兵駐浙宋太后遙祝曰海若無

不至以以至颶風覆舟張炎注祝曰天不欲我復存趙豈天不欲存趙祀顧

令三百二十年社稷史屋於小兒之手哉伯顏曰

善政史臣授時歷而天道正矣窮河源而地脉審矣行裕享而仁

孝敦矣。罷權酷而重斂蠲矣。焚道書而邪說息矣。禁鞭背而仁愛

篤矣。汰內外冗員而吏治清矣。大郡官合六十八員。○內配罪人陶金。而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

民命存矣。廷議四職甚多。遣官行刑。帝曰。四非暴卒。豈可遽殺邪。悉配鍊銅金。歸附庶衆戶口殷蕃。即位之始。戶

僅二百萬。統御之制。戶滿千餘萬。未預具。得戶千四百萬。山澤饒饒之民不與焉。富國強兵。制禮作樂。縱巨克純。

法人世。漢傳。○八世。三皇五帝也。亦庶幾致治熙隆。史臣贊。三十餘年間。聖歷欽明。

天下樂業。青雲浮洛。瑩光塞河。在洛上。夷狄之盛。隻古無兩哉。所恨者。淫汚宸極。朱文公詩。淫毒穢宸極。雪焰燄蒼穹。穢瀆闈門。四心盡亡。漢目。五倫

瀾倒。女。好合恩隆。遂亡心淵盡。情封慾閉。翼。不盈於德。而富

於淫。六朝文。蒸亂諸母。猶然冒頓之汚風。尊崇胡僧。未純周孔之正道。官制雖定。尚循達魯之名。章服雖頒。雜用屬章之飾。何氏。安樂

之軍堂置矣。謂成軍徵矣。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南兵嗣發。農桑之輯要頌矣。創死塞途。北刃馘。古。而

錢鋪蒙塵。持經。益我錢鋪。註錢鋪。田器也。發會稽陵。截理宗首。連歲征討。鑿盾銛而

至我太祖高皇帝。痛暴先朝之遺骸。七匠入娼。九儒十巧。大元制始合談之舊穴。一官。二吏。先之者。輕卑席聘之儒生。惑信桑門。作妖書

以毀上帝。闕棄聖教。貶孔子而爲中賢。故先正謂其行等盜賊。山。鼻浮始皇。惡焰蒼穹。毒迷天日。通天之過。尚能遠哉。且五奸並

用。而元氣索。史。斷。斷合馬及盧世榮等五人。四帥齊興。而神氣衰。

見。○

阿答海。○越都沾水兒。○阿里海。○四時出任絕域。一日本一征齒音。積漲時並發。俱無功而回。巨費不貲。民甚苦之。盜賊漸起。

東洋之水。十萬餘兵征日本。悉死。海島。置者止三人。交趾屢擊尸僵高戰骨之山。泛濫汜

而赴崑崙崙。裴短使王。會圖表。降伊吾而征鐵勒。古賦。伏尸百萬。流血千里。秦文。又

况緬甸遠接乎百夷。占城遙隔乎東海。爪哇羅鬼窮居巨島之東。文。

南。史臣得其地不足置縣郡。對。得其人不可調而守也。主父傑。願

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土衆擠之大海之中。擠。擠也。快心幽冥之地。使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對。披旒赤血。白骨相撐。太白歌。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

相撐如亂麻。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行泣巷哭。想魂乎萬里之外。漢文。是

竭民資以填巨浪。圖他衆而喪我軍。唐徐惠妃。諫疏。孰非靡地泰大征伐

不休之故哉。文。以故民不聊生。江南之盜賊蠡起。中山狂人。中山狂人。在人

自將宋主。有幾千。建寧總管。建寧路總管。黃華反。號真定勇士。別號劉勇士。有

人。欲取文丞相。頭陀軍。檢討平之。三乳。自以為異。謀不。事覺。礙於市。西川廣王。西川趙和尙。自稱宋福王子。廣王。以

執。事覺。礙於市。而閩貴廣浙之間。紛紛鼠竊。漳州賊陳德。廣東賊陳明亮。○貴州苗賊作亂。○台州賊楊鐵龍。

在捍伊。與音。大大也。○建昌賊丘元。○台州賊楊鐵龍。帝猶殺戮不休。兵征不止。懷

崔瑗之直諫。縱哈刺之淫刑。於戲豺狼之性。元朝秘史。元始程乃蒼白狼。轉白鹿相配而生。二十五世

乃生太。喜於誅戮。併先朝屢戰屠艾。而磔裂生靈者計之。則元取天

下。不知殺幾許人矣。元自太祖丙寅即位。至世祖己卯。滅殺討計一千八百四十

不。是帝開基創業。雄才大略之君也。七萬有奇。乃本兵。兵并屠戮。郡縣城內之數。其他誅殺者

與。而樹燹開端。胎變稔禍。

卷三十八 元朝總論上

一八一三

之主也。魏林玉青史遺汚使人至今快快哉。外記評成帝襲治平之業

端拱化成寶籙初膺首下選官覈實之令。猗與休哉殿最明則黜

陟當吏治清則黎庶安固為君之上理乎兼以文教是遵。曾尼是

汰至明也賦稅是減寬令是頒至仁也親行釋奠禮。祀孔遍賜高

年帛存問鰥寡孤獨舉獨行之君子至德也優優簡簡勃勃陽陽

淮南真止戈成大定與文繼哲王哉。續錦且軫及蓬堞而雕琢陸離

罷其役憫及漳痲而翹翻星馳寢其征。在行悲及窮子而衛袖媵

施節其媿痛及折楊而頭會箕斂省其苛。罷營徒○罷道欠○罷土木

除穢剔蠹。古蕩垢滌瑕。韓昌黎集蕩垢及瑕朝班軫災恤疲蘊仁心而規厚政

時以明睿御中天譽琤琤隆矣。侍臣吉朝曰中外稱陛下以明睿之

三日。續州河清三日顯瑞禎符不幸末年連歲寢疾。史紛沌澹淡。七殺

沈滯苦窳。六皇綱治紀難以耗體總其成內決宮闈外委大臣。史

入柄移幸三宰嘯兇。奸臣沈于諂諛之詞牽以帷廡之制。鄒陽上而

海嶠小夷萬里遼絕日事窮討辱國喪師。哈孫謀致戾氣相感天垂

異地吐妖赤子陷危雄寇叢起上思賊反。黃勝西贛賊反。劉大雲南

土官反。宋隆雄州會長反。河那龍安西國王反。阿難其不至廢墜者去

世祖未遠成憲具存耳噫小人勿用。易哲婦傾城。詩真累恩冰

鏡黼座明箴乎武宗仁孝慈愛優禮大臣加封先聖。大成至聖敦崇

儒生史。備郊祀以飾曠儀。汰冗職以清皇路。業承富有。慨然欲改

法創制。然封爵太盛。而遙授之官多。錫賚數隆。而泛賞之恩溢。至

元大德之政。始稍稍變更矣。史。故三月而地震者六。則異見於雲

南。屢疫而疾癘者煩。則災流於江浙。洪滔泛濫。盜湖南洛北之區。

使百姓籠頭泥耳。周。澤。吻磨牙。哈。賣子鬻妻。突聲震野。通。籲

天而無所控訴。猶且蔑三光之譴。輕上天之怒。陳。不聞默省於

淵。而勤修之政事。豈所稱上敬天。下勤民者哉。子。所可取者。

容言受諫。美聖德全。明。大節無虧。眇蓋可貴。不然。則枯樹當兩

斧之斲。蠍踰濫上賞之恩。阿。踏躬損德。禍豈淺抄耶。合而論之。

選輒者託誼於守成。執縮皇綱。而借竊遽起。成。鏡銳者律咳於振

舉。更張鴻略。而竄咎相仍。宗。柔則廢。剛則折。甚矣為君之難也。創

業最難。守成不易。確矣哉。其論乎。御哲握符之聖。宜日盟為旒箴。

自成宗建豫日久。政出中宮。通。諸奸臣剗戾舊章。規圖不軌。安。自

與左丞相阿剌台等。曆時宮闈。擄亂朝廷。除謀不軌。窺竊神器。包藏禍心。武。非愛育黎民。仁宗

刃大廷。舉義旌以清妖孽。社稷且飄搖杌隉。不知神器誰屬矣。削

平內難。匡輔皇家。秋毫執匪其勳邪。貫儲五載。仲。賢

譽日董。恭儉慈祥。敦禮義而崇文教。迨正位宸極。首戮權奸。誤國

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殛放。八。○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以其變亂舊章。司馬培植學校以養人才。令李孟領政歸中書以總機務。司馬

鑄布羣典以裨治化。真觀政要。大學衍義。並程復心所著四書集註。陸

珍重儒善以植綱常。帝諭侍臣曰。儒道所以可重。雖所以可重。陸

孔廟。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邵雍。司任李孟諸人宰鈞衡尊賢使能

與滯補缺。改元。開科舉例。從李孟罷白雲宗。罷道錄所及事太后而承顏

不違輯宗威而恩禮愈篤。久旱而默禱於宮。俄慰滿三農之望。宋

人俾勿絕廟祀。侯善兒兄弟五人並坐死。帝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釋罪

民感風寒令遍賜帛錢則恩加遠戍。風雪苦寒。帝曰。朕居殿室。而宗室

及。禁遊畋止征伐遠封殖減奢靡。史臣臥鼓邊亭滅烽幽障者

垂十餘年。帝惟優游養容罔持据叢脞之艱。大一統美哉仁宗

真仁君哉而要之仁厚雖有餘剛斷非不足。史臣故雖駐馬問衛

士。帝出見衛士有微衣而法不貴於老羸。得限守兵步法當死。落刑乞哀。曰。臣

立斷以殉。命雖居齋禮菩薩。外而權不假於皇婦。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

即山崩地震川沸山移變不少減而責己厚民可答天譴真盛德

守文之主矣所可怪者官以倖求覲賁名爵罪用賄免款伏猶疏

論受賄賤釋之也。即崇文儒封宣聖若確然守正不一及藏經書金

論受賄賤釋之也。即崇文儒封宣聖若確然守正不一及藏經書金

字靡貲千億。疲神探釋典。叢陛萬幾。則胡以說也。矯為之臣者。如奸貪不法之丞相。逞私蠹政之太師。錄木迭兒初為右丞相。中外御史四十餘人。劾其奸貪不法。既為太子太師。錄其退私蠹政。弄奸宄而枉天網。外史。肆浮雲以障日月。莫駕

之罪。加十族。巨酬矣。乃李中書。李五。以宰輔之器。郭志圖稱李孟。

谷之榮。與君相終始之任。帝謂李孟曰。朕在位。優與在中書。朕與卿相為終始。御書秋谷二字以賜。而神化一

語。貢諂逞諛。李孟曰。陛下御極。物價頓。非帝洞燭而廷折之。且忠不終

而詐售矣。帝曰。朕既非未會餘月。豈有物價頓。幾起喜功之心哉。李孟諫帝

以喜功之心。而胡行不逮言也。英宗至孝天成。父大漸而憂形於色。

露禱北辰。祈以躬代。史臣。居喪逾禮。歔粥寢苦。哀毀骨立。時切

思成之想。我思成。而不改父臣。不更父政。帝居喪。失烈門請更朝官。帝曰。

宜輕動。孫不花請行新政。帝曰。先不軌國法。乞失監坐法當杖。太后命答之。帝

帝所行。不善政也。毋得濶濶更張。時方儲良金榜。號德青官。已英英明

委。曲也。不納珍奇。有從七寶帝者。詔不受。時方儲良金榜。號德青官。已英英明

睿逾人矣。乃以冲齡。嗣承大業。季春踐祚之後。首事於太廟太室。

盡追遠報本之誠。且敬禮儒臣。開筵納誨。日食咎己。敬天勤民。旌

養浩之直。帝居喪。張繼元夕。養浩諫止。命賜帛以諫其直。燭世延之忠。錄木兒復趙世延。欲置之死。

洞完者不花之隱復。不花奏丞相阿散所得官田為多。帝曰。阿散嘗止動輒稅之請。今所言乃復私恨。非公議也。善惡不淆。

嚴彰潭也。功罪大著。決誅賞也。史臣。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

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淮南子。凡先朝之鏤金銷骨。撓虎鬣山。吉綱

羅鉗凝脂錐髓之輩蕩然一清。無復朝廷之蠹矣。故至治之際號稱得人。而良相如拜住者。二勳步武。會稽本華禁佐太祖。初安童相世祖。武二勳。有光。拜住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所畏辱祖宗。畏天。其賢如此。真步

乃祖多矣。下事雖見未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恩。振立紀綱。修舉廢墜。史臣直情高致。真足以動義槩而奮雄心。古振拔元

老。尤得宰相以人事君之體。魏道臣信明良合德。太平以臻。四年間

天下晏然。民殷國富。外遐夷獻舞。殊俗畏威。文玉關玄兔。裸袒文

身。毳毼章氍。雕蹄黑齒之國。莫不交臂屈膝。稽首而來賓。皇皇哉

一時之盛乎。而余猶以爲帝惜者。仰慕千載。擊節乎魏徵之敢諫

盤圓孟方之對。已深信而默悟之矣。帝問拜住曰。今有如魏徵之敢諫者乎。對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

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帝深歛之。奈何造佛寺而刃直臣。魏徵史觀音。釀妖僧之構禍。保之諫。太后弘吉刺氏立明王。

帝圓明。趙士劉志醜私忿而懷太后。啓母氏之飲致。太后弘吉刺氏立明王。先。俱以奸術作亂。醜私忿而懷太后。啓母氏之飲致。太后弘吉刺氏立明王。來質。見帝有疑然之。惡整斷臂。灼蠶焚株。古史。胡曩孝於父。今仇於母

色。鬱鬱成疾而斃。惡整斷臂。灼蠶焚株。古史。胡曩孝於父。今仇於母

哉。孝之者德其立我也。仇之者憎其外我也。競天位而罪天親。爲

人君而媿人子。扶瑕摘釁。文。微顯闡幽。不能無責於賢者矣。傳云。

賢者。且至誠仁愛。君道之本。性。故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帝獨

任法無私。果於誅戮。梓抑而刑將帥。完顏有罪。帝廷杖之。頭墜而加公卿。哈魯

帝與健。致奸黨畏罪。大變遂興。帝自上都還。駐蹕南。是英宗之英。英而過

者也。英宗之過。過於英者也。雄斷雖足以肅朝綱。而殺身之禍。已

在慘刻少恩中矣。雖然五大不在邊。文。二公無軍務。左。古之制

也。鐵矢以御史臺而領衛兵也。先帖木兒以樞密院而領衛兵。萬

皂龍。千羣虎豹。皆總督於奸權掌握。揮動四海。呼吸風雷。太阿

之柄。已倒持而授人。手矣。尙能禁其不逞哉。故兄也。外應弟也。內

援。御史鐵矢兄也。宣。君也。退升。相也。粗落。蔡英文。約的英。腹劍謀成。而

手刃隨軀。天地宵晝。日月含光。史。是固逆賊之無君。實緣格堅之

不謹也。國語號英宗曰。詎非明宗大累哉。故曰。龍而角者。瑞之貞也。虎

而翼者。禍之媒也。莊。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左。

泰定以支庶之親。非弟非子。越從藩臣。龍飛五位。文。荷天鳩禧。元

五。升纂帝基。當神器初膺。卽剪除奸逆。大慈折首。羣醜殄夷。法。德

乎。英宗后赤刺氏。謝帝之言。賊黨既清。賢臣日進。以講說詩書爲上規。導諭元儲

爲首務。台臣表。命趙世延知經筵。趙簡預經筵。阿魯威等同經筵。曹

元用等兼經筵。故大學衍義等書。日交統續。貞觀政要諸集。時接

罟罟。而修祀典。奪冗員。汰衛兵。絀廐馬。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

蠲賦。罷役省刑。煥然文物斌斌。風俗熙皞。史臣贊。且揚朶兒觀音保

等。皆正直忠臣。不幸爲奸賊所戕。到身白刃。竄首黃沙。子孫禁錮

於終身。枯骨號冤於地下。一旦得以昭雪。存者用。死者贈。詳。傳

鬱鬱冤魂復見青天白日。詎非清朝一盛舉乎。李讓字謝表。品帝於大元

之君。似可以無苛責也。奈之何。受佛法於帝師。受佛戒於帝師。頌

道經於宮觀。賜田鈔於天源。詳題。九五居尊。自屈於沉冥釋門之

教。初學記。論律武。而妄敷戒業。謬治清淨。北魏書。文。果能大乘發心。圓覺經。廣度曾

愛乎。魏書。經。蓋襲蒙古之家法。而踵祖父之愚耳。大一統。上都告祖。秦定

上。奸臣鐵木兒。懷私固寵。搆毀兩官。朝廷中且多事矣。故文宗以

至親骨肉。武宗次子。播越海南江陵間。備歷艱險。詳題。賴燕帖木兒。緣

宗社之重。統緒之正。改元。詔。謀舉義兵。誓攝衆志。內籌潛慮。史。外震

羣心。莊子。傳。而文宗始得立焉。受命改元。俟大兄以遂固讓。改元。詔。奈何

權臣倒刺沙。乘機煽禍。熒惑上都諸王臣。斷。史。致兵犯畿關。矢及皇

廷。雖王禪賜死。李羅被擒。塔失帖木兒等。明正典刑。御史台。疏。而震動

京師。驛騷陵廟。推厥禍始。孰非仁宗私位。奸臣弄權。俾儲嗣不定

所致哉。初武宗傳。位於弟仁宗。約以次傳明宗。時丞相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廢立英宗。擁明宗而出之雲南海南。居位數旬。北漢

之迎請。冠蓋相望。諸王勸駕。周王始言南征。在行。也。而真天子自北

來矣。強。也。和寧即位。周王即位。於和寧。是為明宗。觀其重言官而慎風紀。紹諸王。法。一聽御史善舉劾。百司違。日。風紀重則貪墨權。言已備。京吏遵懷王之舊。王。

文宗。鉅政總太子之裁。立文宗為太子。諭太弟以篤學親賢。激大臣以壞名

敗德。詳題。恂恂默默。鬻然友愛之情。豈不事詩書。剿拉同氣者。倫

宗。論明

哉。外史惜天不永年，卒載晏駕。而文宗復即位焉。崇重儒流，考索典禮，開奎章以資啓沃，佩忠告以擴宸聰。張養浩著書三卷。一曰臨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

忠告。帝曰：此書足廣聰明。朕當佩服不忘。帝豈勤鉛槧而競幾務，作一蠹簡書生哉。大一統欽遵哲訓，確守佳謀。品以方冊之宏編為太平之要理也。史臣而

一時輔治之臣，如張養浩、范梈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德行埒名檢並著。史臣君臣協理，致治隆平。文中威械藏而俎豆興，六典陳

而九刑措。注：羅德禮樂文物，煜煜斌斌，盛矣盛矣。奈何白刃雄鋒於草澤，黃烟橫焰於蕭牆。羅德紅旌拂而赤日昏，鐵騎奔而天山裂。

從軍鼠竊之徒，滿腔天子之心矣。建東陝西兵起。○諸王忽剌台兵起。○武安

羅羅所叛。○帝加伯兵起。帝便邊報旁午。願諸后豈朝廷清明，亭障寧謐之時乎。願願小警雖虞，而大變未禍者，則帝內治無乖，守成有道也。

洎皇姪嗣位，皇姪順狼以帝謀為不軌，致父歛恨而崩，除廟主，徙太后，放逐皇儲。帝世。放燕帖古思于高麗。蓋私憾帝之出己，且以昭其非正嗣。順帝乃宋

子。明宗取故齋忿以逞，遂從而構之，不能不為文宗稱屈矣。雖然，明宗不死於和寧，而死於丑忽。地名。詳阿速吉人。泰定帝子也。立為太子。己丑年。文宗遣人攻之。

以致於不死於東宮，而死於西郊，帝能取天下於泰定之手，獨不能取於明宗之手乎。致當時嘖嘖之譏，啓後世紛紛之議，未必非帝之尤也。暖窅之蹟，真贗固難明也。語云：驕恣引戾，艱險亡身。世帝

其暗此乎。然有是君。則有是臣。如燕帖木兒樹援立之功。挾震主之勢。秉忠相國。可稱治世能臣矣。史獨握大權。晚節頓改。自受封

太平之後。

燕帖木兒以功封太平王。

威行官省。勢震寰區。古扇動剛風。

李文鏡

逞戾氣。列傳

妻皇后。

取奉定后為夫人。

挾新君。

文宗崩。燕帖木兒欲立其子。及迎順帝。燕帖木兒與帝並馬行。且隲其

體立意。帝幼且畏之。不容。燕帖木兒疑之。故帝至京。久不得立。數月後。燕帖木兒死。帝乃立。極怨窮奢。荒淫罔憚。聲勢

凜凜。借逼乘輿。女為皇后。

順帝后。後以弟謀為不軌。被貶。

弟為榮王。

燕帖木兒

姪為

太平王。

燕帖木兒

姪為

競潛圖厲階。

李文鏡

兵伏東郊。刃陵宮闕。

唐其勢為左相。伯顏為右相。忿伯顏居己上。懸雷異心。伏兵東郊。

而執

非燕帖木兒之驕狂不道。釀成之耶。嗟哉。唐其勢爾亡。爾父之殺

倒刺沙乎。元勳世胄。英名盡敗於賊子手矣。倒刺沙專權狡復。燕帖木兒

其勢被擒。擊折殿樞不肯出。伯顏罵曰。爾今謀為不軌。爾忘爾父云云。名相如此。况其他耶。雖然。猶有慨焉。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宣令德。以示

子孫。

左傳

不縱淫彊。不祿私德。貽厥孫謀之道。固宜如此。

文

武宗

遺命傳明宗。此天地鬼神所昭灼也。鐵木市籠立英宗。此太平

燕帖木兒

木兒。所明知也。文宗不立子而立姪。此改玉改步。

周朝

恐蹈覆車。未

必純是大公。而無繫累之私也。太平前知義舉。

舉義兵即立武皇二子。

今獨未

規乎。

欽立文宗子。○末編下計也。辭後漢書。

前知碩德八剌。

英宗

之立出於私。今立燕帖

古思乃公平。先後謬戾。是非涸昧。燭曖鏡微。其五衷彰彰較著者。今日立古思。固爲厚利。不顧顯名也。前日舉義兵。陽耀名高。陰圖厚實也。卽文宗之褒嘉疊授。封拜層榮。文宗感其忠。特不見之立己。累賜褒封。榮尊無比。亦感恩報圖。唱以重利。而寵以尊名也。翫情狗志。越美薰心。大朝。其致踰紀于尊。亦何怪哉。大一統書。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文宗待太平以爲根株。古文。太平賣文宗以邀富貴。君臣私心。炤然鏡已。書之簡冊。垂戒萬年。俾後世假義之臣。毋齒口實。



袁王綱鑑合編卷三十九

元紀

順皇帝 名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文宗時被竊。出居廣西。寧宗崩。寤基大業少繼。伯顏哈麻相搆弄權。朝政日紊。羣盜蜂起。帝避西番。僧行運氣之所。殺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於淫樂。致羣雄割據。稱帝稱王。垂二十一年。歷數屢於大明。四海九州。復歸於一統矣。

順帝
嗣位

癸酉 元統元年。夏六月。帝嗣位於上都。初文宗殂。燕帖木兒請於文宗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寧王。寧王殂。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尙幼。明宗子。妥懽帖木兒在廣西。今年十三矣。禮當立之。乃命立帝於靜江。燕帖木兒見帝。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一無所答。於是燕帖木兒疑之。故至京久不得立。俄而燕帖木兒死。荒淫日甚。體羸。餓血而死。后乃與大臣立帝。且曰。萬歲後。其傳位於燕帖古思。

綱以伯顏爲太師右丞相。撒敦爲太傅左丞相。 **圖**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

伯顏
爲右
相

而已無所專焉。

八月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廣義：謂自於虞集。書其官。嘗謝病歸者。表其見黜明快也。

甲戌。元統二年。夏四月。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闕文興英毅侯。妻王氏貞

節夫人。廟號雙節。初。文興從軍漳州。與妻王氏偕行。至元十七年。陳

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帥兵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給賊曰。

俟葬吾夫。即從汝也。賊許之。遂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既熾。即自投火

中死。至是事聞。特加褒贈。立廟祀之。

乙亥。至元年。正月。帝將畋於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

思文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况今赤縣之民。供給煩勞。農務方

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倘有銜橛之變。奈宗廟社稷何。遂止。獵車。詢心也。官馬街或斷車

詢心。脫出。則必其傾敗。

六月。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不軌。伏誅。伯顏執皇后伯牙吾氏

幽於別所。初。撒敦已卒。撒敦。燕帖木兒之弟。其子唐其勢。代爲左丞相。伯顏爲

右丞相。獨用事。唐其勢怒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

吾上。遂潛蓄異心。與其從父答里答。撒敦之弟。謀援立所親。或發其謀。伯

顏率完者帖木兒等擒捕。獲唐其勢與其弟塔刺海。誅之。

秋七月。伯顏弑皇后伯牙吾氏於開平民舍。初。唐其勢被擒。攀折

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

呂氏

政於
柳林

唐其
勢伏

伯顏
被后

機后衣。伯顏使人弁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爲逆。豈能相救邪。乃遷后出宮。尋酖之於開平民舍。

十一月。詔罷科舉。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壘參政許有壬力爭之。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失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贖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贖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惟參政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豈易及。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溫言慰解之。翌日宣詔。特令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稱不敢辭。治書侍御史博化。諫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拆橋矣。有壬以爲大恥。稱疾不出。

周靜軒爲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科舉。今既罷之。則是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紀綱由是大壞矣。欲求天下之不亂。其可得哉。

丙子。至元二年。春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五月。黃河復故道。

丁丑。至元三年。春正月。婺州路總管府。以金華儒士金履祥所著論語

孟子考證來上。命刊行之。其門人東陽許謙序之曰。聖賢之心。盡在

四書。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詞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

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

贅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之耳。此金先生考證之所由作也。始余

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愈久而所得愈深。童

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參攷) (按) 履祥字吉甫。號仁山。

禮文安。所著有考證及尙書表註通鑑前編。行於世。

二月定服色器血輿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

服麒麟鸞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入龍九龍萬壽字緒黃等服。至

是復詔定其制。

許謙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初謙聞仁山金履祥講道蘭江上

委己而學焉。履祥既歿。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

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屏迹入華山中。

四方之士。皆不遠千里而從之。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

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獨

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

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爲學者師。垂四十年。隨其才分。

咸有所得。達官富人子。望聞而驕氣自消。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

恥。及卒。年六十八。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題其墓曰白雲先生。所著

有讀四書叢說二十卷。詩名物鈔八卷。讀書傳叢說六卷。觀史治忽

幾微若干卷。皆行於世。同時休寧陳樞。婺源胡一桂。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祥。潛心篤志。不求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是安於義命。非矯

黃義烏

聖賢不作。節節久廢。遠二程子。始倡聖學。以啟諸人。朱子又繼統窮

白雲

先生

折衷羣言而統一。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墓。既得文公朱子之傳

加封
孝女
曹娥

伯顏
被貶

自陳
忘家
殉國
之意

於其高弟文應黃公幹。而文應黃公於文定則師友之。文應公又學於文定。而基
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魯人。學者推原統緒。遂以三先生爲朱子之遺傳。文應許公。
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較則程
子之遺。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大。至許公而益尊。文應許公之功大矣。

丁南湖曹娥。忠烈前許不知後許。亦非關論也。

圖己卯。至元五夏四月。加封孝女曹娥。爲慧感靈孝昭順純懿夫人。曹娥上虞人。父盱能鼓琴。爲巫祝。歲安初端午日。於縣江所築四神廟死。不得屍。娥方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江而死。其後縣長度向以禮葬焉。

圖十二月。伯顏搆陷鄭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貶宣讓威順二王。不待旨而行刑。帝益忿之。

圖庚辰。至元六年。春二月。貶伯顏爲河南省左丞相。初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專權自恣。其從子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札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爲然。復懷疑久未決。質之於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云。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耳。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殉國之意。帝猶未之信。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至是伯顏請帝出獵。脫脫與世傑班阿魯合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拘京城門鑰。其夜奉帝御玉德殿。召楊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齎赴柳林。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請乞陛辭。不許。遂行。

圖詔徙伯顏於南恩州陽春縣安置。伯顏行至龍興路驛舍而死。

圖六月。撤文宗廟主。

圖云。文宗諱為不執。使明宗飲恨而崩也。

徙太皇太后。

文宗之後。

於東安州。

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殺諸途。監察御史言。燕帖古思不宜

放逐。不聽。

愚按。文宗以私恨不為帝定立廟。豈知其身死乃有不立其廟主者。

圖十一月。虞士吳萊卒。

直方之

萊不仕。居深慶山中。

深慶山在金華府。江陽西六十里。

窮

經史。以著述為務。善論文。嘗云。作文如用兵。兵有奇有正。正者法度

如部位分明是也。奇者不為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

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原不會亂。聞者服之。黃潛柳貫咸深重

之。萊年四十四而卒。門人私諡之曰淵穎先生。

丁南湖

元人之才。其以二吳為重乎。史氏嘗推卒稱學士。繼其仕也。曾萊卒稱處士。襲其稱也。然二吳之舉。亦頗同矣。而帶之名顯於萊。無乃以其仕耶。

圖十二月。詔復行科舉。

圖辛巳。

至正元年。

春正月。以脫脫為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馬札兒台

之長子也。幼岐嶷。

岐嶷者。俊茂之狀也。

異常。及就學。請於其師吳直方曰。使脫

脫終日讀書。不若日記嘉言善行。服之終身也。初憂其伯父伯顏之

敗。竟黜之。至是悉更伯顏所行。復科舉。取士。復行太廟四時祭。雪郊

王之寃。召還宣讓威順二王。開馬禁。減鹽額。獨遽負。開經筵。中外翕

然稱賢相。

圖三月。奎章閣學士饒曠侍經筵。勸帝務學。帝欲觀古名畫。曠取

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紂不聽諫。遂亡其國。帝一日閱宋徽宗畫。

復行科舉
脫脫為相

吳萊卒

稱善。嬖孽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其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

袁了凡元龜謂顧帝曰：宋徽宗多能，獨不能為君。北窗叢書記。屬正夫曰：宋以無為而治也。不然，身偏之習而不偏物。豈君子而猶多能乎哉。

癸未至正三年春正月，詔修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修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史。延祐天歷之間，屢詔修之，乃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修之。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承金，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玄屬筆焉。

丁南湖宋遼金三史。其遺事者之三國志乎。三志多不詳，二史不知實宋。其失則亦可耳。奈何元之史臣，各遼金諸人，乃致三史如南北諸朝之格。予竊為宋悲之。幸我皇明編綱目，得從後矣。劉揚正統。而三史之曲見。改為宋後之直筆矣。

十一月，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卒。傒斯，字曼碩，樟人。少貧，讀書刻苦。延祐初，程鉅夫與盧摯列薦於朝，授翰林編修。文宗時，閣中有咨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是年春，致仕南還。命丞相脫脫諭留之。傒斯曰：使一得之獻見用，而天下蒙其

利。雖死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脫脫問政治何先。曰。儲材爲先。養之於譽望未隆之時。用之於周密庶務之後。可也。請兼行新舊錢以救鈔法之弊。時不能從。詔修宋遼金三史。朝夕不敢休。因得寒疾。卒。封豫章郡公。

梁臨江

通公平生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居傲地。而處於薦士。聞人之善。必以禮之。聞吏之貪。必以法繩之。里役代償。多破產。後斯爲官之朝。獨其課。御民德之。爲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婉麗密。善楷書行草。朝廷大典。及元勳茂德碑誌。多其所撰。子斌亦以文學名云。

甲申。至正四年。

五月。右丞相脫脫辭職不許。章十七上。乃許之。封爲鄭王。賜金印。脫脫辭不受。

十月。令人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匿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

流者。爲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爲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爲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乃可從之。

周靜軒

靜者國之公器。非可賣也。而賣之。粟者民之命脈。非可入也。而入之。於以粟以補朝廷之官。其誰亦爾矣。故書論之。

乙酉。至正五年。

夏五月。翰林學士承旨巖巖卒。

初巖巖知經筵。隨

事規諫。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

令人
梁補
官

樓
辛

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豐字子山，東莞人。幼肆業，讀書。正心修身之要，得之并衡及父兄家傳。長嬰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厲。望而知為貴介公子。其遇事英發，振髮論辨。按察拂士，弗能逼之。嘗與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

周靜軒

豐實直臣。每事風諫。唯無時諫。比歸元直之臣。故朝目特書其官。以為後世臣事君盡忠者之勸耳。

冬十月，遣使宣撫巡行天下。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

掩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

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

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丙戌

至正六年三月，盜扼李開務之開河，劫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

言：世祖開會河千有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

十餘人，劫船三百艘，而無能捕之者，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

千騎捕之，不聽。

丁亥

至正七年七月，以朱公遷為金華郡學正。初，公遷於經傳子史百

氏之書，禮樂律曆制度名物之數，無不通貫而悉究之，用力於聖賢

之道，以正心誠意為學，真知實踐為功。天性仁孝，勤於著述，剖析經

傳，極其精微，而又善于訓迪，其言溫煦，諄諄不倦。故所至無賢不肖

皆樂從，隨其才質之昏明，大小咸有所得。從者嘗數百人，翰林侍講

學士黃潛最少許可。一見公遷，特加愛敬焉。公遷父梧崗翁，聞同郡

準軒吳中行。字直卿。業平人。得聞朱子門人黃幹之學於廣信饒魯。字仲元。號雙峯先生。

往準軒學焉。於是大肆力於學。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公遷之學。得自家庭。所著有朱子詩傳疏義。

三十卷。四書約說四篇。四書通旨六卷。行於世。

吳江
修起

十一月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宋文獻上言。江陰通泰

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

人。致使盜艦往來無常。集慶村花山賊。僅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

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智勇。以

任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報。

戊子。至正八年。十月。台州方谷珍作亂。聚衆海上。命江浙參政朶兒只

班討之。

虞集
卒

十一月。翰林學士致仕虞集卒。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

學博洽而究極本原。其經綸之妙。一寓於文。頗有宋慶曆乾淳風烈。

素孝友。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早歲與弟槃構書舍爲二室。

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於壁。題曰邵庵。

故稱集爲邵庵先生。子四人。弟槃。字仲。長安民。以進士授永豐丞。遷湘鄉州。

判官。有廉能。少時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也。而

柳子之說亦非也。於是著非非國語。

十二月。寧國府推官楊載卒。載。字仲弘。杭州人。以大臣薦爲翰林編修。遷

虞集
著非
非國
語

賈魯
治河
防使

說可
斷難
不可
易

寧國府推官。載之文章。一以氣爲主。自成一家言。而於詩尤有法。

圖己丑。至正九年。冬十月。命皇子愛猷識里達臘習漢人文字。

圖辛卯。至正十年。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尙書成遵爲河間鹽運使。以

賈魯爲總治河防使。圖初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

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

於是遣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

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

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

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

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決。明日執政

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河

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

魯以工部尙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

茅。放於黃谷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

與工凡五閘。月詣婦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殿大學士。賜脫脫

世襲答剌罕之號。其餘遷竄有差。

宋潛溪

說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耗衆。所致。殊不知元之不興是受。天下之亂。無由賈魯而起乎。

劉福通作亂

五月。潁川點風隔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潁川。時將殺了夫。民心益亂。

藥城屬真定府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

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詭言。山童當

為中國主。欲同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

氏。及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武安軍名。今長沙府是。

六月。劉福通據朱皋。攻破羅山。具陽鶴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朱

未詳。惟南陽府魯山縣有平泉城。未知是否。羅山。真陽。鶴山。俱屬名。屬魯山縣。今魯州。舞陽縣屬名。屬南陽府。

秋七月。李羅帖木兒討方谷珍。敗績。命大司徒達識帖睦爾招降

之。授谷珍兄弟官有差。

丘瓊山谷珍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則痛恨

之。以楚不違可也。乃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

前著之具變也。由是羣不逞之徒相繼而起。所在蠢起。而元因之亡矣。

八月。蕭縣屬徐州李一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蘭李。亦

蕪州羅田縣人徐真。一名壽輝。麻城人鄒曾勝等。以妖術聚眾反。

亦以紅巾為號。

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及息州光州。眾至十萬。

徐壽輝陷蕪水縣及黃州。以蕪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帝。

壬辰。至正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將丁曾郎等。陷漢陽興國諸郡。威

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棄城走。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

徐壽輝稱帝

李二反徐壽輝

招降方谷珍

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又陷安陸。知府丑驢戰敗死之。

二月。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黼字子威。潯人也。以泰定四年廷試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歷官皆稱職。

時江南寇起。黼出守江州。初賊既陷武昌。舳艫蔽江而下。黼治城。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

賊衝。不報。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賊渡江。威順王走。李羅帖木兒在

江上亦遁。黼孤立。賊猝至。黼自出戰。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

兒繼至。賊大敗。黼謂其下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攻。乃設七星樁於

沿岸水中。賊舟因風鼓譟而進。舟遇樁不得動。乃率將士奮擊。射以

火箭。賊多焚溺死。行省上黼功。詔以為行省參政。江州南康等路軍

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既而賊大至。諸路守臣皆棄城遁。黼守孤城。以

無援而城陷。與賊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

巷背來刺。黼墜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黼死事聞。詔贈淮南江北等處

體忠文。又立廟江州。廟額曰崇烈。官其子東方集賢待制。黼兄冕居朝亦死於賊。秉昭冕之子也。【參攷】按黼為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謙念好酒。黼百承順。若守中不悅。則黼而自

欲。且夕不怠。然則其忠本於孝矣。

徐壽輝兵途陷南康路。分兵陷岳州房州。又陷歸州。

三月。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華與方谷珍戰于澄江。死之。泰不華字

吾台氏。父為台州總事。因家於台。家貧。好讀書。年十七。泰不華為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谷珍復入海叛。泰不華自分以死

紅所鄭欲第一。廷欲購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拜南臺御史。圖時谷珍作亂。以

泰不華為台州達魯花赤招降之。谷珍復入海叛。泰不華自分以死

版

華不
華戰
死

脫
任徐
州

士
起
兵

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遣義士王大用。抵谷珍。示約信。使之來歸。谷珍疑。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衆曰。吾以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纔就招。復爲亂。君輩助我擊之。克則衆之功也。不克。死以報國耳。谷珍所親陳仲達。言其可降狀。泰不華率將乘潮而前。將與谷珍遇。呼仲達問之。仲達目動氣索。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卽薄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二人。賊舉槳以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谷珍船。泰不華瞑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槳刺之。中頸死。猶立而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詔贈江浙行省平章。封魏國公。諡忠介。

梁臨江泰不華向氣節。不隨流俗浮沈。丞相太平被劫去。獨飲之。德門外。太平止之曰。恐辱公。乃曰。士爲知己死。寧避禍耶。後避時所擯斥。入其不獲之。

八月。命知樞密院事咬咬等。從脫脫征徐州。九月。師次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麾下兵進擊敗之。入其郭。明日。大兵四起。亟攻之。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詔加脫脫爲太師。班師還。

周靜軒王者之語。弔民伐罪而已。非若盜賊殺掠。屠戮之比也。脫脫爲右相。燒六軍。既破。遂說。撫定其民可也。雖之果何義乎。特書之以著其暴。

癸巳。至正十三年。五月。泰州張士誠白駒場平民。吳弟。士誠士伍保兵。兵起。據高郵。自稱誠

王。知府李齊死之。目初士誠據高郵。國號大周。已而有詔赦之。使

至不得入。賊始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於獄。

哈麻
陰進
潘進
於帝

龍船

宮編

黃潛
辛

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梟之。時論大科三魁。若李繼泰不華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十一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番僧於帝。行房中運氣之術。又進西番僧善祕密法。帝皆習之。時帝在位久。怠於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一十五人按舞。名爲天魔舞。首垂髮數辨。戴象牙冠。身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襖。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及宮女十一人。練槌響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箏。琵琶笙。胡琴響板。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帝又於內苑造龍船。首尾長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有五殿。龍身并殿宇。俱五彩金裝。自於後宮海子內遊戲。船行則龍首眼爪尾皆動。又自制宮編。約高六七尺。爲木櫃。藏壺其中。運水上下。櫃上設西方三聖殿。櫃腰設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鍾。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

周靜軒甚矣。曠修之念未易可也。位誠幾傾。已乎天下。而土木之工。已發發乎不。心勞思竭。求政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晏安也哉。與夫縱兵四掠。所在竊發。此正焦。日。帝制龍舟於內苑。則元氏之亡。於茲快矣。

甲午

至正十四年。

二月。翰林侍講學士致仕黃潛卒。

字潛翁。益州義烏人。

以進士

累官至江浙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侍親。以祕書少監致仕。未幾。

封方
谷珍

士誠
張

召拜翰林直學士。尋陞侍講。告歸。復追還京。修宋遼金三史。爲總裁官。後得請南還。優游田里。凡七年卒。年八十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曆天資介特。澁官清白。月俸不給。鬻產以佐其費。升朝廷立無所附。文辭謹嚴而精緻。所著書有日損齋藁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丁南湖

宋與王韓二賢。皆文獻公弟子也。二賢稱公爲命世大儒。及作元史。而不賢以公與虞集揭傒斯等並傳。而鋪張揚厲。名狀最悉。蓋知師者。某若弟也。孔子曰。知有所譽。必有所試。此二賢尊師之作歟。

命江浙右丞阿兒溫沙。參政恩寧魯。總兵討方谷珍。先是帖里帖木兒。與南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奉旨招諭谷珍。報言谷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戶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谷珍不從。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故御史臺歸罪二人。而請更命討之。

冬十一月。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至高郵。連戰六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中書右丞哈麻。與脫脫有隙。調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奏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己隨。詔削奪脫脫官爵。淮安安置。

乙未

至正十五年

春正月。大斡耳朶教授鄭咍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

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姪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之以禮。不報。新君立。另設一帳房。極金碧之盛。名爲斡耳朶。及崩。鄭某聞之。後新君立。復自作之。

林兒稱帝

古右丞相脫股

元璋起兵

丘瓊山

元主中國。至是七十六年。又有四年。元亡矣。而胡俗之妻其繼母。虛正。當是之時。正供範所謂倫倫放散之時也。百年之間。中國倫於與飲。人類同於禽獸。可嘆也哉。

二月。劉福通等迎韓林兒至。自立爲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劉福通爲平章。

夏四月。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於淮安。哈麻遣人散之。卒年四十二。

史臣脫脫脫脫狀俊偉。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大臣。何以過。惟願於羣小。處於私烟。君子鑒焉。

六月。濠人朱元璋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元自朔漠入

主中國。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兵亂歲饑。民不聊生。壬辰春。元璋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置之左右。遂起兵攻滁州。下之。明年又下和陽。恩威日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元璋顧謂諸將曰。吾事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師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起。攻城屠邑。互相長雄。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此皆順天應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周德恭元德既衰。天下沸。生民之塗炭極矣。我大皇帝。領斯民之陷溺。備
誦濟景運。與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蓋斯世斯民
之大幸也。人歸天與。安足疑哉。故頌目特書起兵。則與兵起者異矣。併取太平路。則
與攻陷者異矣。故表而出之。以爲千古之美也。

丙申至正十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居之。

二月。哈麻伏誅。哈麻自以前所進西番僧爲取。告其父曰。我兄弟
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專媚上以淫褻。天下士大
夫必譏誚我。且上日趨於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
不若立以爲帝。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卽
以聞。不敢言淫褻事。但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我髮未
白。齒未落。遽以爲老耶。弁其弟雪雪杖殺之。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路。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先是元璋兵圍
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兵力不能支。城遂陷。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
據胡床。坐鳳凰臺。鳳凰臺故基在瀋天江軍新治之南。指麾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
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尙安往哉。遂死於兵。諡忠元璋入城。召官

吏耆老諭曰。我來此爲民除亂耳。爾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
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

十一月。淮安城破。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初**。不華與副使
劉甲。捍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

哈麻
伏誅

朱元璋
集慶
路

淮安
破

朱元璋克常州

朱元璋取揚州

狀。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仆道上。人卽取啖之。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關中傷。見執。爲賊所斃。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丁酉

至正十七年

春三月。朱元璋克常州。

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

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擒之。士誠氣沮。請歲輸犒軍之資。以求和。元璋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卽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其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遂下其城。

夏五月。朱元璋取寧國等路。

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

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將徇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八月。朱元璋取揚州路。

張士誠降於元。詔以爲太尉。

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爲縣

吏。不樂。會壽輝文俊起兵。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弁其軍。自稱平章。

歐陽
玄卒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玄

字原功。 劉陽人。

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

己儉約。居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

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凡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以湖廣

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復留之。仍為承旨。天下已亂。卒京城寓舍。

年八

十五。封楚國公。諡曰文。所著有圭齋集若干卷。〔發明〕綱目凡卒而書爵。所以

皆歐陽玄卒。則其不負是職亦可見矣。比綱目編書之法也。

○戊戌

至正十年。

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闕守

孤城六年。寇來至城下。輒敗去。至是友諒合諸寇來攻。羣盜四面蟻

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闕自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麾

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

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妻耶律氏及子德生

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

屈。闕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即斬。以狗。闕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嘗戰而矢石交下。士以

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為。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

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

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

卒年五十六。事聞。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

陳友
諒陷
安慶

幽國公諡忠烈

宋潛溪

開守孤城六年。身經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兵者。不備民間兵。雖千。初非有龍虎之圖。直隸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遜之矣。嗚呼。闕其人盡也哉。

袁了凡

余忠烈之死節。向矣。頃見有編者。乃曰。余闕之守安慶也。特瀛廣帥。味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身身大疏。不能無可議者。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懼。殆庶幾乎。又有詩云。千載結繩悲子路。九原披髮愧夷吾。蓋深詆其初任元之非也。因考元史本傳。闕字廷心唐元氏。世家河西武威。父少刺。諱卜官。州人。為州人。則公之家世。蓋由余之倫。諱古色。自為同類。公其華姓名中國耳。當時元一統夷夏。雖中原河洛之英。亦代文明之貴。皆難髮而立其朝。乃以比黃公可乎。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河南行省右丞董搏霄與戰。死之。初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賊其功者。潛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入據之。時搏霄方駐於南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

史臣

搏霄以衛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惜哉。

董搏霄死

宋毛貴破濟南路

五月。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棄城遁。福通等入城。乃自安豐迎其僞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八月。宋將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與和塞外諸郡。完州即保定府之完縣。與和塞即舊全都司之守禦千戶所也。十二月。關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掠遼陽。

朱元璋取婺州路。守臣僧住死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命知府王宗籲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士。吳沉。徐原爲訓導。時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歌之聲。無不忻悅。

己亥。至正十九年。春正月。朱元璋取諸暨州。即諸暨縣。屬紹興府。

三月。元方谷珍遣使以溫台慶元三郡附朱元璋。先是元璋遣使往慶元。招諭方谷珍。谷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無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遂分兵爲三。出城奮擊。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及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汝來誘

陳友諒攻信州

方谷珍以三郡降元璋

朱元璋取婺州

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賊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諭旬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部將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

張時泰伯顏不花的斤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言。則知其死義之心。潔定於中。也。况承賢母之訓。其志為益堅矣。嗚呼。母為賢母。子為孝子。非傳所謂

求忠臣必於
孝子門耶。

○秋八月。察罕帖木兒攻破汴梁城。劉福通奉其僞宋主。遁走安豐。

○九月。朱元璋取衢處州。○初元璋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

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莘。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

皆會食於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

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

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宋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

錫。皆用之。

哀了凡宋亡矣。其故臣仕於元者。變於夷也。越於人也。元將亡。而其故臣仕

已。故詩云。葉瓚王之。成所
從。君子有深厭焉。

○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自稱漢王。迎其主徐壽輝居之。○遣使以

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每歲運糧十萬餘石。至京

師。

丘瓊山

嗚呼。民以食爲天。食乃生民之命。國家所恃以壽國者也。方元人盛時。歲漕雜米以給京師。幾四百萬石。及其衰也。糧路不固。哀求於反賊。僅

得一十萬石。其後升斗不與焉。譬則富室之城。居則仰資郊外粟以自給。而負郭之產無

半畝焉。一旦路梗而外粟不來。惟坐以待斃而已。嗚呼。後世謀人之國者。當承平無事

之時。烏可不深思遠慮以爲先事之計哉。

元大義已而回駐江州。

圖十一月。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擁兵數十萬。將犯京畿。使來言曰。

祖宗付汝以天下。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當自爲之。帝遣報

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命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等。將兵擊

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

圖辛丑。至正二十一年。秋八月。朱元璋帥師伐漢。拔江州。漢主友諒走武昌。

圖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元璋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

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視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

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

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

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

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太祖遂至隆興。建

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環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元璋親率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明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將接戰，至晡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奮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明師所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明舟渡淺，泊於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元璋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其平章陳榮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既而元璋復進兵圍之。

周德恭友諒殺君之賊，不思自治，乃觀師逆使。圍我城邑，此豈較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是誠天討之所宜伸也。兵出有名，士氣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代救民之道也。既而小醜何支，星奔瓦駭，直奔敵死，所以保取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指國供都，殊不知以逆攻順者，自反不輸，則足以觀其罪而已矣。幸國一不承，為足備。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使徵糧於士誠，士誠不與。
甲辰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朱元璋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王陳理降。湖廣江西悉平。
徐達等以元璋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乃於

李羅帖木兒反

太子發兵討李羅帖木兒

張禎上廣木兒

是月朔，卽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旣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遂帥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

二月，詔以李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謀爲悖逆，削官爵，放歸田里。李羅帖木兒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犯關，京師兵拒之而敗。禿堅帖木兒兵至清河，城中大震，使至其軍問故，言欲必得搠思監及宦官朴不花，於是執二人與之。詔復李羅帖木兒官爵，禿堅帖木兒兵觀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資之。加李羅帖木兒太保，仍守大同。

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乃引軍還。

乙巳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朱元璋取寶慶路，守將唐隆遁走。

三月，太子大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幽二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使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合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邸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薦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

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用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閣下憂乎。僕之惓惓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忱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鑑之乎。閣下覽觀。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續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圖李羅帖木兒伏誅。初李羅帖木兒嘗以自疑。殺其將保安。至是又失姚伯顏心。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酣飲。荒淫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人懼恐。威頡王子和尙受帝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陰圖刺之。秋七月。李羅帖木兒入朝。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達兒自衆中躍出。砍李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競前砍死。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李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保奴北遁。遣使函李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

朱元璋求遺書

朱元璋立宗廟社稷

○朱元璋兵取安陸州。又破襄陽路。

○丙午。至正二十六年。春二月。黃河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

害。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玉珍自稱號至是五年。子昇嗣立。凡

○吳王元璋求遺書。○元璋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祕府。

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

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大經始出。唐虞三代之始。可得而

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大經。開闢聖賢之學。又有功於

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周德恭宋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但知辟土開疆

也。我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之餘。則其學本於未。而保漢傳略。雖出前古。三皇

五帝之始。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我太祖垂傳古真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

世法。

○十一月。吳王元璋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等路。皆張士誠所據地。

○十二月。吳王元璋立宗廟社稷。○時羣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

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

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

奇麗者。即去之。既而新殿成。制皆樸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

可爲鑑戒者。書於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官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宋主韓林兒卒。周氏曰。明王珍韓林兒皆書主書卒者。成之爲列國也。

丁未。至正二十七年。三月。吳王元璋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先是令有

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九月。吳王元璋取平江路。執張士誠以歸。士誠自殺。又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時台州温州慶元。皆方谷珍所據。相次俱降。

丁南湖。王等。皆送建康。士誠入舟。糧目不食。比至。大恐殺生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送神保等遺元。臣謂欲全士誠。待飯國何其惡也。送遺元族。待前代何其仁也。而三皇五帝之立心。於茲再見矣。

冬十月。吳王元璋命大將徐達副將常遇春。北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予本淮右布

朱元璋
北

張士誠
討

韓林兒
卒

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今南京。形勢之地。今十有二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朔湘漢河。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和。反爲我仇。挈家北走。陷瀟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華之人。撫養無異。

圖復命胡廷瑞。率安吉甯國等軍。南取入閩。俟入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之衆。以取廣西。

圖十一月。吳王元璋取驛州。又取益都路。

驛州今爲驛縣。屬克州府。益都路今青州府也。

平章保

保降。宣慰使曾顏不花。總管胡楮。知院張俊。皆死之。初。曾顏不花爲江西行省郎中。值蘄黃賊徐壽輝來寇。曾顏不花戰守之功爲多。後爲中書參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史李谷鳳。同經略江南。至建甯。值江西陳友諒遣鄧克明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分鎮延平。城陷亦遁。曾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散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

使守益都。至是大明兵壓境。曾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而保。保出降。曾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曾顏不花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爲。竟不屈而死。其妻阿魯真亦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

綱吳王元璋定律令。頒戊申歷。**目**初元璋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傾成法。俾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瓏。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煩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爲久遠之法。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歷來上。遂命頒行之。

周德恭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是故當改革之時。布更新之政。治於高職之弊。而不知禮法之事也。我朝承元大亂之後。紀綱蕩然。久而不振。天下將論頒戊申歷。皆所以急天下之所當急者也。魏夫王天下也。詎不宜哉。

綱吳王元璋遣將擊方谷珍降之。**目**方谷珍之初降也。約曰。杭城下卽納地來朝。及元璋克杭州。谷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

宋元
璋即
皇帝
位

北兵
州至
北兵
州

明兵
京克
兵燕

實爲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爲犄角。元璋累書責其懷奸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十三萬石。谷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元。諭之曰。爾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谷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谷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率所部。謁和於軍門。和送谷珍等於建康。時延平建甯福州興化漳泉皆爲陳友定所據。湯和兵既克。谷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圖戊申。

至正二十八年。

春正月。吳王元璋卽皇帝位。國號明。

圖明兵取建甯延平路。執陳友定。二月。興化泉漳汀潮皆降。

圖三月。明兵取河南。入潼關。取永州。又取惠州路。四月。取英德。

今惠州英德縣

廣州路。又取松陝汝等州。五月。取道州。全州。郴州。梧州。藤州。潯州。貴州。鬱州。象州等郡。六月。廣西州郡皆降於明。

圖閏六月。明兵至通州。知樞密事卜顏帖木兒力戰死之。元帝大懼。集三官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命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

留守燕京。夜半開門。出居庸關。北去如上都。

圖八月二十日。明兵至燕京。明日攻城。克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左丞丁敬可。大都路總管郭允中。皆死之。明年。元帝駐應昌府。

在上都東北 又明年四月元帝殂於應昌五月三日明兵北進九月至

開平縣白海子駱駝山太尉蠻子沙不丁平章朵兒只八刺等拒戰

敗潰軍士輜重馬匹所喪殆盡初十日明兵拔紅羅山至上都平章

上都罕左丞蓋元魯留守入失忽都余萬等率眾歸附十五日味爽

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刺及皇妃寶璽皆被獲皇太子愛猷

識理達臘從數十騎遁去元亡

黎古岡

元太祖深沈大略用兵如神故能威服四十餘年西夏定西域太宗有

甚定宗以母后廢制加之連年大旱人不聊生憲宗時稱治平均宋滅金國勢危

至于世祖仁明英武武於守成武宗封疆大盛至元大德之政惟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

李植龍文炳等攻城掠地大開嘉慶制禮作樂武於如伯顏阿里海涯張瑄範

成宗垂拱而治善於守成武宗封疆大盛至元大德之政惟有變更仁宗聰明恭儉

通達備術愛養民力孜孜為治一推世祖成憲為元威德守文之主矣英宗用法無私

果於謀殺奸黨畏罪寔為所行天下無事破壞治平斯其足稱明宗御立朔漠文

宗攝位改元然後少謙好臣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至元三年廣州政朱光碧

自稱大金國自後尊帝孫孫稱帝佛治世迭興迭滅至正十九年好人劉福源徐壽

輝等又以白蓮會煽動眾紅巾為號天下大亂時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據廣東劉益據連

方谷珍據浙東張士誠據浙西明玉珍據四川陳友定據福建何真據廣東劉益據連

陳毛貴田豐據山東朝廷命特如擴廓帖木兒李羅帖木兒李思齊張良弼等自稱

仇敵連年攻擊帝復不悟遂西番帝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不恤政事荒

於淫樂政事遂廢申春正月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使德神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元朝總論下

君實位於南京建元洪武元年復中國之統國號曰大明德國存於萬壽年矣

顧颺瀾曰。大元自至治英宗年以來。數年間治亂相參。安危相半。雖

未嘗化洽泰寧。亦粗臻小康之域矣。一統奈之何。國無壽君。君無

壽祚。英宗立四年。泰定五年。明宗故文宗也。死。寧宗也。立。寧宗也。死。順

帝也。立。公守傳。故諡也。死。余祭也。初政清明。言行雅意作士。爾世遠興隆庠

校。振毓賢才。史臣一時得人之盛。至今嘖嘖炫青編。文父子繼賢

者。如馬札。脫脫之父。馬札兒台為太師。脫脫同時秉政。握朝綱。列察罕

之父。為將。擴廓為光祿大夫。中丞平章政事。擴廓。協力抒忠圖恢復。史臣文武全才者。如沙的

江西左丞。討舉里。四川參政。捕麾。鈔而奸盜膺首。唐新出。李詩。沙班。編廣

朱光。有功。萬蘇福。江西總管。錄抗旌而偽賊誅夷。抗擊也。漢文理學則金

履祥。金華儒士。所著論孟考證。許謙。金華處士。所著讀四書發李孝光。樂清人。召

朱公遷。德文草。卓然名世。所著朱子詩傳。觀史治經幾費若干卷。李孝光。樂清人。召

為翰林侍。變變。奴力切。○翰林承旨。其虞集。翰林學士。宋丞相九文五世孫也。官

文萬。揚載。翰林編修。所著文章。以氣為主。為歐陽玄。廣陵人。三任成鈞。兩為祭

所著有圭。黃潛。義烏人。翰林侍讀學士。著等擅其長。御史臺直諫之臣。則

哈刺答里。泰不華。楚先刺。批龍鱗而刺虎牙。文臣也。抽肝擢臄。品

秉忠赤而共佐升平。一統君也。露臆開胸。八面勵幾康而精勤治化。

明良協理。幾致泰隆。熙熙乎一代之盛哉。而奈之何。罔克有終

也。仁柔不斷。說齋精奸相弄權。伯顏哈麻。相繼弄權。藻鏡頓楫。委任失當。文斯

染乎嬖倖。沒溺乎聲華。愆閉情封。繼流連而恣長樂。古文。歷載之間。

無一善政。惟見其罷科舉而已。拘民馬而已。禁南人持軍器而已。

禁漢人習蒙古文字而已。凡竝綸盛政。義。會未一觀其施行。且侈

談法祖。豔稱勤民。內多愆而外施仁義。義。是狐裘而羔袖。天下其

誰信之。古文析。以故朝網蠟亂。反者如蠟毛而起。國勢瓦崩。唐文粹。秦家

猛敵橫發乎不虞。班固諸侯。巨盜羣凶於草澤。外。大金國復興。至元三

州民朱光脚反。稱爲大彌勒佛治世。陳州人捧胡。真定入韓山童。白蓮會燒香

聚衆。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紅巾賊作亂煽妖。俱以妖術作亂。號曰紅巾賊。

南朝趙王韓法師。合州韓法師反。南朝周王周子旺。夜州周子旺反。江西

妖人鄧南三。廣西徭賊吉烈思。定光活佛戕命官。惠州民孫秀卿譚某山

志甫起漳州。羅天麟起汀州。吳天保起靖州。賽甫丁起泉州。應火

達起邵武。鄧忠等起臨川。竹山賊起陷襄陽。湘鄉起。破保慶。山東

河南之境。羣盜肩摩。江南江北之濱。殺掠無忌。以上諸賊。皆倏起倏滅。

兒等俱。憑孽狐而恃狡兔。裴中丞。白晝大都內。且剽吏而奪之金。賈誼治

赤子弄兵。焚鉞焱起。風颺電激。龍戰虎爭。文。騷亂邊疆。彼數。則掠

州郡。縣丞文。雲擾之中原。莽爲盜區矣。古。尙不思砥躬礪行。帝

悛於心。左。且侈志徑巧。窮慾奇衰。史。庇寵諛諛。斥誅勳戚。斷。放

黜師保屏棄典刑。經。勢裂於輿飄權移於發博。說國漢范范離再論三貴。術行

嶺操。哈麻達西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嶺操見法。謂言大喜樂也。舞作天魔。帝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天魔舞。連蕩龍舟。

內苑造龍舟。往來游戲。荒耽淫樂躬萬乘而苦天下。莊子。捐百姓以奉一身。真龍。

釋其閉修。國語。離舍閉守修治也。舍爾戎狄。詩。實稱蔽塞虛美薰心。路遠野習。

亂安危。怵不自覩。也。怵音慄。忘也。○漢文。情恣志蕩。七啓。惟日不足而樂有餘。太平

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於酒。乃罔畏威。拂其耆長。

舊有位人。經。其帝之謂哉。違天逆道。亂是用長。魏朝禮文。故汴梁則雨

血也。蝗旱則薦臻也。太白則屢經天也。太白少陰星。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以夕為長庚。出東

當伏東。出西當伏西。不得經天也。過午為經天。謂晝見於上。京師則地震山崩也。京師地震。雞鳴山崩。附焉

天下。地震者十九。而物怪人妖亡符發集矣。怪獸出妖。彗則見於昴矣。昔

八。日食則晦于上巳也。流星則墜於地也。二。星隕者。紅黑滿空。則交射

天地也。而橈槍旬始。橈槍音義。彗星字也。旬始妖氣也。侵疹弊撮矣。弊音敗。撮音殺。發

兩日則相盪也。巨石則飛隕也。雨紅沙則晝晦也。雨白毛則天昏

也。而災異焚拏。音那。焚拏音音也。見卷南。危象叠與矣。又且羣雄鵠起。莊子。君

纒行。失時。稱帝稱王。齧切九州。瓜分四國。後漢書。茫茫九州。瓜分切。玄甲耀日。朱

旗絳天。班固封燕。然山銘。祝呼連聲。嬰城相望。文。虎樹梟磔。揚子。人人有窺

闔神器之心。文。韓林兒據中原。陳友諒徇湖廣。方谷珍擅東浙。張

士誠扼姑蘇。陳友定起人閩。明玉珍擾劍閣。何其虎視於廣東。劉

益鷗張於遼陽。醜類腥羶。狐據於北鄙。田豐毛貴。鹿逐於山東。跨

邑皆颺起之師。帶州皆雲翕之將。陸機論。豐與之將帶州。颺起之師翕邑。神州鞠為茂草。

赤縣鏡於長蛇。後周書。路時賦。九垓為墟。柳柳州文。四海鼎沸。故齊策。鏡。塗炭字內。

秦少卿。文。囊罄蒼黎。白虎通。民。文。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賈文傳。文。朝廷

命將。如擴廓字羅思齊。辛。良弼。等。自相仇讐。自相魚肉。致暴骸

累邱山。冤氣蒸雲霧。王維頌。文集。日昃月削。以趣於亡。董子。始也。漕江淮

粟。以實京師。幾四百萬。既而衰也。道路不通。馬融兵。所據。哀求於反賊。僅

得十萬。遺使以每酒體衣與。士。士。徵海。根。迨其後會不得升斗而箕會焉。淮南子。大夫。箕會於衛。

始也盛甲士材官。兵制。名。以為藩衛。幾千餘萬。既而衰也。俘僇潰離

罪己。借勢於招安。僅集數萬。迨其後會不得片甲而禦侮焉。始也

悉窮髮為編戶。尺地皆王土。既而衰也。四海分崩。割據於羣雄。僅

隸半壁。迨其後會不得蓬顆而托足焉。賈山至。元氣用索。神氣已散。

四國恫搖。恫。懼也。見。呂氏春秋。百姓抗弊。史。祖宗付託之天下。固已失其大

半矣。陸機王。阿曹澤。水兒。漢兵。十萬。曰。祖宗付託以。天下。已失其大半。若以國器付我。我自為之。尚爾誇天命之有

屬。下罪己之虛文。吁嗟乎。天豈屬意淫君。民豈信於僞主邪。天厭

穢濁。挺生聖皇。至正十五年。乙未六月。我大明皇帝起布衣。諸史。將

飛淮甸。郭。提。表。提金戈鐵馬。魏。山。集。燹煜中原。文。文。山。集。愍生民於塗炭。復

漢官之威儀。高。漢。魏。表。周。氏。歸。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取者。言不事血。勿安。歟。取之也。天戈一

指。數天同我后之思。神武初揚。四海急來。蘇之望。表。天贊。初舉而平

紅漢。再伐而舉全吳。三征而閩越澄清。四戰而周齊席捲。所至臣

服。遂取中原。拾宋撥秦。拔燕擊趙。劉基平東極玄菟。西窮玉關。南抵

大庾。北控陰山。靡不傾心而歸命。悉皆輸款以稱藩。恢恢乎仁風

翔洽於域。挺英英哉。威靈攝肅乎鬼蠻。蓋惟順天應人。是以人歸

天與。聖人出而四海一。歐文正穢濁掃而宇宙清。都德社稷山河。已

在眼前矣。高基御製詩。等閑搜出扶區區伯顏不花者。猶欲以忠肝義

膽。中興大死守枝梧。目。欲歎乎。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其能存亡

國哉。桓寬故丞相諫不聽。樞密諫不聽。而謫謫邑邑。出風慄慄。音祿。恐

僂僂。音公。悉鹿走居庸。鼠竄沙漠。我高皇謂其知順天命。退避而

逃。特賜廟號曰順帝。統計八十九年。而強胡之嗣。世絕身死矣。與

春嗚呼。皇王所恃以立國者。以誅賞合宜。入柄在己。自堯三尺。獨

握五章。俾權不下移也。伯顏誠有罪矣。帝不能去邪勿疑。使脫脫

以子而殺父。伯顏專權橫暴。其從子脫脫規除之。帝因之。伯顏對其定父老脫

脫誠賢相矣。帝不能保全功臣。使哈麻矯詔而僞誅。詳國令非髮

白齒落之恨。哈麻以前進西府為染。欲奉帝為太上皇而立太子。帝曰。我則好佞

之不道。勢將靡所不至矣。且帝寧獨作木偶人乎。懸駭若此。其又

何以爲君也。傷心哉。荒塵滿目。衰草連天。遙遙翠華。望紫關而西

馳焉。回想天魔龍舟之樂，令人涕淚沾襟矣。

帝夜行悲泣。謂近侍曰。此

安。莫可魂消崖島孤燈覆。

宋帝獨宿於臨山。

腸斷居庸匹馬嘶。

帝夜走出居庸關。○余居廟帝詩。

以天時人事覘之，何須回首向南耶。

帝北奔。嘗嘗南顧。近侍曰。以天時人事云。

且也休禎

屢著。

○五色雲見○甘露降○黃河清○水鏡五采○天鼓

昭聖皇受命之符。

災眚悉與。識上帝罰淫之咎。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

興哉。

大一統

胡夷祗殄，皇聖卽真。戊申春王正月吉。我太祖聖神文

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登寶位於南京，承歷數

而順謳歌，着天衣而御區夏。

唐詩

際天際地，悉混一於一王。極覆

極載，咸大統於大明。御極贊表。詳一統書。猗歟盛哉，雖然漢高有除秦之功，享

國四百年，唐祖有平隋之績，垂統二十主，中主且然，矧我聖祖，抑

鋒止銳。

編目。收電回霜。文。

灑掃塵穢，夷險芟荒。漢書廓帝紀，恢皇綱。

班固

興復久淪之境宇，弘開宇宙之倫常。

開天紀

闢乾坤而再造，揭

日月以重光。

劉伯溫表。

聖祖獨高乎千古，文武奚遜於百王，行且萬萬

千千，歷紀與天而無極，寧直永永久久，垂統奕世而無疆。

志切聖主之躬逢，幸獲與率土寶賢沾化育，欣際神孫之御極，願

永與光天黎庶共對揚。

詳中興事略。

右元太祖起丙寅，至順帝丁未，凡百六十二年。